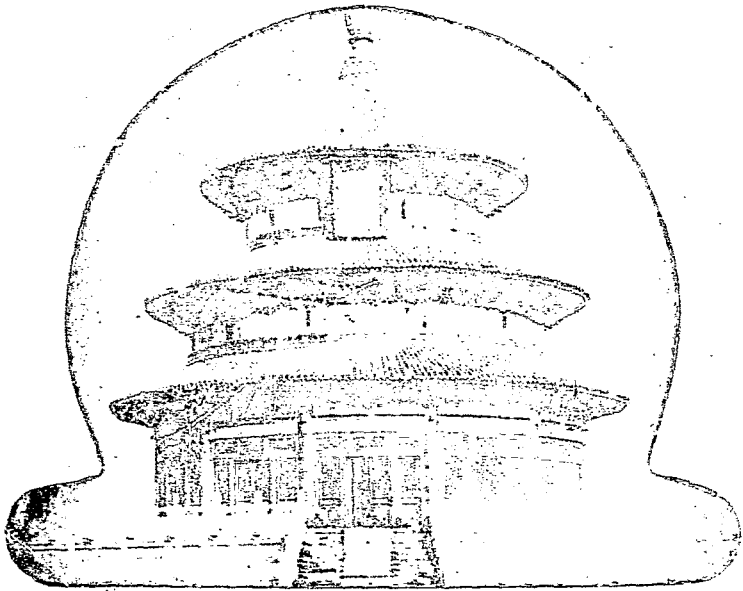


說小史歷

義演史秘后太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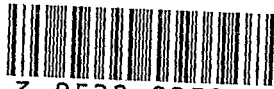


版出社說小史國

李伯通編

西太后秘史演義

國史小說社出版



3 0528 0252 1



帝 緒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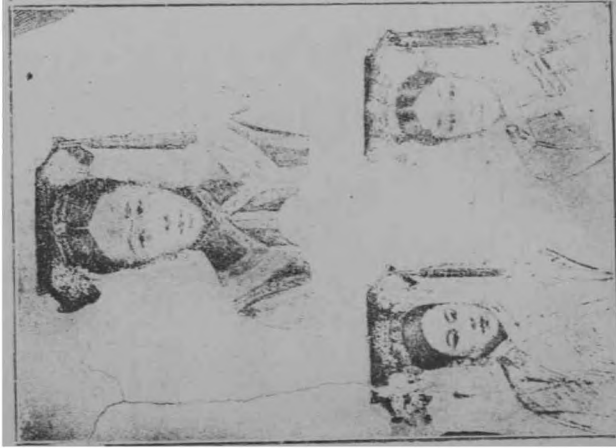


后 太 裕 隆

文 緒 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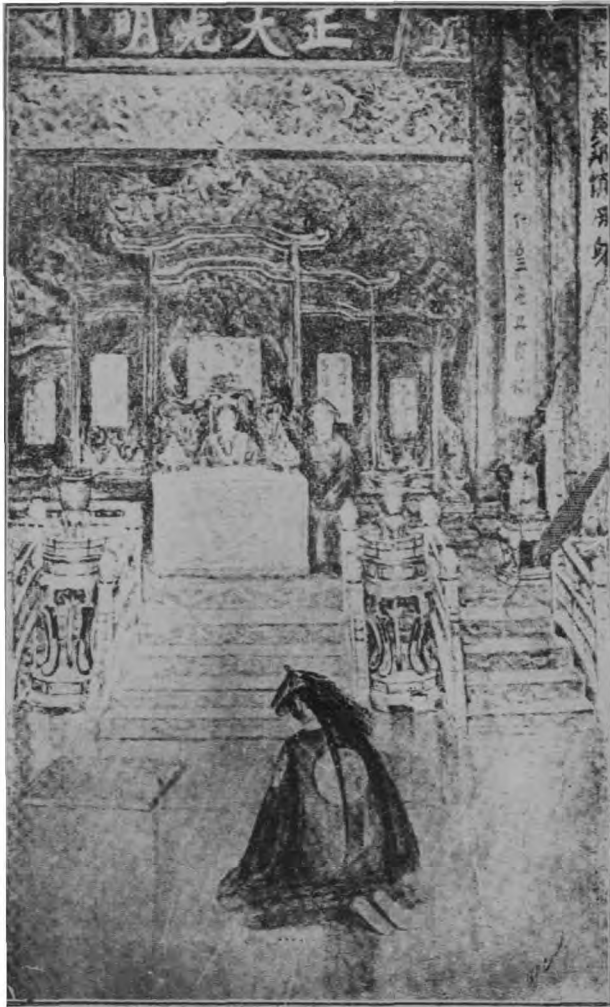
妃 珍



主 公 壽 昌 妃 瑾 格 格 七

西太后之后出宫





西太后及光緒帝之視朝



西 太 后 湖 上 遊 幸



頤 和 園 正 面



皇太子御山遊草圖和風

那摩殿



皇太子御山遊草圖和風



亭西水及堂御玉園和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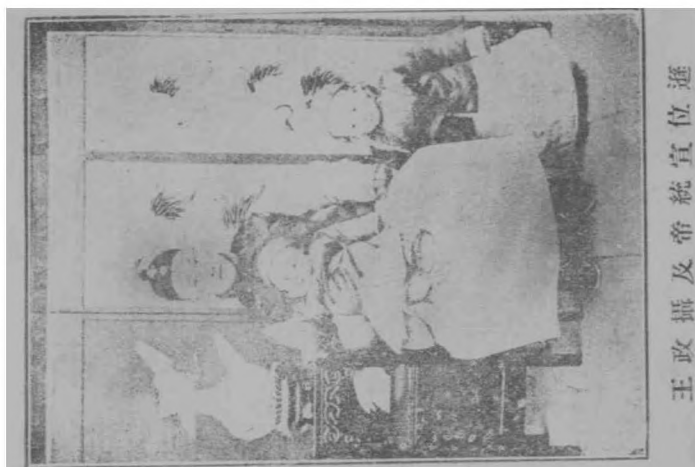


舫石園和殿



王親慶之位遜帝清成贊

慶親王



王政攝及帝統宣位遜

歷史
小說

西太后秘史演義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應世劫那拉后降生 | 破宦囊承恩公遇匪 |
| 第二回 | 清河縣將錯送程儀 | 鄭親王無端逢國色 |
| 第三回 | 釀亂已成洪楊起事 | 舉棋未定林李歸神 |
| 第四回 | 捲妖氛太平軍略地 | 中副選那拉氏入宮 |
| 第五回 | 木蘭圍成豐帝取樂 | 坤寧宮孝貞后示威 |
| 第六回 | 少海明星百官朝賀 | 天津血戰毛賊退兵 |
| 第七回 | 金陵城裏大起殺機 | 圓明園中徧徵女色 |
| 第八回 | 觸權貴白中堂含冤 | 作洋奴葉制軍辱國 |
| 第九回 | 棄京都皇上走熱河 | 燒御園洋兵據海淀 |
| 第十回 | 染沈疴君王垂顧命 | 定大計國母擁新皇 |

西太后秘史演義目次

857-48
293

- | | | |
|-------|----------|----------|
| 第十一回 | 正位兩宮稱姊稱妹 | 揭穿內幕疑雨疑雲 |
| 第十二回 | 曾國藩三路進兵 | 洪秀全一朝服毒 |
| 第十三回 | 追毛賊竟走小天王 | 勤捨匪又調曾文正 |
| 第十四回 | 勤捨成功准軍報捷 | 臨朝受賀穆宗大婚 |
| 第十五回 | 安得海竟罹法網 | 李蓮英驟入宮闈 |
| 第十六回 | 曾文正積勞謝人世 | 同治帝久病出天花 |
| 第十七回 | 一誤再誤金輪則天 | 前身後身臥龍諸葛 |
| 第十八回 | 左宗棠命將定回疆 | 岑毓英相機勤滇匪 |
| 第十九回 | 平大理重用楊玉科 | 殉憲陵劇憐吳可讀 |
| 第二十回 | 頑雨痴雲深宮敗露 | 靈丹妙藥毒水流傳 |
| 第二十一回 | 禍起蕭牆慈安逝世 | 釁生海國越南構兵 |
| 第二十二回 | 張佩綸落魄走馬江 | 寇連材抽身進醇邸 |

- 第二十三回 法外說法歡喜參禪 奇中出奇支離孽福
- 第二十四回 朝鮮靈生新黨舊黨 中國勢敗陸軍海軍
- 第二十五回 頤和園皇上領訓 春帆樓傳相議和
- 第二十六回 戰臺灣獨剩劉永福 變新法重用康有爲
- 第二十七回 以母制子三次訓政 借題翻案會議建儲
- 第二十八回 立阿哥拳民起事 殺公使各國興兵
- 第二十九回 老佛爺溜出厚載門 小朝廷寄頓西安省
- 第三十回 趕回鑾派醇邸出洋 恁誤國由慶王專政
- 第三十一回 行新政換湯不換藥 得噩夢疑死復疑生
- 第三十二回 兩宮逝世攝政行權 革黨起兵幼帝遜國

西太后秘史演義 目次



敍

一部廿一史有幾多明王哲后受人崇拜漢唐宋明數來數去實亦有限而況非我種族者乎傳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間披前清十一朝東華錄輒賦然長嘆因知滿人入關蓋欲以胡俗易華俗也方今英待印度俄待波蘭日待朝鮮無不強之同化其實這般心理這般手術在二三十年前滿清已實行之編髮改服使吾華一般人民遂爲其孝子胞孫金田之亂全國幾於響應無它其排滿之心固蓄之久而發之暴也錢清王曉之徒非効忠天國以厭胡以興漢也蒼蒼者天非不欲即順人心特以滿清姪惡醜聲不發洩至於無遺不足以大白其罪如謂天實佑清何以生一那拉氏而使之代表君權垂五十年何以生一穆宗而使之天札生一德宗而使之頹廢不振天知滿清之力既厚且足而官吏之甘爲孝子順孫者又積習之牢不可破於是增益那拉氏之才智發展那拉氏之精神延長祿拉氏之壽命俾得作威作福傲法金輪則天以安得海李蓮英輩爲之爪那牙榮

奕。劾。輩。爲。之。心。腹。務。縱。其。欲。務。任。其。性。陰。謀。不。足。又。以。丹。方。斃。斃。諸。邪。術。濟。之。三。次。垂。簾。訓。政。非。天。之。加。厚。無。已。也。實。以。稔。其。惡。而。甚。其。罪。耳。人。第。見。天。國。之。禍。捻。匪。之。禍。陝。甘。滇。黔。黠。回。之。禍。於。同。光。間。以。次。盪。平。則。謂。那。拉。氏。之。行。政。用。人。殆。亦。有。道。烏。虜。誤。矣。譬。之。奕。棋。舉。凡。髮。捻。黠。回。皆。替。於。局。勢。而。不。知。布。子。者。也。那。拉。氏。亦。不。善。弈。賴。有。明。於。弈。者。指。示。其。旁。故。幸。而。獲。勝。若。英。俄。日。德。之。來。則。又。狙。於。弈。譜。臨。局。不。知。變。化。無。怪。其。著。著。失。敗。也。雖。然。天。不。生。曾。胡。左。李。於。光。緒。末。造。而。特。鍾。秀。毓。奮。於。咸。同。之。間。天。不。生。慶。邸。項。城。於。髮。捻。黠。回。擾。亂。之。秋。而。特。遲。之。又。久。俾。於。胡。運。告。終。代。謀。國。是。其。成。其。敗。其。存。其。亡。是。殆。有。天。演。之。公。例。矣。作。者。參。用。禪。那。以。內。斃。外。斃。之。兩。兩。乘。除。爲。幾。輩。鈍。根。說。法。是。過。去。法。是。現。在。法。是。未。來。法。三。千。大。千。世。界。歸。總。於。佛。法。無。邊。觀。河。縐。面。則。前。此。綠。鬢。朱。顏。轉。瞬。而。撻。蓬。鬪。鬪。矣。彼。那。拉。氏。固。一。代。之。英。雌。女。中。之。秀。傑。也。而。今。安。在。哉。而。今。安。在。哉。

民國九年七月江都李涵秋讀竟而爲之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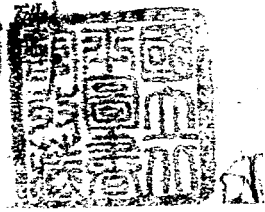
小歷史

西太后秘史演義

第一回 應世劫那拉后降生 破宦囊承恩公遇匪

雄雞低首化雞啼。滿眼妖雲豔霧迷。畢竟河山歸葬送。蛇神牛鬼日。
 垂龍赤鳳總荒唐。唐摘豔靈香。夢一場。五十年來翻稗史。昆明湖水宿鴛鴦。
 圓明園子四春宮。馬藉琵琶角技中。動地鼓聲都不管。兒皇亦趁綺羅叢。
 王建新哦百首詞。宮闈瓌瀆幾人知。真兒尙自開疑竇。何況瀛臺住假兒。
 貂璫孽餓逼人來。日傍慈雲笑口開。坐臥不離真孝子。承恩全仗滑稽才。
 外戚分明重母家。一時煇赫醉榮華。末朝又演移宮劇。豈獨袁絲作爪牙。
 六飛西幸復回鑾。劫後園林帶笑看。從此京華添慶記。紅紅翠翠總波瀾。
 無端禍水惹龍滌。行雨行雲亦太癡。頭白宮娥能記曲。不妨哀怨寫烏絲。

這八首新詞是一位斗方名士冬烘先生所撰。要算得本書一個楔子。他因國體



更變言論上沒有甚麼忌諱。一把年紀已漸漸老了。趁著腦髓尙足。記憶力尙強。於前清軼事。更聞。還得些實在。看書的都是些過來人。我說到那裏。諸位必然明白。白到那裏。但有一層。我怕這譏刺朝政。揭穿宮闈隱事。有傷忠厚。佛說。言人過失。當打下拔舌地獄。諸位想想。我犧牲這三寸不爛之舌。爲著甚麼爲的那阿鼻地獄。早已滿坑滿谷。填塞了一班姪孽。奸邪。任他富貴。達於極點。驕奢到了萬分。一口氣不來。不能把最高貴的頭銜。帶到陰司去。嚇鬼不能把偌大的賞財。去向閻王老子買通關節。那男人家喜歡的。愛妾。變童。女人家賞鑒的。嫖。毒。面。首。莫講是。要到孽鏡臺前對案。就這擻蓬枯骨。還能够賣俏迎歡嗎。新學家說是無鬼神。也不過咬著牙根。同人鬪辨。要曉得造孽越深。受禍越酷。幾見有男。奸。女。姪。的。受了多少。良好。結果。家是破了。國是亡了。那不美的名聲。還捱著千秋萬歲的唾罵。這是從那裏說起。(拉拉扯扯。無端撮鬼。弄神。掉弄這副調侃筆墨。不知者以爲對。罵人。其知者以爲楞嚴說法。)閑話少講。單講那前清道光年間。當時的腐齒。

似乎海晏河清。太平無事。其實地雷火礮。已埋伏著密密層層。只要導線一引。那就轟天震地。價發作把一座錦繡河山。變成個稀糊場爛。這是個甚麼道理。因爲滿清的驕奢淫佚。已是達於極點。比如一個人家。祖若父做些榜樣。造下無窮的孽。因到子孫手裏。不會得有好好結果的。從前雍正乾隆兩朝。那些深宮內苑的秘史。窮奢極欲的繁華。在下如鋪叙一番。諸位要嚇得咋舌不講別的就是那一座圓明園。起造得天上無雙。人間少有。雕簷畫棟。夾道迷樓。何處不鴛鴦。作對胡蝶。成雙。巫峽行雲。陽臺會雨。照例正月一過。皇帝就移居園裏。甚麼叫做適性怡情。不過是三十六宮鑲藏春色而已。這座園子。列祖列宗的幸福。在此造下無邊的孽。海後來破國亡家也在此。諸位看我這部小說。就知道傾城褒姒的化身。昭陽飛燕的禍水。漢宮呂雉的變相。金輪則天的姦行。都假這圓明園做個活動的舞臺。黑暗的帷幕。記得咸豐末年。來了殺風景的幾個洋人。把一座園子燬了。園主人死不甘心。又仿造這圓明園格局。起造了一座頤和園。這頤和園格外魚龍。

混雜百戲翻新演出許多怪劇不但人眼瞎不會聽過就是耳朵裏也不會聽過直鬧到聯軍入京那唱戲的停歇了一會兒鑼鼓以後鼓是打破了鑼是敲裂了試問愛新覺羅的河山又葬送到那裏去了唉……我要替滿清政府下一個鎮板注脚叫做牝雞司晨爲家之索了（非是洩漏春光不過將本書主人翁預先描個影子）長話短話不談但是以後結的惡果皆由在前造的孽因我講道光末年國外的禍亂是由鴉片烟醞釀成熟其時五口通商黃色人種中已漸漸加入白色人種黃白雜居那有個沉瀝一氣的道理國內的禍亂是由白蓮教蔓延四處講那白蓮教最初的祖師是一位姓徐名鴻儒生於明末清初由聞香教紅陽教化出依神託鬼其宗旨很不正當到了嘉慶年間安徽出了個劉松陝西出了個劉之協湖北出了個[]并出了個徐天德鬧得天下狠不太平後來該教又化出八卦教由八卦教又化出天理教甚麼林清呀李文成呀居然串通內監直犯宮闈設非有點準備簡直是鬧得一塌糊塗那知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直。到。道。光。末。年。竟。由。一。夥。兒。教。徒。七。處。生。火。八。處。冒。煙。一。日。膨。漲。一。日。後。來。竟。演。成。一。座。太。平。天。國。你。道。是。利。害。不。利。害。奇。詫。不。奇。詫。呢。唉。：。後。來。太。平。天。國。滅。了。那。東。捻。西。捻。又。大。肆。兇。饑。內。部。安。清。道。友。哥。老。會。徒。無。非。是。這。白。蓮。教。遺。傳。下。來。的。餘。孽。這。種。孽。類。芟。蕪。不。完。抽。滅。不。盡。到。得。滿。清。末。造。南。部。又。演。出。三。合。會。興。中。會。推。定。一。位。嶄。新。人。物。做。個。會。首。北。部。又。演。出。紅。燈。照。大。刀。會。推。定。官。場。兩。位。大。老。做。個。會。首。我。這。一。部。陸。離。光。怪。小。說。分。個。內。魔。外。魔。那。外。魔。埋。伏。著。地。雷。火。礮。內。魔。引。起。導。綫。把。一。座。專。制。的。帝。國。就。斷。送。在。女。主。垂。簾。訓。政。手。裏。豈。不。是。個。幾。大。的。翻。數。嗎。？。又。打。穿。後。壁。將。全。書。緊。要。關。節。一。提。：。開。文。少。敘。在。下。要。先。叙。通。書。中。的。一。位。主。人。翁。前。人。有。集。唐。兩。句。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這。書。上。主。人。翁。正。是。金。輪。則。天。皇。帝。化。身。那。外。戚。的。威。權。却。不。滅。武。氏。的。氣。燄。記。得。滿。清。有。一。位。最。貴。的。貴。族。叫。徹。集。赫。那。拉。氏。開。國。的。太。祖。就。娶。這。那。拉。氏。爲。后。世。襲。承。恩。公。爵。位。在。這。第。八。世。上。有。位。公。爺。名。叫。惠。徵。娶。妻。佟。佳。氏。先。生。了。一。個。兒。

子名桂祥。這年是道光十六年。修佳夫人又是懷孕。到得十月初十這天。夫人坐蓐臨盆。忽夢著大月亮入懷。一陣異香。還帶些蘭麝氣味。當時產下一位千金。因取個乳名叫做蘭兒。承恩公夫婦非常歡喜。在旗人的心理。滿族的眼光。能够女兒報名注冊。將來選入宮闈。爲后爲妃。便算是一門有喜九族沾恩了。不上兩年。這蘭兒又添個妹子。名叫蓉兒。承恩公是一男二女。自然愛若掌珠。但比較起來。愛兒不如愛女。而兩個女兒之中。對於蘭兒尤格外驕慣。這蘭兒生性明慧。賦質鮮妍。三五歲便粉妝玉捻。出落不凡。七八歲長就一副豔態妖容。光明四照。但於嫵媚之中。含有一種威殺之氣。兩句槩括生平。讀書雖未能過目成誦。然記性絕佳。承恩公初任蕪湖關道。携眷赴任。蘭兒時年十一。在署坐厭了。每拉著家人杜福。出外遊逛。這蕪湖爲南北通衢。西門外有十里長街。狠爲熱鬧。北路直通江邊。甚麼茶坊酒肆。勾欄妓院。總是有的。起初還帶著妹子蓉兒。閑逛後來覺得累墜便單和杜福四處隨喜。最愛聽的皮簧。最喜弄的絲弦。耳目陶冶氣味。

投○合○居○然○在○外○面○嬉○皮○涎○臉○在○家○裏○也○便○哼○歌○舞○唱○承○恩○公○是○驕○縱○慣○了○不○但○不
去○管○束○他○有○時○他○唱○起○曲○子○還○顛○頭○晃○腦○的○替○他○拍○板○原○來○旗○大○爺○沒○有○不○愛○唱
西○皮○二○簧○的○不○時○高○興○招○呼○四○喜○班○子○進○來○演○幾○齣○新○鮮○戲○劇○替○蘭○兒○消○遣○蘭○兒
到○高○興○時○也○便○豔○服○靚○妝○上○臺○串○做○一○齣○半○齣○這○算○是○在○蕪○湖○的○頑○意○兒○後○來○承
恩○公○調○任○廣○州○駐○防○那○廣○東○更○是○烟○花○旖○旎○粉○黛○風○流○諺○稱○老○不○入○川○少○不○入○廣
那○老○不○入○川○是○因○四○川○路○險○年○老○難○行○這○句○話○是○人○人○曉○得○的○至○於○少○不○入○廣○因
廣○東○有○三○種○流○毒○最○易○沾○染○一○種○是○鴉○片○烟○這○烟○從○印○度○運○到○廣○東○廣○東○人○先○受
其○害○雖○經○兩○廣○總○督○林○則○徐○嚴○懲○痛○辦○誰○知○兵○連○禍○結○英○兵○闖○入○內○地○倒○結○了○五
口○通○商○條○約○從○此○明○目○張○膽○把○廣○東○的○人○一○顆○心○抽○得○黑○漆○漆○的○到○了○那○裏○幾○乎
家○家○短○褐○戶○戶○洞○簫○第○二○是○賭○廣○東○的○賭○錢○非○常○利○害○別○的○不○講○單○是○一○種○闖○姓
投○標○能○够○買○通○關○節○揭○出○榜○花○家○賞○輸○完○了○拍○賣○妻○房○拍○賣○兒○女○世○界○賭○豪○要○算
得○數○一○數○二○無○出○其○右○了○第○三○是○嫖○廣○東○的○烟○寮○妓○院○接○屋○比○鄰○深○宵○胡○蝶○白○晝

鴛鴦春色撩人。浸淫禍水。男人家受了梅毒。過給女人。女人家受了梅毒。又過給男人。叫做過癩。一般青年俊俏的男子。甚麼貌比潘安。呀。顏如宋玉。呀。弄的不巧。都變做些癩皮蝦蟆。腫頭腫臉的。俗稱少不入廣。就是這個道理。（當頭棒喝。非出無稽。）有此種種孽因。所以造出茫茫孽海。承恩公到了廣東。其時四處教匪。那太平天國的幕子。已漸漸要揭開來了。我且暫不管他。記得這年是道光三十年。蘭兒已是一十六歲。身材也長高了。生成孌孌。婷婷齊整。不講別的。單論那副俏麗兒。真個杏臉桃腮。眉翠彎彎的。似秀蹙春山。眼波澄澄的。似明含秋水。喜笑起來。兩頰有兩個酒渦子。嗔怒起來。兩睛却露出殺機。最奇的是彎彎眉毛。也會插入鬢際。那把烏油油頭髮梳個一字寶髻。真能滑倒蒼蠅。（極力描寫。却不是尋常仕女圖。）這蘭兒莊諧并用到了。沈靜時也會涉獵書史。於諸子百家。無不瀏覽到了。活動時仍是哼西皮唱搖板。高興起來。串一兩齣。端午門小進宮。要算他的拿手好戲。廣東城裏那些標賭的。慣技豪華的局面。也不知領略多。

少。窺。破。多。少。甚。麼。油。腔。滑。調。拍。馬。吹。牛。那。一。句。話。那。一。件。事。能。瞞。得。住。他。他。有。時。也。會。陪。承。恩。公。躺。在。匠。牀。上。燒。燒。烏。烟。談。論。些。國。家。大。事。和。外。面。時。局。這。一。天。記。得。是。六。月。天。氣。廣。東。地。方。本。近。熱。帶。終。年。的。沒。有。霜。雪。絮。襖。夾。衫。就。可。以。混。過。冬。天。春。秋。也。就。溫。暖。到。得。炎。天。暑。月。自。然。是。酷。熱。異。常。承。恩。公。穿。了。一。條。靠。油。綢。襪。子。赤。著。腳。搭。了。一。雙。靴。鞋。身。上。披。件。竹。汗。衫。頭。上。用。根。髻。髮。簪。兒。盤。起。一。條。辮。子。沒。來。由。躺。在。烟。床。上。手。捧。一。枝。翡。翠。烟。槍。對。著。玻。璃。的。鏡。罩。兒。只。是。吁。吁。的。嘆。氣。嘆。了。一。回。又。連。連。的。只。管。嗚。嘴。（由。漸。而。來。風。起。青。萍。之。末。活。畫。畫。的。）其。時。蘭。兒。的。母。親。和。他。兩。個。兄。妹。皆。不。在。這。屋。子。裏。獨。有。蘭。兒。坐。在。旁。邊。身。穿。一。套。黑。油。綢。的。袷。袴。映。著。雪。白。的。肌。膚。煞。是。可。愛。腳。下。靴。著。高。底。鞋。兒。靠。著。那。八。尺。玻。璃。的。穿。衣。大。鏡。一。雙。皓。腕。捧。著。茉莉。穿。就。的。一。件。花。球。就。近。鼻。子。在。那。裏。靜。悄。悄。的。聞。香。聽。見。乃。翁。嘆。氣。嗚。嘴。忙。擡。起。頭。來。看。一。看。承。恩。公。的。臉。色。似。乎。愁。眉。不。解。有。個。大。個。心。思。因。笑。著。說。你。老。人。家。有。甚。麼。感。觸。承。恩。公。見。女。兒。問。他。也。就。勾。起。身。子。

把烟槍向水晶座盤裏一丟，仍噠一嘔嘴說：「咱們這個官是不能做了，這裏亂子是鬧大了一晌，不曾對你講，適才在官廳子裏碰見南海縣王老三，他講那教匪姓洪的、姓楊的、姓馮的、姓蕭的、姓章的一千匪徒要在金田地方起事，這些忘八雜種的姓名我都記不清了，說著用右手狠狠的將匠床一拍，不提防那枝翡翠烟槍一支把個玻璃燈罩子掀翻了，嘩琅琅只在水晶座盤裏亂滾，口頭仍嚷著反了……」蘭兒不慌不忙，站起身來，一手扶起燈罩，一手接著承恩公大骰，笑說：「爸爸，你老人家不必著急，這件事女兒倒還清楚，你講姓洪的自然是洪秀全，姓楊的自然是楊秀清，姓馮的自然是馮雲山，姓蕭的自然是蕭朝貴，姓章的自然是章昌輝，了有的是廣東人，有的是廣西人，咱們且不去查攷匪徒的籍貫，但那是姓洪的，是個花縣富戶，他還有位妹子，叫做洪宣嬌，這洪宣嬌係嫁給蕭朝貴，那個楊秀清又是洪宣嬌的姘夫，為人甚是狡猾，這一齣戲要算楊秀清是個主動，那馮雲山是位拆字先生，章昌輝附和在内的，真真是白蓮教，後來又夥入耶。」

蘇教承恩公驍起大骸手抱左膝。瞪著雙睛。聽蘭兒滔滔汨汨的談論。不覺捫著嘴笑說。你這女孩兒。如何曉得外間事。打聽得清清楚楚。但有一層。暗們聽說。耶穌教的教規。是非常嚴整的。你既講到一千人。夥入耶穌教。那洪宣嬌就不該。辨識楊秀清了。即使在前。妍識姓楊的。這會也須遵守教規。彼此拆夥了。蘭兒搖著頭說。不然。不然。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笑話子。很多。洪宣嬌不獨妍識楊秀清。且和他哥子。洪秀全。白晝。宣嬌。蘭兒這一句話。還沒說完。承恩公早跳起來。說反了。反了。這種。猪狗不如的。忘八。团子。還要想替天行道。聚眾起事嗎。我亦云然。蘭兒笑說。總是姓馮的。教姓楊的。主意。口稱天父天兄。借此妖言。惑眾。他們兄妹。通奸。說是上帝的特許。他老子起了點口角。竟編排他。違犯天條。細打不算。數當時。就推出。轅門。砍了。承恩公聽到這裏。忙搖著雙手。說算了。算了。這些話。暗們不願聽了。蘭兒笑說。你老人家。既不願聽。女兒也不往下講了。但這事。暗們該急切。作個計較。這一個亂子。發生。人民須遭一番惡劫。三年五載。十年八載。事

情總料不定。承恩公躁著脚說：我曉得壞了。自從鄭祖琛總督兩廣，日日看經念佛，全然不理正事，你不記得嗎？上年姓洪的在花縣被官捕獲，收在牢內，該匪徒居然劫獄，戕官犯那無天的大案。他不但派兵痛勦，還要怪縣官多事。現在紙是包不住火了。適才聽王老三所言，他還要在大毘盧寺拜七七四十九天，懺求佛消災降福。你道奇是不奇？怪是不怪？嗜們瞧這些漢人做官，全然是葬送嗜們。旗人喪心病狂，狠靠不住。蘭兒，你有日大權在握，對於那班漢人，狠要留神。你娘生的時候，夢見月亮入懷，那是狠有意思的。（注定後文）蘭兒又笑說：儘管有意思，現在談不到此。但這鄭制軍看經念佛，却也有個腦頭。聽說他簡放這裏總督，請訓出京，第一站歇宿，就碰著個鬚髮蒼蒼的老者，說是此去百萬生靈，都要你鄭先生營救。姓鄭的正在錯愕，那老者又說：我非人，乃狐也。天機不可洩漏，但願……說著，聲隨形滅。姓鄭的受了這種感觸，這種警告，所以到了這裏，拏定主張，一盜不辦，一人不殺，手裏拈著佛珠子，嘴裏念著阿彌陀佛，聽講姓洪的。

思

姓楊的姓馮的姓蕭的是些白蓮教徒。他以為白蓮是大士化身。捕捉白蓮。雙
必開罪蓮臺大士。不能治匪。而反養匪。不能勦匪。而反釀匪。爸爸說他。葬送。嗒。們
旗人未免冤屈他。點總而言之。姓鄭的是個糊塗蛋。他糊塗。嗒。們不能跟他糊塗。
他會滾蛋。嗒。們不會滾蛋。依女兒個意思。這裏官是不能做了。簡直你老人家告
個重重的病假。請其開缺。就醫。承恩公點一點頭。忙招呼杜福。快請文案老夫子
進來。當下說明病請開缺。專摺進京。個意思。主稿先生做的現成事。那有不照辦
的道理。無巧不巧。承恩公的摺子。甫經到京。甫經硃批。照准。這裏已掀天揭地。攪
海翻江的新潮。造一座太平天國。諸位。要曉得。猛虎出山。腥風四起。怒鯨跋浪。海
國將沈。一座廣東城。早已城門緊閉。吊橋高扯。可憐那個鄭制台佛珠子。是搗斷
了。木魚子是敲破了。因為高喊佛號。喉嚨。頹。子是瘡。癩。了。風吹草動。一日數驚。始
而虛驚。繼而確耗。這時承恩公對著婆子兒女。終日價長吁短嘆。吶嘴搖頭。惟有
鬮兒舉止如常。輪一輪手指說。拜去的摺子。該批回了。正躊躇間。廷諭已到。承恩

公忙排香案。恭讀御批。有既係病重。准其開缺。就醫。欽此。這當兒。承恩公彷彿是釋了千斤重負。多時不見笑容。忽擱著嘴。向他婆子說。這回頑意兒。不是蘭兒的主張。那裏還有今日快點快點。你可幫助我。擡撥大箱小籠的。就此收拾起來。趕得著明日動身。就是明日趕不著。就是後日話未說完。蘭兒早揮言說。咱們雖是明公正氣的回京。但這兵荒潦亂。到處教匪粗笨物件。不宜攜帶。那細軟。籠錢的。打疊幾只箱籠。秘密溜出這廣東。東城沿途還要防備些漢奸耳目。亦見得到說得透。承恩公忙躁著脚說。是呀。是呀。蘭兒高見。是不錯的話。休煩絮。一面七手八脚的。由包衣管家擡撥一切。一面由杜福僱好船隻。旗人權力是大的。雖在戒嚴喫緊期間。都還呼應得靈。不上兩日。早將交代辦清。由廣州將軍那邊派人接收一切。從此承恩公遂脫了駐防關係。取路回京。有水路就坐船。沒水路就僱車起旱。這時會烽烟不靖。伏莽叢生。才過了仙霞嶺。到得福建邵武府的邊界。地名叫做黃村。這村莊險僻。非常西山的日頭。已奄奄沒沒。樹林子裏。鳥雀叫些。

聲。狠是怕人。依蘭兒個意思。還要趨行一程。趕個大大鎮市歇宿。承恩公搖著雙手說。甚麼刀山劍嶺。咱們都爬過來了。俗說。死生有命。萬事由天。我總借著你的福氣。遇事化險爲夷。轉凶逢吉。却也不錯。此時我實在困乏極了。就在這裏找個宿頭。多給人家幾個錢。文怕有意外。夜間大家放醒睡點。一衆包衣管家。聽見主人這幾句話。不等分付。早是尋房屋的。尋房屋。押車載的。押車載。恰巧黃村有個黃姓人家。前到後有三進屋子。聽說是位官宦。要歇宿這裏。忙忙出來招待。騰出房間。讓開床鋪。實騰騰擠滿一屋。承恩公急不暇擇。就夫妻子女占住一所寬大房間。其餘僕婢閒雜人等。胡亂的將就住下。房主人姓黃。叫做黃文鈺。年紀有四十來歲。生得獐頭鼠目。有兩撇鬍子。嘴裏操著閩音蠻聲。缺舌。和人講話。大家都不明白。上燈以後。擲掇些酒肴出來。承恩公也不管對味不對味。便將將就就的喫個一飽。蘭兒獸著眼。向桂祥說。阿哥。你今夜是要放明白些。招呼杜福他們。不可大意。桂祥笑說。咱們知道。話雖如此。沿路上辛辛苦苦。得著個打盹所在。

那能提防了許多。一到二更時分，東邊的人眼也了，西邊的人頭也斜了。老夫婦和蓉兒，早是躺在床上呼呼的竟入睡鄉了。桂祥初尙掙紮，瞧見大家打盹，他也就伏在桌上。蘭兒無可奈何，只得在行篋中取本書出來，剔去燭花，隨意翻看了幾頁。耳朵旁邊忽地送過一起胡哨聲，心知有異，忙擡身走至哥子跟前，伸手把桌子狠狠的一拍。桂祥冒冒失失的嚷說：「強盜來了嗎？」用手只是在眼睛皮子上揉擦。蘭兒也就高聲說：「你聽見嗎？」話未講完，蘭兒先蹙過床前，用手把承恩公夫婦一推，嚷著快起快起，就在床角提了一個小拜盒，更不遲疑，溜烟跑過後院子去了。只且不提這裏承恩公夫婦一骨碌爬起身來，燈下瞧見桂祥，早是索索個抖戰。這個當兒，屋前屋後已是大踏步的聲響，不消說得兩扇大門，早被石塊衝開，當先闖進一個胖都都的大漢，粗眉暴眼，長著一臉的橫肉，頭上繫著紅綢子手拏一柄三尺來長三寸來寬的鋼刀，好似兇神附體，嘴裏嚷說：「那裏來的么麼，還不快快的獻寶。」（的是太平天國的人物，不意在此出槍）後面一

干匪類也就蜂擁而上。桂祥掙紮著攔住房門。嘴裏迸出一個字。誰呀。這誰字還沒出口。那位胖都都的鋼刀尖口早逼著桂二爺個頸項。賴子桂祥一嚇早把個頭一扭撲通往地下一跪。強著舌頭說是大。王饒命接著佟佳夫人顛巍巍的說。嗜們有的大小箱櫃聽憑朋友們搬取。那胖都都的頭腦說你這婆子講話倒還爽快。撇忙把左手一招。兄弟們進來搬呀。不消說得早上來些歪鼻斜眼。個個紅絹纏頭。帶著明晃晃的刀鎗。七手八腳的闖入房間。把所有的大箱小櫃一箇箇兒總搬運出去。此時是七月天氣。暑熱未盡。大家穿的衣裳無非是靠綢單絹。割無可割。哼。如在嚴冬。穿些細毛紫貂。那就靠不住得狠了。在下順手交代。這胖都都個匪首姓黃名文金。兇悍異常。綽號黃老虎。同房主人那個黃文鈺。算是堂房弟兄。承恩公安頓這邊。那黃文鈺早鬼鬼祟祟的給信與他。他也在白蓮教下受過姓洪的姓楊的秘密。箭付函件。所以一夥的人都用紅絹紮頭。蓄起毛髮。後來在太平天國居然封做堵王。不有特別的本領。特別的行情。何能到此。此是後

話這日打劫些大箱小櫃。還虧著桂祥跪地求饒。那佟佳氏太太講了兩句漂亮的話。保全一家生命。當下一個胡哨。那黃老虎便帶領著一夥匪徒走了。他們走後。悄無動靜。那一班包衣管家。男女僕役。一個一個的方探頭探腦的出來。這個當兒。蘭兒挾著一個小拜盒。也從後院子裏趕來。進得屋裏。瞧見他的爹媽和兩個兒妹。還是索索的抖戰。承恩公嘆口氣。早是潑梭梭的眼淚。奪眶而出。說聲。咱們好命苦啊。打的一冬。鹽。八。嘴。弄得個乾乾淨淨。蘭兒撲哧笑了一聲。說有你們女兒在。還怕將來不講到這裏。承恩公忽破涕爲笑。說。是呀。是呀。你的福氣大。咱們一家子都倚靠著你。唯就是今日財去人安。也算是託你福庇。話卻不錯。

佟佳氏說。言雖如此。咱們身邊一些沒有。怎麼回得家鄉。其時。蓉兒眼快。用小手指著他姐姐的夾肢窩。說。那不是咱們一個小首飾盒子嗎。我記得裏邊還放著金子。珠子。寶石。不是狠值錢的嗎。桂祥個傻貨。掙起來。就用手奪取。拜盒。蘭兒笑。說。給你。給你。你好歹。就這點用處。活畫。承恩公也就嗽著眼睛說。我都

替。你。苦。餓。了。拏。蘭。兒。比。你。拏。你。比。蘭。兒。真。正。是。一。個。天。鵝。一。個。癩。蝦。蟆。算。了。算。了。
長。話。短。話。不。談。一。夜。不。會。睡。覺。一。到。天。明。尋。找。房。主。人。辭。謝。那。裏。有。個。蹤。影。車。載。
也。減。輕。了。僕。役。人。等。見。主。人。事。敗。從。夜。裏。就。逃。走。了。一。半。沿。途。又。有。託。故。不。走。的。
又。有。借。換。金。珠。一。去。不。回。的。承。恩。公。養。命。之。源。度。日。之。費。不。過。在。一。個。小。小。拜。盒。
那。能。經。得。起。七。花。八。花。未。到。江。蘇。的。地。界。早。已。盤。川。告。盡。還。虧。杜。福。忠。心。所。有。點。
私。囊。也。儘。數。拏。出。來。使。用。敷。衍。到。了。鎮。江。同。一。位。京。口。駐。防。齊。陞。齊。都。統。借。貸。那。
曉。得。人。情。紙。薄。見。了。面。告。苦。艱。難。臨。行。送。了。程。贖。十。元。依。承。恩。公。還。要。璧。回。桂。祥。
說。嗜。們。消。渴。極。了。不。必。爭。多。嫌。少。趕。緊。僱。隻。船。到。清。江。那。邊。那。漕。運。總。督。河。台。衙。
門。局。面。是。大。的。前。去。打。個。抽。豐。都。可。以。遂。嗜。們。的。心。路。佟。佳。氏。也。點。一。點。說。桂。兒。
此。話。倒。還。不。錯。隨。卽。招。呼。杜。福。在。風。神。廟。馬。頭。僱。了。一。個。兩。官。艙。的。船。隻。偏。偏。沿。
途。頂。風。又。落。下。一。天。的。雨。來。八。九。月。天。氣。寒。冷。逼。人。甚。麼。棉。衣。絮。襖。都。在。黃。村。失。
落。可。憐。金。枝。玉。葉。已。變。做。無。告。的。窮。民。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八首宮詞。言簡意該。真做得全部小說個楔子。

做小說要有個命意。以因果。果海爲命意。放筆寫去。便頭頭是道。女皇帝是個內魔。外面的教匪和北拳。南草是個外魔。有內魔必引起外魔。有外魔必葬送內魔。一部小說尋出這兩條綫。索自然探蘊得珠。餘皆鱗爪。

叙慈禧一生。却用金輪則天皇帝做個影子。分明是以榮仲華比武三思。那些俊俏優伶。油滑官監。必然是蓮花六郎化身。驢面敖曹。變相後書。章回雖未揭出。已於言下打通。

承恩公官蕪湖。又改任廣東。所有南方的風花雪月。薄俗澆風。蘭兒已領畧殆盡。經此一番陶冶。那能不習與性成。

洪楊起禍。根由鄭祖琛養癰成患。却借蘭兒日頭。敘出足見留心時事。與尋常兒女不同。勸父解職。處事亦極有斷制。豈非可兒。

黃村遇劫。固然寫蘭兒靈心慧性。亦見得粵匪禍延。其勢已不可遏。

第二回 清河縣將錯送程儀 鄭親王無端逢國色

却說承恩公所乘的坐船，趁著斜風濺雨，一路赶到清江浦，已是十月初旬。天光放晴，只是冷得異常。就在大開口住了。管家杜福上前回了一聲。現在打聽漕運總督靳大人新經交卸，暫由河台張雲樵兼署。這姓張的是個捐班出身，為人狠爲油滑。爺是今天去拜會，還是承恩公嘆了一口氣，把自己身子望望這兩件單薄衣衫，狠不漂亮。又取過鏡子一瞧，照見面色憔悴，油裏帶灰，那一點失時落落的尊容，幾乎自家認不得自家。忙指著兒子桂祥說：「你也該替一替手出去官場，遮遮桂祥，驚著一張嘴，操著一雙手，說只要爹給我一套新鮮衣往，讓我裝潢起來，叫我到天上，我都是去的。」承恩公向不動怒，這時窮極氣生，不免抬起一隻破鞵子，照準桂二爺大骾就是一腳。桂祥受了這種委屈，就傻腔傻氣的怪叫起來。承恩公方欲舉拳轉，是爾兒眼尖手快，伸出那雪白的嫩手，將父親抱住，說：「爸爸不用著急，官場戲場，哥子年輕，禮節恐有不到，不妨事。女兒耳朵上還有一副。」

金墜嵌著兩粒大珠。摘下來，就叫杜福到鋪子裏變換些錢文。揀那合身的袍褂替爺買他一套。今天遲了，明天預備預備坐頂轎子，就向姓張的那裏拜會。這幾句知心帖意的話，又平和又軟媚，把一位承恩公說得點氣全無，一容易過到了次日，即依照蘭兒辦法，論這耳墜上兩粒明珠，有豌豆般大小，估值價格，倒還不俗。無如明珠投暗，遇非其時，胡亂的換了百十串錢，買一套珠羔袍褂，甚麼翎頂冠，也是要購辦的。一時預備齊全，寫了個大字名帖，僱了轎夫，租了一頂官轎。承恩公端坐裏面，官場的架子是有的，趕到河台衙門，照例開中門，請見花廳上會過面。那姓張的油腔滑調，瞧這卸任的都統，何曾放在眼底，說幾句局面清苦，虧摯累累，那借貸的話頭，已縉縉到梢的，剪斷不一會，茶碗一端，廳下招呼送客。承恩公只好趑趄著脚步子，轉回姓張的送到堂口，彼此一躬。這裏承恩公上了官轎，打發杜福在普通各衙門送個名片，比如入廟燒香，不坐正面的神道，也要拜他一拜，靈驗不靈驗，只且不管。單講承恩公回到坐船，婆子佟佳氏和著兒女

迎。接。入。艙。開。發。了。轎。夫。胡。亂。喫。些。茶。飯。眼。巴。巴。守。候。各。官。回。拜。那。知。官。場。習。慣。勢。利。非。常。要。是。實。缺。現。任。沒。有。不。巴。結。恭。維。一。經。拜。會。趕。著。鑾。荒。荒。的。回。拜。今。日。上。頓。明。日。下。頓。接。差。辦。差。鬧。個。不。歇。不。然。你。去。拜。他。他。拏。著。身。分。也。不。來。回。候。即。如。這。裏。河。台。張。雲。樵。論。起。彼。此。官。階。還。够。得。著。行。客。既。拜。坐。客。沒。有。坐。客。不。回。拜。行。客。無。如。他。一。眼。覷。破。這。承。恩。公。惠。徵。是。前。來。打。抽。豐。的。這。種。卸。任。的。官。僚。儘。可。不。睬。打。發。個。差。官。拏。了。一。張。名。帖。過。來。說。是。敝。上。感。冒。風。寒。不。能。拜。客。漫。騰。騰。的。在。身。邊。掏。出。個。大。紅。封。套。粘。個。紅。籤。子。正。中。寫。贖。儀。兩。個。大。字。旁。注。拾。陸。元。三。個。小。字。承。恩。公。瞧。了。身。上。好。似。澆。了。一。瓢。冷。水。非。常。難。受。伸。出。手。來。搖。了。幾。搖。說。不。勞。貴。上。破。費。差。官。轉。身。要。走。承。恩。公。發。出。脾。味。讓。說。門。縫。子。瞧。人。太。看。我。不。起。忙。把。個。裝。錢。封。套。擰。了。差。官。見。這。光。景。似。嫌。少。乾。笑。了。一。聲。在。艙。板。上。拾。起。也。就。揚。長。去。了。（不堪奚落引起下文）這個當兒岸上忽然鑼聲荒荒價響。接著清道飛。虎。旗。子。招。搖。四。個。紅。黑。高。帽。子。一。頂。錫。頂。藍。呢。的。官。轎。馬。上。長。隨。戴。著。紅。纓。煖。帽。

早穿下坐騎。跑至坐船跟前。跳板搭得現成的。走上來。說是我們清河縣吳棠。吳大老爺。真見杜福站在船頭上。不敢怠慢。就將手本遞進官艙。承恩公瞧了一瞧。忙說。請杜福高著。頰子喊叫請呀。那吳棠走下轎來。早有長隨家人扶著上船。一進官艙。趕先請安叩頭。承恩公還禮不迭。杜福送過茶來。彼此坐下。吳棠瞧著承恩公面部。雖帶幾分晦氣。顏下豐滿。將來倒有點後福。承恩公瞧著吳棠年紀。在三十開外。生得高眉秀目。一表非凡。倒是個封疆氣槩。比著那河台張雲樵。自然雅俗不同。原來這吳棠原籍安徽。是個乙榜。挑用知縣。為人狠爲幹辦。有才。他此來是專誠拜謁他鄉榜房師。順便回謁承恩公。因承恩公坐船在前。那房師坐船在後。先疏後親。便是這個道理。在船艙裏談了幾句客套。說了一會官場。承恩公也就端起茶碗。姓吳的起身告辭。趕過別船去了。吳棠走後。蘭兒早由後艙出來。說這清河縣倒還有點禮數。爸爸何不同他道些苦衷。承恩公笑說。世態炎涼。官場兒戲。一個潤綽的河台局面。狠大出手。不過爾爾。他是一個窮知縣。

這清河縣缺著名衝繁疲難任他漲破眼睛珠子也不過比照河台加給一倍罷咧。咱們是免開尊口有面子就算了。（我亦謂然不圖出人意表）蘭兒也就笑了一笑。一宵易過次日因幫靠的幾隻大船開去船身不無晃動當由水手稟明情節便將這坐船向北稍移只一移動不打緊可巧搭跳板的所在就是吳榮個房師住船所在那吳榮的房師也是個調任的知縣因在安徽虧空指省江蘇吳榮深知他手頭拮据當日有那蘆卷出房的感情特地打發個親隨封送了二百兩程儀偏偏事有湊巧張冠李戴捉癩補乖來的親隨叫做吳敏昨日跟隨本官明明走的這個道兒所以也不狐疑一脚跨上跳板到得船頭遇見杜福就冒冒失失的將二百兩一個銀封雙手捧上說是敝上替這裏請安一點菲敬求這裏賞收杜福接了那敢怠慢將銀封遞到主人跟前說是清河縣吳榮送來的諸位要曉得承恩公一路啼飢號寒何曾有個人雪中送炭嘍；這注財香是從那裏碰來的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這一會承恩公好像在第一舞臺演唱那花子

拾○金○心○癢○難○抓○不○知○如○何○是○好○（我○有○一○句○編○小○說○的○口○頭○放○忠○厚○點○）忙○招○呼○後○艙○蘭○兒○：替○階○們○扔○十○串○錢○來○（這○錢○想○是○變○換○耳○墜○購○買○衣○服○餘○剩○下○來○的○）不○消○說○得○蘭○兒○取○出○錢○來○由○桂○祥○寫○個○收○條○加○蓋○名○章○遞○給○杜○福○復○由○杜○福○遞○給○吳○敏○吳○敏○接○過○瞧○著○收○數○不○錯○下○銜○繞○了○個○草○字○又○有○方○硃○紅○圖○章○是○鐵○是○篆○他○如○何○辨○得○清○楚○倒○是○賞○號○十○串○錢○狠○爲○累○墜○也○不○能○說○是○不○要○只○好○在○岸○招○呼○個○小○夥○替○他○夯○了○急○急○忙○忙○趕○回○那○清○河○縣○的○衙○門○適○值○吳○棠○坐○堂○審○案○一○起○一○起○的○案○子○問○了○已○是○上○鏡○的○時○候○接○著○晚○飯○過○了○然○後○踱○至○簽○押○房○瞧○見○這○張○承○恩○公○的○收○條○連○連○躁○腳○說○錯○了○錯○了○忙○招○呼○吳○敏○過○來○讓○說○你○這○忘○八○羔○子○你○的○一○顆○心○放○在○那○裏○你○的○兩○只○驢○眼○又○藏○在○那○裏○幸○虧○你○昨○天○還○跟○著○我○去○過○一○趟○如○何○你○今○天○把○銀○子○送○錯○了○吳○敏○怔○一○怔○說○家○人○還○是○走○的○那○條○路○還○是○認○定○那○號○坐○船○照○著○老○爺○分○付○不○會○送○錯○吳○棠○急○得○伸○過○手○來○給○吳○敏○兩○計○大○個○耳○光○子○吳○敏○被○打○的○白○頭○塞○眼○真○個○無○處○叫○屈○吳○棠○回○轉○身○將○一○張○承○恩○公○的○收○條○擲○

給他看說你瞧你瞧你還強噴吳敏哈著腰說家人前去把銀封索回怕那隻船飛到天上去嗎吳棠當下冷笑了一聲又沈吟了一會應該他福至心靈將錯就錯要在這二百銀子上起家發福（照應後文）嘆口氣說事已如此你倒不必去蛇足你俏俏的替我打聽那調任青浦縣爲何開船爲何前任個廣州都統移住在那裏吳敏得了這個口氣不敢怠慢不一會工夫早探明情節回說青浦縣因趕到任的日期不及辭行先後一腳青浦縣的官船去了那個廣州都統就移駐他個泊船所在吳棠笑說這却有個鬼使神差但是你這忘入幹事糊塗我這裏用你不著可憐那個吳敏捲起行李只好滾蛋（可發一嘆）閉言不表單講承恩公得了吳棠這二百雪花紋銀如何感激涕零暗想漢族中何常沒個好人咱們跌在深阱裏居然得他搭救一把快呼蘭兒蘭兒你將來到了好處有了勢力這個吳棠是要牢記在心不可不報答他的好處（是啊是啊）蘭兒笑說女兒只要有點天日之光那都在意昨天瞧這吳棠言論風采著實得過將來這個

漕○連○總○督○怕○不○是○他○替○任○嗎○（預伏後文。儼然以帝后自命。拏出擅權專國的手
段○的○是○化○雞○司○晨○之○兆○）承○恩○公○聽○了○捋○著○鬚○子○拍○著○手○掌○笑○說○他○的○官
運○就○瞧○你○的○造○化○嗜○們○是○一○樹○巢○子○望○你○紅○呢○罷○罷○你○的○媽○生○你○的○時○候○夢○見○個
大○大○月○亮○入○懷○咱○記○得○世○宗○憲○皇○帝○高○宗○純○皇○帝○臨○生○的○當○兒○皆○得○這○個○兆○匪○這
可○惜○你○不○是○個○男○兒○倘○若○是○個○男○兒○一○定○要○龍○飛○九○五○位○正○中○朝○承○恩○公○信○口○開
河○那○桂○祥○也○就○傻○聲○傻○氣○說○這○倒○不○拘○那○唐○朝○個○金○輪○則○天○皇○帝○不○是○一○個○女○人
家○嗎○父○子○講○得○手○舞○足○蹈○不○提○防○佟○佳○氏○走○出○來○啐○了○一○口○香○沫○說○你○倆○敢○是○瘋
了○這○些○有○天○沒○日○頭○的○話○就○可○以○高○聲○朗○氣○的○講○嗎○家○人○杜○福○揮○言○說○好○歹○這○船
子○裏○沒○有○外○人○這○時○葵○兒○站○在○旁○邊○便○伸○出○小○手○兒○指○說○你○不○是○外○人○嗎○那○跟○來
的○使○女○弄○船○的○水○手○不○都○是○些○外○人○嗎○蘭○兒○笑○說○嗜○們○不○管○外○人○不○外○人○已○經○得
了○川○資○應○該○趕○緊○回○京○此○處○不○必○耽○擱○承○恩○公○只○才○打○點○主○意○招○呼○船○戶○算○清○帳
目○換○去○銀○子○又○添○寬○些○衣○服○零○星○次○日○渡○過○黃○河○舍○舟○登○陸○原○來○道○光○末○年○黃○河

還未北從南路的人要進京，必先從這裏渡河，然後在王家營車站去僱騾車。一路北上，當時承恩公因經濟限制，除夫妻兒女五口，連杜福及男女僕役，共總不過十人，僱好三挂騾車，承恩公攜著蓉兒、佟佳氏，攜著蘭兒，各坐一車，桂二爺另坐一車，其餘跟隨僕役，分配在車沿子挂了一路，曉行夜宿，按著大小站走。上一月已趕到京城，原來承恩公惠徵個住宅，本在府學胡同，家裏屋子，前到後五進，另有花廳院落，是狠寬綽的。大房兒嫂早已去世，大姪椿祥亦不幸早故，姪媳覺羅宗室之女生下兩個兒子，一名榮福，表字伯海，今年十五歲，却有些傻氣，一名榮祿，表字仲華，今年十三歲，廣額豐頤，眉清目秀，賤性聰敏，智識早開，也是我這部小說中一位重要人物。諸位看到後，起章回便知道滿運告終，與這人狠有絕大關係。福者禍之門，禍者福之倚，沒有金輪則天當國，顯不出武三思的氣餒，沒有慈禧垂簾，顯不出榮、仲、華個手段。（鄭重落筆，名角出場。）這榮祿從師讀書記性，狠好，下筆爲文，二三百字短篇小論，中間却沒個攔路虎，偷工夫也會哼。

兩○句○西○皮○二○簧○那○絲○絃○傢○伙○拉○得○圓○熟○他○母○親○常○管○束○他○他○說○現○今○官○場○也○彷彿○唱○戲○能○唱○好○這○小○戲○方○能○演○做○那○大○戲○甚○麼○掀○天○揭○地○倒○海○翻○江○的○節○目○孩○兒○狼○明○白○狠○透○漏○的○母○親○不○信○瞧○我○到○大○來○扮○個○正○面○鬚○生○演○一○兩○幕○出○色○驚○人○的○戲○文○唱○給○大○家○看○看○覺○羅○氏○知○道○他○言○有○寓○意○吐○屬○不○凡○便○不○去○管○他○本○年○六○月○間○這○榮○祿○打○聽○著○叔○祖○惠○徵○因○病○懇○請○開○缺○不○多○時○又○轟○傳○廣○西○桂○平○縣○金○田○村○洪○楊○起○事○鬧○得○兩○廣○地○方○鶴○唳○風○聲○榮○祿○對○著○他○母○親○說○這○樣○兵○荒○擄○亂○不○知○嗟○們○叔○祖○可○曾○脫○離○廣○東○如○果○動○身○再○帶○些○累○贅○箱○籠○難○保○不○遇○著○匪○人○覺○羅○氏○嘆○說○咱○也○這○麼○想○但○願○天○賜○平○安○你○叔○祖○多○少○帶○點○宦○囊○家○裏○才○可○敷○衍○榮○祿○笑○了○一○笑○光○陰○易○過○不○覺○秋○去○冬○來○這○個○當○兒○已○是○十○一○月○初○旬○北○京○氣○候○寒○冷○大○家○已○著○大○毛○衣○服○覺○羅○氏○用○過○午○飯○大○兒○子○榮○福○二○兒○子○榮○祿○就○著○宮○裏○靠○火○忽○聽○門○前○嘈○雜○接○著○管○家○容○壽○引○著○杜○福○匆○匆○進○來○說○爺○子○們○已○經○到○家○了○覺○羅○氏○領○著○榮○福○榮○祿○才○出○前○廳○承○恩○公○夫○婦○携○著○蘭○兒○蓉○兒○已○迎○面○走○進○不○消○說○得○姪○媳○對

於叔。姪孫對於叔祖父母。自然是屈膝請安。這理正在家庭行禮。猛然。個桂二爺。傻聲。傻氣的。從外面一疊連呵：「嚷著進來。說好冷呀！別個尙未開言。轉是傻頭。傻腦的榮福。說二叔窮得皮袍子當掉了。這種大冷天。虧你失時落壳的穿這件棉袍子。桂祥聽了。這話忙伸出兩隻手來。要替姪兒榮福剝脫皮衣。榮福扭股兒的不肯。兩個傻貨弄在一起。諸位要曉得。承恩公一家子。從暑天離的廣東。其時穿些靠綢單絹。黃村遇劫。大小箱櫃損失。沿路由單換夾。由夾換棉。財力已是不濟。困到清江。當下得著吳棠二百兩銀子。除喫淨用。老倆買了兩件光板無毛的皮衣。就是至嬌至貴的蘭兒。也不過穿件元青的絮襖。何況蓉兒。桂祥自然是老布的棉衣。那裏有甚麼毛片。桂二爺受凍萬分。委屈萬分。瞧瞧嫂嫂兩個姪兒穿的皮衣。方且一肚子不悅意。經不起榮福再說這句嘔心話。那得不發些傻氣。爛木頭滾做一堆。當下承恩公看不過。連忙呼叱。就老大的給他兒子一記耳光子。這叫做殺雞嚇猴。登時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靜貼無聲。一面收拾房間。二

面○安○放○什○物○覺○羅○氏○就○叫○廚○下○擣○潑○些○飯○菜○大○家○胡○亂○喫○了○又○在○箱○櫃○裏○找○出○幾○件○粗○毛○細○毛○皮○衣○給○承○恩○公○夫○妻○兒○女○換○了○只○才○暖○屋○生○春○彼○此○談○些○家○常○講○些○經○過○事○實○爲○最○蘭○兒○與○榮○祿○氣○味○狠○投○談○到○文○墨○都○是○會○家○講○到○絲○絃○皮○簧○總○算○得○按○腔○合○拍○這○桂○祥○和○榮○福○也○是○天○生○醜○對○一○見○面○互○相○糾○扭○到○後○來○談○得○入○港○叔○姪○倒○還○投○機○俗○說○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後○踪○跡○蘭○兒○同○榮○祿○姑○姪○是○一○氣○桂○祥○同○榮○福○又○是○一○氣○光○陰○易○過○不○覺○臘○盡○春○來○北○京○城○裏○一○座○香○廠○平○時○已○就○熱○鬧○得○狠○到○得○新○年○尤○其○五○光○十○色○百○貨○駢○集○甚○麼○茶○坊○酒○肆○舞○榭○歌○臺○無○奇○不○有○無○美○不○備○一○到○新○年○住○京○的○人○家○男○的○女○的○老○的○幼○的○無○不○趁○這○熱○鬧○出○些○風○頭○那○一○班○遺○翠○的○佳○人○墮○鞭○的○公○子○都○在○這○香○廠○演○些○活○劇○做○些○勾○當○上○海○個○張○園○蘇○州○個○留○園○還○沒○有○這○種○繁○華○富○麗○記○得○當○年○有○座○酒○樓○名○叫○上○林○春○這○樓○上○下○三○層○真○個○畫○棟○飛○雲○珠○簾○捲○雨○評○論○起○來○要○算○是○據○一○篇○之○勝○這○日○天○氣○晴○明○蘭○兒○梳○好○鬢○髻○挿○上○一○枝○鮮○紅○透○豔○的○茶○花○身○穿○二○藍○時○花○綢○的○鼠○襖○加○著○元○色○綉

風的白狐臂心頸裏裹著絨織圍巾一副嬌容真個翠黛朱顏難寫難畫說是王嬋出世又疑西施再生旁邊站個榮祿亦復面龐俊俏知道的說是那拉氏姑姪出遊不知道的還疑惑是姊弟同行或別有情節(暗含春色)後跟管家杜福三個人在這偌大香廠籬個大大的圈子然後踱進上林春扶著樓梯一層：的上去依著杜福的意思就要在中層揀個座頭榮祿說那可不行不由的催著蘭兒一層：又步上樓梯原來最上層布賞格外整齊妝點極為華貴在京城裏沒有頭等的身分也不敢上去為著甚麼因為上面座頭都是王公大臣貝子貝勒包定的旁人那敢插足蘭兒和榮祿才上得樓梯早有一個豐頤大頰方方的臉兒準準的鼻兒咧著張嘴一雙色眼瞧著他倆說你來了嗎抬起身來似乎熟識得狠蘭兒怔了一怔意欲回避那位又開口說啗們自家人裝甚麼喬榮祿倒還信伶上前行個旗禮骹子略彎一彎說爺是：那位說咱就叫做端華你們是上三旗還是下五旗啊榮祿說啗們算是正黃旗那拉氏不知魏王坐在這裏失於

回○避○原○來○八○旗○制○度○以○鑲○黃○正○黃○正○白○爲○上○三○旗○當○初○的○編○制○屬○於○帝○系○的○編○入○鑲○黃○旗○屬○於○后○系○的○編○入○正○黃○旗○屬○於○太○子○系○的○編○入○正○白○旗○那○端○華○是○鄭○親○王○嫡○支○嫡○派○世○襲○罔○替○算○做○鎮○帽○子○王○自○然○在○鑲○黃○旗○部○下○在○京○個○鼎○鼎○大○名○是○人○人○知○道○的○榮○祿○既○同○端○華○見○過○禮○那○蘭○兒○也○就○大○大○方○方○的○上○前○請○個○安○端○華○這○時○渾○身○骨○頭○都○酥○軟○了○忙○笑○嘻○嘻○的○拉○著○他○手○說○坐○了○一○迭○連○招○呼○堂○俏○泡○茶○在○座○也○有○些○生○客○無○非○貝○子○貝○勒○甚○麼○八○分○公○呀○黃○帶○子○呀○紅○帶○子○呀○當○下○端○華○不○管○別○的○這○拏○著○一○副○餓○鬼○的○色○眼○上○上○下○下○的○瞧○看○蘭○兒○蘭○兒○是○個○聰○明○絕○頂○的○人○豈○有○不○懂○這○個○中○意○味○彼○此○明○洩○洩○的○秋○波○似○乎○打○個○照○會○端○華○又○湊○著○趣○問○些○家○世○知○道○承○恩○公○賦○閑○無○事○還○說○嗜○們○都○替○他○想○法○謀○個○相○當○的○烏○佈○蘭○兒○也○就○稱○謝○不○盡○端○華○又○說○你○個○青○春○幾○何○喫○了○人○家○茶○沒○有○如○沒○喫○茶○嗜○們○替○你○扳○個○高○親○給○你○喫○茶○說○著○又○笑○嘻○嘻○的○真○個○遞○給○茶○碗○過○來○（渾○蛋○一○個）蘭○兒○其○時○將○眼○一○瞟○頭○一○扭○恰○恰○家○人○杜○福○站○在○跟○前○說○天○色○不○早○了○嗜○們○出○來○游

港。十。九。會。子。惜。的。盤。子。要。在。家。懸。望。了。榮。祿。也。就。起。身。扯。著。蘭。兒。衣。袖。似。乎。要。走。這。時。端。華。正。在。油。嘴。打。花。非。常。著。急。忙。說。停。歇。：。你。倆。且。喫。點。點。心。去。蘭。兒。笑。說。不。勞。費。事。故。意。的。釘。了。一。眼。就。携。著。榮。祿。轉。身。就。走。家。人。杜。福。自。然。是。跟。著。下。樓。一。路。回。家。不。提。單。講。這。端。華。失。魂。落。智。一。心。惦。念。著。蘭。兒。痴。呆。了。半。會。暗。想。暗。們。總。要。打。點。個。主。意。引。他。入。港。這。妮。子。不。說。是。他。的。父。親。賦。閑。無。事。嗎。我。在。一。半。日。先。替。他。個。父。親。運。動。個。大。大。烏。佈。彼。此。就。有。了。拉。攏。能。够。如。此。：。就。可。如。彼。：。自。言。自。語。的。盤。算。一。會。在。座。諸。人。也。不。敢。動。問。畧。坐。一。坐。端。二。爺。也。就。趕。回。王。府。去。了。諸。位。要。曉。得。端。華。是。位。鎮。帽。子。親。王。在。京。勢。力。狠。大。甚。麼。軍。機。的。耆。英。啊。穆。彰。阿。啊。當。朝。些。權。貴。誰。向。他。沒。有。賄。賂。沒。有。往。來。他。同。皇。四。子。奔。箭。狠。爲。要。好。那。奔。箭。又。是。道。光。帝。的。愛。子。諸。位。想。莫。說。他。替。承。恩。公。謀。個。烏。佈。就。替。承。恩。公。運。動。個。實。缺。要。官。却。也。不。難。心。中。打。定。主。張。次。日。午。牌。便。去。會。穆。彰。阿。穆。中。堂。何。敢。怠。慢。聽。說。端。華。來。會。一。迭。連。招。呼。請。：。彼。此。在。花。廳。會。面。送。過。茶。來。端。華。先。笑。問。說。

現在有甚麼緊要差使。穆中堂回說。現在緊要事件。莫過兩廣的那個亂子。主子爲著遣兵調將。都煩出病來了。端華說。那不過偶然感冒。穆中堂搖著頭說。不然。主子病勢來得凶險。一得病。便痰湧氣糊。據御醫王太一云。稱脈象沈悶。心苞受虧。萬一事有不測。如何是好。端華也就繃著眉頭說。這兩日。瞧不見四阿哥。想是這個原故。穆中堂冷笑說。他個皇帝的位子。已占得穩穩的了。他個皇帝的架子。已擺得大大的了。他做皇帝那裏。還瞧得起。咱們端二爺。曉得話頭不對。把替惠徵運動的意思。也就剪斷了。心底沈吟一會。我與他碰釘子。到不如。忙說。中堂既是憂國憂民。咱們有話。也不在今日講了。穆彰阿也不下問。茶碗一端。彼此欠一欠身。送客出門。來得匆忙。去得突兀。事有變幻。文亦有變幻。不講中堂退歸內宅。也不講鑲帽子。王牽腸掛肚的惦念著蘭兒。却說道。光帝個病勢。一日沈重。一日四阿哥奕訖。問短頃刻不離。固然是孝養關乎天性。然而這皇帝的位置。誰不覬覦。滿清個家法。是與別的朝代不同。別的朝代是講究立嫡。

立長皇帝在日皇子要早正儲位的滿清不然皇帝愛中那個存放在心到崩駕
個辰光然後才手詔發表這其中大有魚龍變化諸位不記得麼康熙帝原立十
四子臨咽氣的當兒用硃筆在隆科多手掌心裏寫明召十四子進內被雍正帝
瞧見當時做了戲法就拏舌頭甩去十字變做召四子進內這種偷天換日的手
段瞞過一時瞞不了後世今日奕訢也慮到這層所以打從道光帝有病他便寸
步不離左右講這奕訢爲人倒也生得天骨開張姿容俊邁性情機警喜怒不常
今年整二十歲（算來比蘭兒大得三歲）別的不打緊單在這女色狠爲研究
遇著可意的女人想甚麼天法總要弄得到手第一個同躡兄弟要算鍊帽子親
王端華第二就輪到宮鏡蕭順那蕭順爲何叫做宮鏡一者取其那個蕭字的字
形像個宮鏡的架子二者取其牽馬帶路四阿哥未到他在前而做幌子甚麼
妓館娼寮瞧見那宮鏡來一定還有個主人翁在後（由端華叙到蕭順因俱係
咸豐朝的要人不得不連類及之然叙事毫不費力）閑文少絮道光帝是在三

十一年個正月龍馭上賓。先下喜詔。後下哀詔。四阿哥奕訖。名正言順的登了九五寶位。但這錦繡江山。已被太平天國佔踞了。廣東廣西兩省。上國書中不表明姓洪的。姓楊的。姓蕭的。姓馮的。姓韋的。在那金田村起事嗎。其時是道光三十年的六月。距今隔了半個年頭。那太平軍的凶饑。益發轟轟烈烈。不可撲滅。那兩廣總督鄭祖琛。呼佛無靈。調兵不得。遣將不能。只有雪片文書。到京城裏告急。起初穆彰阿還替他掩飾。說甚麼癩疥之疾。指日可平。小醜跳梁。無煩天討。這個當兒。新主登極。首先坐在偏殿召耆英。穆彰阿兩個軍機大臣。入內。新皇帝是目光奕奕。較著平日做阿哥的態度。格外威嚴。諸位要曉得。專制時代。個君主尊若天神。嚴聲厲色。兩軍機跪在下面。早是奕訖問說。現在兩廣的局面。怎樣了。耆英伏在地上。只是碰頭。穆彰阿還有點膽子。對說。仗皇上的威福。邊帥必能効忠。當下新皇帝用手把御案狠狠一拍。說。好個邊帥。効忠兩廣的事情。已被鄭祖琛念佛念完了。先皇上對於這事。狠爲焦心。你兩個糊塗東西。一味的顛預。不能替國分

朕問著你這軍機大臣所可何事。穆彰阿者英無話可對。只是咕咚咚的在地面碰頭。新皇帝袖子一拂說趕快退去候朕旨下。不消說得兩人立時叩恩面無人色。一路踉蹌的退出宮門。到了第二天內廷傳出旨意。軍機大臣穆彰阿者英著卽革職。在任兩廣總督鄭祖琛。恒怯無能貽誤大局。著鎖拏來京交刑部問罪。這一個風聲一出一班腐敗的官僚沒有不人人膽戰。個個心驚。轉些些崢嶸頭角的人物彷彿似蛟龍蟄起。狡狴睡醒。袞袞諸公爭傳諫草紛紛。主帥競握兵符。未知後事若何。閱後便見分曉。

評曰。承恩公從廣州回京一路總是劫財。總是受人奚落。京口駐防所送程儀不過十元。漕河署督所送程儀不過十六元。獨清河知縣又係衝煩疲難苦缺。竟送紋銀二百雪中送炭。在承恩公固得之意外。在吳棠亦非出之意中。豈非造化弄人。

承恩公父子信口開河。復將金輪則天故事一提。語意總有關合。

祿係書中要人。敘出與蘭兒親密。以後得權得勢。意在言外。不須枝枝葉葉。自能一意貫穿。著小說要有眼光。此類是也。

寫桂祥榮福叔姪兩個傻子。正爲蘭兒榮祿姑姪作陪。沒有傻貨不能襯起俊物。

先敘端華後敘肅順。文忌平板。不能不於敘事時作小小波折。端肅均四阿哥。狹邪的導綫。寫一方面即可得兩方面的真相。是謂雙管齊下。意在筆先。

咸豐帝性喜漁色。後來書中却有許多豔史。作者即於開場時敘述他的本性。與敘慈禧是一副眼光。一種筆墨。

第二回 釀亂已成 洪楊起事 舉棋未定 林李歸神

四阿哥奕訢登極。是在道光三十一年正月。本年年號不換。詔以明年爲咸豐元年。話是交代明白。但編書的取其簡便。從此便稱新皇帝爲咸豐帝。這咸豐帝把鄭祖琛鞏問辦罪。那兩廣總督就換了徐廣縉。姓徐的爲人。同姓鄭的相反。一個

是阿彌陀佛。日夜看經念佛。一個是活閻羅。殺人不眨眼。要曉得不殺人。固足以釀禍。好殺人。又足以激禍。其時金田變起。已經蔓延廣東廣西兩省。這個當兒。在下要補叙太平天國一段成立的緣起。(此筆却不可少)第一回書不說是有個姓洪的。姓楊的。姓馮的。姓蕭的。姓章的一班人物嗎。又不說他們是白蓮教的遺孽嗎。(不錯)但那洪秀全本不姓洪。原來姓鄭。因他個師父姓洪。叫做洪德元。是白蓮教中一位出色的人物。其人頗通奇門遁甲。兼習祝由科。又會書符念咒。收了鄭秀全做個門徒。由鄭秀全又引進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章昌輝。這五位尊神。要算得起首的。老會秀全有位妹子。名叫宣嬌。先與楊秀清有奸。秀清却是個秀才。因他已有家小。宣嬌便嫁給蕭朝貴。那馮雲山是位拆字先生。章昌輝是個讀而未成俗說。爛木頭。滾做一堆。自從喫了白蓮教各人的一顆心。就在一邊。你也要顯些神。我也要施點伎倆。馮雲山會推排八字。把各人個生庚年月一算。都是些傷官透殺。貴不可言。就以鄭秀全八字最爲出色。所以大家推

他做個首領，偏生他在三十歲上，害了一場大病，病中夢見一條龍，對著他張牙舞爪，又有一隻虎，對著他撲來撲去。正在龍虎盤旋，驀地跳過一隻大公雞，囉！叫了十三聲（是天國紀元年度），面前滔滔汨汨，現出一條大河，一位白髮婆婆，站在河邊，瞧著秀全，惡狠狠的揪住衣領，給他一個筋斗。秀全呵呀一聲，婆子早掣出尖刀，把他肚子一破，心肝五臟，通拉出來，洗了一洗，又納進去，不知不覺，眼前又現出一座宮殿，殿上坐個白面金鬍子的老人，說我這裏有一口寶劍，一部天書，書中奧妙，你去問你師父，一口劍是要你斬盡妖魔，秀全收了一夢，醒來，甚麼白髮婆婆，金鬍子的老人，都不見了，那一口劍，一部書，却明明放在床裏面，不消說得，他的病是日漸好了，他會見師父洪德元，把上項情節，告訴一徧，德元哈哈大笑，說這劍叫做斬妖劍，這書叫做勸世靈言，你有這兩件東西，便可以橫行天下，我這姓給你做個姓，你從今便叫做洪秀全，包管你轟轟烈烈的大名，千載不朽（是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秀全答應幾個是：打今日起。

不叫鄭秀全就叫洪秀全。不上多時，偏生他個師父洪德元也會死了。師父死後，秀全就做了嫡支嫡派的教主。適值馮雲山又碰見個美國教師，名叫羅巴爾特。同他研究些耶穌教。那耶穌教同白蓮教的派頭本不是一氣。馮雲山以意爲之，偷了些上帝救世的名詞，傳會這勸世靈言，編段海外奇談，講到當初有個叔叔通奸（想係金鬍子老者同那白髮婆婆變相）生出一位天父，名字叫耶禾華。那耶禾華生下五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就是耶穌，二兒子就是洪秀全。三的就是楊秀清。四的就是我這馮雲山。五的是章昌輝。女兒是洪宣嬌。又講現在耶穌是過世了。當初天父耶禾華幹不了的事體，是交代天兄耶穌。今日耶穌幹不了的事體，又交代我們兄弟五個。我們的宗旨要殺盡那拖尾子的么麼扶助我們的哥哥們。弟弟們。姐姐們。妹妹們。把內地十八省的地方圍做個太平天國。姓馮的有天沒日在人前爛嚼舌根。誰知紙糊個老虎，早被楊秀清戳破了。（畢竟秀才聰明）秀清暗中將雲山捏了一把姓馮的也垂覺說你要裝神出鬼。我這通本

演說稿子可以交給與你。但你要裝神就像神。裝鬼就像鬼。不是今天高興。明天不高興。人前人後露些馬脚出來。秀清只管搖頭說你莫愁。我愁我今日戳你的窟窿。你明日又要搗我的穴眼。雲山說那還能成大事嗎。好哥哥。從明日起你就裝做天父。耶禾華招呼你去講話。我和老二老五洪家妹子跪在你跟前。你方我們就方。你說圓我們就圓。一班同夥的。如果不服從你。你儘可擺出那天父尊嚴的架子。砍頭把人頭捆打一陣子。屁股秀清笑著顛頭簸腦的說。我自有理。會一宵無話。次日由洪秀全招呼在會遠近。教徒說有緊急動議。到了午飯以後。他那一座教壇已擠得烏鴉似的。黑壓壓一大陣。屋子裏面。屋子外面。都是人頭攢動。原來這座教壇上面虛著一席。兩旁擺了一二十張椅子。除得天父耶禾華所造出來幾個兒女。另外就數蕭朝貴。還有一位石達開。那石達開倒是胸羅經濟。文武全才。不過入會的年分落後。所以資格較淺。順手又敘一個腳色出臺。其餘些五色花斑面龐。暫且不提姓名。這個當兒。大家還未發言。驀地揚秀清坐。

在椅子上怪叫一聲說：兒子來了！大家摸不著頭緒，一對對眼光都注射在秀清身上。這時秀清眼睛翻了，鼻子掀了，嘴是捩了，不知道那裏來的白沫黏痰，彷彿潮湧喉聲，如鋸，早是蕭朝貴站起來說：快取點薑湯艾絨來。（此公還睡在鼓裏）馮雲山忙問說：取來何用？朝貴說：怕他中了風邪，得了急症，用些薑湯灌他，燒點艾絨抽他。雲山搖手說：我瞧三哥不是病，你沒聽他嘴裏叫著兒子來了嗎？一定天父招呼他有甚麼緊要話講，大家可不必驚動他。（分明串通）朝貴嚷說：我却不信！說也奇怪，一會工夫，楊秀清兩脚一蹶，兩膀一伸，跳到壇前，早把一口斬妖劍，握到手裏，嚷說：大家跪了！天父有命，教我大大的教訓你們一番。這句話不曾講完，早是馮雲山撲通的雙膝跪落，姓馮的跪了，自然洪秀全、章昌輝、洪宣嬌也隨著跪了。石達開懂得其中奧妙，也就漫騰騰雙膝落地，獨有蕭朝貴心地狐疑，仗著他是洪秀全的妹夫，不能奈何他，怎樣秀清瞧見情形，忙擎劍指著秀全說：天父的話，你還是不遵。秀全哈著腰說：天父吩咐，焉敢不遵。秀清

說你快替天父把這蕭朝貴拖翻在地。搥打四十大棍。秀全一聲答應。立刻站起身來。不管妹夫不妹夫。招呼手下。彷彿鷹抓燕雀的。把朝貴搥起一聲。喝打捺翻在地。褲子一褪。刑仗是備好了的。一五一十就數了四十大棍。把個屁股打得皮開肉綻。諸位別的人不替他講情。難道他個妻子洪宣嬌。也就不做一聲。要曉得宣嬌在家。已與秀全兄妹。有私這裝神出鬼的。楊秀清又是宣嬌的姘頭。宣嬌嫁給蕭朝貴。本不出於十分願意。今日這四十大板。要算替他洩氣。可憐個瘟龜。蕭朝貴是那裏晦氣。然雖如此。那教友裏面。有一位姓宋名忠的。見這情形。早磨拳擦掌的。嚷說。任是天父也要講理。不能大舅子就搥打起妹夫來。話未說完。這楊秀清又惡狠狠的。拏劍指著秀全說。那個違犯教規。搗亂秩序。你須查明清楚。將這麼麼頭砍掉了。秀全答應不迭。又叫手下在人叢裏面。牽出宋忠。一刀砍去腦袋。這一回裝神出鬼。是在會的人。沒有個不聽信天父。不服從這楊秀清。從此楊秀清便做了天父化身。天父叫殺人。就殺人。天父叫放火。就放火。甚麼白晝宣嬌。

公衆輪奸做哥哥的奸妹子做兒子的殺老子（第一回書中敘過此處即不必復述所謂當省卽省）那些傷天害理的事體沒有不假託神權按照勸世靈言去辦的閑話少敘在那鄭祖琛做兩廣總督的當兒其時地方嚴拏教匪這些天父兒女的大名已經通宵月亮洪秀全同馮雲山在桂平縣秘密傳教却被一夥差快捉住縣官祁正齋嚴訊拷打甚麼天平架子麻花帚子挨過不少招出黨羽分別鏢拏兩個人在牢底裏足足登了三月桂平縣申詳到兩廣總督那個阿彌陀佛鄭祖琛回文叫妥慎辦理不可草菅人命當下楊秀清章昌輝同石達開做些手脚巧巧那天斜風潑雨石達開趁這個當兒在僻靜處指揮到得一更以後楊秀清章昌輝早用紅絹子紮了頭手下教徒百十來個也是一色紅巾明亮槍的穿蹠縱跳都上了牢房這時風聲雨聲一片吶喊聲好似天崩地塌牢禁獄卒固不敢出頭便是縣衙門裏快壯兩班也只當不聽見的膽大的躲在旁廂瞧看見無數的紅頭生平不曾見過早嚇得屁滾尿流一會工夫聲息定了大堂

口。早。有。人。喊。叫。起。來。知。是。裏。面。招。呼。甚。麼。差。快。丁。壯。才。趕。著。進。去。縣。老。爺。郝。正。齋。坐。在。簽。押。房。裏。忙。傳。大。衆。問。話。說。適。才。是。那。裏。聲。浪。這。等。利。害。你。們。打。聽。著。甚。麼。大。衆。面。面。相。覷。這。個。當。兒。早。是。捕。衙。老。爺。吳。用。卿。氣。喘。吁。吁。跑。來。說。不。好。了。大。牢。裏。要。犯。跑。掉。兩。個。了。郝。正。齋。忙。問。是。誰。吳。用。卿。跳。著。脚。說。據。牢。頭。禁。子。報。告。是。洪。秀。全。馮。雲。山。郝。正。齋。說。那。還。了。得。誤。事。總。在。制。台。鄭。祖。琛。我。這。裏。通。詳。上。去。他。不。叫。就。地。正。法。早。料。到。有。這。一。齣。連。稱。劫。數。：（我亦謂然）不消說得桂平縣一面是通詳上司，一面是嚴差勒捕，我且不要單講那洪秀全馮雲山劫出重牢去了錄銜，一班匪徒簇擁著趕回金田村，距金田村十來里有座鵬化山，這山險惡異常，彷彿水滸上個梁山泊，他們平日早有布置，甚麼三十六天罡呀七十二地煞呀，都編排個齊齊整整，這山是峰接峰，嶺接嶺，深箐竹箭密樹長藤，知道路徑的是四處串通，不知道路徑的叫做有進無出，有死無生，任他狡猾的弓兵捕快，不敢前來官兵到此，只好放一兩排空槍，就算他膽大的了，山上也起蓋著宮

殿。圈一個大大的王圩。火藥軍械。收竄的不少。最奇的是天父些兒女。男的非女。色不歡女的。又非男。色不樂。甚麼叫做太平天國。簡直是腫膿地獄罷了。不上半年。湖南衡山縣來了個洪大全。同秀全認了本家。這人是个不第秀才。腹中狠好。替秀全規畫進取之策。在道光三十年六月。舉了義旗。應第一回書。又不多時。福建黃村來了個黃文金。這黃文金綽號黃老虎。生成膂力。過人。洪秀全狠瞧得起他。上山的第二天。秀全便引他參觀內幕。招呼他。渾家賴氏出來。又招呼他。兒子天貴。女兒金貴。銀貴。一齊見禮。見過了。禮秀全說我的三宮六院七十二妃。沒有個不如花似玉。文金說這都是主公的福氣。早知道主公歡喜美女。我悔不把前任廣州都統惠徵的愛女劫來。與主公取樂。秀全笑說何以見得。就是个美女。文金說據家兄聲稱那女子叫做甚麼蘭兒。生得人間少有。天下無雙。忽把黃村擄劫的事情一提。不但回映前書。且使書中個主人翁亦不冷落。筆底筋搖脈動。才大如海。秀全笑說這也不難。我有日掃蕩中原。闢平四海。赶到天河。把那

個蘭兒找來取樂一番（由他誇下海口，從中原是不能平靜）文金拍著雙手說用得：隔不多時，已是臘盡春來，那道光帝崩駕個消息已傳至兩廣，兩廣的總督鄭祖琛已是奉旨拏問，新任總督派的徐廣縉（補敘得清清楚楚）這個當兒，洪秀全在這鵬化山聚議廳上，招集大眾，當由楊秀清首先發言說：我們這太平天國已成立了大半年，兵是精了，糧是足了，兩廣的地方有暗地裏被我們太平軍勾通的，有明目張膽聽我們太平軍號令的那廣東一方面，是馮老四、同蕭家兄弟糾合的黨羽不少，廣西一方面，是韋老五、同石家兄弟打通的門路不少，內面是天妹、天嫂、天舅、賴漢英幫助一切，外面何震川、羅大綱兩個人，狠有點用處，事不宜遲，我們依著天父、天兄的意思，就正式的推洪二哥做個天王，今年就算是太平天國元年，由洪天王派定我們的職位，加起我們的封號，大眾的意見以為何如？秀清這句話不曾講完，早是一片聲浪齊說：好哇……洪秀全更不推讓，登時稱孤道寡的說：既承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們一致擁戴，孤家就做個天王。

敕封楊秀清做東王蕭朝貴做西王馮雲山做南王韋昌輝做北王石達開羽翼其間孤家封他做翼王黃文金力大無窮派他堵寨要隘就封做堵王天妹宣嬌封做大長公主渾家賴氏封做天后大舅賴漢英封做護國公皇兄洪大全封做神機軍師秦日綱封左丞相何震川封右丞相羅亞旺范連德胡以晃一體加恩封做御前大臣其餘天兵天將殺妖麼一千者授王爵殺妖麼八百授公爵殺妖麼五百授侯爵人越殺得多官越做得大大家要遵守天條替天行道這座聚議廳我們便改做金鑾殿說完又指著洪大全稱聲我的軍師先生累你的大才替我撰一兩副楹聯口氣越大越好大全喏：的答應一聲招呼手下預備紙墨提筆寫來

先主本仁慈恨茲污吏貪官斷送六七王統緒
藐躬實慙德望爾謀臣戰將重新十八省河山

大全寫完送給秀全瞧了一瞧說敷衍可用口氣還不過大先生不會吹牛那牛

皮。要。吹。得。天。上。有。地。下。無。才。合。我。天。王。個。身。分。大。全。答。應。幾。聲。是。：。思。索。了。一。會。隨。即。又。寫。副。長。聯。出。來。

維皇大德曰。生用夏變夷。待驅歐美非。澳四洲人。歸我版圖。一乃統。

於文止戈爲武。撥亂反正。盡沒藍白紅黃八旗籍。列諸藩服。萬斯年。

這種牛皮是吹到海外去了。秀全瞧著不由得拍手跌腳的說對呀：這一副就粘貼在新改的金鑾殿上。那一副就粘貼在午朝門外。石達開進前說現在我們天國的制度已定。我們個服色。要怎樣分別。楊秀清說現在的戲箱我們山上有百十來。只明天打開來。是繡龍的衣裳。天王天后就揀去穿了。那些金鑾龍馬褂子。繡花袍子。你我就揀來穿了。甚麼鷄毛扇子。八卦袍。是軍師洪大翁用的。金貂紫蟒。是左右二丞相用的。那裝曹操的一身服色。自然天舅賴漢翁穿著合宜。這時蕭朝貴揀言說。論理我的裝束同你們一樣。但是我也算個駙馬金冠上。還用插個雉雞毛。不會（遊戲三昧匪夷所思）秀全洗吟一會說那雉雞毛非常累。

餐。不。如。大。家。不。用。但。有。一。層。王。位。以。上。准。用。黃。絹。纏。頭。一。二。三。品。用。紅。絹。以。下。通。用。紅。布。同。那。班。妖。麼。打。起。仗。來。方。顯。得。我。們。是。天。神。天。將。布。寅。已。定。次。日。升。殿。先。行。個。朝。賀。大。典。敲。起。龍。鳳。鼓。打。起。景。陽。鐘。最。奇。的。金。鑾。殿。上。當。中。設。的。九。龍。寶。座。兩。旁。排。了。六。張。大。圈。椅。天。王。居。中。東。西。王。翼。王。居。左。南。北。王。堵。王。居。右。其。餘。左。右。丞。相。御。前。大。臣。護。國。公。一。衆。帶。刀。指。揮。白。鞞。校。尉。穿。官。太。監。穿。紅。的。穿。紫。的。穿。藍。穿。綠。的。白。的。黑。的。排。列。兩。廂。只。差。一。班。鑼。鼓。七。搭。當。兒。點。就。是。一。齣。大。賜。福。出。棹。言。雖。如。此。當。由。東。西。南。北。翼。堵。六。王。領。班。山。呼。萬。歲。磕。下。頭。去。秀。全。運。忙。把。龍。袖。一。抬。說。諸。位。王。兄。列。位。文。武。百。官。愛。卿。請。起。孤。家。尙。有。話。講。（描。寫。天。王。登。極。全。以。演。戲。出。之。嬉。笑。怒。罵。惡。極。趣。極。）不。消。說。得。當。時。坐。的。坐。站。的。站。大。家。寂。靜。無。聲。早。是。天。王。開。口。說。孤。家。個。意。思。是。要。四。路。出。兵。諸。位。想。想。還。是。從。南。路。去。還。是。從。北。路。去。楊。秀。清。答。說。現。在。新。到。任。的。兩。廣。總。督。徐。廣。縉。狠。作。威。福。怨。聲。載。道。我。們。是。替。天。行。道。可。帶。領。著。天。兵。天。將。去。破。廣。東。省。城。捉。住。徐。廣。縉。把。他。剝。皮。熬。油。

點天燈做個脏官污吏的榜樣。大家齊聲說是極。獨有石達開鼻子裏噙的冷笑一聲（畢竟此君不凡）當下楊秀清定睛瞧著達開說我的講話不對嗎達開忙說對是對得狠比如下棋只顧殺一角不將全盤打算不能估得局勢我的意思與其殺死角在那廣東討生活不如急急出頭佔據中腹古稱爭天下必於武漢我們能够得著武昌漢陽做太平天國個根據然後北上北京或東下南京這一盤棋不怕不被我們把子兒喫的乾乾淨淨（好心路好眼光）姓石的這句話不曾講完早是神機軍師洪大全擺著八卦衣搖著鵝毛扇子說翼王高見狠是不錯這兩廣地方已在太平軍範圍以內只須傳檄而定我的主意是先要簡閱兵馬在各處設立招賢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破格用人豈無豪傑我家原住在衡山這一路情形我是極熟順著這湘江北去好在水是下流我們這裏又是生力軍哼：那有個不勢如破竹的道理（不愧軍師）此時馮雲山蕭朝貴也就站起來跳著說好呀：我們兩個前去打頭陣就是碰著礮子把我倆頭打

的滾掉也是快活的。（預伏後文）秀全急得把御案一拍說：「屎揚嘴，孤家還未出兵就出此不利話頭，大當下把鷄毛扇子一揮，幾個官監乘勢說了句退朝，天王離座，一大夥的王公百官也就散了。這時太平天國開設了招賢館，那些應運而生的一班混世魔王，甚麼項大英、方成宗、胡有祿、鄧光明、黃子濬、鄧雲官、伍費文、汪安均、劉得功、廖發壽、陳崑書、譚紹洸、藍成春、林彩新、梁成富、張大洲、汪有爲，爲一起一起的夥合匪徒，有親到的，有不親到的，把個天王聲勢，駕上三十三天，洪秀全非常高興，洪大全忙得日夜不能休息，諸事已有端倪，忽然來了個警告，說清廷已派了督兵大臣林則徐、李星沅，這個消息，比如半空中打個霹靂，白晝裏起陣神風，任是三六罡星，七二地煞，沒有不肌膚起粟，毛孔生寒，原來大力金剛羅睺也應膽落威神，哪吒魔鬼無不逃形，甚麼天父天兄的架子，已是完全倒盡，嘆：我這部新編小說，倒要紙盡筆乾，無可接續了。諸位莫愁，這話是狠長的，諸位想想，何以林則徐、李星沅兩個人物，出檯借大個太平天國，就嚇得屁滾

尿流俗說人的名樹的影。這李星沅是在洋面上勦滅海盜蔡牽。他個用兵真能神出鬼沒。這林則徐是在香港火燒鴉片。洋人怕極他。叫他做林爹爹。兩個人是天武神威。比如梨花貓叫了一聲。那些鼠輩是潛伏著不敢動彈的。但這個當兒何以姓林的姓李的就一齊督兵出來。讓我把其中情節略敘一敘。那個兩廣總督不是換的徐廣縉嗎。姓徐的到任知道太平天國的兇骸除却兩廣個地方已蔓延他省自己的力量是撲滅不下。今日這處起火。明日那處冒烟。官軍是有敗無勝。有輸無贏。看看省城保守不住。（說兩廣戰禍祇用虛寫不肯浪費筆墨）雪片似的告急文書接連到京。咸豐帝見了焦急異常。講這咸豐帝登極自從斥退穆彰阿耆英。那軍機大臣就用了文瑞倭仁。平日最親密的端華肅順。此時且擱在一邊。只是甚麼緣故。大凡新主臨朝。總挾有一團雄心。比如旭日初上。總含有一種新鮮的光采。而況這時候太平天國正鬧得煙霧漲氣不提點精神。做些事業也。不足以發揮自家的才具。所以平日逛窰姐嫖女人。那些頑意兒暫時收

拾起來。偏生他會做作，降了一道上諭，詔求臣工直言極諫。這時有位侍讀學士，名叫曾國藩，表字滌生，是湖南湘鄉人。家世業農，記得他母親生他時，會曾夢見一條似龍非龍，五六丈長，個物件張牙舞爪，破腹而入，所以生下來時非常靈悟。七八歲便過目成誦，十五歲便考進秀才，十七八歲便鄉會聯捷，由檢討放過四川主考，累遷至侍讀學士，兼禮部侍郎。年紀才三十四歲，論他胸中抱負，真是諸葛復生，陽明再世。這個當兒，他就抉摘時弊，指陳兵畧，切切實實，奏上一本。咸豐帝因他言無忌諱，狠爲動怒，大臣祁寯藻碰著響頭，說是君聖臣直……咸豐帝方回嗔作喜，說他既洞明世局，那金田賊匪已猖獗萬狀，現在兩廣督臣徐廣縉告急本張，彷彿雪片，朕的意思是，要他督兵勦匪，如其不行，須他保薦人才替朕分憂。祁寯藻得了這個旨意，連忙退朝，同國藩商議。國藩就提出林則徐、李星沅，并稱自願回籍練兵國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如若薦人不才，治兵無效，願甘辦罪。（引起下文綫索清楚）祁公連連點頭，次日復由曾國藩上了一本奏摺，奉

旨依議。一面派林則徐、李星沅做督兵大臣。所有南路營頭總歸調遣。務期一鼓盪平。不得拖延時日。一面著曾國藩小心奉職。遇有時政缺失。須隨時進言。這一道朝旨一下。那姓林的和姓李的自然。是望闕謝恩。俗語說得是。救兵如救火。林李兩人早趕到廣東。先同徐廣縉接洽。補敘清楚。那知劫數注定。派太平天國要在歷史上吐些腌臢臭氣。幾萬萬生靈要遭十三年的荼毒。前文交代過。不有內魔不能引起。外魔祖宗造下來的孽子孫。要替他償還孽債的。這滿清個國運。先由天父些兒女領著那班天神。天將混鬧一場。然後再演出金輪則天的戲文。把一股腌臢齷齪的禍水滔滔汨汨做個孽海。唉。便是旋乾轉坤的曾國藩。也不過替清政府跳個傀儡。何況林則徐、李星沅這時候。已是西山暮氣。任他是先聲奪人。任他是一肚子藏著百萬甲兵。人力不足以抗天。天還算是成全他兩個晚節。在這舉棋不定。戰陣未交的時候。會可巧林則徐已是將星歸位。李星沅亦復騎箕上天。有人講是太平軍派的刺客。有人講是內地漢奸下的毒手。總之兩

隻雪裏拖槍狐狸斑的大猫死了一般躲躲藏藏的耗子又是肆無忌憚蟲轟烈火自必燎原莽莽驚濤一時潰岸未知後事且闕下文

評曰書中外魔以洪楊爲第一期敘洪楊事迹却由白蓮教一脈說來原原本本與後書一氣貫串不讀竟不知

太平軍奸盜邪姪無所不至明明是地獄餓鬼畜生偏說是天父生的兒女從根本解決天父算是叔嫂奸生此奸彼妻彼奸此妾不圖世界簇新的公妻言論早於洪楊發明白晝宣淫公衆輪奸不必以爲駭怪至以子殺父又係現說非孝的穢矢

天王登極全用演戲的節目描摹如此做法成得甚麼大事獨石達開一番議論能將中原大局指示明瞭戲而不戲須知一班生旦淨丑中未嘗沒些子出色人才

林李督兵南下說得驚天動地替洪楊等輩捏著一把汗其實隨起隨滅筆底

故○施○狡○獪○所○謂○造○化○弄○人○

說○曾○文○正○爲○滿○清○傀儡○自○是○顛○撲○不○破○有○他○先○生○出○來○又○替○覺○羅○氏○延○幾○多○年○命○脈○好○讓○那○拉○氏○多○唱○幾○齣○戲○文○

第○四○回 捲○妖○氛○太○平○軍○略○地 中○副○選○那○拉○氏○入○宮

却○說○林○李○二○公○才○到○廣○東○就○鬧○出○了○這○個○亂○子○凶○信○到○了○北○京○咸○豐○帝○非○常○震○悼○除○賞○銀○治○喪○外○忙○召○見○軍○機○大○臣○文○瑞○倭○仁○這○倭○中○堂○是○個○理○學○名○臣○平○日○研○究○些○程○朱○陸○王○之○學○同○曾○滌○生○狠○談○得○來○當○下○便○力○保○國○藩○不○獨○文○學○精○通○而○且○武○事○嫻○習○這○平○定○金○田○的○方○畧○還○該○同○他○計○議○咸○豐○帝○畧○畧○點○首○次○日○卽○在○養○心○殿○召○對○原○來○本○年○舉○行○恩○科○大○考○翰○詹○國○藩○已○得○了○江○西○主○考○此○時○召○見○還○疑○惑○朝○廷○注○意○科○場○有○甚○麼○別○的○分○付○那○知○一○見○著○面○便○提○起○林○李○去○世○現○在○金○田○的○匪○餘○已○蔓○延○各○處○聽○講○還○有○甚○麼○招○賢○館○去○投○賊○匪○的○狠○是○不○少○國○家○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難○道○這○些○督○撫○這○些○提○鎮○沒○有○一○個○人○是○太○平○軍○的○對○手○嗎○朕○今○日○問○你○

那漢人中的向榮周天爵。旗人中的烏蘭泰。才具如何。國藩跪在地下碰頭說。知臣莫若君。但皇上慎重其事。須得個威望較重。爵位較高的去統制一切。咸豐帝連連點頭說。這話却也不錯。朕的意思。要派大學士。賽尙阿去走一趟。諸位。這賽尙阿。有何驚人出色的才具。不過他是個滿人。其時滿漢界限分畫得清清楚楚。諸位。熟於滿清掌故的。該知道。康乾嘉道時代。用兵那絕大的兵權。沒有個給漢人執掌的。祁。篤。藻。同。倭。仁。雖。極。力。保。薦。會。國。藩。咸。豐。帝。個。意。思。亦。不。無。活。動。究。竟。相。信。漢。人。不。如。相。信。滿。人。今。日。派。賽。尙。阿。去。節。制。三。帥。就。是。這。個。意。思。話。休。煩。瑣。這。裏。賽。中。堂。奉。旨。出。京。那。裏。向。榮。周。天。爵。烏。蘭。泰。早。接。到。上。諭。各。帶。各。的。營。頭。分。向。兩。廣。的。邊。界。駐。紮。天。王。洪。秀。全。打。聽。林。李。二。公。已。死。正。在。抖。擻。精。神。預。備。大。舉。這。個。當。兒。忽。然。各。處。的。探。子。紛。紛。報。告。說。是。向。提。督。烏。都。統。周。軍。門。已。帶。著。大。兵。壓。境。還。有。賽。中。堂。由。北。京。已。經。出。發。秀。全。狠。爲。著。慌。早。是。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不。住。哇。呀。呀。的。喊。說。我。們。不。去。尋。他。他。們。膽。敢。前。來。找。我。兩。個。人。撲。通。撲。通。把。胸。

脯○齊○拍○說○聲○我○去○：○神○機○軍○師○洪○大○全○擺○著○八○卦○袍○搖○著○鵝○毛○扇○也○就○哈○哈○大○笑○說○既○是○二○位○高○興○願○打○頭○陣○這○一○條○路○原○是○我○慣○常○走○動○的○我○也○預○備○掙○個○頭○功○秀○全○說○有○了○軍○師○出○兵○這○便○百○無○一○失○我○的○心○就○放○寬○了○膽○子○放○大○了○似○乎○抓○不○住○標○當○下○蕭○朝○貴○便○帶○了○項○大○英○胡○有○祿○做○個○副○手○馮○雲○山○便○帶○了○廖○發○壽○劉○得○功○做○個○副○手○洪○大○全○相○信○黃○子○濫○林○鳳○祥○一○時○點○兵○調○將○大○張○旗○鼓○原○來○廣○西○向○北○的○門○戶○要○算○永○安○州○距○州○十○里○有○座○莫○家○村○這○村○險○惡○非○凡○當○下○洪○大○全○蕭○朝○貴○馮○雲○山○就○駐○紮○在○這○裏○烏○蘭○泰○向○榮○的○兵○也○就○到○了○依○著○莫○家○村○有○三○座○山○頭○一○叫○龍○虎○山○一○叫○秀○才○山○一○叫○石○燕○山○烏○都○統○同○向○提○督○會○商○就○在○秀○才○山○樹○了○大○纛○旗○山○下○安○設○地○雷○火○礮○向○營○在○左○烏○營○在○右○相○約○賊○兵○進○攻○兩○下○便○包○抄○過○來○殺○他○個○片○甲○不○回○計○議○已○定○偏○生○那○神○機○軍○師○在○姓○蕭○的○姓○馮○的○面○前○誇○下○海○口○說○我○今○番○必○打○倒○纛○旗○活○捉○那○向○榮○烏○蘭○泰○姓○蕭○的○姓○馮○的○忙○問○有○何○把○握○大○全○揮○著○鵝○毛○扇○子○說○你○們○不○瞧○過○三○國○演○義○嗎○那○馬○襲○在○山○上○紮○營○遂○有○街

亭之敗。現在姓向的。姓烏的。也在這秀才山頂上紮營。豈非不知死活嗎。來。我們便領著天神天將。衝去蕭朝貴。馮雲山。方在游移。那知大全早換了武裝。跨上一匹青驥馬。鞭子一揚。那黃子澁。林鳳祥。胡哨一聲。就催動大股子毛賊。風起潮涌。般跟著去了。姓蕭的。姓馮的。恐防有失。亦各各掄動兵器。騎著高頭大馬。趕來諸位。這洪大全。平時談論。似乎有點學術。有點經濟。那知紙上談兵。是沒有經驗。這一次。初出茅廬。殺進大營。驀地山凹子裏。一聲號礮。向營從左面殺來。烏營從右面殺來。登時把一股毛賊。衝著兩截。洪大全。心底著荒撥。轉馬頭。正欲尋覓生路。不料來了一位白袍將官。生得高眉朗目。年紀在三十開外。手端一桿爛銀槍。催動坐騎。斜刺裏飛舞而來。洪大全措手不及。方掄起長刀。早被那穿白袍的一手格開。一手揪住衣領。說聲下來。一個筋斗。早跌落馬下。那些毛賊。見大全被擒。胡哨一聲。正待劫搶。穿白袍的。把手一揮。一陣排槍。已打得西歪東倒。不談這裏。把洪大全活捉進營。單講蕭朝貴。馮雲山。趕著前來。見是前敵失利。不免催動毛

賊混殺一陣。兩下收軍。洪營裏失去軍師洪大全。自然飛報天王那裏。大起傾國之兵。這裏穿白袍的。我要表一表他個姓名。原來此人姓全名玉貴。是貴州鎮遠人。實缺總兵。爲烏蘭泰部下一員大將。講這烏營原有兩員大將。一叫田學韜。一即全玉貴。玉貴臨陣好穿白袍武藝絕大。營裏稱他做薛仁貴。今日唐朝個薛仁貴。竟活提三國個諸葛亮。你道奇是不奇。〔涉筆成趣〕。閑話少絮。全玉貴把洪大全捆至烏營。烏都統好生歡喜。今日初次開仗。居然捉住太平軍一個要人。細問口供。才知大全是天王駕下一位神機軍師。新封做天德王。當時不敵怠慢。瞞著向提台派了一枝軍隊。嚴密押解。養尙阿的大營。又由養中堂加派差官一路解進北京。這一回事。要算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大全抱了一肚子臥龍經濟。記得在京臨刑的時候。還念著司空表聖兩句詩。說是漢兒盡作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確實之至〕。又在沿路口占西江月一闕。倒也悲壯。詞曰：

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指烏蘭泰養尙阿〕。漫將金鎖。縮飛鴻。

幾時生。忍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
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

一駕。驚王如此。結果。真是來得快。去得快。不談洪大全在京。丟了性命。也不講向榮。因烏蘭泰。瞞著自己。妬忌。姓烏的。擰了頭功。單提天王洪秀全。得著大全。被捉的凶耗。知道一定。丟命。當招集東王北王翼王堵王。從長計議。當由石達開。首先發言。說軍營裏。去了軍師。是失了謀主。我個意見。是請天王。加封東王。爲左軍師。南王。爲右軍師。兩位。足智多謀。實出天德。王之上。當下。天王連連點頭。說不錯。於是。當殿。先封楊秀清。做左軍師。又下一道勅文。至前敵。封馮雲山。做右軍師。刻日。齊集隊伍。這一次。非同小可。留下堵王。黃文金。在鵬化山。看守老巢。其餘。毛頭毛腦。紅布紮頭的人。衆。足有。二三十萬。一路。浩浩蕩蕩的。殺奔。永安州。諸位。想想。憑是。向提督。烏鄰。統是。兩籐好漢。有些。戰畧。已屬。不能。抵敵。何況。兩下。又有。暗潮。就。因爲。捉住。洪大全。那。蘭泰。不。給。信。向榮。向榮。便。紮。定。營。盤。同。那。周。天。爵。去。聯絡。

者。死。避。著。者。生。殺。到。天。亮。田。學。韜。可。憐。是。中。槍。斃。命。全。玉。貴。不。知。何。往。部。下。的。兵。士。死。亡。不。計。其。數。這。時。蕭。朝。貴。馮。雲。山。合。并。前。來。烏。蘭。泰。個。坐。騎。又。受。了。槍。傷。嘆。聲。事。已。如。此。不。死。何。待。當。下。便。拔。劍。自。刎。了。却。一。位。無。巧。不。巧。楊。秀。清。的。大。隊。也。就。到。了。姓。馮。的。姓。蕭。的。割。了。烏。公。首。級。向。東。王。報。功。東。王。更。不。怠。慢。領。著。馮。雲。山。蕭。朝。貴。殺。回。原。路。直。奔。莫。家。村。可。巧。轉。了。幾。個。山。坡。坡。下。有。座。石。橋。橋。上。有。位。穿。白。袍。的。生。得。一。表。人。才。橫。槍。坐。騎。喊。說。身。是。貴。州。全。玉。貴。也。誰。敢。前。來。決。一。死。戰。〔彷彿長坂坡個趙子龍。又彷彿灞陵橋個張翼德。這全玉貴真會出神弄鬼。〕這。時。楊。秀。清。非。常。詫。異。姓。馮。姓。蕭。的。亦。打。聽。出。前。回。活。捉。洪。大。全。就。是。此。人。此。人。單。人。獨。騎。立。馬。橫。槍。怕。的。總。有。埋。伏。一。聲。兄。弟。們。退。後。登。時。軍。如。潮。湧。退。去。三。五。里。遠。近。好。個。全。玉。貴。紆。徐。不。迫。的。趕。過。莫。家。村。投。入。向。營。去。了。從。此。向。榮。部。下。添。了。這。位。戰。將。狠。得。些。臂。助。但。目。前。一。場。敗。仗。烏。營。一。塌。糊。塗。向。營。便。不。能。孤。守。只。得。連。夜。退。兵。他。這。裏。退。兵。那。裏。楊。秀。清。便。請。天。王。駐。紮。永。安。自。己。和。馮。雲。山。

蕭朝貴趁這大勝的鋒利，席捲而來。俗說兵來將擋，一路沒人抵擋，簡直逢州過州，逢縣過縣，打破衡山，前圍長沙。這長沙是湖南省城，督師大臣饒尚阿駐兵在此。此時饒公心慌脚亂，早雪片似的文書告急到京。咸豐帝因他調度乖方，累次失機，恐誤大局，急調兩廣總督徐廣縉趕來接替。這位徐廣縉有何才具？太平軍不到廣東，不過因石達開一篇計畫（照應上回）朝廷誤會以爲他是軍中小范北門黔夫，其實穿衣的架子，喫飯的口袋，當時如破格竟用曾國藩，倒還有點把握，無如計不及此，調用這個庸才，那能不破敗決裂嗎？然而這個當兒，還幸虧有個湖南巡撫張亮基，還幸虧姓張的找出個在籍練兵的紳士江忠源。這忠源同太平軍打了幾次，狠狠的惡仗，居然入路埋伏，把個右軍師南王馮雲山擊大敵轟了。西王蕭朝貴亦在長沙陣亡。前回書中不講過的嗎？洪秀全起兵姓蕭的姓馮的要趕打前敵，說是碰著敵子，我倆頭滾掉了，都是快活的，有志竟成。這長沙一仗算是給他倆快活，還他倆心願罷了。（照應前文）那徐廣縉得了這

場戰利。這個機會起先。是觀望不前。既而星夜兼程。到得長沙。把礮轟馮雲山。蕭朝貴的戰功。做了一本奏摺。都說是江忠源授了他的方略。故能取勝。朝廷是傳旨嘉獎。甚麼黃馬褂呀。雙眼花翎呀。佩件荷包呀。足足賞了一大套。可憐江忠源心血用盡。不過賞給個按察使。虛銜。這時太平天國的兵。稍稍退出境外。徐廣縉虛張聲勢。用個紅旗報捷。唉……他在兩廣總督任上。是以嚴酷激成禍亂。他在督兵大臣任上。又以奸巧攫取戰功。天下饒幸的機遇。可一不可再。須知西王死了。還有東王。南王。死了。還有北王。天德王。死了。還有天王。（總束一筆。筋搖脈動）而況大名鼎鼎。個石達開。黃文金。和那一班殺人放火的魔主。通通沒走着。洪運說到。就到不上。半年在湖南退去的長毛。又殺轉回來。這一次非同小可。所過的地方。不論城市村鎮。不論男女老少。總擄掠在太平軍內。押令前進。男的給他二尺紅布。紫起頭來。在前衝打頭。敵女的編入女館。稍有姿色的。儘著天王。東王。北王受用。講這天王。非常好色。那天后賴氏。不過備而不御。以下的妃嬪。叫做甚麼。

愛娘。嬉娘。寵娘。娛娘。東王北王的眷屬尤多。名目尤夥。細說出來。叫做甚麼好女。妙女。姣女。姘女。嬖女。嬖女。媚女。娥女。姘女。娃女。媠女。始女。元女。妖女。那裏是爭奪江山。簡直把個乾淨土。變做醜。臙。齷。齷。的穢地。奇。騷。異。臭。的孽海。唉。那孽是滿清政府作的。偏生叫我們漢族。替災一路。擔的銀錢。不計其數。奸污的婦女。又不計其數。殺到長沙。其時張亮基已升任兩湖總督。他便改駐湖北。徐廣縉知事不妙。大營退岳州。可憐一個江忠源。抱著一股忠勇之氣。率領三五千個鄉團。拚命在長沙死戰。雖說是以一抵十。以十抵百。無奈殺得一層。又是一層。忠源望救不至。只好敗退下去。太平軍得了長沙。遂趕過洞庭湖。浩浩蕩蕩的就殺奔岳州。此時徐廣縉那裏是個欽差督兵大臣。彷彿東逃西竄。如小鬼一般。賊破岳州。姓徐的已不知下落。聽講後來清廷拏問。他已削髮爲僧。不知躲在那處。沒佛寺去了。太平軍得了岳州。依著天王。便要暫且休息。軍師楊秀清說。我們現在船行順風。索性打破武昌漢陽。據了天下的中腹。翼王石達開說。東王高見。先得我心。

當下更不停留。浩浩蕩蕩的殺奔武昌。總督張亮基。畢竟是個書生。就把兵符印信交給湖北巡撫常大淳。那姓常的更不推諉。分兵兩支。一支駐紮省城。一支駐紮漢陽。張亮基便屯兵夏口。取個犄角之勢。布寅才定。那知石達開抄出漢陽背後。已奪取堅城。楊秀清。韋昌輝。分做左右翼。包打武昌。諸位要曉得。綠營兵本不能倚靠。才接戰。綏早棄械。丟槍的嚇得退走。楊韋兩個魔王。掩殺過來。把武昌城圍得水洩不通。救兵不至。糧餉全無。可憐常大淳。仰藥自盡。早做個爲國捐軀的人物。這個當兒。太平軍得了武昌。偏生有個猷。西川的張松。降匈奴的趙信。記得他個名字。叫做錢江。謁見天王。勸他趁這席捲的威勢。殺入北京。逼走咸豐帝。便可穩定中原。一統天下。諸位。如果是姓洪的。福至心靈。依著錢江計策。這愛新覺羅的一個老店。早已換主。開張我這一部小說的主人翁。也不能演唱那金輪則天的戲齣。處處顧母。搏定驪珠。無如內魔的澎漲力。還未達於極點。外魔的頑抗力。也就撥轉風頭。翼王石達開。雖極力贊成。但洪營的勢力。以東王爲最。比

如○一○事○天○王○答○應○東○王○不○答○應○也○就○捺○攔○不○行○這○時○東○王○的○心○理○却○有○兩○種○一○種○要○季○代○桃○僵○想○在○半○途○就○擡○取○天○王○個○寶○位○(○伏○下○文○)○一○種○是○好○色○心○重○他○打○聽○江○浙○的○妖○嬈○美○婦○不○少○他○個○意○思○恨○不○把○蘇○杭○些○妖○姬○豔○女○剝○得○赤○條○條○的○打○入○子○母○河○讓○他○變○做○猪○八○戒○躲○到○那○河○裏○打○滾○這○種○忘○入○罔○子○還○有○點○出○息○嗎○北○王○韋○昌○輝○更○是○個○渾○蛋○他○早○打○聽○南○京○秦○淮○河○有○個○出○色○妓○女○名○叫○甚○麼○紅○鸞○心○裏○想○著○紅○鸞○甚○麼○天○下○不○天○下○得○著○了○也○與○自○己○毫○不○相○干○所○以○錢○江○的○話○還○沒○說○完○昌○輝○早○嚷○說○狗○才○：○你○是○那○裏○來○的○漢○奸○還○不○替○我○滾○了○天○王○意○尚○活○動○東○王○說○我○個○主○見○先○在○南○京○定○都○待○根○盤○穩○固○然○後○北○取○北○京○天○王○連○連○點○頭○說○王○兄○所○見○極○是○錢○江○尚○欲○發○言○天○王○一○擡○手○說○把○這○忘○入○叉○了○(○大○事○去○矣○)○不○提○錢○江○被○叉○了○出○去○單○講○諸○魔○王○計○畫○已○定○由○長○江○東○流○而○下○帆○船○蔽○天○沿○江○州○縣○無○不○望○風○驚○潰○一○日○兵○過○田○家○鎮○此○處○江○面○極○狹○取○徑○不○過○半○里○忽○然○有○兩○道○鍊○索○攔○江○毛○賊○知○是○有○異○正○待○設○法○衝○打○猛○的○南○岸○一○聲○礮○響○殺○出○一○支○官○兵○這○統

帶官兵的不是別個。就是兩湖總督張亮基。原來姓張的。因武昌失守。大淳殉難。如不出來。同毛賊惡戰一場。那臨陣脫逃。失守城池。個罪名却擔當不起。想了又想。只得由夏口拔隊設伏。此處用那鎮鎖橫江的老套子。在這裏廝殺一場。殺是殺。不過人還虧有這一齣。後來交部議處。便得減輕罪名。閑話不談。我要講洪營得了這重障礙。不無獅子搏球。用盡全力。一方面陸路抵敵。一方面用著火爐子。帶些鑊匠。把鑊索燒熔。用錘敲斷。賊的帆船渡過田家鎮的夾江。那張亮基也就無能爲力。從此收兵了。姓張的收兵。太平軍一路趕到江西。當下石達開對著天王說。這南昌也是沿江衝要。臣願獨領天兵。規取江西全省。諸位要曉得。石達開是個識時務的豪傑。他因錢江個計策。不用知道。楊秀清已蓄有陰謀。與其混在一堆。脫不了個干係。不如獨當一面。他在江西占個地盤。從他到了江西。橫衝直撞。那個鎮公雞鼎鼎大名。便如雷貫耳。此是後話。單講楊秀清聽說石達開要去攻打南昌。覺得將來自家進行。已去了一重障礙。於是在天王面前把大拇指一

暨說石兄弟是條好漢。此去必然得志。天王不好阻攔。只好撥了五萬長毛。由他領去。達開去後。這裏太平軍接點兵隊。已有三四十萬人數。先行攻打九江。然後攻打安慶。此時長江一帶空虛。敵兵勢如破竹。官僚們稍有良心。畏避國法的。無不爲滿清盡忠。一般滑頭碼子。棄印的。棄印的。丟官的。丟官的。這個風聲傳到南京。可憐那兩江總督。叫做陸建瀛。是個翰林底子。八股的毒氣中得狠深。那有一些韜畧。當時有位幕府先生。叫做單崇言。對建瀛說。我們南京的門戶。全靠著長江。天險。東路是焦山礮臺。西路是天門山的礮臺。敵兵從西路來。飛逃不過那天門山。天門山又叫東西梁山。夾江對峙。制軍如把省城重兵調紮在東西山頭。任他千軍萬馬。也不能直下。(好計策)建瀛慌著說。我這裏重兵移調。又拏甚麼守城。崇言爭論萬分。無奈姓陸的。只是不聽。急得哭到後面。有兩位姨太太。一叫花含烟。一叫柳映玉。生得千嬌百媚。牽著陸公的衣袖。哭過不了。陸公是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日夜的抱擁著兩位姣姬。那知軍報迅疾。太平軍早過了采石。直撲南京。

陸建瀛手足無措。立調全營軍隊。排站城壕。諸位這南京是前明個都城。周圍五六十里。一個兵丁站一個城壕。已是支配不來。而況省城個險要不在城牆。毛賊到來。早搶佔雨花臺。紫金山。以高趨下。一片紅簇簇的潮湧捲來。那裏抵敵得住。省城破了。陸建瀛尋個一死。那兩位姨太太據說爲毛賊所擄。先行編入女館。這秦淮妓女個紅鸞。高張當時逃避不及。亦擄在女館。安插諸話不講。我這一篇的事實。叙那太平軍由廣西至湖南。既退。復來。又取了湖北。占了江西。破了安徽。盤踞這南京省。莽莽中原。割裂過半。洶洶寇餓。幾徧神州。這裏天國若何布置。若何規畫。許多光怪陸離的事業。離奇變幻的風雲。這一部繁雜戰史。千頭萬緒。非一時可以敘盡。（結束上文。引起下文）但這半空的霹靂平地的狂瀾。一個滿清政府如何招架得住。原來咸豐帝起初以爲小醜跳梁。瞧這洪秀全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總料定他不能幹得大事。所以在元年還特開恩榜。粉飾太平。在二年還照例選妃。多納嬌寵。那恩榜的効用。不過得些舉人進士。狀元榜眼。探花。

比如玩弄盆景又添幾多奇花雜卉不足爲異至於選妃的頑意見却有一種極大關係因咸豐帝元配皇后是冊立的穆揚阿個長女不幸早早崩逝這一位不能虛懸故乘著選妃當兒要在這班旗女中揀那德容言工俱備的冊立他位正中宮當時簡在帝心的却有兩人一係鈕祜祿氏一係那拉氏這那拉氏卽我前書中敘述明白是承恩公惠徵個愛女叫做蘭兒論蘭兒個姿色彷彿漢宮飛燕依稀唐殿玉環較花添媚比玉增溫百看百中咸豐帝既是品鑒專家還有不稱心滿意的道理嗎但是端莊中雜有流利剛健中含有婀娜這流利婀娜是輕佻兩字代名詞咸豐帝因有這種推敲所以反把那拉氏做個備卷那孜取中式的倒懸準鈕祜祿氏不消說得當時冊立鈕祜祿氏是爲孝貞皇后一本備卷亦不時翻閱其餘選入的旗女又是備卷中的備卷總之國家多事內面的歡娛不敵外來的憂患甚麼湖南失守湖北失守江西安徽失守最後南京失守一兩年中鬧得揭地掀天不成日月軍機大臣文瑞倭仁日日是抓耳撓腮曾國藩又在江

西主考任上了母憂。威豐帝焦急萬分。因大學士賽尙阿統兵失機。嚴旨革職。把升任尙書白蔭做武英殿大學士。這白蔭遇事敢言。當勸威豐帝起用曾國藩。叫他以侍郎在籍練兵。後來規復中原。削平大憝。全得力於湘軍。淮軍有湘軍。才有淮軍。諸位看到後面。便曉得這曾國藩是個再造河山。光復土宇的能手。然而這個當兒。那黃鐘大呂。還沒發出聲音。干將莫邪。尙在含蓄。光采太平天國的勢力。範圍一日的澎漲。一日一日的增加。一日威豐帝急得沒法。暗想天下事要逆來順受。忍辱負重。比如江山完好。固然要卽時行樂歌詠昇平。卽使江山破裂。那陳後主。玉樹綺春。儘招狎客。隋煬帝。龍舟畫舫。不廢迷樓俗語。說得是。鶻雀兒做皇帝。快活一時。是一時。有快活不快活。是自尋煩惱。不快活。要快活。方算得個通達。想來想去。忽然想起兩個人來。你道是誰。就是那宮燈肅順。鑲帽子。王端華。一喻。因爲日裏萬幾正經辦事。把這兩位拋撇在九霄雲外。現在悶到極處。不妨招呼兩個渾蛋。前來醒脾。一念之動。就叫過小小太監安得海。這姓安的年紀才十

五歲生得清眉秀目，面如傅粉，生性佻伶，善窺人意。咸豐帝寵愛著他，派他在御前服侍。究竟承受過龍津幾次，接近過御榻幾回，在下尚不知道（亦是內竈之一，不得不敘述清楚）。閑話休絮，當下領了咸豐帝個旨意，忙著出宮，趕到鄭親王府裏，一脚闖進書房。原來這條路徑是安得海小時跑慣的，姓安的能會作怪，到得書房，不即進去，隔著玻璃亮窗，瞧見宮燈肅順也在鑲帽子。王這裏一家擁抱著一個蜜姐，坐到大轎上，拉著四弦子，一遞一句哼那皮簧，好不有味。正在高興，猛地安得海咳嗽一聲，嚷說：「皇上有旨傳你倆，趕快進宮。」端華肅順一嚇，一個骨都都屁滾出來，一個嘩拉拉尿滴下去。未知後事，且聽下文。

評曰：咸豐帝用賽尙阿，不即用曾文正，是滿漢意見不能消融。假使文正早日督兵，當日大局可不至破敗決裂。然而大劫已定，不能挽回。林李遽死，文正不出此太平軍，所以猖獗莫制也。

將有大敗，必先有小勝。小勝固不足恃，而烏帥又與向帥爭能，兩帥失和，宜乎。

取。敗。然。全。玉。貴。立。馬。橫。槍。石。橋。退。賊。亦。是。一。籌。好。漢。

洪。大。全。被。生。擒。蕭。朝。貴。馮。雲。山。被。礮。擊。斃。出。頭。椽。子。先。爛。此。類。是。也。比。較。當。日。戰。功。江。忠。源。不。弱。於。全。玉。貴。

賽。尙。阿。顛。預。徐。廣。縉。奸。滑。張。亮。基。却。藏。奸。滑。於。顛。預。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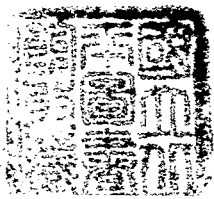
敘。洪。楊。得。勢。以。破。金。陵。作。小。小。收。束。所。謂。恰。到。好。處。雲。斷。山。連。

將。敘。選。妃。先。拏。恩。榜。襯。起。將。敘。慈。禧。先。拏。慈。安。襯。起。趁。手。引。出。端。華。肅。順。還。夾。帶。安。得。海。靈。心。四。映。入。理。入。情。

西太后秘史演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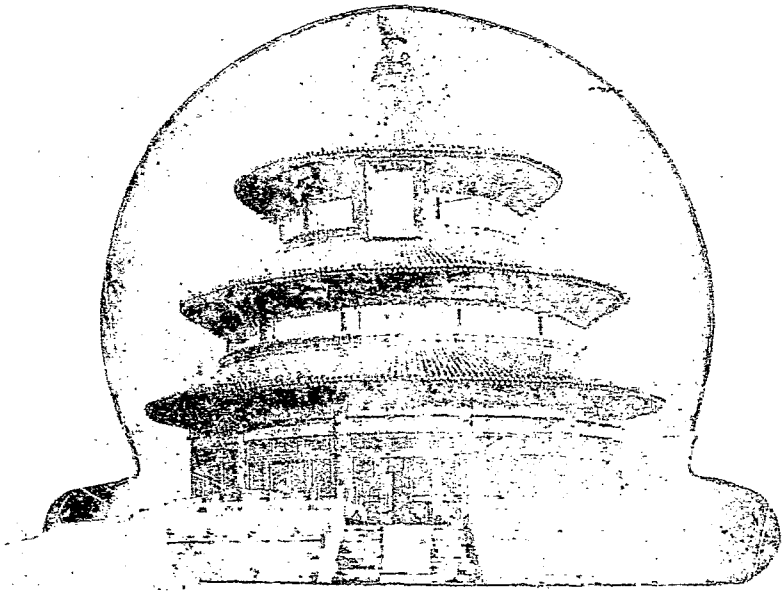


八〇



說小史歷

義演史秘后太西



國史說小社



3 0528 0256 2

小歷史
西太后秘史演義

第五回 木蘭圍咸豐帝取樂 坤寧宮孝貞后示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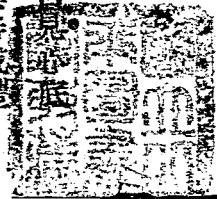
却說端華肅順兩個抱住窰姐取樂忽然內監安得海闖進口傳聖旨召見心奉
如何不慌照例須先請聖安然後由安得海說明旨意代領兩人進宮其時咸豐
帝坐在偏殿行過君臣禮數賜坐賜茶當下咸豐帝便問說二卿在家作何勾當
端華肅順齊說現在國事多艱臣等狠是替主擔憂咸豐帝鼻子嗤的一笑說怕
不盡然（一拳打著）然而人生在世誰不要尋些快樂比如朕日裏萬幾被著
東南警耗鬧得寢食不安回想做阿哥時同你倆終日尋花問柳苦樂判若天淵
我找你倆來一者計較些時政二者商量點排遣煩惱法子肅順未及開口早是
端華迎合上意說以臣看來那洪秀全楊秀清一千草雞毛終不能成得大事前
年殺得個洪大全去年又轟斃馮雲山蕭朝貴我們中國何嘗沒有能征慣戰的

857-48
295
12

西太后秘史演義

E

07504



驍將只可惜那蘭泰死了（又將前書照應）如今倭仁那、嵩、藻、白、夔、既先後力保會國藩、臣、煦、那、會國藩、倒是個擎天的玉柱、架海的金樑、不談別的主上、登極他上的那個摺子、再切實不過、再痛快不過、至今海內傳誦、比如欽差督師大臣、那個位置、起初不派賽尙、阿、後來不調徐廣縉、那太平軍也不見得猖獗、到這種地步（反面繳足、仍是回顧前書）往事已過、不必再提、如今亡羊補牢、請主子把辦賊的事體、一概責成國藩、鄂、陽、恢、復、二京、李西平、重安九廟、朝廷要信任、不疑他、辦他的事、嗜們、辦嗜們的事、主子只要放心、臣倒可以以身家相保、咸豐帝連連點頭、說這一層、自然依你、朕想蒙古八旗、現在是武備不修、弓刀騎射、全然廢弛、你倆是曉得的前朝平三藩、收金川、定西藏、勦滅苗、擒匪、教匪、甚麼奇功戰績、都是索倫、滿蒙、八旗、上前目下、今非昔比、朕個意思、要切實整頓一番、肅順當下進言、說這却難、今年可提早、木蘭行獵、不拘滿蒙王公、額駙、親貴、大臣、總要在三個月內、把火器、弓馬、習得嫻熟、借這行獵的當兒、就可以行個嚴重的賞。

翻本領好的就不次超升派他大營効力不好的就降著佐領包衣罰減他的俸銀月糧咸豐帝聽到這裏不覺拍掌笑說妙呀：多時不見你倆不料你倆才具倒狠有長進這也是朝廷的洪福兩人得了這個采頭不由得跪地碰頭齊說皇上恩典當下無話次日咸豐帝手降上諭一道如飛的寄給曾國藩叫他督帶湘軍迅起辦賊所有文官自督撫以下武官自提鎮以下皆得用湘軍名義聯絡一氣分別咨調國藩得了這道旨意覺得任大責重承受不能推委不得於是悉心規畫保薦同年的何桂珍升任浙江巡撫堵住賊軍擾竄又奏留翰林胡林翼在這湘軍幫辦軍務甚麼羅澤南呀塔齊布呀派他們統帶著陸營那楊載福呀彭玉磨呀褚汝航呀派他們訓練著水師還有三位老弟一叫曾國荃一叫曾國華一叫曾貞幹都是曠代奇才俊偉人物這湘軍從國藩組織將來殺平毛賊由咸豐三年到同治九年大小數百戰狠在清史上發些異采奇光我且漫表（爲後文戰事張本）單講咸豐帝得了端華肅順正是舊夢重尋新膠復續不時講些

國家政事不時說些里巷風流光陰易過。早是朱夏收威。素秋薦爽。這木蘭秋狩的一齣戲。忽然揭幕。諸位不曾見過這回典禮。那舞臺戲劇。總是瞧過的一位皇帝。出檯必須前面有幾杆繡龍旗。穿黃衣的校尉。佩寶刀的指揮。甚麼金瓜月斧。鑾駕旗牌。着綠穿紅。飛鸞舞鳳。說不盡天家富貴。道不了御苑繁華。演戲是個寫意。尙且目迷五色。何況當今皇上。真個出宮那一種車旗之盛。扈從之多。有非在下一枝筆能够描寫得盡。叙述得清。總之咸豐帝此次出宮。甚麼軍機大臣文瑞。倭仁呀。大學士白昶。祁寔藻呀。都在扈從隨行之列。從中兩個主腦。要算端華。肅順。因這一回舉動。實由他倆發起。內宮除孝貞后。靜鎮昭陽。所有貴妃。貴嬪。一班。的。豔。色。姣。花。無。不。寶。馬。香。車。的。跟。著。御。輦。（蘭兒自必在內）一路花團錦簇。雲蒸霞起的。出了北京。徑到熱河。這熱河行宮。起蓋的非常壯麗。雕甍畫棟。桀閣層樓。自不必說。御駕未到以前。早是滿蒙漢軍二十四旗王公額駙。正副都統。牛策佐領。一處處轟慕行營。駐紮得齊齊整整。咸豐帝駕歛雍和宮。外面大小官員。二

排排的紅頂花翎黃褂繡袍朝見。內面妃嬪秀女如玉如花把個小小宮監安得海忙個手慌腳亂。姓安的一副俏面龐一雙水滢滢的眼睛早瞧著個絕色美人。這美人是比花解語比玉生香力士多情太真有意不是人多目衆倒要演做一齣沈香亭醉酒（奇想天開風流趣語）諸位這美人不是別個就是金輪則天的化身承恩公惠徵個愛女當下曼睽通靈彼此嫣然一笑他倆笑著咸豐帝已御駕入宮蘭兒趕著走開安得海也就左右御前殷勤獻媚閑話不講次日皇上召見端華肅順問那團場布寅齊備沒有兩人齊說布寅齊備請問主子還是先行獵還是將大小臣工的技能先比較一比較咸豐帝說朕此來專爲挑選將帥自然先行比較技能端華肅順齊說既然如此請皇上明日御營閱武不消說得第二日咸豐帝就升座御營個高臺一面黃地金龍大纛旗有十來丈高其餘日月龍鳳旗全副鑾駕排列的好不威武侍從大臣依著品級挨排站立當由端華持著龍麾肅順執著鳳節內監安得海在御前把一柄塵尾一拂說聲皇上旨意先

行比較騎射。然後試驗硬弓。大石當下二十四旗的王公額駙。正副都統。牛象。佐領。無不壺中挿箭。手裏拏弓。一排排報過姓名。跨上雕鞍。催動坐騎。總是一馬三箭。那箭垛子設在百步以外。狼要有點準頭。諸位要曉得這班旗大爺。平日是嫖土娼。逛窯姐。武備久已廢弛。雖有兩三個月的預備。無奈那跑馬射箭的工夫。不是臨時抱著佛脚。便可以僥倖得采的。咸豐帝校閱一番。臨出大槩。技藝都屬平常。只有勝保。多隆阿的箭頭子。還準。另外一位蒙古額駙。叫做僧格林沁。尤能盤馬彎弓。跳躍顧盼。用的鐵胎弓。放的狼牙箭。他個箭出去。能正中探心。還能以第二枝箭頂出第一枝箭。第三枝箭又頂出第二枝箭。咸豐帝瞧出這個頑意兒。不住的拍案叫好。忙傳僧格林沁上來。當面誇獎。一會忙褪下大拇指。上個玉搬指。賜給了他。僧格林沁自然碰頭謝恩。這還不算。到得比較硬弓。大石時御前有座大石獅子。重量在千斤以外。僧格林沁居然雙手托起。還在臺前旋轉了三周。咸豐帝大喜。說朕此次秋狩。專爲選取將帥。有你這威猛神力。何愁不掃平醜虜。立

奏奇功。僧格林沁聽了，只是跪地碰著響頭。那端華肅順奏著趣齊說：「這都是王子的造化。」國家的洪福。咸豐帝哈哈一笑，當即啟駕回宮休息兩日。這日是七月十五。皇帝武裝結束，穿了一件繡龍戰袍，腰繫八寶絲絛，金壺裏揮灑，翎御箭一把，雙龍褱口的神弓，真個是李世民的儀表，朱元璋的架落，爲最八尺龍駒的後面，還隨著些妖豔嬪妃一個個花襖繡裙，一人戎裝戰服。那蘭兒益發是春山掃翠，秋水橫波，脣點櫻朱，臉勻桃粉，威中帶媚，媚裏藏威，無巧不巧，被這風流天子一眼覷見，暗想：這一塊嘴邊上肉，我如何倒忘記了一半！日偷個空兒，我要同他溫存。心裏只是想那曉得蘭兒再靈活不過，早把縲繩一捨，坐下的胭脂馬就靠攏過來，咸豐帝因著文武扈從的觀瞻，當把御騎一磕，手裏的珊瑚七寶鞭子一揚，已是四蹄輪動，風馳雲驟的徑向圍場。諸位瞧這圍場好不寬濶呀！一片銀沙滾滾，四圍個山峯疊翠，林樹蔥青，一層層虎帳豹韜，一處處牙旗高纛。那滿蒙漢軍二十四旗的營壘，足足堯搭二三百里個大圈子，比著西漢的長場。

羽獵北周的華林馬射還要張皇到二十四分。任是司馬相如庾子山的才華，還怕描寫不盡。何況我編小說的腹尺空虛，見聞淺陋，那裏鋪敘得來。（這却不錯）閑話少絮。這日咸豐帝興高采烈放鷹縱犬，狼獵些獐猫鹿兔，偏偏是百靈効順轉過一座山坡，松樹林子裏早竄出兩隻爛爛的白鹿。皇上瞧準了，拉滿雕弓，搭著羽箭，颼的一聲早射中一隻。原來兩隻鹿是牝牡相依的，牝鹿受了傷，牡鹿已沒命的飛跑。咸豐帝磕著馬追將前去，不提防繮繩一鬆，馬蹄一蹙，幾乎掀翻下來。說時遲，那時快，不知那來個大力神王，趕來把馬屁股一拍，那一匹八尺龍駒，早四蹄穩立不動。皇帝個身子也硬掙起來，掉頭一看，原來不是別人，就是那額鬚僧格林沁。當下咸豐帝定一定神，平一平喘，說你來了，你可替我把跑去的那隻白鹿趕來，不讓他逃走。好個僧格林沁，捨著自家馬鬃，一縱下坡，不消一刻功夫，早把隻牡鹿，手提過來，說聲受天百祿。咸豐帝一笑，當把御鞭一揮，就此收圍。這裏隨獵的衆臣，簇擁著皇上回營，皇上因急切更衣，忙招呼內監傳旨諸臣暫

退。僧。格。林。沁。同。著。些。王。公。大。臣。就。齊。齊。退。了。原。來。皇。上。個。行。營。也。不。過。駝。絨。製。成。
的。大。大。圍。幕。內。邊。陳。設。無。非。是。錦。楊。繡。褥。咸。豐。帝。肉。倚。坐。在。一。張。九。龍。御。床。忙。
嚷。說。誰。替。我。把。衣。服。換。了。左。右。官。監。方。喏。喏。答。應。偏。生。有。個。妖。妖。嬈。嬈。嬈。嬈。嬈。
的。美。人。過。來。諸。位。想。想。倉。皇。戎。馬。之。中。忽。來。個。花。枝。招。展。飄。忽。行。圍。之。後。驀。走。出。
那。軟。玉。溫。存。熱。地。裏。起。陣。涼。風。半。空。中。來。個。月。亮。君。王。從。來。好。色。天。子。本。是。風。流。
蘭。兒。奏。著。這。個。機。會。格。外。獻。些。狐。媚。一。面。卸。裝。換。甲。一。面。送。抱。推。襟。記。得。西。廂。記。
上。有。兩。句。叫。做。他。那。裏。半。推。半。就。我。這。裏。又。驚。又。愛。這。種。意。味。大。家。都。能。領。會。得。
到。不。用。在。下。煩。瑣。但。是。這。一。回。小。小。歡。娛。倒。與。滿。清。個。國。脈。有。大。大。關。係。你。道。爲。
何。因。爲。咸。豐。帝。登。極。已。是。三。年。有。餘。后。妃。嬈。御。儘。多。還。不。會。得。個。子。息。偏。偏。的。無。
心。結。撰。倒。做。出。一。篇。精。神。美。滿。個。文。字。那。龍。種。龍。媒。竟。會。珠。胎。結。合。嫡。支。嫡。派。真。
個。脈。理。灌。輸。此。後。蘭。兒。便。上。了。三。十。三。天。行。那。四。五。十。年。的。洪。福。大。運。是。金。輪。則。
天。個。化。身。應。該。有。女。主。垂。簾。的。樞。史。（鄭。重。提。明）不。談。陽。臺。會。散。巫。峽。雲。收。翠。

講成豐帝更換過御衣。畧畧休息。便招呼啟駕回宮。端華肅順持著龍鷹鳳節。趕緊過來。啟奏皇上。這次行獵。還是就此截止。還是……成豐帝不待說完。便吩咐明日回京。兩人得了這個旨意。早下去準備一切。到了次日。一衆臣工朝見。成豐帝便叫僧格林沁勝保多隆阿隨駕進京。其餘的分別遣散。一聲啟駕。早是浩浩蕩蕩的趕回北京。（作一結束）這個當兒。東南的軍事。是有起有落。那曾國藩的湘軍。在湖南已接連打了幾個勝仗。甚麼陸路統兵的塔齊布羅澤南。水路統兵的彭玉麟楊載福。都大大的立些戰功。得恢復幾座城池。自是一種好消息。又太平軍個頭腦石達開橫行江西。所過州縣。無不望風披靡。看看福建浙江兩省。到處有毛賊踪跡。那浙江巡撫何桂珍。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兵之力。告急文書紛如雪片。自是一種不好的消息。提督向榮從湖南北尾追太平軍下來。到了江南。紮住大營。那穿白袍個全玉貴。聽說還立了兩次戰功。這都不在話下。（是撤筆亦是補筆）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東南的兩勢未收。西北的雷聲又響。前書

不講洪秀全楊秀清是白蓮教的分支嗎。後來由白蓮教才攙雜天主教。其實洪楊個教派以白蓮爲體以天主爲用。那知這白蓮教匪在中國十八行省幾於無處不有。珠江流域鬧得興高采烈。偏偏黃河流域又被這白蓮教踞著地盤。爲首的有兩個魔鬼。一叫蘇添福。一叫張洛行。兩人聚徒傳教。勾結得魯豫陝皖的好民不少。他的頑意兒是用粗紙紮著個油捻。點走火來。到處打家劫寨。起初數百人。一捻後來數千人。一捻到了咸豐三年。捻匪勾通毛匪。聲勢浩大。由安徽蒙城雉水鎮起兵。不上兩個月。甚麼潁州亳州壽州的城池。都被捻匪打破。壽州有個不第的秀才。名字叫做苗沛霖。這人奸猾異常。腦中狠有點謀畧。蘇添福張洛行把他招致過來。請他做軍師。他又引出兩位魔王。一個叫做李兆受。一個叫做馬超江。兩人饒勇善戰。要算捻匪中第一等的好手。當下縱捻四出。河南山東到處響應。河南有個牛洪。山東有個任柱。引出無數的牛鬼蛇神。獐頭鼠目。前來合夥。警報到了北京。恰恰咸豐帝由木蘭秋狩回來。急與宮燈蕭順鎮帽子王端華商

議說現在江南的毛賊混擾閩浙那何桂珍是抵敵不住江北的捻匪又蔓延著魯豫陝皖四省中原大局岌岌可危朕想辦軍機的文瑞倭仁才具平常不能擔當這個重要想來想去想著你倆做他的替手端華肅順齊叩頭說還請皇上另簡賢能嘴裏是這般說心裏却勃通通的狂喜過望咸豐帝笑說你倆好糊塗平日滿嘴的替朕擔憂要爲國効力今日給你倆個重要位置反推辭起來豈不辜負朕心嗎快起來還有話講兩個人碰著響頭忙站起身來咸豐帝又說現在閩浙軍情緊急何桂珍辦賊無功朕擬另放個浙江巡撫把姓何的調任安徽限他剋日勦滅捻匪爲地擇人不知你倆還有甚麼計較肅順未及開言早是端華答應著說如若何桂珍調任安徽那浙江的地方必須得個威望重臣臣想林則徐個女婿沈葆楨倒有點才具借那丈人峯一點靈光那些毛賊或有點懼怯聽說林則徐部下些老軍務還不會散失得他女婿招致過來輕車熟路必能收効肅順也就附會說這事是再好不過當初林則徐李星沅可惜死早了不然金田

毛賊也。造不到如此猖獗。忽將前事一提。語有照應。咸豐帝說。照呀。朕的意思。一定放沈葆楨去。到浙江。但何桂珍調任安徽。朕還不放心。朕看勝保。多隆阿。狠有些幹辦。先派他兩個去督兵。勦捻。能於馬到成功。是再好。沒有不然。說不得。就叫僧格林沁去走一趙。還怕甚麼。蘇福張洛行不駢首。就誅嗎。端華。肅順。齊稱皇上神算。非臣等能及。不消說得。次日分別降旨。就將文瑞。倭仁退出軍機。端華。肅順一齊入內辦事。浙江巡撫特放沈葆楨。安徽巡撫調用何桂珍。那勝保。多隆阿。趁手也就派做正副督兵大臣。會同勦捻。一番布置。算是爲地擇人。暫且不表。單講蘭兒自從御營得幸以後。却有兩種想頭。一種惦念著風流天子。那憐香惜玉的。溫存。恨不能朝夕親近。一種記掛那內監。安得海。被那一雙水瀝瀝的。秋波釘了一眼。叫人好不自在。這個鬼靈精兒。弄得人不伶不俐。何時才能夠靠攏身邊。同他講兩句話。已的話。逐日盤算。弄得茶也不思。飯也懶喫。還虧靠攏的。有兩名太監。一叫崔長禮。一叫劉承恩。不時替他遣悶。諸位這太監遣悶。也不過。

乾○燥○無○味○似○乎○沒○有○甚○麼○意○思○然○而○在○下○不○便○說○破○或○者○諸○位○瞧○到○我○這○書○後○面○尋○出○些○確○鑿○證○據○亦○未○可○知○(預○伏○第○十○一○回)但○是○光○陰○易○過○早○又○臘○盡○春○回○蘭○兒○個○肚○皮○一○天○澎○漲○一○天○好○饒○倖○呀○大○凡○女○人○嫁○給○男○人○眼○巴○巴○只○望○懷○起○孕○來○他○便○推○奴○使○婢○裝○模○做○樣○何○況○咸○豐○帝○妃○嬪○儘○多○沒○有○子○息○這○個○喜○信○早○吹○到○皇○帝○耳○邊○本○來○那○拉○氏○這○本○備○卷○是○皇○帝○格○外○注○意○現○在○鸞○膠○新○續○舊○夢○重○提○不○無○時○加○些○濃○圈○密○點○蘭○兒○再○快○活○不○過○再○嬌○寵○不○過○眼○角○無○人○不○但○欺○負○儕○輩○連○孝○貞○皇○后○也○遭○他○的○揉○捏○滿○清○個○規○制○皇○上○要○臨○幸○妃○嬪○必○得○正○宮○娘○娘○傳○勅○通○知○加○蓋○鈴○璽○然○後○御○駕○才○能○過○去○這○是○甚○麼○意○思○因○爲○前○明○宮○禁○會○出○過○個○大○大○亂○子○趁○皇○上○臨○幸○當○兒○就○演○出○暴○動○的○惡○劇○所○以○滿○清○個○家○法○亦○沿○襲○明○朝○舊○制○那○知○皇○上○溺○愛○著○蘭○兒○蘭○兒○亦○肆○無○顧○忌○且○遇○著○坤○寧○宮○些○內○監○由○諷○嘲○而○呵○斥○由○呵○斥○而○侵○犯○講○話○的○少○帶○話○的○多○孝○貞○后○雖○性○情○平○和○聽○些○小○人○閑○言○不○由○得○按○照○家○法○拏○出○皇○后○的○牌○子○這○日○咸○豐○帝○又○歇○宿○蘭○兒○宮○內○鸞○鳳○相○交○鴛○鴦○比○翼

溫柔鄉裏忘却。早朝孝貞后一面派宮監探明一面整齊服飾捧出祖訓。趕至宮門。雙膝跪下。恰恰崔長禮輪值那宮禁的規矩。他是知道的。當下走近御床。單膝落地。說聲請主子敬聽祖訓。咸豐帝一聽一骨碌打御床。勾起衣袍來不及穿。赤著脚。拔著鞵子。忙跑出來。雙手搖著說不須如此。朕就此臨朝。好個孝貞后。捧著祖訓。端端正正的站立不動。靜候皇上穿齊御服。坐上法駕。出了宮門。然後招呼幾個宮監押著把蘭兒帶回坤寧宮。諸位必有一句話駁我。既說蘭兒不懼。怯孝貞后。還倚仗著皇上的威勢。揉挫他。侵犯他。何以這個當兒。就彷彿鷹抓燕雀。不容轉致乖巧。巧隨著孝貞后去了。要曉得宮禁體制非常尊嚴。說真就真。說假就假。卽如一位喜怒無常。脾氣絕大的咸豐帝。一經孝貞后拏出祖訓。不由只好聽他發揮。皇上尙且如此。何況一個宮妃。還能不依體制嗎。俗說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可憐這個時會的蘭兒。不比平素的蘭兒。到得坤寧宮。孝貞后就升了寶座。昭陽的印劍物事甚廢。日月扇龍鳳仗金瓜。月斧排列起來也威威武。

武的同皇上升殿的體制差不多。蘭兒依著宮闈體制，只好雙膝跪下。孝貞后沈放著臉色，說：「你知罪嗎？」蘭兒叩下頭去，說：「臣妾知罪，但是皇上駕到，臣妾又不能拒絕。皇上喜愛那個，出於皇上的恩典，皇上不來，臣妾也不能強他。必來，皇上要來，臣妾也不能攔擋他。不來，一雙腳兩隻，是出於皇上自由行動。皇上要怎樣，便怎樣。比如皇上眷戀著坤寧宮，臣妾也不能拈酸。噢，醋。孝貞后聽到這裏，不由得把寶座一拍，說：「這利口。今日才得了主子的寵幸，便猖獗如此。假如年深日久，豈不是漢宮的飛燕，唐代的玉環，大清國一統江山，豈不要被你這賤人葬送。我可饒你。那祖宗個法制，是不能饒你。左右，快替我把這賤人捆了。重重的責問他。個嘴能舌辯，是不嘴能舌辯。諸位想想，坤寧宮這邊，太監平時受的委屈，作的嘔氣不少，就是孝貞后不叫動手，還借地裏磨拳擦掌，難得得了這個分付。早已絨繩預備好了。一對畫龍的御棍，倒有三寸來厚，任是粗皮厚肉，也經不起一五一十的數。何況蘭兒是姣嫩個花枝，雪白皮膚，是吹彈得破的。此時捺翻在

地一雙手早剪背起來兩隻髻早緊捆起來雲鬢蓬鬆早是潑辣辣的眼淚。地不住當下咬著銀牙拚那無情的毒棒與自家個皮肉爲仇。唉！呼天不應。叫地不靈。偏生個行刑太監要掀起他底衣。就這閃電穿鍼工夫。半空中忽然落下個救星。〔險極：我爲蘭兒捏把汗〕這救星不是別個。就是威豐帝的大駕。奇呀。威豐帝不是恩恩去坐朝的吗。該應蘭兒個美臀不致有些破爛。皇帝才登御座。就記起本朝家法。皇后有管責妃嬪的權限。一聲不好。說聲朕個心地不寧。今日免朝。一班王公大臣也摸不著頭腦。不敢動問。說時遲那時快。威豐帝也來不及升輦。早大踏步飛趕過坤寧宮。才進宮門。就瞧見心愛的蘭兒捺翻在地。一個宮監正高高舉起御棍。將要落下。當時一個飛步。先把那御棍搶了向地下一擲。忙嚷說。今朝可不能打孝貞后。忙說這賤人違背祖訓。如何能饒。威豐帝說。論理本不可饒。但是他懷孕已五六個月。莫要鬧出別的岔枝。孝貞后急的跳腳說。如此他何不早講。〔怕。是明知故昧〕可憐一位風流天子。龍目也就紛紛落淚。

孝貞后到底意軟心慈，瞧著皇上哭了，也就哽咽起來。蘭兒摺伏在地，自然是大放悲聲。孝貞后忙招呼宮監，替他鬆解絨繩，咸豐帝趕過來，一手邊起，蘭兒說今日委屈你了。蘭兒聽了這句話，不由得滾入龍懷，更是姣啼不止。此時坤寧宮哭做一團。小監安得海早跑過來說：貴妃娘娘不可過悲，怕觸胎氣。咸豐帝一疊連說了幾聲不錯：「你可服侍蘭妃，趕快回宮。」安得海得了這個分付，忙妥妥帖帖的扶抱蘭兒走開這裏。皇帝皇后自有一番談論，無非彼此用些客氣。我暫不提單講蘭兒受了這場羞辱，心裏自是又羞又惱，還幸不曾受著毒棒，然而出了這座坤寧宮，不由得嘴裏說出一句此仇不報，不能為人。安得海也就湊著趣說：「這要我娘這次龍胎生出個真命帝王將來母以子貴，一朝大權在手，怕他鈕結祿氏一條性命不緊抓在我娘個手掌心嗎？」（預伏後文。心靈手敏）說著把個俏面龐掉轉一雙水瀲灩的秋波，含著無限的風流，無限的媚態。這時蘭兒一顆冰冷的冷心，忽然得著一塊熱炭融化，一天雲雨早拋撇了，不知去向，不但煩惱消除。

且勾起五百年前的冤業忙喘的一笑說你這鬼靈精兒幾句話倒講的知心着意只恐怕你口是心非安得海一聽急得賭些血滴滴毒既蘭兒用手帕子將他個嘴堵了未知後事如何

評曰端華肅順却是逢君之惡然對於時局却能處處留心勸帝任用曾文正破除滿漢意見自是不易規畫

敘木蘭秋狩儀節却以舞臺演戲比例覺司馬長楊羽獵蘭成華林馬射兩賦都嫌莊重反不如遊戲出之爲佳

咸豐帝秋狩本是耀武揚威閱兵選將不圖於御營更衣忽演出一段風流旖旎的戲鮑蘭兒發福在此安得海機遇亦在此文貴出奇語無泛設

敘捻匪起事也用白蓮教做個主腦與太平軍是一鼻孔出氣是爲外覽此種外覽直至斷送滿清方才消滅抑亦劫數

福者禍之門禍者福之倚蘭兒不因懷孕不因得寵也不致開罪孝貞擺佈得

結結實實。但今日孝貞擺佈蘭兒。是明中布景。日後蘭兒擺佈孝貞。又是暗裏含鋒。兩宮仇怨。牢結在此。

第六回 少海星明百官賀 天津血戰毛賊退兵

話講內監安得海。扶掖著蘭兒進宮。一路狠殷勤。密密切切談些肺腑。依著安得海個意思。就要躲在這裏。儘意的盤桓。轉是蘭兒喫過今日的大虧。不便挽留。說乖兒子。咱們相聚的日期。狠長。你抽空兒。可到我這裏。不時走走。隨手掏出。一方手帕子。交給得海。得海收了。從此便常川來往。同崔長禮。劉承恩。混做一起。光陰迅速。蘭兒已是足月。到得六月初三。居然產出一位真命帝主。那些電光。纔樞寶。月入懷。這些譚語。在下也不必鋪敘。咸豐帝得著這個喜信。自然異常愉快。孝貞后也趕著過來。當由宮女抱過新生個阿哥。瞧了一瞧。真是天庭飽滿。日角豐。富隆準。龍顏同威。豐帝個規模。活脫無二。撫摩一會。一面屬付蘭兒。好生靜養。一面傳諭宮監宮女。小心服侍。方才緩緩回宮。外面朝臣知道皇子降生。無不入

朝恭賀。偏偏這個當兒。又得了兩處的紅旗報捷。咸豐帝這一次歡喜。非同小可。諸位。你知道報捷的是那兩處。一處是曾國藩的湘軍。恢復岳州。又連克武昌。除塔齊布。羅澤南。在陸路打些勝仗。楊載福。彭玉磨。在水路打些勝仗。新得了一員大將。名叫鮑超。表字春霆。這鮑春霆。不獨本領高強。而且用兵如神。他上陣。有一桿大旗。白地黑字。一個無大不大的鮑字。旗子上掛著一丈二尺長的紅綾。部下些將弁。個個翎頂輝煌。甚麼碑礮的水晶的。明藍的。暗藍的。光彩奪目。姓鮑的還有一種脾味。他喜歡當大敵。擋頭陣。起先在向榮麾下。不能盡其所長。後來在塔齊布營裏。才漸露頭角。曾國藩瞧他氣宇不凡。英雄蓋世。就分了五千名湘軍。歸他督帶。那知這五千人在他手下。就抵著五萬用。曾國藩第一次出兵。被楊秀清困在靖港。急得投水尋死。是他突圍救出。後來在洞庭湖一場惡戰。殺得太平軍七零八落。趁勢攻克岳州。又會同塔齊布。羅澤南。打破武昌。你看他的戰功。奇是不奇。大是不大。這次紅旗報捷。曾國藩就把鮑超的功勞。敘在第一。一敘過一邊。

一處是勝保的大營。那勝保到了安徽，就在正陽關駐紮營盤。巡撫何桂珍當然派兵會勦。這個當兒，蘇添福、張洛行早勾通毛賊。太平軍早派了三駕反王。一個是國宗、韋志俊，算是北王、韋昌輝個兄弟。一個是扶王、陳德才。一個是英王、陳玉成。這陳玉成，狠爲驍勇，機變過人。他到的地方，奸淫擄掠，無所不至。當時有個口號，寧遇鐵公雞，不遇四眼狗。因這陳玉成眼底下有兩個白癍，遠遠瞧著，好像是四隻眼睛，獐惡非凡。所以人稱他做四眼狗。這隻狗過來，那擒匪聲勢格外浩大。同勝保接了一仗，勝保敗了。早已佔踞住正陽關。其時壽州的金光筋固始縣的張曜，早合兵猛攻雉水鎮。這雉水鎮是擒匪巢穴。蘇添福、張洛行聚有七八萬匪徒，在該鎮死守。好個金光筋，駕著舟船，在水路進攻。張曜領著馬隊，在陸路進攻。張洛行抵擋張曜，斬殺得難解難分。蘇添福抵擋金光筋，却被光筋手下一個癩疤，趕竄上去。攆頭就是一鎚。那鎚有四十來斤重。蘇添福被這一擊，自然是腦漿迸裂。岸上些擒匪，瞧著大頭腦身亡，早是一哄而散。這一片聲浪，碰到張洛

行耳邊也就無心戀戰。不消說得張洛行是跑了。張曜也就不追。趕緊會著金光筋一齊進兵。搗了捻匪的巢穴。這裏捻匪失敗。那陳玉成駐紮在正陽關。也就勢孤經不起兩下包抄。張曜金光筋從正陽關的後面殺來。勝保派著一員驍將穿了一身紅襖。擎著兩口雙刀。從正陽關前面殺來。四眼狗腹背受敵。領了一枝生力軍橫衝直撞。好個金光筋。仍叫那個瘡疤跳躍上前。一柄大鐵錘舞得飛花滾雪。四眼狗知道這瘡疤利害。招呼全隊毛賊把個瘡疤困在重圍。這個當兒毛賊陣腳移動。那個穿紅襖的早使著雙刀如生龍活虎一般。巧遇見韋志俊一刀批下去。姓韋的一擡手早落下五個指頭。趕忙把坐騎一磕沒命的跑了。那陳德才碰見張曜。豈是他的對手。也就落荒走了。三駕反王走掉兩位。四眼狗無心戀戰。一馬衝開。迎面遇見金光筋。姓金的此刻如何放鬆。輪著長刀。蓋頂砍來。畢竟陳玉成是個高手。交戰個地方。又在個大河隄上。玉成用猛了力。把手中長矛一撇。不防姓金的身子一仰。坐騎一退。一個咕咚。金光筋連人帶馬早跌落到水晶

宮去了。四眼狗見來將落水，領著許多毛賊竄去，暫且不提。單是那個癩疤困在重圍，忽然的一聲胡哨，毛賊全退。他便提著鐵錘，趕尋他個主人。後來知道主人落水，他也穿身下水，一命嗚呼。主人是以身殉國，這癩疤是以身殉主，真算得忠義兩全。這一回事，官兵這邊戰沒個金光筋，捻匪那邊戰沒個蘇添福。但是蘇添福是捻匪中第一個重要人物，鼎鼎大名，通國皆知。勝保、鋪敘戰功，就把那穿紅襖的驍將列在第一，趁手交代。這穿紅襖的姓陳，名國瑞，湖北應城人。因這次出足風頭，軍中稱他做紅孩兒。第二就數到張曜，第三是金光筋，但金光筋爲國捐軀，不無懇請卹典。那癩疤的戰功也聲敘在內。奏摺後面也順帶何桂珍一筆。這一次紅旗報捷，恰恰同會國藩那邊的捷報同日到京（又敘清一邊）。咸豐帝在這新生皇子的當兒，又得這重重喜信，算是喜上加喜。他做了三五年的皇帝，要算今日是第一愉快。當時便笑對他兩個兄弟，說：「咱們大清國的江山，不致有意外搖動了。原來咸豐帝有兩個兄弟，一叫奕訢，封做恭親王；一叫奕譞，封做醇

親王今日因爲恭賀皇儲兩位親王也就領班上朝。還有一位怡親王載垣算是皇上的姪兒。當下一齊跪地碰頭說。這都是祖宗的洪福。皇上的造化。咸豐帝喜孜孜的笑說。這天時人事。才有點轉機。那毛賊的天王盤踞著南京。東王在湖南北一帶。甚麼鐵公雞又橫行江西。四眼狗又擾亂安徽。莽莽中原。蹂躪到不堪日月。捻匪個蘇添福。雖然辦掉。還有個大頭腦張洛行。連合著山東河南些教匪。聲勢亦復不弱。朕的意思。要煩個親王出去督兵。替一替朕的焦勞。做一做朕的臂助。皇上說著。把一雙龍目就瞟著恭親王奕訢。那端華肅順早早會意。忙跪奏說。臣等愚見。請恭親王督兵。另派額駙。僧格林沁。統帶神機營。權爲駐紮天津。這天津是北京個咽喉。有著重兵在此。一者防捻匪北竄。二者洪秀全既佔踞南京。難保不發生野心。派兵直犯京師。現在捻匪毛賊勾串。一氣比如下棋。這東北一角不能不有點布。寔咸豐帝極口稱贊說。是呀。你倆的計畫不錯。有了這萬全預備。朕就可高枕無憂。當下恭親王聽見。還以任大責重。才力不勝爲辭。咸豐帝笑

切。隨。卽。叫。過。安。得。海。來。取。了。一。套。軍。官。的。衣。服。催。著。端。華。肅。順。也。換。了。便。衣。預。備。
三。匹。坐。騎。溜。出。紫。禁。城。幾。個。大。大。的。圈。子。初。次。微。行。不。無。有。些。顧。忌。以。後。三。日。五。
日。或。遊。到。茶。坊。或。踱。進。酒。肆。旁。人。指。指。點。點。咸。豐。帝。自。稱。江。西。木。客。或。說。是。四。川。
陳。貢。生。有。時。同。端。華。一。起。有。時。同。肅。順。一。起。有。時。竟。不。須。端。華。肅。順。帶。著。個。安。得。
海。也。有。時。竟。不。帶。安。得。海。便。自。由。行。動。如。此。跑。了。一。年。半。載。市。井。的。習。氣。馴。儻。的。
流。言。摸。得。透。熟。那。圓。明。園。收。拾。得。格。外。精。工。又。添。蓋。些。秘。密。房。屋。前。清。個。舊。例。皇。
上。四。月。底。移。住。園。內。到。八。月。卽。行。回。宮。又。預。備。木。蘭。秋。狩。現。在。咸。豐。帝。不。然。除。却。
正。臘。月。回。宮。一。年。倒。有。十。個。月。居。住。在。圓。明。園。內。把。個。綠。陰。深。處。一。所。幽。潔。的。房。
屋。給。那。拉。氏。居。住。新。生。的。皇。子。取。名。載。淳。由。孝。貞。后。抱。入。坤。寧。宮。交。給。保。姆。乳。養。
(交。代。清。楚) 這。年。是。咸。豐。五。年。記。得。是。九。月。個。當。兒。皇。上。正。鬧。得。興。高。采。烈。忽。
然。半。空。中。又。打。個。霹。靂。這。霹。靂。是。從。那。裏。來。的。諸。位。莫。慌。讓。在。下。把。太。平。天。國。的。
事。體。要。補。敘。一。補。敘。前。書。不。說。著。咸。豐。三。年。太。平。軍。攻。破。武。昌。就。有。個。不。第。秀。才。

錢江叫他直犯北京。噯，依石達開個意思，也極力慫恿，爲最楊秀清不以爲然。其時太平軍遂不北犯北京，竟東取南京。一到南京，仍用他從前政策，把擄掠的男人編入男館，搶劫的女人編入女館。男人粗笨的，給他一塊紅巾，編入軍隊，稍爲俊俏的，就充作嬾童。儘著諸王受用，女人家更不必說，粗臊的做婢僕，平常的描花繡朵，織造龍袍，稍有姿色的，自然收入宮內。那紅鸞早被章昌輝取去，柳映玉花含烟早被天王取去，東王却得個仕女班頭，名花魁首，名字叫做傅善祥。東王因寵傅善祥，把個耶禾華的天女洪宣嬌，漸漸打落冷宮。此是後話。單講洪秀全盤踞南京，重行封官敘爵，甚麼項大英呀，就封做翰王，方成宗呀，就封做烈王，胡有祿呀，就封做鎮南王，鄧光明呀，就封做歸王，黃子澁呀，就封做潮王，邵雲官呀，就封做納王，伍貴文呀，就封做比王，汪安均呀，就封做康王，劉得功呀，就封做挺王，廖發壽呀，就封做榮王，陳崑書呀，就封做護王，譚紹洸呀，就封做慕王，藍成春呀，就封做端王，林彩新呀，就封做列王，梁成富呀，就封做啟王，張大洲，汪有爲俱

封一等侯（照應前書）另外陶金曾封獎王。張學明封甯王。汪海洋封康王。陳炳文封聽王。譚體元封借王。李元濟封佑王。陳玉成封英王。楊柳谷封隨王。藍仁德封根王。陳德才封扶王。還有天王的族弟洪仁政封做卹王。洪仁玕封做玕王。洪容海封做保王。東王的族弟楊輔清封做輔王。北王部下個李秀成封忠王。李世賢封侍王。左丞相秦日綱封燕王。何震川封一等侯。賴漢英仍然是護國公。後來秦日綱把左丞相位賞讓給林鳳祥。其餘從征毛賊都封官。晉秩有差。又在天王殿上懸了一副楹聯寫著

馬上得之馬上治之。造億萬年太平。天國於弓刀鋒鏑之間。斯誠健者。
東面而征西面而征。救廿一省無罪良民於水火。倒懸之會。是曰仁人。

這種揚厲鋪張還不算數。當由左丞相林鳳祥右丞相何震川奏請開科取士。洪秀全非常得意。忙說朕的意思不但要考試男子還要考試女子。但是資格要寬。規矩要鬆。方法要簡便。日期要縮短。前後分做三場。取中頭場叫做秀才。取中二

場叫做舉人。取中三場叫做進士。男女是一樣開榜。有狀元。有榜眼。有探花。你倆意思以爲何如。左右二相齊說。理合如此。當降一道天旨。就派林鳳祥何震川爲正副總裁。還兼主考學差。算是考試的頑意兒。就這兩人一手經理。那應考的人才。不出男館女館。還有俊俏的變童男。妾。妖嬈的媼娃。豔姬。先考男場。後考女場。記得考試個題目。爲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頌。又天父爲奸生理人論。這些題解。總出在勸世靈言。這勸世靈言。就是洪秀全夢中所得天書。又將第三回事。情一提。那天書的內容。一班男的女的。何曾平日研究。不過糊裏糊圖。滿紙放些驢屁。拉些狗屎。林鳳祥何震川也是個文理欠通。據那字迹端正。一味恭維的。在黑字旁邊。用硃筆加些濃圈密點。煞然好看。卷子每頁祇三十六格。進呈到天王面前。前男狀元就點了。應天瑞是東王一位得寵的變童。女狀元就點了。傅善祥又是東王一位得寵的豔妾。這是甚麼緣故。因當時東王權力最大。正副總裁固然大拍馬屁。就是天王也不敢抹煞面子。那榜眼探花。就輪到北王及其他王侯的親

密那裏是考取人才不過替一班男女變童豔妾加個潤綽的頭銜。唉……這還成做掄才的大典開國的遠猷嗎？那滿清科舉雖屬腐敗萬一有個娼優隸卒在內一經發作倒不問總裁是宰相不宰相那一顆腦袋一定是耍搬家的（不是閑文却覷定後書落筆）閑話少表洪秀全因著曾國藩在湖南練兵陸路的羅澤南塔齊布水路的楊載福彭玉塵狠狠的打了幾個勝仗當下狠爲煩心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於是抱著奮勇帶領三十萬毛賊水陸并進翼王石達開又在江西做個後援這一次鏖戰把個曾國藩困在靖港水洩不通不虧鮑超一枝生力軍姓曾的幾乎丟命接著蘇添福張洛行又打發李兆受馬超江前來請兵依著天王的意恩方以湘鄂戰爭正在緊急那裏能派兵接應轉是左右二丞相林鳳祥何震川力勸說我們太平軍的勢力範圍方期儘力的發展難得有此機會能於北路得手趕到北京把一個咸豐帝攆了他的金玉富貴妃嬪美女一籠腦兒可以收歸我有洪秀全聽到這裏忽然記憶起一樁事來忙說是呀……我聽著

黃○文○金○說○有○個○前○任○廣○州○都○統○惠○徵○的○女○兒○名○字○叫○做○蘭○兒○是○個○絕○世○美○人○現○在○想○已○遷○入○深○宮○能○够○打○破○北○京○把○那○滿○裝○美○女○奪○來○讓○我○嘗○嘗○異○味○是○再○好○沒○有○了○（○一○心○算○計○却○是○照○應○前○文○回○顧○後○文○靈○心○四○映○）○如○此○我○且○派○四○眼○狗○陳○玉○成○去○他○的○本○領○高○強○機○變○十○足○此○去○必○有○把○握○不○消○說○得○英○王○陳○玉○成○領○了○十○萬○毛○賊○用○韋○志○俊○陳○得○才○兩○人○做○個○幫○手○那○前○來○請○兵○的○李○兆○受○馬○超○江○也○就○火○龍○火○馬○的○跟○著○大○衆○一○齊○走○了○一○到○安○徽○接○連○打○幾○個○勝○仗○不○是○金○光○筋○張○曜○兩○枝○兵○攻○破○雉○水○鎮○那○勝○保○的○大○營○亦○何○能○得○手○紅○孩○兒○陳○國○瑞○亦○何○能○立○下○頭○功○但○是○擒○首○蘇○添○福○死○了○張○洛○行○不○無○又○要○糾○合○餘○衆○軍○師○苗○沛○霖○是○反○復○復○他○個○意○思○是○一○味○騎○牆○擒○匪○得○手○則○夥○結○擒○匪○官○兵○得○手○則○又○迎○合○官○兵○那○李○兆○受○馬○超○江○又○同○姓○苗○的○走○的○是○一○條○道○兒○這○個○內○容○早○被○巡○撫○何○桂○珍○揭○穿○何○桂○珍○與○勝○保○本○有○意○見○因○勝○保○攬○取○了○戰○功○他○不○甘○退○後○便○遣○人○向○苗○沛○霖○李○兆○受○馬○超○江○一○干○擒○匪○招○安○二○個○猾○賊○也○就○將○機○就○計○何○桂○珍○信○以○爲○實○推○誠○相○與○偏○偏○的

馬超江結了地方惡感。被人殺了。李兆受狼子野心。竟會賺出何桂珍在英山小池口。殺害可憐姓何的爲國捐軀。那個統帶大營的勝保。反拜摺進京。說他辦理不善。禍由自取。這是從那裏講起。諸話不談。擒匪同毛賊似合。仍分張洛行另外夥結任柱牛宏。自有他的去路。英王陳玉成同著韋志俊陳德才。又盤踞著皖北地面。奸淫殺掠。鬧得一塌糊塗。一起一起的消息。報到天王府。洪秀全對著左右丞相說。我們太平軍的勢力範圍。已經擴充到長江以北。何震川說。趁著這個當兒。滿清的官軍全隊駐紮皖北。那北京必然空虛。只要派個驍將帶領十萬大兵給他冷不提防。那一座北京城不睡手可得嗎。秀全說。這事還另同東王計較。現在他出師未回。我們這裏如何大起傾國之兵。何震川未及答言。轉是林鳳祥說。天國者。是天王之天國。事事要稟命東王。臣恐我們太平天國不待江山統一。那東王就要同室操戈占奪這主座。預伏下文。自相殺害。依臣愚見。天王是要乾綱獨斷。奮震點神威。轟轟烈烈做一番事業。才是秀全個心路。被這一席話提

醒當說我們這裏天兵天將固是不少莫說十萬就二十萬三十萬一時也調撥得出爲最統帶兵將的艱難其人鳳祥說臣雖不才此舉倒願効犬馬秀全聽著哈哈大笑說能得愛卿辛苦一趟一定馬到成功第一打破北京先替我把這那拉氏取來（癩蝦蟆想喫天鵝肉妙在照應前後章回）鳳祥便喏喏連聲說那個自然：當下秀全便取過隨身法寶個斬妖劍遞給鳳祥說此去如朕親臨無論大小天將天兵如有違犯天條可替我砍去腦袋示衆鳳祥得了這一道天旨當即儘數挑選二十萬人馬帶著范啟發張大洲汪環武汪有爲四員驍將還有一位是國舅賴漢英的堂房兄弟名叫賴汝光這賴汝光尤其驍勇刻日過江由浦口進發在路先同四眼狗陳玉成接合共同商議攻打北京方法玉成說我聽這次進兵要分前中後三路第一路由老哥從山東德州進撲天津做個擒賊擒王的辦法第二路須夥合捻會張洛行由賴文光扼兵河南一以壯前鋒的銳氣一以防勝保多隆阿出兵反攻第三路便是兄弟在安徽一帶做個大大的後援

你看安是不安。鳳祥當下連連點頭說：此種計畫安當不過。當下分撥五萬毛賊歸賴文光帶領，叫他扼駐河南，又分撥五萬毛賊與陳玉成，叫他仍紮安徽。自家却率領毛賊十萬，夥同范張二汪四位驍將，一路浩浩蕩蕩殺過山東，直撲天津。逢州過州，逢縣過縣，一路趕來，勢如破竹。諸位想想，若不是滿清預先準備，派著恭親王奕訢、額駙僧格林沁，做了正副元帥統兵扼守天津，這個亂子真是鬧得不小。書中講的咸豐五年九月間，空中打個霹靂，這霹靂不是別的就是太平天國左丞相林鳳祥飛來的。這起大隊人馬（鬪筭接縫，聲敘清楚）當時咸豐帝大大喫驚，一面派了端華、肅順趕赴前敵，面授機宜，一面跑到圓明園，向綠天深處找那那拉氏計較一切。好個那那拉氏，早胸有成竹，說主子只管放心。這次毛賊北犯，必無妨碍。咸豐帝搖著頭說不然。據聞來的是天國，個個左丞相帶領著十萬人馬，咱們這裏連神機營及駐津軍隊總共不過五萬，以五萬抵十萬，怕的兵力不敵。那拉氏說這可無慮。一者咱們是以逸待勞，二者津沽的形勢要算奇。

險節節都有礙。臺憑他千軍萬馬不能飛過。三者恭親王、謀國公、忠膽大心細。僧格、林沁又是一條好漢。平時自負不凡。臣妾粗讀歷史，周瑜以五萬兵破曹操八十三萬，謝玄以五萬兵破苻堅四十萬，來的個林鳳祥未必有曹操苻堅的才畧。且所帶的兵馬無非是賊頭賊腦烏合之衆，憑著恭王、僧王都可以拏出周瑜謝玄的手段，以逸待勞，以寡敵衆，能力辦此賊。力寫蘭兒遠見高識，都爲垂簾訓政。張本）咸豐帝聽了這番議論，不由心底蓮花朵朵開放，忙向那拉氏親親熱熱接個吻，用手拍他的肩背，說不料愛卿竟有如此明白透漏的快論，朕好歡喜，不致把姣姣滴滴個美人讓給那毛賊受用。雖是信口開河，却關合前文，鍼鋒相對，語妙筆妙。那拉氏聽到這裏，不禁把一雙水灑灑的秋波向咸豐帝一笑。咸豐帝情不自禁，以下如何；做小說的便擱筆不提了。閑話休絮，這裏皇上躲在圓明園那裏，端華肅順已趕到天津大營，前敵早擡槍火礮，轟個不了。僧格、林沁身裹著一件黃馬褂子，跨著高頭大馬，身材又高，馬匹又大，遠遠瞧去彷彿。

一座七級浮屠。一手揮著寶刀。一手搖動令旗。那神機營的兵隊。無不以一當百。呼聲如雷。這一次對壘。就把毛賊轟擊得尸橫遍野。那一班不中用的天將。有的死於非命。有的負傷逃跑。轟過一起。禁不住林鳳祥惱羞成怒。又督促著毛賊潮湧的捲來。諸位要曉得。太平軍臨陣全是紮死營。打死仗。俗說殺不良的苗蠻。他們由鵬化山殺到湖南。北蹂躪皖贛。縱橫江浙州縣。披靡省郡。望風全是用那殺人不眨眼的手段。此次統軍深入。也不問兵臨絕地。只管殺上前去。那知平時走的上風。今日走的下風。平時行的順水。今日行的逆水。可憐今日這一場惡戰。太平軍原是十萬。除死去殘傷的。僅僅落了五六萬。林鳳祥受了這次痛創。欲進不得。欲退不能。急望第二路駐紮河南的賴汝光前來救應。那知賴汝光一起人馬。又被勝保多隆阿分兵圍住。不得過來。林鳳祥餉盡援絕。只好死命廝殺。又被僧格林沁用紅衣大礮。轟斃多人。鳳祥見勢不對。不能成軍。連夜溜走去與賴汝光會合一起。書儘一邊說。不提恭王僧王得了勝利。也不講端華肅順回宮報捷。單

說東王楊秀清同北王韋昌輝在那圍攻湘軍的時會兩人已結下惡感昌輝有個部將却是極寵愛的嬖童名字叫做吳壽仁東王因他臨陣脫逃便假託天父耶禾華的天旨把昌輝傳來捆打五百大棍打得皮開肉綻把那吳壽仁活活的剝皮熬油點天燈你道昌輝氣是不氣恨是不恨巧巧的楊秀清前敵督戰也是接連的幾個敗仗失了岳州武昌昌輝口雖不言心却忿忿秀清心知其意只好趕著退兵及到南京又曉得天王同那左丞相林鳳祥瞞著自己竟會出兵當下惱羞成怒一日趁著百官朝賀東王站在殿上猛然跌個筋斗嘴裏白沫潮潮眼睛一翻一骨碌爬起身來搶上寶座把洪秀全一推說天父有旨還不跪下領訓真個奇怪一位太平天國尊無二上的天王竟匍匐地楊秀清嘴裏喃喃有詞一聲喝令替我把金冠去了龍袍剝了左右不敢怠慢除冠的除冠解帶的解帶卸袍的卸袍把個洪秀全僅剩了一身短襖一條單袴秀清在上面又嚷說你可知罪不知罪麼秀全連稱知罪秀清又嚷說左右替我把這逆子拖下去捆打

四十大棍左右一聲答應早用絨繩捆了捺頭的捺頭按脚的按脚諸位想想那孝貞后捆打蘭兒得著咸豐帝做個救星便雲消雨散楊秀清捆打天王反沒有人做他的救星是天國的天王反不如滿清個妃嬪一般的屁股要算是有幸有不幸了有幸便飢膚完全不幸便皮開肉綻我在這裏磕著閑牙那知天王個尊臀已劈拍拍的做了一部肉鼓吹了未知後事請看下文

評曰。敘同治帝降生。只寥寥數行。不肯浪費筆墨。

挿敘湘鄂軍情。皖省捻匪。即引起鮑超陳國瑞兩個驍將。爲後書伏綫。文宗移駐圓明園。是瘡痍未落。痛苦全忘。半空中來個霹靂。却驚醒溫柔鄉的睡夢。不少。編小說的筆墨。重在精神團結。敘甲方面須照應到乙方面。敘乙方面須照應到甲方面。敘前路須跟後路。敘後路須回顧前路。卽如補敘太平天國事實。偏偏於那拉氏不肯放鬆一提。再提其思路何等靈活。措詞何等風趣。

林鳳祥帶兵北犯。此舉却不可少。所謂寧做過不可錯過。

寫那拉氏料敵必敗。爲將來垂簾訓政。張本。然妃以莊重出之。帝以嬉皮結之。游戲三昧。是能參野狐禪者。

東王擗打天王。可謂奇談。但假天父名義。視爲固然。不必以爲駭怪。

第七回 金陵城裏大起殺機 圓明園中徧徵女色

這天王擗著屁股一五一十的被打。了四十大棍。趕忙爬起。有人替他穿上龍袍。戴上金冠。圍好鸞帶。身子一挺。忍著痛苦。便升了寶座。所有文武百官。仍山呼萬歲。如常。這是甚麼緣故。因著太平天國。以神權愚弄一班毛賊。雖以天王之尊。總要受天父耶禾華的處置。何況其他。然而天父個靈魂。不依附別人。只依附東王。楊秀清。你看姓楊的威勢。大是不大。但威勢越大。他便越生了妄想。他肯進犯北京。必定要盤踞南京。就有個取以自代的意思。今日責打過洪秀全。當由右丞相何震川暗暗給信與林鳳祥。叫他暫與賴汝光。陝玉成。廝守一起。不必來京。此

是後話爲最東王這番回來。曉得會國藩的利害。不可以力取。於是潛匿在東王府內。日夜同傳善祥盤桓。善祥以外。還貪戀著幾個戀童。一個叫做方順。一個叫做牛榮春。還有一個叫做黃啟芳。這黃啟芳生得比花還媚。比玉還溫。本是章昌輝個男妾。硬掙掙被東王奪來。東王因貪。走旱道不上三五個月。早把兩隻眼睛害得又紅又腫。彷彿桃子一般。腎水不足。肝氣又旺。天妹洪宣嬌在旁服侍。不時動起氣來。拳打腳踢。可憐洪宣嬌由自己個丈夫。蕭朝貴死後。便死心塌地的拉攏楊秀清。那知楊秀清的男妾女寵。不計其數。宣嬌雖有些面首偷偷藏藏的。一經被秀清發覺。他便拏出靈魂附體的頑意兒。捺倒便打。洪宣嬌個屁股結結實實被打過幾回。自己固是寒心。他哥子天王也不能庇護。這次秀清患目。叫宣嬌替他搔癢。手指稍重。秀清便給他兩個嘴巴子。還嚷說。我有日登了大寶。首先把你這騷貨砍了。宣嬌只是忍痛不言。過了一日回去。哭啼啼告訴哥子天王。忙搖著手說。不許聲張。一面盤算在心。一面仍故意要好。趕派個御醫。名叫何潮元。

前去替東王醫治眼目。用些光明藥水，又教他一個方法。這方法是用童男童女以舌舔眼，舔了七七四九天。東王兩隻眼睛，睛好一隻，損去一隻，便成了一個獨眼龍。世界上惟獨眼龍心腸最毒，而性情又最淫。已經剩了一隻眼睛，還要任性的瞎嫖，偏偏又發起楊梅毒來，不消說得，仍是何潮元醫治，醫治不好，腦袋搬家。又換了一個醫士，名叫李俊良。這李俊良，更拏出腌臢不堪的手段，竟捧著生殖器官，做水煙袋內邊的膿血，嗅得呼嚕嚕的，把個東王弄得舒服異常。唉！不是做醫士的，是些畜生，誰人不顧著這顆腦袋？啊！東王個毛病，整整鬧了一年。這個當兒，江南大營的向榮，又兩次三番攻打南京。天王乘勢把翼王石達開調回。這個鍊公雞，非常利害，同向榮在太平門打了一仗，四面用些埋伏，竟把姓向的逼在死路。用大礮轟死諸位。這向榮是同烏蘭泰、周天爵、饒尚阿一起出兵的。饒尚阿因失機，議處烏蘭泰，因力戰陣亡。周天爵避著賊鋒，在不當衝要的地段紮營。要算得老師縻餉，（忽然挽回上文，與第四回書照應，心細之至）獨有向榮。

由永安州尾追賊兵一路廝殺到這裏就在江南紮定大營牽制太平軍的肘腋部下原有個驍將鮑超却投往湘軍立下大大的功業那穿白袍個全玉貴也同毛賊戰過幾仗爲最後起享大名的是位張國樑這張國樑係廣東高要人起初作賊後降大營生得面如冠玉脣若塗朱假如在東王北王跟前一定要勒逼哄騙的上手那就保不住是完全金玉之身了（是趣語亦是恨語）向榮在日狼極力的出摺保舉說他智勇過人向榮一死朝廷就派他接統大營以資熟手此是後話單講東王病體狼狽聽說鏡公雞同章昌輝回來打了勝仗又轟斃向榮好不快意當招呼翼王北王過來殷勤獎借一番石達開再狡猾不過說我們全仗著東王洪福等九千歲精神復原還要在天王府那邊大開宴會尋些快樂（伏根）秀清鼻子裏嗤的一聲說如此我還就他的教嗎你倆想想這太平天國大半邊的江山是誰打下的達開說全是東王的血汗功勞秀清說你講話也有點良心我費盡心機把江山打下來讓他做現成基業他稱萬歲我稱九千歲甚

麼道裏我比他要減少一千歲。昌輝插言說：這是大家擁戴他的秀清眼睛一楞。說誰個大家：達開見話頭不對，忙笑著說：如果東王一定要稱萬歲，我們便從今改口說著便恭恭敬敬磕下頭去。口稱萬歲萬歲萬歲，秀清聽了忙用手扶起說：難得你倒首先歸順，不知章賢弟意下如何。昌輝也就極口說贊成。秀清哈哈大笑說：我們改日再議。北王翼王因沒有別的話講，隨即告辭。二人走後，秀清便將一席談話回宮告訴傅善祥。這善祥倒狠有點見識，勸東王凡事總要深沈不露防人之心，不可無秀清笑說：憑他孫悟空會翻筋斗子，總不能跳出觀音老母個手掌心。（恐怕不然）不提東王同傅善祥磕著閑牙，單講章昌輝石達開趕到天王府，見著洪秀全便如此：這般：同在秘密室計議，當有天王的心腹三人，一是國舅賴漢英，一是秦日綱，一是羅大綱。安排香餌釣鱉的計策，就借這向榮大營軍潰設宴慶功，并商議進行辦法。為題內綫用著天妹洪宣嬌，外綫用著石達開、章昌輝，其餘賴漢英、秦日綱、羅大綱、密密安排些兵隊，記得這年是

咸豐六年七月十七。天王在府中大排筵席。召集百官。文的錦衣繡服。武的甲冑。綳襠。龍纓鳳旗。好不威武。當由天王備好法駕。翼王北王。騎著高頭大馬。趕到東王府。兩人入內。東王便歡迎出來。姓石的。姓韋的。異常恭維。早跪在殿前。口稱東王萬歲。今日天王那邊特地開太平大宴。已備著法駕。恭請前去。秀清哈哈大笑。說：「莫非你們有甚麼陰謀詭計嗎？」（當頭一擊。有心無心。）兩人經這一問。早是汗流浹背。韋昌輝。蔡著聲。沒有話說。偏是石達開。驚神一定。說自家個兄弟。那能安著歹心。且東王萬歲。是天父個替身。即使兄弟們有甚別念。天父還不知道嗎。天父知道我們弟兄。違犯天條。輕則捆打。重則懸袋。搬家。那還了得。（以矛盾盾。大好口才。）秀清當下哼了一哼。說：「我也知道你們不敢一班小鬼。如何能搬得動。金剛說著。便趕回後宮。忙穿換一套新鮮服色。洪宣嬌。早整過來。曲盡殷勤。倒是傅善祥。不知因著甚麼感觸。一副潑辣辣的眼淚。直淌下來。秀清瞧著。這種光景。便說：「愛卿。何爲如此善祥。嘆口氣。說我只怕秀清笑說。你怕著甚麼。我是天父。」

個替身。要擺佈他們。怎樣便是怎樣。善祥搖著頭。又瞧見宣嬌站在面前。不便深說。宣嬌恐怕東王意思活動。忙說：「一般都是自家人。我個終身還倚靠著王爺。天下的。人給苦王爺。喫做妹子的。還能辜負我的有情有義的恩哥嗎？不怕天父的嚴譴嗎？秀清被灌了這種米湯。又自恃是天父個替身。料沒有別個意外。當下把善祥安慰幾句。說孤家昨夜得個吉兆。夢見一條五爪金龍。盤繞在我個身上。此去一定有大好機會。（不是金龍盤繞。怕是繩索捆身。）你別管我。說著把個極得意極寵愛的男妾黃啟芳。招呼過來。也叫他換了繡衣。跟著前去赴宴。不消說得東王平日出行。彷彿同城市鄉鎮賽會一般。旗纛繖扇。高蹠臺閣。獅子龍燈。音樂十番。走過一起。又是一起。南京的街道又長。帶誑說那些鑾衛儀仗。排列著有四五里路長。翼王北王騎著兩匹大馬。在黃龍罩繖前引導。東王今日坐的是天王御用個法駕。杏黃緞子繡的金龍。格外出色。後面跟著黃啟芳騎的胭脂駿馬。那方順之劉榮春兩個雜種。也騎馬後隨。到得天王府。文武百官早排班候駕。進

了太陽門一條甬道有一里多長。天王洪秀全忙步下金龍殿。秀清此時方下了法駕。彼此進一步。携著手一同上殿。天王居中站著。東王就站在上首。這個當兒。鐘鼓齊鳴。淨鞭三響。文武百官早匍匐在地。口稱天王萬歲。接著北王翼王趨前領班。復行跪地。口稱東王萬歲。楊秀清故意搖著手說。這萬歲二字。惟天王足當孤家。如何承受。秀全笑說。我王何必過謙。已經九千歲。再加一千歲。有何不可。這倒是出於諸卿的擁戴。我想我王憂國憂民。心血耗盡。現在消瘦許多。今日在御花園備下筵宴。可大家快樂一場。說著便携了東王個手一齊退朝。趕進御園。這一次是有預備的。是洪黨的人才許進園。非洪黨的人早被攔漢。英秦曰。綱羅大綱。三人攔住。昌輝有昌輝的布。實達開有達開的布。實天王東王進了御園。就在一座百花廳上分別坐下。才獻過茶。天王假託腹漲。更衣。韋昌輝趕著前來手裏擎著一面尖角紅旗。搖了幾搖。就在那假山石後樹木叢中簇擁出許多人來。一個個手裏總擎著明晃晃的傢伙。秀清知是不妙。忙嚷說。這是甚麼意思。昌輝一

笑說你還睡在鼓裏嗎。今日不是天王奉請，倒是閻王爺、爺、你、去、請、燙、飯、秀、清、一、聽、左、右、瞧、瞧、沒、個、心、腹、這、有、黃、啟、芳、方、順、之、牛、榮、春、三、個、男、妾、在、此、那、姓、黃、的、本、是、北、王、舊、寵、北、王、早、派、著、得、方、個、妥、人、將、他、背、去、姓、方、的、姓、劉、的、兩、個、雞、種、早、被、伏、兵、趕、上、用、刀、砍、了、說、時、遲、那、時、快、東、王、本、會、些、拳、棒、穿、至、昌、輝、跟、前、一、擡、骹、就、狠、狠、的、打、來、諸、位、若、是、楊、秀、清、不、被、酒、色、陶、鎔、這、一、骹、打、來、韋、昌、輝、怕、不、是、一、個、筋、斗、嗎、無、如、今、日、個、楊、秀、清、不、似、往、日、個、楊、秀、清、身、體、虛、弱、不、堪、一、骹、飛、來、被、昌、輝、身、子、一、偏、早、是、一、聲、咕、咚、秀、清、個、金、龍、冠、子、已、滾、去、一、丈、多、遠、這、時、有、個、王、大、頭、名、字、叫、做、王、欣、官、拜、天、國、個、檢、點、原、是、北、王、部、下、驍、將、跳、上、前、來、抽、出、一、根、繩、子、把、東、王、就、緊、繫、繫、起、東、王、連、嚷、反、了、：、翼、王、石、達、開、不、知、從、那、裏、蹺、來、說、天、國、者、天、王、之、天、國、一、座、天、國、如、何、有、兩、個、萬、歲、你、現、在、要、稱、萬、歲、不、說、你、反、還、要、編、排、我、們、反、嗎、昌、輝、跳、著、腳、說、說、反、就、反、不、由、分、辨、就、在、腰、間、抽、出、明、晃、晃、個、快、刃、刀、光、一、閃、可、憐、楊、秀、清、一、顆、腦、袋、早、已、滴、溜、溜、滾、著、多、遠、一、聲、喧、嚷、天、王、洪、秀、

全忙跑出來號號陶陶個痛哭要曉得天王痛哭不是假意實出真心當日一夥兒聚義起兵不料中途就出了這個笑話哭是真哭號陶了一會當招呼大眾要以王禮安葬後人有句爲證

秀才造反真怪事投書忽起窺神器天鍾戾氣金田村何物仙人太遊戲某也當爲王某也當爲帝某也大將才某也宰相從他一分位實黃旗一舉驚天地一戰吳楚破再戰皖江棄乾坤反掌祇尋常真人重瞳殊自異那知鍊騎從天來如貓攪鼠鷹搏雉并底蛙跳空自尊箠中狐鳴何足恃始歎作賊固自難不如學作時文易寄語人間諸秀才總須安守頭巾氣

天王雖是要以王禮安葬秀清那知韋昌輝積忿在心他拏出惡毒心腸強盜手段把個楊秀清尸首搬運回去細切粗劑叫庖人做些肉糜次日在自己府裏宴客除却天王未到甚麼石達開賴漢英羅大綱秦日綱何震川一班王侯將相無不到位酒過三巡早一人一碗盛些肉圓子出來大家才喫下肚韋昌輝便起身

來。釀。說。兄。弟。今。日。做。的。肉。圓。子。可。還。對。味。嗎。有。的。說。肉。味。帶。酸。有。的。說。血。腥。太。重。昌。輝。笑。說。諸。位。喫。的。是。楊。肉。達。開。說。這。種。暖。天。如。何。還。燒。羊。肉。昌。輝。搖。手。說。不。是。牛。羊。之。羊。却。是。東。楊。之。楊。達。開。聽。到。這。裏。一。陣。惡。心。把。喫。的。肉。圓。子。一。齊。倒。出。登。時。穿。到。昌。輝。跟。前。拳。足。齊。下。昌。輝。那。裏。是。姓。石。的。對。手。當。經。衆。人。排。解。賴。漢。英。把。姓。石。的。拉。去。達。開。嘴。裏。還。嚷。著。說。這。種。狠。心。狗。肺。人。已。死。了。要。惡。毒。毒。的。做。到。這。種。地。步。離。奇。：。漢。英。拉。著。翼。王。走。開。以。爲。太。平。無。事。那。知。章。昌。輝。惱。羞。成。怒。衍。佛。天。父。耶。禾。華。靈。魂。附。體。發。起。神。經。趁。著。石。達。開。被。賴。漢。英。勸。走。他。便。大。起。隊。伍。竟。火。龍。火。馬。的。去。圍。翼。王。府。第。這。叫。做。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闖。進。翼。府。見。一。個。砍。一。個。見。一。雙。砍。一。雙。直。殺。得。雞。犬。不。留。可。憐。石。達。開。一。家。妻。子。老。小。都。斷。送。在。北。王。手。裏。諸。位。這。是。甚。麼。緣。故。姓。石。的。同。姓。章。的。總。是。計。算。東。王。東。王。辦。掉。何。以。達。開。要。毆。打。昌。輝。不。過。達。開。個。意。思。以。爲。東。王。一。死。已。足。蔽。辜。一。定。劑。做。肉。糜。居。心。何。忍。動。手。來。打。昌。輝。還。有。點。英。雄。氣。概。昌。輝。所。以。不。服。也。有。一。種。心。理。他。想。平。日。被。

東王蹂躪足了。自己個屁股受了毒棒多少。男妾豔姬被他強佔多少。我剽他做肉糜。是爲我洩恨。要你姓石的干涉甚麼。且昌輝還挾有一種野心。以爲東王死了。他便可以出頭殺掉東王。攆走翼王。將來洪秀全就做他的下飯小菜。好個石達開。當時被賴漢英扯去聽說。昌輝殺他一家。他也不回府。就屬姓賴的致意。天王趕緊要去肘腋的大患。此地非我安身之所。說罷。竟隻身離了南京。他別幹他的事業。後話不提。單講賴漢英趕進天王府。把一切情由如此。這般。逐層逐節的告訴秀全。秀全聽了。不由得氣的咬牙切齒。連說不殺此賊誓不爲人。當招呼秦曰。綱羅大綱進來。從長計議。兩人齊說。我們趁這當兒。也廝殺到北王府去。稍遲恐有預備。天王說是極。我這裏有的羽林軍。你倆可儘數帶去。兩人一聲答應。不敢停留。大號一吹。三千個羽林軍。擎著刀槍火器。來圍北王府。俗說兵來將攬。章昌輝部下也有三五百人。但是比較勢力一方面。是奉著天王天旨。名正言順。一方面是跋扈不臣。畢竟有些理屈。交起手來。偏偏那大頭檢點王欣被火。

槍擊斃這一鬆勁北王部下的毛賊便鴉飛鵲亂的跑了。章昌輝知事不濟，拎着高頭大馬衝出城門，姓秦的姓羅的也不追趕，簇擁着三千羽林軍殺進北府，這叫做一報還一報。昌輝把翼府殺的雞犬不留，姓秦的姓羅的也把北府殺的雞犬不留，甚麼豔姬紅鸞呀，男妾跑回的黃啟芳呀，都做了刀頭之鬼。這一起同室操戈，自相殘害，東王算是身膏斧鑕，犧牲些男妾豔姬，只有洪宣嬌仍回歸天府。傅善祥倒尋個自盡，翼王全家被害，隻身逃跑。北王尤不划算，你道爲何？就因他性情殘忍，跑出南京城，沒有一處不知道這新聞，防備他反噬。且天王又傳知各處嚴密查拏，直到咸豐七年二月，昌輝竄至六合，被太平軍捉住，捆到南京。天王親鞠一堂，用那五馬分屍極刑，把他活活的辦死。諸位，南京城裏出了這一場攪海翻江的亂子，各處毛賊也就大大的鬆勁。比如棋局一方面失勢，一方面必然得勢。此時曾國藩個湘軍勢力非常澎漲，胡林翼已薦任做湖北巡撫，那兩湖算有了萬里長城，曾國荃已進圍安慶，那兩皖算有了中流砥柱，曾公幕府又新添

了兩位出色人員。一個叫做左宗棠，是湖南湘陰舉人。一個叫做李鴻章，是安徽合肥翰林。這兩人要算是曠代奇才。一時瑜亮。姓左的同胡林翼，都是陶文毅陶澍的愛婿。俱由曾國藩一手提拔。宗棠原在駱秉章幕府，因與鎮台樊燮衝突，簡直要革去舉人。國藩深知其才力，保他以四品京堂辦理軍務。後來克復浙江全省，還勦捻，勦回生平戰功不亞是文正。姓李的本由許姓過繼外家。他母親生他的時，曾夢見一條烏龍破空而來，知是不凡。他雖點了翰林，却好騎馬射箭。當時稱他做武翰林。曾國藩創辦湘軍，他就投營効力。後來克復蘇州，他就創辦淮軍。那淮軍的勢力不亞是湘軍。我這部慈禧垂簾的演義，算是李鴻章演唱的戲齣。狠多甚麼出將呀，入相呀，創辦海軍呀，出使外洋呀，內而佐治兩宮，外而交涉各國，由亂而治，由盛而衰，他個鼎鼎大名，全世界無人不知，無人不知。曾文正以後要算得個擎天玉柱，架海金樑（精神貫注全書）此是後話。但是曾國藩在這驚濤駭浪之中，電掣雷轟之際，他却著著進步，路路進兵，生平却遭逢三次大

難第一次是在靖港第二次是在湖口第三次是在祁門前前後後不虧著塔齊布羅澤南楊載福彭玉馨褚汝航及驍將鮑超也不能出險湖口之戰湘軍的損失尤多甚麼陸軍的塔齊布羅澤南呀水軍的褚汝航呀都是陷陣身亡祁門之戰要算是湘軍拚命大鬪可憐賊軍佔著上風曾文正駐紮在下風看看的包圍過來賊軍個主將一位是忠王李秀成一一位是侍王李世賢好不利害諸位想想如果這一仗曾國藩失勢那滿清個一統江山有不拱手讓人嗎比如舞臺演戲去掉一個班頭無論甚麼生日淨丑一定是要解散的要曉得其中却有天意那擊因造的不深這擊果結的不大那內魔的勢力不達於極點這外魔的勢力也就容易打消（名論不刊處處揭出著書的宗旨）正在危急萬分的當兒忽然飛沙走石掉轉風頭湘軍本在下風的隨時佔了上風好個驍將鮑超從大營殺出楊載福彭玉馨又從外夾攻一時呼聲動天地殺氣撼山岳湘軍無不以一當百這一場血戰早把賊帥李秀成李世賢衝著兩截各不相顧分頭逃跑了這

裏會國藩轉敗爲功。轉禍爲福。把當日情形。曲曲折折。淋漓瀉瀉。趕辦了一個奏摺。前路敘述的。湘鄂皖贛。一起起的戰爭。某人擥下戰功。某人打著頭敵。某人臨陣身亡。分別題請獎卹。中路敘述太平天國內部的火併。如何天王與東王起釁。如何翼王北王謀殺東王。如何彼此爭鬪。北王又殺了翼王全家。天王又殺了北王全家。最後又屍裂北王。現在一撮糊塗。有機可乘。後路便敘述分道進兵。力保會國荃。規復南京。李鴻章。規復蘇州。左宗棠。規復浙江。楊載福。彭玉麟。游弋長江一帶。鮑超以外。還新添程學啟。應派他們。隨機策應。這一起摺子。飛遞到京。咸豐帝便招呼端華。肅順。前來計議。這軍國大事。兩人齊說。毛賊的辦法。全責成曾國藩。賺他這本摺子。已是胸有成竹。不難剋期奏功。擒匪的辦法。是責成僧格林沁。所有軍機辦事。臣等願推恭親王做個主任。咸豐帝笑說。不錯。不錯。你倆分開身子。可同朕隨時行樂。(又引起下文)原來咸豐帝自移居在圓明園。所徵選的豔色名花。狼爲不少。最著名的。叫四春。第一叫牡丹春。却是蘇州個名妓。起初結

識揚州個鹽商。後由朝官承旨。用重價買來。供奉御用。因他生得富麗豐腴。故賜名牡丹春。第二叫海棠春。却是大同府個女伶。原名玉喜。本同個秀才柳深有染。那柳深同他姘得火熱。偏偏有位貝勒。用許多白花銀子。買他進宮。皇帝瞧他生得嬌豔。特賜名海棠春。第三叫杏花春。却是江蘇候補道吳士恭家一個女婢。這女婢生得豐姿綽約。骨肉停勻。士恭瞞著大夫人。幾次調情。才得上手。却被大夫人打起鴛鴦。倒翻醋罏。士恭心猶未死。他大夫人早到京運動。由個內務府散秩大臣宗室奕勳經手。把個美婢送入深宮。皇上寵愛異常。編他的豔名叫做杏花春。第四叫陀羅春。却是一個孀婦。他的丈夫在日向做裁縫。家住宣武門大石橋下。無巧不巧。被那化名的四川陳貢生。瞧見驚爲國色。趕派些侍衛帶人搶取。這孀婦到底有些烈性。忙取過剪子。把一頭的烏油頭髮剪了。哭得尋死覓活。來的人不由分說。把他拖捺在轎內。四名轎夫。早如飛的抬去。進得圓明園。皇上瞧他頭髮剪了。忙叫宮女內監。押他住在祥雲庵。用好言安慰。勸他蓄起頭髮。取

名做陀羅春。咸豐帝有了四春。還不算數。還要選盡天下名花。恨不與太平天國那班魔王做個對壘。編制個女館子起來。瞧著有姿首的。儘他受用。（心靈手敏。看他行文。都是寫著甲方面。顧著乙方面。極映射穿插之妙。）偏偏事有湊巧。俗說。皇帝是假的。福氣是真的。他又由太監崔長禮打聽。知道宣南有個小脚蘭。這蘭不是那蘭。那蘭足下是鞞的高底鞋兒。皇上漸漸的有些討厭。這蘭脚下蓮翹三寸。原來姓張。父親張秀生。浙江人。是個直隸候補道。不幸在京身亡。丟下一妻四女。妻子張太太。本是烟花中人。狠沒規矩。所以四個女兒。生得如花似玉。皆搔首弄姿。大女叫做荷兒。次女叫做蘭兒。三女叫做桂兒。四女叫做蓉兒。比較姿顏。却以蘭兒生得貌比南威。顏如西子。一雙小脚。賽過潘妃。金蓮。咸豐帝聽說有這種尤物。早是心花怒發。便叫崔太監做個導綫。諸位。這崔太監是那拉氏貼身個寵人。如何會替皇上做這牽馬勾當。前書不講過嗎。安得海同劉承恩。崔長禮混合一氣。那拉氏那邊宮監。也算得是皇帝心腹。而況綠天深處。是皇帝常到的。皇

帝。瞧。這。崔。太。監。生。性。玲。瓏。於。市。井。情。形。極。熟。所。以。就。另。眼。看。待。今。日。引。進。張。姓。宅。第。仍。然。自。稱。四。川。陳。貢。生。好。個。張。太。太。一。雙。俊。眼。早。瞧。見。來。人。儀。表。不。俗。平。時。又。風。聞。當。今。個。主。子。專。好。微。行。這。次。已。被。他。瞧。科。八。九。分。於。是。率。領。四。個。女。兒。花。枝。股。招。展。迎。迓。貴。客。威。豐。帝。得。意。不。過。滾。滾。的。金。珠。自。在。流。出。當。由。崔。太。監。把。張。太。太。引。至。旁。邊。遞。個。消。息。母。女。五。人。這。一。番。恭。維。真。是。到。二。十。四。分。皇。上。早。去。掉。尊。重。威。儀。拏。出。輕。狂。手。段。抱。過。小。腳。蘭。取。樂。一。番。猥。褻。之。私。在。下。一。枝。筆。也。形。容。不。盡。盤。桓。大。半。日。當。與。小。腳。蘭。密。切。的。耳。語。不。知。講。些。甚。麼。小。腳。蘭。只。是。點。頭。一。會。皇。上。去。了。次。日。便。備。著。五。頂。綵。輿。由。崔。長。禮。領。些。人。衆。過。來。將。張。宅。母。女。五。人。一。齊。抬。入。圓。明。園。這。園。子。西。面。有。個。白。雲。觀。是。些。女。尼。居。住。房。屋。整。潔。皇。上。個。意。思。暫。把。小。腳。蘭。放。在。那。裏。安。歇。有。他。母。親。和。姊。妹。們。在。一。堆。兒。當。不。寂。寞。但。是。同。時。又。發。生。一。段。豔。史。讓。在。下。再。提。筆。敘。述。講。那。南。城。大。街。有。一。月。皮。匠。店。開。店。的。姓。黃。叫。個。黃。阿。桂。娶。了。一。房。家。眷。雖。是。小。家。碧玉。倒。生。得。有。沈。魚。落。鴈。之。容。閉。月。羞。

花之貌巧巧的又被崔長禮瞧見又在咸豐帝面前瞎三話四皇上聽得天花亂墜忙對崔太監說你的講話不錯我倒要前去瞧瞧安得海在旁插言說主子喜事重重有了四春又得個小脚蘭現在這皮匠的渾家不知又敲過幾世木魚修到這天家寵貴咸豐帝一笑說不必多言咱們就同去瞧瞧好在皇上穿的是便衣不用改裝就帶着崔安兩太監跨了坐騎便去一到皮匠店門首皇上勒住了馬兩隻眼睛只向內觀瞧好個皮匠渾家神色不動冰冷着一副面孔嘴裏還噉着說皇城脚下那裏出些歹人崔長禮聽了趁勢跳下馬來跑進店門嚷說誰是歹人上前就要拖拉行強那皮匠個渾家高喊着說你們是那裏來的流氓光棍忘入羔子這一句話不打緊咸豐帝和安得海也就跳下馬來一齊動手左右店隣及街坊游人儘多瞧見這種兇橫替抱不平早有一班年少無知不曉得輕重七手八脚躡跳過來把崔長禮安得海兩個捺倒咸豐帝動了真氣連嚷替我抓人那知話沒說完許多巴掌拳頭彷彿是些冰雹石塊打來可憐皇帝伯伯如

何抵擋得住險啊：未知後事怎樣。

評曰：履霜，堅冰，必以其漸。洪秀全事事拱手聽命，東王無怪。東王發生野心，急欲取以自代，然而裝神撮鬼，所謂天父附體，不過是種虛幌子。東王以此護符，翼王即借矛陷盾，畢竟翼王機變在東王之上，沒有翼王絕對辦不掉東王。北王恨東王，是在那班變童豔妾，因慾關係，遂至同室操戈，殺之不足，而又千刀萬剮，割爲肉糜，恨固洩矣。其如天假之手，彼蹈此瑕，此攻彼隙，翼王既棄送全家，北王并此身不保。

將敘宮內事實，先於夾縫中補述湘軍戰事。李左兩公從此出檯，後書規復江浙及諸路進兵，早於此回伏下根腳。

將敘那拉氏醋海掀波，先寫咸豐帝徵色選妓，四春不足，益以小脚蘭，又不足，益以冰花文宗好色，與洪楊成個正式比例。

第八回

觸權貴，白中堂，含冤。

作洋奴，葉制軍，辱國。

威豐帝被一羣流氓光棍圍困在街心。既無外援，又少內應。假如是別個皇帝，伯伯怕的伶俚雞肋，要飽受老拳。那知他自幼習過拳棒，登時手抬腳起，打倒了三五個少年，跳出圈子，跨上那八尺龍駒，當勁一按，那馬早如飛去了。有位明白事體的，說聲：「我們別管閑事。」瞧這三位，怕有點來歷。一衆少豪，被這一句提醒，不由得脚下踏著香油滑溜溜的跑了。崔長禮安得海兩個從地上爬起，嘴裏哼哼的冷笑兩聲，說你們些雜種，忘八總不要腦袋了。這時黃阿桂搭越著出來，說我個渾家得罪二位，一切總看小可個面子，安得海未及答話，崔長禮哈哈大笑，說：「瞧你喫的燈草灰，放的輕巧，屁啗們主人既看中你個老婆，怕的不送出來，不得開交。」阿桂說：「二位如有家小，也肯戴綠帽子送給與人嗎？」他的渾家接著說：「你且進去把手一推，趁勢夫妻兩個就躲入後屋，不消一刻，早有兩個侍衛押著一頂轎子過來，衝進內室，瞧準了皮匠渾家，彷彿鷹抓燕雀，黃鼠狼拖雞一般。黃阿桂上前抱護，早被推了一交。諸位這皮匠渾家，究竟叫個甚麼人，因他生得貌美無

雙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蓋南城。又因他沈靜寡言，冰冷的一副面孔，又叫他做冰花。這冰花被抱擁著上轎，可憐是心如刀絞，潑辣辣眼淚一路號哭出來。路上有人聽見一傳十，十傳百，早鬧得滿城風雨。這個當兒早被個朝中要人知道，在第二日就切切實實遞進一個摺子。但這摺子未到以前，皇上早把冰花收入圓明園內。冰花瞧見咸豐帝只說了一句：「我是個有夫之婦，我那丈夫說著嗚嗚咽咽的大放悲聲。」咸豐帝說：「你不用哭了，你的丈夫現在帽子雖綠，頂子已紅了。」原來皇上一到園內，一面派兩個侍衛帶人去搶冰花，一面寫了二指寬個條子，就賞給黃阿桂做個鑾儀衛。這時蟒袍緞褂早隨進來謝恩。皇上指給與冰花瞧著，連說：「哪？你瞧你個丈夫已經做官，只要你願意在此，朕還要破格加恩。」冰花無可如何，只得委委屈屈的磕下頭去，不談咸豐帝又得了新寵，單講次早臨朝，瞧見一件彈劾的摺子，上寫大學士白蔭為彈劾事。皇帝沈吟一會，這奴才又同那個做對，往下細瞧，不由嘴裏嚷說：「好個大膽奴才，竟敢數說朕的錯處。」瞧畢，便

把原摺向地下一擲。說白綾：白中堂當時跪下。皇上沈著臉色說：你幾時瞧見端華肅順引朕出去游逛。朕收取民間女子。却是有的。你也瞧過歷史。甚麼漢唐宋明宮裏的妃嬪才人。無不以百計。以千計。你想想。朕日理萬幾。再不尋些快樂。豈不要憂鬱而死嗎。昨日你風聞些甚麼。捕風捉影之談。就摭拾過來。列入奏摺。你好糊塗白綾聽了。除掉帽子。這是碰頭說。願皇上以國家爲重。以宗社爲重。以天下人民爲重。咸豐帝冷笑著說：你這些迂腐話頭。朕早知道。這時恭親王出班奏說：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白綾言雖愚。還望主子採納。現在東南個毛賊。未平。西北個捻匪。滋鬧。甚麼英吉利法蘭西。又在廣州有了交涉。（引起後文）主子還要珍愛這金玉之軀。語云：芙蓉粉面。無非帶肉散骸。美豔紅妝。竟是殺人利刃。而況本朝家法。小腳漢裝。不准攔入宮內。這一席話。把個咸豐帝說得惱怒。不能發作。不得只得搭趣著說：我弟金石之言。朕已領教。一聲退朝。文武百官散班。皇上早一溜煙趕進圓明園內。進得官中。換了便衣。意在先到冰花住所。後至

小腳蘭的住所一疊連傳喚崔長禮。那知姓崔的已被那拉氏嚴加拷問。這是甚麼緣故。原來女人家沒有不拈酸喫醋的。那拉氏自生育皇子以後。因著母以子貴。早儼然以帝后自居。甚麼四春進宮。小腳蘭進宮。及蓋南城冰花入內。他暗暗的得些消息。他不惱別的。他惱著崔長禮。既是自家個心腹。如何又勾引皇上。問柳尋花。無所不至。加以劉承恩又在面前播弄。小人的心計。總是個眼飽肚飢。他瞧崔長禮一脚跨了兩隻船頭。早尋出許多破綻。偵探了許多事實。日夜的播弄。這那拉氏心頭一把無明之火。如何按捺得住。當下坐在綠天深處。叫別個宮監。把姓崔的尋找過來。一五一十的盤問。姓崔的起初遮遮掩掩。到後來仗著平日與那拉氏個感情及威豐。帝個威勢。心中毫無有些懼怯。便前前後後一樁樁的說了。那拉氏本意要拏出點家法。又碍著彼此感情。只得冷冷的笑著說。你這忘八雜種。我替你錯了。嗎。崔長禮陪著笑臉。連稱。娘的恩典。那拉氏說。你如有點良心。今日要幫助我各處搜尋。把那一班漢裝小腳一籮腦兒。拏捉過來。讓

我儘法處置長禮。聽到這裏，把舌頭一伸，說：「這種掀天揭地的辦法，奴才不敢。那拉氏登時把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拾著一條皮鞭子，颼的給長禮沒頭沒臉打來。長禮兩手抱著一顆腦袋，連說：『我去！』那拉氏只才放下皮鞭，忙招呼十來個太監帶著麻繩、鐵索、長棒、短棍、蜂擁的出宮，才出宮門，巧巧威豐帝派來的兩個太監已到，瞧著神情不對，忙說：『皇上有旨，傳崔長禮趕去回話。』那拉氏這時騎虎不下，嬌叱一聲，說：『這崔長禮現在犯著嫌疑，我是不能放走來的。』兩個宮監忙說：『皇上個脾味，娘娘是知道的。萬一娘娘不放他去，鬧出別的岔枝，奴才們是當受不起。』好個崔長禮，拉著那拉氏個袍袖，忙跪在地下，哭說：『請我娘娘暫息雷霆，除得今日還有明日，奴才總算是娘個心腹。』天大個委屈，總有奴才此刻千萬不可打草驚蛇，反誤了事體。』那拉氏畧一沉吟，說：『依著你，便由你向主子那裏獻勤嗎？』長禮急得發誓，說：『奴才如安著歹心，怕不被天雷劈腦嗎？』那拉氏只才回過味來，說：『你的話我可以相信，但別個人怕不搬弄是非嗎？』說著，把一雙眼睛釘著來的兩個

太監兩人靈巧不過說娘娘只管放心娘娘添了阿哥已是四歲將來母以子貴怕不位正中宮嗎阿哥如登了九五怕不執掌機務總攬朝政嗎奴才們一輩子還要來娘娘提拔娘娘有甚麼吩咐還敢不遵嗎（雖然應照下回若輩官監竇含有此種心理）那拉氏也就一笑說好……有話咱們再講不談那拉氏暫捺下一盆旺火單講崔長禮跟著兩個太監見過咸豐帝皇上一眼瞧見姓崔的臉上帶著些血印傷痕忙問你又受那潑婦委屈嗎好個崔長禮跪下奏說奴才有了過失受些責打也是該的皇上問說我這邊事那拉氏可有些知覺嗎長禮說紙却包不住火奴才不講怕有別個人搬弄是非皇上哈哈大笑說堂堂一個皇帝還怕人尋我個破綻嗎安得海在旁揶言說一朝人主還懼怕甚人但是本朝祖制不准漢裝小腳入宮假如那拉氏竟入坤寧宮告訴孝貞皇后孝貞后竟請出祖訓派總管太監帶領多人入園搜尋一方面召見親王大臣依法力爭鬧到那步田地皇上是支拄不起依奴才意見不如把主子心愛的四春呀小腳蘭呀蓋

南○城○個○冰○花○呀○權○且○收○藏○個○秘○密○所○在○瞞○得○那○拉○氏○沒○璧○通○風○奴○才○還○有○個○主○見○住○京○的○有○個○女○畫○帥○叫○個○繆○素○筠○把○他○禮○聘○過○來○陪○伴○那○拉○氏○一○者○同○他○做○伴○使○不○寂○寞○二○者○用○姓○繆○的○軟○軟○限○制○著○他○或○者○不○生○別○個○岔○枝○咸○豐○帝○聽○見○安○德○海○一○番○計○畫○不○由○的○連○連○點○首○說○依○你……我○都○依○你○一○方○面○是○密○室○藏○嬌○狡○兔○營○窟○一○方○面○就○招○致○繆○素○筠○原○來○姓○繆○的○是○個○廣○東○人○父○親○在○京○仕○宦○許○字○一○位○姓○何○的○未○及○過○門○丈○夫○身○故○算○是○個○青○年○守○節○他○在○這○北○京○賣○畫○甚○麼○蘭○竹○山○水○狼○畫○得○有○點○家○數○宮○裏○知○名○由○皇○上○的○意○思○招○來○同○那○拉○氏○做○伴○那○拉○氏○得○了○這○個○女○友○倒○也○年○歲○相○仿○脾○味○相○投○要○說○是○借○此○限○制○這○却○不○能○講○那○崔○長○禮○見○過○皇○上○胡○混○了○半○天○隨○即○赶○回○綠○天○深○處○用○些○軟○媚○的○手○段○那○拉○氏○也○就○按○攔○下○來○然○而○長○信○秋○風○君○恩○不○到○後○來○也○押○著○崔○長○禮○帶○些○小○監○在○這○圓○明○園○前○前○後○後○搜○求○了○幾○徧○那○裏○有○甚○麼○四○春○小○腳○蘭○蓋○南○城○不○過○是○些○肩○醜○的○當○灾○只○要○見○著○是○漢○裝○女○子○是○小○腳○烏○頭○他○便○捆○縛○過○來○輕○則○充○當○苦○差○重○則○活○活○打○死○諸○位○想○想○太

平天國的女館子所遭的凌辱所受的苦楚也不過爾爾不料這那拉氏也學那毛賊行爲豈不是我們漢族些女同胞稍有姿色就要遭這番惡劫嗎（言之可慨仍是手寫清宮神注天國兩兩比較都算是牛鬼蛇神）閑話少絮講那鏡帽子王端華宮燈肅順自從用入軍機倚仗著皇上寵眷對於國事倒還有點計畫他知滿蒙漢軍狠靠不住便極力的維持會國藩咸同間的中興事業若論起薦賢功勛這兩人要算得數一數二但是他倆的壞處在導引咸豐帝娛情花柳恣意聲色皇上非他倆不樂宮中甚麼事體沒有一件瞞著他們日前大學士白薇上章彈劾實係出於一時忠憤那知兩人惱羞成怒時時要尋找白薇的破綻無巧不巧這年北闈鄉試放了白薇做正主考偏偏有個戲班子叫做平林這平林文學很好他要出些風頭捐個監生下場偏偏三場文字非常得意到得揭曉的時會居然高中在第十五名經魁都下一時哄傳有些榜上無名遠落孫山的就亂亂烘烘街談巷議還有人粘些揭帖說這平林是買通關節的還有的任意誣

饒說這平林竟是一位龍陽君。同白中堂原有感情。這些不脛不臉的話。頗得傳播。到端華肅順耳邊。兩人使出些陰謀毒計。便喚使一兩位都老爺。具摺嚴參諸位。都該研究過中西歷史的。照西史上體例唱戲的。編入文學一門。稱他做戲曲。大家中史不然。戲子稱做優伶。與娼妓隸卒歸入一類。不准予考。但是平林捐監。何以吏部竟給他部照監試官。又何以許他入場。按律定罪。似與主考官無關。那曉得滿清定例。非常嚴刻。科場舞弊。除殺頭以外。沒有第二個罪名。咸豐帝瞧見。窮御史這起參案。意欲攔寬。不問經不起端華肅順一遞一句的在旁下些讒言。端華說是祖宗成例。何可變通。肅順說是治亂國用重典。現在朝廷的威令不行。甚麼毛賊呀。捻匪呀。廣州的外夷交涉呀。總由一班封疆大吏釀成。不去掉個把大臣腦袋。那些因循誤國的。還知道國家個法紀嗎。何況科場舞弊。又出在北京。城裏對於近臣姑息。那遠在外面的。還不飛揚跋扈。視功令爲具文嗎。咸豐帝原是喜怒無常。平日對於白後本不甚滿意。經不住兩個壞蛋一吹一唱。當下便擎

定主意提起硃筆在那參摺個末尾批著據奏榜列十五名經魁平林的係在京串戲人所共知該主司白後身爲大臣豈不知科場條例規定甚嚴事前既無覺察事後又不檢舉弁髦功令罪有應得著卽明正典刑以爲昏庸溺職者戒欽此這道旨意一下滿朝文武無不大驚失色恭親王奕訢聽了入朝碰著響頭懇求皇上收回成命咸豐帝說朕是令出惟行如其出爾反爾還成甚麼朝政嗎奕訢沒有話講不消說得當由刑部尙書趙光把個大學士白後監禁天牢隔了兩天勾決的旨意一到可憐一位堂堂相國鐵索環瑤早綁赴菜市口向例犯官臨刑由刑部備辦盞酒片肉這盞酒放點蒙汗藥免得那涼風過頸滾油煎心的痛苦偏偏肅順懂得這個頑意要看白後的足相預先招呼監斬官不得私備食物臨時派了幾名校尉嚴行取締一通炮響人頭落地白後這回書就至此結束但是此次陷害白後全是端華肅順兩個陰謀而兩人之中尤以肅順手段惡毒肅順個意思要把自家個威勢給朝臣看看見得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從此以後他便

一。手。遮。天。任。意。招。權。納。賄。在。前。的。和。珅。在。後。的。老。慶。記。公。司。同。他。是。無。分。伯。仲。躡。鏡。帽。子。王。端。華。還。要。遜。他。一。籌。諸。位。想。想。四。方。不。靖。正。干。戈。擾。攘。之。秋。滿。目。瘡。痍。又。飢。饉。薦。臻。之。會。任。他。毛。賊。割。據。搶。匪。跳。梁。在。內。是。蠱。惑。聖。聰。在。外。是。凌。虐。朝。貴。比。如。當。日。再。削。奪。會。國。藩。個。兵。權。對。於。恭。親。王。奕。訢。科。爾。沁。王。僧。格。林。沁。再。暗。生。猜。忌。那。滿。清。江。山。早。已。無。恢。復。之。望。了。（幸。不。至。此）這。裏。醉。生。夢。死。一。塌。糊。塗。我。且。不。管。他。我。要。提。出。一。件。重。要。節。目。這。節。目。不。關。毛。賊。不。關。搶。匪。一。段。掀。天。揭。地。的。風。潮。要。與。滿。清。個。朝。政。相。終。始。前。回。恭。親。王。奕。訢。在。咸。豐。帝。面。前。不。提。起。廣。州。個。交。涉。嗎。講。這。起。交。涉。狠。爲。棘。手。在。徐。廣。縉。調。往。兩。湖。督。兵。的。當。兒。朝。廷。就。升。廣。東。巡。撫。葉。名。琛。做。兩。廣。總。督。姓。葉。的。平。時。熟。讀。春。秋。四。傳。對。於。夷。夏。之。防。非。常。嚴。重。其。時。香。港。已。做。了。通。商。馬。頭。英。國。派。個。總。督。叫。做。包。冷。又。有。個。駐。廣。領。事。名。叫。巴。夏。禮。諸。位。要。曉。得。外。人。侵。占。我。們。內。地。都。以。牧。師。傳。教。爲。唯。一。作。用。有。一。次。來。了。兩。個。神。甫。在。廣。東。城。裏。傳。教。手。拏。著。新。約。福。音。勸。人。入。教。就。被。地。方。上。捆。縛。

起來送到南海縣衙門。知縣進轅請示辦法。葉名琛便說：這些傳耶蘇教的滿嘴是上帝天父同那太平天國都算是一黨。現在洪秀全楊秀清是些反叛他們助逆傳教是非嚴行懲辦。不可知縣見上峯的主張如此何敢不遵。只得把兩個牧師神甫分別監禁。巴夏禮得了這個消息自然同葉名琛依法交涉。當初條約上原載明許其外人得自由傳教如何能出爾反爾。好容易費盡唇舌。葉名琛才放了兩個神甫。趨逐出境。後來東莞縣教匪起事。倒是明明白白受了太平軍的勾結。火龍火馬的圍困省城。經一班官紳合力抵禦。把些會匪一仗打敗了。葉名琛貪天之功。具摺進京。不說是官紳合力。反說是自家調度各營。殺敗會匪。朝廷相信不過。就升任他做武英殿大學士。著其仍在兩廣督兵。你道一班在事出力的官紳。氣惱不氣惱。憤激不憤激。有些悍勇鄉團。早暗暗的投入英籍。同巴夏禮聯絡感情。巴夏禮得了這個機會。同他家總督包冷商議。要借此推翻葉名琛。記得咸豐六年九月。英國來了一隻商船。挂著英旗。却夾雜些華人在內。才進粵河。被

許多巡邏兵士在岸上瞧見。忙猛虎似的飛奔過來。首由一位武弁。用刀砍斷繩索。落下英旗。吩咐人衆。把在船的不問華人洋人。一齊捆了。這個消息。傳到巴夏禮耳邊。當即趕到督轅。同葉名琛會話。名琛不見。早傳南海縣把捆來的人。不問青黃皂白。一并監入大禁。諸位想想。姓葉的如此強硬。憑著甚麼預備。甚麼把握。才敢同洋人挑釁。要曉得是意氣用事。一味顛預。到得十月初一。英國的兵艦。已是闖進粵河。對著省城。便轟起礮來。葉名琛只一嚇。非同小可。徵兵兵又不至。調將將又不來。那些在城的官紳。因前回合力抵敵。會匪分不到一點好處。只好袖手旁觀。說時遲。那時快。滿城的礮子槍彈。碰著是牆倒壁穿。葉名琛呼救不靈。只好桃之夭夭。溜走出去。那曉得主帥一動。廣東就隨之失陷。所幸英國艦隊。是孤軍深入。沒有後起省城一破。便在南海縣監獄裏。提出一千人衆。不少停留。仍把兵艦回駐在香港。城裏些青皮流氓。見洋兵退了。總督又逃跑了一羣的活鬼。沒個閻王收管。好不自由。登時呼朋引類。四處殺人放火。把十三家洋樓用火燒了。

屋子裏的人見一個殺一個。見一雙殺一雙。這場亂子是鬧大了。等得葉名琛趕回。巴夏禮又來辦這交涉。你道姓葉的如何對付他。說是貴國既用兵艦打破我們的城池。我們這般百姓都懷著忠肝義膽。莫說燒了洋房。殺了洋人。就是把貴領事殺了。領事館燒了。本部堂也沒有法想。巴夏禮聽了這話。直氣得暴跳如雷。七竅生烟。也不多講。當下趕回香港。見他家總督包冷。那包冷笑說。不給這葉名琛一個下馬威。不知道我們外國利害。於是專員趕回倫敦。將一切情形報告國主。不消說得派了一員海軍大將。名字叫做額爾金。帶領兩只鎊甲兵輪。八千名兵士。一來一往。却整整隔了一個年頭。那葉名琛不知麻木。以為自己聲威。把那洋人嚇得倒退。但這一次額爾金在路。又結合法國美國的兩只兵艦。法兵三千。美兵二千。共計三國海軍。有一萬三千人左右。到得香港。駐紮一起。先由包冷巴夏禮派人遞了哀的美敦的戰書。葉名琛打開戰書。瞧著些旁行洋文。早已來氣。說這些鬼字。驟他甚麼一面攔起一面。仍找著文案老夫子吳其仁。過來說這

些洋鬼子。又來胡鬧。吳其仁把鬍子一抹。說由他胡鬧。去年攻破我們個省城。那些洋兵也站不住脚。聽說洋人到中國。是不服水土。名琛極口的說是呀。家父前日扶乩。有個濟顛祖師降壇。寫了天下太平四個大字。我想濟顛祖師不會哄人的。如有甚麼意外。何以他要寫出天下太平四字。其仁忙說。既如此。何不請老大人捧出乩盤。再燒一道靈符。求個乩仙判語。名琛說是呀。原來葉名琛的父親叫做葉志詵。年紀已有八十多歲。好仙好佛。在一間靜室內。設個乩壇。也有幾個和尚道士。喚長齋的優婆塞。來拍他馬屁。說他老人家是南極仙翁轉世。他老人家高興。異常。簡直以仙翁自命。前日扶乩。得濟顛祖師降壇。寫出天下太平四字。他便叫兒子不用煩心。今日名琛又請老父扶乩。說明洋人行將兵臨城下。此番如何結局。志詵不慌不忙。燒符請仙。一會兒乩盤活動。浮砂上現出字來。說是休怕。休聽鬼話。過了十五風雲變化。這風雲變化明明藏著機鋒。如果無神算是遊戲之筆。如果有神。倒不可不有點防備。那知扶乩的心裏。但從好處著想。不從

壞處。思索志誑。忙擊著眼睛。瞟住名琛。說你瞧……過了十五。不顯見得風雲化解。嗎名琛。信以為實。甚麼哀的美敦書。付之不理。唉……記得金田亂起。前回總督鄭祖琛。只是念那阿彌陀佛（忽將第一回書提起。語有找抹）這次廣州交涉。葉名琛。又相信。亂仙漫無防備。廣東遇見這兩個制軍。真是人民遭殃。國家不幸。世界顛預的人物。如何能獨當一面。幹辦大事。這裏葉名琛。穩坐釣臺。聲色不動。那額爾金的聯軍。早是圍攻省城。一面據著海珠礮臺。開礮直打。一面防著後路。不讓葉名琛脫逃。這一次的戰事。不比前回。前回是一路攻打。此回是四面包抄。記得這年是咸豐七年十一月十四。當晚聯軍打破省城。葉名琛這一嚇。是尿滾屁流。他的心裏。以為亂仙判語。總是不錯。眼巴巴。只望過了十五。便可雲消雨散。他父親一座亂壇。早延請些和尚道士。在那裏諷誦經卷。和尚低吟著阿彌陀佛。道士高叫著救苦天尊。正在敲破木魚。打緊鑊。那洋兵已殺進城來。洋鼓敲得咚咚的。洋號吹得嗚嗚的。葉名琛躲得不知去向。葉志誑還死守亂壇不好了……總

督的衙門口已辟拍拍的一陣排槍排鎗過後無數洋兵直衝進來到底外國的軍隊是有規則的領隊個軍官擎著指揮刀指揮到那裏軍隊就跟到那裏一到亂壇一間靜室可憐那班和尚道士早嚇得躲在桌子底下葉志誥此時目瞪口呆呆那領隊的軍官嘴裏噤哩咕嚕不知道講些甚麼早有個翻譯上前說你們不必害怕洋人是問你們那葉名琛躲避到那裏去了只要交出名琛對於你們是不侵犯的志誥口才歎口氣說你問他麼他已被濟顛祖師帶到靈山去了（滑稽得有趣）那翻譯就是洋奴曉得葉志誥講話不實忙說老先生你對洋人說話不是滑理滑達的洋人是最講理的你們把葉名琛交代出來也不見得給他苦喫志誥說只是我們在這裏念經委實不知他的去向翻譯更無話說只得回明那領隊的軍官那軍官便指揮著洋兵四處搜尋後來搜到吳其仁個私宅上房馬子巷裏才把一位堂堂武英殿大學士兩廣總督葉名琛找出洋人個軍紀是極整齊極文明的一面備了四馬把姓葉的綽上去前後簇擁些洋兵一路押

送到香港。一面點齊軍隊駐紮在總督衙門。當下廣州都統志善早把省城失守督軍被擄情形具摺到京。京城裏續派侍郎黃宗漢來做兩廣總督。到任以後由巴夏禮前來交涉。要求的條件無非改訂約章賠償兵費。姓黃的說這事權操之政府。請貴國讓出總督衙門先行退兵。我們總好設法磋商。商巴夏禮歸報包冷倒還直爽。一面退出聯軍。讓開總督衙門。一面把葉名琛押送到加爾各答。記得葉名琛被押至香港有位不第秀才名叫王曉。趕到名琛跟前說中堂你瞧這海水汪洋。倒是個解脫的去處。名琛要是有氣節的一個咕咚翻身入海。要替我們漢族增許多光榮在中國歷史放許多異采。那知鸚鵡惜命。到得加爾各答不。上一年早已活活嘔死。此是後話。(隨手了結)單講聯軍退出省城。駐紮香港。守候清廷派員議和。那知咸豐帝被女色都迷昏了。鎮日不出圓明園一步。際得四春小腳蘭冰花。不過同端華肅順兩個接近。甚麼毛賊捻匪都不介意。何況廣州交涉遠隔幾省。只好聽其自然。彼急此緩。比如癱疽不到潰爛出頭。不去醫治。

(一誤再誤可勝浩歎)包冷巴夏禮駐兵香港。久久不得消息。於是決計進兵。海軍大將額爾金建議說。我個意思。與其圍攻廣東。不如直取北京。比如人個身體。在腳底下。抨擊不關他的痛癢。不如控扼咽喉。倒可以制他的死命。巴夏禮說。不錯。你們拔隊。我願隨行。計畫已定。額爾金就帶著巴夏禮。做個參謀。四只鐵甲兵輪。一時起碇。路過上海。又邀約俄國兵艦。一起殺奔天津。這年是咸豐八年三月。四國兵艦。齊集白河。那僧格林沁。還是紮營天津。他仗著前次打敗林鳳祥。料這些洋兵。也不是他個對手。要曉得毛賊十萬。不過是些烏合之衆。也沒有鐵甲兵輪。也沒有新式快槍。所以一戰成功。把個林鳳祥殺得大敗虧輸。這額爾金的海軍。是很有名譽的世界海軍。推英國第一法艦。美艦。俄艦。總算是堅利無匹。一邊遞過哀的美敦書。一邊就開起仗來。不上一月。早被聯軍把個天津礮臺取了。未知後書。且闕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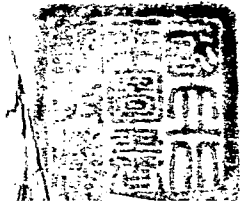
評曰。白棧彈劾端華。肅順。狠見氣節。無如端肅是文宗寵臣。這一本奏摺。不獨

如石投水反惹起殺身之禍雖有恭親王極力調解終覺無濟於事可發一奏
崔太監受些委屈始終不負那拉氏兩下感情可不言而喻

端華肅順必殺白葆專爲作威作福竊權攬柄起見但端華之罪較輕肅順所
奇者此次監斬白葆用著趙光他日監斬肅順亦用著趙光冤家路窄實由天
道好還觀後書便見分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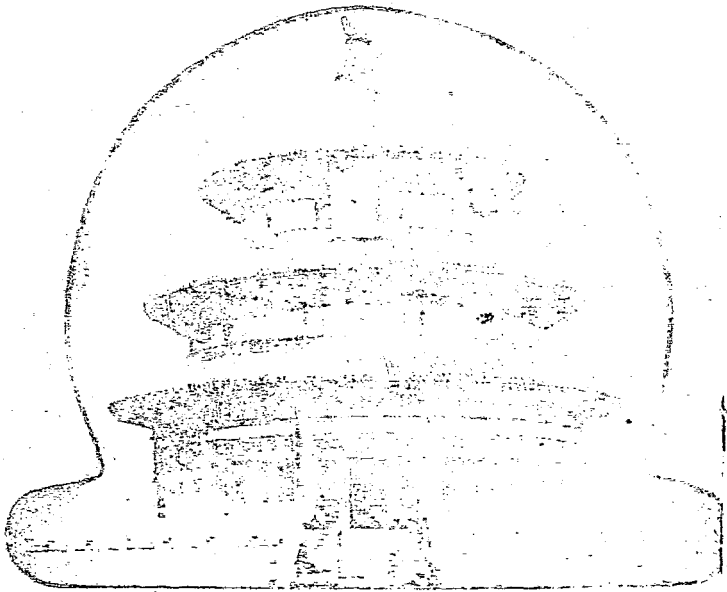
兩廣總督沒個好人前用鄭祖琛激起金田之變後用徐廣縉亦臨戰失機終
用葉名琛又激起聯軍之變姓鄭的宣誦佛號姓葉的迷信亂仙無用疆臣如
何能獨當一面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葉名琛者不死於督署不死於洋海而死於加
爾各答辱國體虧臣節是乃狗命不如



說小史歷

義演史秘后太西



版出社說小史國



小歷史
西太后秘史演義

第九回 棄京都皇上走熱河 燒御園洋兵據海淀

却說英法美俄四國聯軍要分別個客體主體。這次廣州交涉由英人發。額爾金是英廷派來的。自然英軍做個主體。法與英聯盟帶兵艦的主將叫做噶禮。論起事實要算客體中之主體。美國俄國又何以附屬一起。因為美國教師羅爾巴特是傳教給洪秀全的。暗中不無助力。又將第三回書照應綫索不亂。俄國在東亞要伸張點威勢。侵占點便宜。所以就混合在一起。內部的分別美俄兩軍却居於客體。現在聯軍奪取天津礮臺。聲勢好不利害。一疊連的警報到了軍機。端華肅順忙在咸豐帝跟前窺探個意旨。皇上聽說殺到面前如何不心驚膽怯。前番那林鳳祥戰事。皇上得那拉氏個解決。才算心定神安。此次同端肅談了幾句。隨即踱到綠天深處。又去找著那拉氏。那拉氏慌忙接駕。皇帝用手扶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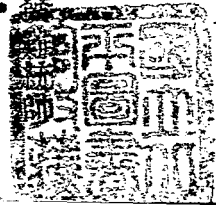
西太后秘史演義

857-48

293

13

07505



連稱愛卿。平身。朕此來要同你商議些軍情。計竄些大事。你知道洋人已殺到天津嗎？你知道天津個礮臺已被洋人佔據嗎？那拉氏聽了。嘴裏連稱幾聲啊呀。這事體是鬧大了。這洋兵不比那毛賊毛賊鬧了八九年。雖說是東衝西突。却沒有點秩序。放個會國藩已足牽制一切。但這洋人船堅礮猛。二十年前那京口之戰。據聞勢如破竹。無人抵當。今日又打到天津。這天。津礮臺是狠爲重要。我不懂。僧格林沁何以就疏於防範。竟被他得手。照此看來。我們的神機營是狠靠不住的。依臣妾愚見。趕緊招呼恭親王。速速挑選幾個嘴能舌辯的。同那洋人議和。春秋恥爲城下之盟。等他圍攻北京。那就遲了。（侃侃而談。算得個巾幗鬚眉）皇上連稱不錯。不少停留。就派個內監崔長禮。趕傳恭親王。在圓明園便見。奕訢到得園內。就招呼到綠天深處。此是甚麼意思。因爲奕訢和皇上是同胞弟兄。手足天倫。不必迴避。皇上見著奕訢。也叫那拉氏出來。一起與議。那拉氏便將適才的說話復述一遍。恭親王說。這起交涉。始終誤在彙名琛。他如有點才。具有點手

段。也。不。致。開。了。戰。釁。也。不。致。活。活。的。被。洋。人。捉。去。現。在。除。放。寬。一。步。也。沒。有。別。的。辦。法。好。在。他。們。是。英。法。美。俄。聯。軍。內。幕。是。英。法。一。氣。美。俄。一。氣。我。個。意。思。要。運。動。美。俄。疏。通。英。法。就。在。內。地。再。給。他。們。一。兩。處。通。商。馬。頭。亦。無。不。可。皇。上。說。這。次。交。涉。你。可。負。完。全。責。任。派。去。議。和。的。你。意。中。還。有。人。嗎。恭。親。王。說。就。派。端。華。肅。順。如。何。皇。上。連。連。搖。手。說。不。對。：。恭。親。王。說。然。則。派。尙。書。桂。良。侍。郎。花。沙。納。去。好。是。不。好。皇。上。說。如。此。甚。好。計。議。已。定。這。裏。皇。上。就。歇。宿。緣。天。深。處。巫。山。雲。雨。不。無。格。外。綢。繆。那。裏。恭。親。王。出。去。便。招。呼。桂。良。花。沙。納。面。授。機。宜。論。這。兩。人。平。日。個。口。才。也。算。數。一。數。二。但。是。周。旋。壇。坫。接。近。敦。槃。沒。有。點。奇。才。沒。有。點。卓。識。却。還。未。易。勝。任。而。況。今。昔。時。局。中。外。情。形。又。日。新。月。異。各。各。不。同。甚。麼。英。文。呀。法。文。呀。俄。文。德。文。呀。一。班。旗。大。爺。何。曾。夢。見。這。次。出。來。交。涉。是。與。葉。名。琛。相。反。那。姓。葉。的。是。一。味。顧。預。一。味。龐。然。自。大。桂。良。同。花。沙。納。是。一。味。油。滑。一。味。的。隨。方。就。方。隨。圓。就。圓。賠。款。要。若。干。就。是。若。干。其。餘。內。地。傳。教。各。埠。通。商。由。英。法。提。出。條。件。俄。美。兩。國。就。做。好。

做。歹。的。強。著。執。行。桂。良。花。沙。納。糊。糊。塗。塗。的。畫。諾。咸。豐。帝。恭。親。王。也。就。將。將。就。就。的。允。行。其。時。英。法。美。俄。四。國。聯。軍。交。出。礮。臺。退。出。大。沽。一。路。仍。回。上。海。偏。偏。聯。軍。駐。在。上。海。那。兩。廣。總。督。黃。宗。漢。又。聽。信。地。方。紳。士。閑。言。在。廣。東。練。起。鄉。團。專。防。洋。人。從。粵。河。登。岸。四。門。張。貼。告。示。狠。有。些。防。範。洋。兵。斥。逐。洋。教。的。話。頭。天。下。事。無。獨。有。偶。天。津。的。督。兵。大。臣。僧。格。林。沁。也。在。天。津。地。方。張。貼。些。煌。煌。告。示。也。是。防。範。洋。兵。驅。逐。洋。教。又。悻。悻。忿。忿。上。了。個。奏。摺。嚴。參。直。隸。總。督。譚。廷。襄。說。他。疏。於。防。備。戰。爭。不。力。諸。位。想。想。那。神。機。營。是。僧。王。統。帶。天。津。個。礮。臺。又。是。僧。王。專。管。前。次。殺。敗。林。鳳。祥。不。曾。聽。見。他。歸。功。直。隸。總。督。這。次。天。津。礮。臺。失。守。反。歸。罪。譚。廷。襄。戰。爭。不。力。講。的。話。全。是。一。人。理。一。家。言。這。不。叫。做。顛。預。還。有。誰。叫。做。顛。預。嗎。然。而。內。部。的。端。華。肅。順。也。同。恭。親。王。鬧。些。意。見。小。人。個。心。計。無。非。是。妬。賢。忌。能。做。點。現。成。事。講。些。現。成。話。他。倆。見。僧。王。抱。怨。此。次。交。涉。失。敗。便。也。在。皇。上。跟。前。嘔。嘴。噏。舌。說。恭。親。王。不。該。派。桂。良。花。沙。納。議。和。即。使。洋。人。要。挾。也。不。該。一。曲。從。現。在。亡。羊。補。牢。尙。

未爲晚。難得僧格林沁忠心報國。就叫他振刷精神。獨當一面。所與聯軍議定的條約。儘可翻悔。咸豐帝當下眉頭一縷。說這事恐怕不行。端華肅順說。只要皇上明降諭旨。責備桂良。花沙納說。他辦理不善。比如全盤輸棋。就可一著翻轉。咸豐帝經不起兩個活鬼播弄。忙說。依你。於是一面嚴斥議和。大臣桂良。花沙納。一面獎借科爾沁。王僧格林沁。叫他嚴修戰備。以防聯軍回攻。這個風聲一出。上海的聯軍已得些實在。其時住在上海的洋人。有同中國有感情的。有同中國沒感情的。甚麼華爾呀。戈登呀。白齊文呀。居然同官軍還聯絡。一氣後來李鴻章的常勝軍。還借重華爾。戈登。教練。惟白齊文反復無常。預將後書。一提妙在絕不沾實。白齊文在上海認識個龔孝拱。這龔孝拱是翰林院編修。龔自珍個兒子。龔自珍算個文章革命的大家。落拓不羈。後來流落揚州。兒子孝拱也是一位孝廉。窮得沒局。躲在上海。偏偏同白齊文厮熟。白齊文就替他介紹。來見巴夏禮。這巴夏禮原是聯軍個參謀。對於中國情形。狠爲留意。與孝拱接談。頗覺相見恨晚。

孝。拱。隨。著。父。親。曾。住。北。京。甚。麼。中。朝。權。貴。王。公。要。人。歷。代。的。掌。故。官。闈。的。秘。史。無。不。習。見。習。聞。有。問。必。答。巴。夏。禮。拿。他。做。羅。盤。上。個。磁。鍼。火。器。中。個。導。綫。這。次。北。京。翻。悔。和。議。襲。孝。拱。就。料。定。是。端。華。肅。順。的。主。謀。就。料。定。僧。格。林。沁。不。能。保。守。天。津。隨。手。畫。個。天。津。地。圖。給。巴。夏。禮。瞧。了。巴。夏。禮。忙。把。桌。子。一。拍。說。這。次。攻。破。天。津。我。們。就。進。取。京。城。據。說。靠。近。有。座。圓。明。園。其。中。藏。著。金。銀。寶。貝。美。女。嬌。娃。不。少。我。們。要。的。金。銀。寶。貝。那。些。美。女。嬌。娃。就。可。任。你。先。生。挑。取。受。用。講。這。襲。孝。拱。原。是。個。登。徒。好。色。之。流。衣。鉢。傳。家。聽。見。巴。夏。禮。允。許。這。個。心。裏。早。發。些。奇。癢。當。時。慫。恿。聯。軍。趕。行。北。上。這。上。海。不。是。久。居。之。所。巴。夏。禮。連。連。點。首。當。這。過。兵。輪。辦。事。室。同。主。帥。額。爾。金。密。切。計。議。額。爾。金。個。兄。弟。卜。魯。士。在。旁。揮。言。願。打。頭。敵。只。得。擇。日。開。駛。兵。艦。英。法。美。俄。四。國。聯。軍。又。至。白。河。記。得。是。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卜。魯。士。自。抱。奮。勇。領。著。頭。號。兵。艦。直。攻。大。沽。礮。臺。在。他。以。爲。輕。車。熟。路。要。占。個。頭。功。那。知。這。一。次。僧。格。林。沁。奮。不。顧。身。礮。臺。上。又。新。添。了。十。八。座。紅。衣。大。將。軍。這。大。將。軍。是。個。大。礮。別。

名。非常利害。火藥裝得十足。瞧準卜魯士個兵艦。就燃放起來。無巧不巧。英艦的航綫。接觸著礮綫。一礮過去。已打著船上個烟囪。這烟囪一壞。機器不靈。卜魯士趕著回輪。接二連三的礮彈。打個不息。可惜英國個頭號兵艦。竟會打沈了。卜魯士受了礮傷。落水丟命。第二號兵艦。接著上前。船幫子也被打了兩個窟窿。損失的洋兵不少。主帥額爾金。見勢頭不對。趕緊退出白河。偃旗息鼓。這次。僧格林沁。得了這個勝利。早已紅旗報捷。不消說。得端華。肅順。兩個人。臉上飛金。在咸豐帝面前。大吹法螺。說此次。不虧僧格林沁。那能奮起天威。不虧咱們。倆兒。主。張。那。能。滿。雪。國。恥。要。像。奕。訢。同。桂。良。花。沙。納。那。班。沒。用。的。東。西。豈。不。把。大。清。江。山。活。活。的。葬。送。嗎。 (權且由他誇口。所謂小人得志) 不上幾日。四國的聯軍。早已收拾善後。開輪他駛。僧王報告海疆。肅清。皇上是非常得意。頒詔天下。敘述端華。肅順。兩。人。謀。國。何。等。公。忠。僧。格。林。沁。在。事。何。等。出。力。并。限。會。國。藩。勝。保。趁。此。時。機。趕。緊。掃。盪。毛。賊。擒。匪。以。副。朕。望。恰。恰。這。年。是。咸。豐。帝。三。十。萬。壽。端。華。肅。順。又。慇。懃。皇。上。特。

開恩榜阿哥載淳已是六歲就在朝臣中特選侍郎李鴻藻到東宮教讀原來淳阿哥雖係貴妃那拉氏親生却由皇后鈕祜祿氏撫養終年在坤寧宮依傍嫡母不輕易到那拉氏這邊無巧不巧本年春間來見生母瞻著安得海同那拉氏圍在一座匠床還摸手摸腳的阿哥雖只六歲狠發出脾味不肯坐在房裏鬧得要走宮監抱回坤寧宮他便告訴鈕祜祿氏一定要他嫡母懲治安得海鈕祜祿氏只得敷衍他幾句然而從此便存放在心不時打發心腹內監前去秘密偵探（爲後來兩宮齟齬張本）淳阿哥從此也絕迹不到綠天深處每日書房讀書回宮必將師傅所授的課程絮絮叨叨的在皇后面前復講一遍鈕祜祿氏自是異常歡喜愛如己出光陰易過又是一年咸豐帝已登極十載比較他那些列祖列宗簡直是不得一天安穩軍機處如要件關白事事稟承怕的雖才具如李世民手段如朱元璋也還有些應接不暇偏生這位皇帝伯伯他在軍書倥偬之中國事陪危之日還能發憂中取樂春花秋月不廢風流映雨巫雲何賞虛夕照這

樣。看。起。甚。麼。陳。後。主。隋。煬。帝。不。是。他。個。榜。樣。嗎。何。以。外。間。的。風。浪。掀。天。他。還。穩。坐。釣。臺。不。出。國。門。一。步。這。叫。做。殺。機。未。至。惡。劫。未。臨。前。次。個。林。鳳。祥。被。僧。王。輕。巧。巧。殺。退。後。起。個。英。法。美。俄。聯。軍。又。是。前。敗。後。勝。由。得。端。華。肅。順。及。僧。格。林。沁。大。誇。海。口。說。甚。麼。小。醜。跳。梁。邊。夷。爲。禍。何。足。介。意。天。下。事。要。安。不。忘。危。比。如。燕。雀。處。堂。已。兆。焚。如。那。熊。熊。火。光。已。轟。轟。烈。烈。的。照。來。（引。起。下。文。火。勢。語。有。關。合。）君。臣。們。還。在。這。裏。酣。歌。宴。飲。不。知。死。活。在。這。年。六。月。個。當。兒。那。英。國。主。帥。額。爾。金。法。國。大。將。噶。禮。又。帶。領。十。來。只。鐵。甲。戰。船。裝。足。軍。火。仍。用。巴。夏。禮。做。了。參。謀。龔。孝。棋。亦。隨。著。同。來。這。次。仍。是。四。國。聯。合。但。來。勢。洶。洶。比。前。增。加。十。倍。照。例。遞。過。哀。的。美。敦。書。僧。王。接。了。連。夜。趕。到。北。京。先。見。著。端。華。肅。順。把。原。戰。書。親。手。交。去。兩。人。接。著。瞧。也。不。瞧。早。哈。哈。的。大。笑。說。這。班。洋。鬼。子。要。算。得。殺。不。退。的。苗。蠻。忙。用。手。在。僧。王。個。肩。上。一。拍。說。你。去。：。你。還。把。前。番。的。本。領。通。拏。出。來。這。次。給。他。個。下。馬。威。要。殺。他。片。甲。不。回。僧。王。也。就。大。著。膽。子。說。在。我。：。我。此。會。兒。却。不。能。耽。擱。仍。要。回。營。布。置。

端華肅順齊說是呀：你的話暗們包管在主子面前替你講個透切，還要大大的保舉著你。僧王忙說：費心一彎腰便告別去了。閒話剪斷，僧格林沁到得大營，把所有駐京軍隊一齊調紮在天津。這是甚麼緣故？他以為備多力分，不如聚在一堆，厚集兵力。當時有兩位小小人才，一個叫做陳鴻勳，是京察御史，一個叫做郭嵩燾，是翰林編修。兩個人瞧出僧王調度乖方，深犯兵家之忌，忙具了奏議，切切實實的指陳弊端。咸豐帝見這摺子，忙交與端華肅順閱看。兩人齊說：此係書生一孔之見。那僧格林沁久在戎行，臨的戰陣不少，前次殺退洋鬼子，打死下魯士，用兵的神出鬼沒，是他們所能領會的。這種搖動軍心的議論，不必睬他。諸位想想，前回書中講那兩江總督陸建瀛，不把防軍分駐梁山、采石，只死守個金陵城，以此取敗。又將第四回書一提：這次僧王又撤去別處防兵，專守天津礮臺，豈不是撤自己個籬籬踏人家的覆轍嗎？果然當日交戰，早由參謀巴夏禮將龔孝祺所繪的簡圖取出，額爾金囑禮瞧了，用了避實擊虛方法，一方面派

了兩只兵輪。遠悠悠的在沽河開駛。那礮臺上開礮打來。總沒有一彈打著一方。面派了一萬個洋兵。抄出天津後路。由北塘登岸。人似潮流。槍如雨點。避著者。生當著者。死後路。又沒有防備。早從內港新河一路。血槽殺到大沽的礮臺。後面。僧王這時。手慌脚亂。陣旗一動。前面的兵輪。知道著手。也就奮力猛攻。不消幾個鐘頭。可惜一座銅牆鐵壁的礮臺。又被聯軍奪了。此回聯軍的聲勢。不比從前得著礮臺。水陸合兵。就乘勝進攻張家灣。北京城裏得了這個消息。好生驚慌。一面飛詔各路勤王。一面早預備溜走的計策。話分兩頭。書敘一處。單講江北大營。個統帥勝保。得著津沽失陷警報。奉到勤王詔書。不分星夜。趕緊帶營北上。僧格林沁同著大學士瑞麟。就駐紮通州。這瑞麟補的白發。遺缺白發。因科場舞弊。丟了腦袋。回顧前文。由端華肅順請補瑞麟。又是一位旗大爺。俗說爛木頭滾在一堆。經不住四國聯軍火器的利害。那勝保早接二連三打些敗仗。僧格林沁瑞麟立脚不住。把通州一個要隘。又讓給聯軍。此時端華肅順嚇得屁滾尿流。躲著不敢。

面見皇上。好個皇上。寬宏大量。傳諭端華肅順不必驚慌。事已如此。趕快進宮。商量別計。兩個渾蛋跑來見著皇帝。只是碰著響頭。這個當兒。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怡親王載垣。還有文武百官。都齊集在上書房。有的議論保守北京。還飛詔各路勤王。有的議論暫避熱河。還請恭親王做議和大臣。咸豐帝說。朕個主張已定。戰既不得守。又不能再四思維。朕借個木蘭秋狩題目。權至熱河。端華肅順可隨鑾扈從。所有軍機辦事。就派穆蔭匡源。杜翰。恭親王奕訢。著在京留守一切全權。一切機務。就由他執行。僧格林沁。瑞麟。可駐兵海澱。保護圓明園。能於和議速成。朕便當早早回京。分撥已定。當時在內諸臣。也沒有別的爭論。皇上趕入坤寧宮。見著皇后鈕祜祿氏。即將目前辦法。複述一遍。皇后也沒有話說。忙招呼個總管太監李春榮過來。叫他多派人衆。連夜擄撥這裏坤寧宮。是有秩序的。甚麼宮妃貴嬪。列入名冊。一個逃跑不了。爲最圓明園那邊。是一盤散沙。除得那拉氏同繆素筠。住在綠天深處。是盡人知道的那些小脚漢。裝不甚嬌豔的。被那拉氏蹂

躑不堪有死的有活的有跟人逃跑的皇上固不甚介意做書的也不必交代但資格最老的是四春講那牡丹春好著旗裝趁這亂烘當兒他竟硬著膽子騎匹馬溜走了那海棠春因暗地裏思想情人柳深憊憊成病早在三個月前玉殞香消杏花春原是個婢女專好儲蓄私財這銀錢不是件好東西能叫人生能叫人死杏花春捨不得許多白花花的物事今日不能出去到後來火燒園子人財兩空倒是狠可憐的陀羅春原在祥雲庵爲尼此次也不會逃出來聯軍進園做了個投河自盡還有個宣南小腳蘭原是母女五人住在一起他們消息最靈手眼最敏得著皇上避往熱河消息隨手散給人些金銀早有人保險出園後來姊妹四人聽說俱嫁與顯宦爲妾那張太太也就有了倚靠蓋南城個冰花他更有條內路他的丈夫黃阿桂原在鑾儀衛供職今日得著鑾輿北狩信息黃阿桂早做些手脚帶了兩個心腹假傳聖旨混進園來找到他髮妻所在公然背拉著就走這時園子裏來往人多也沒人盤結在下交代明白不然編小說的丟頭落

尾。那。是。要。被。人。指。駁。囉。（結過一邊）閑話少敘。單講那拉氏知道皇上北巡。總管太監李春榮。已派人前來攙掇一切。依那拉氏個意思。要約著繆素筠同走。素筠不肯說等皇上回鑾。再入宮供奉。那拉氏也就依他。當時帶著崔長禮。劉承恩。兩個太監。一同出園。正在動腳的當兒。不知他個內姪榮祿。從何處摸來。這榮祿今年已二十五歲。妻子娶了。却生得態度風流。人才出衆。（百忙中忽然敘出榮祿。神來之筆。管前騰後脈裏分明）那拉氏忙笑逐顏開。說你來得正好。家中甚麼事體。我總不清楚。我聽說我的爹已去世了。我個妹子蓉兒。已嫁給醇親王了。我的媽還好。我的哥子桂祥在家幹些甚麼。你個哥子榮福。又在家幹些甚麼。你個母親還好。（一串說來。兼敘帶補）榮祿回說。叔祖個喪事。蓉姑母個喜事。倒還做得體面。叔祖母同家母都好。爲最大叔同哥子在家沒有事做。便做姪兒的。癡長到二十五歲。晃出晃進。還不算裝飯的口袋嗎。咱們一家眼巴巴。只望著姑母。現在姑母已生下阿哥。將來登了大寶。怕不是一人有福。九族沾恩嗎。做姪

兒的此會來見姑母。想在這鑾輿裏面討個差使。趁此混個出路。那拉氏聽了。忙用手在胸前一拍。說在我：當下那拉氏趕進宮內。回明皇上。就派榮祿做個散秩大臣。此回皇上北狩。記得是咸豐十年八月初八。從行的是皇后呀。妃嬪呀。阿哥呀。醇親王奕環呀。端華肅順呀。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呀。阿哥的師傅李鴻藻呀。新派的散秩大臣榮祿呀。到得熱河。不免有行宮見月夜雨。聞鈴的感觸。我且不提（丟過一邊）單講恭親王奕訢。留守京城。綜理朝政。依著咸豐帝個計畫。就把僧格林沁和瑞麟的兩支人馬。調駐海澱。保護著圓明園。其時聯軍的大營駐紮通州。恭親王急於議和。就派怡親王載垣做了議和。大臣。用御史陳鴻翊。翰林郭嵩燾。做了參贊。趕到通州。先由陳郭兩人去會主帥額爾金。那額爾金對著陳郭兩位。到還客氣。說是我們聯軍。此次舉動。係由貴國翻悔。和議。只要把兩廣個總督黃宗漢。撤任。駐京個僧格林沁。從嚴懲辦。履行前議。條約添設幾處通商馬頭。多賠償我們幾百萬兵費。甚麼都通融得來。當下巴夏禮也就在

旁。插。言。說。貴。國。個。朝。政。是。出。爾。反。爾。那。端。華。肅。順。要。糊。塗。到。甚。麼。地。位。我。們。外。國。的。利。害。他。還。領。略。不。够。嗎。前。年。打。破。廣。東。上。年。打。破。天。津。毫。不。費。吹。灰。之。力。我。們。是。信。用。中。國。注。重。和。議。偏。偏。貴。國。要。聽。甚。麼。端。華。肅。順。僧。格。沁。同。我。們。爲。難。雖。說。是。饒。倖。打。了。個。把。勝。仗。比。如。下。棋。我。們。不。過。讓。你。一。著。此。次。我。們。是。有。進。無。退。我。們。主。帥。所。提。出。條。件。是。再。放。寬。不。過。如。果。貴。國。還。有。推。敲。哼。：。那。就。不。怪。我。們。打。破。京。城。斷。送。滿。清。這。燦。爛。神。州。了。陳。郭。兩。位。笑。了。一。笑。說。這。到。不。必。負。氣。貴。國。有。貴。國。的。辦。法。敵。國。也。有。敵。國。的。商。量。朝。廷。就。是。件。件。依。允。那。百。姓。的。意。思。還。有。些。做。不。到。的。（言之得體預伏後書火燒教堂戕殺教士種種）說罷就起身告別。兩人見著怡親王，就將額爾金的提議，巴夏禮強硬話頭，備細說了一遍。諸位想：這怡親王同端華肅順僧格林沁本是一氣，聽了額爾金的提議條件，固然覺得需索過多。何況巴夏禮反對端肅僧王，尤爲觸其所忌。當下眉頭一縷，計上心來，差個心腹，寫了個密函，約僧王趕緊領隊前來，一面招呼陳鴻勳郭嵩燾，仍

至。敵。營。說。諸。事。總。可。磋。商。但。請。巴。夏。禮。過。去。有。要。言。面。晤。依。著。額。爾。金。個。意。思。不。令。前。來。怕。生。別。的。岔。枝。轉。是。巴。夏。禮。抱。著。奮。勇。說。兩。國。議。和。此。往。彼。來。總。是。有。的。我。去。：。總。不。會。輸。給。與。他。說。著。趕。騎。了。一。匹。馬。帶。領。一。二。十。個。洋。兵。同。著。陳。郭。二。位。來。會。怡。親。王。怡。親。王。在。一。座。行。臺。設。了。筵。席。酒。過。三。巡。肴。至。五。味。怡。親。王。忽。然。退。席。更。衣。就。有。個。軍。官。把。紅。旗。一。招。一。聲。胡。哨。蜂。擁。上。許。多。軍。隊。明。晃。晃。執。著。刀。槍。帶。些。繩。索。巴。夏。禮。瞧。這。路。徑。不。對。挺。著。身。子。擎。出。手。槍。辟。辟。拍。拍。放。個。不。了。要。曉。得。槍。彈。是。有。數。的。槍。彈。一。完。早。有。人。圍。攏。上。來。七。手。八。腳。把。箇。巴。夏。禮。捆。起。帶。來。的。洋。兵。一。個。不。會。放。走。這。回。鴻。門。設。宴。活。捉。沛。公。在。怡。親。王。以。爲。出。奇。制。勝。其。實。這。些。陰。謀。詭。計。不。值。外。人。一。笑。好。個。陳。鴻。翊。郭。嵩。燾。對。著。怡。賢。親。王。僧。王。忙。說。這。巴。夏。禮。雖。然。被。我。們。用。計。捉。來。外。人。必。不。甘。心。此。地。也。不。可。久。住。我。們。要。趕。著。進。京。一。面。防。聯。軍。殺。入。一。面。仍。同。外。國。議。和。或。者。把。巴。夏。禮。做。個。交。換。條。件。千。萬。不。可。野。蠻。：。怡。親。王。及。僧。王。笑。了。一。笑。趕。緊。退。入。京。城。不。談。大。衆。進。京。單。講。額。爾。

金見巴爾禮久久不回。知道有變。急切派個偵探。不消一刻。把情節打聽得清清楚楚。額爾金這一怒非同小可。忙把個書記官龔孝棋找來。嘴裏嚷說：「這些胡虜一點謀和誠意沒有。你先生看是如何進行。孝棋說：『不消說得。是要大動干戈。額爾金說：『既然如此。我們定明日進兵。這一次浩浩蕩蕩。殺奔北京路上。沒有一些阻擋。依額爾金個主張。是要圍攻京城。打個地坍土平。轉是龔孝棋繫鈴解鈴。忙進言說：『我有一句動問。滿清政府是不誠意。謀和到是貴國謀和。還出於誠意。呀。是不誠意。呀。』（一語破的）額爾金被這一句詰問。因說：『我們四國聯軍。也不像那毛賊捻匪。蹂躪你們中國地土。擄劫你們中國人民。只要依著我們提議的條件。還有個不誠意。謀和嗎？』孝棋說：『既是誠意。謀和。且不必圍攻京城。那滿清皇室精華。全在海淀。個圓明園。那僧格林沁瑞麟的重兵。駐紮海淀。趁這個當兒。包抄海淀。不放僧格林沁瑞麟跑走。能够佔據著圓明園內面。金寶財帛。收羅不盡。有底有面。豈不是一舉兩得嗎？』額爾金連連點頭。說：『依你……一聲招呼。四國聯軍就趕

赴海。澁僧格林沁和瑞麟勉勉強強督率將士打了一仗。那裏是聯軍個對手。一陣槍林彈雨。海澁是失了兩位主帥。是跑了聯軍趁勢搶了圓明園。大搜三日。所有金銀財寶。值錢些骨董物件。無不捆載而去。園裏不曾躲避的僧道女尼。漢裝小脚。到這個當兒。簡直是遭了兵亂。尋死覓活。覓活。活活。杏花春陀羅春。自然歸入這次浩劫。洋兵擄撥得高興。早轟轟烈烈。辟辟拍拍。放起一道火來。一時火德星君帶領些火龍火馬火鴉火鵠。風仗火勢。火趁風威。把幾多金碧樓臺林亭竹石一起一起的風捲殘雲而去。未知後事。且闕下文。

評曰。這一回書是專敘英法美俄聯軍入京。一波一折。愈逼愈緊。不因僧格林沁之狃於小勝。端華肅順之肆意狂言。何至聯軍去而復來。既來矣。不撤北塘之備。一座銅牆鐵壁。個礮臺又何至落於聯軍之手。然如誠意謀和。尙不難就緒。乃怡親王竟師心自用。以計捆縛巴夏禮庸臣。誤國不至破敗。決裂不止。咸豐帝避入熱河。早已胸有成竹。俗稱郭雀兒做皇帝。快活一時。是一時。此時。

京城將陷宜如何涕泣誓師登陴拊衆而乃倉皇出走視宗社若不甚措意的
是陳後主隋煬帝一流人物

將絃火燒圓明園先把園中人物找抹清楚以免陸續交代

榮祿來得突兀然自第二回書至此事隔十年於那拉氏家事不暇提及偏偏
在百忙中補絃一切行文蕭灑卓爾不羣

第十回 染沈痾君王垂顧命 定大計國母擁新皇

單這一座圓明園燒了三日三夜可惜愛新覺羅的歷朝精華皆會萃於此一瓦
一木都是我們百姓脂膏一椽一柱都是我們百姓汗血滿清的窮奢極欲已達
到無上上層那能不干造物之忌但今日借洋人手裏燒了不管上天給滿清個
警告似乎從此不必再起那知我書中一位主人翁一位大大個魔王還未出現
他要懂得這種道理也不致再造冤孽收那不良的果報了（預伏起造頤和園
眼光特遠）閑話少絃當下恭親王奕訢見這洋兵猖獗都城圍困在即徵兵不

至調將不來。仍把怡親王載垣及陳鴻勳郭嵩燾找來計議。那載垣是無話可說。陳郭二位當即進言說：「往事不必追究，但某等前見聯軍主帥額爾金，聽他到是誠意謀和，不過所提條件較前爲難。依某等意思，先行運動俄美兩國叫他出來疏通英法，比如民間買賣田地房產也要得個磋商。恭親王連連點頭說：『誰不是這種講法，無如一班顛預事體的，從中作梗，現在也顧不了許多。就煩二位費點心機，趕快去辦理這件和議。』」遇到緊要關頭，二位來同我接洽，我自主張不消說得。陳郭二位去了，奕訢同載垣也沒有別的話講，却說龔孝棋慫恿那額爾金攻破海沱，占去圓明園，原想在漢裝小脚中挑選一兩個嬌豔做個小老婆（應前書）無如只落些剩柳殘花，無一當意。洋兵要放火，他就聽其自然，不去攔阻。園子是燒了，額爾金同著囑禮，又商議進兵方法。孝棋在旁插言說：「這事不可孟浪，一定清廷要派人來，這次議和，那恭親王奕訢到有主權，不似從前的出爾反爾。額爾金說：『如果是恭親王出來，我們到可以相信的。』」正議論間，早有人通報進

來。拏了兩張名帖。一是陳鴻翊。一是郭嵩燾。額爾金不由大怒。說：「前次這兩個漢奸賺去我這裏個巴夏禮。今日居然前來左右預備繩索。替我將他捆了。這時龔孝棋雙手齊搖。連說不可。清廷野蠻難到主帥亦仿照他們野蠻嗎。凡事要見機。而作嚙禮也在旁揮言說龔先生的講話一些不錯。一聲說請早由執帖的洋人把陳郭二位帶領進來。彼此賓主坐定。由陳郭二位先行道歎。額爾金指著龔孝棋對陳郭兩人說：「這位書記先生名叫龔孝棋。是你們中國個孝廉。平時見過沒有。陳郭二位一起擡身說失敬。尊大人莫非是定庵先生嗎。孝棋說正是。當下彼此敘些寒暄。孝棋說二位到此自然是重申和議的。但岔枝鬧得不大和。議易於磋商。現在這邊的條件。比照原議是有增無減。有伸無縮。第一把賺去的巴夏禮先行送回。然後再談和局。陳郭齊聲答應說：「那個自然。當下龔孝棋又把陳郭二位從旁廂一邀。密密切切傳授他們些議和方法。做書的。我有一句動問。這陳鴻翊郭嵩燾是中國人。龔孝棋也是中國人。中國人同中國人。密切談心。那

洋人豈有不動疑的嗎。要曉得。龔孝祺是在這裏有職務的。洋人不相信他。也不替雙方介紹。洋人既相信得過。任憑雙方秘密談心。他也不生疑忌。但是孝祺傳授議和方法。是指示陳郭兩位一條明路。叫他去見美人陸。得明俄人畢爾庚有著俄美居中調停不惹和議不成。中國不得便宜。陳郭兩位聽了。自然是按照辦理。一面趕回京城。稟明恭親王。先將巴夏禮用鼓樂執事。緣呢大轎八人。轎回一面去見陸德明。畢爾庚請他兩位出來。調停和議。諸位要知道英法美俄結合一氣。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計畫。由道光二十二年締結五口通商條約。英國所享受的權利最大。法國次之。上次恭親王派桂良花沙納議和。本由俄美兩國出面調停。已有成議。不過不及換約。由端肅僧王主張反悔。遂至鬧出偌大個岔枝。此次既誠意謀和。俄美個意思。是要趁這個當兒。四國平均的得些權利。有了權利。諸話不談。後來鬧一起教案。燒一起教堂。外國派幾只兵船。中國早屁滾尿流的賠償不迭。甚麼沿海沿江的要隘。割讓租借。殆盡。只鬧到滿清推翻。外人還不

曾歎手（語語傷心，言言酸鼻，看似提空發議，實則包括全書）此番北京和議，內面是恭親王獨力主張，外面並不撤換怡親王的議和，大臣只這暗中磋商，全用著陳鴻翎、郭嵩燾，同不出名，龔孝祺，然而中國損失已實在不少，計賠償英國兵費一千二百萬，法國兵費六百萬，割讓之地為香港對面的九龍，又別開天津、牛莊、烟台、九江、漢口、潮州、瓊州、臺灣為公共馬頭，互遣公使駐京，外人得在內地傳教和議，既定就由恭親王籤了草約，送至熱河，加蓋皇帝印璽，然後額爾金方同噶禮等一齊退兵，各國有各國去路，龔孝祺亦隨著巴夏禮去了，往後他的蹤迹却往來廣東、上海之間，不在話下（結束一段，大大波瀾）單講恭親王奕訢，因和議已成就，曲曲折折，聲敍一本奏摺，差員送到熱河，那勝保仍回皖北，責成勦捻，僧格林沁仍駐紮天津，節制一切，陳鴻翎、郭嵩燾仍舊供職，怡親王載垣，因於恭親王有了意見，且和議告成，理合面聖復命，但是載垣趕到熱河，首去見端華、肅順，并探聽皇上對於自家的情感，端華、肅順、齊說現在主子各事灰心對

於我輩倒沒甚話說。惟有那蘭兒漸得寵信。嗒們要別用手段去拉攏。戴垣笑說他在裏面。嗒們在外面。宮禁森嚴。甚麼法子拉攏。肅順拍著大髀笑說。你不知道嗎。現在散秩大臣。個榮祿是他內姪。不時的宮內走動。只要結識這個小白臉。便可以得些綫索。肅順講倒這裏。便擊眼睛。瞅著端華。原來端華已經同榮祿打得火熱。諸位不記得香廠上林春那回巧遇嗎。忽將第二回事實一提。找抹周倒。其時那拉氏年才十七。榮祿年才十四。端華因愛中蘭兒。頗欲替他父親。惠徵運動個位。真後來咸豐帝登極。接著國事紛更。輪不倒端華講話。只好罷休。及至端華起用。蘭兒已經入宮一場。妄想癡情。自然翦斷。現在碰著榮祿。觸起前情。所謂死灰復燃。榮祿再乖巧。不得再油滑。不得他瞧端華。肅順是皇上面前兩個紅人。所以拉攏端華。端華也巴結這榮祿。但端華邪心不改。實辦些體己物事。叫榮祿遞給那拉氏。那拉氏問明來歷。也就收了。問或也報答些禮物。回贈些詩。賤。你道端華。愉快不愉快。得意不得。意有時。在肅順前露些馬脚。所以今日碰著

怡○親○王○不○由○得○肅○順○信○口○流○出○從○此○以○後○端○華○在○榮○祿○面○前○便○又○介○紹○肅○順○載○垣○一○班○渾○蛋○各○有○各○的○貪○圖○各○有○各○的○心○路○光○陰○易○過○大○家○在○熱○河○度○過○新○年○咸○豐○帝○樂○以○忘○憂○還○在○行○宮○大○受○朝○賀○到○得○元○宵○前○後○仍○是○大○放○花○燈○歌○舞○昇○平○這○年○是○咸○豐○十○一○年○淳○阿○哥○已○是○八○歲○生○得○天○姿○英○異○鳳○目○龍○顏○巧○巧○這○次○又○到○那○拉○氏○宮○裏○又○見○安○得○海○躺○臥○在○匠○床○不○由○得○大○發○脾○氣○喝○聲○你○這○忘○八○雜○種○膽○敢○如○此○狂○妄○話○言○未○了○趕○過○飛○起○一○脚○安○得○海○滾○下○匠○床○忙○陪○著○笑○臉○說○哥○子○休○得○動○怒○嗜○是○來○服○侍○娘○娘○的○淳○阿○哥○眼○睛○一○楞○說○你○服○侍○便○服○侍○誰○教○你○躺○在○匠○床○上○那○拉○氏○忙○解○釋○說○我○不○教○他○還○有○誰○教○他○你○個○脾○氣○現○在○大○極○了○你○今○年○才○八○歲○假○如○到○十○八○歲○還○有○你○媽○在○眼○睛○裏○嗎○我○個○懷○胎○十○月○白○喫○辛○苦○一○場○說○著○便○嗚○咽○起○來○淳○阿○哥○瞧○見○這○種○光○景○也○不○再○講○一○溜○烟○便○轉○身○走○了○跟○來○的○宮○監○也○就○保○護○著○淳○阿○哥○回○宮○見○著○皇○后○鈕○祜○祿○氏○這○是○眼○珠○轉○轉○的○鈕○祜○祿○氏○忙○拉○著○小○手○過○來○說○莫○不○又○受○你○媽○的○委○屈○了○阿○哥○嘴○裏○只○管○罵○著○好○個○忘○八○雜○種○豪○奴○我

有日砍去他個腦袋。巧巧這個當兒，咸豐帝駕到，母子兩個，照例跪接請安。一會皇上坐下，瞧著自己個兒子，到生得英奇秀發，但臉上含著怒意。皇上招呼過來，說我兒，又同誰動氣。阿哥未及回言，轉是鈕結祿氏說：小孩子家，今日瞧瞧他個生母，大約禮數不周，受了點噴責。皇上微微冷笑，說我知道他，又恃寵而驕了。他在圓明園幾年，同朕還暗暗做對。我搜羅些漢裝女子，却受他個凌虐不少。近來假他點顏色，他更五花八門。我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我記得我做阿哥時，在香廠，那理碰著個相士，叫做王鏡，他替我相面，說我二十歲以後，貴不可言。三十歲一過，就要防些災難。我想做皇帝的災難，無非是龍馭上賓，所以我在這幾年，時恣情聲色，甚麼人間豔福，帝子風流，我總消受盡了。淳兒已是八歲，假如我真有個天年，不測愛卿，須拿出主張。那蘭妃是靠不住的，且他手段潑辣，才具儘有性愛風騷。崔長禮、劉承恩同他夥結一氣，我身邊個安得海，也不時在他那邊廝混。幸虧他們是些太監，假如：說到這理，皇上便頓住，岔口鈕結祿氏歎口氣說：

皇上深慮何嘗不是那相士王鍊嘴信口胡言也不必存放在心現在外人和議已定還是請皇上早日回鑾方爲正當咸豐帝連連搖手說這回鑾的舉動還早不講別的就是圓明園燒得一塌糊塗那還成個局面嗎我身上暗病很多提到日理萬幾簡直頭痛欲裂還是在這裏隨喜得有趣說著已是微微氣喘鈕鈞祿氏不便開言淳阿哥也就走開諸位這咸豐帝如何渾身帶病要曉得一個人在酒色上陶融任是銅筋鍊骨也會髓涸精枯記得呂純陽有一首七絕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催君骨髓枯

咸豐帝因國事操勞又加著好色過度所以才過三十歲便染起虛弱之症從正月至七月硬朗的時刻少喘汗的時刻多召些御醫調治毫不見效偏生是帝主風流只要精神略起就挑選著心愛的妃嬪入宮那那拉氏也沾受過幾重雨露皇后雖不時規諫無如不明修棧道便暗度陳倉直至七月初旬已是臥榻不起應著王鍊嘴的一句話真是這個當兒要龍馭上賓了一面手詔恭親王奕訢趕

到行宮。一面召醇親王奕譞、怡親王載垣、端華、肅順、穆蔭、匡源、杜翰及阿哥的師傅李鴻藻入議大事。原來端華、肅順同怡親王載垣已有密謀御前行營原歸端肅兩人節制。所有八旗王公額駙早經運動成熟。只要皇上晏駕就轟轟烈烈演唱一齣新奇戲文。這件事官裏却瞞得定定的。偏是榮祿手眼靈敏。早得些秘密消息。告知那拉氏。這那拉氏在心底裏洗吟一會。却不動聲色。同榮祿咬了個耳朵。叫他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我們且不去打草驚蛇。續後自有辦法。（漸漸出臺施展那金輪則天手段。）不提他們姑姪計議。單講醇親王怡親王及端肅等大衆入宮。咸豐帝斜倚在龍床之上。忙瞧著奕譞載垣兩個說。訴哥還不趕到嗎。朕個病勢不好。又瞧端華肅順兩人說。你倆受恩深重。朕如不妙。你們是要扶持幼主。忠心報國的。朕有一層不放心。你們你倆才具甚好。可惜少讀點書。那穆蔭匡源杜翰李鴻藻有甚麼計畫。你倆須虛衷採納。不可自以爲是。說著忙招呼鈕鈞祿氏那拉氏淳阿哥一起過來。叫三人同大家見面。這裏端華肅順是痛哭涕。

零指天誓日在皇上面前做出些般拳效忠的樣子別人或被瞞過只有那拉氏心裏明白當將水灑灑一雙秋波釘了端華一眼端華這時色授魂與早勾起前十年的風流冤業（又照應前書）渾身骨節俱已酥軟諸位想想當時若沒個那拉氏秋波一盼暗暗鬆動這一回掀天揭地的文章必然做到萬無一失壞也是壞的那拉氏一盼好也是好的那拉氏一盼要論那拉氏這秋波一轉却抵十萬雄師此時我且不說明略省筆墨當下朝臣退出那拉氏退到一所密室請皇后過來便痛痛切切的把端華肅順個密謀和盤托出鈕鈷祿氏略一沈吟說你怎會打聽得如此清楚那拉氏就將榮祿的密報從實說明鈕鈷祿氏聽著把銀牙一挫說聲天都黑了這件事急須奏明皇上那拉氏止住說那不可不行依某愚見須等恭親王來由階們同他計議第一是皇上御璽須早早收藏不能落在那兩個渾蛋手內（要緊一著見解過人）鈕鈷祿氏連連點頭說這事在我趕忙過去將御用寶璽藏起次日恭親王奕訢趕來入宮見著皇上神色已時不對當

由皇上氣喘吁吁切屬了幾句。隨即鈕祜祿氏那拉氏由屏後出來。哭哭啼啼。見過禮。當邀恭親王至後面密室。議及皇儲的大事。好個恭親王。說父位子傳。還有甚麼疑議嗎？那拉氏冷笑一笑。說竊恐別人心理不似王爺的心理。奕訢知話裏有話。忙問明底細。說嗜早料到端華肅順有這一齣戲。文他倆同載垣一路神氣。嗜也有點預備。因對那拉氏說。你可叫你姪兒榮祿到我那邊去。我同他還有話講。那拉氏連連答應。不消說得恭親王回邸。那榮祿就趕著過來。問明端底。這才曉得熱河一方面大多數的王公額駙。滿漢朝臣。已同端肅兩人。結合一氣。此處不可下手。只好用那調虎離山計策。到北京大動干戈。一面用了手勅。升任榮祿做步兵統領。叫他趕去接任。自是耍著。一面入宮問安。問疾。碰著端華肅順。載垣一味的虛與委蛇。講到七月十三日。皇上病勢增劇。由恭親王醇親王領班。端華肅順及三位軍機。一位師傅。同受顧命。遣詔以阿哥載淳。即皇帝位。不消兩個時辰。咸豐帝龍馭升天。這皇上一生功不掩過。苦不償樂。一定說他彷彿陳後主。

隋煬帝那愛新覺羅的河山雖說是破敗決裂還不在他手裏送掉一樁極好的好處他能以辦賊大事託付管國藩甚麼左李彭楊一班辦賊平捻的將帥總由姓曾的一手提拔同治的中興事業要算是根據在此（承上起下過映分明）

此是後話單講一班顧命大臣退出寢宮來到朝堂集議此時端華未及發言早由肅順提出一件議案比如四面埋伏的地雷火礮他在這個當兒猛然的發起導綫你道肅順講些甚麼他說現在國家不幸皇上升遐外面的毛賊鴟張捻匪跋扈洋人個交涉事事棘手這王少國疑嗜們擔當不起大家要想個變通方法話未說完首由軍機大臣侍郎杜翰進言說明公所見極是那宋太祖何以不傳位與子而傳位與弟也就因爲四方多難王少國疑偷然立了幼主怕的要蹈周世宗個覆轍肅順聽到這理忙把右手個大姆指一豎說杜老三講的不錯是當朝弟一個好漢子原來杜翰是杜文正公受田個兒子排行第三所以肅順稱他做杜老三這時端華更不怠慢忙說嗜們個意思要推戴怡親王載垣大家瞧是

對○與○不○對○當○下○穆○蔭○匡○源○也○就○拍○著○端○肅○二○位○馬○屁○齊○說○二○公○爲○的○天○下○國○家○個○大○計○也○不○是○一○味○徇○私○醇○親○王○連○連○搖○頭○說○目○今○事○體○重○大○還○要○從○長○計○議○轉○是○恭○親○王○成○竹○在○胸○說○這○皇○儲○嗣○位○自○有○大○行○皇○上○遺○詔○但○大○家○躊○躇○到○主○少○國○疑○嗜○們○也○要○想○當○然○的○辦○法○(○含糊○得○妙○)○但○是○熱○河○不○是○辦○喪○之○地○大○行○梓○宮○要○趕○往○北○京○由○北○京○先○頒○喜○詔○後○頒○哀○詔○凡○事○才○得○個○妥○當○此○時○且○秘○不○發○喪○就○請○端○肅○二○公○在○此○摒○擋○一○切○好○在○嗜○們○都○受○著○顧○命○都○是○以○國○家○宗○社○爲○前○提○此○時○到○不○要○鬧○些○意○見○端○華○肅○順○齊○說○照○呀○：○一○方○面○忙○辦○喪○事○把○個○咸○豐○帝○金○裝○玉○裹○的○入○殮○一○方○面○忙○著○奉○移○梓○宮○這○其○中○千○頭○萬○緒○各○有○各○的○心○計○各○做○各○的○手○脚○那○恭○親○王○託○言○北○京○重○要○機○務○紛○煩○非○星○夜○趕○去○不○可○榮○祿○是○先○期○走○了○那○拉○氏○帶○著○阿○哥○託○言○北○京○宮○內○無○人○不○可○不○預○先○布○置○把○個○傳○國○御○璽○早○緊○藏○在○身○邊○也○就○星○夜○的○走○了○這○理○留○著○孝○貞○后○醇○親○王○緊○伴○皇○靈○怡○親○王○載○垣○儼○然○做○了○皇○家○孝○子○(○活○活○做○夢○)○同○端○華○肅○順○是○寸○步○不○離○比○如○水○母○目○蝦○載○垣○好○似○水○

母端肅兩個跳跳的就彷彿目蝦了。但這二位目蝦也狠有點眼光。依肅順的意見就要奉著載垣趕快到京防那恭親王及那拉氏有甚麼算計。轉是端華因前日那拉氏秋波一盼以爲彼此有特別感情以爲那拉氏總在他籠絡之中。前日威豐帝咽氣當兒他還躲躲藏藏的同那拉氏對著金銀驗準時辰（補敘前情）這種親密的趣史是沒有人瞧見的。他以爲千穩萬穩那拉氏不會同他反對。所以肅順慮及於此他反拏別話支開諸位才曉得在下說那拉氏的秋波一轉勝似十萬甲兵。那話不是瞎講的（一噴一醒揭破前文）閑話少講只這大行靈柩非常笨重一日祇行三四十里便是連夜的搬擡至快也須五六日才得到京。一到京城那新任的步軍統領榮祿已在各城門密密層層紮下軍隊。講這步兵統領俗稱九門提督在京能調度一切在武職裏是第一把交椅。甚麼軍民人等總要歸他節制的。他把各城門下了戒嚴通令端華肅順奉著梓宮部下兵隊方要蜂擁入城這裏榮祿早下令攔阻有人回報端華肅順二位大著膽子騎馬前

來那端華同榮祿是有感情的榮祿望他瞞了一眼說鄭王爺不必……端華未及回言轉是肅順大聲嚷說階們是顧命大臣今日奉著大行皇上梓宮難到還不淮入城嗎榮祿說除却軍隊儘管入城肅順又嚷著說不行……階要問你你是奉著何人旨意榮祿說是奉著新皇上旨意肅順又嚷說新皇上是誰榮祿笑說你真個反了大行皇上遺詔是叫恭親王醇親王同你倆扶立阿哥除得淳阿哥還有誰嗎肅順方待發言榮祿早招呼幾個御前侍衛趕上把宮燈肅順拖下馬來便翦了雙手用繩索捆了肅順急得暴躁如雷嘴裏只嚷反了……端華見勢頭不對趕回在孝貞后面前哭訴孝貞后忙說你們且把大行梓宮安奉入城階們自有道裏端華方同載垣急切商量意在阻喪不進醇親王又勸著兩人說大家都是一面國辦事都是一家人皇后既答應有個辦法還有甚麼游移嗎速行速行於是一面止住軍隊在外一面催促擡衆與夫趕忙入城諸位端華肅順的失計在迂緩寡謀假使當日有手段的咸豐帝一聲咽氣早在熱河轟轟烈烈大做起來

甚麼恭親王那拉氏榮祿一個不能放走硬奪過御璽軟拘著阿哥立時先發喜
詔後發哀詔這才是曹孟德司馬昭的手段幹大事要聲色不動輕跌巧翻像這
兩位旗大爺有操莽的心腸沒操莽的才具畫虎不成聲敗名裂要算得天奪之
魄沒有談頭目蝦失勢水母不靈可憐成豐帝的皇靈進得京城安奉梓宮早降
下一道璽書用兩位皇太后的名義叫端華肅順跪著宣讀諸位這璽書何以用
著兩位皇太后的名義要曉得那拉氏同恭親王超前入京那拉氏趕著進宮早
抱擁八歲的溥阿哥坐在內殿招呼恭親王及在京滿漢文武朝臣一起入宮禮
謁才畢那拉氏便大放悲聲說先皇不幸崩駕祇有這一點親骨血現在奸人端
華肅順違背先皇遺詔要舍嫡脈別立疏支你們親王大臣眼看著奸人包藏禍
心覬覦神器當如何痛心切齒以慰先皇哭著說著早由恭親王對著滿漢朝臣
宣布端華肅順的罪狀并聲言辦法先須位正母儀以名分論孝貞皇后是新皇
的嫡母應尊爲慈安皇太后那拉貴妃是新皇的生母母以子貴應尊爲慈禧皇

太后由兩位皇太后的名義詔告中外傳述先皇遺旨立阿哥載溥爲新皇帝所有端華肅順既係包藏禍心覬覦神器應卽按律定罪以明年爲祺祥元年這種辦法要算得天經地義未知在廷諸臣還有別的疑議嗎恭親王話未講完所有與議的滿漢百官沒有不除去帽子碰著響頭對著新皇上齊呼萬歲恭親王接著又說本藩因先皇巡幸熱河代裏機務不過是一時權宜現在新皇登極裏合由兩宮訓政大小臣工應各矢忠誠各盡各職一體翊贊新猷那軍機要務擬推任大學士文祥尙書沈桂芬當下文祥沈桂芬一起叩頭同稱才不勝任早由那拉氏正顏厲色的說二卿不必推委國事多艱自然留著恭親王奕訢做軍機主任這次一切詔旨就由二卿從速趕辦分付已畢早有宮監崔長禮劉承恩過來把袖子一拂說聲退朝這裏慈西后携著同治帝進宮外面由恭親王督率滿漢大臣百官一面忙新皇登極奉迎梓宮各種手續一面就派步兵統領榮祿分隊嚴守各城布置已定却值端華肅順護擁皇靈火龍火馬的前來一到城門榮祿

便不由分說，拏出嚴厲手段，先把肅順捆起，端、萃獨力難支，也就乖巧的，隨着入宮，不曾轉身，早由軍機大臣文祥、沈桂芬過來宣讀聖書，可憐端、肅二位跪在地下，戰兢兢，汗流浹背，未知後事，請看後書。

評曰：龔孝祺不能算是漢奸，量重權輕，亦有作用。當時洋兵不燒圓明園，必至圍攻京城，京城如破，其爲害何堪！設想此次北京議和，雖說城下之盟，還未至掃地以盡。

端、肅拉攏榮、祿，榮、祿亦拉攏端、肅，此次端、肅的密謀，却由榮、祿探出，榮、祿是幹才，不是庸才；端、肅兩個又是庸才，不是幹才。雖然依肅順計畫，也知注意北京著著提防，無如端、華溺於愛情，將禍水認作情種，此關打不通，頭任是豪傑英雄，亦墜入迷網，而況爲庸才者乎？醉生夢死，不值一笑。

當時緊要計畫，莫過軟禁阿哥，硬奪御璽，乃端、肅計不出此，日日守獲著笨重皇極，那得不束身就縛，槁項成囚。

慈禧正位母儀。却由恭親王當衆發表。對於榮祿口稱如此這般。早爲入京。張本明眼。人不難於言下得之。

第十一回 正位兩宮稱姊稱妹 揭穿內幕疑兩疑雲

那端。華肅順跪聽過詔書。齊說這詔旨。既用兩宮名義。所謂慈安。皇太后。係同皇靈。一路躡行。階們朝夕請安。謁見。不曾提起這包藏禍心。覬覦神器的罪名。顯見詔書不實。不盡這個當兒。恭親王忙走過來。不容分辯。招呼兩個侍衛。把他倆推推擁擁。押送刑部天牢。這刑部尙書仍是趙光。記得上回白發的案子。肅順嚴行取締。趙光不准一些通融。今日是冤家路窄。趙光也把肅順擺佈得直手直腳的。天道好還。於此可見。（又照應前書）閑話不提。單講咸豐帝靈柩既安放梓宮。早已先發喜詔。後發哀詔。外面的督兵大臣。會國藩。及各省督撫將軍。都統。够得著上奏摺的資格。無不拜摺進京。存慰兩宮。這時兩宮的體制。是擁著幼主臨朝。垂簾聽政。慈安太后稱做東宮。慈禧太后稱做西宮。兩太后亦改換稱呼。慈安太

后呼慈禧爲妹。慈禧太后呼慈安爲姐。同治帝對於兩宮一體稱母。每日坐朝。兩太后平列坐位。小皇帝亦抱置面前。這般體制。却開千古未有之創局。然而從中內幕實係慈安優待慈禧。這是甚麼原故。前書不說明。咸豐帝對於那拉氏狠不滿意。嗎。不說他是手段潑辣。才具儘有性愛風騷。嗎。咸豐帝雖則貪花愛色。畢竟賦性英明。生恐鈕祜祿氏不是那拉氏的對手。又生恐那拉氏一朝得志。做出那呂雉武嬰的行徑。先事預防。就在那病勢沈重的當兒。提起硃筆。抖抖搖搖寫了一道遺詔。叫孝貞后處死。那拉氏以絕後患。(補敘前文未及)這東太后究竟。是菩薩心腸。阿彌陀佛。他以為殺母存子。居心不忍。而況那拉氏在百忙之中。對內對外。狠用了一番苦心。覺得對於自家也狠小心。獻勤沒有錯誤。所以把咸豐帝的嚴密遺詔。擱過一邊。不但不提。而且同他非常客氣。就是姐妹相稱。亦出於東太后的本意。那知那拉氏得步進步。始而遇事退讓。既而彼此平權。後來見著京裏京外百官。奏摺。他便提筆著批。施展他的才情。不和東宮計議。但有一層江。

山是兒子坐的。那拉氏又在青年。事事却勵精圖治。原說他讀書不少。每見歷朝新主登極。總有些詔求直言。詔舉賢才。詔除弊政的璽書。他是一件一件的頒行。第一道詔旨。就是不問軍民人等。得挾摛朝廷稅政。條陳軍國大事。又改祺祥紀元。爲同治紀元。做書的取其順便。以後便稱小皇帝做同治帝。這個當兒。就有個貴州遵義秀才。名叫黎庶昌。切切實實。痛痛快快。上了個萬言書。好個那拉氏。瞧著姓黎的奏議。早濃圈密點。逐條採用。破格賞給他個知縣。交會國藩酌量差遣。這一道旨意一下。全國的人民。莫不額手稱慶。以爲言路大開。巧巧在這年八月初一。又是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稱意的喜事。相逼而來。那會國藩又奏稱他九弟克復安慶。江北勝保。又奏稱苗霽霖誠心歸化。這一陣疊連的紅旗報捷。真是天時人事。大有轉機。一般臣民。誰不說是同治帝的福氣。兩宮太后的能爲。東太后心滿意足。一切的進行辦法。都是推讓西太后。這時西太后好不高興。越發作威作福。甚麼叫做作福呀。他驕然想起當年的清河縣吳棠。能於雪中送炭。白花花

送他家二百銀子程儀。那能够知恩不報。當下吳棠已過班道員。就特降一道上諭。著候補道吳棠升任漕河總督。在姓吳的。真是平地登仙。不知那個家人吳敏。是否存活。據聞在兵亂的當兒。那人早已物故了。了却一樁。甚麼又叫做作威呀。就是那端華肅順。已經打下天牢。這種案子。是情真罪當。不用嚴刑審訊的。當降一道諭旨。就說他倆身爲顧命大臣。不知効忠朝廷。膽敢違反。先皇詔旨。包藏禍心。謀危宗社。惟事分首。從肅順著凌遲處死。端華絞立決。怡親王載垣。永遠圈禁。前軍機穆蔭。匡源。杜翰。隨聲附和。一律革職。永不敘用。不消說得。端華是個鍍帽子親王。罪名絞立決。依法提出天牢。賜帛自盡。不知臨死時。尚憶及水灑灑的秋波。對人。一盼。否。又不知那拉氏。回答的禮物。詩箋。尚存在否。尤物害人。坑送不淺。惟有宮鏡。肅順是要凌遲處死。一到行刑日期。早由尙書趙光。提出堂。擲這趙光。原是白襖的門生。當日監斬白襖。由肅順嚴重取締。不得絲毫通融。今日肅順的家屬也。找出情面。多送賄賂。無如趙光是鍍面無情。不獨盞酒片肉。

槩。捐。除。便。是。挪。赴。法。湯。也。不。容。劊。子。手。爽。爽。快。快。的。動。手。先。給。他。凌。辱。苦。楚。緩。緩。的。截。去。左。臂。然。後。才。斷。他。的。右。臂。又。緩。緩。的。下。掉。左。骸。然。後。才。刀。砍。他。右。骸。諸。位。想。想。那。白。菘。涼。風。過。頂。滾。油。煎。心。不。過。一。時。三。刻。今。日。凌。遲。這。肅。順。遷。延。四。五。個。鐘。頭。比。那。滾。油。煎。心。不。知。痛。到。甚。麼。地。位。到。後。來。割。去。腦。袋。就。由。肅。順。的。仇。家。將。那。盤。盤。大。腹。剖。開。灌。些。桐。油。松。香。用。火。然。起。可。憐。他。綽。號。叫。做。宮。燈。此。時。便。真。個。點。起。宮。燈。了。管。前。照。後。又。了。却。一。樁。諸。話。不。談。編。小。說。的。原。講。那。拉。氏。一。步。一。趨。要。摹。仿。那。金。輪。則。天。皇。帝。他。那。猜。忌。的。心。性。潑。辣。的。手。段。風。騷。的。行。爲。簡。直。和。武。則。天。是。生。吞。活。剝。武。則。天。宮。裏。妙。選。些。面。首。暗。藏。著。毒。他。也。是。醜。醜。稔。稔。甚。麼。優。伶。金。俊。生。內。監。安。得。海。終。日。打。得。火。熱。雙。宿。雙。飛。刻。不。能。離。諸。位。必。有。一。句。駁。詰。我。那。金。俊。生。是。個。戲。子。肢。體。完。全。不。必。講。他。安。得。海。是。個。太。監。難。到。一。個。人。受。過。腐。刑。還。能。自。無。而。有。化。虛。爲。實。噫。諸。位。不。必。焦。急。有。著。一。日。自。然。有。一。位。外。邊。要。人。來。揭。穿。這。種。底。細。再。伏。下。文。我。樂。得。於。此。時。省。些。筆。墨。單。就。那。拉。氏。

一雙。僧。眼。不。獨。水。灑。灑。的。能。勾。引。騷。情。還。能。够。辨。別。忠。奸。比。如。武。則。天。知。道。狄。梁。公。是。個。好。人。一。心。一。意。的。信。任。不。疑。知。道。來。俊。臣。周。興。狠。靠。不。住。也。有。方。法。去。制。度。他。那。拉。氏。一。雙。眼。睛。早。識。得。曾。國。藩。是。個。撐。天。玉。柱。架。海。金。樑。他。因。這。次。克。復。安。慶。便。歸。功。曾。國。藩。調。度。有。方。升。任。他。協。辦。大。學。士。兼。任。兩。江。總。督。所。有。湘。鄂。皖。贛。江。浙。的。將。帥。通。受。他。節。制。照。咸。豐。帝。七。年。的。規。畫。叫。他。責。成。曾。國。藩。規。取。南。京。責。成。李。鴻。章。規。取。蘇。州。責。成。左。宗。棠。規。取。浙。江。務。在。削。平。大。憝。克。奏。膚。功。廷。寄。一。去。曾。國。藩。自。然。拜。個。奏。摺。敘。明。曾。國。藩。得。了。安。慶。已。經。帶。領。大。兵。由。蕪。湖。進。攻。東。西。梁。山。直。逼。大。勝。關。漸。漸。圍。攻。南。京。期。在。必。下。李。鴻。章。已。練。好。淮。軍。糾。合。張。樹。聲。樹。珊。弟。兄。周。盛。波。盛。傳。弟。兄。潘。鼎。新。劉。銘。傳。等。趕。往。上。海。現。在。洋。人。戈。登。白。齊。文。華。爾。亦。願。從。中。助。力。由。李。鴻。章。購。辦。新。式。槍。礮。不。日。當。可。克。復。蘇。州。又。左。宗。棠。已。向。浙。江。進。發。大。致。情。形。毛。賊。是。死。據。金。陵。李。秀。成。李。世。賢。是。分。擾。江。浙。我。們。江。浙。得。手。則。金。陵。洪。秀。全。斷。難。孤。立。比。如。棋。局。用。這。三。路。圍。攻。賊。必。左。絀。右。支。力。難。兼。

顧所慮者毛賊掃清那捻匪必然竄擾總要重煩聖慮於揜勢格外防範這一起
奏摺入京那拉氏讀了一過狠覺得老曾統籌全局那太平天國的毛賊可以無
憂惟揜尾提到北路揜勢重煩聖慮心中暗想老曾這一句話狠有意味我瞧勝
保讀書不多學識有限這次他說苗霽霖誠意投降這苗姓反反覆覆狠靠不住
莫非勝保那個草包的要墮入術中僧格林沁又是一勇之夫聽說他行軍紀律
狠不嚴明到處奸淫擄掠同那些長毛捻匪也無甚分別這個人忠勇有餘智識
不足思了又思想了又想當招呼恭親王過來躊躇一個得力人員派他前去勦
捻恭親王想了一想因說現在兵備道袁甲三山東按察司丁寶楨總算是才具
開展深謀遠識到可以教他們統帶多營獨當一面那拉氏說既如此就加袁甲
三提督軍門先叫他趕赴前敵那丁寶楨的才幹瞻是狠知道的暗的意思是要
召京陛見當面問問他勦捻的機宜然後再行重用恭親王奉了懿旨一面敕諭
袁甲三趕赴前敵責任勦捻一面詔傳了寶楨即日來京聽候簡用不消說得姓

衰的統兵前往安徽。姓丁的擗擋進京預備陛見。這一陛見不打緊。到把官闈。慳慳秘密。手術被他瞧科了。十有八九諸位不必著急聽做書的漫漫表來。記得這年是同治元年的五月。當兒天氣驟熱。丁寶楨穿了一身單袍褂。戴著翎頂。踏著朝鞞。偏偏這日是內廷召見。兩宮起身稍遲。姓丁的早早趕進朝房。復由太監引入宮內。一間靜室在內。踱來踱去。僅僅祇他一人。身子又暖。肚腹又飢。取出一柄扇子。信手撮起。越撮額頭上的汗。越淋漓不止。偏生肚裏飢腸雷鳴。急切想呷口茶。想找點茶食點心。那裏能有睜眼四處觀瞻。瞥見旁廂有一張黑漆橫几。上擺個玻璃瓶子。似乎裝著些奶餅茶果。心裏只一愉快。非同小可。暗想我今天好造化呀。趕躉過來。揭開蓋子。伸手探出。原來不是甚麼餅乾茶果。一粒一粒的有牛奶。蒲萄大小。就近鼻子一聞。一種芳香。非腦非麝。煞是可意。丁寶楨飢不擇食。渴不擇飲。先啖了一顆。狠覺有味。一連又啖了三五顆。乾咽入喉。沒有茶呷。只好罷休。那知藥性易發。肚裏熱度漸漸增高。單是肚腹和暖。不打緊。那胯下的累然

物件登時挺拔異常奇哉怪哉本來縮短的忽然放長本來割截的亦可增長所謂化虛爲實自有而無就是這個道理諸位想想這個宮禁深處有誰能到來往穿插的不過是些太監太監預備這種藥料又有何用哈哈做書的也不必揭穿題旨一定說是安得海崔長禮劉承恩那般沒魂大帝每夜必須的那就了無含蓄索然意盡了（不說之說甚於說參看前書當然回味）這個當兒忽然內廷傳旨招呼丁寶楨趕快進見丁寶楨低頭一看一件單薄花衣只差攔個窟窿此時進退維谷面無人色來招呼的太監便是崔長禮瞧著丁寶楨這種狼狽情形忙問丁老先兒爲何愁眉苦臉的丁寶楨只是哈著個腰用個扇子攔著下體一顆肥頭連搖幾搖翎頂是晃蕩蕩的苦著臉說我的嘴饞誤喫下玻璃瓶子的丸藥那知這種利害這種蹺蹶崔長禮心底明白暗暗說聲不好了嗒們宮闈的屁漏被這沒來由破了杵了忙說甚麼丸藥是誰安放在這裏一定丁老先兒臨時發痧既然疼痛直不起腰來嗒們就回明太后改日再行召見丁寶楨也就得

機便轉說此事費心周旋。崔長禮一笑走了。不一會又轉了過來。說太后有旨。叫丁老先兒。趕回調裏。又招呼兩個內監。備著藤床。將了寶楨。好好權回。了寶楨回到寓所。休息片時。那藥性漸漸過了。放長的物件。也就縮短。後來秘密調查。才曉得這丸藥的巧妙。他有個同年。名字叫做賈鐸。是位監察御史。這日過訪了寶楨。姓丁的。就把前日的笑話。細述一遍。賈鐸點頭晃腦。說。穉穉。兄。今日這件宮闈秘密。是被你披露出來了。你知道那王家婆的面首。嫖毒是誰。我告給你聽。第一是安得海。其餘賞識的優伶。戲子。狠多。一位唱小生的金俊生。還有一位唱鬚生的譚鑫培。余三勝。聽講這兩位戲曲大家。常川在宮裏走動。了寶楨說。難道王家的婆。還是顧曲周郎。懂得聲調嗎。賈鐸說。豈但懂得。我聽說從小兒隨著他父親承恩公。惠徵。在蕪湖關道任上。及廣州都統任上。便能登壇演戲。那西皮二簧。哼得一等名工。平日非戲不樂。我們的文宗顯皇帝（即咸豐帝）才過百期。他早召集京都菊部梨園。在內廷開鑼演戲（傷心病狂莫過於此）甚麼小生金俊生。

就因唱了一齣白門樓。便賞識得無以復加。鬚生譚鑫培一名小叫天。他瞧過這小叫天。幾齣拳手好戲。便不時招呼進宮。那余三勝亦因此得寵。你仔細想想。姓金姓譚。姓余的臉蛋子。又白。年紀又輕。常川進宮。還有甚麼正經事幹嗎。丁寶楨嘔嘴搖頭。笑了一笑。說我瞧那班戲子做些齷齪事體。不過穢瀆官闈。也造不到明目張膽作威作福。惟有大監一經寵信。兼著有些曖昧。這爲禍不堪設想。那安得海有朝一日。碰到兄弟手裏。定然叫他身首異處。不得翻邊。(預伏後文)買鐸也連連點頭說。現在這安得海。已是招權納賄。鬧得一塌糊塗。老兄是要他來碰你兄弟。偏偏要去碰他。寶楨說。這事還要拏著把鼻。不可孟浪。賈鐸笑說。曉得。一轉身。即便告辭。不到兩日。丁寶楨已奉到升任山東巡撫詔諭。趕著赴任。御史賈鐸。却拏著安得海些把鼻。不顧忌諱。切切實實。上個彈劾摺子。大凡摺子入內。必先由軍機處過目。恭親王是軍機主任。打開賈鐸個參摺。由頭至尾。讀了一遍。暗說。這姓賈的膽子不小。小明參的太監。安得海骨子裏。同西太后過不去。暗

瞧那婆子近日行爲狠是不對死者尸骨未寒生者便任意胡鬧儘管敢作敢爲對於大局上有些振作但宮闈醜聲日漸傳播太監安得海戲班子裏金俊生譚鑫培余三勝弄得一路神氣花瓜胡茄我此時不拏點主張還有何人防範這個計算已定當即袖着賈鐸這本參摺趕到東宮去見慈安太后慈安因是先皇胞弟又係顧命大臣軍機首領心裏狠有許多要話同奕訴接談一見面便議論到那拉后說這婆子現在是作威作福獨斷獨行不把階放在眼內階此時方有些懊悔恭親王忙問懊悔何來慈安忙招呼個心腹宮娥在內面取出咸豐帝那一道硃書的遺詔遞給恭親王瞧了恭親王說先皇英明料事如神當時太后何不卽早發表慈安歎了一口氣說都因爲國事多艱劈竹愛筭恭親王說現在羽翼已成更難著手隨卽在袖子裏取出御史賈鐸的奏摺雙手捧呈由慈安過目慈安狠狠的說這個安得海再刁頑再跋扈不過記得兒皇在六歲時就瞧見姓安的種種無禮前年又看出些象（照應上文心靈手敏）在我面前嚙嚙到今

日。提。到。安。得。海。三。個。字。還。忘。入。雜。種。的。罵。不。絕。口。有。日。姓。安。的。被。我。瞧。出。破。綻。我。到。要。給。他。個。下。馬。威。恭。親。王。沈。吟。一。會。說。辦。事。要。有。個。起。落。要。分。個。界。說。現。在。賈。鐸。的。摺。子。如。何。發。付。慈。安。笑。說。你。且。交。給。與。我。他。有。才。情。會。動。筆。我。難。到。文。理。不。通。不。會。動。筆。嗎。恭。親。王。連。聲。答。應。幾。個。是。：。趕。忙。退。出。這。裏。慈。安。早。研。硃。落。筆。廳。的。寫。了。一。道。長。諭。

據御史賈鐸奏。風聞內務府有太監演戲。將庫存進貢段匹。裁作戲衣。每演一日。賞費幾至千金。請飭速行禁止。用以杜漸防微等語。上年八月。因皇帝將次釋服。文宗顯皇帝梓宮。尙未永遠奉安。曾特降諭旨。將一切應行慶典。酌議停止。所有昇平署歲時照例供奉。俟山陵奉安後。候旨遵行。并將咸豐十年所傳之民籍人等。永遠裁革。原以皇帝冲齡踐阼。必宜絕戲渝之漸。戒奢侈之萌。乃本日據賈鐸奏稱。風聞太監演戲。日費千金。并有用庫存段匹。裁作戲衣之事。覽奏實堪駭異。方今各省軍務未平。百姓瘡痍滿目。庫帑支絀。國用不充。先帝

山陵未安梓宮在殯興言及此隱痛實深又何至有該御史摺內所稱情事況庫存銀段有數可稽非奏准不得擅動茲事可斷其必無惟深宮耳目恐難周知外間傳聞必非無自難保無不肖太監人等（卽暗指安得海金俊生譚鑫培余三勝等妙在不將姓名揭出）假名在外招搖亦不可不防其漸著總管內務府大臣等嚴密稽察如果實有其事卽著從嚴究辦毋得稍有瞻徇致干戾咎皇帝典學之餘務當親近正人講求治道倘或左右近習恣爲娛耳悅目之事冒貢非幾所係實非淺鮮并著該大臣等隨時查察責成總管太監認真嚴禁所屬嗣後各處太監如有似此肆意妄行在外倚勢招搖等事并著步軍統領衙門一體拏辦（若論榮祿却靠不住）總管太監不能舉發定將該總管太監革退從重治罪若總管內務府大臣不加查察別行發覺必將該大臣等嚴加懲處其各凜遵毋忽此旨并著敬事房內務府各錄一通敬謹存記（一大篇主意全行是防範太監安得海崔長禮劉承恩等人於優伶金譚從畧

冠冕文章不得不爾

慈安這絕大手筆，要算得一鳴驚人。然其中有含茹不吐處，有宛款回護處。在慈安心裏，仍是劈竹碍箏，不過暗暗給那拉氏個警告，叫他從此歛迹。那知那拉氏惱羞成怒，不見這篇文字，他還有些畏首畏尾，一見了這篇文字，他更明目張膽，大張旗鼓，內廷的戲文，日夜不歇手演唱。那金俊生、譚鑫培、余三勝，得些風聲，意在溜走。那拉氏決計不依，偏偏縱慾無度。北方的王葵水，已三月不來。這個笑話兒，是弄大了。假如結起胎珠，又生龍種，紙是包不住火，豈不受人排揅？不知那裏弄些藥方，忍痛的排洩，深鑲宮門，臥床不起。慈安不知其中骨病，方以爲那拉氏受了自家揉挫，懊惱成病。整月的不能見面，諸務叢脞，心裏頗不過意。這日抽個空閑，也不叫內監通知，便輕輕巧巧踱過西宮，合當有事服務的太監，又跑走一空。慈安闖入內宮，方見兩個宮女在那裏交頭接耳，指指點點，不知道密談些甚麼。急忙蹙到跟前，兩個人故意咳嗽，彷彿要高聲喊叫。慈安只是雙手齊搖，可憐。

女子們膽是小的。心是虛的。一時不及轉致。慈安忙伸手把門帘一揭。一雙目光送去。早瞧見匠牀上橫躺著一個男人。趕跨進房。那個男人坐。又不是臥。又不是好個。慈安嘴裏連呼。妹子。妹子。那拉氏聽出是鈕鈷祿氏聲音。急著把那個男人死勁的一推。說。階現在身子不痛。不要你捶捏。推拏了。那男人趁勢一骨碌爬起。提著脚步。拔著鞵子。要走。慈安后不由得把雙眉一豎。兩眼一楞。說。你是那裏來的。現在又想到那裏去。你叫做甚麼名字。那男子急得活抖。如何敢齒。轉是那拉氏站起。分解說。姐姐不必動惱。妹子因病體狼狽。渾身酸痛。急切找個醫士推拏。這人是位搖串鈴的郎中。推拏的高手。慈安冷笑的發說。好了。搖串鈴的郎中也敢混入宮闈。房裏又沒有別人。難道一個陌生的男子。就該躺臥在匠牀嗎。那拉氏知道理屈。萬講不開去。只得雙膝往下一跪。說。總是妹子一時糊塗。要來求姐。姐寬恕。慈安原待發作。當時手捫著心口。一想。暗暗叫聲。算了。算了。這事聲張出來。不但他一世威風掃地。連我那過世的亡人。現在的兒子。兩副面孔。也就削來。

他既說推擎的郎中。我不免將機就計。忙喝著說。你個忘入。雜種好生胆大。你進宮胡混。難道沒有個太監帶領引見嗎。男子跪在地下。只是碰頭說有的有的。慈安忙喝叫兩個宮女說。你們還不替我把這個忘入雜種叉了。兩個宮女一齊答應。上前揪著那男子髮辮。給他兩個大大耳光子。打了出宮做書的趁手交代。這男子不是別人。就是那演白門樓的呂布一等的名角。小生金俊生。這姓金的走了。那拉氏猶匍匐在地。嚶嚶啜泣。你道甚麼意思。他知到慈安心地仁厚。是可以情縛的。嘴裏帶哭帶說。只稱無顏見人。我的兒子。要求姐姐另眼看待。慈安到底菩薩心腸。阿彌陀佛。果斷不足。仁柔有餘。如依威豐帝密旨。前次下個決心。免致今日宮闈遺穢。乃一誤再誤。此次又招不斷。柔腸放不下。辣手方以爲放寬一步。他必知恩報恩。那知事有不然。比如下棋。在我只要放鬆一著。那滿盤輸局。全翻慈安日後性命。就送在這那拉氏手裏。（眼照後書）俗說打蛇不死。反被蛇咬。慈禧跪地撒刁。慈安早雙手扶起。過意不去。也不免落下珠淚。說妹子年輕料是。

一。時。糊。塗。然。而。以。後。：。慈。安。說。到。這。裏。慈。禧。又。掩。面。悲。啼。說。以。後。姐。姐。只。管。明。察。暗。訪。妹。子。如。有。狂。蕩。的。舉。動。不。檢。的。行。爲。聽。憑。姐。姐。處。置。妹。子。是。雖。死。無。怨。慈。安。這。時。方。破。涕。爲。笑。回。嗔。作。喜。說。我。妹。精。明。強。幹。的。人。一。定。能。改。過。一。定。能。顧。全。體。面。上。對。亡。天。下。對。兒。皇。階。們。也。不。必。深。講。我。瞧。妹。子。病。體。已。經。復。元。再。調。養。兩。三。日。還。是。出。去。辦。事。免。得。爲。姐。的。單。獨。勞。神。慈。禧。聽。了。這。句。話。又。殷。殷。勤。勤。的。獻。媚。一。番。談。了。些。家。事。國。事。一。天。的。雲。雨。方。才。消。散。不。提。慈。安。仍。舊。回。宮。單。講。慈。禧。受。了。這。場。羞。辱。無。可。發。洩。先。把。兩。個。宮。女。喝。著。過。來。怪。他。們。不。預。給。消。息。找。出。皮。鞭。結。結。實。實。的。抽。打。一。場。接。著。又。把。崔。長。禮。劉。承。恩。安。得。海。招。呼。過。來。哭。說。你。們。這。班。負。心。人。狠。對。不。住。我。崔。劉。沒。有。話。說。轉。是。安。得。海。把。頭。晃。了。一。晃。說。要。得。碗。盛。碟。蓋。除。是。拔。去。眼。釘。〔毒。極。惡。極〕。原。來。安。得。海。已。曉。得。恭。親。王。在。慈。安。面。前。說。自。己。許。多。閑。話。那。慈。安。一。道。嚴。切。手。諭。是。專。對。自。家。發。表。不。施。點。辣。手。不。能。顯。自。家。的。威。風。當。下。指。指。畫。畫。就。教。導。那。拉。氏。一。番。主。張。這。主。張。是。要。先。去。掉。恭。親。王。

然後置些毒藥將那慈安太后害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預伏後書）并說不依奴才這種辦法必致被人魚肉受人搓跌啗們個後患方長未知那拉氏聽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君子之心寬以恕小人之心忌而刻君子猶鵝鸞也小人猶鷹鷂也天生鷹鷂偏偏鵝鸞容之天生鵝鸞偏偏鷹鷂虐遇之慈安能容慈禮慈禮却不能容慈安豈非怪事

慈禮因惡肅順并賜端華自盡獨不念香廠流盼及行宮種種勾結乎秋波灑灑即暗藏殺機不知垂死冤魂尙能覺悟否處處以金輪則天做慈禮的幌子此是編小說著眼處作者俯仰古今感慨興廢引徵確當不同信口胡謔比擬不倫

宮闈隱情偏由外臣丁寶楨揭破此一回書管前照後既能披露前情又復伏根後案非獨文奇亦由事妙

文忌平衙才殺了贊楨，披露隱情，又接殺賈鐸，提出參案由參案，又發生慈安探病一齣戲，文愈演愈奇，愈逼愈緊，彷彿山陰道中令人目接不暇，有此奇情，應該有此妙筆。

第十二回 曾國藩三路進兵 洪秀全一朝服毒

那拉氏聽了安得海一番計議，狼中竅要，但遲早也須得個時機。現在內窺的勢力是一天膨脹，一天外窺的勢力是一天衰敗，一天在下，這一枝筆已把內窺的狀況寫得淋漓盡致。至於外窺如何敗露，也有個來山去水，江北的捻匪是由毛賊鼓吹，所以發展較遲，勢力衰敗較後，做書的且攔過一邊，如今先要講江南的毛賊。那毛賊自從咸豐六年，洪楊內鬩，韋石私鑿石達開，獨走江西湖南，結合他的黨羽，馳騁縱橫，一時未能平靖。韋昌輝是在咸豐七年，被天國掣往正法。那李秀成、李世賢、忽東、忽西，在江浙一帶，同甚虔輔王、楊輔清、堵王、黃文金、納王、鄒雲官等，聯絡聲勢，其時鄒雲官紮營蘇州，黃文金紮營湖州，楊輔清紮營杭州，四眼

狗陳玉成忽而皖北忽而皖南無非是牽綴官兵的賴汝光純粹同捻匪合同洪秀全死守南京右丞相何震川又把左丞相林鳳祥招呼回來依天王意思因爲他天津一仗殺得大敗虧輸還要按著天條治罪何震川從中說方說圓好容易官還原職（緊接第六七回補敘）但有一層天王此時雄才大畧已被酒色陶融殆盡洪宣嬌既從東楊那裏跑回兄妹便重興雲雨再敘舊歡錦帳鴛鴦真是哥哥愛我繡衾翡翠依然妹妹同胞（殺才）這日宣嬌對著他哥哥秀全說妹子瞧那些異姓雜種終不比骨肉連枝結拜些弟兄還不是給左驍子你穿嗎我想玠王仁玠卹王仁政還有安王仁發福王仁達雖非嫡親骨血要算是共祖的弟兄而四人之中尤以玠王年少有才哥哥何不另眼看待天國有甚疑難大事何不同他計畫計畫秀全忙說不錯不錯次日就把仁玠招呼進來議論些軍國大事仁玠說現在英法俄美已同滿奴開了戰釁兄弟的意思是要趁此機會勾結洋人做我們的臂助秀全被這一句提醒忙說我到忘了我的教主原是美國

牧師羅巴爾特我們崇奉的原是耶穌教不過洋人的教規同我們行徑不大方便所以他不甚贊成我也不去夥合他如今出來個曾國藩同我這天國狠過不去四面楚歌漸來漸近再不拉攏洋人我們是實力不支難得老弟有這種主張何不替爲兄辛苦一趟仁玕忙把胸脯一拍說在我：當下抱著奮勇別了天王訪明羅爾巴特所在卽趕到廣東去了既到廣東所有省城教堂已成灰燼羅巴爾特已回了美國仁玕非常焦急原來仁玕一頭長髮梳起個髻子權且扮做道士一日躡進那大毗盧寺這寺就是鄭祖琛前回拜皇幟的所在（又照應第一回書總是心靈手敏）其時仁玕躡過客廳却遇見一位秀士這秀士姓王名晚（卽勸業名琛投海自盡者）生得高眉朗目腹有甲兵彼此對面各各詫異姓王的機警不過瞞了仁玕一眼忙邀過旁廂仁玕也就隨著走開那王晚便向仁玕說現在總督黃宗漢不是葉名琛的顛預足下這秘密行蹤怕的瞞藏不住仁玕被這句話一拾不免言語支吾王晚笑說足下如將實話告給我聽我還可

替。你。設。法。仁。珩。瞞。不。住。遂。將。來。意。告。知。姓。王。的。點。一。點。首。說。此。處。不。是。談。心。之。所。遂。邀。約。到。一。個。秘。密。所。在。仁。珩。急。急。問。計。王。曉。說。我。有。個。至。好。朋。友。名。叫。龔。孝。棋。現。在。上。海。狼。狼。結。識。幾。個。洋。人。聽。說。甚。麼。戈。登。華。爾。白。齊。文。皆。同。他。有。密。切。感。情。前。日。有。信。到。來。叫。我。到。那。裏。碰。碰。機。遇。難。得。足。下。有。這。種。計。畫。我。們。何。不。找。姓。龔。的。做。個。綫。索。仁。珩。一。疊。連。說。了。幾。聲。好。：。於。是。夥。同。王。曉。搭。著。海。輪。竟。折。回。上。海。一。到。上。海。住。在。英。大。馬。路。租。界。便。由。王。曉。去。訪。龔。孝。棋。這。時。孝。棋。已。至。英。國。兵。輪。充。當。書。記。這。外。國。書。記。官。彷彿。是。中。國。官。場。文。案。老。夫。子。席。面。也。還。不。小。王。曉。見。著。孝。棋。說。明。來。意。孝。棋。在。主。帥。額。爾。金。面。前。請。假。半。日。便。同。王。曉。來。會。洪。仁。珩。彼。此。見。面。仁。珩。便。央。孝。棋。同。洋。人。接。洽。孝。棋。說。我。們。英。法。俄。美。聯。軍。是。辦。的。國。際。交。涉。天。國。的。事。體。是。不。能。攔。入。現。駐。上。海。練。兵。的。有。三。位。洋。將。一。是。戈。登。一。是。華。爾。一。是。白。齊。文。我。們。明。揭。題。旨。的。談。話。你。那。天。國。的。辦。法。太。不。文。明。甚。麼。殺。人。放。火。奸。淫。婦。女。簡。直。是。強。盜。行。爲。日。前。戈。登。華。爾。提。著。天。國。些。舉。動。狠。不。贊。成。極。口。的。

反對聽說他兩個練的常勝軍已被李鴻章招致過去。獨有白齊文。惟利是趨。足下要勾結他。尙不難就緒。他的軍火。狠足手眼。狠大。我前去替你介紹。只是那酬報上。是不可過輕的。仁珩說。只要天王得了江山。就平分一半。亦未爲不可。孝棋笑說。足下這句話。又過欠斟酌了。玉晚在旁插言說。這事須老哥作主。斟酌個不卑不抗。不卽不離。孝棋說。那個自然。隔了兩日。孝棋去會白齊文。一番接洽。白齊文遂應允接濟軍火。人馬。當由洪仁珩立約簽字。歸報天國。所以咸豐九十年。滿清的局勢。狠爲危險。那天津北京一方面。由英法俄美聯軍。鬧得一塌糊塗。皖贛江浙一方面。因毛賊得了白齊文暗助。東衝西突。猖獗異常。雖有曾國藩。遣將調兵。無如此處。城池甫經克復。彼處城池又被攻破。比如裁縫連綴一件破皮襖。簡直是不得收工。(當時兵事。只用數語。渾括省筆。省墨)偏偏那秀才玉晚。他在天國又上了一道萬言書。可惜洪秀全天奪之魄。不能依著姓王的計畫。辦理。你道他的計畫如何。他叫洪秀全不必死守南京。須併力前攻上海。能得上海。

做個根據與洋人混合一氣多購辦些鏡甲兵輪橫可以截斷長江豈可以直逼京師諸位想：這回王皖的計畫比前回錢江的計畫尤爲利害（照應第四回）前回洪秀全得了武昌錢的便勸天王直取北京此回秀全死守南京姓王的又勸天王進攻上海兩位先生都是中國的秀才都有那不可一世的眼光空前絕後的手腕誰說入股文字祇造就出冬烘頭腦要曉得魁奇秀傑多出在讀書種子甚麼叫做革命大家如錢江王皖便是革命大家龔孝祺只能算做半個人才罷了（夾敘夾議奇想天開）當時洪秀全一誤再誤瞧了王皖這書游移不決偏偏這書的底稿子被江蘇巡撫薛覲堂的幕友輾轉抄去交給薛覲堂一看姓薛的喫驚不小忙著趕會李鴻章李鴻章瞧了一瞧說這不第的秀才竟會有如此驚天動地的計畫幸虧毛賊不用其言幸虧我們這裏發覺早一面對覲堂說這事我兄弟就此預備但請老哥須嚴捕那王皖以絕後患覲堂喏喏答應回轅嚴飭所屬認真緝捕王皖那知王皖因計策不行早逃往廣東後來改名叫

做天南遁叟做個文字革命的大家。此是後話。當下一面由李鴻章召集軍隊。帶來淮軍。就叫張樹聲樹珊兄弟。周盛波盛傳兄弟。潘鼎新劉銘傳等。分道前取。福山狼山沿江各要隘。自家大營。就用戈登華爾的常勝軍做個衝鋒隊。其時白齊文來去。要去講他幫助天國。他又不住的駐兵上海。要講他幫助李鴻章。他又暗暗的同洪秀全通了綫索。這叫做睡屋脊的兩面滾。俗稱滑頭碼子。世界這類人物儘多。可勝浩歎。當時李鴻章也有些知覺。所以重用戈登華爾。對於白齊文。不但信用他。而且暗中防備他。此外出色人員。還有一位程學啟。這程學啟原是皖北桐城的黠賊。同那捻匪中的李兆受馬超江本屬一氣。後投四眼狗。陳玉成。那陳玉成見他人才出眾。機變過人。狠爲攬舉。他重用他那知蛟龍非池中之物。在會九克復安慶的當兒。姓程的便棄暗投明。歸入湘軍標。下狠爲出奇制勝。同毛賊血戰幾次。李鴻章此次到滬。一定要咨調過來。曾國荃立意不肯。轉是他老兄國藩硬行主張。勸他兄弟老九說。你既有個鮑超。這程學啟就借給。

姓李的一者同替國家辦事不必彼此發生意見二者鮑超程學啟比如兩隻猛虎不必共同一山你用你的鮑超他用他的程學啟兩隻猛虎各占山頭豈不各張威勢嗎會九不能與爭所以程學啟才趕過上海到得李營李鴻章同學啟談些戰陣攻取的方畧再敏活不過再機警不過所以此次大舉鴻章使用學啟爲衝鋒隊的先行那戈登華爾的常勝軍就接續進發在鴻章的意思以爲洋兵雖是利害終屬客體淮軍須占著主位派程學啟做個先行一者是尊崇國體二者要讓程學啟出些風頭不跌落淮軍的架子果然這程學啟騎了一匹紅馬握了一枝鎗稍要算得人中呂布馬中赤兔（讚語精采）由上海出發一路隊伍進攻蘇州甚麼寶帶橋五龍橋蠡口黃埭滸關王瓜涇十里亭虎邱觀音廟都被程學啟帶領那班常勝軍接二連三的打破把一座蘇州城已困得水洩不通城裏駐紮的是納王郜雲官還有比王伍貴文康王汪安均寧王周文佳天將范起發張大洲汪環武汪有爲那范張二汪四位是從林鳳祥部下撥來算做待罪立功的

可憐八位魔王死守孤城正在一籌莫展偏生天王洪秀全竟領著大隊人馬前來接應奇哉怪哉前書不說是姓洪的死守南京再不出發嗎要曉得王曉前次上的一封書狠有影響加以仁玕在旁慫恿說蘇州一失南京必不可守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冒險去決一死戰所以洪秀全叫何震川林鳳祥守城他便雄抖抖的領著大隊前來用仁玕做個謀主并暗暗勾結白齊文叫他四路策應諸位我原說白齊文是靠不住的此時他擊定滑頭主意伺釐而動不助官兵亦不助毛賊李鴻章已得些防備留一隊重兵駐紮上海他先生便趕赴前敵部下淮軍真是個個生龍人人活虎再有程學啟做個先行戈登華爾率領常勝軍施放外國火器任是天兵天將也不能抵敵而況洪秀全身在戰地心懸南京現在惡運將終不是起初氣餒大凡兩軍交鋒全憑一個氣字氣銳則以少擊衆無不披靡氣餒則雖擁百萬之師亦不能取勝但是既臨戰綫不免要彼此交綏程學啟是大膽包身領著常勝軍殺到敵營那洪秀全的前鋒陣脚已動戈登華爾忙把號笛

一吹一陣彈雨槍林。早直衝過去。可憐那班毛賊。只恨他的爹媽。少生了雙鬚。跑不及的。早被槍彈子打得東倒西歪。帶誑些說。已是屍橫徧野。血流成渠。記得這次大戰。是在同治二年十一月的當兒。洪秀全見事不濟。急得心血上攻。幾乎跌落下馬。仁玕趕打著坐騎過去。一路溜回南京。只一來是虎歸深洞。坐待死期。不在話下。單講城裏的郜雲官。瞧見自家的救兵戰敗。更無餘望。看看一座蘇州城。如鑊桶包圍。只好著兩個心腹。投程學啟前營請降。諸位姓郜的。何以不投降別人。竟直奔程學啟。他的意思。以為程學啟原是英王陳玉成部下。在前原是一夥人物。以為由姓程的受降。可以保全。身命不知。這時的程學啟。已改邪歸正。不能引為同調。當下將機就計。稟明主帥李鴻章。准許以城來降。都賞給提督總兵之職。八位僉王得了這個消息。早經薙去長毛。編了髮辮。約日來謁大帥。這個當兒。程學啟便秘密的向李鴻章說了幾句。如此。這般。李鴻章只是搖頭。囁嘴。程學啟忙臉色一洗。說大帥如不依我。我便不幹。鴻章說你既定。要如此。我且由你。

隔了兩日。那邊八位魔王得了鴻章的功牌獎札。一個個衣冠翎頂。輕車簡從。過來大營裏。是大吹大擂。李鴻章高坐虎皮交椅。據著公案。鄧雲官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范起發張大洲汪環武汪有爲。依著軍營禮節。上前叩頭。八位魔王才匍匐在地。早由程學啟走出大帳。把一枝令箭。一招登時。兩廂早跑過二三百名刀斧手。來八位魔王。知事不好。方待反抗。無如手無寸鐵。那些刀斧手。早如狼似虎。把一千魔王。用繩索綁了。程學啟又把令箭一招。霎時推出轅門。一通炮響。八個人頭落地。大兵趁勢進了蘇州。所有駐城毛賊。一律薙髮。編制出榜。安民捷報。到會國藩總營。自然用個紅旗報捷。(結束一路)這裏李鴻章得了蘇州那裏。左宗棠又規取杭州。前文不說是堵王黃文金紮營湖州。輔王楊輔清紮營杭州嗎。左宗棠一支兵馬。原由皖南殺入浙省。部下名將用的劉典王開來王文瑞。從婺源進攻開化。又克復華阜。遂安輔王楊輔清飛書向天國告急。天王洪秀全就督促李世賢趕來救應。兩軍對壘。正殺得難解難分。忽然左營後面一通炮響。飄出

一。面。白。地。黑。字。的。大。旗。掛。著。一。丈。二。尺。長。短。紅。的。綾。李。世。賢。遠。遠。瞧。見。心。底。疑。惑。
說。莫。非。是。那。個。鮑。超。來。了。嗎。(先。聲。奪。人。照。應。第。七。回。書)再。定。睛。一。看。果。然。現。
出。無。大。不。大。的。一。個。鮑。字。世。賢。說。聲。不。好。這。個。當。兒。毛。賊。的。陣。腳。已。動。說。時。遲。那。
時。快。那。左。營。兩。員。大。將。王。開。來。王。文。瑞。已。指。揮。著。左。右。翼。排。山。倒。海。價。殺。奔。過。來。
世。賢。見。勢。頭。不。對。又。怕。自。家。的。性。命。斷。送。在。鮑。超。手。裏。只。好。不。顧。衆。人。扔。了。馬。鬣。
下。足。當。勁。奪。路。逃。跑。可。憐。七。八。萬。毛。賊。沒。個。主。將。一。時。丟。槍。棄。甲。被。殺。了。一。半。投。
降。了。一。半。諸。位。想。：鮑。超。現。在。九。帥。跟。前。如。何。會。趕。到。這。裏。只。因。他。聲。名。遠。震。一。
响。不。會。打。過。敗。仗。左。宗。棠。便。出。神。弄。鬼。的。在。這。廝。殺。喫。緊。的。當。兒。叫。劉。典。領。了。一。
枝。兵。飛。出。這。一。杆。旗。子。虛。虛。實。實。：實。實。虛。虛。：諸。位。不。瞧。過。演。戲。的。空。城。計。嗎。
當。日。諸。葛。亮。假。著。趙。雲。的。旗。號。嚇。退。司。馬。懿。今。日。左。宗。棠。又。假。著。鮑。超。的。旗。號。嚇。
退。李。世。賢。兵。不。厭。詐。無。怪。姓。左。的。以。老。亮。自。命。了。(趣。極。妙。極)閑。話。少。絮。這。左。宗。
棠。用。計。殺。退。賊。兵。就。分。道。克。復。金。嚴。衢。三。府。杭。嘉。湖。各。州。縣。也。就。聞。風。響。應。左。宗。

棠又飛檄蘇州。由李鴻章派遣程學啟兩路夾攻。這回程學啟志氣驕滿。俗說大江大海過來。反在洋溝遭風。在這進攻湖州。當兒不料被礮彈打中胸口。臨陣身亡。有談因果的便說他前次殘忍殺降。那八位魔王的陰魂前來纏繞。有無這回事。却不可知。但是姓程的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尸身收殮入棺。再擡不動。有兩位部將一叫孔成仁。一叫孟取義。對著大衆涕泣誓師。說我們不攻克湖州誓不歸隊。大旗一舉。翻江倒海的直攻前敵。恰好左軍的先行王開來。王文瑞已包抄過來。兩路夾攻。礮彈如雨。那個黃文金臨陣指揮。也就爲流彈打中。這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湖州既下。嘉興亦降。楊輔清勢成孤立。打聽天王在南京被困重圍。不日將破。左思右想。與其分兵駐紮杭州。不如前往策應南京。以圖再振。正在躊躇不定。恰恰天國天王已飛檄前來。調兵入援。不消說得楊輔清拔隊到寧。左宗棠乘勢就克復杭州。也就出榜安民。捷報到會國藩總營。自然又用個紅旗報捷。(又結束一路)這時在下一枝筆。是要專敘會國荃圍攻南京了。這南京是仄

國個根基。天王的巢穴。洪秀全從咸豐三年。得了這一座名城大都。比如窮人暴富。擄來的金銀山積。羅綺無數。他又貪戀些嬰童妖女。把偌大野心。都收束在聲色嗜好。有一位匠頭。名叫賓福壽。替天王起造房屋。甚麼長楊五柞。玉樹臨春。都比不上天王府的奇巧華麗。從洪楊內鬩。韋石私璽以後。秀全用著妹子宣嬌的計畫。引用國宗四王。仁玕。仁政。仁發。仁達。這四個。魘鬼都是一肚子草包。兩眼瞎漆黑。還算仁玕有點鬼頭鬼腦聰明。替秀全出去結識了王曉。勾串了白齊文。在咸豐九十兩年的當兒。巧巧英法俄美攻破天津。全國人心震動。這時忠王李秀成。又替姓洪的各處號召。聲勢復張。然而殘燈復明。膏油已盡。夕陽返照。光景無多。那邊李鴻章。左宗棠。已拚命恢復。江浙這邊。曾國荃。又打敗四眼狗。攻克安慶。一路殺到南京。甚麼大勝。關。秣陵。關。三。義。河。江。心。洲。蒲。包。洲。所有駐紮的賊壘。無不次第攻拔。最後占據聚寶門外一座雨花臺。這雨花臺地勢很高。架起大礮。直轟南京。可憐洪秀全。在蘇州戰敗以後。早是亡魂喪膽。經不起整日整夜的礮彈。

轟個不息。這時內無糧草，外無救兵。一班不中用的魔王，除得國宗四人，還有保王洪容海、循王魏超、成根王藍仁、德隨王楊柳、谷翰王項大英、烈王方成、宗論他們。些出籍無非胸無點墨，目不識丁，無賴青皮流氓，光蛋天國的人才如此。天國的勢力又不能出這南京城一座。當時有位滑稽大家，撰出一副聯句：

一統江山百零八里半。

滿朝文武三十六行全。

這樣看來，天國的大勢已經破敗，決裂不可收拾。天王的死期已近，只要九帥一鼓作氣，那南京不難指日盪平了。那曉得火礮轟天的當兒，忽然揜殺過來一枝賊兵，聲勢非常浩大，火器非常利害，爲頭賊將不是別人，乃是侍王李世賢。這世賢知道南京城危在旦夕，特夥結楊輔清帶領著大股毛賊前來，又同白齊文購辦些軍火。此次是拚命大鬪，背水一戰，一千毛賊無不以一當百，呼聲震天。看看殺近雨花臺，早是一通炮響，一杆白地黑字大旗，上繫一丈二尺紅綾，現出無大。

不。大。一。個。鮑。字。好。個。李。世。賢。前。回。是。望。風。逃。走。此。回。是。奮。不。顧。身。前。回。鮑。超。是。不。會。到。場。此。回。鮑。超。是。真。臨。戰。地。說。時。遲。那。時。快。李。世。賢。正。坐。在。馬。上。指。揮。鮑。超。已。磕。著。一。騎。劣。馬。四。蹄。踏。翻。過。來。彼。此。對。面。鮑。超。一。聲。大。喝。彷彿。莽。張。飛。在。灞。陵。橋。的。威。勢。李。世。賢。睜。著。眼。睛。硬。著。頭。皮。揮。動。兩。口。鋼。刀。正。待。迎。敵。鮑。超。早。握。著。鎗。稍。飛。也。似。的。打。去。哼。：。如。果。鮑。超。這。一。鎗。稍。打。著。怕。不。是。腦。漿。迸。裂。嗎。李。世。賢。也。算。眼。尖。手。快。身。子。一。閃。扔。著。馬。鬣。不。敢。戀。戰。早。突。圍。逃。走。好。個。鮑。超。那。裏。肯。得。歇。手。將。手。一。招。一。陣。大。兵。使。著。擡。槍。火。礮。早。衝。殺。過。去。鮑。超。輪。動。鎗。稍。任。是。槍。林。彈。雨。總。沒。一。些。沾。身。看。看。趕。近。李。世。賢。恰。好。楊。輔。清。挺。身。出。馬。才。算。救。得。世。賢。性。命。但。是。世。賢。跑。了。毛。賊。的。行。營。也。就。衝。動。鮑。超。催。著。坐。騎。掩。殺。過。去。後。面。九。帥。瞧。著。前。軍。猛。進。又。加。派。宋。國。永。孫。開。華。帶。了。兩。起。兵。馬。分。左。右。翼。包。抄。過。去。這。一。場。烟。霧。交。加。的。混。戰。早。把。一。大。夥。毛。賊。衝。得。七。零。八。落。李。世。賢。同。楊。輔。清。并。入。一。路。逃。走。在。三。十。里。外。紮。了。個。行。營。這。時。南。京。城。裏。都。督。一。切。的。却。是。李。秀。成。當。下。秀。成。巡。

閱各城。瞧見兩方廝殺忙。派保王洪容海。根王藍仁德。隨王楊柳谷。帶領大隊出城救應。却被鮑超。宋國永。孫開華。一人一個活捉過來。這裏雨花臺吹號歸隊。鮑宋孫三員大將。押著洪容海。藍仁德。楊柳谷三人進營。九帥升帳問了一問姓名。口供三人只是碰頭情願投誠。九帥笑說你們在天國算是堂堂王爵。歸降我朝。不過貸你們一死。是不划算的。藍仁德。楊柳谷未及開口。早是洪容海磕頭搗蒜。的說。只要大帥饒我們的狗命。任是赴湯蹈火。亦所不辭。九帥笑說。只恐怕你們野性難馴也。罷左右替他們把毛髮薙了。諒這敗軍之將。不足言勇。隔了幾日。九帥忽招呼洪容海至一間秘密室。問問天國內容。洪容海便將南京城裏一種糧絕。援斷的情形。并天王憂煩成病。怕性命只在早晚。秀全病重。却借洪容海口。中補敘出來。省筆之至。我們要先去他的羽翼。九帥忙問說。那裏還有甚麼。羽翼容海說。不過循王魏超成呀。翰王項大英呀。烈王方成宗呀。這是同我們一氣。可以招呼過來的。其餘的賴國舅林何二丞相。國宗四王。算是天王的死黨。李秀

成誓與天國共同存亡。那是沒有法想的。九帥說：「既如此，你可設法致函項大英、魏超成、方成宗，叫他裏應外合，我們得他的回信，就動手攻城。」洪容海說：「我致函不難，但是南京依山爲城，非常堅固，必須轟開一段城牆，外面殺去，裏面方有個內應。」九帥說：「這到不勞費心，原來九帥蓄意攻城，已暗暗招呼軍士，從雨花臺前面鑿穿地道，一面開礮轟城，以分敵勢。」一面早有了計畫，不過瞞著容海。這時催著容海函通消息，容海就在降賊裏面揀個機警目兵，叫他持函混入城內。不消兩日，居然回信已到。諸位要曉得，南京糧草斷絕，每日不男不女的派些人出城割草，割稻有的趁機逃走，有的挨晚入城，所以容海差去的目兵，可以混進混出。但這目兵得了復信出來，由容海面呈九帥，九帥拆信一看，上書四月廿七日。天王已服毒身亡，現由忠王李秀成輔立洪福，內部慌亂，須乘機早來，不可有誤。九帥讀過，方疑有詐，容海急得發誓賭咒。九帥知道情真，吩咐加添工程，日夜趕鑿隧道。記得這年是同治三年六月十五，九帥便派人在隧道裏面安好火藥，導

綫一點登時山崩地裂把聚寶門附近城牆轟倒二三十丈說時遲那時快有個提督李臣典早舞動雙刀帶領一班將弁生龍活虎的穿過城牆接著大兵潮湧般過去未知城破後情形如何且容續探

評曰此一回書專敘曾國藩三路進兵削平毛賊從洪楊內鬨章石私鑿書中對於天國內容無暇著筆非攔實也編小說要有個段落落與其枝枝節節丟頭落尾不如專敘一邊俟有結束時機然後暢快淋漓瀉瀉以補筆為波瀾以分敘作結構使讀者一目了然不致顧此失彼顧彼失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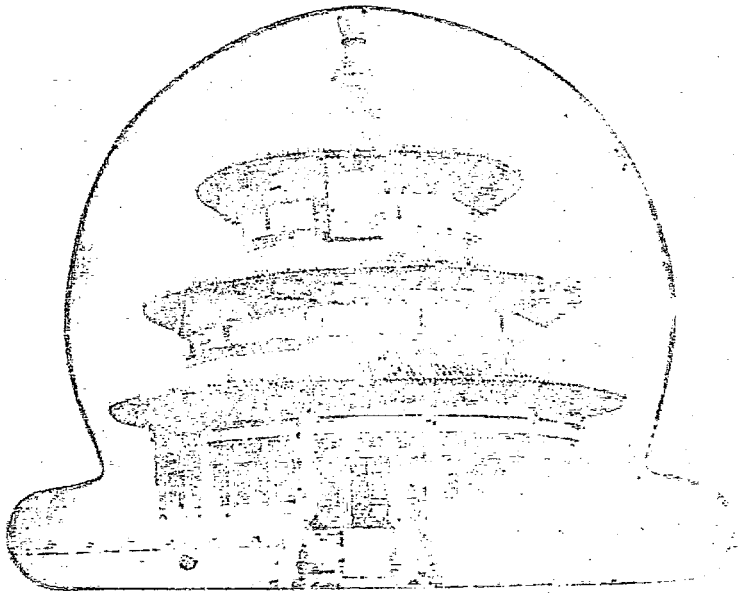
錢江王晚皆是不第秀才龔孝棋却是落魄舉人以在下眼光看來舉人的程度尚不如秀才那翰林進士又不如舉人

蘇州之戰一杆鮑字旗便嚇退李世賢南京之戰李世賢見著鮑字旗不進是前怯而後勇也蓋詐欺行為可一不可再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不可前起之假不足觀後起之真畢竟鮑春靈先聲奪人而實力又足以副之



說小史歷

義演史秘后太西



版出社說小史國



3 0528 0264 6

歷史小說

西太后秘史演義

第十三回 追毛賊竟走小天王 勦擒匪又調會文正

李臣典既領著一班猛將健卒，踴躍登城，接著鮑超、宋國永、孫開華也帶兵趕到。那洪容海、蓋仁德、楊柳谷三個降賊，早已翎頂輝煌，隨後趕到。城裏的魏超、成項、大英、方成宗，自然做了內應，但有一層：太平天國的都城，是被官軍轟毀了，攻破了。國舅賴漢英、左丞相林鳳祥、右丞相何震川，及前相秦日綱、燕王羅大綱、國宗四王、如仁珩、仁政、仁發、仁達，無不束手待斃了。惟有忠王李秀成，却早早有點布。實原說秀成在太平天國，要算是第一籌人物。他由北王韋昌輝部下，不次立下戰功，當由前相胡以暉引進。那姓胡的，同林鳳祥、何震川本是一起做書的，以人物平常，不及敘他的事實。但他引進這秀成，狠得天王的信用。前書說李秀成規取江浙，甚麼輔王楊輔清、侍王李世賢，總由秀成發縱指使其時。太平天國內則

857.48
293

西太后秘史演義

07506

國宗四王用事外則各路軍馬路路失敗秀全獨抱奮勇欲以重兵扼守浦口好
做南北聲援天王不從天王的意思一來怕備多力分二來怕李秀成蓄有異志
所以秀成在外天王特親書萬古忠義四字匾額給他并召他即速來京秀成知
事不可爲只得退入南京死守孤城一籌莫展秀成武畧既高文才亦美記得他
在危城之中賦詩二首

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
自古披肝膽。志士何嘗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卿雲橫亘斗牛高。

鼙鼓軒軒動未休。關心楚尾與牛頭。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塵擾攘秋。萬里
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

詩以見志秀成這兩首詩倒很有點抱負但是太平天國一日衰敗一日全體瓦
解四面楚歌石達開獨霸江西陳玉成遠駐皖北一時呼應不靈那曾九帥包圍
南京早是水洩不通天王洪秀全既服毒自盡秀成沒法只有擁戴小天王洪福

同國。身。賴。漢。英。左。右。丞。相。國。宗。四。王。等。日。夜。守。城。不。敢。懈。怠。此。時。地。雷。火。礮。既。轟。破。了。南。京。李。臣。典。一。千。驍。將。既。蜂。擁。過。來。秀。成。先。把。洪。福。卸。去。服。裝。藏。在。一。家。民。房。這。洪。福。又。叫。做。洪。福。瑣。其。實。瑣。之。一。字。乃。真。王。兩。字。並。列。當。時。誤。會。竟。編。排。洪。福。叫。做。洪。福。瑣。這。却。不。在。話。下。單。講。秀。成。藏。過。了。小。天。王。他。却。將。原。有。在。城。毛。賊。不。下。五。六。萬。之。多。節。節。爲。營。節。節。抵。敵。任。是。官。兵。黑。壓。壓。的。殺。來。秀。成。却。一。絲。不。亂。抵。備。作。全。軍。盡。沒。諸。位。想。想。凡。人。只。要。拚。得。一。死。甚。麼。利。害。總。不。顧。的。彼。此。巷。戰。了。三。日。三。夜。秀。成。瞧。瞧。部。下。已。儘。剩。不。多。人。城。裏。的。宮。殿。房。屋。被。軍。火。打。得。一。塌。糊。塗。(惟。有。李。臣。典。早。在。一。處。尋。著。快。樂)如。再。遲。延。那。小。天。王。怕。溜。不。開。去。只。才。換。了。行。裝。自。家。騎。了。一。匹。劣。馬。將。一。匹。千。里。龍。駒。讓。小。天。王。洪。福。坐。了。趁。著。烟。霧。迷。漫。之。中。領。著。百。十。名。毛。賊。扶。擁。小。天。王。闖。出。水。西。門。秀。成。在。前。洪。福。在。後。但。秀。成。一。個。臉。蛋。子。是。人。人。認。識。的。才。過。吊。橋。便。撞。見。宋。國。永。姓。宋。的。更。不。打。話。將。手。一。招。一。大。隊。人。馬。把。個。李。秀。成。團。團。圍。住。這。時。小。天。王。雜。在。人。叢。之。中。情。急。

智○生○那○坐○下○千○里○龍○駒○又○逃○跑○得○快○趁○著○秀○成○被○困○重○圍○居○然○馬○鬃○一○拎○一○溜○烟○沒○命○的○跑○了○不○談○洪○福○一○馬○衝○開○自○有○他○的○去○路○單○講○宋○國○永○富○時○全○神○貫○注○李○秀○成○秀○成○以○外○不○及○找○抹○不○消○大○大○費○事○當○由○一○班○生○力○軍○上○前○把○秀○成○捉○下○馬○來○用○繩○索○捆○了○這○時○九○帥○大○隊○已○經○入○城○暫○用○天○王○府○做○個○行○轅○却○好○天○國○的○國○舅○賴○漢○英○左○丞○相○林○鳳○祥○右○丞○相○何○震○川○前○相○秦○日○綱○燕○王○羅○大○綱○國○宗○四○王○仁○玗○仁○政○仁○發○仁○達○一○干○要○逆○俱○已○搜○獲○到○來○添○上○個○李○秀○成○一○起○押○赴○大○牢○派○兵○看○守○一○面○飛○報○大○營○他○老○兄○曾○國○藩○自○然○刻○日○趕○來○這○個○當○兒○一○班○克○復○金○陵○的○將○弁○一○起○一○起○的○前○來○參○見○九○帥○九○帥○點○一○點○部○下○將○弁○獨○少○個○奮○勇○登○城○的○李○臣○典○諸○位○這○季○臣○典○却○跑○到○那○裏○去○了○要○曉○得○姓○李○的○美○如○潘○安○俏○比○宋○玉○年○紀○才○二○十○八○歲○他○平○時○打○聽○得○天○王○府○裏○變○童○妖○女○狠○多○久○已○口○涎○滴○滴○的○這○時○拚○命○的○首○先○入○城○將○手○一○招○早○有○十○來○個○健○卒○跟○他○闖○入○天○王○府○甚○麼○金○銀○財○帛○不○要○忙○忙○走○入○後○宮○瞧○見○一○個○女○的○不○問○好○歹○就○替○他○剝○去○衣○褲○幹○那○沒○魂○的○勾○當○

少年人精神又足。體力又強。彷彿豬八戒跳入子母河。這一手。的。渾。淘。簡直。鬧。了。三。晝。三。夜。起。初。用。的。真。實。本。領。後。來。借。重。甚。麼。九。邊。壯。陽。丸。龜。鹿。延。命。膠。帶。來。十。多。名。健。將。也。大。大。的。分。些。餘。潤。諸。位。替。這。班。女。子。想。想。雖。說。殘。花。敗。柳。那。裏。能。經。得。起。這。一。陣。驟。雨。狂。風。不。但。陸。建。瀛。的。兩。位。姨。太太。柳。映。玉。花。含。烟。死。於。非。命。就。是。那。濫。污。不。過。鼎鼎。大。名。的。天。妹。洪。宣。嬌。也。變。做。玉。殞。香。消。斷。送。性。命。一。極。寫。風。流。冤。業。隨。手。又。映。帶。第。四。回。第。七。回。前。書。眼。光。四。射。靈。敏。異。常。其。餘。金。貴。銀。貴。兩。個。天。女。并。一。班。愛。娘。嬉。娘。寵。娘。娛。娘。好。女。妙。女。姘。女。姘。女。嬌。女。有的。坑。送。身。命。的。有。的。肢。體。軟。癱。的。李。臣。典。弄。得。力。竭。聲。嘶。奄。奄。一。息。然。後。由。十。多。個。健。卒。招。呼。人。衆。用。一。張。睡。椅。把。他。擡。到。個。住。所。姓。李。的。去。後。哈。哈。九。帥。進。得。天。王。府。一。經。查。點。將。弁。不。見。李。臣。典。早。有。人。將。這。些。情。節。回。明。九。帥。九。帥。嘆。了。一。口。氣。說。好。個。昂。藏。七。尺。之。軀。葬。送。在。這。迷。魂。陣。裏。豈。不。可。惜。我。亦。謂。然。不。消。兩。日。那。督。兵。總。帥。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已。經。到。了。九。帥。見。著。老。兄。彼。此。有。無。限。的。悲。

感無限的快慰。弟兄兩個住在一起談及首先登城的李臣典忙派人前去慰問。那知來人回轉報告李臣典刻已身亡。曾國藩不無痛揮老淚。曾九說出原委。國藩只是歎息。一面派人前去殮殮。一面提出天國的那起要犯一個個問了姓名。口供從中只有忠王李秀成。英。姿。颯。爽。言。論。風。生。雖。然。鍊。索。環。瑯。枷。鎖。靠。他。却。毫。無。懼。怯。既。不。乞。憐。又。不。謾。罵。國。藩。覺。得。秀。成。是。個。草。澤。英。雄。就。給。他。些。紙。筆。叫。他。親。寫。招。供。好。個。李。秀。成。提。起。筆。來。甩。飽。了。墨。由。頭。至。尾。把。金。田。如。何。起。義。永。安。如。何。出。兵。如。何。由。湘。入。鄂。如。何。由。鄂。入。寧。如。何。橫。行。江。浙。如。何。夥。合。捻。匪。如。何。北。窺。津。沽。如。何。洪。楊。內。鬩。章。石。私。鑿。如。何。起。用。國。宗。四。王。得。洋。人。白。齊。文。暗。助。如。何。蘇。皖。浙。三。省。失。利。如。何。天。王。服。毒。小。天。王。繼。位。對。於。天。國。諸。王。及。一。切。行。政。有。褒。有。貶。對。於。滿。清。人。才。推。許。左。李。彭。楊。及。羅。山。弟。子。其。餘。如。鮑。超。程。學。啟。要。算。兩。齋。好。漢。敘。事。有。起。有。落。論。人。有。褒。有。取。洋。洋。灑。灑。搖。搖。筆。萬。言。以。上。太。平。天。國。的。歷。史。就。借。李。秀。成。口。供。做。個。結。束。筋。搖。脈。動。警。策。異。常。寫。完。將。筆。擲。地。雙。手。把。幾。

張○供○紙○遞○給○國○藩○九○帥○也○趕○蹇○過○來○兩○人○讀○著○搖○晃○著○頭○嘴○裏○不○住○的○稱○著○奇○才○
奇○才○假○如○洪○秀○全○眼○睛○識○人○勝○敗○尚○未○可○知○讀○過○便○問○秀○成○你○的○意○思○尚○肯○歸○降○
我○朝○嗎○秀○成○笑○說○朝○秦○暮○楚○還○算○得○個○男○子○漢○大○丈○夫○嗎○(○極○寫○秀○成○)○國○藩○當○下○
把○大○拇○指○一○翹○說○聲○好○漢○就○有○人○把○秀○成○押○送○進○牢○這○裏○由○總○帥○曾○國○藩○詳○詳○細○
細○具○了○一○本○奏○摺○用○了○個○紅○旗○報○捷○(○又○結○束○一○路○)○不○幾○日○工○夫○朝○廷○諭○旨○已○
到○晉○封○曾○國○藩○一○等○毅○勇○侯○國○荃○一○等○威○毅○伯○其○餘○在○事○出○力○人○員○如○克○復○蘇○州○
的○李○鴻○章○克○復○杭○州○的○左○宗○棠○屢○立○戰○功○的○鮑○超○以○及○水○陸○各○營○將○弁○登○城○陷○陣○
的○臨○敵○戰○亡○的○無○不○升○官○敘○爵○有○差○那○天○國○的○李○秀○成○及○一○班○國○戚○王○親○僞○王○僞○
侯○僞○相○著○卽○一○體○鼻○首○示○衆○以○伸○國○法○所○有○逃○走○僞○小○天○王○洪○福○務○必○派○兵○兜○擊○
不○使○漏○網○國○藩○得○了○這○道○上○諭○先○把○李○秀○成○等○一○干○反○賊○提○出○行○刑○在○下○有○一○句○
緊○要○話○頭○交○代○李○秀○成○的○部○下○有○一○位○叫○做○李○來○中○已○是○雍○髮○歸○順○但○他○仍○蓄○有○
異○志○在○這○上○諭○將○下○未○下○的○當○兒○他○便○親○去○探○監○同○秀○成○咬○個○耳○朵○要○替○他○復○仇○

秀成也就悄悄的教導來中個主張。叫來中仍從白蓮教裏求師。後來李來中在那大刀會紅燈照內做個教主。鬧得北京再陷兩宮。西幸一齣。翻江攪海的戲文。諸位瞧到後書自然明白。(伏後書)閑話不提。一干反賊既已梟首示衆。國藩又派了鮑超叫他向南趕追洪福。務在必得不使倖逃法網。鮑超得了這個命令。更不怠慢。馬上帶領三千湘兵。由南京趕到皖南。會著席寶田向江西進發。姓席的抱著奮勇說。昨晚打聽有一起毛賊竄往玉山。莫非那洪福夾雜在內。鮑超說。你既有點把握。這大功我且讓你。我在後做個策應。席寶田得意不過。也帶著三千大兵。不分星夜向前追趕。趕至玉山。只見前面塵沙揚起。知有竄賊。嘴裏連嚷了幾聲快。馬似騰空。人如揮翅。在下這時。這枝筆要打個停頓。把前面的竄賊畧敘一番。這起竄賊不是別人。就是侍王李世賢。輔王楊輔清。其中却有個小天王洪福。這洪福何以混在一起。原來姓洪的自從那日同李秀成溜出水西門。秀成的馬劣。逃跑不了。被宋國永當場捉住。由此訊供正法。洪福騎的千里龍駒。趁

著人不介意，加上一鞭，一馬跑出三十里，恰恰到了李世賢楊輔清的行營，下得馬來，直闖進去，見著世賢輔清，放聲大哭。世賢忙說：「主公不必著慌，我們還是趕回鵬化山，再圖恢復。」輔清搖著手說：「現在大事已去，與其在中國廝鬧，受那四面楚歌，不如向外國找條生路，借外人勢力，廝殺過來。」洪福聽了這話，連連點頭說：「這是最好不過，但我們如今投奔何國？」輔清說：「一定是美國，那美教師羅巴爾，不是我們的教師嗎？我們在鵬化山起事，他老狼暗中助力，後來因我們天國違背耶穌的教規，所以才漸漸冷淡，你不記得上回仁玕趕往廣東嗎？仁玕到得廣東，羅巴爾特已早回美國，據聞現住舊金山，我們此次可竟往美國舊金山找著羅巴爾特計較。」圖個將來恢復洪福說：「一定如此辦法。」世賢說：「現在長話短話，不談，便是前往美國也須從廣東出洋，此地不可久留，我們就此拔隊，計點部下毛賊，尚有一兩萬之多，但是大勢瓦解，由次日啟行，沿路逃跑的不少，迤迤選選趕到玉山，尚有萬人左右，好似驚弓之鳥，漏網之魚，聽得後面大兵追來，一個個

早棄械丟槍，只恨爺娘不多生兩鬢。霎時又逃跑了大半。楊輔清見勢頭不對，就叫心腹的毛賊換了一件繡龍黃袍，自家也裝扮做常人，騎了匹快馬，挾著洪福早桃之夭，走了。諸位想想他兩人計畫，是預備逃往美國舊金山，後來舊金山發生一種三合會，首叫做齊天福，暗暗含著洪福齊天那三合的字義，便是三點水打個共字，不是編小說的附會。有一班留學生到過美國，他便清楚了。（蛛絲馬跡，又預伏後書）不提真正的洪福，同楊輔清溜走，單講李世賢見著大兵追來，早集合現存的毛賊，胡亂的同席寶田開了一仗。席寶田這時英勇不過，所領三千個大兵，彷彿是生龍活虎，不消說得營是打炸了，賊是打散了。侍王李世賢還有甚麼康王汪海洋，偕王譚體元，佑王李元濟，都殺得落荒而走。丟下一位穿繡龍黃袍的騎匹劣馬，似乎是個小天王樣子。席寶田不問三七二十一，把手一擡，大兵上去，把個穿黃袍的捉了，姓席的以為探驪得珠，擒賊擒王，其餘的毛賊也不追趕，忙打著得勝鼓回營。接著鮑超到來，見著席寶田打了勝仗，得了

這穿繡龍黃袍毛賊也相信是個洪福。就叫姓席的押著回寧報功。好個曾國藩。畧加訊問。具了一個摺子。摺尾含帶著兩句疑詞。以爲後來地步。不日上諭到來。著卽臬首正法。話雖如此。然而國藩的心理。疑假疑真。一面加派宋國永孫開華。各帶大兵三千。往會鮑超。務期追勦餘孽。鮑超爲人是喜動不喜靜。他打聽饒公。雞石達開。尙騷擾江西湖南。趁著席捲餘威。一路的東平西盪。講那石達開從章。昌輝同他火併之後。弄得家敗人亡。孑然一身。天國的成敗。利鈍。絕不過問。他夥集些毛賊。另立門戶。要想在贛湘鄂三省踞個地盤。發展他的能力。無如江西是曾國藩重兵扼住。湖南是駱秉章重兵扼住。湖北是官文胡林翼重兵扼住。比如下棋三方面皆遇著國手任你鏗公雞。東衝西突。擾亂了五六個年頭。終是有翅難飛。立脚不定。他偏生在槍林彈雨之中。也弄些風雅。寫些襟抱。當時有人傳出他五首詩來。

曾擷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藥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迹飄零雪裏鴻。聲價

敢云空翼北文章。今已徧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

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慙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末造乾坤有主張。況復仕途多幻境。幾多苦海少歡場。(暗指洪楊內訌韋石私鑿)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留一瓣香。

揚鞭慷慨莅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想見當時奔竄狀況)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何等襟抱)

若個將才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笑天國無人)男兒欲畫麒麟閣。早夜當嫺虎豹韜。滿眼河山增曆數。到頭功業失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虛想之詞)

大帝勳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盡鴻濛。(盡字妙)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匹夫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

(終歸自負)

這幾首詩。雖不能算得高明。但在天國的人才。石達開同李秀成。還首屈一指。二人皆有詩傳世。偏偏老天忌才。那李秀成已做了刀頭之鬼。這石達開亦復頻年。險。東打到西。西殺到東。總不能踞個穩穩的地盤。探聽南京已破。小天王已是成擒。沸沸揚揚的。鮑超又廝殺過來。勉勉強強在岳州打了一仗。被姓鮑的殺得七零八落。這一只鍊公雞。便一翅飛到四川。後來從大渡河經過。猛遇著山水暴發。所帶的零星毛賊。據說是葬於魚鱉之腹。那個鍊公雞也不知下落。(含混得妙)閑話不提。講那鮑超。宋國永孫開華在岳州打敗石達開。知是竄往四川。因路途不順。不去追趕。三個人便趁著勝利。頂著湘水。一路殺到廣西。好個鮑超。首先佔踞鵬化山。放火燒了毛賊原有的宮殿。那李世賢。汪海洋。譚體元。李元濟。又勾結苗。猺。土司。在各山峒。結些營壘。無如魔運已終。惡劫告盡。鮑超所領帶的湘軍。個個也能穿山過峽。附箐板藤。毛賊駐紮到那裏。湘軍便會廝殺到那裏。

槍械又快。炮火又利。無戰不勝。只把李世賢汪海洋譚體元李元濟追逼到野人山。放了一把野火。四個魔王并一千毛賊。早已被火德星君收作門徒。這一次零搜碎勤。才算將太平天國的餘孽掃除的乾乾淨淨。草頭富貴一霎虛花黑煞天神無多。陽壽（四語精采）鮑超宋國永孫開華結束這一起戰事。自然趕著回寧。那知到得南京。會國藩已奉旨前去勤捻。這理兩江總督早改任了李鴻章。才結束毛賊。又敘起捻匪戰事。是風飄雨驟。筆端亦出鬼入神。當下鮑超等見過李鴻章。更不耽擱。便提著湘軍趕往會國藩的大營。諸位不記得勤捻的事體。朝廷是責成僧格林沁和勝保。袁甲三嗎。現在又何以調用會國藩做欽差大臣。責成勤捻。豈不是個頭上安頭嗎。要曉得這個當兒。勝保已經辦罪。僧格林沁已經陣亡。這曲曲折折的原由。因在下一枝筆寫不出兩邊事來。如今毛賊已平。天國已是銷滅。我便可把捻匪歷年的狀況補敘一番。記得第六回書講到四眼狗陳玉成來助張洛行。後經金光筋張曜廝殺一陣。張洛行逃走。四眼狗也就突圍。

陳國瑞却有些戰功。因是勝保的私人，所以推敘他第一。自從這次戰勝之後，那個苗霽霖苗軍師，便向勝保投降。姓苗的那裏是投降？不過窺伺勝保大營的動靜。其實他同捻匪張洛行、毛賊陳玉成仍勾結一氣。那勝保睡在鼓裏，還引苗霽霖做個心腹，叫他在壽州練兵。兵是越練越多，一百個人之中，就有七十個捻匪。三十個毛賊不上多時，捻首張洛行又殺回雒水鎮。毛賊四眼狗又橫衝直撞的，攻克皖北州縣。甚麼任柱、牛宏不時來會合張洛行。那季兆受也就明目張膽的，仍幹他捻匪勾當。在這個當兒，恰恰天國又派林鳳祥、賴汝光等進圖北京。依著四眼狗計畫，分兵三路。以林鳳祥爲第一路，賴汝光爲第二路，四眼狗却自居第三路。不料那第一路姓林的殺到天津，被僧格林沁打敗下來，走頭無路。急切來投賴汝光。其時賴汝光同張洛行已結合一氣，與林鳳祥兩雄相扼，不能水乳。適值多隆阿率領大隊探明林鳳祥、竄迹汝州，偏生把他包圍。水洩不通，鳳祥情勢日孤。賴汝光又不分兵救應，急切沒法，只得改變行裝，換了個賊目王天化做。

了。替身鳳祥趁此走了。那王天化却被多隆阿捉住解往京城。梟首正法。當時清政府却以爲林鳳祥伏誅。對於僧王及勝保多隆阿還大大的嘉獎。其實鳳祥早逃至南京。直至會九克復金陵才同忠王李秀成等一併正法。原來如此。實補殺上文所不及。并正傳聞之譏。往事且不煩絮。單講賴汝光既同張洛行結合而苗霈霖又爲捻匪畫謀。欽差勝保相信苗霈霖誠意投降。不時叫姓苗的出兵。但姓苗的刁狡。不過不說是軍械未齊。就說是糧餉不足。可憐一位旗大爺受他播弄。今日給他軍械。明日勸他糧餉。把個大營軍械糧餉都撥運空了。這不算數。還要出摺保舉。說這苗霈霖幹練有才。接二連三的由不第秀才保升做川北道。姓苗的狼子野心。不曉得知恩報恩。反以爲自家勢力澎脹。他的夢想。要張洛行賴汝光陳玉成做他的附屬。就在安徽河南一帶佔據地盤。做個天王。洪秀全第二。記得他在咸豐十一年的當兒。他派兵盤踞懷遠。屠殺壽州。這壽州有個大紳孫毓汶家。狠狠的受他囉哩。奸淫擄掠。無所不至。他又叫族弟苗景開分擾。

河南姓苗的這場掀天揭地的舉動。紙是包不住火。恰恰孫毓汶已升任尙書。就在慈禧面前奏上一本。慈禧甫經當國。早知道勝保一味顛預。苗霽霖反反復復。當叫恭親王奕訢趕薦妥員前去勦擒。其時奕訢就薦了丁寶楨。袁甲三那姓丁的。陛見鬧出一場笑話。諸位是曉得的。(又回照前書)惟有袁甲三領著大隊前來。一到皖北。却同勝保嚴重交涉。查點大營裏軍械糧餉。不料他一古攏兒都接濟了苗霽霖。其時袁甲三急得躁腳。說這還了得。這還了得。這不是養虎成害嗎。勝保碰了這釘子。惱羞成怒。當時搶白了幾句。袁甲三衣袖一拂。趕回本營。一面密密切切。具了一本摺子。一面便召集本部兵馬。會同張曜分路進攻。這二枝生力軍打的一大夥的擒匪。已是招架不住。偏偏事有湊合。原有皖北防營江忠濟。忠義。忠信。忠珀。弟兄四人。恰恰紮營巢湖。講這忠濟。忠義。忠信。忠珀。原同江忠源。同胞。記得咸豐初年。那江忠源在湖南長沙一戰。用礮轟斃了馮雲山。蕭朝貴。立下戰功。可算是獨一無二。後來毛賊揮動傾國兵。長沙失守。忠源退敗下來。收

合餘燼出境。尾追展轉。經湖北直下安嶽。於咸豐三年在廬州一仗。打得落花流水。盡節身亡。當時朝廷震悼。予諡忠烈。補敘江忠源事實。前後照應。何等精密。這忠烈殉難之後。他四位兄弟。無不奮發忠勇。期在爲國捐軀。替兄報仇。在咸豐七八年間。由胡林翼切實保舉。一個個都以道員効力戎行。曾九帥克復安嶽。弟兄四人又隨營辦賊九帥。去打南京。兄弟四人遂留紮巢湖。此時擒匪猖獗。同全玉貴又分頭堵截諸位。那全玉貴不是烏蘭泰的部下嗎。何以這個當兒。同江氏弟兄又連合一氣。說來話長。那全玉貴由永安州戰後。一個白袍薛仁貴的大名。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是烏公陣亡。他又投靠向榮姓向的。在南京失敗。他又附屬張國樑。不幸張國樑因攻打南京。臨陣身死。既死之後。那江南的大營。炸了。欽差和春也就無可立足。趕著過江。同勝保駐紮一起。這時和春成了客體。勝保做了主體。是江南大營的將弁統歸勝保節制。勝保久知白袍薛仁貴鼎鼎大名。特派了三個營頭。叫全玉貴駐紮天長六合。堵截捻匪南竄。又將全玉貴往事。

補。殺。所。以。這。個。當。兒。全。玉。貴。同。江。氏。弟。兄。四。人。分。開。地。段。駐。防。皖。北。玉。貴。同。忠。濟。忠。義。忠。信。忠。珀。打。聽。袁。甲。三。張。曜。的。大。隊。人。馬。已。經。得。手。彼。此。打。個。照。會。調。動。人。馬。迎。殺。上。去。剛。剛。兩。路。官。兵。趕。到。滁。州。地。面。恰。好。四。眼。狗。陳。玉。成。同。陳。得。才。的。敗。兵。已。紛。紛。南。竄。不。消。說。得。江。氏。弟。兄。四。人。固。奮。勇。爭。先。全。玉。貴。也。就。使。動。手。裏。攔。銀。槍。一。馬。闖。去。當。頭。賊。將。不。是。別。人。就。是。陳。得。才。這。陳。得。才。原。在。天。國。封。做。扶。王。狠。爲。驍。勇。不。料。戰。不。數。合。早。被。玉。貴。一。槍。刺。於。馬。下。江。氏。弟。兄。見。玉。貴。立。了。頭。功。四。個。人。認。準。後。到。的。一。位。反。王。拚。命。殺。去。這。反。王。不。是。別。個。就。是。窮。兇。極。惡。的。四。眼。狗。陳。玉。成。那。玉。成。雖。則。藝。高。膽。潑。瞧。見。陳。得。才。死。於。非。命。來。的。兩。枝。生。力。軍。又。非。常。勇。猛。一。時。無。心。戀。戰。只。好。撥。轉。馬。頭。落。荒。去。了。不。談。四。眼。狗。隻。身。逃。竄。仍。然。去。依。附。苗。霽。霖。也。不。講。全。玉。貴。同。江。氏。弟。兄。得。了。大。大。勝。仗。節。節。進。兵。趕。到。正。陽。關。與。北。路。官。兵。會。合。一。氣。却。說。這。個。當。兒。勝。保。忙。寫。了。一。封。信。遞。給。苗。霽。霖。責。備。他。孤。恩。負。義。現。在。大。兵。齊。集。那。科。爾。沁。王。僧。格。林。沁。不。日。提。著。大。隊。人。馬。還。要。

前。來。直。搗。巢。穴。爲。今。之。計。足。下。須。早。自。爲。謀。不。可。自。誤。姓。苗。的。得。了。這。封。喫。緊。的。要。函。左。思。右。想。畢。竟。自。家。前。程。要。緊。小。人。的。心。計。是。欺。軟。怕。硬。避。黑。跟。紅。他。打。聽。天。國。已。是。破。敗。決。裂。不。可。收。拾。只。好。對。不。起。四。眼。狗。趁。著。四。眼。狗。隻。身。來。歸。他。便。畧。施。鬼。計。把。陳。玉。成。捆。綁。起。來。押。送。到。勝。保。大。營。勝。保。這。一。快。樂。彷彿。半。空。中。得。個。亮。月。趕。快。的。捷。報。到。京。固。然。自。己。鋪。張。戰。績。還。要。替。苗。霽。霖。清。獎。其。實。慈。禧。太。后。早。得。了。孫。毓。汶。的。密。陳。袁。甲。三。的。報。告。對。於。勝。保。狠。不。開。味。目。下。接。到。勝。保。捷。書。一。面。傳。旨。將。四。眼。狗。趕。快。軍。前。正。法。一。面。催。促。僧。格。林。沁。刻。日。圖。功。好。個。僧。王。得。了。朝。廷。嚴。諭。就。提。著。兩。萬。大。兵。一。路。殺。奔。正。陽。關。包。圍。著。雉。水。鎮。這。時。捻。酋。張。洛。行。已。經。困。守。老。巢。分。頭。派。人。向。山。東。任。柱。河。南。牛。洪。以。及。賴。汝。光。那。邊。告。急。不。消。說。得。三。路。的。捻。匪。已。趕。殺。過。來。無。如。捻。匪。雖。多。四。路。勤。捻。的。官。兵。已。紛。紛。雲。集。這。理。正。陽。關。周。圍。百。里。都。有。重。兵。駐。紮。苗。霽。霖。算。是。新。降。勝。保。陳。玉。成。陳。得。才。已。經。陣。亡。的。陣。亡。梟。首。的。梟。首。張。洛。行。焦。急。萬。狀。他。的。姪。兒。張。總。愚。再。點。蒼。不。過。發。

猾不過當下進言說我們這雉水鎮是保守不住與其聚在一起同歸於盡不如由我分撥些人馬在外邊做個策應洛行說依你於是張總愚挑選三千名悍賊離開雉水鎮在東南三十里紮個營盤這裏總愚走後恰好僧格林沁大隊人馬已到官兵是奮力攻擊擒匪是拚命死守甚麼牛洪任柱賴汝光和張總愚都遠刁刁的做個救應牽制官兵官兵攻打了兩三個月還不曾得手這日穿紅襖的那個陳國瑞穿白袍的那個全玉貴不約而同首先陷陣（想是勝保調遣）捻酋張洛行站立在土圩子上四面指揮礮彈如雷槍子如雨黑壓壓烟霧之中早是一紅一白的兩個驍將跳躍過來說時遲那時快穿紅的要著雙刀穿白的舞動爛銀槍齊聲大喝可憐張洛行湊手不及跌下土圩接著僧格林沁的大兵掩殺過來把個雉水鎮踹的地坍土平圩裏的捻匪共總一個不曾溜走這次盪平匪巢殺死張洛行由僧王敘功以陳國瑞全玉貴第一僧王尤賞識陳國瑞當時便留在名下做個乾兒義子全玉貴無處附屬也就隨了僧王論這回戰功自

然。是。僧。王。厚。集。大。兵。主。制。一。切。但。勝。保。的。意。思。以。爲。他。不。招。安。苗。沛。霖。過。來。不。能。得。這。一。回。勝。利。而。且。陳。國。瑞。全。玉。貴。又。是。他。部。下。驍。將。由。他。遣。來。見。著。僧。王。居。然。口。舌。爭。功。僧。王。便。冷。冷。的。對。勝。保。笑。了。兩。聲。說。你。好。顏。顏。好。糊。塗。你。以。爲。招。安。苗。沛。霖。要。曉。得。姓。苗。的。反。反。覆。覆。明。降。官。兵。暗。通。捻。匪。這。個。人。還。靠。得。住。嗎。噲。還。聽。見。個。新。聞。說。姓。苗。的。送。你。兩。個。妖。豔。的。美。女。有。是。沒。有。勝。保。聽。著。這。句。話。如。半。空。中。打。個。霹。靂。原。來。這。位。旗。大。爺。再。貪。財。不。過。再。好。色。不。過。他。所。以。處。處。替。苗。沛。霖。說。話。把。軍。械。糧。餉。接。濟。姓。苗。的。就。因。爲。姓。苗。的。把。那。捻。匪。擄。掠。的。金。銀。美。女。不。時。分。送。與。他。現。在。勝。保。身。邊。還。有。兩。個。姨。太太。一。名。寵。珠。一。名。愛。寶。總。是。苗。沛。霖。送。來。的。當。下。猛。被。僧。王。詰。問。不。無。拏。話。支。吾。但。彼。此。便。生。了。意。見。合。當。有。事。這。個。當。兒。朝。裏。有。一。班。大。臣。甚。麼。葉。桂。呀。德。興。阿。呀。卞。寶。第。呀。丁。紹。周。呀。華。祝。三。呀。連。名。具。摺。彈。劾。勝。保。說。他。侵。餉。肥。己。擁。兵。玩。寇。奏。摺。內。話。頭。連。及。苗。沛。霖。姓。苗。的。意。不。自。安。居。然。勾。結。張。總。愚。任。柱。牛。洪。賴。汝。光。等。又。叛。踞。壽。州。蒙。城。這。個。岔。枝。一。鬧。朝。

廷就派僧王按查勝保。僧王同勝保既有意見，一面據實奏復，將勝保拏送進京。在同治二年七月，賜令自盡（了却勝保）。一面帶著大隊人馬進勦苗。霖合當姓苗的，喫著霽水那四眼狗中他鬼計，被他縛送大營。因此梟首同四眼狗一起的，還有個章志俊。前書表過是章昌輝的同族。這時混在苗營，專爲替陳玉成報仇用計，把苗霖殺了，又把霖的族弟苗景開活捉過來，捆送僧王的大營。僧王好不歡喜，收留了章志俊，忙發個捷報到京（又了却苗霖）。從此僧王志滿氣高，以爲一班擒匪不足盪平，東殺到西，西殺到東，壞在擒匪的行動如流。寇一般說聚就聚，說散就散，不怕僧格林沁神勇，廝殺了一年有餘，總不能夠見功。僧王只急得暴躁如雷，合營有事一日，探子來報說擒曾張總、愚賴、汝光、屯紮曹州。僧王得了這個消息，更不怠慢，好像天奪其魄。一晝夜趕行三百里，才到曹州。立營未定，張總、愚賴、汝光伏兵齊起。僧王招呼部下出戰，那知人困馬乏，不消動手，張賴二酋早掩殺過來，把個身經百戰，一等一的僧格林沁，砍落馬下。

又了却僧格林沁。次日陳國瑞趕來。一面收尸。一面飛報入京。朝廷得了這起警耗。才趕調兩江總督曾國藩過來勦擒。 (鬪筭接縫補敘清楚) 未知後事。且閱後文。

評曰。曾文正遣兵調將。削平天國一段。戰史千頭萬緒。看他逐次敘來。涓滴不漏。有映帶有挿敘。有正寫才收束。毛賊又引起。勦擒一波才平。一波又至。大開大合。文字不平。

文有隨手收束者。如天妹洪宣嬌。一班妖豔。即借李臣典入府恣淫。趁此清結。又有隨手開放者。留李來中做大刀會的頭腦。留洪福做三合會的首領。石達開。是否身死。疑而不決。此種有意栽花。無心挿柳。總為以後章回伏綫。此為成竹在胸。伸縮自如。

接敘勦擒。却以曾國藩做個過渡。鮑超等做個引綫。然後展出手腕。補敘經過種種情節。此為倒裝文法。文字絕不平衍。

擒匪之養癰成患。全由於勝保招安苗霽霖。不有袁甲三。則勝保奸庸誤國。一時不能披露。不有孫毓汶等密陳。不有僧格林沁。發生意見。則勝保仍可保全。然僧王竟以戰死而擒匪勢。燄又熾。

第十四回 勦擒成功 淮軍捷報 臨朝受賀 穆宗大婚

却說曾國藩奉調勦擒。例須入京請訓。由寧過江。取道運河。至清江浦。那漕河總督吳棠。出城迎迓。淮關監督雷以鍼。也就趕到。這時糧餉支絀。那秀才錢江。却在雷以鍼幕裏。替他。想個抽厘助餉方法。朝廷不費一文。而餉源常裕。曾國藩久知錢江的大名。當叫以鍼。把錢江招呼過來。瞧瞧這酸秀才。究竟是何人物。彼此一見了。面國藩看那錢江。生得兩道劍眉。一雙豹眼。心中暗想。怪不道這人。醜態不平。聽說在前。洪秀全打破武昌。他便勸姓洪的。直搗北京。如果依這酸秀才的計策。那愛新覺羅的江山。還可保全嗎。就這抽厘助餉計策。也是精核。不過如今到要問問他。勦擒匪用何方法。當下便對錢江說。你瞧張總愚。賴汶光。殺了僧王。

捻勢非常猖獗。現在本爵奉旨征勦。還有甚麼出奇制勝的辦法。好個錢江。當下並不思索。說爵帥如要掃盪。匪非用堅壁清野。把些悍酋聚在一起。未可一鼓就殲。是湘軍百戰之餘。精力已疲。如果圖功。還是要用淮軍出伐的。（捫盞而談。旁若無人。這秀才毫無酸氣。）國藩聽著。連連點頭。說不錯。忙忙掉轉頭對雷以鍼。誇獎他用人有識才氣。在你我之上。這一句話不打緊。那知到送了錢江性命。原來雷以鍼性情猜忌。聽說錢江才氣在他之上。他如何能容。後來回去。借個事故。編排錢江一個罪名。竟下了辣手。結果這秀才（管前照後不抹煞革命大家）閑文少講。當時國藩採納錢江計策。別了吳棠。雷以鍼。趕著進京。朝見兩宮。其時同治帝已十三四歲。設座旁邊。瞧著國藩。頗殷殷垂問。國藩便按照錢江的計畫。參酌自家的意思。陳述一徧。當下慈禧開言說。聽卿所奏。須用堅壁清野。方法。圈賊一隅。這是再妥當不過。但是捻勢飄忽。山陝一帶。聽說有回民。從中助力。豫鄂一帶。還有毛賊餘孽。同捻合股。皖北雖然蕩平。而燕魯糜爛不堪。縱橫數千。

里安能處處防範。節節爲營。會國藩又跪在地下奏說。若論擒匪。猖獗本不滅。毛賊不過那毛賊。是有地盤。有根據的。現在剷除地盤。斷絕根據。天國便不能存在。這擒匪是沒有一定地盤。一定根據的。打聽他的內容。却分兩派。一派是任柱。賴汝光。而以白蓮教匪做些黨羽。是爲東擒一派。是張總愚。牛洪。却西連四民。同甚麼。白彥虎。馬化龍。勾結一氣。南連毛賊。原與陳玉成。陳德才。章志俊。合夥。現在玉成等伏誅。還有甚麼。藍大順。藍二順。暗中幫助。是爲西擒。臣的意思是。用袁甲三。張曜等牽綴。西擒。自引鮑超。宋國永。孫開華。及陳國瑞。全玉貴等牽綴。東擒。好在東西擒均沒有根據。沒有地盤。由臣通飭。燕。魯。豫。鄂。山。陝。各州縣。通用。堅壁清野。方法。村自爲團。鎮自爲戰。那擒匪進無所據。退無所守。不上兩年。當可蹙聚一隅。勦滅得乾乾淨淨。但有一層。臣頻年用兵。心血耗盡。所練湘軍。已屬強弩之末。臣愚以爲此次勦擒。還得李鴻章。或左宗棠。做個總管統帥。力薦左李。爲後書平擒。平回張本。臣的才力。恐有不濟。慈禧聽完。連忙搖手說。這勦擒的事。一以委

卿。你。可。不。必。推。辭。說。罷。散。朝。曾。國。藩。趕。退。出。來。只。好。領。著。將。弁。湘。軍。一。起。駐。紮。天。津。此。時。鮑。超。宋。國。永。孫。開。華。及。陳。國。瑞。全。玉。貴。各。領。著。兵。隊。陸。續。已。到。五。個。驍。將。之。中。國。藩。尤。信。用。鮑。超。凡。有。出。伐。總。派。姓。鮑。的。先。行。一。年。之。中。鮑。超。打。的。勝。仗。著。實。不。少。只。要。白。地。黑。字。挂。著。丈。二。尺。的。紅。綾。大。大。鮑。字。帥。旗。一。到。甚。麼。東。西。捨。無。不。望。風。披。靡。(再。寫。鮑。超)然。而。官。兵。固。是。利。的。那。捨。匪。到。窘。迫。萬。分。不。免。又。疑。而。走。險。由。張。總。愚。牛。洪。會。合。任。柱。賴。汝。光。在。直。隸。保。定。地。方。急。切。計。議。依。任。柱。的。意。思。要。直。撲。曾。營。殺。個。你。死。我。活。總。愚。連。連。搖。頭。說。不。對。：。我。們。是。要。避。實。擊。虛。現。在。偌。大。個。京。城。却。沒。有。重。兵。把。守。一。個。步。兵。統。領。榮。祿。那。不。算。個。酒。囊。飯。袋。嗎。(久。已。忘。却。其。人。忽。在。捻。齒。嚼。裏。一。提。還。替。他。上。個。徽。號。妙。極。趣。極)四。個。要。賊。計。議。已。定。真。合。著。孫。子。兵。法。兩。句。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記。得。這。年。是。同。治。五。年。十。月。下。旬。天。氣。又。黑。又。是。陰。雨。二。更。以。後。那。京。城。的。外。面。忽。然。萬。火。齊。明。一。片。殺。伐。之。聲。彷彿。是。山。崩。地。裂。可。巧。慈。安。慈。禧。坐。在。深。宮。講。話。同。治。帝。尚。在。未。睡。蒸。地。傳。

到這片聲浪驚駭非常。忙傳官監招呼侍衛，并召親王大臣，赶快入宮。那裏羅城外羅城，已是鴉飛鵲亂。這個當兒，步兵統領榮祿，把駐城些兵隊，各持軍械，籠火把滿站城垛外面，捻匪有的施放槍礮，有的趕架雲梯，還算榮祿有點預備。還算京城堅固的如銅牆鐵壁，捻匪的槍礮震天價響，是沒有動搖。捻匪的雲梯是跌跌滾滾，沒有著勁。張牛任賴四個悍賊，東衝西突，馬上指揮，無如廝殺了一夜，總沒有得些要領。偏偏天津大營，已得著警耗，那陳國瑞全玉貴領了兩支馬隊，已如飛的趕來。大號一響，那大股的捻匪，早嚇得屁滾尿流，一闕而散。諸位這陳國瑞全玉貴的馬隊，何以如此之快？要曉得，曾國藩老於軍務，各路總按著探馬。天津距北京不過二三百里，所以探馬去得快，馬隊也來得快。城外的捻匪，既走城裏，也就解嚴。但是兩宮喫了這場虛驚，早同恭親王奕訢密切計議，奕訢說：這鞏轂之下，何能容匪徒猖獗。姓曾的既欲奉身引退，不如保全他的功名。兩宮當下首肯，隨召國藩進京。國藩又力陳才力不濟，推薦李鴻章及左宗棠、慈禧、沈煦。

一會就在左李兩人之中決調李鴻章前來勦捻把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原任不日上諭一下自然是曾國藩往寧接任李鴻章帶著淮軍并一班戰將如張樹聲樹珊兄弟周盛波盛傳兄弟潘鼎新劉銘傳等此外還有劉松山吳長慶都是前在滬蘇勦賊一班得力人員原有的鮑超宋國永孫開華陳國瑞全玉貴不分軍派也歸李鴻章節制少荃先生此時得意不過威武不過他的計畫仍用曾國藩的堅壁清野計畫但是淮軍比較湘軍似乎勇猛精壯這是甚麼緣故比如二三十歲同四五十歲的人較量精力自然四五十歲不如二三十歲湘軍練得較早血戰較多所謂強弩之末不足以穿魯縞若論淮軍固然練得較遲而且滬蘇戰事正殺得興高采烈忽然中止這個當兒聽說是李鴻章奉旨勦捻無不養精蓄銳躍躍臨試俗說長江後浪催前浪湘軍的精力已竭淮軍的銳氣方張所以鴻章朝見過兩宮及同治幼帝得了些言語獎勵趕著駐營天津分別遣兵派將四路駐紮但這一次是重用淮軍而淮軍將帥之中尤重用劉銘傳這劉銘傳排

行第六一臉的痘癩人稱他做劉六麻子。却由土匪出籍。膽子既潑。心計亦細。前勤毛賊。狠能搆鋒陷陣。他久聞鮑超的大名。同姓鮑的。狠爲拉攏。一日聚在一起。彼此酒後。各敘戰功。鮑超大意。揭出他做土匪的底子。總不能算做英雄。六麻兒如何答應。登時惱羞成怒。大大的冰崩起來。不虧旁人解勸。幾於用武。由此意見不合。鴻章知道自然。親劉疏鮑。鮑超見風頭不對。凡事落後。劉銘傳得風。便攬甚麼。捻匪的行踪。捻匪的内部。計畫他都偵探得清清楚楚。周盛波盛傳分駐直隸。張樹聲樹珊分駐河南。潘鼎新劉松山吳長慶分駐山東。劉銘傳便四路策應。湘軍些將帥。却分撥在運河上下。游駐防在這同治六年五六月間。東捻任柱。賴汝光領著無數捻匪。夾雜些游兵散勇。由皖豫直犯山東。好個吳長慶。迎頭攔截。劉銘傳又尾追過來。在登萊青三府。狠打了些惡仗。那山東巡撫丁寶楨。因捻匪圍聚在他轄境。自家擔著責任。忙具摺子。陳述山東人民塗炭。不宜偏戰一方。李鴻章得了這個消息。也就具摺辨論。說黃河流域。總被捻匪蹂躪。不圍攻不能就緒。

朝廷見了丁李兩起奏摺忙傳旨叫他倆不分畛域務在相機行事從此劉銘傳日夜血戰把任柱賴汝光衝作兩截在著十月下旬把個任柱直追至安邱濰縣之交被銘軍部下一員驍將名叫李慶斫斃馬下（了却任柱）任柱既死賴汝光越發勢孤潘鼎新劉松山又截賊瀾河一番惡戰賴汝光墮馬落水偏偏那悍會識得水性趁官兵過去他又泅出水面上岸收集餘擒得一二千人衝出六塘河防又遇黃翼升劉秉璋兩支生力軍做書的趁手交代這黃劉兩軍却是丁寶楨派在魯境堵截的當下廝殺一陣賴汝光部下只剩三五百名沿著運河竄至揚州却被淮軍的統領吳毓蘭所殺諸位這賴汝光先做毛賊後做捻匪跳梁十數年蹂躪七八省至此才得結果（了却賴汝光）算是東捻肅清同治七年正月西捻張總愚牛洪又領著無數捻匪夾雜些回民毛賊由山陝猛撲京師這回聲勢比前回聲勢尤大所幸張樹聲樹珊兄弟兩人分駐直隸樹聲迎頭痛擊樹珊却橫衝中堅偏偏遇著牛洪彼此交戰牛洪騎在馬上却被流彈打下馬樹

珊掩殺過去。不料藍大順藍二順又搶著上來。一場混戰。到底大順二順猶挾著毛賊餘威。官兵不無却走。好個張總愚。且戰且等待後應。接著大順二順到了。然後奮勇廝殺。一陣惡殺。張樹聲的陣脚。又不免移動。諸位。這戰事全憑點銳氣。陣脚一動。那有不敗之理。二張既敗。張總愚便抖擻精神。掀天揭地的又攻打北京。京城裏又是鴉飛鵲亂。兩宮又召恭親王奕訢及軍機大臣文祥沈桂芬計議。其時同治帝儼然成人。忙問恭親王說。朕聽平定西捻。全是劉銘傳戰功居多。這回東捻。殺來李鴻章何以不趕派劉銘傳。還有一層。東捻的裏面勾結些白帽藍帽。回回聽說回匪白彥虎馬化龍又在陝甘起事。怕的捻匪未清。回匪又起。記得曾國藩原薦李鴻章及左宗棠兩人。朕的意思。要以勤捻事體。責成李鴻章。那勤回的事體。就責成左宗棠。這種辦法。行是不行。（極寫同治帝英明）奕訢忙說。臣意亦是如此。當下請訓兩宮。慈安慈禧就叫軍機趕辦詔旨。一方面召取左宗棠進京。面授勤回機宜。左宗棠何敢怠慢。不日起程來京。一方面傳諭李鴻章。迅派

劉銘傳火急勤搶原來劉銘傳因東捻戰事斬殺過當已積勞成疾此時正請假休養鴻章沒法先趕派潘鼎新劉松山吳長慶領兵前來又具個切實摺子替劉銘傳請病假三月這裏潘鼎新等同張繼愚動手交仗不免互有勝敗一時不能得手朝廷疊疊詔旨嚴催劉銘傳力疾出兵銘傳沒法只好統帶自家的銘軍扶病上馬偏偏先聲奪人那打毛賊是鮑超專家打捻匪又是劉銘傳絕技只要銘軍大纛旗一到那捻匪就嚇得跌跌滾滾不能立足張總愚瞧見銘軍從背後抄來只得由西路又竄到東路捻匪竄到那裏官兵是包抄到那裏這時已是五月黃河的伏汛盛漲諸位必有一句話問我第二回書不說是承恩公惠徵帶著家小在那清河縣趕渡黃河嗎何以彼時黃河在南此時黃河又在北要曉得咸豐元年准黃水漲豐北決口從此黃河不由雲梯關入海竟從天津以南入海（管前照後補紋心細）李鴻章趁著這黃河伏汛當兒借滾滾濁流做捻匪的天然圈禁無巧不巧浙江巡撫左宗棠又因奉旨勤回見過兩宮趕來同鴻章面議機

宜鴻章因擒匪同回匪有密切關係留著宗棠勾當擒事諸位想想軍論淮軍的勢力那擒匪已不能支何況再加著左軍簡直是逐節爲營把個張總愚逼上死路然而張總愚桀驁不過慄慄不過雖接二連三打些敗仗不會屈膝求降但是張總愚不降所有部下紛紛解體蓋大順二順早領著些回民竄出山海關不知逃往何處（留在後書結束）二藍走後張總愚身邊祇剩一二人東竄到西西竄到東四面官兵日漸緊急瓮中捉鱉真正跑逃不了這日踞著高唐喘息未定猛然潘鼎新劉松山兩支生力軍殺來總愚忙跳上馬顧不得人衆趕向博平清平撲竄運河這運河東岸都築著數百里長牆任是飛天蜈蚣也越不過去正在危急一通礮響劉銘傳又當頭攔住張總愚點一點手下餘擒不過二三十人不免牙根一咬說聲天亡我也遠遠瞧著黃河把馬鬣一拾連人帶馬撲碌通滾跌河心直趨水晶宮會那金龍四大王去了（了却張總愚）岸上銘軍追來瞧這滔滔汨汨波濤人騎俱下萬無生理只由劉銘傳飛報大營李鴻章用個

紅旗報捷聲。敍西擒肅清。勦平東西擒匪。又是一大結束。不日上諭下來。一面嘉獎李鴻章。將平捻在事人員。論功敍爵有差。一面督促左宗棠。趕往陝甘。征勦回匪。務期一鼓盪平。諸位必疑惑。在下一枝筆。又要接敍征回的戰事。要曉得舞臺演戲。接二連三唱。那全武行。任是真刀真槍。要得熱鬧。鑼鼓喧天。敲得緊。奏然而做戲的。嗅方。瞧戲的。厭煩。而況左宗棠。前去勦回大小數百戰。縱橫兩萬里。不是一年兩載。可以成功。這個當兒。外魔的氣。儘可算逐漸消滅。那內魔的威勢。又。不。免。逐。漸。鷗。張。前。回。書。中。不。講。到。慈。安。潛。往。西。宮。捉。住。慈。禧。的。破。綻。嗎。緊。接。第十一二回。優人金俊生在逃。那個譚鑫培。余三勝。也就稍稍斂迹。安得海同那拉氏計議。原說是要謀害慈安。究竟慈安一片好心。任是恩將仇報。一時也翻不轉面皮。其時朝臣也有些風聞。有一位京察一等御史。名叫卞寶第。在這個當兒。遞了個調和兩宮。奏摺。摺子裏面。狠把國事。陷危。皇上冲幼。非得兩宮顧全大局。軫念時艱。不足以對內對外。爲長治久安之計。慈安慈禧見了。狠爲感動。但是。

慈安的心裏實係顧全大局。慈禧的心裏不過顧忌人言。安得海要算是貼骨疔。瘡安靖了一兩個年頭。他又慫恿建築圓明園。恢復舊觀。這時女畫師繆素筠已招致入宮。慈禧叫他按照從前的構造。曲曲折折的畫個詳圖。繆太太本來是畫中高手。而況那圓明園又是他身歷其境。那有不裝點入細圖畫。脫稿當由慈禧招呼。恭親王過來遞給瞧了好個恭親王。知道慈禧又要大興土木。蓋造園林。當下便除去帽子。跪地碰頭。說現在毛賊雖平。捻匪未靖。外邊是滿目瘡痍。單論現用兵餉已是支絀萬分。這種絕大工程。還待民力少抒。國帑稍裕。再行籌辦。而況皇上的年齡日長。那大婚及歸政的典禮也狠要有點預備。（却係公忠謀國之言。）慈禧聽到這理。狠大大的不以爲然。然而又沒有話來駁詰他。只好暗暗說聲。非依安得海的計畫先行黜退。此儉不可當下退入後宮。又同心腹的安得海密密的計畫。安得海再陰險不過。忙說如今要黜退此滄。必先要聯合主子。瞧瞧主子漸漸年齡加長。知識已開。那選妃册后的典禮是不能耽擱的一方面加點。

疼。愛。一。方。面。做。些。手。眼。伯。叔。雖。親。總。不。如。個。生。母。一。步。緊。似。一。步。去。做。那。怕。不。入。嘴。們。的。圈。套。慈。禧。連。連。點。首。從。此。便。拏。出。手。段。不。時。招。呼。同。治。帝。過。來。問。寒。問。暖。極。意。殷。勤。那。太。監。安。得。海。同。崔。長。禮。劉。承。恩。亦。復。想。出。方。法。漸。漸。勾。引。主。子。向。那。聲。色。嗜好。一。條。路。上。進。行。諸。位。想。想。一。個。青。年。小。子。知。識。初。開。如。何。有。甚。麼。定。力。同。治。帝。雖。是。生。性。英。明。然。而。童。心。未。化。除。得。早。晚。聽。戲。之。外。嘴。裏。哼。些。西。皮。二。簧。其。時。早。有。一。班。小。內。監。同。他。逢。場。作。戲。甚。麼。撐。船。呀。盤。槓。呀。無。不。色。色。俱。會。尤。喜。愛。的。頑。意。叫。做。一。種。攢。交。這。攢。交。就。是。從。演。戲。裏。面。學。來。的。起。初。用。一。條。板。橈。叫。小。內。監。橫。躺。在。上。面。用。手。按。捺。著。腹。部。務。要。隨。起。隨。落。圓。轉。自。如。體。格。越。靈。便。身。材。越。伶。越。好。到。得。純。熟。的。地。步。并。長。橈。不。用。空。心。筋。斗。子。翻。個。不。脫。可。憐。那。班。小。內。監。因。練。習。這。種。攢。交。不。知。死。去。多。少。恭。親。王。有。位。貝。勒。名。叫。載。澂。也。是。攢。交。好。手。同。治。帝。叫。他。進。宮。異。常。合。式。彼。此。做。了。兩。套。繡。花。黑。衣。穿。著。起。來。不。分。君。臣。昨。日。還。在。宮。裏。亂。竄。始。而。注。意。攢。交。繼。而。君。臣。兄。弟。又。出。外。微。行。甚。麼。花。街。柳。巷。

宣南客姐無不游逛殆徧。遇著茶坊酒肆賣糖的擔子。隨意小喫。并不給鈔。一日有賣漿黃二。見兩位穿黑衣的前來。以爲是個大大主顧。不料喫了又喫。不名一錢。兩位躡開步子要走。却被黃二攔住索鈔。戰激性急。伸手給黃二一記腦撻子。轉是同治帝過意不去。一時立定了脚。叫黃二趕取筆硯過來。黃二向街舖上借了筆硯。裁張紙條兒。遞給同治帝。同治帝隨手寫了著付庫銀六百兩。內務府知道十二個大字。黃二收了。次日跑到內務府領銀。內務府恐有影射。一面圍著黃二。一面將原條呈遞進宮。慈禧知是皇上親筆。分付銀子照給。黃二得銀。自不必說。但是這件事傳達到恭親王耳邊。恭親王趕著進宮。却好同治帝穿了一件繡花黑衣。同些小內監接手。攢著恭親王前來忙說。皇伯找誰。恭親王臉色一沈。說是來見主子。同治帝將衣袖一拂。趕進御書房。奕訢隨著過來。照例行了君臣之禮。然後切切實實規諫一番。大概陳述祖訓。勉勵聖言。人所不能言。說人所不敢說。同治帝起初只是唯唯。後來恭親王指定所穿繡花黑衣。說是戲服。佻

健不莊同治帝不由得惱羞成怒。躁著脚說：你莫管我，你且回去管管你的兒子。恭親王碰了這回釘子，趕卽出宮回邸，到得內書房，把兒子載澂叫來，載澂不知底細，還穿著一件繡花黑袍，奕訢這一怒非同小可，立呼左右找出繩索，將載澂捆了，載澂只是狂叫，不由分說，掣出皮鞭子，上下亂抽，抽得皮開肉綻，奕訢還不歇手，早是王妃跑了出來，哭哭啼啼講情，然後用了一條鍊索，練子把載澂關鎖在一間空屋，從此不許出門。次早入宮，見著同治帝，便將處治兒子載澂情形，一一奏明。同治帝不待說完，只是連連冷笑，說：好好忙把袖子一拂，不睬恭王，可憐恭王只好掃興而回。恭王去了，同治帝盛怒之下，親筆寫道：硃諭交軍機，趕掣奕訢問罪。軍機大臣文祥、沈桂芬得了這道旨意，嚇得手腳疲軟，忙奔赴兩宮，碰頭不迭的請收回成命。慈禧是深恨恭王，然而照兒皇這種辦法，未免惹起物議，却不贊成。慈安雖說仁懦，因這事關係重大，忙傳同治帝入宮，同治帝見了慈安，淚容慘淡，狠爲局促不安。慈安說：那奕訢不是你的胞叔嗎？不是先皇的顧命大臣。

嗎。啗。們。愛。新。覺。羅。的。江。山。不。虧。著。奕。訢。那。裏。還。有。今。日。嗎。奕。訢。何。負。於。國。家。何。負。於。朝。廷。你。今。日。要。鑲。擊。問。罪。試。問。他。有。何。罪。要。你。擊。出。這。惡。毒。手。段。好。了。：。你。今。日。眼。眶。大。了。凡。事。自。作。其。主。不。給。爲。娘。知。道。了。慈。安。說。著。放。聲。大。哭。同。治。帝。也。覺。得。自。家。猛。浪。忙。雙。膝。向。下。一。跪。說。是。兒。錯。：。好。在。事。體。還。未。發。表。那。就。收。回。成。命。是。了。慈。安。瞧。著。同。治。帝。認。錯。忙。一。手。揩。淚。一。手。把。兒。子。拉。起。又。婉。婉。歎。歎。切。切。實。實。勸。說。一。番。同。治。帝。也。明。白。恭。親。王。是。個。好。人。不。過。惱。羞。成。怒。今。既。由。慈。安。說。開。也。便。雲。消。雨。散。在。這。同。治。六。七。年。當。兒。東。西。捻。匪。次。第。削。平。中。原。算。是。粗。定。慈。安。便。同。慈。禧。計。議。說。兒。皇。已。漸。長。成。啗。們。是。要。卸。去。擔。子。給。他。挑。了。慈。禧。笑。說。妹。子。亦。是。此。意。所。以。近。來。內。外。臣。工。奏。摺。都。付。他。批。答。但。是。他。還。殷。勤。請。訓。定。在。明。年。辦。理。大。婚。親。政。姐。姐。意。見。以。爲。何。如。慈。安。忙。說。使。得。：。光。陰。易。過。轉。瞬。春。初。選。妃。冊。后。的。手。續。雖。屬。官。樣。文。章。但。一。代。母。儀。亦。須。鄭。重。依。慈。禧。的。意。思。是。要。冊。立。侍。郎。鳳。秀。之。女。爲。后。慈。安。瞧。那。鳳。秀。的。女。兒。雖。然。生。得。美。麗。却。生。性。輕。佻。狠。不。謂。然。

意中却。瞧準侍讀學士崇綺之女。這崇綺姓阿魯特氏。是個狀元出身。他生的這
個女兒。固然性格端莊。而且姿容秀美。拏定主張。任是慈禧爭執。總不能移動。同
治帝却尊重嫡母。忽畧生母。對於慈禧講話。十句難聽一句。對於慈安。却是句句
依從。當下計議。就決定册立阿魯特氏爲正宮皇后。鳳秀之女爲慧妃。另有懿妃。
亦是慈禧意中選中的。在這同治八年三月。就由欽天監選了吉日良辰。那皇家
大婚儀注。說不盡榮華富貴。講不了光怪陸離。打開詩經第一篇。接著吉慶話頭。
就算那儂相祝詞罷了。閑文少敘。那安得海仗著慈禧寵愛。他的氣燄。一日澎漲。
一日原定的計畫。是要先去恭親王。後除慈安。無如事體重大。慈安恭親王又聯
合一氣。同治帝又喜怒不常。一時沒有個把鼻。心心念念。慫恿慈禧建築圓明園。
意在大放花燈。另闢個歡喜行樂之所。無如所謀掣肘。記得是七八月秋涼天氣。
得海靜極思動。想借個調查織造爲名。出京去運動。打擾。能够得兩三千萬
銀子。就可恢復那圓明園舊觀。主張一定。得了慈禧同意。便領著一二十名官監。

備辦三只大船，高挂日月龍旗，船上大吹大擂，由北運河一路南下，到了山東德州地方。德州的知州名叫趙新，迎接來遲，安得海使出他的氣燄，見了面說聲好。大個知州本總管奉著太后懿旨，趕往江浙督織龍袍，你瞧不起本總管，便是瞧不起太后。趙新方待辨白，安得海搶上前去，就大大的給他兩記耳光子，還說你帶個信給山東巡撫丁寶楨，叫他趕送六百萬銀子過來，以備蓋造圓明園。偷說半個不字，小心點前程，是了。趙新嘴裏吠吠的答應，腳下如同躡油去了，未知後事如何。

評曰：曾國藩勤捨不能成功，李鴻章勤捨反能成功，同一堅壁清野計，畫何以建議於此而收效於彼。豈湘軍能力委實不如淮軍乎？蓋物忌滿盈，功忌最勝。曾留此絕大戰功，以爲李出頭地步，任大責重，急求替人老謀深算，不得不爾。李勤捨重用淮軍，蔑視湘軍，要自有說。蓋湘軍立功已多，淮軍尙無所建，樹退鮑超等，而用劉銘傳，抑彼揚此，非忌也。鉛刀必使一割，李之用心，則猶曾之用。

心也。不可不知。

敍勤捻後，不即敍勤回，趁勢敍清內政，譬如作畫，岡巒起伏之後，必有一段平原，所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

兩宮齟齬，緣因複雜，但慈安是顧全大局，信用恭親王奕訢，慈禧是不顧大局，信用安得海，兩姑之間，難爲婦，吾謂孝哲后亦然。

第十五回 安得海竟罹法網 李蓮英驟入宮闈

話講了寶楨由同治元年五月入宮，誤嗅那玻璃瓶裏丸藥，弄得胯下郎當，回寓碰著賈鐸，一時揭開綫毯，姓賈的掂拾些事故，具摺嚴參，那知安得海根深蒂固，絲毫不得動搖，姓丁的升任山東巡撫，刻刻要手刃安得海，以清宮闈濁穢，無如不得其便，頽年因捻匪擾境，往事漸忘，現在捻匪平了，打聽安得海勢燄熏天，炙手可熱，又恨不能生啖其肉，這日在署辦公，當有旗牌官過來稟報，現有德州知州趙新在轅下，請見，說有要事，面稟寶楨招呼傳見，到得花廳，趙新早是深深一

躬寶楨忙問貴州前來有何話講。趙新說卑職的官是不能幹了，不但卑職不能幹，就連撫軍大人也不能幹了。寶楨一時摸不著頭腦，忙問彼此不幹不算甚麼，究竟因著甚事。趙新嘆了一口氣，說聲：「大人還不曉得二皇上來嗎？」寶楨益發不懂，忙問甚麼叫做二皇上。趙新說：「二皇上便是九千歲，九千歲便是安得海。寶楨聽了，哈哈大笑說：『這姓安的來了嗎？真個不真？』（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趙新急著說：『如何不真？卑職已被他賞了兩個大大耳光子，說著忙伸手摸那頸項，賴子寶楨笑得好極：』我正找他，不著。趙新說：『大人找他，莫非是要送他六百萬兩銀子？』寶楨益發不懂，嘴裏不由得說：『聲你好糊塗。』這句話是從那裏說起？當下趙新才把見著安得海如此，這般，一總說了。丁寶楨一面聽話，一面沈吟，嘔一嘔嘴，繻一繻眉，忙同趙新咬了個耳朵，叫他趕快去辦，不得誤事。趙新走後，寶楨便回到簽押房，自己敍個摺稿，不恭維他，他是一位翰林先生，在內當過御史，在外做著封疆，那經濟文章，要算是數一數二。這摺子裏面

用著大提綱引起開國祖訓。如有內監出京，不論走到何處，皆得由地方官吏嚴拏正法。現在有安姓太監在德州招搖經臣拏獲，是否遵依祖訓辦理，候旨施行。稿子辦好，連夜繕寫封拜進京，到得軍機，當由恭親先行瞧過，知道關係重大，趕忙袖了原摺，面見慈安。慈安寓過目，冷笑了兩聲，說這小安子現在膽是越過越大了。但是投鼠忌器，他的主人非他不歡。恭親王說：「這事要太后拏定。」張現在醜聲外揚，經這一度招搖於國體，狠不大好看。慈安說：「我也知道非殺不可。我們冤仇越結越深，一聲殺了安得海，怕不又興風作浪嗎？好個恭親王，臉色一沈，說殺了安得海，固是興風作浪，不殺安得海，亦未必不興風作浪。而況姓安的也是主子的眼中釘，一面由太后下了手諭，一面告訴主子，爲國家除害，爲宮禁洗恥，爲主家婆翦去爪牙，可謂一舉數得。慈安點一點頭，說好在祖宗家法按照遵行，任他的主人極力袒護，也不能無理取鬧。當下提起硃筆，在摺尾上批著：「既係安姓太監出外招搖，有背祖制，著卽緝獲正法。欽此。」恭親王接過批摺，更不怠慢。

忙交給原官。星夜趕回。這裏摺子批回。那安得海求救的心腹小監。已趕至西宮。偏生這日。慈禧因在宮裏。瞧戲。不曾流覽奏摺。所以由恭親王。做了手脚。在這小。叫天演唱。李陵碑的當兒。正聽那倒板二簧一字一句的拍板。那崔長禮。早引著。個小監。冒冒失失。過來說。娘娘不好了。那安得海。慈禧因安得海三字。碰到耳。門不由失魂落智。說了聲。怎嗎。大凡心愛的人。總有些痛癢相關。而況慈禧同安。得海。算是同床共夢。更非泛泛。當下聽說安得海三字。不等再講下文。就知到出。了岔枝。心裏是跳個不止。急著說。小安。難道沒有命嗎。來的小監。說有命。沒有命。却不可知。現在已被德州知州。用大鍊鎖了。慈禧眼睛一楞。說反了。好個芝。麻大的知州。他竟敢如此橫行了。來的小監。又說那知州。口口聲聲。奉著撫台大。令。大約這件事。必有專摺。到京。這一句話。提醒慈禧。慈禧早派崔長禮。傳恭親王。趕來。會話。不消說得。那恭親王。就隨著過來。慈禧不及他問。劈口便說。山東巡撫。有甚麼奏摺。到京。恭親王。說巡撫丁寶楨。因著安姓。太監在該管地方。招搖。依著。

本朝家法將安姓太監鑲拏具摺請示辦法慈禧忙說這原摺現在那裏恭王說已經批回慈禧又忙說如何批法恭王說遵照祖訓著卽就地正法這時慈禧后的渾身彷彿澆了一瓢冷水嚴寒澈骨當下咬著牙根說是你的主張還是東宮及皇上的主張這種重要事情因何不給我我知道恭王說本擬要奏明太后因太后在宮瞧戲恐阻清輿（罵人不顯惡極趣極）如今這事是東宮和主子通同知道的慈禧眼睛一翻不由得罵了一聲放屁政體是兩宮訓政難到一個做主一個不會畫行也算得有效嗎恭王好歹只不開口慈禧忙瞅著一眼趕過東宮見著慈安彷彿帶底氣成交劈口便說現在妹子是個廢人好了……甚麼事是瞞得定定的了那奕訢眼角裏太瞧不起人他同妹子做對不應遷怒到安得海慈安也就冷冷一笑說現在安得海犯法與妹妹何干這一起辦法却不怪奕訢也不能錯怪愚姐本朝家法鑄成鍊案太監出京地方官吏是能先斬後奏那山東巡撫既是據法力爭朝廷也就不能枉法徇情誰瞧不起誰妹妹說話到要分個

皂白。這時孝哲后（即同治帝后崇綺之女）在宮問安。見著兩宮口角。忙說二位皇母。權請息怒。臣妾料了寶楨得著批摺。還有一番手續。嚙們急上趕急。再去一道上諭。說安姓太監是否真實。出京抑或假冒情事。還須鑱拏到京。由朝廷訊明正法。能於寬緩到京。那就好通融辦理了。慈禮尙未開口。轉是慈安得風。便轉說皇媳見解不錯。嚙們就照此施行。隨即提起硃筆。又下了一道旨意。交給慈禮看了。這叫做繫鈴解鈴。慈禮也沒有話說。當派個得力太監。不分星夜趕赴山東。這才糊揚了過去。話分兩頭。那日德州知州趙新。奉了撫台密諭。隨即取了一枝大令。趕回德州。不復轉致。調了駐防營兵。加上快壯三班。趕到河邊。由趙新下轎上船。可憐安得海。死到臨頭。還不知覺。船艙裏不男不女。絲竹敖曹。諸位必有一句話。又要駁詰。在下那男的自然些。宮闈內監那女的。又從何處。携來當真姓安的是個嫖毒。終日非花不樂嗎。然而其中尷尬不實不盡。在下不應造些口過。但這班婦女。有的是宮禁秀女。有的是教坊倡妓。安得海正在興高采烈。送抱推

襟猛地裏趙新跳入內艙。還疑惑有大大貢獻過來。畧一擡身。不提防許多快壯提著瓊鍊索兇虎似的撲來。趙新嘴裏嚷聲捉。只見那鍊索盤旋認準。那些不男不女的頸項圍繞過來。姓安的被鍊索套住。還跳上跳下。亂嚷反了。這時趙新也報個赤璧。伸手過去給他兩記大大耳光子。說是我們奉著撫台大令。你有話同撫台面講。一聲吆喝。早推推拉拉的。把些狗男女牽了出艙上岸。有一兩個佻伶的。原在岸上。不會上船。就不分星夜回京報信。慈西接著這個信。自然有個交代。上文已經敘明。但是趙新押著安得海人衆。趕到撫轅。丁寶楨點一點人數。并不研訊。隨即寄監。却好拜去的密摺。不上兩日。已經批回。丁寶楨折開一看。見有就地正法字樣。更不怠慢。忙派人在歷城縣大牢。提出安得海。登時堂綁。插上標子。寫著斬犯安得海一名。一棒鑼聲。許多兵隊衙役。押赴法場。在這不先不後的當兒。却來了一騎飛馬。馬上坐著位中官。頭臉上汗珠子滾滾。滴滴的有黃豆般大小。闖進撫轅。翻身下馬。一手抹著鼻汗。嘴裏亂嚷。接旨。諸位想

想這一道旨意。如果超在丁寶楨那批摺之前。或落後一兩個鐘頭。尙屬於事有濟。卽不然。在著安得海。未曾綁赴法場。姓丁的也不能橫過臉來。然而事在人爲。如若丁寶楨有心開活。未嘗不可拔棧令箭。叫人前去喊聲。刀下留人。無如稚璜先生積憤在胸。從同治元年。蘊蓄到今日。難得安得海自尋死路上門。又難得去京的摺子。已經批准。正法。算是到嘴到肚的一口食。還肯輕輕的吐他出來。嗎。當下曉得這起上諭。必然有了變動。且不跪接。且叫個差官。趕赴法場。催斬。只等劍子手。扔過一顆鮮血。滴滴人頭。到來。然後排開香案。公服叩頭。接旨來的。個中官。只是跌脚俗說。癩子喫黃連。叫不出苦楚來。一面供應著京內來人。一面趕辦個遵旨。拏獲安犯。已經梟首的奏摺。進京。偏偏丁寶楨發了個奇想。他想要安得海的腦袋。雖然斷了。究竟他的下部。還是果然有物。還是空洞。無物。這一種疑團。到不可不揭破出來。自家坐著綠呢大轎。親到法場。叫人把沒頭屍骸。放平。替他剝去底衣。瞧了一瞧。俗說是有餘不盡。以爲是有。却成了半截短槍。以爲是無。不過一。

把酒壺缺了個嘴子（形容入妙却從日食之既如月初兩句話體會出來妙極趣極）究竟這缺嘴酒壺可用不可用那就要問問我們豪飲的大家了閑話少說那同安得海一齊拘獲的不男不女當時也就分別釋放船上擲的日月龍旗一切鑾儀幡蓋趁此擄掇繳部不談了寶楨殺了安得海憤恨已洩志願已償單講山東的復摺到京慈安及恭親王是不動聲色同治帝狠誇贊了寶楨幹辦有才獨有那拉氏在西宮哭了幾場恨是恨腫了氣是氣極了崔長禮劉承恩兩個雖是曲盡殷勤百般獻媚無如姓崔的年紀大了姓劉的又面貌不揚譚鑫培余三勝終屬是個戲子碍於宮闈物議而且前回的金俊生事體敗露會做文章的最忌合掌可憐婆婦孤燈的况味日夕難捱照這樣看來內魔剷除孽緣不起把個惡濁地獄換做琉璃光明提起慧劍割斷情網豈不是拔出阿鼻地獄超升那切利天宮嗎無如這金輪則天的魔力是應著劫運而生的有了妖狐便有狡兔有了婁豬便有艾豸戾氣所鍾無獨有偶人熊那安得海生得面目姣好性情

柔媚手段險猾。誰知還有比姓安的姣好。到二十四分柔媚。到二十四分險猾。到二十四分人醜。那安得海恃寵而驕。作威作福。彷彿同慈禧兩人合做一人。那知還有比姓安的攬權弄勢。簡直躲在慈禧肚腹裏做個蛔蟲。慈禧要講的話。能替他先講了。要做的。事能替他先做了。慈禧被這肚腹裏的小小蛔蟲弄得七橫八豎。顛倒倒把那一座大清國錦繡河山硬掙掙被一個蛔蟲送掉了。你道奇是不奇。怪是不怪。筆底要敘述一重要人物。先於題前作勢行文。妙訣他說那何曾夢見。閑話少敘。單講那河間府城東街有一個李大麻子。算是光蛋一人在中年姘識個土娼。叫做甚麼黑翠子。這黑翠子閱人儘多。也不知同誰混帳。生下一個雜種。偏是臨產的時候。夢見一位俊俏郎君。說道我叫做張六郎。借你肚皮。寄頓寄頓黑翠子。未及開口。早是一頭拳撞來一聲呵呀。孩兒落地。要論他真正父親。却尋找不出。巧巧大麻子跑得狠勤。又是中年沒有子息。只好隨他姓李。取名扣子。這李扣子長到大來。皮頑不過。靈巧不過。胡亂的送進義塾。也能粗識些。

字義十歲以外那李大麻子也就亡故。黑翠子年長色衰門戶冷落自顧不暇。那裏還顧到這個雜種偏生李扣子生得眉清目秀就有些沒魂大少把他勾去做個變童。居然此爭彼妬弄得他身不由己。後來遇見個硝皮坊的老板給他些茶飯。喫喫他也雜做工作人就叫他做皮硝。李要曉得個龍陽君性質非得人寵愛不行。那硝皮坊老板姓牛有個老表姓崔。姓崔的勾結李扣子上手便炫耀著自家有個族弟叫做崔長禮。現在當時當道在慈禧太后面前第一個紅人。如何在這裏河間購辦田產開張店舖拉攏親戚朋友嘴裏說得如火如茶被扣子聽了。就央求姓崔的介紹。姓崔的滿口答應說只要你捨得割掉那話包管送你入官。好個李扣子找著一個所在便去掉那件物事。原來太監是河間府的出產。只要有人情願便有那專門名家替他動手。現在李扣子既自受官刑姓崔的更不容推辭忙寫了一封切函叫他趕往北京徑投崔長禮。長禮接信後便領李扣子到那總管太監處呈驗。隨手在內監總冊上掛個名字。暫且寄住在長禮身邊。這時

安得海已死。崔劉二監服侍慈禧。總不甚當意。但兩人比較。慈禧因長禮做事循謹。還不時招呼上匠。同他親熱。親熱這年。同治九年。皇上已經親政。慈禧不理朝事。越覺得深宮孤寂。除那小叫天做幾齣。拏手好戲。日間喚慧妃。懿妃過來。唱唱彈詞。小說醒脾。無如困覺的時候。被冷衾單。孤另難受。這日因崔長禮做事。稍不順意。便伸手向長禮大駭上一招。說你這蠢才。那能及小安兒個。半點長禮說孩子倒替老娘物色個人。才不知老娘是中意不中意。慈禧聽了這話。忙把個嘴向長禮臉上一靠。說我的老兒子。你也該替做娘的用點心。你說物色的人。才現在那裏。還不領他過來。讓做娘的過一過目。此時長禮不敢怠慢。一轉身走了。不消一刻工夫。早帶著李扣子進來。這一見面不打緊。正是五百年前風流孽窳。一個是六郎轉世。一個是則天化身。一個是狐媚工譏。一個是蓮花比貌。眼波觸動。不免惹起那刻骨相思。講這慈禧后。一見皮硝李。不由約伸出素手。一把拖到跟前。說你叫甚麼名字。好個皮硝李。吐出清脆的聲音。說奴才不會起名。記得我媽。

生我的時會夢見個張六郎過來慈禧點一點頭說不錯：暗知道你是大有來歷的那張六郎便是唐朝張昌宗生得貌似蓮花暗替你起個名字在那蓮花上取義你姓甚麼皮確李答言姓李慈禧說好：就叫你做李蓮英罷皮確李磕下頭去謝了太后的賜名從此李蓮英三字大名鼎鼎不但通國皆知就連全球上面只要人有兩只耳朵無不知道李蓮英是慈禧肚腹裏的蛔蟲當下要親近芳澤派他在宮裏梳頭原來慈禧最講究梳頭他的頭須一日一變形式李蓮英心靈性巧能翻新出奇巧立名目今日梳的是水中波影明日梳的是百卉異態有叫做蝴蝶穿花呀蜻蜓點水呀百鳥朝鳳呀鴛鴦戲荷呀信口胡謔都成妙諦還有一種絕技一邊梳著頭理著髮一邊講著笑話起初還文文雅雅到親熱不過把那市井穢語牀第嫖詞沒天沒日亂語胡言有時慈禧抱著蓮英親嘴有時蓮英抱著慈禧滾歡有時給蓮英喫那葡萄大小般的丸藥一股暖氣透過丹田直追至小腹（回映下寶楨暑月入宮情事）有時：諸位有時在下這一筆不能

儘性往下寫了。如果再寫，那就失忠厚，成了個嫚詞穢史。一點價值沒有了。請
休猥褻。記得這日是五月初五，爲端午令節。孝哲皇后自然入官行禮，偏偏先到
西官。後到東官來的時候，早了。慈禧還未起身。孝哲后以爲姑媳之間，沒有甚麼
迴避。驀然的跨進房間。這一進去，不打緊，剛剛李蓮英同著慈禧躺臥一起，遮蓋
著一床黃綾繡被。慈禧還是睡著。蓮英將醒未醒，一瞧見孝哲后忙拘起身子。孝
哲后本待退後，既見蓮英拘起，不由得嘴裏說聲大膽的奴才，一點禮體不懂。只
時慈禧也驚覺起來，將手揉著眼睛，嚷說：誰到這裏？孝哲后忙說是臣媳前來
請安。慈禧覺得惱羞成怒，登時呼叱內監官婢何在？幾個內監官婢聽這發怒聲
音，忙戰兢兢跑來。慈禧嚷說：你們這班大膽的東西，一點規矩總沒有了。說著用
手將蓮英一推，說：你還不替我掣出皮鞭子。蠍蠍螫螫將這些狗男女抽了。蓮英
趁勢下匠尋找皮鞭，早是孝哲后挺起身來說：皇母不必動怒，如要責打，還該責
打這無禮狗頭李蓮英。慈禧連冷笑說：好個利口，難到爲娘有甚短把子，給你

擊住了。姓李的是個太監，便是躺睡在匠上，也沒有甚麼嫌疑。照你意思，彷彿是在這裏捉住嫖嫖了，豈不是個笑話嗎？孝哲后被慈禧這一場槍白，當下站不住脚，究竟關係宮禁的醜聲，不便張揚，忙忙趕過東宮，朝見慈禧。慈禧瞧著孝哲后，似乎受了委屈，畧加盤問。孝哲后也畧述個大槩。慈禧嘆了口氣，說：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才除去安得海，又冒出個李蓮英。我瞧這李蓮英，奸猾尤甚，寵眷尤深，豈不是個劫數嗎？姑媳談論之間，却好同治帝駕到，行過賀禮。慈禧忙問：你可到過西宮麼？同治帝說：不會。慈禧冷笑著說：你到那邊講話，須小心。同治帝知道話中有話，忙忙動問。慈禧便將媳婦入宮情形備說一遍。同治帝不待講完，便轉身就走。慈禧連連叫著：此去須放平和要緊。同治帝勉強答應個是字，於是趕坐法駕，進得西宮。此時慈禧后裝束已齊，一見同治帝到來，轉滿面堆歡，說兒從那裏來的。同治帝一腔忿氣，被慈禧這句話打消掉個五分。忙答說：臣兒從東宮那邊來的。慈禧又笑說：娘有一句話，告訴你聽。適才媳婦前來爲娘，困覺未起，李蓮

英在我身邊服侍。你可想想。從古及今。宮帷裏設宴。太監要他何用。不過宮禁體制不能叫皇帝兒子媳婦左右承歡。用著這內監宮婢代勞。他既看不得李蓮英。他便日夕在我宮裏粗細服役。一時不能走開。(言之成理)同治帝這時忿氣已銷去十分一點。沒有連忙陪罪說。這都是媳婦不賢。這個當兒恰好。慧妃懿妃已打扮得齊齊整整。花技招展。般進來。照例先叩見太后。然後才叩見皇上。禮畢一齊賜坐。繡墩慈禧這才笑向皇帝說。你講那媳婦不賢。也沒有甚麼。不過他脾氣太大。眼角無人。說到這理。用手指著慧妃懿妃。故意的瞧了一瞧。說我看他倆生得面貌甜淨。性極溫和。不知你可合意。是不合意。同治帝這時也就七緝著眼睛。擊出些風流態度。二妃自然是秋波盪盪的。迎合上意。慈禧知到彼此入彀忙對著同治帝說。雨露深恩。要一體沾被。從今你可歇宿在他倆宮內。同那不賢的可分居開了。依娘的話。總是不錯。(主張在此)同治帝當即諾諾答應。從今日起。不是住歇慧妃那裏。便是住歇懿妃那裏。二妃又擊出些狐媚手段。籠絡皇上。

定。定。的。算。是。溫。柔。鄉。裏。爲。雨。爲。雲。快。活。林。中。終。日。終。夜。這。還。不。算。數。皇。上。又。賞。譏。兩。位。內。務。府。散。秩。大。臣。一。叫。文。喜。一。叫。桂。寶。這。兩。人。是。嫖。客。專。家。狎。邪。能。手。所。作。所。爲。簡。直。同。咸。豐。朝。端。華。肅。順。一。般。咸。豐。帝。出。外。逛。娼。化。名。江。西。木。客。四。川。陳。貢。生。胡。鬧。了。七。八。個。年。頭。忽。將。往。事。一。提。前。後。照。應。同。治。帝。出。去。却。不。說。姓。名。總。用。文。喜。桂。寶。做。個。導。纜。好。在。宣。南。熟。路。在。前。會。同。貝。勒。載。澂。穿。著。兩。件。繡。花。黑。衣。穿。來。穿。去。街。市。的。人。狠。有。許。多。認。識。是。當。今。皇。帝。這。時。外。亂。已。平。內。難。不。起。南。洋。大。臣。用。的。李。鴻。章。北。洋。大。臣。用。的。曾。國。藩。那。征。回。的。左。宗。棠。不。時。又。有。捷。書。報。告。到。京。征。回。用。虛。寫。不。侵。佔。後。文。地。步。京。內。軍。機。大。臣。仍。用。恭。親。王。奕。訢。做。著。首。領。那。文。祥。沈。桂。芬。却。改。換。了。李。鴻。藻。翁。同。龢。一。時。中。外。得。人。狠。發。現。出。太。平。景。象。皇。帝。偶。然。從。街。市。經。過。也。沒。個。人。大。驚。小。怪。就。是。那。些。北。里。娼。家。青。樓。妓。女。瞧。這。同。治。帝。及。文。喜。桂。寶。到。來。無。不。笑。臉。堆。歡。小。心。受。寵。銀。錢。滾。滾。的。如。泥。土。一。般。只。愁。那。浩。蕩。皇。恩。不。能。沾。被。不。提。那。君。王。行。樂。萬。壽。無。疆。單。講。內。務。府。大。臣。名。

字叫做桂慶。這人狠懶，欺効忠，慝直，敢言。調查出文喜、桂寶、導君、治游，當下切切實實上了個奏摺。同治帝瞧了，狠爲動怒，忙在養心殿召見，說如今海宇廓清，賊氛淨掃，朕於萬幾之暇，不時行樂，也是有的。你不瞧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慶下江南，聲色嗜好，管絃歌舞，那還了得？假如你生當其時，豈不是舌頭要嚇短了，心思要煩空了，似你這般沽名釣譽，借播直聲，朕是用你不著。桂慶碰了這個大的釘子，只好退朝回去，趕緊具摺告病，懇請開缺。不消說得，朝廷就此照准。但這回事體，兩宮豈無聞知？慈安是姑息爲仁，對於皇上不免畧畧規勸，只是勸亦無効。慈禧是明知故昧，他的心裏以爲兒子既不甚聽話，我也不去糾纏。你逛你的，蜜姐我寵我的，私人萬一弄出岔枝，我自會抱個幼主，仍演唱那垂簾聽政戲。鬪一生崇拜是金輪則天皇帝，姪子榮祿做個武三思，內監李蓮英做個張易之。其時阿兄桂祥、阿姪榮福都已提拔到一二品的要秩，阿妹蓉兒嫁給醇親王奕譞，已生個兒子，名叫載恬，那載恬却生得隆準豐頤，狠有些帝王福相。慈禧面面

想到將來移花接木換柱偷樑，早早有預備（寥寥數語籠罩後面絕大文章，用筆必透過一層，此謂才大如海，心細於髮）。惟有孝哲后痛癢相關，輕易不見皇上的龍顏，一日同治帝駕幸坤寧宮，便痛哭陳詞，力勸皇上以宗社爲重，須善保金玉身軀。皇上說愛卿好意，朕豈不知，但朕有朕的隱情，朕有朕的積忿，你道慈禧后是我的生母麼？你道他一心一意是顧全宗社大局麼？他的心路是眼巴巴望著兒子早死，好讓他南面坐朝，作威作福。從上年端午朝賀，他便密派心腹監察我的舉動。我在慧妃懿妃那邊，是沒有話講，設或我歇宿這裏，不知他的耳報神如何周密。前腳到來，後腳便招呼我過去，不是嚴切訓詞，便是勞叨絮語。你想想，如果我倆是他的嫡親兒媳，派有這種心計嗎？孝哲后聽了，早放聲大哭，同治帝也掩面悲傷，未知後事再聽後文。

評曰：虎在深山，蛟龍伏水，儘管作威作福，世人沒有法想。若蛟龍失水，猛虎離山，便是自尋死路。這安得海擅自出京，何嘗不是。

有志者事竟成。丁稚璜之於安得海。久欲得而甘心。觀其密密計畫。著著占先。不使姓安的做了手脚。可謂才長心細。然而事有湊巧。內面沒有慈安。恭親王。恐畫虎不成。反落話柄。第二道上諭。趕不及第一道。答旨鬼使神差。其中却有個天數。

才殺了安得海。便有個李蓮英進宮。這李蓮英。奸刁巨猾。較安更甚。後來掀天揭地。翻江到海的毒謀。愈出愈奇。不斷送愛新覺羅的基業不止。這部書以內。魔外魔。爲兩大綫。索勦平毛賊。擒匪殺却安得海。是結束前半截。文章由李蓮英用事。那後半截。文章方從此著手。大開大合。故於李蓮英出籍敘述。得非常詳細。

同治帝的醇酒婦人主意。却與咸豐帝不同。咸豐帝是受著外魔。激刺。同治帝是受著內魔。迫壓。總是命運不佳。遇著魔鬼。

第十六回 文正公積勞謝人世 同治帝久病出天花

天下最高貴最尊嚴最享福不過莫如男子做著皇帝女子做著皇后錦衣玉食宗廟百官還有甚麼不稱心甚麼不遂意嗎若論同治帝孝哲后則又不然有這一位慈禧老太婆竟弄得七顛八倒神魂不安福祿鴛鴦不能够兩情美滿當時夫妻掩泣一會也沒有計議個萬全方法這晚留宿坤寧宮好個孝哲后又在皇上面前苦口勸諫一回說這母子失和不過是家庭厄運主子要以天下人民爲重提起精神幹那正經現在回匪既未平靖毛賊捻子的遺孽洋人交涉的案件總要在這當兒裏結得清清楚楚外覓不生內覓自息同治帝也就大大的嘆口氣說卿言極是眼見內政外交狠爲棘手我講給你聽現在兩江總督新換的馬新貽直隸總督新換李鴻章孝哲后忙問那老成持重的曾國藩現到那裏去了同治帝啞一脛說講來話長那曾國藩因天津教案犯了衆怒力請辭職朕是不能不加意保全的孝哲后忙說臣妾閉處深宮簡直不知國事請問這天津教案如何發生如何結果同治帝說那起教案發生由天津一般愚民仇視洋教大凡

百姓心裏總以爲洋人在內地傳教不是用藥迷拐幼孩便是拏刀挖取幼孩的眼目不知那謠言從何人編起在上年就聚衆燒了教堂法國的公使羅淑亞同會國藩起了嚴重交涉姓曾的怕又開戰釁又起爭端委曲求全把地方滋事的人犯殺了十五個那知他手下湘兵反對老曾一時譁變老曾沒法又將那些譁變兵士梟首多名論這起教案外面似做輸了其實息事寧人不辦掉幾個人總不足以平洋人之怒後來英使威駝馬居中調停那羅淑亞怒氣稍平然還提議要我們賠償兵費老曾是不肯答應一面具摺籲請開缺一面慮著法人仍起波瀾力薦李鴻章辦這起善後孝哲后聽到這裏忙說這老曾才具既優經驗亦富該不允許他開缺才是同治帝說我瞧他籲詞誠懇又推薦個好好替人只得應允所喜李鴻章今年接替威望很好才氣狠大到底在上海見多識廣同洋人狠有感情聽講法國兵艦已開到南洋得著李鴻章督直消息早趕緊回你道奇是不奇怪是不怪（其實普法戰爭法人不能雙方兼顧反使合肥成名饒倖之

至。但有一事。李鴻章來到直隸。那兩江總督便換了馬新貽。我以爲馬新貽還有點戰功。蕭規曹隨。必然不生別的岔枝。那知才接任三月。就被個仇家張汝祥刺殺了。孝哲后忙問那張汝祥是個甚麼人。有甚麼血海冤仇。竟下這毒手。莫非也是毛賊的心腹。捻匪的黨羽嗎。同治帝連連搖手說不是。這起案子。我先派將軍魁玉嚴訊。後又派個欽差張之萬往寧嚴訊。却不是個國事犯。却因爲個人私仇。有人說他自己的妻子羅氏。被個吳姓拐逃。姓吳的是馬新貽的私人。任張汝祥幾次三番控告。這是實之不裏。汝祥冤抑難伸。所以才下著辣手。有人說汝祥同姓馬的原是患難之交。因爲朋友的妻子。被馬新貽佔據爲妻。姓馬的佔據那朋友妻子。還設計陷害那朋友。張汝祥替抱不平。學那水滸上武松石秀。演出紫石街翠屏山的戲劇。總而言之。馬新貽是現任總督堂堂的封疆大臣。張汝祥再是冤屈。再是有理。總不能以卑犯尊。以小犯上。以一個平民百姓劫殺朝廷命官。現在碎尸萬斷。不足蔽辜。事情算完結了。但恐暗殺風潮。從此起點。有了個人。

革命便有家庭革命有了家庭革命便有社會革命有了社會革命那國家革命種族革命便接續而上不至推翻我們政府不止了（奮筆直書觀定後文大珠小珠落玉盤算作者得意之筆）孝哲后也就連連顛首說是呀是呀如今馬新貽死了陛下還派誰去接手呀同治帝忙說這人朕已派定了卿的高才猜著是誰孝哲后笑說莫非仍起用那會國藩嗎同治帝連說英雄所見大致略同（敘天津教案及江寧暗殺兩事却借同治帝口頭一層一折說出此種筆墨胎息二都兩京尋常小說家何曾夢見）兩人談得高興恰好壁上挂鐘已嚙嚙不住的敲了一十二下當由宮監啟請安歇一宿已過次早皇上升殿臨朝却由軍機大臣李鴻藻遞過一起奏摺同治帝瞧了又瞧看了又看嘔一嘔嘴說西洋的交涉才完東洋的交涉又起甚麼明治天皇他的職分難道比朕還高著一級嗎諸位這明治天皇不是日本的國主嗎日本向來不通中國何以在這個當兒又起了交涉（又是一種敘法）原來日本天皇名字叫做睦仁生得姿容俊秀性情英鷲

年紀二十多歲。便能改革政治。起了雄視東亞。蠶食中國的野心。他打聽英法俄美。皆在中國得些權利。有了通商的租界。也就放兩只兵艦。在那太平洋游弋。日本的商船。挂著紅通通一輪太陽的國旗。輸運些日貨。竟到南洋。還夾雜一班流球國商人在內。合當有事。記得這年是同治十一年。日本商船在南洋遇著暴風。便漂至臺灣。那臺灣靠著我們福建省。自係中國屬地。但這地面孤懸海中。上邊士民。叫做生番熟番。那熟番是已歸化的。生番是未歸化的。其時生番結個團體。叫做牡丹社。瞧著海邊漂來兩只商船。不問青紅皂白。携了些槍械。一擁上船。所有貨物搶了。船上的日本人。流球人。躲的躲了。不會躲的。被些番子殺了。番子得手。早一閃而散。這裏商船被劫。那日本巡洋兵艦。也就到了。當下不即開仗。便趕至福建。同巡撫沈葆楨直接交涉。那沈葆楨。不是林則徐的女婿嗎。在咸豐初年。曾由端華力保。他做浙江巡撫。（忽將第五回書一提綫索清楚）他在浙江。狼立些戰功。後來因平浙的事。體責成。左宗棠朝廷。就改任姓沈的做福建巡撫。沈

葆。楨。在。巡。撫。任。上。狠。有。些。作。爲。狠。有。些。威。望。這。回。見。著。日。人。前。來。交。涉。自。然。用。嚴。重。手。段。說。中。國。向。未。與。日。通。商。不。能。盡。保。護。責。任。日。人。沒。法。只。好。趕。回。報。告。本。國。那。明。治。天。皇。沈。吟。一。會。使。出。那。英。銳。手。段。一。面。派。西。鄉。從。道。帶。領。幾。只。鎮。甲。兵。艦。進。觀。臺。灣。一。面。派。個。專。使。名。叫。大。久。保。利。前。來。與。北。洋。大。臣。李。鴻。章。交。涉。諸。位。要。曉。得。中。國。辦。洋。務。的。專。門。名。家。第。一。要。數。李。鴻。章。他。於。同。治。二。年。正。月。在。上。海。早。設。個。外。國。語。言。文。字。館。四。年。八。月。又。在。上。海。設。個。機。器。製。造。局。九。年。十。月。在。天。津。又。設。製。造。分。局。十。年。四。月。又。建。築。大。沽。口。洋。式。礮。臺。十。一。年。正。月。又。挑。選。學。生。前。赴。美。國。留。學。五。月。又。請。開。煤。鑛。十。一。月。又。設。輪。船。招。商。局。并。籌。辦。鎮。甲。兵。船。這。姓。李。的。不。能。說。是。不。開。通。不。能。講。是。不。文。明。這。日。日。本。專。使。大。久。保。利。趕。到。天。津。督。署。求。會。李。鴻。章。說。明。已。國。商。船。同。流。球。商。人。在。臺。灣。遭。風。被。劫。要。請。貴。大。臣。從。嚴。懲。辦。否。則。敵。國。派。兵。征。勦。貴。國。是。不。能。干。涉。李。鴻。章。笑。了。一。笑。說。那。臺。灣。雖。係。中。國。地。方。上。面。生。番。是。不。會。受。著。王。化。的。叫。中。國。如。何。替。你。懲。辦。那。大。久。保。利。也。

就哈哈大笑說。貴大臣既託詞推委。一定臺灣屬於貴國化外。不瞞你講。我們敵國的鎊甲兵船。已在臺南下旋。李鴻章忙說。難到中國的地方。就聽你胡來嗎。大久保利說。敵國原是講情講理。貴大臣如果顧全邦交。我們自當聽個回話。如其不然。我們只好憑我們兵力。橫豎是同生番開戰。不是同貴國開戰。鴻章聽這句話。來得強硬。忙說。貴使臣且請回館。這件事。讓我奏過朝廷。當有個正當辦法。大久保利只得辭退。這裏李鴻章詳細細具了一本奏摺。遞進軍機。恰好同治帝從坤寧宮出來。受著孝哲后一番切諫。打起精神。臨朝理事。緊接前文。閱等接縫。當下把這封奏摺一看。忙問李鴻藻。說師傳。聽這回日本交涉。該如何辦理。鴻藻跪說。臣的愚見。是嚴詞拒絕。暗暗發道上諭。叫福建巡撫沈葆楨派兵駐紮臺灣。把守要隘。不許日人登岸。看他有多大能力。同治帝說。如此是又要同日本開戰了。這時恭親王奕訢說。臣瞧這事。還須慎重。現在湘軍淮軍戰鬪力似已疲乏。如果猝然開戰。却沒有實在的把握。臣的意思。還是召李鴻章前來。碰見同他。

面議機宜。同治帝連點首說不錯。當下朝散。隔了一兩日。李鴻章得著朝廷諭旨。趕忙進京。在召見的當兒。同治帝早提起日本交涉事件。鴻章奏說。論這日本從前的兵力。本不甚銳利。現在由明治天皇維新以後。他家狠辦些鑛甲兵船。我們屬國琉球。近聞已被日本裹脅。這回大久保利的談吐。他是一方面向政府要求。一方面已派兵前往。如果猝啟兵端。臣愚以爲中國戰勝日本。不足爲榮。日本如在臺灣打個勝仗。那時又要賠償兵費。另闢租界。不如給他點利益。允許他也在上海通商。好在揚子江是公共碼頭。添設一個日本商埠。却不關緊要。至於臺灣肇釁的生番。當然由中國派兵撫勦。兼施臣尤有一種顧慮。那臺地孤懸海外。面積很大。似乎要另設一個巡撫以專責成。同治帝說。這却不錯。但是誰去勝任。李鴻章對說。莫過劉銘傳。叫他拏出征捻的手段。勦撫生番。當可就緒。同治帝說。依卿所奏。就此退朝。不消說得。台灣巡撫就放了劉銘傳。到任後自有一番整頓。日使大久保利得了李鴻章美滿答復。招呼那西鄉從道。也就退兵。這一次同

日本交涉。就算如此結果。從此日本在中國便攢張勢力。範圍用那侵畧的政策。後面文字儘多。一時暫不提。起單講那擎天玉柱架海金樑的曾國藩。積勞成疾。卒於兩江總督任所。遺摺到京。皇上見了非常震悼。照例國家重要大臣病故。是輟朝三日。那賜銀辦喪。賜祭一壇。予諡文正。總是應有文章。講這曾文正歷事兩朝。出將入相。當時不虧了他。不但外覓氣餒熏天。便是內覓的能力。也就不可思議。怕那愛新覺羅河山不在。咸同時會送掉嗎。一者天生此老。要替我們漢族人。物揚眉吐氣。增長些價值。二者滿奴的罪狀惡孽。還未曾達於極點。便是金輪則天的事業。才算做了一半。後半截的陸離光怪文章。一字還不曾着手。所以老天的造化。要使弄他的神奇。生個曾文正。專替滿奴做些傀儡。到得外覓掃除淨盡。這傀儡是用他不著。趕著就請這一座星宿歸位。讓那內覓騰出手段。以便大開大合。大起大落。爲所欲爲。（於曾文正去世。忽然夾雜這段新鮮議論。使全書筋搖脉動。下筆有神。）這裏曾文正死後。那大陸風雲。倏忽變態。朝廷政局。依舊模

糊同治沒精打采。早有那文喜桂寶兩個壞蛋。曲意逢迎。殷勤獻媚。天下事習好甚難趨惡。甚易苟卿說人性本惡。驅之爲善。千難萬難。比如同治帝前番聽著孝哲后苦口良言。一時深自懺悔。掃除煩惱。如果清心寡慾。豈不由惡濁世界超升到三十三天閻浮提中。放光明色相嗎。無如學道阿難已毀戒體六根。既未清淨。那色聲香味觸法。便因緣而來。不有慧劍焉。斬情絲。這日文喜桂寶。又在同治帝面前討好。說城南新添了幾枝姊妹花。甚麼金谷春呀。玉如意呀。富月仙呀。貴雲卿呀。都生得比花還豔。似玉生香。皇上聽見。早是意馬心猿。拴捺不住。當下換了便服。備了坐騎。不用跟隨。君臣三人已一淘兒混入勾欄妓院。花叢游冶。香國陶融。爲雨爲雲。終朝終夕。這一次。失足不比前番。把個金裝玉裹之軀。變做沈腰消瘦。潘鬢成絲。不上多時。竟染了梅毒。編書的編到這理。我知諸位必有一句話要駁詰我。我那沒錢的措。大在小地方打打野雞。這楊梅結毒。是在所不免的。豈有個一朝天子。占據著幾枝名花。周周正正。一塊禁脔。旁人還敢染指嗎。要曉得鴛鴦。

雖好終宿野塘雞鶩所爭必非美食（詞令雅極）同治帝放著那深宮妃嬪不御偏要同一班流氓光蛋爭逐這閑花草快活是快活極了苦惱亦苦惱極了。兜率天宮的活佛金仙竟墮入烟花同些浪蝶游蜂爲伍我不怪別的那文喜桂寶兩顆頭可够殺不够殺嗎同治帝弄到不伶不俐才臥倒龍床孝哲后前來問病只不肯說出原委還是慧妃懿妃秘密的問了宮監替皇上撤換底衣才覺得膿血淋漓異常腥臭趕過去報告慈禧太后那慈禧冷冷一笑說是孽由自作一面是官樣文章招呼幾位御醫替皇上醫治一面叫崔長禮趕傳孝哲后前來便嚴聲厲色的教訓說皇上在外行動做妻子的豈有不知既是知覺豈能够不諫你如勸諫不聽何不奏明東西兩宮現在皇上弄得委頓不堪萬一出岔枝做寡婦的日子是不狠好過孝哲后受了一肚子冤屈知道老太婆挾著底氣不復與辨只說聲皇上如出了岔枝臣妾祇有一死做寡婦要做得光明磊落不要像漢朝的呂雉唐朝的金輪則天在青史留著罵名（語有激刺）慈禧聽到這裏

知是含譏帶諷。不由惱羞成怒。說你講甚麼。呂雉。金輪則天。那呂雉有呂雉的才。情。金輪則天。又有金輪則天的手段。漢朝不虧那呂雉。唐朝不虧那金輪則天。姓劉。姓李的江山。還能够保全嗎。隱隱自認。你死你便死。要牽扯甚麼。呂雉。甚麼。金輪則天。不明。同我鬪嘴嗎。孝哲后不再回言。只得赶到東宮去見慈安。慈安忙問皇上的病症。究竟是甚麼路徑。孝哲后說。臣妾親問皇上。皇上不肯說明。適才西宮那邊召訓。語意之間。似說皇上得了花柳毒。慈安聽著。跌腳說。如果染著花柳毒。是要赶快醫治。性命不妨。但是將來子息一定爲艱。孝哲說。幸而講到這裏。忽頓住嘴。玉容上一陣緋紅。似乎不好意思。再說。孝安瞧出。象忙伸手拉過孝哲后。低低的問說。莫非你已有喜信了。何必瞞我。孝哲后說。不知是與不是。天癸不來。才兩個多月。慈安拗著嘴笑。說。謝天謝地。這是宗廟之靈。社稷之福。總得要自家保重。不可大意。孝哲后連連答應。慈安得了這句話。準備抱孫忙。高興的趕過西宮。見著慈禧。便談及這回事。那知慈禧不以爲喜。反懷。

著醋意。你道甚麼緣故。他心中最惡的是孝哲。后萬一孝哲生下阿哥。將來母子得寵。那金輪則天的夢想。便不能達到目的。（奇極。詫極。毒極。惡極。）當下不露聲色。忙說好了。……姐姐準備抱孫了。慈安笑說。我的孫子不是你的孫子嗎。慈禧笑說。妹子福薄。妹子要這孫子。還恐怕那孫子長大不承認我。這祖母。嗐。慈安臉色一沈。說這是甚麼話。說慈禧也就冷笑說。你不知道嗎。現在媳婦的脾氣。狠大。眼睛角上。何曾瞧得起我。他瞧不起我。我養下兒子。還能認得我這個祖母嗎。適才在我這理。我因皇上的病體。怪他不能當心做媳婦的。便日無尊孀。同我竟拌起嘴來。你道奇是不奇。怪是不怪。慈安來時。是一團高興。不料到惹起慈禧的勞叨。坐了一會無話可講。也就趑趄著走了。不談東西宮意見不和。也不談孝哲后懷著龍胎。漸漸的茶飯懶喫。單講同治帝臥病在床。這楊梅毒是腫膿。不過痛苦。不過的。朝廷大小事件。仍由恭親王同師傳李鴻藻翁同龢辦理。但這三位軍機之中。皇上尤信任李鴻藻。不時傳近御榻。同姓李的議論些朝政。研究自家病體。

的醫治。那李鴻藻也就惴惴効忠。除去君臣的禮節。賜坐賜茶。那師生情感。要算濃厚。到二十四分。但李鴻藻純謹。有餘。果斷不足。偏偏慈禧耳風甚長。偵探極密。他見姓李的。不時進宮。怕的與自家進行。極有妨碍。也就三日五日。召到西宮。拏出那籠絡的手段。比如大人哄騙小孩。甚麼家。事國事。無所不談。姓李的得了這種待遇。自然是肝腦塗地。對皇上講的話。無一不一五一十的。告訴慈禧。對慈禧講的話。却在皇上面前一字不提。光陰似箭。同治帝的病勢。是反反復復。起初沾染著梅毒。到後來發燒發熱。渾身又發現出許多硃紅顆子。這時同治十三年。在這冬季。當兒京城內外。天花流行。講這天花。却有一種黴菌。到處傳染。同治帝的身軀孱弱。氣體虧虛。從小又不曾種過痘。苗恰恰那行瘟使者。效法著天女散花。就靠攏皇上的御床。俗說氣虛邪入。那御體早發出天花。宮中這一忙非同小可。除得慈禧瞧著船沈。慈安同孝哲后。是左右不離。御醫一日數遍。按脈開方。好個孝哲后。剪割臂肉和藥煎劑。就這一點至誠。居然皇上喫了藥。病勢便有起色。痘

漿是溜足了。那沾染的梅毒也就輕減許多。諸位如果一帆風轉，豈不是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嗎？再能够託天饒幸，由孝哲后生個阿哥，恐怕愛新覺羅的江山比鏡桶還要堅固。無如是殘燈復明，無多膏火夕陽。雖好已近黃昏，同治帝在這天花落疤未盡的當兒，偏生來了個冤家。這冤家不是別人，就是鳳秀的女兒慧妃。原說慧妃生性輕佻，他見皇上病體漸好，不免殷勤獻媚，情眼挑撥。皇上原是個色中餓鬼，加之賦閑已久，身體漸漸鬆動，也不顧左右，站著內監一把撲住慧妃，就極意來歡。這慧妃如果懂得輕重的自然，是婉詞拒絕，耐他輕薄。楊花難得君王一顧，便推推就就，做那巫山神女，要曉得天花個疹勢最宜潔淨，最忌臃腫。不圖河魁在房，竟幹那陳倉偷度雲雨才歇，可憐那風流天子，早是額汗如雨，氣喘吁吁，說變就變。慧妃把衣袴找抹整齊，只是索索的抖個不止。這個當兒，剛剛孝哲后走了過來。慧妃便潑辣辣的眼淚說聲：「主子不好。」孝哲后再將同治帝的神色一瞧，很不對路。方待發作，慧妃同治帝只是搖手。孝哲后是個明白透漏的。

人早瞧科了幾分。此時且不發言，忙叫宮監取過一盞參湯，讓皇上呷了一呷。喘息略定，同治帝到底是個情種，怕慧妃要受些言語，忙指使走開。當下便叫孝哲后移坐御床，說我此時已經清楚，愛卿不必煩心。孝哲后忍著痛淚，伸過玉手，替皇上緩緩撫摩，卽又婉款勸說我。瞧皇上的身體是虛弱極了，這天花的病症是非清靜寡慾不可的。皇上點頭稱是，但是從這日起，時而頭暈，時而眼花，時而氣喘，時而神迷，御醫日日診視，總覺脉伏不起。慈安是焦急萬分，慈禧是心頭盤算。慧妃懿妃是遠刁刁的，不敢攏邊。只有孝哲后寸步不離御榻，記得這日是十二月初五，同治帝自知病勢不起，忙傳軍機大臣李鴻藻進宮。姓李的走近御床，皇上卽招呼不用行禮，氣喘喘的稱聲師傅。朕個病勢是不妙的了，其時孝哲后站在屏風後面，皇上忙招呼出來。孝哲后尙在遲回，皇上說李鴻藻是先皇老臣，朕的師傅，你是個門生媳婦，無須回避。趕過來見禮，我們好商議大事。孝哲后才走出御屏，對鴻藻福了一福，尊聲師傅。鴻藻跪地叩頭，不迭皇上著急忙叫宮監

扶起李鴻藻。一旁站著皇上。對孝哲后說。現在屋子裏無人。朕死之後。第一不放心。你你今懷胎已七八個月。能够等。你生個兒子。承繼大統。那是最好不過的了。無如我死期。只在早晚。斷等不及。惟有我們的儲嗣。要斟酌。妥當。你意中。瞧準那個。何妨。明說。孝哲后只是哽咽不言。皇上說。我瞧廷輩中。沒有甚麼當意。倒是貝勒載澍。他是恭親王所生。恭親王公忠爲國。對於朕的事件。沒有不盡心竭力。將來東太后同你。一氣。恭親王再協力輔助。那事就圓了。萬一西太后出頭。他必然有他的主張。必然利用個黃口稚齒。讓他垂簾訓政。顯出那金輪則天的手段。不但你不得安身。便是我東宮嫡母也非他對手去了。個安得海。又寵信個李蓮英。那李蓮英。奸計百出。從此宮闈多事。哼。哼。怕我們大清國的江山。不被一班魘鬼葬送嗎。料得到。說得出。真是洞若觀火。不愧英主。孝哲后當時拭著眼淚。說。皇上是明見萬里。只怕我們的計畫。全在他意料之中。臣妾自有主張。惟有一死。以報陛下就是了。同治帝此時心如刀割。忙叫內監取過筆硯。撐起身子。伏在一張

短几上鋪好牋紙。提起筆來。抖抖搖搖的寫了三五行。大致謂朕病不起。國賴長君。惟貝勒載澍審重周詳。堪以嗣位。著即進宮。面受遺囑。欽此。這一道手諭寫完。忙招呼李鴻藻過來。千叮嚀。萬囑咐。說這件事體重大。非先生不辦。鴻藻沒有話說。只得跪地碰了幾個響頭。就此出宮。不談同治帝同孝哲后在這裏眼巴巴的望著事體就緒。單講李鴻藻退出寢宮。趑趄著脚步。子一路躊躇暗想。這件事。狠叫我爲難。說不替。主子辦呀。今日召我進宮。把我當做個心腹。皇上是殷殷款款。皇后是哭哭啼啼。這種光景。好生難受。如果照著手諭。做去。滿朝都傾向慈禧。那慈禧心計。又強手段。又辣。畫虎不成。我不要竟被。正在這自言自語。低頭思索的當兒。忽有個人。用手在他肩頭一拍。說聲。西太后有旨。請你鴻藻。驀然把頭一擡。連答應。幾個是。未知來者何人。且閱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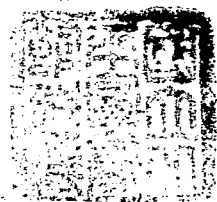
評曰。孝哲后固是賢后。同治帝亦是英主。當時若沒有慈禧作對。中興事業。正未可限量。

天津教案及江寧暗殺兩事。却借宮中談話。補敘得清清楚楚。至日本交涉。則又另用一副筆墨。緣文章格局。有奇有正。口頭補敘。不過偶一爲之。若用爲常法。則又枝枝葉葉。近於取巧。

曾文正是此一部書中堅人物。文正未死。天下雖四分五裂。却還有統一希望。文正既死。天下雖完完全全。不免總伏著禍機。人謂天生文正。爲我們漢族吐氣。我謂替滿清做個孝子順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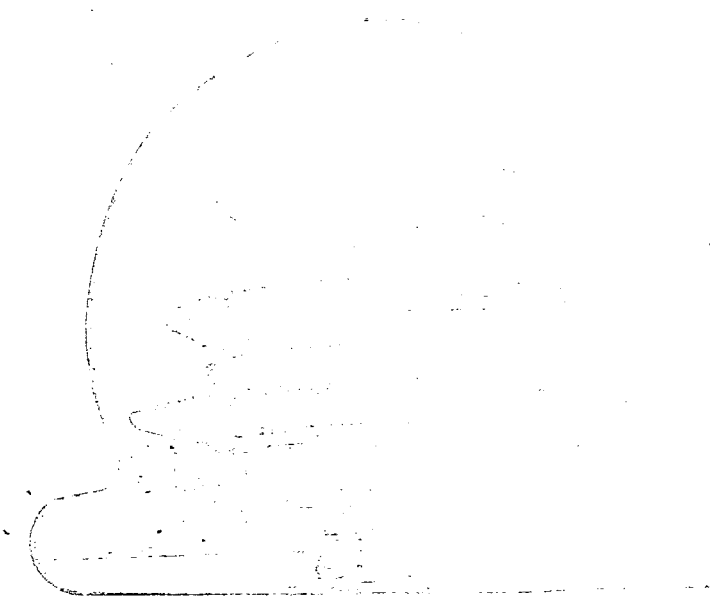
端華肅順。導咸豐帝治游。文喜桂寶。又導同治帝治游。先後行徑。如出一轍。咸同兩代。得兩位風流天子。父作子述。亦是一奇。

李鴻藻的謚法。亦稱文正。看他委蛇廟堂。出入禁闈。一面感激君恩。一面又希圖后寵。庸懦無能。何能當得起個正字。



類小文選

義實與實義



版出社都大生民



3 0528 0268 7

小說 西太后秘史演義

第十七回

一。誤。再。誤。金。輪。則。天。

前。身。後。身。臥。龍。諸。葛。

却說慈禧從同治帝梅毒發生。訓過孝哲皇后。早已盤算主張。後來聽講。虛傳有孕。倘然生下個男孩。狠碍進行。心中大不自在。轉是李蓮英解說。這楊梅結毒。即便生男。也不會長大的。何況是男女。還不可知。我個意思。是要日日派人密探。皇上的動靜。現在軍機。李鴻藻。狠爲走紅。我們要拉攏他過來。才是慈禧連說不錯。所以同治帝在內宮。召見鴻藻。一次。這裏慈禧也招呼他過來。一次。慈禧用點甜蜜手段。姓李的彷彿喫了迷魂藥。早是千依百順。在著同治帝天花傳染富兒。慈禧又攬過朝政。手諭軍機。李鴻藻老成練達。事無大小。著其代拆代行。這樣收拾人心。姓李的那得不肝腦塗地。可憐。同治帝病害昏了身子。睡在鼓裏。還把個李師傅當做心腹。還將這皇儲大計。密密的同他商議。若論良心問題。李鴻藻也

857.46
293
5

西太后秘史演義

07507

昌壽公主過來談話。諸位這昌壽公主既是恭王的女兒，何以同慈禧連絡要曉得當時東西兩宮因著膝下承歡乏人都選擇宗室或外戚的公主。郡主格格以爲養女。東宮慈安最喜愛的是自家的姪女七格格。西宮慈禧最喜愛的是恭王長女昌壽公主。這昌壽公主原嫁的額駙因幼學蚤死，做了孀居，性情敏慧而又讀書知禮。平日慈禧同他談論些經史及朝廷的掌故，這公主都能對答如流。論慈禧爲人雖說是奸刁，巨猾，然而心底裏能別白涇渭，對於恭王非不知其公忠愛國，不過是政見不投，對於昌壽公主則又一意憐才，不時招呼過來談談。正經當時慈禧在宮裏有兩種樂意，一種是愛李蓮英講那趣話，三話四藉此汕脾，一種是同昌壽公主引經據典講些正經，這叫做莊諧并用（補敘前文未及）。這時昌壽公主到來，却受著他父親恭王密意一來窺伺慈禧動靜，二來因皇上神情不妙，臨時恐有變故也好叫公主維持其間。慈禧是個明白透漏的人，這來意豈有不知。畧談幾句，便起身說：「咱們何不前去瞧瞧皇上，公主連聲答應幾個。」

是是是遂跟隨慈禧趕到皇上寢宮那知才進宮門裏面已是鴉飛鵲亂一片哭聲原來同治帝同孝哲后因著李鴻藻走後眼巴巴等著回復久久不得音耗知道有變皇上是體弱氣虛陰陽不接這一急躁說變就變孝哲后正在七橫八豎猛聽皇上一聲啊唷接著氣急痰喘神智昏迷再叫不應忙喚兩個宮監分頭去請慈安及慧妃懿妃獨不給信西宮一會工夫東太后和兩個妃子趕來皇上強睜龍目欲哭無淚慈安早抽抽噎噎的放起悲聲他老人家一哭動頭那孝哲后和慧妃懿妃更忍不住這一陣號啕真是哀過行雲痛裂金石這裏驚天動地恰恰昌壽公主已扶著慈禧過來論母子天性自然別的話不講先須痛哭一場那知老婆子胸有成竹先將孝哲后扯拉過來說現在主子已儘這樣你却有些麼主張孝哲后哭著說我不過一死慈禧哼的冷笑兩聲說你的主張我也知道現在天都黑了皇上沒死你已瞧我不起皇上一死你還了得嗎孝哲后知道所謀敗露就借李鴻藻身上痛切發揮說這姓李的要算是衣冠禽獸忘八無恥皇

上待他恩典不薄。把他當做先生。還要門生媳婦見禮。他不該離了。皇上便另換著一副心肝。這老奸巨猾。怕不大清國的江山給他送掉嗎。慈禧又狠狠冷笑。說你罵姓李的給我聽。我且不管我要問你。你在這裏算個甚麼。孝哲后也不顧得。挺撞忙說。我是皇上冊立的皇后。坐的輦子。由中門走進。却不似人家走著旁門。名色不正。原來國家體制。冊立皇后。是由正門而進。其餘妃嬪總走的旁門。這句話分明戳著慈禧的心眼。慈禧一聽。不由得怒從心起。惡向膽生。說時遲。那時快。伸手過去。就是辟扑辟扑。給孝哲后兩個嘴。孝子昌壽公主趕過來。拉扯可憐。孝哲后的梨花淚面。登時已起了紅潮。慈禧嘴裏還連連嚷著。潑婦。孝哲后正欲拚命。早是慈安哭說不用鬧了。皇上已是咽氣了。慈禧這才過來。貓兒哭老鼠。放些悲聲。那孝哲后本蓄意殉夫。一時不及轉身。認準個柱子。便一頭撞去。好個昌壽公主。眼尖手快。瞧著孝哲后身子一彎。頭頂一低。攔腰一把抱住。先是公主跌坐下去。孝哲后就跌坐在公主身上。喘息畧定。昌壽公主便叫聲我的后母。

我的嫂嫂你千萬不要如此。你是個雙身人。將來生下阿哥。要算皇上的嫡脈。你這些苦楚。我回去告給我爹聽。請他老人家。拏出張總。叫你不受凌辱。一言之中。肯隨手引起下文。孝哲后聽了這句暖人心的話。忙抽了一口氣。說我的死。活總看皇叔的做手如何。一切哀懇我姐姐。說罷站起身來。昌壽公主也扶著柱子。起立。跪過御床。皇上是一靈不昧。早已龍御上賓。此時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禮親王世鐸。軍機大臣李鴻藻。翁同龢。早已聞信入宮。諸位別個皇上臨終。總有一番遺囑。兩三個顧命大臣。獨有同治帝賓天的時候。宮裏鬧得鴉飛鵲亂。幾個旗婆子。哭得煙霧交加。若論顧命大臣。那就要算師傅李鴻藻了。無如這個李鴻藻。利祿薰心。畏首畏尾。皇上懇託他的事。他總不能辦到。不但不能辦到。還要在慈禧那邊獻勤。這種取巧法門。我這部小說中。却先後兩見。這次李鴻藻孤負同治帝。後來袁世凱孤負光緒帝。蕭規曹隨。無獨有偶。豈不是個天造地設嗎。忽然遠遠觀著後書所謂靈心四映。一閉話少絮。慈禧見著一班親王大臣哭臨。

忙擠出一副急淚。大放悲聲說：宗社不靈，皇家薄福。皇上正在英年，又遭此大變。今日倉猝之中，不能定議。且時候不早，諸事紛亂。明早一準在養心殿，是在朝滿漢人員文武百官都要齊集。一個不能躲開。恭親王奕訢等連連答應。幾聲是好個昌壽公主，就借著大行喪事，同父親接談接談，暗暗說些緊要。恭親王只是點首。一會工夫，親王大臣退了。慈安慈禧各自回宮。這裏孝哲后同慧妃懿妃伴靈，并留著昌壽公主，無庸交代。到了次日黎明，那養心殿上已黑壓壓的聚集多人。甚麼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八分公，同那軍機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無不寧心靜氣。鵠候議事不多一刻。慈安慈禧已是駕到。大家行過常禮，兩宮並坐。慈安心下盤算，方欲提出恭親王的兒子載澍諸位，我要趁此交代一句。恭親王原有三個貝勒，長載潤、次載澍、又次載澂。因同治帝治游好穿繡花黑衣服，恭親王責打用鍊練子鎖了。後來也是楊梅結毒，陡發天花，送命。百忙中忽將載澂一提醒。映前文。載澂比同治帝大一歲，載澍比同治帝小一歲。慈安擬立載

漸。到。是。體。貼。兒。媳。的。意。思。不。料。這。句。話。才。到。嘴。邊。慈。禧。忙。用。話。割。斷。高。聲。發。言。說。現。在。皇。后。雖。屬。懷。孕。未。知。何。日。誕。生。今。日。召。集。計。議。就。是。目。前。儲。嗣。問。題。恭。親。王。第。一。個。領。班。他。的。位。望。極。高。分。際。極。密。昨。晚。聽。他。格。格。昌。壽。公。主。說。話。因。這。慈。禧。欺。負。皇。后。太。甚。不。由。得。忿。火。中。燒。當。即。放。響。聲。音。說。大。行。皇。上。是。個。中。興。令。主。皇。后。又。極。其。賢。明。今。日。皇。后。沒。有。懷。胎。自。然。是。別。謀。儲。位。聞。說。皇。后。有。孕。行。將。足。月。嗜。們。且。秘。不。發。喪。一。俟。皇。后。坐。蓐。臨。盆。如。果。生。下。皇。子。理。應。嫡。派。嫡。支。承。嗣。大。統。萬。一。生。女。再。議。旁。枝。入。繼。不。遲。這。一。句。話。還。未。講。完。大。家。憑。著。良。心。無。不。極。口。稱。是。此。時。慈。禧。后。不。慌。不。忙。擡。起。玉。手。一。搖。說。恭。親。王。所。議。未。嘗。無。理。大。行。皇。上。是。我。所。生。我。豈。不。願。嫡。派。嫡。支。承。嗣。大。統。但。左。宗。棠。勦。回。未。平。雲。貴。一。帶。又。有。回。匪。杜。文。秀。馬。連。陞。等。聚。衆。起。事。諸。位。都。是。有。經。驗。的。如。說。朝。廷。秘。不。發。喪。一。張。紙。怎。麼。能。包。得。住。火。且。皇。后。生。產。未。知。何。日。生。男。生。女。更。不。可。預。定。以。我。看。來。此。議。斷。不。能。行。軍。機。大。臣。李。鴻。藻。當。下。順。著。慈。禧。意。旨。忙。說。這。虛。浮。不。實。的。事。瞞。得。過。一。時。

却瞞不過久遠。還是趕定儲位的好。（如見其心）慈安這時却不能忍耐。唧唧
嚶嚶的說。據我的意思。恭王公忠爲國。輩分最親。功勞較大。以嫡派近支而論。莫
如立他兒子載澍。這一句未及講完。恭親王早跪地碰頭。連稱不敢。諸位這慈
安如擎定主張。講出一個應該承繼的道理。不怕慈禧再好。再猾。這件議案。到未
易打消。無如慈安短於口才。拙於強辯。恭王只是碰著響頭。慈安只是頓口無語。
慈禧登時把手一搖。說這事不可勉強。恭王既不願意。還得另提（一句過門）
說著把一雙眼睛。瞧著載淇。慈安又趁勢發言。說載淇的兒子溥倫。我看也狠好
的。依著承襲的順序。用溥倫做個大行皇帝。嗣子這到沒有推敲。當下載淇聽了。
也就跪地碰著響頭。口稱不敢。慈禧這時。拏出他全副精神。看家虎的本領。當下
把臉色一沈。說這皇帝的寶位。大清國的江山。不是隨隨便便。當做送禮個盒子。
託銷的那溥倫。是載淇之子。載淇是出嗣奕譞。算個冢嗣。嗜們將就點。把溥倫入
繼。大統豈不叫奕譞無後嗎。這事却不妥當。恭親王忙著抗聲說。以臣看來。却是

安當之。至古今來。以兄傳弟。終屬牽強。以父傳子。方爲正當。如說溥倫是已經出繼過房。不應入承大統。那明英宗不是出繼過房嗎。他如何能入承大統。凡事得個先例。咱們就可仿行。慈禧被恭親王這場搶白。急得渾身發抖。偏偏的人急智生。暗暗一想。他既拏史事來扳駁我。我也可拏史事抵制他。那明英宗不是有土木之變。被也先擄去嗎。我用這話駁倒他。看他如何對答。當下把手一搖。忙說。皇叔且莫提明英宗。咱們今日要找個順順遂遂的皇帝做個比例。似那身爲降虜。失陷外番。那先例是不能採用的。依我意思。醇親王奕譞的兒子載滉。狠爲合格。恭親王聽到這裏。早知道慈禧的用意。早知道這齣戲。是這老婆子安排得定。的。如果上他的圈套。必然又要垂簾訓政。必然孝哲后是不得出頭。不但孝哲后不得出頭。便是慈禧也狠受危險。當下顧忌不了許多。忙握拳透爪氣忿忿的說。現在國家多故。我講秘不發喪的稿子。既不能用。難道幼主臨朝。母后當國。這也算萬全政策嗎。載滉今年不過五歲。等到歸政。至少十三四年。莽莽前途。何堪設

想慈禧。瞧這恭親王。怒氣衝天。只是合的冷笑。說現在大行皇帝死未瞑目。這立儲的事。是要立即解決。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你的主張。是要立溥倫。我的主張。是要立載灃。我們何不用個投票的方法。是在這裏會議。不問滿漢人員。皆有選舉權。那載灃和溥倫。皆是被選權。出於各人心裏。我們不去干涉。這個辦法。是否可行呢。恭親王未及答話。早是軍機大臣李鴻藻說。這種辦法。至公至允。直截了當。原來預議諸人。早受過姓李的運動。昨日慈禧同鴻藻咬個耳朵。叫他如此。就是這投票的作用。（說明作用）這時滿漢臣工。早有大多數的躍躍欲試。一聽著投票選舉。無不極口贊成。慈安不知就理。說聲你們便這樣去做。我現在方寸已亂。不知怎樣是好。這時恭親王孤掌難鳴。僅有兩三個心腹。順著他的意思。票投了溥倫。其餘都受過運動。都一派的傾向慈禧。揭開票子。由李鴻藻唱起名來。左一個載灃。右一個載灃。固然唱的麻煩。那聽的也覺麻煩。慈親王是懊喪。不過慈禧是快活。不過這裏載灃當選。慈禧早笑向慈安說。姐姐。這事是從天

理國。法。人。情。做。起。免。不。得。妹。子。又。娶。同。姐。姐。操。勞。了。（得意之筆）慈安說：「愚姐才具短絀，那能及得妹子。今日這道手諭，就煩妹子動筆，慈禧更不推讓，忙忙擬個稿紙，說大行皇帝遽爾升遐，未有儲嗣，今由兩宮召集滿漢臣工，僉以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較爲親近，兄弟及古制可稽，准以載湉入嗣。大統暫由兩宮訓政。此諭中外知之。諭稿擬就，當由兩宮加蓋印璽，趕傳載湉入宮。此時醇王的妃子那拉氏得了這美滿消息，自然感激胞姐，忙抱著載湉送入內宮。慈禧親接過來，抱向大行皇帝床前行禮，先下喜詔，後下哀詔，種種手續，都與咸豐帝升遐儀節無甚分別。諸位讀過我這小說第九回十回，自然明白那宮庭禮節，無用在下絮聒。但是禮節雖同，情形不同。同一兩宮垂簾，太后訓政，在咸豐帝升遐時，會那有名正言順，義不容辭。今日同治帝升遐，明明有個孝哲后，明明孝哲后還懷著龍胎，雖說生男，生女不可預定，秘不發喪，未足爲訓。然不爲立子而爲立弟，慈禧只願自家垂簾施展，那金輪則天手段，豈不叫大行皇上絕嗣，置孝哲后於死地。」

嗎。逗起殉節。孝哲后在昨日便要碰柱。竟死。却被昌壽公主拉住。眼巴巴只等恭親王替他仗義直言。此時知道恭王力竭聲嘶。又瞧著慈禧抱了載湉進來。當下拏定主張。便暗暗剪碎些金屑。趁這亂烘烘忙理喪事。可憐他毅然決然。竟喫下許多碎金。不消一牛日工夫。腸腹寸裂。等到昌壽公主趕來慰問。已是臥到龍床。奄奄一息。急給信兩宮營救。無濟。慈安是痛哭號啕。狠覺捨不得這愛媳。慈禧竊喜。拔去眼釘。還議論皇后福薄。不能母儀天下。你道是忍心不忍心呀。可爲痛哭。這裏忙辦後事。自然又下一道哀詔。布告中外。從此又是兩宮垂簾。改明年爲光緒元年。這光緒帝是由慈禧撫育。幼家離著生母。日夜悲號。甚麼叫做皇帝。錦衣玉食。位登大寶。一概是不知道的。慈安遇事推聾裝癡。恭親王因意見不和。也就灰心引退。只有軍機李鴻藻。大權在握。翁同龢。孫毓汶。又派做幼帝的師傅。一班外戚。其中最得寵的是個榮祿。這榮祿充任步兵統領。狠有了年代。不是不忙升遷。因這重要位。一時沒有替手。榮祿趁這慈禧復行訓政的當兒。

便覬覦那北洋大臣位實無如李鴻章是個重要人物當這新君卽位如何更動榮祿不時來私謁慈禧同那李蓮英更密切要好哥哥姐姐狠爲親熱不但宮監同他混合一氣便是慧妃懿妃及那班宮娥采女都因榮祿是慈禧的內姪老佛爺的紅人諸位這慈禧何以又稱做老佛爺因爲他老人家尊無二上性又好佛所以宮裏替他上了這個徽號這時宮闈穢濁更甚從前這老佛是參的野狐禪念的歡喜佛加個榮祿不男不女的在內更是魚龍混雜鳩鴆爲媒在這光緒一二年間內寃的勢力已是根深蒂固若論造孽因必有孽果豈不是外界風潮又要趁勢發動嗎偏偏金輪則天皇帝也會有絕大幸福甚麼新疆的回匪白彥虎馬化龍滇黔的回匪杜文秀馬連陞在這個當兒都被我們官兵打敗那在雲貴督兵大臣叫做岑毓英在新疆督兵大臣便是左宗棠兩處的紅旗報捷都在這時候到的可惜在下一枝筆不能雙方並寫我先要補敘那左宗棠征回情事（隨筆轉換隨刀改味）記得同治七年左宗棠同李鴻章合兵勦捻當時大功

告成。朝廷督促宗棠前往陝甘，趁勢勦圍。總計大兵十萬，戰將若干，有前在浙江攻打毛賊立功的，有後在直隸山東平捻得勝的，還有中途來營投効的，甚麼高連陞、周紹濂、魏光燾、劉端冕、黃鼎、雷正綰、陶茂林、李耀南、李輝武，都是一班富有經驗、深明戰術的人才，最得用的。還有四人：一爲劉典，已署任山西巡撫；一爲張曜，一爲劉松山，一爲劉錦棠。這錦棠是松山的姪子，在勦捻的當兒，叔姪兩個戰功已是不少。張曜更是個能征慣戰的宿將，前征張洛行，後征張總，愚大小數十百戰，積功已至總兵。姓左的有這些雄兵，戰將憑著他一肚子臥龍經濟，早已目無全牛。儼然以諸葛孔明自居用的圖章，或稱老亮，或稱古亮，不如今亮，到得陝西，他早規定了三路進兵的計畫：一是派著劉松山、錦棠、叔姪，由綏德取道花馬池，直搗金積堡的老巢，是爲北路；一是派著張曜，由秦趨鞏，橫掃鞏昌河狄的回匪，是爲南路；一是左公自與劉典督率大兵，盡驅陝回入甘，是爲中路。布置已定，三路遂同時進兵，不怕那些翻眼睛的回子，平時借著毛賊搶匪，壯些聲威，到這

個地步。早呼應不靈。節節退後。諸位必有一句話要來問我。這回匪白彥虎馬化龍。因著甚麼。他們要乘亂殺入內地。要曉一班回子。翻起眼睛。是認不得人的。俗語講得好。龜衛回徒切莫交。一種是做烏龜的。他算忘八無恥。同他交好。不是要穿蓑衣。便是給我一頂綠帽子。那是不可交的一種。是衛籍辦屯田的。他算一味抗糧。牛鬼蛇神。不得一副正經臉色。那也不可交的。至於回子。一種十個有九個。摳心凹膽。在下曾有一個朋友。又喚回教家裏。又辦著屯田。妻子女兒。又幹些皮肉生涯。外面大披大挂。好像是個好人。簡直他的心術。比畜生不如。我瞧見他的影子。早遠。一刀走開。生怕同他走路。換掉我的大骰。任意謾罵。必有感而發。閱此亦足醒脾。閑話少敘。講那新疆白彥虎。却是張格爾的遠房外甥。在嘉道年間。兩次征回。第一次是長齡楊遇春。第二次是那彥成楊芳。可算由嘉慶七年。直到道光八年。才把逆回張格爾捉住。解京梟首。此回白彥虎替阿舅報仇。趁著內地毛賊捻匪大舉。他便勾結了甘肅回匪馬化龍。那姓馬的。又勾結陝西回匪。

董福祥由董福祥又勾結毛賊藍大順藍二順那大順二順原在顧汝光手下也喫著回教其時東捻西捻從中回回教徒著實不少我們中國四萬萬人民却有二三成喫著回教大致以黃河流域爲最盛在同治七年以前內地正在兵連禍結一班回匪再鴟張不過再跋扈不過到得七年以後從左宗棠勦回定下這三路夾攻的計策那回匪勢力範圍便日漸縮小但三路進兵當時也有個層次我們先紮北路統兵的劉松山帶著姪兒劉錦棠一路殺奔花馬池進攻金積堡這金積堡是馬化龍的老巢其地勢險惡同那毛賊的鵬化山捻匪的雉水鎮也差仿不多（妙有照應）大兵在堡外攻打回匪在堡內死守距金積堡五百里還有一座高家堡那高家堡又是白彥虎屯紮的要害一路還有些小堡那回匪算是節節爲營甚麼軍火糧餉源源而來沒有缺乏劉松山從同治八年打到同治九年狠狠的打些勝仗無如這金積堡是銅牆鐵壁急切攻打不破這日松山挑選了三千個敢死隊親自出馬叫姪兒錦棠做個後應大號一吹已是如龍似虎

的殺將過去。逼近土堡。搶搭雲梯。那知馬化龍早有準備。土堡上架著六尊大礮。又安排些滾木碎石。手脚是齊的。大兵才上雲梯。早被那木石打下。劉松山這顧勒馬督戰。不提防一座大礮對準轟來。可憐一位天武神威的督帥。竟被那礮彈打死。俗說蛇無頭不行。三千個敢死隊也就落荒退後。劉錦棠趕著領兵到來。知到松山已經陣亡。一面忍著痛淚。火速收屍。一面掛起白旗。招呼大眾。儘命的哀號一更。已過到了二更。天色昏黑。忙的帶領三千勁旅。抄過堡後。胡哨了一聲。居然蜂擁的衝上土堡。諸位必有一句話要駁詰我。那劉松山驚天動地的反。沒有成功。這劉錦棠冷不提防的反。足濟事。難道一班翻眼睛的回子。總是些死人嗎。要曉得兵書上說。著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錦棠的心裏。早料到馬化龍已經得了勝利。這時是防備疏虞。所以當下掛起白旗。叫全營的兵士大聲喊哭。這一片哭聲。送給到馬化龍。個耳朵。旁邊姓馬的好不寬心。放膽回子們。以為除去勁敵。從此可高枕無憂。那知樂極悲來。禍從天降。馬如龍。方同幾個回酋。老虎黑老

虎。呻。呻。唔。唔。在。禮。拜。堂。裏。念。那。可。蘭。經。蓋。地。一。片。殺。聲。不。知。有。多。人。馬。天。崩。地。塌。
的。早。圍。攏。過。來。好。個。劉。錦。棠。一。攻。破。這。金。積。堡。便。叫。人。大。吹。大。擂。四。面。布。散。火。種。
滿。天。的。火。鴉。火。鼠。徧。地。的。火。龍。火。馬。碎。通。辟。扑。的。又。是。火。搶。火。礮。把。些。翻。眼。回。子。
打。得。火。光。亂。迸。燒。得。爛。額。焦。頭。自。相。踐。踏。尸。骸。堆。積。馬。化。龍。忿。火。攻。心。跨。了。一。匹。
火。色。龍。駒。在。這。火。城。中。東。逃。西。竄。不。料。天。網。恢。恢。的。碰。著。劉。錦。棠。這。位。火。德。星。君。
部。下。提。起。火。亮。個。燈。球。有。人。放。起。火。槍。迸。出。火。彈。馬。化。龍。惹。火。燒。身。登。時。跌。下。火。
色。龍。駒。被。幾。個。火。夫。捆。了。這。時。金。積。堡。所。有。房。屋。營。盤。都。被。火。星。請。會。轟。轟。烈。烈。
的。燒。個。不。止。等。到。火。息。已。是。地。坍。土。平。一。大。套。的。火。字。行。文。亦。如。火。如。荼。未
知。劉。錦。棠。捉。去。馬。化。龍。如。何。洩。恨。且。閱。後。文。

評。曰。慈。禧。處。心。積。慮。不。止。一。日。同。治。帝。不。死。已。放。不。過。孝。哲。后。和。慈。安。恭。王。豈
同。治。帝。一。死。轉。可。令。其。化。合。一。氣。比。如。冰。炭。萬。萬。不。能。同。爐。然。而。庸。臣。誤。國。莫
過。李。鴻。藻。使。鴻。藻。果。能。竭。盡。公。忠。爲。同。治。帝。効。用。內。結。慈。安。外。附。恭。王。當。時。情。

事倒也不可預料。

恭王力爭儲嗣可算智竭能盡使慈安拏定主張用些魄力一班滿漢大臣可算是些盲從能够附和慈禧何嘗不能附和慈安人謂孝哲后的性命被慈禮坑送吾謂慈安亦不能辭責。

敘榮祿厮混宮闈爲後來姪亂懿妃張本却非閑筆。

左宗棠以諸葛武侯自比自稱老亮且謂古亮不如今亮以功名言以福命言却由得他說嘴其實託孤寄命眞諸葛別有經綸。

劉錦棠爲其叔松山報仇能不動聲色竟立奇功其膽識眞不可及。

第十八回 左宗棠命將定回疆 岑毓英相機勦滇匪

劉錦棠既已攻破金積堡放起一把無明大火燒去房屋不計其數殺死回匪亦不計其數幸而馬化龍溜走不掉被錦棠活捉過來帶回本營畧畧訊問那馬化龍只是負固不服錦棠怒極恨極取出槍杆上刺刀便惡狠狠挖出馬化龍的心。

肝血汚淋瀝的盛在一只盤子裏跪獻在他叔父劉松山的柩前放聲大哭說我爺有靈有聖做姪子的替你報了仇了一方面差人向總營左宗棠那裏報捷一方面便移營至金積堡不消多日左帥的大令到來就派劉錦棠做北路督兵統帥又調總兵宋慶前來助戰務期進攻高家堡不讓白彥虎逃走這一回算是北路勝利再講南路的督兵張曜他一枝兵是由秦州直趨鞏昌大兵才渡渭水便有一枝兵攔截去路來了兩個匪首總戴著藍帽子雙雙握著兵刃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藍大順二順弟兄兩個諸位這大順二順不是同張總愚賴汝光夥合二氣的嗎他因張總愚走入死路賴汝光亦孤掌難鳴弟兄兩個便跳出重圍由山海關北路溜走（緊接十四回書）口外路徑狠爲熟識抄到陝西董家堡趕會那董福祥這時福祥已打聽出左宗棠三路進兵便和大順二順商議說我們死守這裏也不是個長計不如牽綴大兵的南路能將川局打通同雲南杜文秀馬連陞沾連一片莫講他三路進兵便是三十路進兵也奈何我們不得我還風聞

鎮公雞石達開未死現在竄迹在川北一帶得他出來幫助那是再好不過的了。
(虛虛實實故設疑兵亦是回照第十三回書)大順二順連說是極：我們就由秦州階州趕入劍閣去找那石達開他的窟穴我兩人還可以捉摸福祥說事不宜遲當下集合匪衆計有兩萬之多由大順二順帶領一萬自家又帶領一萬星夜進發這日趕過烏湖江這江便是渭水支流紮營未定猛見一大隊的官兵到來大順二順爭先攔著去路可惜一萬回匪總有些烏合之衆經不起張曜的精兵一陣砍瓜切菜早是大腸套著小腸一刀一個回子那大順二順見勢頭不好拍馬逃走却被官兵殺了(了却兩個)後面董福祥畢竟有些膽畧一擁上前彼此互戰却不分個勝敗然而駐紮的營盤却在個窪下之地好個張曜把兵據著高處暗暗決起渭水用那水淹七軍方法(姓劉的火攻姓張的水攻都得上些諸葛神算無怪左公以老亮自比)却好連日陰雨董福祥駐紮的地面已是水深沒踝糧餉不濟薪草全無一萬個翻眼睛回子已嘈嘈雜雜的預備著譁變。

福祥見事不妙。心下一想。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屈膝投降。我瞧那劉六麻子。也不過是個土匪。出籍現在。歸降滿清。立些戰功。倒落得紅頂花翎。還賞穿甚麼黃馬褂子。(映前書)他能投降我。難道不能投降嗎。主意已定。立時遞了降書。張曜還恐有詐。叫福祥單身來見。福祥不敢怠慢。騎著一匹馬。不用跟隨。竟投營請見。俗說英雄識英雄。好漢結好漢。張曜接見福祥。當即允許。稟報左帥。給他大大前程。從此進規鞏昌河狄。不費一兵。不折一矢。就由董福祥到處招安。順順當當的。也算是南路勝利了。至於中路的大隊。是左宗棠同著劉典。及一班戰將。七八萬雄兵。節節進攻。節節雕勦。但是第一大隊中。又分出若干支隊。那魏光燾。周紹濂。劉端冕。是由合水甯州正寧。以進攻環慶。雷正綰。黃鼎。是由董志原涇州。以趨鎮原。崇信華亭固原。李耀南。李輝武。陶在林。又由隴州寶雞。以進逼秦州。以當日情形。而論。名為三路進兵。實則南路張曜。北路劉錦棠。做了兩個頭敵。所謂中路。不過做著南北兩路的後援。此時南路已由張曜收降了董福祥。乘勢招安那鞏昌河。

狄的回匪北路已由劉錦棠攻陷金積堡活捉了馬化龍剗心祭叔加之宋慶的生力軍又趕赴前敵比如全武行的殺戲一陣緊似一陣一齣奇似一齣在那同治十一年左公勦回的全隊已齊集甘肅那悍酋白彥虎死踞著高家堡三路大兵合攏過來任是生龍活虎怕也揮翅難飛然而白彥虎詭計多端一方面牽制著官兵一方面又派了幾個急腳鬼的回回扮著砍柴打獵的村民溜出嘉峪關勾結那回王安明這安明力大無窮部下的回回狠有些飛簷走壁當時派了兩名戰將一個叫做脫雲奇一個叫做哈雷亨領著二千步卒穿山過嶺不由正路竟星夜趕至高家堡白彥虎得了這起奇兵益發放開膽子同官兵廝鬪這時左營裏却出了個奇人（別開生面）這人姓陳名叫玉英面貌黑縐縐的說也奇怪却是女扮男裝自幼從異人得些劍術會在百萬軍中割取主將首級幾回小試其端竟能如響斯應位分已到統領還帶個巴圖魯的職銜在下順便交代一句這姓陳的還有一段豔史當時安徽省有一位讀而未成的姓朱名秀生其人到

生得眉清目秀。幾個小楷，頗看得過去。因為時難年荒，便展轉投營。就在陳統領麾下充當個書記。這日，陳統領在大帳獨坐，忽招呼朱秀生入內，有機密話談。姓朱的何敢怠慢，當即趕進大帳。此時已是上燈的當兒，陳統領斥退左右，忙笑嘻嘻的，瞧著朱秀生說：「我與你是天緣，有分秀生聽了，大大的喫了一嚇。暗想：這主帥莫非愛上我的白臉，把我當做嬰童，要曉得我輩讀書人物窮酸，有之要同我幹那沒魂個事體。我的白淨肌膚，怎能當得他孔武有力。我也不能一時失志，正在無話回答。陳統領笑說：「今晚有得進來，却沒得出去。你非在這裏同我困覺，不可。姓朱的，渾身只是索索的抖戰，拏穩今日要點污自家清白。說時遲，那時快，不知那裏一柄亮灼灼的快刀，早逼向自家的頸項。鬚子還虧秀生的身段靈活，腦袋一偏，身子一蹲，不知不覺的對準陳統領跨下一撞。陳統領說聲：「好個冒失鬼，撞了老娘。這娘字方才脫口。秀生早明白過來，（明白甚麼）趕緊陪禮不迭。陳統領一笑，便放下快刀，順手樓抱著秀生，揭開羅帳，同上牙床。這叫做千奇百

怪。雄。風。忽。雌。嬾。雨。尤。雲。涉。筆。成。趣。從。此。雙。飛。雙。宿。朝。去。暮。來。外。人。不。知。這。疑。猜。書。記。生。是。個。斷。袖。的。龍。陽。斷。不。料。統。帶。官。是。位。行。雲。的。神。女。（於。金。戈。鎮。馬。之。中。忽。夾。雜。一。段。妖。冶。文。字。真。是。異。想。天。開。）他。兩。人。情。雖。夫。婦。外。面。還。辦。事。如。常。這。個。當。兒。高。家。堡。添。了。一。枝。生。力。軍。那。脫。雲。奇。哈。雷。亨。狠。出。些。風。頭。還。派。著。幾。個。飛。簷。走。壁。的。施。展。些。暗。殺。伎。倆。這。種。風。聲。傳。到。陳。玉。英。耳。朵。裏。趕。過。來。見。了。左。帥。計。議。那。進。兵。方。法。左。宗。棠。說。我。想。這。高。家。堡。久。攻。不。下。究。竟。裏。面。埋。伏。著。許。多。兵。馬。來。助。戰。的。脫。雲。奇。哈。雷。亨。究。竟。有。多。大。神。通。必。得。個。人。前。去。偵。探。他。的。內。幕。我。們。方。好。著。手。陳。玉。英。不。慌。不。忙。的。說。不。才。正。要。冒。一。回。險。前。去。探。探。他。的。實。在。左。宗。棠。說。如。得。足。下。前。去。我。是。再。放。心。不。過。陳。玉。英。討。了。只。個。口。氣。忙。告。辭。回。營。當。晚。換。了。一。身。黑。衣。結。束。停。當。背。揸。了。一。口。寶。刀。這。寶。刀。不。是。前。回。威。嚇。朱。秀。生。的。那。口。刀。却。是。削。鍊。如。泥。由。異。人。贈。給。的。一。更。已。過。他。便。施。展。那。飛。行。絕。技。翩。若。驚。鴻。矯。若。游。龍。一。會。工。夫。早。落。在。高。家。堡。內。揀。那。最。高。的。房。屋。最。大。的。營。盤。鑽。去。巧。巧。白。

彥。虎。同。著。脫。雲。奇。哈。雷。亨。在。大。帳。議。事。白。彥。虎。戴。著。一。頂。白。帽。子。當。頂。却。嵌。了。一。粒。明。珠。姓。脫。的。姓。哈。的。戴。的。兩。頂。綠。帽。子。還。滾。著。金。邊。三。個。人。總。是。鷹。目。斜。鬚。一。臉。的。殺。氣。帳。下。些。翻。眼。回。回。著。實。不。少。其。時。陳。玉。英。盤。踞。在。一。顆。大。樹。上。暗。想。我。且。不。驚。動。他。們。且。在。附。近。營。房。放。起。一。把。火。來。等。他。們。出。來。救。火。然。後。下。手。不。遲。拏。定。主。意。便。在。懷。裏。掏。出。火。繩。取。些。引。火。物。事。在。草。屋。上。趕。做。了。手。脚。一。時。火。起。還。狙。伏。在。樹。根。之。下。果。不。其。然。脫。雲。奇。哈。雷。亨。兩。個。爭。先。出。帳。白。彥。虎。較。爲。周。匝。忙。掄。取。一。根。鏡。杖。隨。後。趕。來。單。講。陳。玉。英。狙。伏。在。樹。根。之。下。一。眼。覷。定。兩。個。綠。帽。回。子。便。從。背。後。拔。出。寶。刀。飛。步。上。前。喝。聲。丟。下。頭。來。脫。雲。奇。猛。不。提。防。將。頭。一。擡。已。是。一。道。寒。光。過。頸。咕。咚。跌。倒。身。首。異。處。哈。雷。亨。轉。身。飛。跑。却。好。同。白。彥。虎。撞。個。滿。懷。姓。白。的。放。過。哈。雷。亨。掄。動。五。尺。長。一。根。鑽。鏡。大。杖。直。取。玉。英。玉。英。將。寶。刀。向。上。一。迎。一。根。鏡。杖。早。截。作。兩。斷。姓。白。的。見。來。人。利。害。斜。刺。飛。跑。陳。玉。英。如。何。放。鬆。脚。尖。一。起。刀。光。飛。舞。的。似。閃。電。一。般。偏。生。是。李。代。桃。僵。起。先。哈。雷。亨。同。姓。白。的。撞。

個滿懷。這時姓白的又由哈雷亨背後穿過哈雷亨。早似殺豬的蠻喊。陳玉英不免給他一刀。諸位姓哈的是被殺了。姓白的已竄進大帳。許多翻眼回子一聲嘈嚷。當下兵兵辟拍殺個不休。人衆越聚越多。還有些飛簷走壁。的在牆屋上拋磚的。拋磚擲瓦的。擲瓦陳玉英知是不能取勝。寶刀一撥一蹤身已飛行空際。影迹全無。這裏廝鬧一場。白彥虎攢出頭來。檢點死傷。除脫哈兩人喪命外。又損失了二百多人。當找軍師金相印前來計議。姓金的說。我們這高家堡萬不能保守。其所恃以無恐者。因我們這裏內容。不曾被人揭破。現在既四面楚歌。而又來了這暗殺黨。怕不一敗塗地嗎。白彥虎說。然則我們作何計較。金相印說。那天山南北路。原是我们們的勢力範圍。我們先投回王妥明。然後勾結浩罕。阿古拍。以圖大舉。猛虎入於深山。蛟龍起於大海。這才算萬全計畫呢。白彥虎連連點頭稱是不消說得。留下一座空堡。竟星夜出關。不講白彥虎暗地退兵。單講陳玉英竄身回營。已是四鼓。畧與朱秀生盤桓一會。天明仍換穿袍褂。赴轅謁見左帥。當將殺死兩

個回營并劫營情形敘述一番左宗棠是極口的獎勵忙傳張曜劉錦棠過來說兵貴神速趁著白彥虎驚慌不定你們可就領兵殺將過去二將得令陳玉英也就一躬回營不提諸位原曉得高家堡是一座空城張曜劉錦棠前去那是不勞費心不須用力的今日得了高家堡溜走白彥虎算是甘肅一省回匪全行肅清就由左宗棠用個紅旗報捷但是勦回的大功才告成一半朝廷不日旨下又督促左宗棠去勦回疆這時是同治十二年左公已得了協辦大學士統領大隊人馬駐紮肅州當派劉錦棠宋慶督兵三萬征勦天山北路張曜董福祥督兵三萬征勦天山南路這時陳玉英已懷起朶來一個肚子是碩大無朋當下據情稟報左帥左宗棠一聽不禁拍案稱奇說世間竟有這等怪事一個女子扮著丈夫居然統領大兵血戰多年不曾露些馬腳上次往探高家堡獨來獨往立下奇功呀是那花木蘭不能專美於前了忙把劉典請來商議替他具摺陳情轉是劉典不肯說這回事出入重大從好裏想朝廷破格賞功竟把巾幗鬚眉繪圖在紫光閣

上從壞裏想還要怪我們軍紀不嚴如何化釵爲弁竟容他撲朔迷離不男不女的湏入軍籍國家體制要緊還宜三思爲是左公一團高興被劉典這番議論早打銷了這件公案然心中總是愛才當把陳玉英朱秀生招呼過來狠獎賞一番就把玉英原帶的兵隊交秀生帶了玉英所立的戰功也敘在秀生身上後來朱秀生竟放了個實缺總兵但有一層姓朱的終嫌玉英貌陋另置姬妾富貴易妻豈不令人齒冷嗎（結束一段小小豔史）閑話休絮單講劉錦棠宋慶張曜董福祥兩起大兵出了嘉峪關趕到哈密原來這哈密是天山南北兩路的總滙那個回王妥明却聚集各路回匪扼守這個要隘這個當兒白彥虎同金相印固然躲藏在回王宮裏便是浩罕的王子阿古柏也帶領了一萬個馬隊他是四十四匹馬一連用鍊索鎖住名叫連環拐子馬當初金兀朮曾用過一次但是金兀朮的拐子馬全是整隊阿古柏的拐子馬則又夾散夾整這是甚麼緣故他恐怕整隊的拐子馬被官兵用法破了。一時掉轉不靈所以用些散行馬隊夾雜其中這

也算得布置周密的了。劉錦棠初次同阿古柏接了一仗。前軍被拐子馬衝動。不無小挫。後來仍用藤牌短刀的方法。砍剝馬骸。一馬倒地。四十匹馬掉轉不靈。等到後面馬隊衝來。劉軍又是槍彈齊放。兩路勦回。共計有六萬大兵。四面夾攻。把個阿古柏困在重圍。居然拔刀自刎。這裏浩罕的回匪失勢。那妥明早深溝高壘。死守哈密。不敢出兵。彼此爭持了一年。當由董福祥找出兩個內綫。遞進一封密書。勸妥明內附。原來回王安明同姓。董的狠有感情。一來阿古柏已死。也沒有個大大臂助。二來白彥虎素來狡滑。妥明又怕養虎成害。而況接濟糧餉。籌備軍火。爲著人家替舅。舅報仇。起了野心。這場戰禍。反脫卸在自己身上。狠不划算。難得姓董的勸他投誠。還有別的好處。心下早是活動。當下瞞著白彥虎。也就密密的答封回書。約於某月某日來降。不消說得。董福祥接了密切答書。自然告知劉錦棠。張曜趕緊預備。但是白彥虎審人籬下。瞧那妥明的神色。不似從前。再一打聽。也就得些透切。當與妥明嚴重交涉。責備他違背宗教。不顧大義。妥明也就把眼

睛一翻。彼此口角起來。竟至揮拳。在下原講。安明力大無窮。畧一交手。白彥虎早被安明捺倒。還幸虧金相印趕跑過來。一面勸解安明。一面便和白彥虎說。這裏既不可存身。我們還是另想別法。大家好來好散。不應喫著豬肉。自壞教門。白彥虎說。這個自然。當下檢點在逃的兵士。尚有四五千名。於是知會安明一聲。安明也不相留。竟風馳電掣的去了。白彥虎去後。這安明就正式的遞過降書。劉錦棠便開營納降。諸位必有一個疑問。這時圍攻哈密的是兩枝軍馬。何以安明不降。張曜要降。劉錦棠要曉得姓劉的是北路總帥。宋慶副之。姓張的是南路總帥。董福祥副之。雖然辦事不分彼此。照著南北路戰綫分畫。這哈密却在劉錦棠的範圍。所以當時就由錦棠開營納降。用了個報捷文書。飛報左宗棠的總營。這時已是同治末年。光緒初年。不日朝廷來道上諭。除敘功升賞以外。仍飭南北兩路火速進兵。務在擊獲白彥虎。不令遠颺。要緊。劉錦棠張曜得了。只個旨意。兩下共撥一萬人。給宋慶駐紮哈密。以防白彥虎敗兵回竄。然後張曜同董福祥率領。

大兵二萬五千殺往天山南路甚麼喀刺沙爾阿克蘇喀什噶爾葉爾羌許多要城都是駐紮回匪都被張曜和董福祥用兵雕勦殺的降不在話下（虛虛結束一邊）至於劉錦棠却獨當一面率領大兵二萬五千殺往天山北路這北路却不比南路全是崇岡峻嶺人烟稀少那白彥虎同著金相印却遁走在吐魯番這吐魯番當天山之脈博格多山之陽地面極高居民靠著雪水灌田要算得北路第一重險要諸位白彥虎何以領著些在逃回匪扼守這裏原來他又得了一起回兵助力你道這起回兵又是從那裏來的就是浩罕阿古柏的兒子名叫伯克胡里因爲他父親戰敗自殺登時自立爲王又挑選了一萬多悍回夾雜些馬隊前來替父報仇行至吐魯番却好白彥虎出城相迎便合夥一氣駐紮這吐魯番劉錦棠打聽白彥虎同伯克胡里混在一起心裏好不快活暗想我這番能够一網打盡豈不是個蓋世奇功嗎這時部將却有個金順也是回教脫藉的原來在中國的回回只要巴結到三品大員便痛啖豬肉脫離教門的關係此時

錦棠想出一個主張以爲一山兩虎難以力爭當以智取趁這阿古柏死未多時
兒子伯克胡里新立人心未曾固結就同金順咬個耳朵叫他如此這般行些反
間金順洗吟一會說這事一年半載三月五月却不可知大營可就在博格多山
駐紮以高視下較得地勢錦棠說那個自然於是揀擇些緊要地段依山紮營金
順却改了回裝也用個白布纏頭帶了兩名心腹不知不覺混入城內原來回子
講話總有一種坎裏的隱語金順打起鄉談居然混入伯克胡里的大營伯克胡
里便問你是從那裏來的金順說我是從安明那裏來的安明叫我給信與你這
白彥虎好刁巨猾勸你不可不防你知道你父親因何身亡就是姓白的給他苦
喫白彥虎本約定你父親帶領馬隊衝打頭陣自家領著步兵在後接應那知你
父親所用的拐子馬被官兵破了兵困重圍姓白的却擁兵不救你瞧是心險不
心險呀（語意動人）伯克胡里聽了不由把眉頭一蹙說這還了得當下金順
又趁勢進言說那金相印也不是個好人他瞧你父親死了又唆使姓白的佔據

哈密赶走。安明計畫已成。偏偏被安明知道。陰謀敗露。我們的回王投降。滿清實在。嘔氣不過。難道是心服情願的嗎。伯克胡里受了這些霉水。就把金順留在身邊。做他的謀主。合當機會到了一日。白彥虎同金相印來找伯克胡里。面議軍情。金順做個主謀。便叫伯克胡里在帳後埋伏些刀斧手。這要一聲招呼。便齊出動手。布置已定。恰恰白彥虎金相印一同進了大帳。畢竟伯克胡里懷著鬼胎。神色不對。言語支吾。白彥虎心知有異。說這裏莫非……伯克胡里益發情虛。顛鬼鬼的咳了一聲。壁後早一齊嘈嚷。說時遲那時快。白彥虎脚下如墮了香油。一滑走了。金相印不會溜掉。早被些伏兵刀斧齊發。死於非命了。却一個這裏殺掉金相印。不消一刻。那白彥虎來得靈活。早領著許多回回同伯克胡里前來火併。俗說一山不容二虎。兩只虎廝鬪起來。畢竟白彥虎是個主體。伯克胡里是個客體。加之伯克胡里新立爲王。人心不附。這場尸山血海的惡戰。偏是白彥虎得了勝。利。伯克胡里見勢頭不對。殺出一條血路。竟向西走。未及十里。當前一枝兵攔著。

去路來將不是別人就是北路督兵大帥劉錦棠原說劉錦棠高山紮營他見城中有了戰事趕著拔隊前來恰恰碰見伯克胡里一陣成功伯克胡里中彈身亡所有馬步隊無心戀戰一起投降（又了却一個）劉錦棠好不得意這時金順也趕著回營金劉彼此見面趁勢招呼大兵包圍著吐魯番一座孤城可憐白彥虎孤掌難鳴又死守了兩三個月看看軍餉告盡槍彈將完只好三十六著走爲上著諸位白彥虎走是走了計點在逃兵將不過二三千人姓白的沒命的溜走姓劉的姓金的沒命追趕沿路人烟稀少村鎮全無彷彿是鷹趙狡兔犬逐妖狐直趕到伊犁河邊白彥虎想渡過此河逃入俄境無如荒涼野水舟隻不通正想伐木編排後面大兵已到白彥虎急得沒法只好學那張總愚的辦法把馬鬣一拎加上一鞭一個咕咚連人帶馬跳入伊犁河不知下落（又了却一個却妙在回映第十四回書）這裏白彥虎投水劉錦棠却遠遠瞧見令旗一揮大兵一擁前來忙著打撈尸首那知河流湍急那個白彥虎已是無影無踪大兵在伊犁駐

紮。趕。用。個。紅。旗。報。捷。飛。報。左。營。左。宗。棠。得。了。這。個。捷。音。便。將。天。山。南。北。路。勦。回。得。勝。情。形。一。起。敘。了。個。奏。摺。從。此。把。天。山。南。北。路。改。做。一。個。大。大。省。分。叫。做。新。疆。暫。用。劉。錦。棠。做。了。新。疆。巡。撫。并。晉。封。男。爵。左。宗。棠。晉。封。一。等。恪。靖。侯。（了。過。一。邊）

做。書。的。原。講。新。疆。回。匪。同。滇。黔。回。匪。先。後。發。生。如。今。敘。過。這。邊。不。得。不。掉。轉。筆。鋒。又。要。補。西。南。的。戰。事。了。講。那。西。南。的。回。匪。與。陝。甘。的。回。匪。似。一。而。二。若。論。翻。眼。的。回。子。橫。豎。要。算。一。家。雲。南。的。馬。連。陞。同。甘。肅。的。馬。化。龍。果。否。同。族。却。不。得。而。知。但。雲。南。壞。事。是。壞。在。巡。撫。徐。之。銘。手。裏。記。得。同。治。年。間。大。理。府。有。個。回。子。叫。做。杜。文。秀。這。杜。回。子。因。著。毛。賊。失。敗。他。頗。忿。忿。不。平。手。下。原。結。些。死。黨。同。曲。靖。的。馬。連。陞。本。勾。結。一。氣。馬。連。陞。同。藍。大。順。藍。二。順。本。有。點。姻。親。瓜。葛。二。藍。由。毛。賊。竄。入。捻。匪。不。時。同。連。陞。還。通。些。消。息。後。來。二。藍。在。秦。州。戰。死。馬。連。陞。得。著。凶。耗。便。來。同。杜。文。秀。會。議。原。來。杜。文。秀。蓄。謀。已。久。內。結。巡。撫。標。下。一。班。兵。弁。外。結。貴。州。一。起。苗。犛。聲。勢。非。常。浩。大。有。人。給。信。巡。撫。徐。之。銘。那。知。姓。徐。的。庸。懦。無。能。加。著。自。家。標。下。全。得。

了姓杜的運動。在著面前力保無事。之銘信以爲實。養虎成害。及至馬連陞來會。杜文秀約日起事。一張紙包不住火。外面早沸沸揚揚。其時雲貴總督叫做潘鐸。得了這種消息。趕緊來會徐之銘。商議防範的方法。那知才從撫署會話出來。就有二三百號回匪。從照壁牆後面一擁而上。可憐潘制台。坐在綠呢大轎內。硬被些翻眼回子拖下。用刀剗。之銘得了這種信息。急得跳腳。轉是藩司岑毓英。說事已如此。本司久有所聞。這杜文秀同馬連陞暗中招兵買馬。內裏賄通撫台。這邊標下外面還勾結貴州苗裔。這場禍事。却不減金田村的洪秀全。楊秀清。眼前指點。却照應前書。那洪楊的亂子。國家用兵十數年。勞師糜餉。不計其數。不得個會文正手下用著一班經天緯地的人才。也不能够平復。可惜現在李鴻章坐鎮北洋。左宗棠往陝甘勦回。那裏陝甘回匪未平。這裏南方回子又出頭作亂。怕不是一氣呵成嗎。依本司愚見。一面告急到京。請趕派督兵大臣。一面調動在滇各營嚴密防守之銘。說本院這時方寸已亂。一切就煩貴司辦理。好個岑毓英。

當下並不推辭。用手拍著胸脯，忙說：「在我……諸位，這岑毓英有何經驗，有何把握，要曉得姓岑的本是廣西泗城府西縣一個秀才，由戚同問投軍，勦賊屢立戰功。於雲南情形極熟，在前曾招安紅巖的回回馬鴻先、馬良玉，以功敘升做激江府不次升遷到藩司。現在個回回匪馬如龍同馬連陞，是同族弟兄，他們些來踪去迹，秘密巢穴，早有人偵探得清清楚楚。從如龍那裏趕回報告，所以岑毓英對於滇匪狠有些把握。但這時火燒眉毛，禍發在即，未知處實如何。下回便見分曉。」

評曰：敘董福祥投降，忽然拏劉六麻子比例，敘藍大順二順溜走，忽然牽扯到石達開，此種筆墨，都是照應前書，隨手烘托，使前後章回脈絡貫串，却非閑筆。陳統領女扮男裝，却有這回事，實并不是信口胡謔。隨手陪揚諸君，熟於掌故，當亦耳有所聞。然而零珠片玉，必須穿插有情於金戈鏖馬之中，忽得這一段小小豔史，那能不拍案叫絕。

寫天山南北兩路勦回，却分個虛實。於南路用虛寫，於北路用實寫，非失彼而

顧此也。但阿古柏白彥虎金相印爲回匪要人探驪得珠其餘鱗爪自可不問。殺過西北回匪自然接殺東南但征新疆以左宗棠爲主腦征雲南必以岑毓英爲主腦岑處地步與左不同左以堂堂正正之兵岑用七零八落之衆且事權不一較難著手然而明於料敵熟於圖功此滇黔回孽所以不日削平也。

第十九回 平大理重用楊玉科 殉惠陵劇憐吳可讀

岑毓英因在滇多年故熟習滇事且以軍功發籍故於戰陣攻守都得出神出鬼沒他知大理的杜文秀係倚仗馬連陞做個靠背馬連陞駐紮曲靖那地方却是雲南要隘四面皆山車洪江貫於西北南盤江注於東南部下回民有二三萬人之多而以馬姓爲大宗其中大名鼎鼎出色的人員却推馬如龍這如龍雖然是個回匪却還有點俠氣記得毓英做激江知府的當兒馬如龍犯法被捕別的回子總定罪砍頭獨馬如龍性情亢爽氣宇不凡當時毓英便開豁他所以如龍同岑公有特別感情此時徐之銘委託毓英獨當一面去辦賊毓英便親筆寫了

一封懇切的書信叫他前來投効如龍得信欲待不來又孤負岑公的盛意欲隻身歸順又不能拒絕那族兄連陞左右爲難經不起岑毓英第二封書信又到井把功牌獎箭保用游擊的職銜一起寄去如龍情無可却隨即趕至省城面見毓英這毓英籠絡人才的手段要算獨一無二這時潘鐸身亡雲貴總督就換了勞崇光原任雲南巡撫徐之銘因溺職拏間當又換了賈洪詔但是姓賈的與勞制軍不和後來又換個劉嶽昭總之一督一撫不過算雲南的擺式其實督兵的責任勦回的全權總在這岑毓英身上好個岑毓英任勞任怨調度有方用著馬如龍做個心腹不上一年竟攻破曲靖那馬連陞逃往貴州又與苗匪陶新春陶三春大紅袍混合一氣苗匪的巢穴叫個猪拱箐地勢是萬山險惡急切難破偏生一時有一時的人才那勦毛賊的戰功當推鮑超第一勦捻匪的戰功當推劉銘傳第一勦新疆回匪的戰功當推劉錦棠第一如今滇黔的戰事大小數十戰猛如獅虎捷如猿猴又要算岑公的部將楊玉科了（極寫楊玉科井引鮑超劉銘

傳劉錦棠以爲比例接寫幾個戰功第一使全書筋搖脈動警策異常那姓楊的却是雲南麗江人瘴霧蠻烟自幼領受箠藤峽隨地扳援鍊就鍊骨銅筋生成豹頭瓔眼岑公征曲靖的當兒玉科爭先陷陣已由目兵保舉到都司這一回攻打猪拱箐姓楊的却能從斗壁懸崖繩引著二三百名精健壯漢從猪拱箐背後抄來兵法說得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班回苗方負隅自喜那知飛將軍從天而下陶新春三春相顧失色馬連陞亦驚惶不定獨有大紅袍找著兩口鋼刀上前抵敵這時楊玉科有進無退左手持的蛇矛右手握的長刀奮起神威同大紅袍戰不了三合一矛結果大紅袍的性命那馬連陞陶新春三春瞧著大紅袍失勢三個人早一起上前還有些苗兵回兵吶喊助力不消說得上來的二三百名精健壯漢分頭去廝殺一班苗兵回兵楊玉科以一人力戰三將一枝蛇矛一口長刀飛舞起來彷彿似生龍活虎那馬連陞左臂帶傷先自跑了陶新春見勢頭不對也就跳出圈子獨有陶三春仗著有些蠻力使動一根鐵鏈大槓七橫

八。豎。的。亂。打。這。沒。有。解。數。的。傢。伙。豈。是。楊。玉。科。的。對。手。戰。到。七。八。個。回。合。陶。三。春。手。中。大。棍。畧。鬆。一。鬆。又。被。玉。科。的。長。刀。砍。來。躲。閃。不。及。陶。三。春。也。就。身。首。異。處。姓。楊。的。得。了。這。場。戰。勝。同。來。的。二。三。百。名。壯。漢。無。不。以。一。當。百。呼。聲。動。天。逢。人。便。殺。不。問。是。苗。是。回。總。送。入。鬼。門。關。那。條。去。路。說。也。奇。怪。這。豬。拱。箐。上。本。有。二。三。萬。個。賊。匪。不。消。片。刻。殺。得。人。影。全。無。你。道。是。甚。麼。緣。故。原。來。陶。新。春。同。著。馬。連。陞。已。帶。領。些。戰。敗。賊。匪。逃。竄。下。山。徑。奔。那。海。馬。姑。去。了。不。談。賊。匪。遠。颺。單。講。楊。玉。科。在。豬。拱。箐。把。賊。匪。囤。積。的。糧。草。并。存。儲。的。財。帛。一。槩。搜。括。過。來。然。後。轟。轟。烈。烈。放。著。一。把。火。把。一。座。山。寨。燒。得。地。坍。土。平。只。才。率。衆。下。山。却。好。岑。營。大。隊。人。馬。也。就。到。了。玉。科。見。著。岑。毓。英。馬。如。龍。忙。將。上。項。事。情。細。述。一。遍。毓。英。不。由。得。將。大。拇。指。一。翹。說。雲。階。〔係。楊。玉。科。的。表。字。〕。你。是。第。一。籌。好。漢。這。時。馬。如。龍。却。有。些。沒。趣。大。凡。爭。勝。的。心。不。拘。何。人。總。是。有。的。忙。說。豬。拱。箐。固。然。險。惡。然。而。比。之。海。馬。姑。還。算。不。得。那。海。馬。姑。有。座。紅。岩。山。高。峰。插。天。下。臨。南。盤。江。江。水。急。溜。行。人。上。去。祇。有。一。綫。

鳥道。如果賊徒扼守著山口。任是千軍萬馬。揮翅難飛。今日雲階攻破。豬拱箐便算戰功第一。如其攻破海馬姑。豈不是還在第一之上嗎？（請將不如激將借著馬如龍口頭。又把海馬姑形勢一敘。趁勢逗起下文。）楊玉科正在自鳴得意。不料馬如龍冷言淡語。早激動他的英雄性氣。也就冷笑著說。戰功第一。不第一。那到不甚輕重。但那海馬姑。並不是海外仙山。天上靈境。有一條路。總有一個人走。我這次到要試試我個骯勁。毓英忙說。雲階。你可不必賭氣。我們還要相機而行。我想這次進攻海馬姑。却用著馬如龍。在山前誘戰。你仍抄出紅岩尖的後面。惟恐合掌文章。怕敵人有個準備。玉科沈吟一會。說那敵人準備一定有的。但他有他的關門計。我有我的跳牆法。待到臨時。不才自有理會。當下計議已定。毓英便派馬如龍帶領一萬大兵。從海馬姑進發。離山十里。放炮安營。馬連陞同陶新春據守海馬姑。却與苗酋張項七夥合一氣。那張項七對著馬連陞說。現在督兵的馬如龍。不是同你弟兄嗎？你何不前去把他勾結得來。一者做我們的臂助。二者

解散大營的團體。這種計畫行是不行。連陞連連搖頭說了幾個不行。如今他已入了大教。同我便成敵國。我固不想找他。他也休想誘我。正說之間。山下的苗兵早拾得一枝箭。箭頭上還紮著一封書信。跑來遞給連陞。連陞拆開一瞧。哈哈的笑了。兩聲忙轉遞與張項七。陶新春趁勢也趕過來同閱。這信原來不是別話。便是馬如龍來招致連陞。勸其早早投降。不失提鎮的位置。張項七同陶新春齊聲笑說。恭喜。馬兄有了這大大機遇了。馬連陞登時把眼睛一翻。急著賭。說我要麼。他我便是豬狗養的。張項七陶新春也就作急說。我們一夥兒不過開個頑笑。馬兄到認起真來。連陞再狡滑不過。忙說這如龍既來誘我。我們何不前去賺他。張陶二位忙問計將安出。連陞說。由我前去詐降。你倆可領著大兵。我好在。那裏裏應外合。張陶齊齊拍掌說。這是再好不過。三人計畫已定。連陞趕寫一封詐降書信也紮在箭頭上。射將過去。俗說此奸彼詐。這連陞約降固藏著陰謀。那如龍勸降亦未嘗不懷有詭計。說明到得第三天。馬連陞騎匹馬帶領三四

十個健壯。暗暗懷著利器。趕去見著如龍。如龍驟連陞到了。裝出那握手歡迎。親熱熱的樣子。當下取出功牌獎劄。留他在營歇宿。其實派人軟禁住他。到得二更天氣。忽然營外一聲胡哨。張項七同陶新春廝殺過來。如龍原有著準備。彼此乒乒乓乓。辟辟拍拍。打個不止。打了一個更次。彼此沒有個勝負。忽然紅岩尖上。發出一道火光。一片山崩地裂的聲音。好不害怕奇了。這種怪現象。惡聲浪是從那裏來的。原來在日間連陞詐降的當兒。楊玉科已做了手脚。預備幾只小船。裝載二百名壯士。多携帶繩索長釘。趁溜水划到紅岩山脚下。時已傍晚。那陡壁懸崖。離離披披的枯藤倒挂。好個楊玉科。捷如猿猴。首先扳藤上去。帶著許多繩索。一節一節的彷彿挂著雲梯。山有多高。這雲梯便有多長。天氣是黑魃魃的。加著枯藤斷葛。棘刺很多。大家帶些火亮靈活的一步套一步。已升入雲端。手脚稍鬆的。早一個咕咚。跌入水晶宮裏。游流的不知去向。除玉科以外。共計是二百名壯士。及爬上山尖。滾跌的已不知多少。好在山頂上的賊巢多半沒人在內。因為

張項七陶新春下山廝殺所以海馬姑的賊匪十去八九人生在世總要得個福運比如福運不透中途便出了岔枝時來運來那就化險爲夷變禍爲福今夜楊玉科冒險登峯毫無阻格豈非是福星照命嗎所以征滇的戰功始終推他第一話休絮聒楊玉科上得紅岩尖畧定喘息計點人數却剩了一百二十多人時已三鼓登時一聲吶喊放火的放火開刀的開刀山頂上總有點賊匪也經不起這一陣廝殺有的被他裹脅了一起衝下山來這時張項七陶新春無家可入無路可歸前面是馬如龍奮起神威鼓打得通通的號吹得嗚嗚的槍彈擊射好似飛蝗後面楊玉科由半空中起個霹靂這一場兩路夾攻又在黑夜之中真算得翻江倒海地坍天崩可憐一個陶新春湊手不及被楊玉科蓋頂一刀身子一閃跌下馬來活活的被玉科擒捉過去張項七見勢頭不對只好領著人衆齊喊願降馬如龍聽著賊衆投降忙令張項七解甲卸裝然後同楊玉科會合一起收拾兵隊回營急忙升帳叫人綁縛馬連陞過來嚴訊到底馬連陞是個硬漢他瞧著事

機敗露。早拔出佩刀自刎。送命三個。賊酋算是自刎的。刎了。被捉的。捉了。生降的。降了。捷報到了。大營。岑毓英好不歡喜。連夜做了奏摺。將克復。豬拱箐。及大破海馬姑。一總敘了。自然是推楊玉科。戰功第一。馬如龍。次之。其餘出力的人員。也便夾敘在內。不消一兩個月。朝廷復旨已到。實授岑毓英。做雲貴總督。楊玉科。馬如龍。并升任總兵。一律賞穿黃馬褂。這次加獎。楊馬兩位。狠爲得勁。所有雲貴。叛回叛苗。聞著岑毓英的威名。無不望風歸附。獨有大理的杜文秀。仗著手下有兩名驍將。一個叫做楊榮。一個叫做蔡廷棟。還勾結騰越總鎮蘇開先。賊兵約有十萬。姓杜的。死到臨頭。還不知覺。還自稱雲南王。在大理府起蓋了宮殿。稱孤道寡。日前聽說豬拱箐失利。陶三春。大紅袍。被殺。還不介意。後來聽說海馬姑又是失守。馬連陞。張項七。陶新春。均不知下落。才大大的喫驚。說這海馬姑。稱做鑊桶江山。(當時却有此名詞)如何也會被敵人佔了不好。我這雲南王。還做不成大。理的城池。還保不住呢。(未嘗無自知之明)轉是楊榮。蔡廷棟。齊說我王不必

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那岑毓英是不曾殺到這裏。如果他有膽子前來。任是三頭六臂的楊玉科。銅筋鍊骨的馬如龍。哼。哼。有了我們兩個。怕的是要殺得他片甲不回呢。文秀說。我也知道這大理是雲南的險要。右倚點蒼。左環洱海。現在洱海裏面。已練著水師。點蒼山一帶已一處處紮著營盤。我個意思。是要煩楊卿督率水路兵丁。蔡卿督率陸路人馬。我自家扼守這堅城。三方面結爲犄角之勢。這計畫對是不對。楊蔡兩個齊說。我們就是如此辦法。當下文秀就加封楊榮做洱王。蔡廷棟做蒼王。親賜尙方寶劍。分頭向水陸路督軍不提。原來杜文秀也是個煙色之徒。性喜抽兩口鴉片。後宮婦女著實不少。娶妻馬氏。算是馬連陞的族妹。生下三個兒子。還未成人。文秀既是稱王。那妻子自是王妃。兒子自是王子了。最寵愛一個回女。叫做楊阿鸞。一個苗女。叫做苗鳳妹。終日價顯鸞。倒鳳屋裏稱孤。同那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困守金陵也。差仿不多。那洪秀全是酒色淘融英雄。氣短。這杜文秀又是烟色兩虧。消磨日月。忽然擎洪秀全做起。比例無非照應。

前書)試問這種混世魔王還能够成得正果嗎。這日正在後宮同高阿鸞苗鳳妹糾纏。猛然的有個戈什哈過來說。王爺不好了。文秀忙問何事。答說。那岑大帥已是殺來了。文秀急得沒法。只得連抽幾口鴉片煙癮。過足忙走。至銀鑾殿。點兵調將。派兩個活勇。子一叫楊金。一叫苗旺。各帶五千個飛虎兵。做楊榮蔡廷棟的策應。自家又卸去王服。換了戎裝。戴一頂九道金邊。回回進寶的高帽子。騎一匹桃花駿馬。出外巡城。不談杜文秀分別點兵布置已定。單講這岑毓英領了大隊的人馬。仍用楊玉科馬如龍做著左右先鋒。那馬如龍進攻東路。沿著洱海。却遇洱王楊榮攔阻。進行彼此開戰。一時未分勝負。楊玉科進攻西路。却好蒼王蔡廷棟從點蒼山殺下。兩陣對圓。彼此兵辟拍先放過一起槍彈。槍彈之後。楊玉科早領著馬隊衝去。講到打仗一層全憑著膽。全憑著氣。壯姓楊的彷彿生龍騎匹快馬。又好似活虎後面隨著。扳藤附葛的一班壯士。又是矯若猿猴。登高山如履平地。這一起衝殺。把那點蒼山一節一節的營盤直踏得稀糊。揚爛。蔡廷

棟在前沒命的狂奔。楊玉科在後沒命的追趕。看看逼近。却好轉過山彎。來了苗旺一枝救兵。這活舅子不知高低。掄起一柄大砍刀。劈面砍來。玉科眼尖。手快。右手用刀格開左手。斜刺著一枝蛇矛。苗旺那裏躲閃得及。一矛早刺落馬下。五千個飛虎兵。相顧錯愕。好個楊玉科。高聲嚷說。汝等快快投降。免其一死。大家一聲吶喊。一個個早跪地求降。這時玉科部下。的兵隊已黑壓壓的到來。玉科忙派二三十個壯士。押著新降的兵。在前衝打頭陣。自家仍領著馬步全隊。一路直向大理進發。單講蔡廷棟。得著苗旺攔了一陣。自家却飛也似的跑進城門。一頭撞著杜文秀。說不好。那楊玉科。已是到跟前了。我們且閉緊城門。快快安設著地雷火礮。諸位這地雷火礮。是西洋防守的利器。如何雲南這裏。倒會得風氣之先。呢。要曉得。回匪用的地雷。也不過空棺滿裝著火藥。安個導綫。等得敵軍將近。燃放起來。便炸裂得山搖地動。要講這種物事。也是背城一戰。利害不過。說時遲。那時快。當著城門衝衢已埋放著大大的地雷。讀至此。我爲玉科捏把汗。不提。

這裏布置已定，單講楊玉科的大隊已逼近城門，原派押隊的二三十個壯士奮著猛力，石塊齊施，偏偏兩扇城門被一班壯士撞開，外邊人一擁而進，才至夾城那地，雷猛烈發作，這一種大聲比霹靂要加上百倍，靠攏在十丈以內，早已被磚石打得粉骨碎身，倘是在夾城之中，還有個不轟為肉醬的嗎？諸位必疑：楊玉科已捲入浩劫，尸骨無踪了。（我亦著急）要曉得玉科在殺掉苗旺的時候，早已把新降的飛虎兵派在頭隊，由二三十個壯士衝鋒，此時炸死的全是飛虎兵，及那衝門的壯士一大段的城牆及一座城門樓子，已是崩倒，凸凹得如亂山一般。玉科再猛勇，不過跳下坐騎，把手一招，竟率領些將弁兵士衝殺進去，記得這年是光緒元年九月，大理城破，蔡廷棟還領著些翻眼回兵，同玉科巷戰，這一場惡殺，尸首是堆積如山，鮮血汨汨的成河，蔡廷棟力竭聲嘶，知鬪不過，開了東門溜走。那杜文秀跑入內宮，找到一個鴉片烟盒子，嚙都喫了幾口，已是腸腹迸裂，登時送命了。却文秀這裏文秀服毒自盡，那裏玉科已帶領大兵撲入回

宮見一個捆一個見一雙綁一雙甚麼王妃馬氏王子杜琦杜琮杜琉和那楊阿鸞苗鳳妹都用繩索捆紮不消半日岑毓英的大隊人馬已威威武武的入城一面出榜安民飛章報捷休兵三日毓英又向玉科說我們大兵是從西路殺入的那東路戰事不知如何還得你去會勸才好楊玉科不敢怠慢當下又點齊隊伍殺奔東路原來洱王楊榮同那活舅子楊金併力抵擋馬如龍不能取勝却好蔡廷棟又從城裏竄來二楊得了臂助賊兵頗增長精神一日數戰如龍只好後却大凡打仗的事體是得步進步如龍正在招架不來却好楊玉科的援兵已到姓楊的先聲奪人賊中瞧見他的纛旗早已心驚膽落未及交鋒蔡廷棟早落荒逃走姓蔡的走了楊榮接著奔逃只有楊金瘦手不及却被馬如龍一刀殺了此時如龍玉科合兵一起先把洱海些水師招降過來二人整隊入城謁見岑師毓英說現在滇黔用兵可算大功告成惟有一個楊榮一個蔡廷棟刻下逃走恐防仍有後患楊玉科忙說料這兩個賊囚不過是逃往騰越同那蘇開先混合一起事

不宜遲。還是由我帶兵去勦滅這股餘匪（餘勇可賈）毓英笑說：「這事却非你不可當。」下玉科又點齊二萬人馬，在那從征豬拱菁海馬姑一班壯士中，選了丁槐做個先鋒。徐聯魁、劉映豐做個左右翼，一路浩浩蕩蕩，開往騰越。講這戰陣的事，情無非是攻城陷壘，斬將奪旗。前幾回的戰功，都算奇中出奇。經在下聲敘得淋漓盡致。這次騰越之役，彼此交鋒，却由丁槐陣斬了蘇開先。徐聯魁、劉映豐包抄著楊榮、蔡廷棟兩個賊囚，見勢不對，也就下馬請降。征騰越却用虛寫省却無數筆墨。玉科既克復了騰越，一面布告安民，一面用個紅旗報捷，飛報岑帥。這個時候，已是光緒二年的四月。毓英因這回匪苗匪一律肅清，這才洋洋灑灑敘了個大功告成的摺子。所有克復豬拱菁海馬姑大理騰越一槩戰功，都推著楊玉科第一，其次才數到馬如龍。再次才到了槐、徐聯魁、劉映豐。不日朝廷旨下，加岑毓英為太子少保，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楊玉科升任提督，也世襲一等輕車都尉。馬如龍以下敘功，晉秩有差，逆回杜文秀家小一律梟首，示衆。事前投降

的賊匪。暫免刑誅。（結敘滇黔回亂有起有落）諸位滿清的政局。到得光緒初年。才算是外患平靖。殘破河山。居然規復。飄搖風雨。幸免危亡。然而剗極則復生。泰交則否。至自古無外患。必有內憂。好容易毛賊盪平。捻匪盪平。陝甘回匪滇黔回匪。又同時盪平。甚麼會國藩呀。李鴻章呀。左宗棠呀。岑毓英呀。不過替愛新覺羅做一輩子走狗。造就出個女主專制的朝局罷了。（言之神傷。聞之氣阻）現在是外魔消除。在下又要講到內魔的勢力。逐漸澎湃。內魔的主腦是那拉氏。只因要發展他的魔力。連親生個皇帝兒子。都視同陌路。自家的媳婦。都逼上死路。眼前抱個光緒帝。也不過是假親假熱。做他垂簾的幌子。這種狐狸。狐搯那能瞞得過天下臣民。但是世界的人。巧滑的多。慧直的少。外官混著些功名。內官貪著些富貴。便是見解得到。也就寒蟬仗馬。結舌不言。偏偏有個獸頭肉腦的窮御史。姓吳。名叫可讀。他想起同治帝無後。現今光緒帝以偏支入繼。大統將來。光緒帝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反把個中興令主血統中斷。思了。又思了。又想。竟引經據

典的做了一大篇爲同治帝爭繼皇儲的摺子。他並不遞入朝堂。拏定主張。買了一口薄皮棺材。擡到馬伸橋旁邊一座山神廟。這廟靠近同治帝的惠陵。廟中有個周姓道士。見吳可讀這般作怪。急忙攔阻。那知他已吞下生烟。衣冠穿得整齊。一霎已眼閉脚直。道士慌了。當卽鳴保報官。地方官前來相驗。搜出身旁一封遺摺。打開一看。是一篇驚神泣鬼的文章。何敢怠慢。因他是位現任御史。當卽謁見都憲。甚麼叫做都憲。就是左都御史罷了。那左都御史寶璽。因吳可讀死得可憐。便把這遺摺遞到軍機。這軍機處來的奏摺。兩宮都要過目的。那慈安見了。不無涕淚交流。想起當日會議原要過繼溥倫。做同治帝的皇嗣。無如慈禧不肯。現在公理所在。這吳御史到算是敢作敢言的忠臣呢。慈禧的思想。不無透過一層。他以爲吳可讀總受了恭王指使。卽非恭王指使。必然也是載淇一黨。嗚呼。這些頑意。何能瞞我姓吳的。今日是死了。如若活著。不給他充發黑龍江。也不能算我的手段。繼而一想。我且卽聲張。且將他的摺子交與廷臣會議。探一探大家心裏。

攷一攷滿漢人才諸位要曉得這些作爲總是慈禧的慣技其時朝臣油滑的一派總是含糊其詞獨有寶廷張之洞依著可讀的意思透切發明慈禧暗罵這兩個腐儒也會同我掉弄筆墨忙切切實實下道懿旨

前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爲嗣原以將來繼緒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第我朝聖相承皆未明定儲位彝訓昭垂允宜萬世遵守是以前降諭旨未將繼統一節宣示具有深意吳可讀所請頒定大統之歸實與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將來誕生皇子自能慎選元良續承統緒其繼大統者爲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憲示天下以無私皇帝自必能善體此意也（冠冕堂皇畢竟有才）慈禧這道懿旨一下會議些臣工也沒有甚班駁那死鬼吳可讀白白的葬送了一條性命遺言埋棺在惠陵左右自是照辦（隨手結束）但是他今日這個摺子不曾發生效力到得二十年後却還有大大影響（預伏立大阿哥溥儀張本

（這且不表。單講慈禧發付了這一回事。却早猜疑到恭王身上。因猜疑恭王又狠不開味。慈安偏偏光緒帝畏懼慈禧之嚴。而樂於慈安之寬。起初慈禧帶他在身邊。只是愁苦百般哄騙。總不開味。後來慈安抱去。有頑有笑。到還母子相依。因此慈禧又忌慈安。日日同李蓮英計畫。總想拔去眼釘。好讓他一手遮天。演唱那金輪則天的戲齣。這時榮祿同李蓮英已結爲死黨。甚麼慧妃、懿妃是慈禧喜悅的總聯絡。一氣哥哥姊姊分外投情。不女不男暗中偷摸。慈禧是明知故昧。一來風花雪月聊以娛情。二來舞唱吟歌本爲慣技。說不盡風流豔史。談不完官禁私情。春去春來。鶯鶯燕燕。花開花落。雨雲雲人。羨慕榮華。玉葉金枝。好一位皇親國戚。在下還妬忌他。偷嘗禁脔。享不盡豔福。溫柔合當有事（四字提神）這日榮祿午後進宮。恰恰老佛爺躺在匠床打盹。左右站著李蓮英和那懿妃。只見蓮英望懿妃擠一擠眼。低低說聲。你瞧外面誰來。懿妃再輕狂。不過忙將身子一扭。一眼瞧見榮祿。不由得笑靨微開。手裏擎條灑花汗巾子。將一張櫻桃小口揀

住。兩。只。高。底。鞋。子。下。彷彿。滑。滑。的。踏。了。香。油。趕。出。內。間。伺。榮。祿。打。個。照。面。不。料。老。佛。爺。咳。嗽。起。來。豈。不。是。天。不。做。美。嗎。

評曰。岑毓英勦回。起初仗著馬如龍。以後全虧的楊玉科。書中歷數幾個戰功。第一固是品評確當。亦復靈光四射。奕奕有神。

敘楊玉科破豬拱箐。已覺破空而來。仍是虛寫。至破紅岩尖。即將扳藤附葛。百苦備嘗情形。實在發揮所謂事有合掌。文不雷同。不如是不足折服如龍。那戰功第一。便非定評。

破大理的危險。在夾城忽發。地雷偏偏事前伏綫。有意無意之間。爲出脫玉科地步。神出鬼沒。筆端不可思議。

敘事當虛虛實實。如騰越之役。仍用實地摹寫。豈非笨伯。

吳可讀尸諫一事。看似無甚關係。然爲此書過峽上則緊緊根據立儲會議。下則惹起宮闈猜忌種種內斃。發展變幻離奇。總由此鼻孔出氣。推慈禱用心不

盡排異已不止也。

第二十回 頑雨癡雲深宮敗露 靈丹妙藥毒水流傳

那懿妃正待出房來會榮祿不料老佛爺在匠上咳嗽起來心底著慌忙轉過身子捏手捏腳的趕至匠前原來慈禧並不會睡醒不過夢中痰糊咳嗽一聲那李蓮英搖一搖手說暗在這裏你可去去就來懿妃得這句話才放心大膽的出去榮祿笑嘻嘻的伸手握著懿妃的手低低叫聲卿卿暗們還在那間屋子裏坐坐何如懿妃並不則聲這是連連點頭隨著榮仲華走入旁廂的屋裏忙忙將窗帷子放下裏邊陳設齊整也設了一座匠床桌椅物件都是海梅安著螺鈿精緻異常諸位那一男一女混入一間屋子請問有甚麼事幹這時又是秋涼天氣龍鬚八尺錦褥一方鴛枕橫排羅幃低亞有時是笑言格格有時是嬌喘微微正在儂情歡洽郎意溫存不提防窗格裏透進一道眼光窗紗上閃著一個人影榮祿還疑猜李蓮英跟來偷瞧他倆動靜到底懿妃眼快瞧出是個女人家影子原來一

隔著碧紗窗格一瞧。瞧出唐伯虎仇十洲活畫的春宮秘戲。不由得飽讀一番。不忍釋手。這裏讀著。那知驚動了畫裏鴛鴦圖中。鵝鱗那懿妃。嚷著他便應著。這叫做無心捉奸。比著水滸上武松石秀。還來得湊巧。冤家路窄。無可回旋。七格格得了這種把鼻忙微微的冷笑。說現在宮禁裏糟了。青天白日。竟出些牛鬼蛇神。因指著兩個宮監。說皇上家給俸你們。難到是替不男不女的巡更嗎。可憐榮祿。懿妃在屋子裏聽著。也不敢出來認話。却好慧妃從外面進來。瞧出情形。忙忙拏話支開。勸其不必認真。七格格冷笑說。天下事可不認真。這宮禁裏藏著男人。再認真甚麼。忘入雜種一淘兒。都要進來了。那還成個體統嗎。這裏七格格發話裏面。老佛爺已一覺睡醒。忙問是誰在外。胡叫李蓮英趕著出來。曉得榮祿懿妃兩個事情破露。忙說誰在這裏大驚小叫。有話到老佛爺面前再講。又指著兩個宮監說。你們些喫熟飯。不管事的東西。停歇。瞧我給你們一頓皮鞭。（我要替叫冤屈）說著說著。轉身進內。七格格此時不再多言。忙跟著蓮英來見慈禧。當將慈

安派他前來的意思。及所商要件。先行講明。然後便提到榮祿。同懿妃。廝混一起。慈禧不待講完。故作驚訝。說這事奇了。這宮禁之中。何容男女混雜。忙招呼李蓮英。說你快替我把兩個不要面孔的東西。傳來不消一刻。榮祿同懿妃到了。兩個跪在地下。這是碰頭慈禧故意喝說你倆在一起。究竟有甚勾當。懿妃這是泣哭。轉是榮祿硬著膽子。忙說奴才是因有要事。面見太后。只因太后困覺。一時未敢驚動。故爾找間屋子歇息。不料那屋內已有懿妃坐著。奴才便唐突了些。這個慈禧忙搶著說。這個尊卑不分。男女無別。那還成個體統嗎。你雖是我的內姪。我却不能容忍。左右還不替我又他出去。宮監一聲答應。仍是用從前。又那金俊生辦法。又將第十一回書。一提照應完密。把榮祿衣翎辮髮一揪。推推搡搡的早已又出宮門。慈禧見榮祿走了。忙指懿妃說。非是我同你作對。今日是冤家路窄。你要洗你乾淨身子。還該求求七格格替你在東太后那邊講些好話。這時慧妃早隨著進來。站立一旁。忙笑向七格格說。姐姐自古講的好得罷。手時須罷。手得

饒人處且饒人不看金剛看佛面。咱們面子小千萬總看老佛爺個金面罷了。當下七格格無話可答只得剪斷岔枝說東太后本意叫妹子到這邊問話的如今既得了老爺佛諷旨這時是不能耽擱的了說罷便向慈禧告辭慈禧也就客客氣氣的站起身來忙招呼慧妃相送出宮這裏慈禧同慧妃曲盡殷勤原指望一天雲雨從此消散（活做大夢）那知七格格是不能容忍的一者東西兩宮已成水火兩邊搬是非在所不免難得今日得了這種真憑確據豈有不傳做笑談的二者七格格也是個寡居大凡守節的人對於不貞的婦女痛恨刻骨而況孝哲后一條性命是慈禧活活坑送的這慧妃是慈禧的心腹榮祿又是慈禧至親在七格格心裏以為捺倒榮祿慧妃便丟了慈禧的架子便可替孝哲后掙一分氣報一點不平所以回到東宮見著慈安交代過正文便將那些尷尬的話一五一十說了慈安這是搖頭噁嘴的說該死：醜殺：也不提著辦法七格格說爲今之計咱們且去同恭親王計議：慈安說聲也好：當下七格格更不轉致

便趕緊坐乘轎子去會恭親王。却好昌壽公主也在恭邸。兩人先談笑一會。然後同見恭王。把來意備細講了一遍。恭王冷笑說：我早知那混濁宮闈不男不女的。做些勾當。甚麼戲班子串出串進。已儘不成話。說如今既有這種真憑實據。那一雙狗男女忘入無恥。我是容他不得。當時招呼個心腹內監。叫他趕請師傅。翁同龢過來。諸位。這恭王何以獨請翁同龢。其中却有個緣故。原來光緒帝有兩位師傅。一是孫毓汶。一是翁同龢。但姓孫的與李鴻藻一黨。這黨內却羅致許多人物。甚麼潘祖蔭呀。張之洞呀。張佩綸呀。黃體芳呀。陳寶琛呀。劉恩溥呀。鄧承修呀。王先謙呀。還有個宗室寶廷。推李鴻藻做個黨首。其名叫做清流黨。這清流黨議論風生。專門的指疵摘瑕。聞風即雨。一點點事體。鬧得翻空樓閣。平地波瀾。仗著李鴻藻是慈禧的紅人。慈禧對於這班清流黨。也就言聽計從。沽名釣譽。其實那一班人所爭執的。所彈劾的。都是些細微末節。試問對於立儲問題。對於宮闈濁亂。奄宦弄權。這種絕大關節。有誰提及。（抹煞一切）姓翁的是位狀元宰相。學問

是好的。不過少些經濟。然與孫毓汶意見不投。從系統上分別。孫毓汶附和李鴻藻。却是慈禧一黨。翁同龢聯合恭親王。却是慈安一黨。這日恭王請同龢過來。把七格格在慈禧宮內所見所聞畧述一遍。姓翁的嘆了一口氣說。這還了得。這種宮廷淫濁。國史貽羞。我再不言。還有誰人敢言嗎。當下就在恭王邸內取出紙張。提起筆來。切切實實起了摺稿。遞給恭王瞧了。恭王連稱用得。翁同龢就辭別回家。當晚繕好。趁著早朝。遞入軍機。不必交代。這裏七格格趕著回宮。面復慈安。靜候外間動靜。到了第二日。翁同龢的摺子果然入內。但姓翁的也是位軍機領袖。自家遞的摺子。例應回避。李鴻藻打開一看。嚇得舌頭伸出來。縮不進去。欲待退還。又無此條例。欲待進呈慈安。必然開罪慈禧。想了又想。只好溜入慈禧那邊。把摺中情節說明。請示辦理。慈禧此時好生難受。暗想宮內的秘密。外臣如何得知。且昨日發生的事情。今日便有了參案。這分明七格格回宮告訴慈安。慈安又授意恭王。由恭王轉出。翁同龢來同我這邊搗蛋。當將銀牙一挫。說不犧牲一兩。

個男女不足湔洗我這裏的斑點與其讓人下手落了人家圈套不如我自行勾當見得我光明正大一無私忙同李鴻藻把原摺索來提起硃筆便在摺尾批著官禁森嚴何容外臣攔入步兵統領榮祿雖係內親究屬不避嫌疑著卽革職永不敘用欽此這道旨意批出隨將榮祿懿妃兩個招呼過來說非是我同你們一些情分不留但東邊事同我爲難我如屈情碍面反給人做了把鼻榮祿無話可說轉是懿妃哭啼啼慈禧發急說誰叫你做賊的手腳不能乾淨算了不要惹我嘔氣了懿妃聽了這話知哭也無益揩揩眼淚轉著回自家宮院畢竟婦人家肚腸子是狹窄的想到自己私情被人揭破顏面無存與其撐在人前立在人後被人指指搨搨的到不如尋個自盡了百清主意拏定便解下那灑花汗巾結成個圈扣啞啞那圈兒外還有生機圈兒內便成死路了這一條好端端的性命不是阡送在榮祿手裏嗎（了却懿妃）那榮祿回去自然是心驚肉跳到得晚間才閉著眼便見個婷婷娜娜一位旗裝的婆子頸項上套著汗巾彷彿

是那懿妃心中一嚇，嘴裏嚷著有鬼，早是他的老婆，蹇過身來，大大給他一記耳光子，忙說你講甚麼榮祿，只才精神一提，不見形影，到得次日，早是慈禧那邊報信過來，叫他趕忙交代，不必逗留，這一起事情，算是懿妃含羞自盡，榮祿闖禍，丟官從此賦閑了七八年，才得個開復，那是後話，却說慈安同七格格在宮裏等候消息，不見動靜，後來打聽懿妃身死，榮祿革職，才知道翁同龢的摺子已經發生效力，當下慈安便對七格格說：「如今這起案子，是由那邊辦了，但是西后眼中無人，凡事並不同我商量計較，我終日價睡在鼓裏，將來被人暗算，還不知道呢。」（引起下文）七格格說：「兩宮訓政一樣平權，他能降他的手諭，咱們難道不能下旨們的懿旨嗎？現在恭親王負氣家居，不問朝政，不妨由這裏下道懿旨，叫奕訢趕入軍機，維持朝局，奕訢到得軍機，咱們不有個靠背嗎？當下慈安點首，忙提起硃筆，寫了一道手諭，起復恭親王奕訢，仍入軍機辦事，但奕訢重入軍機，東宮慈安是非常寵任，西宮慈禧又格外仇視，前次同翁同龢奏參榮祿，波及懿妃，那一種

結毒在心。還一些不會消釋。何況秦王又趁此入了軍機。豈不是火上加油。益發激怒嗎。當下慈禧便對蓮英說。孩子現在老娘是勢成騎虎。不得不。下些辣手了。你要幫助我想方法。蓮英一笑說。孩兒却有兩個師父。一位是雍和官的喇嘛。一位是白雲觀的道士。兩人法術高深。那喇嘛有覓呪的靈符。呪人立時死。斷然是不得活的。道士有靈丹妙藥。百出其奇。有種丸藥。喫了能迷失心。志有種能縮短身材。有種能叫奄官變做好人。有種能叫壯夫化為天閻。最利害的能叫人無疾而終。一點痛苦沒有。慈禧笑說。從你進宮以來。也不會聽說有甚師父如何這會冒出一僧一道。豈不是信口胡謔嗎。蓮英忙著急說。孩兒講就那天雷劈腦不瞞娘說。這兩個師父是新近結拜的。孩兒為著娘的悶氣。多派心腹四處物色。那奇才異能。兩個月頭裏有人介紹。這喇嘛道士先後約定。個所在我就溜去分別。同他倆會了。因他倆總有點奇異。我所以多多送他倆金銀拜他倆為師。那道士姓周名鶴。年就住在西山白雲觀。那喇嘛名叫道行。原住錫在熱河雍和宮。

現在却寄居城東大佛寺。我想道行的神咒，是不肯輕易傳授的。引他進宮，不無惹人注目。獨有周鶴年的丹丸藥水，可以索取些前來試驗。娘的意思，以爲何如。慈禧點著頭說：你明日就去，務必儘其所有，各色均勻些過來，以備應用。不消說得，次早李蓮英即往會周道士。大瓶小瓶，携帶著許多回來。一種種的上面都有標名，并如何試驗方法，通同交代清楚。慈禧得了這許多秘密的頑兒，先試驗那闖官變做好人這一種作用。同上回了寶楨，誤吞的那幾拉丸藥，却差衍不多。（照應第十一回）其次便要試驗那縮短身材的藥水。當下心中一想，且把劉承恩那個忘八雜種喚來，做個試驗品。諸位這劉太監不是慈禧從前的紅人嗎？無如有了崔長禮姓劉的，已是下擡，有了安得海姓崔的，已漸漸冷落，有了李蓮英，那安得海且够不著這個天字一號的分兒。長江後浪催前浪，世界新人壓舊人。但就失時倒運的兩個，崔劉太監比較姓崔的，還服務小心，慈禧還不曾膩煩。獨有劉承恩恃著往日的舊歡，以爲老佛爺總不能忘却前情人前背後的，不無

信。口。的。胡。柴。慈。禧。最。犯。忌。的。是。搗。他。穴。眼。今。日。得。了。這。種。藥。品。忙。喊。他。過。來。說。孩。子。娘。今。日。給。你。點。甜。頭。忙。取。過。一。只。玻。璃。杯。子。和。些。藥。水。遞。給。承。恩。說。你。且。喫。了。再。舒。服。不。過。再。樂。意。不。過。承。恩。不。敢。違。拗。雙。手。端。起。杯。子。不。管。酸。甜。苦。辣。一。飲。而。盡。慈。禧。笑。合。合。的。叫。過。兩。名。官。監。把。承。恩。扶。綽。在。一。間。屋。內。躺。在。一。個。匠。上。用。一。條。海。虎。絨。毯。子。將。他。周。身。蓋。好。將。門。揜。起。一。會。工。夫。却。好。慧。妃。過。來。賜。坐。未。定。慈。禧。笑。說。嗜。們。今。日。有。種。新。戲。鮮。法。做。出。來。到。狠。有。意。味。的。不。知。應。手。是。不。應。手。你。可。同。兩。個。孩。子。們。到。那。間。屋。子。裏。瞧。瞧。慧。妃。不。知。就。裏。由。兩。個。太。監。領。去。還。有。宮。女。們。瞧。熱。鬧。的。一。起。跟。隨。過。去。將。門。一。推。只。見。一。張。匠。床。上。蓋。一。條。海。虎。絨。慧。妃。忙。說。那。戲。法。一。定。在。毯。子。底。下。兩。個。太。監。上。前。把。毯。子。一。掀。好。生。奇。怪。那。五。尺。多。長。的。劉。承。恩。竟。變。做。一。尺。八。寸。的。小。娃。子。身。段。不。動。氣。息。全。無。大。家。不。免。大。驚。小。怪。的。起。來。這。時。老。佛。爺。也。就。到。了。忙。笑。了。一。笑。說。嗜。們。這。種。頑。意。兒。奇。是。不。奇。怪。是。不。怪。慧。妃。欲。待。詰。問。慈。禧。忙。把。臉。色。一。沈。說。你。們。有。朝。觸。了。我。的。惱。怒。瞧。這。姓。

劉○的○就○是○大○家○榜○樣○(○惡○毒○已○極○)○這○句○話○一○說○那○個○還○敢○開○口○諸○位○藥○品○是○一○種○種○的○試○驗○如○今○慈○禧○又○想○起○翁○同○龢○那○個○厭○物○忙○取○出○一○瓶○藥○水○招○呼○崔○長○禮○過○來○同○他○咬○個○耳○朶○叫○他○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崔○長○禮○似○有○難○色○慈○禧○登○時○把○眉○頭○一○皺○說○這○種○不○傷○性○命○的○頑○意○兒○你○都○不○肯○做○叫○你○拏○刀○殺○人○又○待○怎○麼○長○禮○見○佛○爺○動○怒○忙○說○我○去……於○是○帶○個○小○瓶○藥○水○竟○跑○到○上○書○房○來○找○著○個○幼○小○的○宮○監○同○他○附○耳○不○知○囁○囁○咕○咕○講○些○甚○麼○隨○在○腰○裏○掏○出○一○大○錠○銀○子○給○他○買○果○子○喫○小○監○見○錢○眼○開○却○值○光○緒○帝○在○上○書○房○讀○書○翁○師○傅○按○課○講○授○在○那○送○茶○的○當○兒○小○監○做○些○手○脚○茶○裏○和○點○藥○水○不○知○不○覺○翁○師○傅○呷○了○兩○口○光○緒○帝○也○就○呷○了○兩○口○諸○位○君○臣○兩○個○呷○了○這○兩○口○茶○不○打○緊○一○位○是○狀○元○宰○相○終○抱○伯○道○之○悲○一○位○是○一○朝○天○子○竟○少○生○人○之○樂○不○會○下○著○蠶○室○居○然○同○受○腐○刑○外○人○不○知○道○的○都○疑○猜○君○臣○兩○個○生○成○天○闢○不○會○生○男○育○女○那○知○其○中○還○有○這○種○大○大○情○節○當○下○有○人○問○我○這○光○緒○帝○是○慈○禧○的○愛○戀○不○能○因○愛○成○仇○反○下○了○這○種○毒○手○要○曉○得○慈○禧○

過繼這光緒帝。不過用他做個幌子。偏偏光緒帝又與慈禧不投。又同慈安聯合一氣。慈禧因忌慈安。所以連光緒帝一并葬送。在慈禧的心裏。還以為不傷害他的性命。留他這金玉之軀。做個皇帝的代表。已是從寬待遇。那唐朝的金輪則天。會把李姓子孫。誅戮殆盡。不下一種辣手。不能稱做化雞司晨。比如同治帝。還是慈禧的親生。到得梅毒發生。尙且希冀他早死。何況抱來的兒子。有甚麼天性。相關能於死得一個。又抱一個。讓這老婆子穩坐江山。大權在握。這才是他真正心裏。這時內寢的勢力。已經澎漲到二十四分。然而不辦掉慈安。那是斷斷不肯歇手。記得這年是光緒六年。有個東陵祭祀。甚麼叫做東陵。便是咸豐帝的陵寢罷了。偏偏慈安同恭王研究這祭祀的儀節。敍到行禮設坐。恭王拏出親房族長的牌子。便侃侃而談。說文宗皇帝在位時候。先後冊立兩后。那慈禧不過在妃嬪之列。如今行禮。正位應設兩墊。要請太后在右。虛其左。留爲元后的位。實慈禧宜降處偏旁。那才是個道理。慈安說。論禮應該如此。但恐照禮施行。慈禧必起爭端。恭

王作色說：這是祖宗的家法。皇朝的定制，百官具瞻之地，那能够胡亂通的？咱們一定這樣辦法。有話由我來班駁。當下計議已定，到得東陵祭祀的當兒，恭王是個親房族長，首先到位置一切。其餘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八分公、黃帶子、紅帶子一班宗室，不論近族遠支，陸續到位置。最後慈安、慈禧兩宮法駕，并光緒帝的御輦，威武武的齊至陵寢。皇上有皇上席次，兩宮有兩宮席次，慈禧、慈惠、著開載的禮單，將元后慈安列入正位，自家的位，實移在旁廂，不覺怒從心起。忙問：今日這禮典儀節，誰人布實？誰人處理？恭親王忙應聲而出，說：這是依照祖宗的家法。皇朝的定制，由老臣布實的。處理的慈禧、連連、冷笑，說：好個祖宗家法。皇朝定制，我難道不是一朝國母嗎？恭王說：太后是今上的生母，在文宗顯皇帝御極的時候，會却非位正中宮，這祭祀大典，明足以對臣民，幽足以對神鬼，於位實是不能僭越的。（我替慈禧設想，真覺難堪。）慈禧此時直氣得三尸暴躁，七竅生烟，臉上的顏色如白紙一般，不由得兩眼圓睜，雙眉倒豎，忙把銀牙一挫，說好：你們做

成○圈○套○來○捉○弄○我○憑○著○尊○無○二○上○的○慈○安○太○后○憑○著○皇○上○憑○你○這○族○長○將○我○攆○出○
陵○寢○好○是○不○好○說○著○起○身○要○走○轉○是○醇○王○奕○譔○禮○王○世○鐸○跪○地○碰○頭○齊○說○請○皇○太○
后○息○怒○這○時○慈○安○也○過○意○不○去○忙○招○呼○恭○親○王○說○禮○須○守○經○事○貴○從○權○階○們○將○正○
位○並○設○三○塾○好○按○次○行○禮○慈○禧○這○才○無○話○然○而○今○日○這○場○舉○動○算○是○當○眾○羞○辱○積○
忿○在○胸○恨○毒○越○過○越○大○冤○仇○越○結○越○深○細○想○起○來○第○一○次○是○咸○豐○帝○留○宿○西○宮○經○
慈○安○預○著○祖○訓○要○剝○衣○捆○打○第○二○次○是○慈○安○入○宮○撞○著○那○戲○班○子○金○俊○生○弄○得○下○
不○來○臺○第○三○次○是○殺○安○得○海○一○個○寵○愛○的○心○腹○被○慈○安○和○恭○王○拏○定○主○張○依○法○辦○
了○第○四○次○是○七○格○格○挑○撥○是○非○揭○出○榮○祿○懿○妃○的○真○相○雖○然○不○是○慈○安○主○動○要○曉○
得○翁○同○龢○具○摺○奏○參○也○倚○仗○著○慈○安○及○恭○王○勢○力○第○五○次○便○是○這○東○陵○祀○典○分○明○
拏○名○分○問○題○丟○落○慈○禧○的○架○子○(○前○後○照○應○有○條○不○紊○)○你○道○慈○禧○惱○是○不○惱○氣○
是○不○氣○他○正○在○陰○謀○詭○計○預○備○些○丹○丸○藥○水○施○展○那○惡○毒○手○段○對○於○舊○寵○的○劉○承○
恩○愛○繼○的○光○緒○帝○帝○師○翁○同○龢○尚○且○一○個○不○饒○何○况○二○十○多○年○的○眼○中○釘○非○拔○去○

不能稱意（前前後後關於兩宮的芥蒂一併敘明不但頭緒清楚且順手引起下文）當下無話在這東陵行過典禮兩宮及皇上自然啟駕回宮其餘與祭人等亦分別各回邸第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但這慈禱一心一意要害慈安急切尙不能得手李蓮英求過師父幾次那白雲觀周道士說我的靈丹妙藥已通共交給與你只要你相題行文隨機應變何愁不達到目的那喇嘛道行說我的咒法。是。沒。有。不。靈。但。須。把。生。人。的。年。月。日。時。開。來。我。才。有。個。辦。法。蓮。英。回。宮。告。給。慈。禱。慈。禱。但。知。道。慈。安。的。生。辰。那。建。生。的。時。間。却。摸。不。清。楚。又。不。好。去。明。問。只。得。攔。下。來。總。之。慈。安。這。條。性。命。總。穩。穩。的。抓。在。慈。禱。手。掌。心。裏。蓮。英。也。知。道。慈。安。死。期。將。至。人。前。人。後。稱。呼。慈。安。做。死。鬼。自。己。的。架。子。越。過。越。大。有。人。觸。犯。了。他。輕。則。毆。打。辱。罵。重。則。腦。袋。搬。家。宮。禁。裏。不。男。不。女。的。總。稱。呼。他。做。九。千。歲。偏。偏。這。九。千。歲。三。個。字。又。被。七。格。格。聽。見。當。下。告。知。慈。安。慈。安。尙。不。相。信。當。招。呼。幾。個。宮。監。過。來。問。問。一。個。個。齊。說。現。在。九。千。歲。的。威。名。那。還。了。得。外。邊。有。個。口。氣。寧。遇。閻。羅。王。

不過九千歲觸怒李蓮英不死也定罪。瞧這九千歲很是不狠。慈安嘆一口氣說：原來如此。記得光緒七年的三月初一兩宮御殿坐朝已畢，退入後宮。慈安對慈禧說：愚姐賦性戇直，有一句話却容納不住。慈禧忙問說：姐姐有甚賜教？妹子當得遵依。慈安說：不是別的，便是賢妹信用的太監總管李蓮英，平日對於愚姐固是大言不慙。現在聽說宮內宮外替他起個徽號，叫做九千歲。這九千歲的稱呼在前明太監裏有個魏忠賢，在近時太平天國裏有個楊秀清（照應前書何等靈敏）。愚姐瞧那姓魏的姓楊的都是巨奸大惡，敗國亡家。這種不美的稱呼，不料發現在這個時候。會哼哼，那就講不下去了。好個慈禧忙陪笑說：這事愚妹全不知道。這種稱呼愚妹也不會聽見。如果實有其事，那李蓮英還能存留宮禁嗎？自古亂人家國的總出於一班宦寺，所以本朝家法內監不准出京職銜不過四品。在前安得海鬧出那個岔枝一個山東巡撫，便足制其死命（又隨手照應前書）李蓮英豈無聞知他還敢作威作福的自居九千歲，豈不是好好的腦袋。

要○想○搬○家○嗎○無○論○有○無○其○事○便○這○冒○犯○姐○姐○惹○起○兩○宮○意○見○這○罪○過○已○不○能○饒○容○
愚○妹○回○去○處○治○諸○位○慈○禧○這○一○片○甜○言○蜜○語○把○個○慈○安○說○得○點○氣○全○無○反○覺○不○好○
意○思○忙○說○只○要○賢○妹○遇○事○留○心○嗜○們○兩○宮○毫○無○意○見○慈○禧○情○急○智○生○暗○想○他○既○同○
我○携○手○我○何○不○趁○這○個○機○會○就○同○他○親○熱○因○笑○說○後○日○是○三○月○初○三○算○是○上○巳○節○
愚○妹○擬○辦○點○清○潔○的○小○品○糕○果○把○這○裏○七○格○格○和○我○的○昌○壽○公○主○一○并○齊○集○談○談○
風○月○被○除○不○祥○姐○姐○意○下○以○爲○何○如○慈○安○答○應○不○迭○的○說○我○去○：○這○因○這○一○去○便○
生○出○驚○天○動○地○的○奇○文○鵲○亂○鴉○飛○的○慘○劇○未○知○後○事○請○閱○下○回○

評曰：敘懿妃這段豔史却是從慈禧側面寫照因宮闈事秘無可形容難得有
一○雙○比○翼○鴛○鴦○如○何○不○極○力○描○摹○爲○金○輪○則○天○做○個○副○本○但○詞○意○却○風○流○蘊○藉○
不○落○蠶○俗○是○爲○可○取○

慈禧手段再敏活不過對待一切全用封車打馬方法知道榮祿懿妃事敗於
七格格有意無意的彌縫却不露色相及至翁同龢參揭却又毅然決然擊

主。張。總。不。肯。貽。人。口。實。

文。章。有。引。賓。定。主。法。將。絃。繚。禧。謀。善。慈。安。先。拏。劉。承。恩。翁。同。蘇。及。光。緒。帝。做。個。觀。子。有。大。試。驗。必。先。有。小。試。驗。小。試。驗。能。應。手。則。大。試。驗。未。有。不。應。手。者。處。處。描。寫。內。斃。却。處。處。回。顧。書。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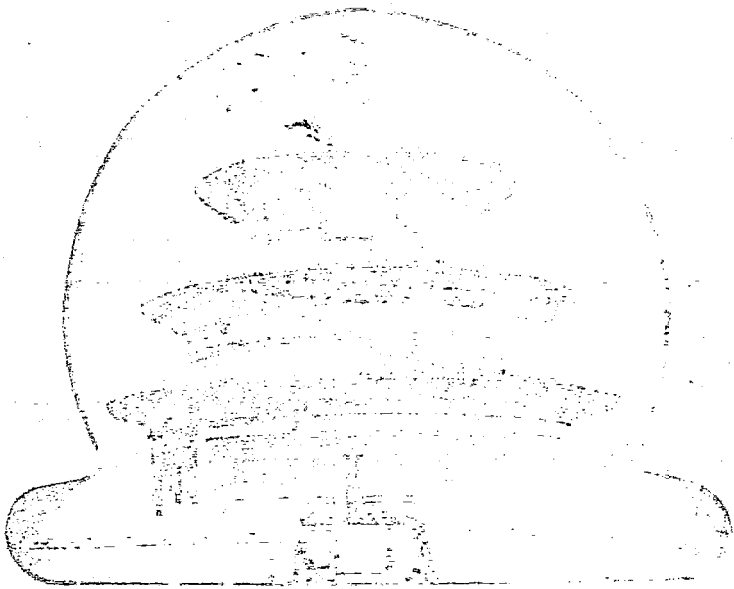
此。書。鉤。心。鬪。角。穿。挿。事。實。真。是。天。衣。無。縫。東。陵。禮。典。爭。執。位。次。李。蓮。英。自。稱。九。千。歲。兩。事。絕。不。相。連。看。他。夾。絃。其。中。便。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山。斷。雲。連。幾。令。人。應。給。不。暇。斯。爲。敘。事。能。手。

西太后秘史演義



說小史匯

義演史跡在太運



版出社說小史匯



3 0528 0272 9

歷史小說
西太后秘史演義

第二十一回 禍起蕭牆慈安逝世 釁生海國越南擣兵

到得三月初三慈安本擬即往慈禧那邊大早却有個軍機會議非兩宮御下
可與議的是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李鴻藻翁同龢尙書王文韶還有個新到京的
左宗棠這左宗棠何以入京因爲新疆雖已平靖劃爲行省但同俄國交涉狼費
周折其時俄人占據伊犁不肯退讓在光緒五年（補敘事實）朝廷曾派崇厚
充使俄大臣叫他收還伊犁無如俄人借口俄商被害要中國賠償損失又指東
畫西改抹中俄分界地圖那崇厚是糊塗不過恇怯不過被幾百俄兵圍住使館
崇厚便嚇得屁滾尿流只顧個人生命不管國家利害俄人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一氣要求十八款條件崇厚無不件件承認款款畫押比如俄人要娶慈禧做個
老婆要愛繼光緒帝做個兒子我知道這旗大爺也沒有個不點首不願意的這

種草包的東西也。虧清廷用他也。虧他冒冒失失的身膺重寄。所謂殺之不足。剛之有餘。及至交涉失敗。廷臣交章彈劾。甚麼潘祖蔭呀。張之洞呀。張佩綸呀。黃體芳呀。一班清流黨。鬧得烟霧交加。奏請褫職逮問。朝廷沒法。一面鎖拏崇厚來京。一面另派大裏寺少卿一等毅勇侯曾紀澤前去趕辦交涉。姓曾的因請陳鴻翔郭嵩燾兩位充做參贊。因甚麼要陳郭二位去做參贊。諸位不記得咸豐末年。怡王與聯軍議和。虧著陳鴻翔郭嵩燾才能磋商就緒的嗎。（照應第九回書。周密之至。）此次紀澤請加派陳郭二位。就是用輕車熟路的意思。到得俄京。俄人執定前議已經簽字。無可更改。且聲稱中國如果反汗。惟有派艦隊東來。紀澤沒法。當即密派郭嵩燾回京。報告一切。此是光緒六年的事體。當時軍機得了這個消息。一面飭曾國荃防備津沽。用那百戰百勝的鮑超。駐紮天津。防俄東下。一面飭左宗棠防備新疆。用那北路勦回的劉錦棠。金順。駐紮伊犁。防俄西侵。一面仍飭曾紀澤改修前約。不得勝利不回。好個曾紀澤。剛明果斷。深沈不露。綽有父風。論

咸。同。間。中。興。事。功。推。會。國。藩。做。個。中。流。底。柱。論。光。緒。初。外。交。成。績。也。要。推。會。紀。澤。做。個。萬。里。長。城。一。意。孤。行。慮。周。思。密。百。端。抗。議。舌。敝。唇。焦。整。整。交。涉。了。一。年。然。後。將。崇。厚。簽。字。的。原。約。修。改。七。條。(一)歸。我。伊。犁。南。境。地。(二)喀。什。噶。爾。不。依。據。崇。厚。所。定。界。綫。(三)塔。爾。巴。哈。台。照。崇。厚。所。定。界。綫。改。修。(四)嘉。峪。關。通。商。仿。天。津。辦。理。刪。去。西。安。漢。中。漢。口。字。樣。(五)廢。去。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訥。專。條。(六)僅。允。於。吐。魯。番。添。設。領。事。(七)天。山。南。北。路。貿。易。改。均。不。納。稅。爲。暫。不。納。稅。此。外。改。賠。款。三。千。萬。爲。九。百。萬。盧。布。這。一。次。伊。犁。改。約。算。是。由。會。紀。澤。爭。回。個。面。子。畢。竟。漢。人。才。具。勝。是。滿。人。俗。說。不。爭。饅。頭。爭。口。氣。這。伊。犁。由。姓。會。的。爭。回。交。給。左。宗。棠。左。宗。棠。一。面。叫。劉。錦。棠。接。收。劃。清。中。俄。界。綫。一。面。趕。著。進。京。面。陳。機。務。(揮。鉞。伊。犁。改。約。一。段。應。有。儘。有。毫。不。疏。漏。)這。日。却。是。三。月。初。三。兩。宮。在。養。心。殿。開。著。軍。事。會。議。當。由。恭。王。首。先。發。言。說。這。伊。犁。交。涉。算。是。崇。厚。失。敗。於。前。會。紀。澤。爭。勝。於。後。如。今。既。由。左。宗。棠。派。劉。錦。棠。接。收。這。中。俄。交。涉。算。是。粗。粗。的。定。局。但。今。日。海。洋。不。

靖。歐。化。東。來。日。本。又。虎。視。眈。眈。這。南。北。兩。洋。大。臣。是。非。常。重。要。的。李。鴻。藻。也。就。揮。言。說。那。北。洋。大。臣。由。著。李。鴻。章。兼。任。是。再。穩。妥。不。過。但。南。洋。大。臣。也。須。得。個。老。於。軍。務。熟。於。外。交。的。方。可。勝。任。左。宗。棠。說。然。則。莫。如。曾。紀。澤。了。朝。廷。論。功。行。賞。因。才。器。使。臣。以。爲。南。洋。大。臣。非。派。紀。澤。不。可。慈。安。意。似。許。可。轉。是。慈。禧。將。頭。一。搖。說。紀。澤。雖。係。有。功。然。資。格。威。望。尙。嫌。不。够。我。的。意。思。說。到。這。裏。將。眼。睛。瞧。著。宗。棠。微。微。含。笑。恭。王。會。意。忙。說。知。臣。莫。若。君。最。好。放。左。宗。棠。做。兩。江。總。督。兼。個。南。洋。大。臣。一。左。一。李。皆。是。先。臣。曾。國。藩。特。薦。的。奇。才。以。之。處。理。南。北。兩。洋。當。能。勝。任。兩。宮。連。連。點。首。左。宗。棠。尙。欲。懇。辭。早。由。太。監。傳。呼。退。朝。一。衆。會。議。大。臣。就。此。朝。散。這。裏。慈。禧。笑。向。慈。安。說。嗜。們。只。管。忙。著。政。事。把。個。良。辰。美。景。都。耽。誤。了。姐。姐。不。必。回。宮。同。在。妹。子。那。邊。坐。坐。何。如。（轉入正文）慈。安。不。好。拒。絕。便。一。齊。坐。著。輦。轎。竟。往。西。宮。不。多。一。會。昌。壽。公。主。到。了。七。格。格。也。就。趕。來。這。時。牡丹。初。開。魏。紫。姚。黃。掩。映。著。粉。白。黛。綠。真。叫。做。國。色。天。香。加。以。南。方。進。貢。些。建。蘭。鬢。蘭。經。李。蓮。英。收。拾。得。齊。齊。整。

馨香風過處。蝴蝶紛飛。畫架秋千綵。綉挂。西宮景緻。却比東宮雅潔了。許多慈禧陪着慈安。花間把玩。樹底流連。甚麼七格格。昌壽公主。以及慧妃。宮嬪人等。亦復三五成羣。隨時行樂。一會工夫。內監獻上些茶點。鴛鴦圍碟。排列些五仁八珍。一種香甜異常可口。慈禧揀那極細巧。點着胭脂的。（閱者注意）送到慈安面前。笑說。姐姐請嘗嘗。這點心風味。這是南邊的厨子加料做成的。（好個加料）慈安隨意拈了兩種。喫到嘴裏。很覺對味。彼此說說談談。慈禧覺得不能久坐。因起更衣。慈安見慈禧離坐。忙同七格格說。咱們也可回到東邊了。七格格不敢停留。忙招呼內監伺候。扶着慈安上輦。那知輦安才坐在輦上。便覺神智模糊。一會回宮。早是手脚棉軟。宮婢扶掖不住。七格格趕上前來。用手摟抱着。放倒御床。連呼娘親。娘親。慈安只是兩眼乜斜。嘴裏已是舌強。不能言語。七格格這一驚。非同小可。趕叫內監在上書房請光緒帝過來。這時光緒帝年已十二。雖非慈安親生。然平日受慈安飲食教誨。恩德非淺。今日瞧見慈安這種光景。不由得跌脚。

搓手大放悲聲。一面給信慈禧。一面傳喚恭王醇王禮王。不一會慈禧趕到。恭王醇王禮王也就先後進宮。趕召御醫診視。已是脈息全無。恭王便向慈禧開口說。早辰在養心殿會議。東太后談笑如常。僅僅隔了三四個鐘頭。如何便出此猝變。莫非喫下甚麼毒物。霎時發作起來。臣瞧這事。是要嚴行根究的。(頂門一鍼。好似半天打個霹靂)慈禧冷笑着說。你這種猜疑。未嘗無理。但是東太后是在我那邊玩賞牡丹。所喫的東西。無非是泛常茶點。其時昌壽公主也跟過來。慈禧即用手指着他說。你可講給你父親聽。聽那些茶點。不是搬送出來給大家喫的嗎。你也喫的。我也喫的。如何我喫了。沒有毒藥。偏偏東太后就喫到毒藥。豈不是個蹺蹊嗎。趁着御醫在此。叫他子細瞧瞧。看是中毒不中毒。那御醫王一符連忙接口說不是。如果喫下毒物。應該七孔流血。臉色犯青。現在東太后血色溫潤。雙目微閉。這叫做無疾而終。仙佛化似。睡非睡。怕的道行高了。還有玉箸下垂呢。(謹防嚼斷舌根)恭王聽了。楞着雙眼說。你瞧誰垂過玉箸的。王一符垂

著頭不再開口轉是七格格插言說太后成仙成佛亦意中事但是事已如此應該給信太后那邊家屬慈禧連連搖頭說這到不必你不是東太后的姪女嗎東太后飲食起居你是刻刻注意的憑你做個喪主還有甚話說到是把軍機一班大臣要召他們進來因爲甚麼早間在養心殿會議大家都瞧見東太后的御容此時東太后忽然歸天各人心眼裏不無有點疑惑假如人人盡像恭親王盡疑猜喫着毒物猝變這種謀害國母的罪名誰人當受得住（一味封車打馬犀利如鋒舌快如劍）這句話出來沒人再敢駁詰一會工夫由兩個內監引進大學士李鴻藻翁同龢左宗棠尙書王文韶四人入內惟有痛哭流涕照例帝后有疾必先傳御醫所開醫方藥劑必由軍機大臣檢視此次慈安突然猝變死後傳醫不及開方諸軍機又何從檢視至親莫過恭王恭王明知慈安一條性命十拏九穩斷送在慈禧手裏但是事無確證適才詰問了兩句到碰着軟犯硬硬裏帶軟兩個大大釘子醇王因爲兒子過繼慈安死了方要慈禧格外照應那更沒有

話講。至於禮王且無講話的地步。那七格格。昌壽公主。只有哀痛傷心。放聲大哭而已。同是一樣的國母一樣。的垂簾訓政。性情仁厚的。便喫了奸刁巨猾的大虧。當初咸豐帝明兒萬里（提起前事）早料到慈禧必有這齣把戲。所以臨終給慈安的手諭。叫他依照辦理。無如慈安是仁而不斷。反弄成恩將仇報。論起來也是滿清的大大劫數。在下編這小說。開宗明義。便講到內魔外魔的兇。不。澎漲得高。外魔的邪氣。無從侵入。假如慈安能手除慈禧。引着恭親王同心輔政。再有會胡左李。愾効忠。髮捻既平。回疆無事。一輪旭日。捧出五雲。那愛新覺羅的江山。怕不千秋萬歲嗎。無如天生慈禧。是叫他牝雞司晨。摧殘胡運。外魔是斷而復續。內魔是一綫到底。擊因越造。越深。孽果越結。越大。慈安未死。慈禧遇事還有些顧忌。甚麼勵精圖治。選才任能。不過拏出點有起有落的手段。叫慈安佩服。他的才情。叫滿漢大臣受他的籠罩。現在根深蒂固。爲所欲爲。一心一意。辦掉慈安。然後金輪則天。方獨一無二。據了個正中主位。在下談到這裏。諸位應該曉得。

光緒帝將來歸政也不過是個真戲假串不待南海風潮已有取而代之之勢外
覓做內覓的引綫內覓是外覓的用神不鬧到國破家亡政體變更這覓力不得
個結局（一篇絕大議論空前絕後聞所未聞是爲語無泛設文不苟作）閑文
少敘這裏慈安暴崩由慈禧召進軍機彼此相顧錯愕涕泗淪漣一面籌辦殯殮
事宜一面下道哀詔胡裏胡圖不明不白這一種驚天動地的奇文鴉飛鵲亂的
慘劇便輕輕過去那七格格是哀忿不過就此回家（一語了過）慈禧同著李
蓮英是拔去多年的眼釘從此一手遮天毫無顧忌這一部小說的主人翁方算
得正面垂簾完全訓政（八字鄭重分明）不在話下單講左宗棠奉著朝命調任
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一出都門便往會直隸總督李鴻章彼此談些朝政提到
慈安暴崩李鴻章笑說這回戲齣早料到必然演唱在那外患未平的時候慈禧
是膽不下手來今日是中原粗定我們算替他做一輩走狗（不錯）打下江山
讓他爲所欲爲獨當一面記得那年在黃天蕩過江曾老九也坐在船上我不是

同。你。戲。言。說。著。一。塊。燒。餅。我。們。可。大。家。分。裂。：。那。時。果。能。實。行。擁。戴。我。們。做。老。師。做。個。主。腦。怕。滿。清。江。山。不。移。歸。漢。族。嗎。〔。補。出。前。情。可。見。當。時。不。生。意。外。全。虧。著。文。正。一。人。〕。如。今。是。失。機。可。惜。我。們。惟。有。將。順。牝。朝。獻。媚。女。主。睜。著。眼。睛。瞧。那。金。輪。則。天。擢。殘。皇。室。罷。了。宗。棠。也。就。笑。著。說。我。們。的。事。情。是。做。輸。了。但。我。倆。個。身。子。已。經。賣。給。愛。新。覺。羅。現。在。又。把。南。北。兩。洋。的。重。任。交。給。你。我。擔。負。我。想。西。歐。東。亞。那。些。強。國。虎。視。眈。眈。到。不。可。不。籌。畫。點。防。備。鴻。章。說。這。防。備。呀。是。應。該。從。海。軍。入。手。你。想。道。咸。時。代。上。海。之。戰。廣。州。之。戰。天。津。大。沽。之。戰。外。人。得。利。全。靠。著。鎮。甲。兵。輪。槍。械。礮。火。我。們。失。利。全。因。爲。沒。有。海。軍。全。因。爲。槍。械。不。精。礮。火。不。利。雖。是。沈。文。肅。在。福。建。開。設。船。廠。製。造。兵。艦。若。論。著。實。濟。上。戰。備。仍。無。把。握。我。的。意。思。是。要。趁。此。訓。練。海。軍。在。南。洋。用。福。州。馬。尾。做。個。船。塢。在。北。洋。用。天。津。大。沽。做。著。海。軍。根。據。這。渤。海。的。海。灣。非。常。險。要。北。接。旅。順。南。接。烟。台。我。們。一。班。出。洋。的。學。生。早。晚。也。該。回。國。這。種。經。天。緯。地。的。計。畫。那。是。不。容。錯。過。的。宗。棠。連。連。點。頭。稱。是。隨。又。問。說。從。

你。在。上。海。的。一。起。常。勝。軍。現。在。何。處。鴻。章。說。那。白。齊。文。勾。通。毛。賊。當。即。按。律。辦。罪。
現。聞。華。爾。戈。登。尙。在。上。海。我。們。如。辦。海。軍。非。去。函。招。致。前。來。不。可。爲。今。之。計。我。同。
你。聯。名。具。摺。就。把。籌。辦。海。軍。的。大。略。奏。明。朝。廷。如。何。（看。似。補。敘。從。前。籌。畫。現。在。
其。實。爲。建。築。頤。和。園。做。個。張。李。姓。左。的。也。沒。別。的。推。敲。當。由。李。鴻。章。敘。起。摺。稿。
用。南。北。兩。洋。大。臣。名。義。拜。摺。請。訓。不。談。左。宗。棠。去。督。兩。江。也。不。講。李。鴻。章。籌。備。一。
切。單。講。軍。機。處。接。到。左。李。這。起。重。要。摺。子。忙。進。呈。慈。禧。這。慈。禧。展。開。一。看。不。由。得。
心。花。怒。發。諸。位。聽。到。這。裏。必。以。爲。慈。禧。因。著。創。辦。海。軍。從。此。實。力。做。去。便。足。以。稱。
雄。東。亞。抵。禦。列。強。擴。張。軍。備。提。振。國。魂。那。知。這。副。眼。光。這。種。魄。力。惟。英。國。女。主。維。
多。利。亞。庶。乎。有。之。至。於。慈。禧。不。過。效。法。那。金。輪。則。天。只。知。道。窮。奢。極。慾。占。據。大。寶。
那。裏。還。有。個。國。家。思。想。世。界。思。想。其。所。以。心。花。怒。發。的。原。理。是。要。在。籌。辦。海。軍。的。
當。兒。趁。此。撈。摸。一。宗。鉅。款。重。行。蓋。造。那。圓。明。園。（原。來。如。此）記。得。同。治。帝。在。位。
的。當。兒。慈。禧。便。計。畫。及。此。還。叫。女。士。繆。素。筠。詳。細。畫。了。一。幅。全。圖。當。時。若。沒。有。恭。

親王竭力阻止早已大興土木恢復舊觀安得海何以出京不過是爲慈禧張羅蓋造圓明園的經費姓安的白白把性命丟了這件事體也就冷淡起來如今慈安已死這老婆子爲所欲爲早同李蓮英計議到興修圓明園連日正在籌款正無處設法忽然得到左李議創海軍的摺子這籌辦海軍非合全國措款不行光明正大的取錢以三四成辨理海軍便可以五六成提做建築園林之用這個辦法是再好沒有的盤算已定當下便對李蓮英講了個大槩李蓮英沈吟一會說咱們建築經費一定取裁在海軍經費裏面但是舊有之圓明園現在已一片焦土荆棘瓦礫破敗不堪如果興修起來工多費鉅且招物議而況離京嫌遠諸不便當我個意思莫如關西山之麓引玉泉之水順昆明湖的形勢依萬壽山的格局建築一座大園林以此頤養當得延年（雖係一味獻諛畢竟胸中自是邱壑）慈禧聽了不由眉花眼笑連連叫了幾聲好孩子你的主張不錯娘總依你於是一面傳諭工部派幾個工程師丈量園址繪圖貼說定名爲頤和園這頤和

圖稿子是李蓮英創的。如何經營。如何布置。還得李總管時來時往指示一切。一面授意軍機處批准。左李奏摺。責成各省督撫。分別籌款。各督撫因爲海軍是目前急務。不無竭力搜括。甚麼鹽斤關稅。地丁錢糧。無不一概加重。大凡專制政體。君權無限。民權有限。只要朝廷發道上諭。那個還敢違抗。何況國家創辦海軍。又是名正言順。要一奉十。自不必說。偏偏南北洋籌備海軍。謀所對外。而外人又生出一種交涉。(隨落隨起)講這交涉。起於安南。原因狠爲複雜。在從前嘉慶年間。安南新舊阮爭國。舊阮借用法兵。征服新阮。允償法人兵費。未能如數照給。此其糾葛者一。咸豐年間。安南人殺害法國教士。法人帶兵殺入安南。安南戰法不過。除賠償兵費以外。又割南圻之嘉定邊和定祥各地與法。此其糾葛者二。同治末年。法與安南又開兵釁。又割據安南永隆安江河仙。於是南圻一帶全歸法人。法人改嘉定爲西貢。做了通商馬頭。儼然把安南做了法人的保護國。彼時中國因內亂未平。無力兼顧。此其糾葛者三。直到光緒七八年間。法人實行在紅河通

商安南國王堅不承認。又起兵端。便用劉永福做了三宣提督。這劉永福是從那裏來的。前書不敘明。太平天國一起。餘孽竄入廣西嗎。當時被鮑超。宋國永。孫開華圍攻。至野人山。所有侍主李世賢。康王汪海洋。偕王譚體元。佑王李元濟。已是全軍覆沒。部下却有個悍目。名叫劉永福。〔敘述永福履歷。却回應第十四回書。〕幸而做個漏網之魚。本擬收合餘燼。想同石達開混合一起。後來傳聞達開死在四川。〔其實不確。〕打斷妄想。就近便投效安南。安南王見他生得氣概不凡。且多歷戰陣。就用他做個營官。原來安南國的官制。全行仿照中國。文職也有大學士六部九卿。武職也有提鎮參游都守。科甲也有狀元榜眼探花。舉人進士。外官如督撫藩臬。司道府州縣廳。色色俱全。記得安南王叫做阮福。他因戰法不過。當下重用劉永福。不數年間。便由個營官升任做三宣提督。何謂三宣提督。就是管轄宣光興化山西三省罷了。永福在這三宣籌餉練兵。部下的兵全穿的黑衣。打的黑旗。衝殺出來。彷彿一陣蠻老鴉。當時替他編個插號。叫做老鴉軍。又叫做

黑旗隊。這黑旗隊橫衝直撞。利害非凡。同法人開仗。大小數十戰。沒有不戰戰得勝。法人喫了永福大虧。便由本國大調兵艦。用孤拔做個統帥。諸位想想。任是劉永福百戰百勝。所使用的舊式槍械。那能抵敵著新來的礮火。這時安南全國震動。當由國王阮福飛遞國書。向中國求救。慈禧得了這種警報。忙召軍機大臣。恭王李鴻藻。翁同龢。集議。一面派彭玉璣前往廣東。辦理海防。一面派唐炯徐延旭。駐兵安南。相機援助。但是與法交涉。非得個威望素著。熟習洋務人物不可。其時由恭王力薦李鴻章。不消說得姓李的自然前往上海。同法使脫利古大開談判。鴻章謂安南本係大清屬國。理合由我保護。脫利古忙說不然。如是安南歸中國保護。何以嘉慶年間。安南要向法借兵。又何以咸豐年間。迭次糾葛。中國不出面清理。中國既放棄主權。這安南便應脫離關係。安南既脫關係。勿論何國。皆可以取爲己。有何況同法國糾葛極多。法國此次用兵。照國際公法看來。你們中國是不能預聞的。鴻章當下聽見法使講些甚麼主權呀。關係呀。國際公法呀。

許多簇新名詞。一概不得而知。罵盡一班出使交涉的大員。彼此言語不入意見。不投只好趕著回京。復命朝廷沒法。只得另派會紀澤來滬。姓會的又請加派郭嵩燾做個參贊。當與法使脫古利嚴重交涉。無如脫古利非常狡猾。一面同中國開議。一面仍催促孤拔在安南進攻。不上三五個月。法兵竟攻陷北寧山西兩路。唐炯和徐延旭均賦桃夭之什。失去防地。飛章請救。朝廷沒法。一面將唐炯徐延旭革職。一面趕諭岑毓英叫他督兵前往安南。姓岑的仍派楊玉科做個先鋒。講這楊玉科前在雲南征勦回苗。百戰百勝。此次帶著部將丁槐徐聯魁劉映豐。一路浩浩蕩蕩殺奔安南。滿意十拏九穩。馬到成功的了。那知事有不然。一者法人的鎮艦軍火。猛利非常。自非滇黔那些回苗笨拙可比。二者姓楊的大功已立。紅運已過。蕭閑這六七年。因承著叔父楊芳的世襲。又晉封男爵。功名富貴都算得赫赫有名。挈眷僑居上海。不無尋花問柳。酒色陶融。記得在四馬路。眷戀個名妓凝脂。拏出萬金替他贖身。那凝脂嫌他貌醜性粗。跟人逃走。就這一事。

看來已是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了（未免可惜）這時奉調出征那一種潑辣手段已消歸無有所以到得諒山紮下大營法兵前來進攻只是持重不戰然經不起劉永福從旁反激說甚麼爵帥威名蓋世戰畧無雙同法不戰有損素來威望楊玉科沒法只得出了全隊與法人決一死戰恰好岑毓英所派的二路救應到了這二路統帥便是廣西提督馮子材其時玉科在前子材在後劉永福又帶著黑旗隊先後策應這一場惡戰只殺得海波倒捲天日無光畢竟楊玉科是個百戰將才不親臨陣地則已一騎著戰馬揮動令旗他早捨死忘生有進無退法人陣腳小動玉科早喝起雷聲大兵便如龍似虎的殺將過去但是登陸的法兵敗了那鎗甲兵輪上孤拔早瞄起準頭轟放礮在下原講法人的礮火非常利害接二連三的礮火轟來楊玉科如何抵敵得住一聲退動那已敗的法兵又轉身格鬪可惜馮子材劉永福來遲一點却救應不及玉科身受槍傷部下徐聯魁劉映豐也同時戰沒了槐斷後正在兵困重圍剛剛馮子材劉永福一起殺來才算

是各奮神威將法國的追兵殺得七零八落。這一次雖損失楊玉科一個大將及徐劉兩位偏裨，還能保住諒山，不會落於法人之手。已是僥倖萬分了。消息報到岑營，岑毓英赶忙敍個奏摺，飛遞入京。朝廷知道這事棘手，一面優卹陣亡將帥，賞銀治喪，楊玉科得予諡武愍，一面獎勵馮子材、劉永福，著卽扼守諒山，相機取勝。這時慈禧便對軍機李鴻藻、翁同龢說：「我瞧法人無意謀和（補上文）一心主戰，這安南固屬危險，那兩廣浙閩一帶亦必得個經畧重臣。你們想著是派誰去好？」翁李兩個跪地碰頭，齊說：「此事非左宗棠不能勝任。」慈禧說：「卿言甚合我意，你們起去，替我擬道諭旨，卽調左宗棠經畧南洋，節制兩廣浙閩的將帥，所有兩江總督著曾國荃接替，不消說得。曾左兩位奉著廷諭，自然是遵照辦理。這個當兒，稅務司德權、璘却挺身出來，力任調停，甚麼叫做稅務司？我們中國自與外人通商以後，一切海關出入稅務，特委用個洋人經理，此種職務載在條約，必須延聘英人。英國與法國本是聯盟，法國駐京使臣叫個福祿諾，同這德權、璘原有感荷。」

現在德璫既肯認做調人朝廷就仍派李鴻章做全權大臣雙方磋商諸位必有一句話駁詰在下上文說法國專使叫做脫利古駐在上海由李鴻章會紀澤前去交涉不得要領如何此次法使又叫做福祿又不駐上海竟駐北京豈不是事出兩歧嗎要曉得其中却有個緣故前在上海的脫利古是位正使因與中國交涉不定戰雲已開趕著回國此時在北京的福祿諾是位副使照例正使缺席副使得代表全權所以李鴻章憑著德璫璘出與福祿諾議和福祿諾即提出許多條件所幸這個當兒中國國力尙強李鴻章外交手段還算敏活當下議定五條大致謂不侵犯我中國不索我賠款不妨礙我國體撤去安南北圻的營防（敘明條款）如此看來是諒山一戰雖敗猶榮雖失猶得似乎這一場交涉可以至此結束然而外人性情終是反反復復不有一番惡殺怕不能好好干休呢

評曰欲敘慈安粹變忽然插入伊犁交涉一段文字所謂急脉緩受妙在由召見軍機恰恰左宗棠到位前次征回此次與俄交涉却用左宗棠做個主體事

實由一人擔任文字便可一氣呵成不然另筆另敘未免枝節太多因左李籌議海軍忽然歸結到重修圓明園既議重修圓明園忽然又改變方鍼不修圓明園而建築頤和園觀其丈量繪圖必以爲土木大興矣忽然又絀起安南戰事仍然移重海防文筆翻空出奇總由手腕靈活不肯死於句下安南一役雖屬頭緒紛繁却仍用左李做個主腦用左以主戰用李以主和和爲戰之先聲戰爲和之後盾舊人物則有彭玉麐楊玉科新人物則有劉永福馮子材有起有落不致遺漏

第二十二回 張佩綸落魄走馬江 寇連材抽身進醇邸

却說直督李鴻章同法使福祿諾議租已定算是安南諒山之戰轉敗爲勝尙不損失國體慈禧非常高興恰恰光緒十年是老佛爺五十萬壽由軍機李鴻藻提議現在海疆無事宇內承平應卽特開恩科實行慶典這慈禧原是好大喜功鋪張揚厲從正月發下一道謄黃上諭用光緒帝的口氣替皇太后做壽甚麼臣工

晉秩呀。錢糧豁免呀。科名廣額呀。罪犯減等呀。一篇堂皇富麗的文章。在各處通衢要道。無不粘貼。京內京外。那一二品的臣工。除預備屆期祝嘏外。視缺分好醜。誰不忙著進貢。又是萬壽的貢獻。又是海軍的經費。黃白貨物。誇多鬪靡。從三四月起。內庫裏。已日增月盛。充積纍纍。新起造的頤和園。是日夜的大動工程。把個李蓮英忙得要死。京城裏。高興高采烈。鳩舞燕喜。那知日中則昃。月盈必虧。偏生不做美的法蘭西。又由總帥孤拔帶領幾只鐵甲兵輪。在沿海一帶往來游弋。你道爲著甚麼。他說前使脫利古的交涉。絀而不斷。後使福祿諾的條件。不能發生效力。在諒山附近駐紮的法兵。固未遽議撤退。便是下掟的幾只兵艦。亦復由孤拔開駛。福建先在臺灣發礮攻擊。那臺灣巡撫便是劉銘傳。這姓劉的在前勦滅捻匪。身經百戰。大名鼎鼎。雖說是老驥伏櫪。尙然志在千里。這銘軍紮在臺北基隆。同法人戰了幾仗。法兵雖兇。究竟不能升岸。孤拔用個聲東擊西方法。一面攻打基隆。一面又開駛兩只兵輪。前擾福建。這時浙閩總督叫做卞寶第。便是在前書

中調和兩宮的出色人員。後來接替沈葆楨到此。那沈葆楨原在福州馬尾創辦一個大大船廠。狠製造幾只鍊甲兵輪。最大的叫做揚武呀。奮威呀。都還能在海面上戰鬪。又開辦一個水師學堂。其中畢業學生也狠有兩個翹楚。一叫金星。一叫水曜。兩人雖未出洋。却還有點程度。馬江口門有座五虎島。險要非常。進了江口。左岸叫做長門。右岸叫做金牌。均建築著堅固礮臺。現在礮臺的司令便用著金星。水曜船廠的督辦。由卞督請旨特派了何如璋。却說卞督在三個月前。因法人反汗。又開兵釁。惟恐浙閩有失。早飛章入京。請趕派重臣來閩調度軍機。得了卞督的奏摺。自然向慈禧請旨。慈禧因說前次兩廣浙閩的經畧。不是派的左宗棠嗎。如何現在又要派人恐事權反不能統一。鴻藻奏說。目下左宗棠駐紮廣州。那裏也是個重要。再叫他兼顧浙閩。怕的實際上是照應不來。臣的意思。莫如添派個海疆會辦。欽差大臣做那左宗棠的副手。慈禧一想。說這計畫到也。用得只是要個幹辦有才的。方能勝任。鴻藻未及答言。早是翁同龢跪地碰頭。說目前幹

辦有才講究洋務的莫如內閣學士張佩綸諸位姓翁的何以不薦別個獨薦張佩綸一者因爲簇新的洋務非一班老軍務所能通曉張佩綸是個新進人物屢的紙上談兵故翁師傅要讓他出一出風頭二者張佩綸是個清流黨平時眼界無人甚麼會左彭楊都抹煞殆盡說嘴的郎中沒好藥有意的拏他做個菜頭叫他經一經風浪嘗一嘗利害才曉得天下事不能說嘴當下慈禧沈吟一會說這張佩綸到是個鍊中錚錚不知他實力究竟如何說著拏眼睛瞧定李鴻藻李鴻藻不知深淺忙說論張佩綸的才具到是數一數二慈禧笑說既是你倆皆以爲可這一趟福州就叫他去走走當日朝退隨即下道上諭叫張佩綸以會辦海防名義趕往福州記得佩綸出京一班清流黨如潘祖蔭呀張之洞呀黃體芳呀陳寶琛呀寶廷呀劉恩溥呀鄧承修呀王先謙呀無不得意揚揚治酒錢送一直送過蘆溝橋嘖嘖班生此去不異登仙介子請行定當遂意佩綸別過大眾一路綠呢大轎威威武武趕到福州及至到省見過卡寶第然後巡閱海防畧畧部署

恰好法國統帥孤拔已領著兩只鎮甲兵艦下旋在五虎島外張佩綸派了揚武奮威等七只兵輪扼守馬江不上三五日孤拔又把駐在臺灣的兩只戰艦一起調來照例下過哀的美敦書彼此開戰記得這年是光緒十年七月天氣尙熱欽差張佩綸同著船政大臣何如璋穿著葛衫掛戴的紅頂花翎騎了兩匹馬在馬江口岸上督兵一霎時轟放礮火那山搖地動的響聲霧滾烟流的殺氣海面上浪頭躍起有三五六丈姓張的姓何的早是心驚膽戰不會幾個來回揚武奮威的兵輪已是烟囪裂了船舷損了嘩啦啦一個礮彈從張佩綸頂上打過可憐姓張的原是紙上談兵不曾身臨戰地只個當兒膽子是唬破了一骨碌跌下馬來何如璋瞧著這種情形知道是個草包貨物登時把馬一捨早飛跑的走了佩綸跌在地下瞧見何如璋走開心下格外慌張不由得放聲大哭護兵衛隊趕過來將欽差大人扶起說時遲那時快那孤拔的兵輪已趁勝闖進馬江佩綸嘴裏只是亂嚷快！兩個衛隊抱他上馬就在馬屁股上狠狠的一拍那匹馬馱著佩

綸七顛八倒的跑了一氣跑走十里。只才停住馬蹄。佩綸定一定神。雙脚一划跳下坐騎。却是站立不穩。諸位這是甚麼緣故。原來左腳沒韉子。右腳有韉子。一高一低。如何平穩。但這姓張的得了性命。我且由他。摺在一邊。單講孤拔的兵艦。闖進馬江。這時我們海面上七只兵輪。固然打得七零八落。岸上的軍隊。因欽差逃跑。船政大臣同時溜走。一種鴉飛鵲亂。只恨爺娘少生著雙骸。登時散亡得乾乾淨淨。照此看來。孤拔領著鎗甲快輪。簡直撞如入無人之境。簡直預備登陸。一座銅牆鐵壁。的福州城。是唾手可得了。不料在這閃電穿鍼的當兒。在左岸長門礮臺上。却飛來個礮彈。這箇頭狠準。不偏不斜。竟擊中孤拔的後心。諸位想想。這孤拔是法國的海軍統帥。非常重要。射人射馬。擒賊擒王。說也奇怪。法國共四只兵艦。由孤拔在前指揮。孤拔中彈身死。那四只兵輪。早不約而同的退出馬江岸上的敗兵。瞧著法艦無端的退了。方疑猜別有陰謀。不敢動彈。省城的浙閩總督卞寶第。原是聽著不好的消息。計無所出一會兒有人報告。法艦退出江口。

自然。是。滿。腹。狐。疑。再。料。不。到。法。艦。的。統。帥。孤。拔。被。我。們。發。礮。轟。死。天。下。事。出。人。意。
表。的。儘。多。(以。下。補。敘。大。畧)在。那。生。死。關。頭。緊。急。當。兒。大。家。見。這。一。陣。大。敗。虧。
輸。無。不。沒。命。的。逃。跑。偏。偏。守。長。門。礮。臺。的。是。水。師。學。堂。畢。業。生。金。星。這。金。星。程。度。
狠。高。他。獨。撥。轉。礮。門。火。藥。彈。子。原。裝。的。十。足。巧。巧。只。剩。這。一。礮。未。發。他。早。情。急。智。
生。不。慌。不。忙。的。瞄。準。來。船。對。著。一。個。指。揮。洋。人。飛。的。就。是。一。礮。這。一。礮。打。著。了。便。
算。僥。倖。成。功。打。不。著。也。就。別。無。法。想。應。該。福。州。的。人。民。不。遭。塗。炭。應。該。這。一。次。和。
議。可。以。迅。速。成。功。在。金。星。也。沒。有。十。分。把。握。在。孤。拔。偏。生。是。橫。受。飛。災。所。以。事。情。
過。身。金。星。也。不。前。去。報。功。也。料。不。到。打。死。的。竟。是。孤。拔。直。到。隔。了。一。個。禮。拜。外。國。
報。紙。哄。傳。才。曉。得。當。時。轟。斃。的。便。是。孤。拔。後。話。漫。表。單。講。這。法。艦。退。出。的。時。會。總。
督。卞。寶。第。早。發。個。急。電。進。京。諸。位。必。又。有。一。句。要。駁。詰。我。前。回。諒。山。之。戰。岑。督。何。
以。不。發。急。電。此。次。馬。江。之。戰。何。以。卞。督。竟。發。急。電。要。曉。得。當。時。全。國。電。綫。尙。未。齊。
全。有。電。綫。處。自。然。發。個。急。電。沒。電。綫。處。如。何。會。發。急。電。這。時。沿。海。各。省。電。綫。新。立。

所以卞督發個急電。將馬江如何失機。欽差張佩綸船政大臣何如璋如何臨陣脫逃。法國兵艦如何被礮轟擊退走。詳細敘明。只不提孤拔已死。也是卞寶第小心謹慎。疑以存疑的意思。京城裏得了這個消息。宮廷震怒。先發出一道電諭。將張佩綸何如璋褫職。然後責成海疆經畧的左宗棠。叫他統籌全局。相機辦理。在這軍事緊急的當兒。恰好安南駐紮的馮子材。劉永福。又在諒山接連打了兩個勝仗。用個紅旗報捷。臺灣巡撫劉銘傳。又飛奏臺北基隆法兵已退。海面肅清。當由全權議和的李鴻章。找出稅務司德璀璘。叫他出作調人。與法使福祿諾重行開議。福祿諾知道孤拔已死。中國用左宗棠主戰。用李鴻章主和。急切不能得志。只好查照前議。接續談和。這次中法交涉。照表面看起。全虧著一左一李。威望猶存。從實際上想來。不是水師學堂一個畢業學生。用大礮擊斃孤拔。這戰禍還不得結局。和議還不能成功。然而當時保案敘功。別個不出力的。皆升官晉爵。獨有那出奇制勝。轉敗爲功。後起的英雄豪傑。金星僅僅給發一紙六品功牌。

你道冤是不冤，屈是不屈，算了……要想一班志士再替國家出力，那是沒有了。（慷慨激昂，不勝浩歎）閑話不表，單講堂堂個欽差督兵大臣張佩綸，在馬江失去驍子，一馬逃跑十里，急得下蹄痛哭，却好船政大臣何如璋已趕著到了，惺惺惜惺惺，兩人廝守一會，打聽得法艦出口，只才踉踉蹌蹌的一起跑回船廠，却無顏去見總督卞寶第，不兩日殘兵復集，依著張佩綸的意思，還要耀武揚威，轉是何如璋說：我們不必張皇，怕的卞某已經發手，好歹等京裏消息，果不其然，一兩日間，那褫職拏問的諭旨到了，兩個人只好摘去頂戴，素服進京，幸而和議告成，經軍機李鴻藻及一班清流黨幹旋得個從寬革職，永不敘用處分，但是何如璋從此背霉，張佩綸因有三軍之懼，反得了桑中之喜，這是甚麼緣故，因佩綸原是翰苑仙才，文章巨擘，在這京城裏才名頗大，偏偏李鴻章的小姐賞識他的文字，因他馬江失敗，曾做了四首七律新詩，詩詞是芊綿綺麗，忠厚論人，記其中有一警聯：

論兵不信輸房瑄議事如何罪賈山

張佩綸讀這兩句詩不禁感激涕零引爲平生第一知己在這不得意的當兒少
荃先生時以溫言慰藉一日佩綸來見鴻章鴻章同他談得高興杯酒流連忽然
提到自己的愛女佩綸也就眉飛色舞佩服李小姐的詩才忙問李公愛壻爲誰
鴻章捋鬚微笑說現今尙未字人佩綸趁勢進言說男婚女嫁正宜及時未知女
公子要許配個甚麼人物此時鴻章已有酒意忙也細著眼對佩綸說倘能如足
下的門第如足下般人品才華性情資格那是再好沒有了其時張佩綸新經喪
偶正欲續絃聽出鴻章這種口氣俗說老臉不害羞忙離開坐位跪地磕了四個
大頭口稱岳父在上小婿張佩綸就此行禮（唐突之至風流之至）這時李鴻
章坐又不是立又不是要講是嚴詞拒絕無如適才的話係自家出口只好笑嘻
嘻的把佩綸摻扶起來趕著轉身入內告知夫人那李太太一聽登時急得蹣脚
說你好糊塗一個花枝般姣嫩女兒就送給這狂奴年齡既不相當又給人家做

個補房。這還罷了。何況他馬江督兵臨陣脫逃。這樣沒志氣的東西。要算個忘八無恥。罵得痛快淋漓。你要他做女婿。我是不。不要他跌敗門風。趁這燒餅沒破。糖沒淌。你快出去替我退了。鴻章急得法轉。是他這小姐大大方方轉過來。說。爹是一位爵相。不該有此戲言。今日既以女兒許人。便算明明火坑也。顧不得跳他一跳。李太太見女兒願意。只才無話不消。說得從此便行聘。傳紅擇期完娶。夫婦到也。伉儷後來張佩綸開復原官。全由李小姐捐貲運動。不必交代。（結過一邊）單講慈禧於上年陷害慈安。拔去眼釘。爲所欲爲。然恭王奕訢尙來往軍機。多所障礙。趁這中法議和之後。趕緊掣出辣手。思量單逐恭王。恐惹物議。翁同龢固是厭物。那李鴻藻做著清流黨的首領。以致張佩綸失機誤國。劈竹碍等。顧不了許多。掣定主張。當下含骨吐肉的下了一道上諭。

現值國家元氣未充。時艱猶鉅。政多齟齬。民未救安。內外事務。必須得人而理。而軍機處實爲用。人行政之樞紐。恭親王奕訢等。始尙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

榮近年爵祿日高。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爲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謂蠶蓋不飭。或謂昧於知人。本朝家法綦嚴。若謂其如前代之竊權亂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實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若仍不改圖。專務姑息。何以仰副列聖之偉業。貽謀將來。皇帝親政。又安能臻諸上理。若竟照彈章一一宣示。卽不能復議親賢。亦不能曲全耆舊。是豈朝廷寬大之政所忍爲哉。言念及此。良用惻然。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寶璽。入直最久。責備宜嚴。姑念一係多病。一係年老。茲特錄其前勞。全其末路。奕訢著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親王全俸。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疾。寶璽著原品休政。大學士吏部尙書李鴻藻。內廷當差有年。祇爲囿於才識。遂致辦事踟躕。兵部尙書景濂。祇能循分供職。經濟非其所長。均著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師傅翁同龢。甫值樞廷。適當多事。惟既別無建白。亦有應得之咎。著開去軍機。仍在毓慶宮行走。以示區別。朝廷。

於該王大臣之居心默察已久。知其絕難振作。誠恐貽誤愈重。是以曲示矜全。從輕予譴。初不因尋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將親藩大臣投閑降級也。慈禧這道上諭。蒙頭蓋面。似不專爲斥逐恭王而發。但既逐恭王。必去翁同龢。因其中有聯帶關係。故於李鴻藻亦不能曲徇情面。至於寶璽景濂。不過陪襯。翁李二公借此一起下臺。當下派入軍機的一爲孫毓汶。一爲徐用儀。其實孫徐仍與翁李有密切感情。俗說換湯不換藥。就是這個道理。（揭明用意）閑話少敘。這年十月初十。皇太后五旬萬壽。煌煌鉅典。萬象包羅。赫赫中朝。千官拜舞。講不盡。山珍海錯。說不完銀樸金華。老佛爺最喜愛是。瞧戲舞臺上。鑼鼓是敲破了。笙笛是吹裂了。絲絃是拉斷了一等的。小叫天譚鑫培。余三勝。喉嚨是唱癱了。整整官禁裏鬧了大半年。才理結兩樁大事。一樁事是創辦海軍。由北洋大臣李鴻章一手經理。當時有個北洋海軍的兵力表。

船名 船式 噸數

馬力

速力

噸數

船員

鎮西	鎮東	揚威	超勇	平遠	濟遠	靖遠	致遠	來遠	經遠	鎮遠	定遠
同上	礮船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巡洋	同上	同上	同上	鎮甲
四〇〇	四〇〇	一・三五〇	一・三五〇	二・二〇〇	二・三〇〇	二・三〇〇	二・三〇〇	二・九〇〇	二・九〇〇	七・三五五	七・三三五
三五〇	三五〇	二・四〇〇	二・四〇〇	一・五〇〇	五・五〇〇	五・五〇〇	五・五〇〇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八〇	八〇	一五・五	一五・〇	一四・五	一八・〇	一八・〇	一八・〇	一五・五	一五・五	一四・五	一四・五
五	五	一八	一八	一一	一三三	二三	二三	一四	一四	二二	二二
五五	五五	一〇〇	一三〇		二〇三	二〇二	二〇二	二〇二	二〇二	三三〇	三三〇

西太后秘史演義

鎮南	同上	四〇〇	四四〇	八〇	五	五五
鎮北	同上	四〇〇	四四〇	八〇	五	五五
鎮中	同上	四〇〇	七五〇	八〇	五	五五
鎮邊	同上	四〇〇	八四〇	八〇	五	五五
康濟	同上	一三〇〇	七五〇	九五	一一	一二四
威遠	同上	一三〇〇	八四〇	一二〇	一一	一二四
泰安	同上	一二五八	六〇〇	一〇〇	五	一八〇
鎮海	同上	九五〇	四八〇	九〇	五	一〇〇
操江	同上	九五〇	四〇〇	九〇	五	九一
渭雲	同上	五七八	四〇〇	九〇	四	七〇

照這列表看來當時北洋的海軍也算得蒸蒸日上在鴻章的心裏以為雄視東亞不比那福州揚武奮威的幾只兵輪擋不起西風一浪要能够海軍經費通為

北洋練兵之用。再能把金星水曜。一千翹楚的學生。招來或是遵照前議。函致戈登華爾。幫同辦理。哼。哼。就這北洋海軍勢力。到未可限量。無如姓李的用非其人。且這種海軍經費。到提撥六七成。爲修造頤和園的。的。欺。豈不是虛有其表嗎。(結過海軍) 至第二樁的大事。便是起造頤和園。從光緒七年估勘園工繪圖貼說起。經李蓮英不時來往。攬督工程。到得慈禧萬壽時候。這一座頤和園。尙不會竣工。諸位必然又有個疑問。往常讀紅樓夢。瞧那榮國府起造大觀園。不上一年。便把一座大大園子。起蓋得鬼斧神工。天然圖畫。甚麼瀟湘館呀。蘅蕪院呀。怡紅亭呀。稻香村呀。凹晶館呀。凸碧樓呀。假山疊翠。飛泉淪漪。花卉四時。林木千本。園中的雕樑畫棟。連闔洞房。照那紙上鋪陳。著實可觀。一位仕宦人家。動起工來。咄。嗟。立辦。何況是帝王之家。無物不備。無材不具。鳩工營造。了三四年。如何還沒落成。豈不是個笑話嗎。要曉得。編紅樓夢的那位先生。不過是憑虛結撰。託爲一夢。荒唐我這著小說的。是要放核事實。不能信口開河。想到那裏。說到那裏。這是一。

層○加○之○海○軍○經○費○是○逐○年○解○京○不○是○一○筆○整○臺○款○子○可○以○儘○數○提○撥○那○園○基○周○圍○有○數○十○來○里○殿○閣○亭○臺○花○木○山○水○又○非○潦○草○可○以○布○置○所○以○趕○造○了○三○四○年○尚○未○能○於○就○緒○但○這○園○子○落○成○尙○稽○時○日○我○們○且○撻○過○一○邊○(○又○結○過○頤○和○園○)○這○回○書○要○提○我○們○的○小○小○主○人○翁○記○得○光○緒○伯○伯○從○承○嗣○大○寶○以○來○起○先○跟○隨○慈○禧○後○因○天○性○不○投○便○由○慈○安○撫○養○慈○安○賓○天○記○得○光○緒○帝○已○十○二○歲○記○得○那○年○在○上○書○房○讀○書○同○翁○師○傅○誤○叫○了○幾○口○茶○不○知○不○覺○君○臣○兩○個○便○成○了○天○闊○講○那○周○道○士○個○藥○水○再○靈○驗○不○過○(○補○筆○却○不○可○少○)○喫○到○肚○裏○只○覺○得○異○常○清○爽○沁○脾○透○骨○在○光○緒○帝○是○知○識○未○開○沒○有○甚○麼○感○覺○在○翁○師○傅○精○神○健○壯○他○還○有○一○位○太○太○兩○房○姨○太○太○雖○是○不○會○生○育○然○而○琴○瑟○之○好○鼓○鐘○之○樂○是○在○所○不○免○那○知○叫○了○藥○水○以○後○簡○直○男○女○同○床○無○能○爲○力○起○初○還○以○爲○精○神○不○濟○後○來○稍○稍○覺○悟○左○思○右○想○想○不○出○個○理○由○及○至○慈○安○崩○聽○恭○王○嘴○裏○鬧○著○甚○麼○食○物○中○毒○甚○麼○藥○水○這○才○回○過○味○來○但○這○種○醜○心○瞎○苦○喫○得○沒○處○叫○冤○從○此○不○但○自○家○的○飲○食○留○神○還○進○勤

光緒帝於一切飲饌加倍小心。光緒帝罩住在毓慶宮平日的飽暖飢寒。慈禧臺不過問他老人家是賞識一個戲子。此外鍊骨疔瘡坐臥不離。只有個李蓮英自家的兒子。光緒帝早視同眼釘（去一個眼釘又生一個眼釘總是關照後文）沒見面到還罷了一見著面不是嚴聲厲色便是大訓。天球連那總管李蓮英仗著慈禧威福總不擎正眼瞧他。以光緒帝比較當日同治帝彷彿有天淵之隔了。親生的究竟是親生過繼的究竟是過繼。光緒帝瞧在眼裏記在肚裏。所幸貼身的有個太監叫做寇連材。這姓寇的年紀在二十開外。到狠懂得些規矩。明白些大義。光緒帝有甚麼心腹的言語。總同連材計畫。連材叫主子尊禮師傅。翁同龢聯絡恭親王奕訢。偏偏在慈禧萬壽前後。恭王同翁同龢又逐出軍機格外失勢。當時光緒帝想著他的親生父母。便密密的叫連材到醇邸那邊。好個連材伶俐。不過巧巧見了醇親王奕訢。那王妃那拉氏忙喚連材進內。問問皇上飲食起居。連材把宮裏的事情。慈禧的待遇。李蓮英的氣餒。一層一折的講個淋漓痛快。

王妃當下眼圈一紅不由抽噎的說早知如此何必貪甚麼虛榮自家養的兒子被人抱去踏踏豈不傷心嗎醇王也是難過說早晚我去碰碰翁師傅同他計較忙喚連材說你還回宮提著心膽兒照應主子替我倆表白連材去後醇王又私下去訪翁同龢同龢因將上次藥水疑案聊表一徧醇王急得躁腳回來告訴王妃從此慈禧的心迹被他們揭破在醇王還不敢聲張在醇妃人前背後無議論起來講話的少帶話的多偏偏李蓮英的耳報神很多這種以譎傳譎的話竟碰入慈禧耳門慈禧一想光緒帝已漸漸長成年齡大了智識開了眼見必須歸政到得他登了大寶大權在握父子們聯絡一氣再勾結他伯伯出來那還了得因同李蓮英密切計議蓮英說咱們先給他個小小利害聽說醇邸有一棵古柏兩三個人抱不過來長枝大幹生得天矯如龍風水家言總說是世世代代必然出個帝王我瞧醇王的小兒子載灃也生得豐頤隆準到還有個帝王福相便是載灃不做皇帝難保載灃生下兒子沒有幾分著數呢（照應宣統入嗣）

手起落毫不費力。他們既得福不覺造化不顯儘可以替他剗絕根株斷他的希望趁勢且給他們個驚嚇。慈禧聽著連連點頭稱是。光陰易過記得這年是光緒十二年。在著七八月當兒慈禧帶著李蓮英乘坐便轎以巡視頤和園工程爲名便道就趕過醇邸。醇王醇妃喫了一唬趕快出迎到得內屋獻果獻茶慈禧笑向奕譞說這裏有棵古柏聽講是千年之物蔭可數晦我到要瞻仰。醇王夫婦不敢怠慢當引慈禧到柏樹底下真是霜皮溜雨黛色參天好氣象呀。贊得有神。慈禧只管稱贊只管徘徊却好李蓮英也站在旁邊慈禧笑對著說咱們園子裏正殿缺少個中樑用這樹做個材料再好不過這句話還沒講完李蓮英早招呼工匠過來兩個擡著大鋸沙拉。齊根動手未知後事請閱下回。

評曰戰爭之事第一要有學術有經驗還須仗著膽量如馮子材劉永福諒山之勝固由經驗富有亦是膽量過人至長門礮臺獨由無名英雄之金星擊斃孤拔其學術之精膽量之大是豈尋常可及若張佩綸則其膽如鼠紙上談兵

何能臨陣馬江之戰逃陳落靴醜殺羞殺

因三軍之懼反有桑中之喜失馬得馬一何僥倖畢竟文人有文人的奇遇棄其所短用其所長願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屬

一篇萬壽大典只以數語了之文字可省即省至敘創辦海軍起造頤和園却爲後書作個過峽并非閑文閑筆

光緒帝即位已十多年不曾在正面鋪敘一回非脫畧也由時機未至敘述不及現在行將歸政再不趁手提綱挈領那便鬆懈此書由寇連材做個度綫却好生出無限波瀾

第二十二回 法外說法歡喜參禪 奇中出奇支離釀禍

古人說白鹿貞松青牛文梓花有花妖木有木怪那些話原不足憑信比如一件物事用物多而取精宏不無總有點靈異何況一棵千年老樹受日月精華感山川靈秀一旦刀砍斧斫那有不風號雨怒鬼泣神驚兩個木匠拉起大鋸從樹根

底下沙拉沙拉的才鋸了。一半。猛然一陣怪風。接著天崩地塌。花拉一聲。怪響。比轟雷還來得利害。說時遲。那時快。不知那裏來的大蛇小蛇。橫空飛舞。憑著慈禱。子絕大有一條金色怪蛇。兩眼好似明燈。一條舌。甩子閃閃。爍爍。直甩過來。慈禱是身不由己。一個咕咚。早已栽倒。醇王。醇妃。抖擻伏地。李蓮英。嘴裏嚶。嚶。嚶。的喊叫。失聲幸虧。醇邸人多。隨駕的還有些侍衛。官監一起。蜂擁上來。瞧著些大蛇小蛇。先用御前儀仗。七長八短的掃去。然後由宮監扶起老佛爺。這時金色大蛇已颺的不見。李蓮英趕著過來。先將慈禱抱住。緩緩的按在一張汽墊的睡榻。好在人手齊全。早是一盞參湯。遞過。慈禱閉著眼睛。呷了兩口。心神才算畧定。喘吁吁說了聲。唬殺我也。緩緩的瞪開雙目。早見醇妃握緊自己的雙手。醇王也彎腰曲背的站在面前。漫騰騰的問說。那蛇：醇妃接著說。那蛇已是不見。慈禱忙念聲阿彌陀佛。這時送茶的送茶。送湯的送湯。擰手巾的擰手巾。李蓮英瞧著慈禱神色。不能如常。講話仍有點頭顛倒。只好招呼備齊法駕。扶綽住老佛爺。

回宮。醇妃因著姊妹關係，跟隨去了。醇王自是落後。從此醇王便得了個驚悸毛病。時寒時熱，時愈時發，暫且不提。單講醇妃送著慈禧回宮，宮裏的慧妃領著嬪妃們迎接，伏伺老佛爺上床安息。這時昌壽公主并那繆太太也趕到了。問長問短。慈禧總是失魂落魄，智一會工夫，光緒帝也得信前來，可憐醇妃多年不見親生的兒子，在這個當兒，母子才得見面。照例行過了禮，醇妃把光緒一瞧，身材到長得高大，一副隆準龍顏，高眉秀目，也狠有個英明帝主的架落。不過形容畧消瘦點（補述光緒帝御容却不可少）此時光緒帝已一十七歲，語言動作狠是深沈。彼此眼圈一紅，覺得有無限情愫，欲說都不好啟齒。醇妃勉強說聲皇上近來安好，那眼淚已是潑辣辣的如斷綫珍珠，截流不住。這時光緒帝不由著含淚說兒：這兒字方才出口，一掉頭，瞧著慈禧已是怒目而視。那喉下的一句話早接續不上來，轉是昌壽公主眼快急拏，別句話打個岔。枝光緒帝存身不住，因搭趣著走了。慈禧瞧著皇上走後，嘆了口氣，叫醇妃在臥榻邊坐了，忙說我的兒子也

是。你的。兒子。我。瞧。他。沒。有。甚。出。息。終。日。鬼。鬼。藏。藏。的。似。有。甚。麼。心。事。做。著。皇。帝。要。有。點。皇。帝。氣。魄。甚。麼。事。不。能。辦。理。還。要。叫。我。操。心。（不。說。自。家。貪。位。戀。棧。偏。說。皇。上。沒。用。）醇。妃。忙。說。一。切。還。望。太。后。海。涵。慈。禮。說。何。嘗。不。是。我。如。不。事。事。海。涵。我。早。把。這。千。斤。擔。子。脫。卸。給。他。到。明。年。是。不。能。遲。緩。了。今。年。十。七。明。年。是。十。八。了。但。有。一。層。這。冊。后。的。問。題。到。要。同。你。斟。酌。醇。妃。忙。說。這。事。也。可。從。緩。一。者。禮。戒。早。婚。二。者。聽。說。皇。上。的。身。子。也。不。甚。硬。朗。倒。不。要。耽。誤。人。家。女。孩。子。（言。中。有。刺。）醇。妃。這。句。話。却。挑。中。穴。眼。慈。禮。冷。笑。一。聲。說。皇。上。的。身。子。不。硬。朗。誰。告。給。你。聽。的。醇。妃。不。好。再。講。只。得。含。糊。著。說。適。才。瞧。皇。上。的。樣。子。狠。爲。消。瘦。一。定。是。不。甚。硬。朗。這。時。慈。禮。却。閉。目。無。言。轉。是。慧。妃。仰。體。諛。旨。說。聽。講。桂。祥。桂。舅。老。爺。家。格。格。生。得。樣。子。端。好。性。情。溫。厚。將。來。冊。立。做。皇。后。這。重。姻。親。是。再。美。滿。不。過。的。原。來。慧。妃。這。番。言。語。新。經。從。慈。禮。親。口。探。出。的。當。下。慈。禮。未。及。明。言。慧。妃。便。趁。勢。說。了。醇。妃。也。是。個。明。白。透。漏。的。人。桂。祥。是。慈。禮。的。哥。子。也。是。醇。妃。的。哥。子。桂。祥。的。女。兒。一。般。總。是。

姪女那還有個不願意的嗎。醇妃聽完便笑著說：「如果這樣辦法，那是再好不過的了。我的意思早晚便可帶進宮中習學。」由太后教導。慈禧躺在匠上，這才點一點頭，話不多敘。醇妃因時候不早，也就退出回邸。從這日起，慈禧惦念那樹上的一條金蛇，睜眼閉眼，總覺得金光閃閃的，條去條來，有時從睡夢中驚醒，唬得一身冷汗。李蓮英不離左右，只是沒法。當時想出兩個人來，你道是誰？一個是喇嘛道行，一個是道士周鶴年。忙忙回明慈禧，要把一僧一道找來祈禳。慈禧允了，姓李的趕著出去，先會著周道士，道士給他些鬼畫符，允他在白雲觀集合一班道友，做七七四十九天齋醮（道士用虛寫）。然後去找喇嘛道行。道行說：「這事容易，咱同你進宮去見見老佛，當下換件大衲，帶些隨身法寶，同蓮英趕進宮來。慈禧聽著喇嘛到了，扶病出見喇嘛，行了個膜拜，雙手合十，恭恭敬敬，叫了聲佛爺，慈禧也合掌回答聲佛菩薩，難得今日有緣，道行說：「此後緣分，長當下口中念念有詞，說也奇怪，慈禧見了喇嘛，得點神，便覺心神寧貼，似乎病已脫體。」

當即同道行說說笑笑叫他不時進宮起初講些小乘經典談些天堂地獄因果以後走動得勤便把雍和宮那些歡喜佛的怪相有泥塑的有銅澆的有絲繡的有筆畫的最妖豔冶的莫過那郎世寧的畫幅這郎世寧是寫生妙手有一幅畫許多美人都是赤條條不罣一絲中間坐個偉男子也是解衣磅礴說那個儀表同聖祖仁皇帝一樣無二當時聖祖瞧這畫稿會面詰郎世寧世寧隨口說

佛法空明無遮無碍非我非人何須驚怪

照這樣看來那郎世寧一枝活筆要比畫春冊的唐伯虎仇十洲高明到萬分慈禮煦著這種陸離光怪の色相如何不喜如何不愛到得喜愛達於極點那摩臍度氣的作用一定是要色授神與的到得後來慈禧又想著那皮人故事甚麼叫做皮人便是開國的睿親王多爾袞的肖像當時由西洋來華巧工用魚皮製造的是一種裸體活佛奕奕如生栩栩欲活再精巧不過再細緻不過老佛爺因參

歡喜禪夢想這件物事把個喇嘛道行來來往往整整跑了三個年頭才把個皮人找得到來。(敍喇嘛用實寫)官中歲月如此消磨大會無遮祇留色相一方面同喇嘛研究些正經一方面由李蓮英督促園工那一座頤和園已於光緒十四年完全落成這年光緒帝已是一十九歲那親政大婚的典禮是緩無可緩若無可宕了在這兩三年間國裏算是平靖沒有事實可紀不過將那永不敍用的榮祿仍開復原官做了步兵統領國外却有一兩件交涉一件是英國覬覦緬甸因法人割據安南英人遂割據緬甸那小小暹羅到占了便宜得個獨立位實二件是日本國兵滅琉球將琉球王尙泰擄劫歸國那山南山北中山三部改做日本の沖繩縣我們南洋羣島及半島的屬國算是無一存在比如大戶人家所有糞坑毛廁馬廐犬牢都被隣居收拾得乾乾淨淨這却不在話下(一筆了之)却說光緒十五年皇上實行親政接著是大婚典禮不消說得正宮皇后是册立的桂祥女兒那拉氏稱做隆裕皇后另有貴妃二位一名瑾妃一名珍妃却都是

廣州將軍長善的女兒。算著同胞姊妹。瑾妃。生性和易。珍妃。却帶點英氣。他倆都是文廷式的女弟子。那文廷式是個探花才名。頗大。生平也有段小小豔史。就是湖北臬司梁鼎芬的夫人。同他妍識。別個妍識。總是躲躲藏藏。遮掩耳目。獨梁夫人。彭明較著。梁鼎芬落落大方。在這極專制極頑固的時代。到開了個公妻先例。人說中國進化不如歐西。由此看來。我們中國進化的精神。斷推這男女結合自由了。（罵盡一切）閑話少絮。瑾妃。珍妃。得了這文學師承。自然是詩詞歌賦。無一不精。冊選入宮。光緒帝是非常寵愛。諸位必又有疑問。既是光緒帝。喫著道士個藥水。陽痿不舉。那琴瑟燕好。是不能實行的。何以又講到甚麼寵愛。要曉得。寵愛二字。不可泥解。有肉慾的寵愛。有情感的寵愛。這光緒帝。由五歲入宮。起先受制。慈禧得個慈安。愛護又不能常久。後來。噓寒問暖。僅僅仗著內監寇連材。這時冊立的正宮。雖係中表。結親一者。人硬。貨不硬。二者。又同老佛爺。一氣。算是情感。區。慾。兩層。都斷絕關係。惟有瑾妃。珍妃。曲意將順。談談文學。固是投機。說說朝政。

兩妃也狠有點理會。緩緩著勸皇上。結幾個心腹。好減去老佛爺那邊氣餒。諸位這時老佛爺雖退居頤和園。皇上是要日日朝見的。例行的摺本可以由皇上動筆。到得用人行政。稍有出入。却非到園請訓不可的。所以京內京外的滿漢臣工。一槩不能更動。憑著瑾妃、珍妃暗暗的拉攏個文廷式。這姓文的官階不過是個侍讀學士。照那結識姘婦行爲。也不過是位有文無行的措大。那經濟文章可想而知。但日前得些寵信。一方面連絡內廷。同個文太監又聯起宗來。哥哥姊妹一方面拉攏些新進同年。好澎漲他的聲勢。這個當兒京城裏官僚却分兩派。一係南派。一係北派。那北派的領袖推著徐桐、李鴻藻。當時稱做后黨。又叫做老母班。南派的領袖推著翁同龢、潘祖蔭。當時稱做帝黨。又叫做孩兒班。這兩班的脚色。要算是生旦淨丑俱全。內部畫臉的畫臉。化裝的化裝。只差鑼鼓一敲。絲絃一動。那就。有文有武。千奇百怪。兩邊便登壇演戲。趁這加官未跳的時會。我且抽個當兒。補敘兩樁事件。（突如其來。筆有神助）記得第十三回書。那太平天國。勦滅。

不是有兩起要犯溜走的不知去向嗎一起是輔王楊輔清挾著小天王洪福騎
著兩匹快馬由江西玉山逃走先躲入民間薙去長髮編起辮子好在兩人預備
的盤川不少身上帶著細軟金珠最大的珠子有龍眼般圓淨小如豌豆黃豆的
亦不知多少曉行夜宿一路趕到廣東把馬棄了又招集一二十個黨羽搭著外
國商船竟然放洋楊輔清一心要到美國其時舊金山正招華工開採金礦姓楊
的同洪福便做了海外僑民論起來太平天國原信仰耶和華甚麼斬妖劍呀勸
世靈言呀天父天兄天妹呀無非假託神話用美牧師羅巴爾特做個教主（又
將第三回書目一提便覺筋搖脈動如常山蛇然首尾相應粗枝大葉中仍須細
鍼密縷此爲文不草率）這回楊輔清趕到美國原想尋找羅巴爾特無如徧訪
無踪却好舊金山也有個大大的耶穌教堂不免同著洪福一起入教交友越過
越多在舊金山的華工及流寓的僑民無不夥合一氣那斬妖劍却不曾帶來至
於勸世靈言算是太平軍普通科學如楊輔清如洪福沒有不讀得爛熟的此時

又○從○頭○至○尾○抄○寫○一○通○印○刷○成○書○是○夥○合○的○教○徒○也○就○人○各○一○編○逢○場○演○講○秘○密○的○起○了○個○會○名○叫○做○三○合○會○這○三○合○就○取○三○水○共○合○之○意○暗○暗○含○著○一○個○洪○字○教○主○稱○做○齊○天○福○取○洪○福○齊○天○之○意○明○明○又○揭○出○個○福○字○諸○位○想○想○這○集○會○收○徒○是○何○等○事○體○黨○羽○是○一○日○多○是○一○日○聲○名○是○一○日○大○是○一○日○俗○說○人○的○名○樹○的○影○洪○福○楊○輔○清○在○舊○金○山○得○了○個○大○大○地○盤○早○驚○動○一○位○偉○大○人○物○這○人○要○算○是○中○國○第○一○個○革○命○大○家○在○著○光○緒○八○九○年○間○趕○到○美○洲○訪○聞○舊○金○山○有○個○三○合○會○會○首○叫○做○齊○天○福○便○知○道○大○有○意○思○這○時○更○名○換○姓○的○洪○福○已○是○四○十○來○歲○楊○輔○清○已○是○五○十○六○七○英○雄○已○老○豐○饒○如○常○灰○燼○餘○生○雄○心○不○死○一○日○投○進○一○張○卡○片○洪○楊○接○過○一○看○中○間○兩○字○是○孫○文○旁○注○兩○字○是○逸○仙○諸○位○這○孫○文○何○以○跑○到○這○裏○這○段○來○歷○也○要○敘○他○一○敘○講○這○孫○文○原○係○廣○東○人○少○年○孤○露○在○香○港○的○醫○院○學○醫○并○通○曉○些○德○文○記○憶○力○頗○強○思○潮○漸○漸○的○發○展○其○時○王○皖○逃○至○廣○東○改○名○天○南○遁○叟○在○個○報○館○主○筆○他○這○一○枝○筆○要○算○是○康○梁○的○導○源○發○些○議○論○總○暗○合○著○排○滿○的○主○張○

(又照應第十二回書)孫文讀了幾篇勾起那革命的野心仗著自家住在租界入了外籍大吹法螺昌言排滿印刷許多文稿別號滔天白浪庵這種文字是大干中國例禁的其時政府頗得些秘密舉動飭兩廣督撫嚴行訪拏孫文覺得風聲緊急不如出洋暫避一脚來到美洲打聽舊金山有起三合會會內的宗旨也是排滿正合心路於是趕來會著洪福楊輔清彼此說明宗旨互相贊助孫文留在這裏幫同洪楊大施運動不上兩三個年頭計點會徒已達三五萬人之多依洪福的意思便要仍回廣西盤踞鵬化山舊有巢穴以便易於號召捲土重來孫文只是搖手說早呢早呢當由我回去替你們大大布置總期穩占地盤箭不虛發這時楊輔清便開口說我前在這裏報紙上瞧著我的至好朋友羅大春已經做了福建提督他不是我們天國的一等候嗎我想趕回中土運動他在浙閩占據個地盤與兩廣連合一氣孫先生也便回著兩廣實力運動能够雙方舉事打著齊天福的旗號怕不恢復我們天國的河山嗎(大夢未醒)洪福笑說事成之

日我與孫先生實利平分爲今之計我只在這裏坐待時機罷了三人計畫已定擇了日期楊輔清便隨著孫文趕搭海輪一起回到廣東這時廣東的哥老會又到處蔓延會首叫做畢松琥魄力很大在會的還有甚麼史堅如呀楊飛鴻呀師中吉呀姓師的是位飽學秀才同王曉一氣王曉後稱王弢又叫天南遁叟他的歷史曾經前書敘過不用在下交代的但目前簇新人物又有一位康有爲這有爲倡言新學自以爲學術程度過於孔二先生故別號長素他有兩位高足一名梁啟超別號超顏一名徐勤別號軼會論起來皆同師中吉有學術切劘的關係但是康先生的派頭同哥老會的派頭不同這起畢松琥一千人物是以改革種族爲宗旨那康有爲一派是以改革政治爲目標此外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叫做陳白另行組織個興中會諸位要曉得地理上關係最重要的是三個流域現在交通時代那黃河流域已不適用楊子江流域在歷史上久放奇光異采獨珠江流域由洪楊起事出了些天罡地煞然於真正文明尙相去懸遠如今墨雨歐

風。沈。澀。一。氣。以。學。術。論。自。然。是。康。梁。一。輩。做。了。巨。孽。以。魄。力。論。在。下。不。是。胡。亂。恭。維。那。要。讓。孫。文。首。屈。一。指。了。這。個。當。兒。三。合。會。興。中。會。哥。老。會。聚。在。一。起。大。家。秘。密。結。議。就。要。推。孫。文。做。三。會。的。總。代。表。但。是。孫。文。係。耶。穌。教。的。教。徒。他。個。意。思。還。要。得。外。人。做。著。大。大。靠。背。無。巧。不。巧。在。香。港。有。位。教。師。是。個。英。人。名。叫。摩。爾。肯。探。出。他。們。結。會。的。內。容。情。願。助。兵。助。餉。孫。文。好。不。高。興。趕。派。三。合。會。的。代。表。楊。輔。清。前。往。福。建。去。運。動。那。實。缺。提。督。羅。大。春。以。取。一。致。行。動。講。這。羅。大。春。在。同。治。初。年。投。効。過。來。由。都。游。洊。升。到。總。兵。中。法。之。戰。也。有。些。戰。功。浙。閩。總。督。卞。寶。第。狠。擡。舉。他。保。升。他。做。了。福。建。陸。路。提。督。要。算。是。受。恩。深。重。這。時。楊。輔。清。趕。過。來。秘。密。運。動。諸。位。要。曉。得。小。人。之。交。終。久。是。凶。終。隙。末。姓。羅。的。生。性。狡。猾。惟。利。是。圖。不。能。捨。掉。個。實。缺。提。督。反。來。接。收。三。合。會。空。白。的。票。布。當。時。一。見。著。面。假。意。殷。勤。不。會。坐。了。一。會。便。同。旗。牌。官。許。銘。咬。個。耳。朶。姓。楊。的。知。道。不。妙。慌。著。要。走。早。由。許。銘。帶。領。著。許。多。兵。隊。蜂。擁。上。前。用。繩。索。把。輔。清。捆。了。（算。是。自。尋。死。路）輔。清。只。破。口。痛。罵。大。

春全不理會。將他押解到督轅。卞制軍並不難爲他。一面飛摺進京。一面給他紙筆。叫他敘述太平軍經過歷史。并在美組織三合會情形。據說這種手續。當時還有個副本呢。不上多時。京內上諭一到。可憐楊輔清的腦袋。已立即搬家。（了却輔清）這種消息。傳到孫文那邊。狼爲懊喪。然而辦大事的人。不以一節灰心。過了一年兩載。那三合會興中會哥老會勢力澎漲。英人摩爾肯。著實的接濟些兵餉。記得這年是光緒十七年。那化名的齊天福。真正的小天王。也從美洲回粵。不知在何處秘密會議。取三水爲洪的吉兆。就進兵先攻三水縣。諸位想想。如果太平天國可以成事。在那同治三年。就不該一敗塗地。這時海防狼爲喫緊。所以革命軍一響動手。早被那海防各營趕來撲滅。帶領軍的叫做史堅如。年紀才二十來歲。却死於槍彈之下。原有些烏合之衆。也就解散。當下齊天福不知下落。有的說死在亂軍之中。有的說仍逃回舊金山。這種疑案。在下也從此不提。（了却洪福）但是孫文因大事失敗。便叫師中吉暗暗問計。康有爲。康有爲。把臉色。

一。說。這。種。種。命。爲。時。尚。早。依。我。的。主。張。先。要。著。手。政。治。革。命。然。後。才。辦。到。種。族。革。命。話。分。兩。頭。孫。文。探。知。康。有。爲。與。自。己。宗。旨。不。對。在。粵。不。能。存。身。忙。著。出。洋。游。歷。歐。美。後。來。跑。到。英。國。倫。敦。却。被。駐。英。公。使。龔。照。璦。設。法。捉。住。鎖。閉。在。使。館。後。樓。諸。位。如。果。姓。龔。的。有。膽。有。識。火。速。打。個。密。電。到。中。國。政。府。隨。時。勾。決。孫。文。豈。不。是。一。了。百。清。省。得。留。下。後。患。無。如。外。覓。首。領。要。推。他。第。一。他。在。民。國。應。該。做。四。十。日。的。臨。時。總。統。所。以。會。福。至。心。靈。會。在。使。館。後。樓。透。出。一。紙。求。救。的。英。文。偏。偏。被。英。國。洋。行。的。經。理。得。了。告。發。英。廷。由。英。人。同。龔。使。交。涉。硬。將。孫。文。索。回。豈。不。是。個。大。劫。大。數。嗎。這。裏。孫。文。脫。逃。復。折。回。廣。東。却。好。廣。東。的。康。有。爲。已。火。龍。火。馬。進。京。幹。那。改。革。政。治。的。事。業。做。書。的。順。便。交。代。一。句。那。康。有。爲。是。南。海。縣。的。舉。人。趁。著。進。京。會。試。中。了。進。士。用。個。二。甲。主。事。其。時。時。機。已。至。拍。上。光。緒。帝。的。師。傅。翁。同。龢。與。那。些。帝。黨。孩。兒。班。又。混。合。一。氣。我。這。回。書。是。敘。明。珠。江。潮。流。捲。入。大。陸。在。前。洪。楊。肇。亂。是。爲。種。族。革。命。做。個。前。提。在。後。孫。文。夥。結。三。合。會。興。中。會。哥。老。會。又。爲。太。

平軍做個繼續進行論起効力還要算康有爲在京結合要人演成那政治革命爲滿清第一步的改革不有這次改革不能唱慈禧第三次垂簾的戲文所以在下這內外觸接觸的時會醞釀的期間不能不將穿鍼引綫的原理講個明白透漏敘過不表（綫索分明於前書後書俱有絕大關合）第二起便要講到忠王部下的李來中記得當年秀成入獄來中探監的時會年紀不過一十八歲來中却楞眉豎目恨恨不平由秀成同他咬個耳朵他便溜出南京一混三年彼時打聽鎮公雞石達開遁迹川北一路找去直找到青神山的淨法寺會見達開已經披剃爲僧諸位姓石的何以到得淨法寺出家這其中尙有大大的情節容在下補敘出來記得石達開初從鵬化山出兵在永安地面收留一位韓四姑娘那四姑娘名叫韓寶英算是一位女中奇俠因他的父母被地方土匪殺了石達開能替他報仇他便依棲達開作爲父女稱呼四姑娘文學頗好翼王軍營的文書筆札總是一手辦理後來達開替他擇壻他却看中一個書記生馬鳴高爲著甚麼

因爲姓馬的生得模樣，彷彿翼王，他就有了深心大用。及至違開事敗，竄入四川。官兵尾追到大渡河，前臨絕地，後有追兵。四姑娘指著馬鳴高，便說今日之事，除是你扮著翼王不足解圍。高方在遲回，四姑娘早叫手下替丈夫換穿翼王冠服。自己却拔刀自刎。因爲這個緣故，當時水內淹死的是假翼王，那真翼王早一人一騎逃出生命。（補敘前文不及如韓四姑娘，真不愧爲巾幗鬚眉，不得以陷身天國而忽之。）由此棲身在青神山淨法寺，披剃出家。這日李來中找著達開，因其曾經識面，無意遇合。但姓石的此時豪氣全消，野心不起。他原懂得些奇門遁甲，得著白蓮教主洪德元的真傳，就這數裏推算天國，既已失敗，滿運尙未告終。他早決計韜光養晦，深匿不出。當下見了來中，遙遠的跑來，已知其用意。因說我現在已勘破世情，甚麼功名富貴，侯王將相，都成夢幻。你只當我已經滅度，不必糾纏。但是你年紀，狠輕，瞧你面目之間，還帶許多劫殺。我指你一條明路，不出二十年，魯豫燕晉一帶，還有一起大大的殺劫。我們白蓮教的勢力，還要加倍的。

攢張你可記清了。

只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滿街紅燈照。那時方算苦。

來中聽著達開這番說話。不明不白。含著機鋒。當下力求解釋。達開笑說。此是天機。不可漏洩。隨又念了兩句。

黑風山下有一洞。能容十萬八千衆。

來中急得抓耳撓腮。忙說紅燈照的癡謎。已經猜他不著。不知那黑風洞又在何方。還求你老指示。達開說這一起劫數。尚在二十年後。你且守時耐運。漫漫踱到山東。訪著那一班會舞大刀的去。同他們結識。自有作用。來中聽到這裏。才有些微明白。當下知道達開狠有些道理。再四懇求。達開便留在身邊。教導他些奇門遁甲。及白蓮教的秘密真傳。來中一住六七年。到也無他思想。一日。達開對來中說。我的道理。被你叨教了許多。你也該自尋門路。我瞧你臉上氣色。狠好。紅光透露。該有紅鸞天喜照命。（以紅光紅鸞映下紅鏡。涉筆成趣。）你可打點你的。

計畫不負忠王切屬一番不消說得石達開從此棲隱神山以頭陀結局（了却達開）這李來中出了四川經過沿江各省由江蘇趕到山東好在他久慣江湖又是白蓮教的教友沿路認識兩個同教一名張誠一名李信皆係山東清州人氏由張李二人介紹投奔臨清州東鄉一家富戶這富戶叫做張士杰所住的地方就叫做張家寨士杰年紀在五十開外渾家鮑氏共生子女三人大兒子張彪二兒子張巖生成不學無術要就一手的單刀女兒名叫張鸞今年才一十七歲記得鮑氏產他的時會却夢見一碗燦爛的鏡球照得滿地紅光覺得有些奇異到得大來性喜穿紅渾身紅衣紅褲襯映著桃花面龐真是從娃娃國出來的老夫婦視同珍寶要替他物色個愛婿這日來中見過士杰士杰瞧著一表非凡談談教中的門徑狠覺投機問一問家事知道還未對親因與渾家商議欲以來中做個贅婿鮑氏一笑招呼女兒阿鸞過來說明此事女兒非常願意就拏定主張招來中做了贅婿兄妹三人都喜歡舞槍弄棒要個單刀始而結合莊隣繼而招

孫傳徒不上十年，弄得山東一省到處習拳舞刀，好個李來中把太平天國經過歷史總不提，却利用僥倖一般心理，叫他們仇視洋人，漸漸的大張旗鼓，辦起連莊會來，是來入會的總給他們一口大刀，教他們些拳術，這會又叫做大刀會。州縣官廳，狠有點知覺，不過因他們舉動，并不殺人放火，打家劫寨，還滿嘴的說是扶清滅洋，事有可笑。山東有一位臬司叫做李秉衡，腦筋頑固，平日痛恨洋人，這時偵悉李來中聯結大刀會，不但不去禁止，反實行的提倡，你道奇是不奇怪，是不怪呀。（第二樁大事敘過，文亦趁手結束）

光緒帝大婚親政，却是一回絕大關目，然在用人行政之始，即預留將來退位地步，筆意求活，故能敘事不板。

由皇上親政，至甲午中日之戰，此五六回中，却無大事可記，加以光陰迅速，轉眼又五六年，兩語了之，成何局面，看他用一種騰挪方法，借補敘兩樁事實，即引起下回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此謂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是活筆，不是死筆，可

悟行文之妙。

洪楊之亂與甲午戊戌之變絕不聯屬。偏偏因補敘兩樁事實，却將北拳南革的根據理清。下回接敘中日戰事，戊戌變政便覺推波助瀾。先後綫索一些不亂。

第二十四回 朝鮮學生新黨舊黨 中國勢敗海軍陸軍

前回講到北拳南革隱隱肇禍。總由那太平天國的餘孽及一派白蓮教做個亂萌。甚麼南邊三合會呀，與中會呀，哥老會呀，北邊連莊會呀，大刀會呀，雖說是宗旨不同，通同要算做外魔，要叫做孽果。這孽果是從孽因造的。這外魔是由內魔生的。（頭頭是道，滴滴歸源）如今外魔與內魔漸接近，豈不要掀天揭地的演唱戲文嗎？然而不經一番激動，尙不能鼓起殺機。講到這次激動是由日本同中國力爭朝鮮（另開局面）記得在光緒十年左右，中國派駐日本的欽使，叫做黎庶昌。這姓黎的便是在同治元年前上那萬言書，由朝廷破格錄用，賞給個知

縣交會國藩大營差遣的（不脫漏前書）後來積功保至實缺迤東道未到任之前就出使日本凡日本有甚秘密消息無不先機探報叫中國總有防備日人蓄謀圖韓黎庶昌早接二連三的遞過信來其時日本派的駐韓公使叫做花房義質我們中國派的駐韓公使叫做馬建忠合當有事那朝鮮國王李熙是由旁支入繼王位本生父親叫做李昞當時推尊做大院君甚麼叫做大院君從直講來就是個統攝君權代表王位彷彿似中國慈禧太后垂簾訓政一切不由嗣王做主的（眼前指點妙有關合）到得李熙年歲長成例當由大院君歸政當時便册立閔氏爲妃那閔妃生得端莊美麗而且幹練有才李熙原是個懦弱無能不在不會册妃以前一切用人行政自然由大院君做主到得册立閔妃不無薄於父子之親而篤於夫婦之好這種行徑這種心理無中無外無貴無賤一般含生負氣之倫大概都是如此現在新學家創爲非孝明目張膽的搗破這個紙老虎到也直截了當（嬉笑怒罵刺入人心）閑話不談講這閔妃得寵便竭力的

拉攏閔黨甚麼閔台鎬呀閔泳翊呀閔泳穆呀閔泳駿呀閔炯植呀閔應植呀拖
拖拉拉的齊攬上臺只差閔氏猶狗不會得個位置你想大院君氣是不氣惱是
不惱但大院君是個怪物性情乖僻腦筋腐蝕凡事要得個起落你因惱怒閔黨
儘管理瓜理藤分別個皂白又何必牽動國本開罪強隣諸位想想那日本豈是
好惹的嗎記得日本有位傳教的教士叫做掘本禮造跑到朝鮮開設教堂照例
是要由韓廷保護的不料閔黨方極力保護大院君以爲取媚外人竟然號召舊
部甚麼金調元呀濮從禮呀帶領人衆不問青黃皂白把教士掘本禮造殺了殺
了教士還不算數又橫衝直撞的進圍日本使館其時花房義質早得信溜了這
二溜不打緊日本早派了兩只鎧甲兵輪由海軍少將仁禮景範帶兵前來駐日
公使黎庶昌得了這不好消息早發電到京記得這年是光緒十二年朝廷得著
姓黎的急電就飛諭直督李鴻章趕派著直隸提督吳長慶帶領威遠來遠的兵
輪過來這吳長慶便是前回征捻屢立戰功的（照應前書）他部下却有兩個

人才一個是通州張謇。一個是項城袁世凱。那張謇不過是個後科的狀元。經濟却不如文字（定評）那袁世凱到是一位敢作敢爲。抱有帝王思想。他的尊公叫做袁甲三。論河北勤懇的戰功。却不在劉銘傳之下。諸位讀過我前部小說。自然曉得他血戰功勞。無庸我勞叨複述。又是一種照應筆有變化。但是袁世凱襲著尊公餘蔭。僥倖中了個秀才。青年膽潑。橫行鄉里。那陳州知府吳重憲。氣他不過。又奈何他不得。送他二百兩銀子。叫他趕辦正經。世凱亦不願聽。伏里門。趕投直隸提督吳長慶。吳公很重世交。因他是個秀才。叫他拜在張謇門下。習學入股。獵取科名。想這入股時。文豈是英雄。豪情甘束縛的。不曾從張謇做得一兩篇。他便投筆抵地。向吳公討個營務差使。合當發迹。營中兵丁。瞞藏聚賭。被他砍掉一兩個腦袋。姓吳的大加賞識。就派世凱做營務處。遇有重要事件。總同他計議。此時隨著長慶乘坐兵艦。趕到朝鮮。當下便殷勤獻計。說此次朝鮮禍亂。悉由大院君發生。我們理結這事先把大院君捆縛來京。這叫做根本解決。如其

不然被日人搶着下手。那就不可思議。吳長慶連連點頭。說是極。一到朝鮮。便打發差官請大院君前來會話。大院君方以閔黨專權。要向中國伸訴。那知才趕過來。吳長慶早嚴聲厲色的一頓責備。把大院君拘住着。員押解進京。及日本兵艦前來。那少將仁禮景範同吳長慶口頭交涉。終屬不得要領。日本一面重派駐韓公使。叫做竹添進一郎。一面又特派宮內大臣伊藤博文。商務大臣西鄉從道。(即前回福建交涉者)趕至天津。與直督李鴻章交涉。此時李鴻章盛氣凌人。北洋的海軍軍力尙未能測度深淺。當下互訂了三件條約。(一)兩國屯朝鮮兵。各盡撤回。(二)朝鮮練兵兩國均可派員爲教習官。(三)將來兩國如有派兵至朝鮮。事須互先行文。照這三件條約訂定以後。中國尙不失主權。那朝鮮明雖獨立。暗暗仍臣服中國。從表面看來。似北洋海軍很有點魄力。從實際看來。不虧黎庶昌在日本暗暗給信不虧吳長慶用袁世凱的計畫。給日人個迅雷不及掩耳。也不能有此好好結果。但是中國從此次交涉辦過。便氣浮於上。志滿而驕。以後

便著著失敗（交代清楚）當下大院君仍放回朝鮮。吳長慶的軍隊暫行駐紮漢城。袁世凱此次在事出力，由吳長慶極力保舉，特派為商務總辦大臣。袁的年紀很輕，人品出眾，言語驚人。閔黨之中，無不傾心結納。所有朝鮮一切用人行政，大半是同袁世凱斟酌辦理的。這個當兒，李熙彷彿做個傀儡，閔妃是當時當道。甚麼丞相位，就安插閔台鎬。禁衛大將軍的位，就安插閔泳翊。總管海防的位，就安插閔泳穆。其餘左營李祖淵，前營韓圭稷，後營尹泰駿，自非閔黨，不得安插重要位。真那放回朝鮮的大院君，簡直是軟軟拘禁，住在養老院。如廢人一般。天下事物，極必反。氣盛必衰。在閔妃一黨固然仗著我們中國做他的護符，以為巴結吳長慶拉攏袁世凱，終得個泰山之靠。在大院君一黨，早又秘密勾結向來仇視日人者，轉眼接近日人，俗說開門揖盜，引虎入室。大院君是位極舊極腐的人物，如今因與閔氏為難，到援引些文明種子做他的黨羽。甚麼金玉均呀，洪英植呀，濮泳孝呀，徐光範呀，徐載弼呀，一班東洋留學的學生，新經從日本

回。來。得。點。新。學。皮。毛。講。些。政。治。革。命。不。管。甚。麼。國。破。家。亡。早。是。組。織。一。黨。叫。做。維。新。黨。這。維。新。黨。是。歡。迎。日。人。日。人。放。個。屁。屙。便。嗅。了。也。不。嫌。臭。的。當。下。駐。韓。公。使。竹。添。進。一。郎。瞧。那。朝。鮮。政。府。只。知。傾。向。中。國。一。味。疏。遠。日。本。正。苦。沒。有。法。想。難。得。金。玉。均。等。五。位。尊。神。時。時。來。同。自。家。接。洽。便。拏。出。些。敏。活。手。段。慫。恿。維。新。黨。趁。機。起。事。日。本。可。助。兵。助。餉。金。玉。均。等。快。活。不。過。得。意。不。過。於。是。秘。密。結。議。廢。李。熙。去。閔。黨。擁。戴。大。院。君。李。昱。應。當。國。偏。偏。事。機。不。密。被。閔。黨。偵。知。奔。告。袁。世。凱。世。凱。又。奔。告。吳。長。慶。吳。長。慶。調。動。兵。隊。給。維。新。黨。個。湊。手。不。及。包。抄。過。來。一。股。黨。人。溜。的。溜。走。的。走。獨。洪。英。植。晦。氣。丟。了。腦。袋。事。涉。竹。添。進。一。郎。竹。添。知。事。不。妙。也。就。逃。回。日。本。日。本。又。派。個。全。權。大。臣。井。上。馨。來。韓。處。理。由。袁。世。凱。出。面。算。是。平。和。了。結。沒。有。岔。枝。那。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金。玉。均。濮。泳。孝。逃。往。日。本。這。裏。閔。黨。又。派。了。兩。個。要。人。一。叫。李。逸。植。一。叫。洪。鐘。宇。前。往。日。本。密。捕。金。濮。兩。個。要。犯。這。洪。鐘。宇。找。著。金。玉。均。伴。爲。結。合。一。起。乘。坐。西。京。丸。賺。至。上。海。在。一。座。酒。樓。上。用。手。槍。結。果。

玉均的性命。那李逸。植。找。著。濮。泳。孝。却。在。橫。濱。的。旅。館。也。放。起。手。槍。可。惜。不。會。打。著。姓。濮。的。逃。命。姓。李。的。反。因。此。丟。命。這。叫。做。有。幸。有。不。幸。了。唉。這。起。維。新。黨。的。亂。子。不。會。完。結。誰。知。東。學。黨。的。亂。子。又。趁。勢。繼。起。甚。麼。叫。做。東。學。黨。既。不。是。閔。妃。一。派。又。不。是。大。院。君。一。派。非。新。非。舊。黨。首。叫。做。崔。福。成。借。聚。徒。講。學。爲。由。骨。裏。是。仇。視。日。本。這。一。起。的。黨。人。聲。勢。極。爲。浩。大。可。憐。李。熙。急。得。沒。法。偏。偏。吳。長。慶。的。防。兵。已。先。期。奉。調。回。國。這。是。甚。麼。緣。故。因。爲。中。日。既。已。議。和。兩。方。面。言。明。撤。兵。所。以。在。那。維。新。黨。造。亂。以。後。日。本。派。井。上。馨。二。次。交。涉。查。照。前。約。吳。長。慶。便。拔。隊。撤。防。這。邊。駐。韓。軍。隊。撤。防。那。邊。駐。日。公。使。因。任。期。已。滿。也。就。撤。換。把。黎。庶。昌。換。個。汪。鳳。藻。這。姓。汪。的。不。比。姓。黎。的。既。是。耳。目。不。靈。又。覺。手。段。呆。滯。從。此。中。日。外。交。便。著。著。失。敗。這。且。不。提。單。講。朝。鮮。的。東。學。黨。乘。機。作。亂。駐。韓。的。日。使。已。噴。有。煩。言。這。時。的。日。使。不。是。竹。添。進。一。郎。又。改。換。大。島。圭。介。那。大。島。氏。聲。稱。朝。鮮。屢。次。肇。事。移。禍。使。館。中。國。能。來。兵。駐。防。我。們。日。本。難。道。不。能。來。兵。駐。防。嗎。一。面。在。韓。揚。言。一。面。就。密。

電到日本政府。叫日政府趕緊同中國公使汪鳳藻嚴重交涉。趕緊派兵駐韓。這
個當兒在下一枝筆。不能敘述兩回事。當大島圭介密電日本時。會這裏袁世凱
同閔黨也有了密切計畫。姓袁的計畫到也周到。一面是請韓廷趕緊派個督兵大
臣。勦滅東學黨。李熙依了。就特派洪啟勛做個招討使。其實進攻方畧。全是世凱
主謀。一面飛電北洋大臣李鴻章。請中國趕速派兵。不可落在日人之後。鴻章奏
明朝廷。却特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帶領六營軍隊。飛渡過來。駐紮在朝鮮的牙山。
這牙山距仁川港。却有一百五六十里。不能算做衝要。當時依世凱計畫。便要叫
葉志超屯兵漢江口門。扼守要害。惜乎姓葉的不能遵從。這裏中國兵隊駐韓。那
大島圭介。早又飛電日本。日政府早經預備。一面派了幾只兵艦。一面同我們駐
日公使。夾哄夾嚇的交涉。汪鳳藻墮其術中。密電李鴻章。說此次東學黨屬於朝
鮮內亂。中國倘不干涉。則日本亦必不干涉。商務總辦袁慰庭（世凱表字）未
免好大喜功。爲閔黨利用。萬一中日由此竟開戰釁。當由感庭負責。勿怪鳳藻不

預言也（此電誤事不小）鴻章得到這起電報當即擊穩主張按兵不動任是袁世凱葉志超飛電請援血書告急鴻章以有先入之言攔實不理記得這年是光緒二十年又值慈禧六十萬壽甚麼祝嘏慶典早先期發出謄黃在朝廷心裏總以爲六旬萬壽不比得五旬萬壽光緒十年鬧著中法之戰京裏是鑼鼓喧天日夜演戲海疆是槍林彈雨可憐一班將士們血肉橫飛這回要託天洪福壽宇洪開普天同慶光緒帝親政了五六年得著一起孩兒班日夜撮弄膽子畧放大差不多用人行政也就拏出點兒手段第一起用了恭親王第二起調李鴻藻翁同龢再入軍機諸位必然有句話又要駁詰在下那李高陽不是老母班太后黨的板歸真的北派嗎不是與翁常熟水火不投嗎何以皇上既用翁同龢又用李鴻藻豈不是個自相矛盾嗎要曉得其中却有個作用一者顧全慈禧的面子二者國家用人也不能顯分畛域翁李總算是資望極深兩兩平等甚麼老母班孩兒班外人說項如此皇上却不能畫清界限在這年二三月間滿朝正忙忙碌碌

碌籌備太后萬壽典禮軍機處却接到駐日使臣汪鳳藻的電告及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摺本赶忙遞給光緒帝過目光緒帝對恭王翁李三人說照這兩起電摺聽來我們同日本又要開戰不過汪鳳藻語意顛預李鴻章又畏首畏尾（却是定評）朕瞧這小小日本橫行無忌前次騷擾我臺灣侵占我流球硬派朝鮮做獨立國你們想想由日人駐使朝鮮那英人俄人也就陸續的派了領事我們完全的屬國不是受他恣意的魚肉嗎此次如開戰釁不給他個下馬威不顯出我們大清國的手段恭親王當下進言說皇上聖明睿斷極是現在李鴻章籌備海軍歷年用的這筆銀子是如潮如海皇上何不趕召他過來面示機宜光緒帝連連點頭即下道手諭趕召鴻章陛見不上兩三日李鴻章遵旨來京皇上坐在養心殿召見其時軍機要人無不齊集光緒帝首先發問說現在北洋的海軍辦得如何鴻章跪地碰頭說算是大小兵艦有二三十只都可以臨陣衝鋒皇上又說這起海軍是誰人教練的鴻章奏說先是聘用英國水師那個琅威理教練的

後改福建船政局的學生劉步蟾。因若輩少年新進，資望不夠，就派提督丁汝昌做了總司令，編制一切。現在管帶兵輪的有鄧世昌、林永升、方伯謙，都算得鏗中錚錚，很有幹辦的。光緒帝笑說：「照這樣看來，同那日本交戰，是有二十四分把握的了。」鴻章奏說：「這海軍把握是有的，但兵費不可自我而開，好在朝鮮這個地方，不是日本能獨力強佔的，也有英人，也有俄人，在旁十分注意。如果日本橫行霸道，我們憑英俄講句公理，那兩國也要出來干涉的。」（誤事在此）光緒帝說話雖如此，我們不能落在日人之後。鴻章說：「臣已派葉志超駐兵牙山，已經得了先著。」光緒帝說：「這事全仗你操個心。」當下李鴻章無話可說，只好碰著響頭，啞啞答應的退出朝房。其時光緒帝退朝，翁李兩軍機又趕出來，同鴻章計議個辦法。鴻章只是以老賣老，大言不慙，不消說得甚麼戰事機宜。臨時變化，內部軍機也不能干涉。彼此談談散了。李鴻章回到督署，早又接到駐韓的袁世凱、葉志超疊疊的警報。這次警報不比尋常說那大島圭介已領著日本海陸軍陸續登岸。現在

干涉朝鮮的內亂如不速行派兵怕那日人爭先下手中國兵單斷斷不能取勝鴻章得著這個消息赶忙開了軍事會議當由丁汝昌首先發言說我們是趕派兵艦駐紮仁川這叫做出奇制勝扼定朝鮮咽喉（話却不錯）劉步蟾也就拍手贊成說我們一定如此方伯謙只是搖頭說我們只顧出外又雞萬一日本竟派幾只兵輪直犯我們天津我們如何準備鴻章說日人犯我天津却不見得到是汪鳳藻有言兵釁不可自我而開我們且不調動海軍且分派陸軍一路一的前往朝鮮一以表示中國有了準備二以鞏固我們奉天的邊防其三單熊日人在韓若何舉動這叫做以靜待動可是不是當下會議諸人因鴻章是個主帥他出來的主張何敢辨駁計議已定就續調聶桂森豐伸阿左寶貴衛汝貴馬玉崑五路陸營由奉天進發另派聶士成做了往來策應不提中國陸續進兵單講日使大島圭介帶領海陸兵隊洶洶上岸駐韓的葉志超不曾奉著北洋大臣的動員令樂得按兵不動袁世凱馬建忠見勢頭不對救兵不至只好趕賦桃夭之

什溜回中國。此時大島圭介爲所欲爲。那維新黨濮泳孝早從日本跟著過來。招呼黨徒做著導綫。先同招討使洪啟勛接了一仗。把韓兵殺得大敗。虧輸。然後抄入王宮。把韓王李熙捉了。王妃閔氏擄了。甚麼閔台鎬呀。閔泳翊呀。閔泳穆呀。李祖淵呀。韓圭稷呀。尹泰駿呀。還有閔泳燮。閔炯植。閔應植。逃的逃了。殺的殺了。依濮泳孝的主張。就擁出大院君李昰應。做了個朝鮮監國。至於原動力的東學黨。崔福成。反聞風逃避。不知下落。這叫做一班亡國奴。替日本跳個傀儡罷了。書中所謂內魔外魔。何常不是言之可爲浩歎。日本此次橫行霸道。草草的扶立大院君。擄去韓王及閔妃。講到中國面子。剝削殆盡。中國如干涉韓政。一任李熙獨立。到也罷了。無如第一次大院君仇殺日教士。第二次撲滅維新黨。第三次助勦東學黨。皆由中國助朝鮮。那袁世凱同閔黨感情。尤爲密切。始而干涉。繼而放棄。我們中國的斤兩。已被日人秤透。俗說一不做。二不休。又說得隴望蜀。日人既得了朝鮮。又打聽中國已派六路軍隊前來。原有牙山防營。葉志超尙控扼著。

要地勢非大動干戈不可。當由大島圭介電致日政府。日皇明治同伊藤博文西鄉從道急切動議。當派桂大郎爲海軍統帥。另外佐藤彌大郎大迫尙敏野津道貫立見尙文富岡三造足立武敏今田唯一藤齋正起有中將有少將無不躍躍欲試。跟著前來。這一起鎮甲兵艦總是選那馬力十足駛運飛快的。趕著過來。一到朝鮮就在仁川下碇。這時葉志超仍駐牙山。聶桂森豐仲阿左寶貴衛汝貴馬玉崑等有的駐兵漢城。有的駐兵平壤。記得這個當兒。中國租借英吉利一只商輪叫做高陞。裝備二千五百個兵士。被日本巡洋艦瞧見。忙轟起大礮。將高陞船隻擊沈。可憐船上將弁兵丁一齊捲入東洋大海。一個不存。這時已是五六月間。日本海陸的軍隊已紛紛齊集。那陸路日兵是由仁川入港登岸。水路日兵是乘輪放洋。開至大東溝。這時水陸交戰在下一枝筆却不能分敘兩處。我們且先敘大東溝的海戰。日本的兵艦既來。我們中國的兵艦亦到。中國的兵艦前書列表計二十三艘。現在續添廣甲廣乙廣丙。從中挑選十二艘。由丁汝昌鄧世昌林永

升方伯謙等帶領前來當用大東溝海面做個戰場這戰場是鯨波一碧瀕瀕
汪洋一邊是杏黃大旗上繡五爪盤龍彷彿是擎雲而下一邊是淺黃大旗中畫
一輪紅日彷彿千道毫光在這海面交戰起來要算是中國第一回的創始中國
統帥丁汝昌却將十二艘兵輪排列做人字式以鎮遠艦做個領頭在驚濤駭浪
中鼓起輪來直逼日艦日本統帥桂大郎却將十一艘兵輪先排著一字式後又
化作圓圈形來包圍中國兵艦不過中日兩邊所用的兵艦却分個新式舊式中
國用的是舊式速率稍緩船皮是包的鑲甲日本用的是新式速率較快船皮是
包的鋼甲且兩邊用的礮火亦是不同的礮是鑲彈且力量不遠日本的礮
是鋼彈且力量狠遠很大就這實際上比較起來中艦的戰鬪力已不及日本而
況日本海軍是人心一致的中國海軍如鄧世昌林永升尙屬拚命大鬪奮不顧
身那方伯謙個忘入羔子平日是嫖昏了賭够了一旦臨陣彷彿是綁到殺猪禱
上早已疇喊的不得過來俗說一個老鼠壞鍋湯這縱橫激盪的當兒方伯謙因

船甲上受了一顆礮彈。早是逃出戰綫。挂起白旗。諸位姓方的。何以要挂白旗。就是認輸投降的意思。但他的兵艦白旗一挂。一般軍心早已跟著活動。在這個當兒。日艦便緊緊的圍包大海。裏是波浪沸天。雲騰霧漲。中國十二艘兵艦溜走的。溜走沈沒的。沈沒好個鄧世昌。瞧著自家的兵艦已經損壞。便開足機器直撞敵船。敵船閃避不及。被他一頭撞著船尾。敵船是傷了。可憐鄧世昌連人連艦已陷入汪洋大海。接著林永升也拚命過來。在這礮火之中。逢船便撞。日艦的圓圈陣綫已被他衝的七零八落。究竟寡不敵衆。後繼無人。姓林的也就連人連船沈沒。得不知下落。這次大東溝一場惡戰。我們中國兵艦共十二艘計沈沒損壞七艘。方伯謙投降一艘。還有四艘不成軍。由統帥丁汝昌開駛到天津去了。日本兵艦計十一艘。雖被鄧世昌撞壞一艘。還不致沈沒。其餘有兩三艘稍受碰擦。都還可用。統帥桂大郎。這次戰勝。非常得意。先將方伯謙及其他逃艦。拘獲過來。然後將中國戰敗些將弁。一起發放登陸。這時方伯謙如活鬼一般。思量沒法只得仗。

著。平。時。同。李。鴻。章。感。情。很。好。報。効。的。禮。物。很。多。龜。走。鱉。肥。的。竄。至。督。轅。央。人。通。報。進。去。李。鴻。章。一。見。著。方。伯。謙。罵。聲。忘。入。巖。子。不。容。哭。訴。就。此。綁。出。砍。了。（就。此。殺。清。海。戰）不。講。大。東。溝。的。海。戰。日。本。已。得。著。勝。利。單。表。日。本。由。仁。川。港。登。岸。的。陸。軍。早。與。牙。山。駐。紮。的。葉。志。超。接。近。戰。綫。其。時。日。人。却。按。兵。不。動。這。是。甚。麼。緣。故。諸。位。要。曉。得。日。人。用。兵。處。處。須。得。個。布。宣。布。宣。不。齊。那。是。不。即。動。手。的。而。且。此。時。陸。軍。要。等。候。海。軍。消。息。海。軍。得。勝。然。後。并。力。進。攻。方。有。把。握。可。笑。葉。志。超。個。渾。蛋。不。明。白。這。種。道。理。反。疑。惑。日。人。恇。怯。不。敢。交。鋒。儘。著。城。牆。厚。的。面。皮。一。次。一。次。的。報。告。李。鴻。章。電。稱。某。日。與。倭。寇。交。戰。殺。死。倭。兵。幾。百。某。日。又。殺。死。倭。兵。幾。千。又。陣。斃。倭。將。某。人。：捏。造。許。多。姓。名。講。得。天。花。亂。墜。李。鴻。章。信。以。爲。真。替。他。飛。捷。到。京。把。個。皇。帝。伯。伯。歡。喜。得。眉。花。眼。笑。一。道。諭。旨。加。獎。既。是。賞。穿。團。龍。黃。馬。褂。又。體。體。面。面。的。加。了。官。保。銜。又。賞。銀。二。萬。犒。賞。前。敵。軍。隊。這。不。要。面。孔。的。頑。意。兒。祇。有。我。們。中。國。軍。營。裏。專。門。名。家。（罵。得。痛。快）那。知。編。謊。的。總。要。敗。露。葉。志。超。正。在。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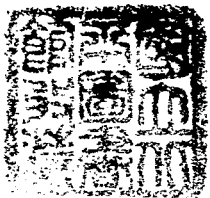
采烈那桂大郎已從海軍得勝趕派了大迫尙敏野津道貫立見尙文富岡三造
一起帶兵登陸包抄牙山帶謊說那空中彈子如雨點一般葉軍如何抵敵得住
不消一兩仗葉志超便退出牙山趕奔漢城那漢城便是韓京原駐韓的日使大
島圭介却擁聚著三千日兵我們中國兩路陸營一由左寶貴統帶一由衛汝貴
統帶也在漢城駐紮此時牙山失守衛汝貴早嚇得屁滾尿流惶駭奔走獨有左
寶貴一路不動讓過葉志超的敗軍姓左的便奮勇當先部下的兵士無不以一
當百呼聲雷動未知戰勝與否後文便見分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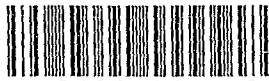
評曰朝鮮肇禍原因複雜然有家庭革命才引起政治革命有政治革命才引
起新舊黨爭舊黨是倚仗中國新黨是勾串日本其實皆奴隸性質毫無一些
獨立思想最後非新非舊之東學黨又不知所講何學簡直一味胡鬧把一座
祖宗世傳的韓國輕輕斷送日本雖曰天數終歸於人謀之不臧耳
以李鴻章辦理洋務二三十年對於北洋海軍亦知注重然此次中日戰釁不

能先事預防。始而信用袁世凱。繼又不聽從計畫。請兵不赴。望撥不至。中日釁開。猶日盼平和。了局是亦醉生夢死。不足言兵。

敘中日戰釁。忽然插入慈禧六旬萬壽。非急脉而緩授也。因書中有個主人翁。翁如一味貪敘客體。便忘却主體。究嫌散漫無稽。

海軍有個方伯謙。陸軍便有個葉志超。此種敗類。殺之不足。剛之有餘。假如方伯謙不早挂白旗。海軍尙不致驚慌。假如葉志超不捏報軍功。死守牙山。陸軍尙可以一戰。兩人敗事不足責。吾責李帥之不能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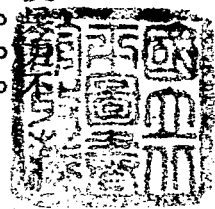


3 0528 0276 0

小曆史
西太后秘史演義

第二十五回 頤和園皇上領訓 春帆樓傅相議和

却說左寶貴這路人馬也有六營之多當時奮力戰鬪初還勝利漸漸便
支你道甚麼原因大凡戰陣全靠著點銳氣那葉志超唬得逃跑衛汝貴立脚不
住單靠著左寶貴一路兵馬同日軍混戰已是力量單薄又況大迫尚敏野津貫
道立見尙文富岡三造等乘勝殺來兵鋒銳不可當左軍已十分喫力這個當兒
大島圭介又率領原駐防的一支生力軍從旁殺入日軍算是兩路夾攻憑這左
寶貴天武神威無如衆寡不敵已被兩路日軍包圍這個當兒如果姓葉的
姓衛的肯顧大局翻身殺轉未嘗不可轉敗為勝可笑兩個忘八崽子已逃得不
知去向日兵是越聚越多左軍是越戰越少死命的支撐了一晝夜槍礮的彈子
放完左寶貴還騎著一匹黃膘馬來往督戰不料被一顆礮彈打中頭顱登時殞



07509

857.45
293

西太后秘史演義

一

命（完却寶貴）這裏左軍戰沒。日軍乘勝又趕到平壤。那駐紮平壤的共有三路人馬。一路是聶桂森。一路是豐伸阿。一路是馬玉崑。三路營盤依山傍水。紮成犄角之勢。然而所壞的是沒個統帥。此進彼退。各有各的主權。這時葉志超、衛汝貴兵敗下來。依聶桂林、豐伸阿便要退出平壤。趕渡鴨綠江去扼守奉天的邊防。獨馬玉崑力持不可。說咱們這三路人馬共有一十八營。尙堪血戰一場。讓姓葉的姓衛的去扼守奉天邊境。我們要據定平壤。萬一得個勝仗。還可規復前路。戰綫。當時聶桂森、豐伸阿沒有話說。那葉志超、衛汝貴早帶領殘兵敗將。退出朝鮮。一齊溜走。這個當兒朝廷已得了牙山、漢城兵敗的確耗。光緒帝忙忙召集軍機會議。那恭親王是辦過大事的。甚麼毛賊、捻匪、廝鬧了十幾年。當日的遣兵調將。胸中具有成竹。當下首先發言說：此次海陸軍失利。總由於李鴻章因循誤事。調度乖方。海軍的誤事不能先發制人。陸軍的誤事不能選擇統帥。如今的辦法。海軍的全權仍責成李鴻章。叫他控扼北洋。不能再生的岔枝。（隨手伏下。

戰事。陸軍全權是要另行責成。個統帥說不得。我們要大起傾國之兵。同日本決一雌雄。戰個勝負。光緒帝連連點頭。說是極。此言甚合朕意。恭親王斟酌一會。當議以奉天將軍依克唐阿做欽差督兵大臣。雲南提督宋慶做前敵總帥。節制陸路各軍。湖南巡撫吳大澂既專摺奏請爲國効命。就派做幫辦軍務。兩江總督劉坤一老於軍務也。派做後路督兵大臣。但是國家賞罰不可不明。那海軍戰亡的鄧世昌。林永升。陸軍戰亡的左寶貴。是要分別贈官賜諡。各予卹典。海軍的逃將方伯謙。現已按律正法。不必交代。但丁汝昌督戰不力。亦須褫職。逮問陸軍逃將葉志超。衛汝貴。不戰而走。風聞葉志超前首軍功。皆是隨意捏報的。衛汝貴。尅扣軍餉。著名在案。非得將這兩人鑲。來京訊明。梟首不足。以借資整頓。光緒帝聽了。恭王這一席話。不由得奮振天威。依議辦理。恭王隨又碰頭進言。說現在海疆儘管多事。皇太后的六旬慶典。在卽。還是要趕著辦理的。寧可做過不可錯過。內以博太后歡心。外以示臣民靜鎮。何等見解。何等識力。不媿賢王。倘

能託天僥倖轉禍爲福。那是再好沒有了。光緒帝龍顏一笑，趕卽退朝，不談中國。趕行慶典，在這嵩呼華祝之中，遣兵的遣兵，調將的調將，慶賞的慶賞，刑誅的刑誅，單表壽桂、森、豐、伸、阿、馬、玉、崑、三路兵馬，駐紮平壤。早接到北京電諭，知道葉衛兩個逃將已奉旨拏辦。前敵的統帥已特派宋慶，大家提振精神，趁那宋慶未到，要在這個當兒立些功業。諸位三路統帶儘管要立功業，無如日本的陸軍已分路進逼，一種要點在朝鮮全國地圖早被日人暗晝過去，何處可以進攻，何處可以扼守，未臨戰地先有預備，這還不算，還有那濮泳、孝、一、千、維、新、黨、做、日、人的內綫，除了助軍火、助糧餉，還替他們爭先引路，偏偏日軍的耳風甚長，知道壽桂、森、豐、伸、阿、兩軍原無鬪志，所以一面牽綴著馬、玉、崑，一面由立、見、尙、文、富、岡、三、造、從、聶、營、豐、營、背、後、抄、來、不、消、幾、仗、早、把、聶、桂、森、豐、伸、阿、打、得、落、花、流、水、立、腳、不、住、馬、玉、崑、瞧、見、兩、軍、有、失、忙、留、著、兩、營、扼、守、防、地、自、家、却、帶、領、四、營、奮、力、救、應、姓、馬、的、原、是、陝、甘、回、匪、投、効、過、來、部、下、軍、隊、算、是、些、生、龍、活、虎、一、陣、惡、殺、居、然、把、立、見、

尙文富岡三造殺得大敗。虧輸那聶桂森豐伸阿復。趁狠過來。幫同混殺。但是趁狠的究竟不狠。那大迫尙敏野津道貫。又率領一隊日軍。橫衝過去。把聶軍豐軍衝做兩截。此時馬玉崑拚命大鬪。部下兵弁無不以一當百。任是槍林彈雨。抵死不退。血戰了一晝一夜。聶桂森豐伸阿到底逃走。加之大島圭介又領著些生力軍來。可憐馬玉崑軍隊。雖兇槍彈不濟。六營人已死傷四營。知難取勝。忙把馬鬣一帶。突出重圍。日軍如何肯舍。總司令小旗一指。早風馳電掣的捲來。攢過一程。前面有座山岡。馬玉崑正在危急。却好山岡後面轉過一支兵來。打著個聶字大旗。玉崑還疑惑是聶桂森。那知這一聶不是那一聶。來者叫做聶士成。前書不講。聶士成是個諸軍策應。嗎。姓聶的渡過鴨綠江。早碰著聶桂森同豐伸阿。帶著些殘兵敗將。奔回知道馬玉崑困在重圍。催動大兵趕來救應。恰好轉過山坡。遇見姓馬的突圍出來。趕著上前。兵兵兵的槍礮齊施。打了一仗。才算是將日兵殺退。但是駐韓的防地全失。只好同玉崑緩緩收兵。回渡鴨綠江。聽候前敵統帥。

宋慶節制諸位。這宋慶表字祝三。在同治初年。勦捻有功。後又隨左宗棠往征新疆。回匪積功。保至提督。中法之戰。左宗棠經畧兩廣浙閩四省。姓宋的却隨征効力。光緒十二年。左相病故。補出左宗棠病故。朝廷轉授宋慶做雲南提督。此次征東。統帥須人。當由恭王極力保薦。論宋祝三由行伍出身。歷經大敵。這經驗。狠是富足的。但有經驗。還須有學識。可惜他能挽兩石弓。却不識一個丁字。現在軍事學發明。這種同光的老軍務。那能對付嶄新的日本。閑話不談。其時宋慶駐兵奉天。先同將軍依克唐阿。計畫些戰事。依軍防範北路。宋軍却防範南路。從朝鮮渡過鴨綠江。以九連城爲第一重要隘。鳳皇城爲第二重要隘。大高嶺爲第三重要隘。那大高嶺。又叫做摩天嶺。左帶福山下。有連山關。地勢非常險惡。宋慶當派聶士成。扼守摩天嶺。馬玉崑駐兵鳳皇城。聶桂森。豐伸阿。駐兵九連城。奉天的緊要海港。叫做旅順口。上有礮臺。當派總兵姜桂題。帶兵駐紮。通計部下兵隊。大小共七十二營。山海關外。又是吳大澂的轄地。不在話下。單講日本得了朝鮮全

境統將桂太郎趕著過來。又加派足立武敏。今田唯一。齋藤正起。添足兵隊。由陸路進取奉天。自家同佐藤彌太郎。仍帶領兵艦十一艘。游弋黃海渤海之間。以觀靛山東。書分兩頭。且不敘山東海戰。且先敘奉天的陸戰。日軍大隊趕渡過鴨綠江。第一起攻取。便是九連城。那聶桂森。豐伸阿。本是敗軍之將。不消日人費事。早輕輕巧巧的得了九連城。既得了九連城。日軍又併力的進攻鳳皇城。偏值冬季大霧。日人乘這昏天黑地之中。四路進兵。把個馬玉崑。手脚慌亂。不知抵禦何處。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一陣混戰。日人又攻破了鳳皇城。既破了鳳皇城。趁勝又奪了連山關。簡直是勢如破竹。不可抵當。幸虧前面有座摩天嶺。這嶺非常險惡。當初薛仁貴征東。大破這摩天嶺。狼著些威名。此次聶士成扼守這嶺。大小數十戰。殺傷日軍不計其數。部下裨將有位叫做馮國璋。冒著槍林彈雨。趁勝克復連山關。戰殺日本一員少將。叫做齋藤正起。諸位想想。日本自用兵以來。從不曾損失將弁。此次齋藤正起陣亡。才曉得中國未可小覷。但是姓馮的出身。也要畧敘一

敘原來馮國璋是個河間無賴少年時狂嫖惡賭還會演唱些戲齣家中不能收留不得已投營適值北洋創辦陸軍學堂挑選識字兵丁國璋投入偏偏有個國文教員破格嘉賞教導他的時文由兵丁攷中個秀才因此不次錄用又跑過東洋一趟這時隨著聶士成小小的出了風頭立下戰功後來同段祺瑞王士珍稱做陸軍三傑爲袁世凱的要人（預伏末回）暫且不表單講聶士成扼守著摩天嶺馮國璋恢復著連山關日本的陸軍一時不能取勝我且撻過一邊且提起筆來轉敘海軍的方面這時日本的桂太郎帶領十一艘鎧甲兵艦却分著兩路一路由佐藤彌太郎北攻旅順那姜桂題豈是日軍的對手不消兩仗甚麼椅子山桌子山通同被日軍佔了一座銅牆鐵壁的礮臺失了姜桂題跑得不知去向連山海關外的吳大澂聽著旅順失守也就棄營逃跑豈不是個笑話嗎（敘清北路）一路由桂太郎領著兵艦南犯山東山東巡撫原是個旗人叫做福潤朝廷因軍事喫緊調福潤去撫安嶽便升臬司李秉衡做這山東巡撫這李秉衡表

字。鑑。堂。爲。人。到。敢。作。敢。爲。不。過。腦。筋。太。舊。從。目。前。賞。識。個。李。來。中。抱。定。扶。清。滅。洋。的。宗。旨。對。於。洋。人。不。問。英。美。俄。法。不。問。日。本。他。是。一。概。仇。視。的。此。次。日。軍。侵。犯。海。疆。他。早。暗。暗。給。信。李。來。中。叫。一。起。大。刀。會。從。中。助。力。無。如。烏。合。之。衆。一。時。尙。未。能。糾。集。（回。顧。前。文。預。伏。後。書。却。非。閑。筆。）姓。李。的。趕。先。揚。威。耀。武。巡。閱。海。防。甚。麼。烟。臺。呀。威。海。衛。呀。劉。公。島。呀。一。處。處。駐。紮。重。兵。所。有。海。灣。要。地。自。然。仍。由。丁。汝。昌。劉。步。蟾。開。駛。許。多。兵。艦。前。來。扼。守。講。這。丁。汝。昌。原。奉。朝。旨。褫。職。拏。問。後。經。李。鴻。章。力。保。准。其。帶。罪。圖。功。所。以。姓。丁。的。此。次。前。來。誓。死。的。拚。命。大。鬪。要。替。李。鴻。章。顧。全。顏。面。閑。話。不。談。當。下。日。艦。統。將。桂。太。郎。知。道。山。東。沿。海。處。處。設。備。心。中。拏。定。主。張。不。在。實。處。攻。擊。而。在。虛。處。進。兵。由。成。山。角。下。僱。了。幾。只。漁。船。派。兩。百。個。兵。丁。改。穿。華。人。衣。服。混。著。上。岸。勾。通。東。省。奸。民。做。了。內。應。從。此。便。陸。陸。續。續。引。著。無。數。日。軍。藏。帶。軍。火。潛。入。內。地。成。山。駐。防。本。有。兩。起。一。起。是。戴。宗。騫。一。起。是。孫。萬。齡。兩。個。人。又。意。見。不。和。約。著。彼。此。救。應。及。至。日。軍。圍。攻。戴。宗。騫。那。孫。萬。齡。又。袖。手。旁。觀。不。消。

說得戴營失利孫營亦立脚不住。日軍既得了成山，趁勝抄過威海衛的後壁。那威海衛是個山東要港，這時還有十二艘兵艦，記得這日是十一月初旬，半輪明月照耀，在蒼茫碧海閃爍著萬道金光。桂太郎真會作怪，猛然的升旗放礮，開駛兵輪這邊海軍統帥丁汝昌幫帶劉步蟾也，就招呼十二艘兵艦一起生火，點一點各艦的統帶那知來遠艦上邱寶仁威遠艦上林穎啓早已花酒茶圍跑得不知去向。廣丙艦上統帶叫個陳璧光在前一日告了個病假，此時是託病不到。簡直兒戲何以成軍？丁汝昌急得沒法只好同劉步蟾率領了幾艘兵艦預備開戰。諸位想想這種倉猝成軍何以應敵？丁汝昌原抵備著一死當將兵艦放出海面，又轟天的火礮施放起來。此來彼往原講日本個船堅礮利，勝似中國不消幾個回合，中國幾艘兵艦已是被敵人礮彈打了無數窟窿。萬萬是招架不住，退入海灣。日艦早一字排齊封鎖著港口。劉步蟾知事不濟，早掣出手槍自家對準胸口一槍送命。丁汝昌瞧見劉步蟾死了也，端起鴉片煙盒子，鬮都囓都囓了幾

口。這時告病假的陳璧光早招呼手下挂起白旗甚麼邱寶仁林穎啟同躲到峯姐那裏不復出頭日人既佔據威海不勞而獲又將中國十二艘兵艦全行圍去然後與陸路日軍混合一氣這時桂太郎橫行一世的由鴨綠江起自成山角止所有奉直魯三省彎彎曲曲的海岸綫總圈入日本的範圍中國海陸軍的戰鬥力弄得一點全無人都歸罪李鴻章平心而論姓李的趾高氣揚一味顛預實係不能逃罪但其中實有個大大劫數天運是六十年一周當那那拉氏降生的時會四方已不太平甚麼內魔外魔早早的伏下種子如今六旬大壽這些邪風潑雨翻江倒海的文章正該一齣一齣的給與他看如果那拉氏有點覺悟了這些陸離光怪的頑意兒便應急早回頭打斷那金輪則天的夢想無如見不及此不怪他自家造孽弄得一塌糊塗反終日在頤和園裏嗔張怪李與心愛的李蓮英評論朝政一會兒聽說朝鮮兵敗一會兒聽說奉天兵敗一會兒報告大東溝如何全軍覆沒旅順如何礮臺失守威海衛如何軍港斷送慈禧只是冷笑他的心

裏以爲皇帝伯伯的福氣太薄。如果自己垂簾訓政，斷不至於如此。那個壞蛋李蓮英不時在旁慫恿說：「他們何不趁這個當兒宣布皇上罪狀，說他昏庸誤國，德薄能鮮，爲宗社計，爲國本計，不得不另行擇賢。」慈禧笑着說：「這事早瞞了。」（忽然從戰事後，敍出這篇文章，兼攻帶補思前顧後，真有鬼斧神工不可方物之妙。此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

「嗒們且議不到此，且談目前的正經。你可傳我的諭旨，招呼皇上進園一會。」工夫光緒帝隨着李蓮英，趕進頤和園，跪見慈禧。慈禧命坐後當下問說：「現在戰事被你弄得一塌糊塗，祖宗的基業敗起來好快呀。」皇上說：「不料李鴻章辦理海軍十幾年，一些把鼻沒有一班打前敵的，都是些草包。」慈禧冷笑一聲說：「這都是你的做作好了。」福氣大了，如今事已如此，你又有些辦法。皇上說：「只等兩江總督劉坤一來，拚著再戰一場。」慈禧聽了，早給皇上臉上，一口濃沫，說：「你別做夢。」李鴻章不行，那劉坤一還行嗎？如今沒有別的解鈴繫鈴，階們談到戰字，固然用著李鴻章談到和字，也要用著李鴻章。明日快把李鴻章找來，叫

他設法議和。可憐光緒帝。睡面自乾。當下喏喏的叩辭出去。次日即宣召李鴻章。陛見。當將太后的意思說明。鴻章除去帽子。只是碰頭說。主憂臣辱。這件事由臣同英美俄法駐京公使計議。請他們出來趕速調停。當下朝散。李鴻章更不怠慢。往會英俄美法四國公使。美法還在其次。惟有英使德璣。俄使喀希尼。各抱奮勇。當允出面調停。這是甚麼緣故。因爲日佔奉天。妨碍俄國的經畧。日佔直隸山東。英人惟恐破壞均勢的政策。所以情願做個調人。一者阻止日本野心。二者事平可得點無上的利益。計議已定。英俄兩使便各電本國。由英皇俄皇徑電日皇。不消多日。得著日皇同意。中日遂開始議和。初次和議大臣。派的侍郎張蔭桓。巡撫邵友濂。兩人行至日本。遞過國書。日皇遂令內閣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卿陸奧宗光。出與接洽。詎知有意留難。以兩人資望不夠。拒不與議。指名非李鴻章前來不可。日電到京。政府沒法。只得調回張邵二人。用李鴻章做了全權大臣。帶領長子李經方一同赴日。這李經方原娶個日本老婆。算是日皇的宗室。當時有些尖

促。嘴。稱。經。方。做。日。本。駙。馬。朝。廷。派。經。方。隨。父。辦。理。交。涉。也。是。這。個。用。意。另。外。有。個。美。員。福。世。德。參。贊。羅。豐。祿。伍。廷。芳。馬。建。忠。這。馬。建。忠。便。是。前。駐。朝。鮮。的。公。使。一。起。乘。禮。裕。公。義。輪。船。抵。日。馬。關。當。以。春。帆。樓。爲。會。議。之。所。日。本。仍。派。伊。藤。博。文。陸。奧。宗。光。來。與。鴻。章。交。涉。第。一。句。話。是。先。行。停。戰。這。時。日。本。海。軍。不。但。佔。據。著。山。東。要。隘。且。又。加。派。著。樣。山。資。紀。暗。帶。五。六。艘。兵。艦。進。圖。臺。灣。去。了。（預。伏。臺。灣。戰。事）

彼此互開談判，大約日本的提議條件，要以大沽、天津、山海關爲眼前的質押。李鴻章如何能行？這時是光緒二十一年，由二月議至三月，總沒有結果。既須割地，又要償款，鴻章弄得脣焦舌敝。伊藤博文只是不肯讓步，爲著甚麼？因前十年伊藤同著西鄉從道在天津交涉，狼受了鴻章的擺佈，那時中國是主體，日本是客體。伊藤氏却無可如何，草草的議訂三件條約（回顧上回），此次是反客爲主，任是李鴻章催情託分，伊藤氏只是不睬。鴻章亦無可如何，合當事有結束，偏偏在那春帆樓會議回寓，李鴻章乘坐馬車，行至中途，突有人趕跳過來，拍的一槍。

却打中鴻章面部。登時昏暈臥倒。趕著回寓。已是血污淋漓。日政府得了這個消息。趕派伊藤博文前來。殷勤道歉。一面派醫調治。一面緝獲兇徒。這兇徒叫做小山豐太郎。平日却有些神經病。當由法庭訊供。監禁不提。這個當兒。李鴻章是顛部受傷。不致大碍。然而他却得了個正當法理。說甚麼賺我過來。却做成這樣圈套。施行這種野蠻手段。國體何在。公法何在。日人被鴻章這一頓駁詰。這一頓譏嘲。方才誠意謀和。事事有些讓步。李經方雖非正式駙馬。然娶的日本老婆。總覺有些姻親關係。參贊伍廷芳。又是位西洋留學博士。對於國際公法條例。極熟。日夜磋議。刻無寧晷。英美俄法四國。又交電催促。乃議定和約六款。是爲馬關條約。大畧割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與日。償兵費二萬萬兩。開蘇杭沙市重慶爲商埠。并允其通航內地。草約既定。鴻章率領人衆。趕即歸國。駐節天津。稱病不卽入都。却遣美員福世德。參贊伍廷芳。齎和約一專條一附約一。停戰條款一。進謁軍機。不消說得。自然是加蓋印璽。准在山東烟台換約。至於臺灣澎湖的交割。却由李

經方同樣山資紀。在一艘兵艦接頭。諸位因甚麼交割地方。不明公正。氣躲躲。藏如私偷一般。呢。這其中。却有個緣故。因爲臺灣地方的紳民。聽著割讓的消息。已準備著獨立。原來臺灣省由劉銘傳去後。就改用了邵友濂。姓邵的去後。卽以原任藩司唐景崧。升做巡撫。這唐景崧也沒有甚麼大學術。大經濟。這個當兒。日本樣山資紀。早帶領些鎮甲兵艦。在洋面上來往。一座澎湖島。已扼守不住。講這澎湖島。原是臺灣門戶。澎湖失守。則臺北首先受兵。這時臺灣防守。却分做三路。北路。臺北府。由唐景崧。擁著重兵。駐紮中路。臺中府。由紳士林朝棟。糾集地方團勇。駐紮南路。臺南府。却由黑旗隊。劉永福。駐紮。這劉永福。現做著廣東南澳鎮總兵。是奉朝命。調至臺灣。協防的。論軍事上的經驗。戰綫上的膽量。自然是劉永福獨一無二。假如唐景崧。同他和衷共濟。事事讓他做主。受他節制。哼。這一座臺灣要地。還不至讓給日本。無如景崧。前在廣西。同姓劉的。狠有意見。此次黑旗隊奉調前來。主客失和。未免各守地段。畫疆而治。閑話不談。唐景崧。既是個臺灣巡

撫自認拱守臺北。當這軍事喫緊之秋。不無要有個布實。當由首縣唐鏡沉力薦一人。這人叫做吳國華。却是個海洋大盜。生得豹頭環眼。粗惡異常。景崧招致過來。便叫他帶領六個營頭。駐紮基隆。這基隆是臺北第一重門戶。其次便是滬尾。再次便是三貂嶺。當時三處總紮著重兵。這日。日人却派了兩只兵艦。過來攻打基隆。偏偏被吳國華開礮轟擊。打損一只。那一只趕忙退去。吳國華得意不過。爭先報功。唐景崧自然是興高采烈。這時富紳邱逢甲聚集臺民。首先創議說。現在中國已將我們臺灣割讓日本。那日本原稱倭奴。殘酷不過。我的意思與其受倭奴魚肉。不如大家協力齊心。謀個獨立。我們就公推唐撫台做個伯理璽天德大家意見。以為何如。當時到會的無不鼓掌贊成。記得這時是光緒二十一年的五月初一。由邱逢甲為首。新製一面國旗。是五幅長方式。藍地畫一隻黃虎。虎首向內。虎尾高揚。又鑲刻一方金印。文曰臺灣民主之章。其時無千上萬的臺民。大吹大播。擁入撫署。唐景崧升堂受賀。官制改內部外部軍部部署粗定。偏生轅下有

個親兵叫做李文奎。聚眾作亂。這姓李的以爲民國改制。人人可行動自由。因著惡賭狂嫖。金錢不夠。便夥結二三百人。猛烈的要殺官劫庫。一時闖進撫署。甚麼文巡捕。武巡捕。都被他殺了。景崧的姑老爺出來。也被文奎砍去腦袋。正在殺紅了眼。景崧由後面走出。却跟隨了一二十個衛隊。劈面大聲一喝。那知李文奎被虛威逼住。動彈不得。這個當兒。假如景崧拏出些手段。或哄。或詐。騙將個李文奎辦了。到可沒事。偏偏景崧說這文奎有膽。當面反誇獎起來。叫他帶個營頭。幫那吳國華去守基隆。諸位想想。吳國華已是個壞蛋。再添一個李文奎。兩個壞蛋滾在一起。那基隆要地。還能把守住嗎。所以第二次日艦來攻。李文奎早溜之大吉。姓李的溜了。姓吳的也就無心開仗了。海船仍幹那強盜的營生。了當下基隆既已失守。日軍登岸。彷彿是生龍活虎。不消幾仗。日軍既得滬尾。又佔踞了三貂嶺。可憐一位簇簇新鮮的大總統。熱鬧了幾時。已抱頭鼠竄。溜下海船。一陣海風已刮得脫離臺灣。不知去向了。（趣語解頤）臺北既失。日軍的大隊便殺

到臺中邱逢甲又同林朝棟混合一起商議要請劉永福做個繼任總統好個劉永福回說這總統名義我不承認但我來是保獲臺灣有一分力盡一分力我同倭奴是不共戴天操總一句這臺灣是中國地土不得善讓籌兵還在其次第一要籌餉乃活命之源如其沒餉那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光明磊落稱得起英雄算得起豪傑）邱林二位當下喏喏答應便由劉永福重行布實壁壘一新未知後事容續後文

評曰中日之戰中國以全國兵力對付日本而終歸失敗何哉由李鴻章調度失宜耳陸軍不設統帥海軍安實冗員不待臨陣而已料其必敗然則今日之李鴻章獨非平勤髮捻之李鴻章乎須知平勤髮捻全用淮軍人心一致今則海陸并進南北雜湊一盤散沙全無歸結且暮氣方深奄奄一息宜一敗塗地而不可收拾也

力不能戰必至於和此次議和却由頤和園提個綫索於本書主人翁既不拋

荒且風吹水上自成波瀾。前路後路無不照應。周到運實。於虛敘事。妙品。

馬關條約。中國喫虧不淺。幸而議和是個李鴻章。幸而中途遇彈。和議方有結果。不然中國損失。尙未可限量。

臺灣獨立。非寫唐景崧。乃寫劉永福也。好文。字尙在下回。

第二十六回 戰臺灣。獨剩劉永福。變新法。重用康有爲。

却說黑旗隊劉永福部下。狠有許多驍將。一是提督陳羅。派他扼守四草湖。一是總兵黃金龍。派他扼守鹿耳門。一是都司蕭三發。一是守備王德操。派他倆做兩路策應。一是兒子劉成良。派他扼守大碎山的礮臺。那林朝棟。仍駐紮臺中獅球嶺。邱逢甲爲各路糧臺。永福因十多年前中法之戰。却同法人打出交情。這時法人要試試黑旗隊的膽力。當允劉永福。如能同日本爭持兩月。定可助力。永福得了這句話。格外提振精神。晝夜督戰。單講樣山資紀。因得了臺北。逃走了唐景崧。趕忙催動大隊。分路進攻臺中。可惜林朝棟部下。全用的鄉團。雖係精悍勇猛。無

如戰事學是不如日本一座獅球嶺。要算得銅牆鐵壁。不消幾仗。竟被日軍搶奪。過去林朝棟沒法。只得和邱逢甲計議。一起逃往福建。諸位。這臺北臺中。算是全。落日人之手。祇有臺南一部。尚在黑旗隊的範圍。加以內地土匪蜂起。甚麼鄧燮。子呀。林苗生呀。黃丑呀。簡成功呀。這成功的兒子。渾名大肚子。再兇橫。不過暗暗。已勾通日人。做個內應。照這樣看來。臺南一隅之地。是萬不能保守的了。偏偏日軍。到得臺地。奸姪擄掠。無所不至。大肚子的一家婦女。計三四十口。都被日軍捆。縛。奸污。那簡成功父子。氣忿不過。只得斷絕日人關係。徑投永福。永福又設法招。致鄧燮子林苗生黃丑一起。編入黑旗隊。因此黑旗隊聲勢大振。在四草湖一戰。直殺得日軍亡魂喪膽。接著徧山埋伏。把無數日軍圍入。戰綫甚麼蕭三復王德。標簡直如生龍活虎。一般。還有一位吳驥。潑天的大膽。竟領了一枝生力軍。搶奪。了獅球嶺。諸位。要曉得。穿山越嶺。全仗著鄧燮子林苗生黃丑簡成功大肚子一。班土匪做著導綫。這次尸山血海。惡殺一場。日本主將。樣山資紀才。佩服劉永福。

名不虛傳。才知道黑旗隊未可輕敵。除得陸路。又派些兵艦繞過臺南。撲攻鹿耳門。又被黃金龍開礮打損了兩艘。鎊甲日人還不服氣。又接著派四艘兵艦。前攻大甲溪。兵艦還未攏岸。那大坪山的礮臺早已遠遠瞄準。開起礮來。一彈一彈的。礮不虛發。這時日軍陸路既不能著手。水路又無可得。勁樣山資紀焦急萬狀。當挽出駐臺的英國領事巴爾德。同劉永福交涉。能於黑旗隊退讓。願賠償兵費三百萬。決不食言。巴爾德面會永福。當將來意說明。并稱此事不必過執。你們中國已將臺灣割讓日本。今日便出了死力。莫說是不能爭回。即使爭回。貴政府還不自你手裏接收嗎。如果接收。是中日又起交涉。如不接收。你白白的掙下一座臺灣。沒有受主。我勸你熄了火氣。你是個英雄。你是個好漢。那樣山資紀狠佩服你。你如若看反了味。不但三百萬賠償不能到手。恐怕日人也不是好惹的。你想李鴻章是個甚麼人物。貴國的海軍陸軍。是何等力量。許多大人。大馬。都被日本殺得片甲不回。你還要這十足面子。哼。哼。豈不是自討苦喫嗎。借英領事一番奚

落回帶前書有倒捲珠簾之妙。這劉永福聽著巴爾德的談吐，起初并有些活動。後來覺得於勸告之中夾雜恐嚇之意，且引出絕大的國恥，甚麼叫做國恥？便這馬關條約割地賠款，不是歷史上最大的羞辱嗎？在那班涼血動物割了地土，不算還要在那賠款中撈摸個九五回扣。這種交易，恨不多做一兩筆，（罵盡官僚）要曉得稍有人心的，早已引做大辱奇恥。這姓劉的爲著何來他難道不知道中國臺灣已割讓日本，他難道不知唐景崧、林朝棟、邱逢甲一班顧惜生命的人，已趁勢跑了這種無主的臺灣，他偏要拚命的死守，不爲別的就爲的要瀾雪國恥。而況法人有個交口，只要姓劉的爭持兩月，法國便派兵助力，且這時兩湖總督的張之洞已接濟到兩萬餉銀，永福更高興不過。當時拏定主張，便回絕巴爾德說：要我善讓，那是不能。誰希罕他三百萬的償銀，他如放明白些，替我撤銷軍隊，趕緊脫離臺灣，巴爾德抹了這一鼻子灰，只好直言拜上，回復樣山資紀。樣山氏沒有法想，只得電達日本告急，日本又添派佐藤彌太郎，帶領著十數只兵艦。

甚麼大迫尙敏野津道貫立見尙文富岡三造又跟著過來饒到這樣大起傾國之兵在水路陸路日夜的攻打不息大小數十百戰黑旗隊總不曾十分挫損但有一層法人過了兩月却沒有一兵一卒接濟沿海各省任是血書告貸也沒有一文半鈔送來算是魚無水而自死臺地的糧食銀錢是搜括盡了錢鈔不得乃用紙幣糧食不得乃及牲畜加以槍礮彈子施放殆盡各營又染些疫氣劉永福無可如何只才聚集一班將士說非我誤臺灣中國誤我言罷失聲痛哭擬擎手槍自斃兒子劉成良忙趕著過來說大人錯矣臺灣者中國割讓與日本承受比不得責成我們死守俗說點了燈油站在黑地我們廝殺了兩個月大小數百戰中國不會給我們點犒賞難道爹死了還能够在紫光閣上標名嗎算了日本既認得爹狠我們也可趁此下擡不必畫蛇添足了提督陳羅總兵黃金龍等也說我們現在糧餉已完搜括罄盡再不快走怕的不能成軍眼見要生岔枝了劉永福只得恨恨的帶著幾個驍將并兒子成良一起下了海船開駛廣東去了所

有黑旗隊就此遣散。從此不預聞戰事（揭過劉永福總算得磊落光明爲中國戰史生色）只裏樣山資紀還怕是永福詐退。過了一兩日不見動靜才敢分路進兵接收臺地。這回中日之戰至此方算個結束。不談日本大大的得了勝利。單講俄人因日勢暴橫。妨碍著經略東亞的野心。於是。由喀希尼出面力翻馬關條約。叫中國加添賠款一百萬萬。叫日本交還遼東。仍以鴨綠江做個界綫。日政府料著自家兵力。鬪不過強俄。只好依允。中國接收奉天後。准以南滿路綫。由俄接通西伯利亞。此時依克唐阿的兵。宋慶的兵。吳大澂劉坤一的兵。及各路駐防些兵隊。陸續撤退。各人仍官還原職。不在話下。次年俄皇加冕。朝廷特派李鴻章做了頭等出使大臣。環游歐美。歷聘各國。一者是特別親俄。二者結好英美德法諸邦。對於國內的政治。謀所改革。這李鴻章各國出使。非一二年不能竣事。此時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的位。實原由王文韶署理。慈禧不以爲然。一日光緒帝到頤和園朝見慈禧。慈禧因對皇上說。嗒們中日交戰的事件。算是結局。論那李鴻章算

得個功首罪魁不是姓李的調度失宜造不到一敗塗地不是姓李的捱著老面
子。這一次馬關議和又不知道如何結局你瞧現在署理直督的王文韶比李鴻
章才具如何膽識如何光緒帝對說論文韶似乎不如李鴻章。慈禧笑說虧你
還有知人之明如今戰禍方長外交棘手這直督重要位置還得選擇個幹員光
緒帝知道話中有話忙起立說這幹辦人才還得太后物色慈禧不更游移當說
步兵統領榮祿到有膽有識不講別的就是那端華肅順的亂子換個別人也
不能辦的妥妥帖帖以後同治帝升遐建議立儲也虧他在京防範（借此回找
前書）這個人的作爲你都是明白的而且是皇室姻親不會不忠於謀國的光
緒帝當即喏喏遵命講這榮祿由光緒初年即覬覦北洋大臣的位實後因出了
懿妃那個岔枝隔了好幾個年頭才復還步兵統領的原職榮祿的夫人再圓活
不過他因宮中有現成的內路早結合昌壽公主不時謁見慈禧榮夫人却生了
兩個女兒大女兒早給禮親王世鐸的兒子爲妻小女兒年方十五生得千嬌百

媚○隨○著○榮○夫○人○進○官○兩○次○慈○禧○極○爲○喜○愛○指○給○醇○親○王○的○小○兒○子○載○灃○爲○妻○要○算○得○親○上○加○親○這○時○醇○王○醇○妃○已○是○相○繼○去○世○就○因○那○年○鋸○掉○那○棵○柏○樹○(○回○顧○前○文○)○醇○王○得○著○驚○悸○的○病○症○身○子○便○不○甚○硬○朗○醇○妃○因○憂○愁○光○緒○帝○不○能○生○育○喫○了○慈○禧○暗○虧○亦○得○了○脹○膈○之○病○就○在○這○一○半○年○間○夫○妻○便○陸○續○過○世○醇○邸○的○家○務○當○由○榮○祿○代○爲○照○應○榮○祿○本○係○慈○禧○私○人○同○李○蓮○英○本○聯○絡○一○氣○加○之○榮○夫○人○又○不○時○乞○恩○慈○禧○遂○拏○定○主○張○趁○這○回○李○鴻○章○出○使○硬○行○擠○去○王○文○韶○同○皇○上○要○了○直○督○位○賞○給○與○榮○祿○不○上○兩○日○朝○廷○明○降○諭○旨○王○文○韶○另○行○內○用○所○有○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即○著○榮○祿○補○授○這○個○榮○祿○到○任○之○後○不○無○振○作○精○神○第○一○件○是○在○小○站○練○兵○當○即○派○定○前○駐○韓○商○務○大○臣○袁○世○凱○做○個○總○辦○姓○袁○的○又○在○北○洋○派○裏○挑○選○了○三○位○人○物○上○回○書○中○敘○明○陸○軍○三○傑○一○是○段○祺○瑞○一○是○王○士○珍○那○一○位○便○是○克○復○連○山○關○的○馮○國○璋○了○不○談○小○站○練○兵○另○有○後○來○的○作○用○單○講○中○日○議○和○以○後○朝○局○也○大○有○變○更○就○軍○機○裏○面○而○論○大○學○士○李○鴻○藻○因○病○開○缺○不○久○去○世○除○賞○銀○

治喪外并予謚文正賜祭一壇不在話下現在軍機原有的恭親王及翁同龢新添的是禮親王及剛毅廖壽豐那禮親王世鐸是同榮祿親家不消講得自然是太后黨老母班了剛毅却識字無多通共肚裏這有幾部粗淺鄙俚的小說甚麼包公案呀彭公案呀施公案呀被他看得滾瓜溜熟記得他前充清查田賦大臣到了江南提拔個龍殿揚回來朝廷問話剛毅猛然奏對說奴才新得個龍殿揚幹事敏練要算奴才的黃天霸當時朝臣不怕他無書不讀許多翰林前輩聽這黃天霸三字不知出何經典是何人物後來訪查才知到是施公案說部裏一個人物照這樣瞧來這剛毅真算得天字一號的通品了（不堪奚落）還有一層他前在山東會見巡撫李秉衡談及大刀會的李來中（緊接前書）宗旨是扶清滅洋剛毅再高興不過當說天下竟有這等義民可惜中日戰爭不曾派李來中去打頭敵以至一塌糊塗裏說著腳下還躁著當由李秉衡說足下不必著急這起義民終久是要替國家出力的只要足下存放在心罷了此時剛毅

入了軍機。刻刻把大刀會概念在心。思量洋人如再搆釁。咱們已有這一路埋伏。可以高枕無憂。這剛毅也是慈禧私人。慈禧叫皇上派入軍機。不過以野蠻對待文明。算是做自家的黃天霸罷了。至於廖壽豐。無聲無臭。不過算戲文中的配角。這且不談。再談那帝黨孩兒。班后黨老母。班又有一番變。更在李鴻藻未死之前。那一班清流黨。如潘祖蔭。張之洞。張佩綸。黃體芳。陳寶琛。劉恩溥。鄧承修。寶廷。已內轉的。內轉外放的外放物故的物故。有始終做著后黨的。也有始為后黨而終為帝黨的。（如潘祖蔭。初聯給李鴻藻。後却依附翁同龢。觀本書第二十回第二十三回便知）至於真正帝黨的文廷式。却因與文太監聯宗。一事已被幾位都老爺嚴參。褫職。這時簇簇新鮮的孩兒。班便推主事康有爲了。（根據前回）康有爲自從那年公車入京。由翁同龢會試總裁。取中進士。拜過座師。翁師傅一見便知他是南海名士。在南方有聖人之稱。其經濟學術。必有過人之處。既與接談。真個無書不讀。無學不通。連稱奇才。便有個破格錄用的意思。康有爲又暗暗

的結了個保皇黨黨中的人物一個是胞弟康廣仁一是楊深秀一是譚嗣同一是林旭一是楊銳一是劉光第當時稱做六君子這六君子之中却以楊深秀名位最高却是個實缺御史楊深秀又有個同僚叫做宋伯魯大家研究時局總以為中日一戰其失敗原理總由於日本維新中國守舊中國一班腐敗官場除得當時當道的翁同龢及潘祖蔭無論滿人漢人文官武職沒有一個不該下鑪重造的（此話何常不是）可惜下鑪重造已是嫌遲爲今之計祇有改革時政灌輸新學當下楊深秀宋伯魯與高采烈依著康有爲的主張便要趕辦奏摺請行新政有爲笑著說這事莫慌容我去見翁師傅第一要將恭王疏通他算是軍機首領頗聞恭王現在請了病假未知可痊愈否宋伯魯忙著搖手說不行；他的病聽講是伏邪現在御醫沒法下藥已推手了有爲連連點首說索性等他個好壞再定辦法不上兩日恭親王竟然去世諸位滿清的恭王奕訢要算得一位賢王遇事能持大體看他歷事三朝咸豐時的政局同治時的政局光緒時的政局

無一事沒有恭王從中維持以慈禧的辣手毒心抱有金輪則天的才具然遇事却畏懼他幾分慈禧因畏懼恭王所以同光的初政在歷史上尚有些價值不然爲所欲爲早弄得一塌糊塗卽如戊戌變政如果恭王不死一定有個步驟一定康有爲不爲操切之謀一定光緒帝不作孟浪之舉一定慈禧有所顧忌不敢復行垂簾訓政唉唉這恭王存沒實關係著愛新覺羅的興廢光緒帝因恭王大去固然輟朝三日痛哭流涕雖本生父母醇王醇妃之死也沒有這般傷心就是慈禧平日含恨恭王到了臨終這天還命駕親臨十分愴楚記得恭王薨駕是在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十身後予諡曰忠入祀賢良祠世襲親王罔替（於會文正詳敘其生於恭忠親王詳敘其死會係降伏外斃之人忠王係抑制內斃之人故作者於此兩人加倍寫法亦有用意）恭王才死康有爲暗喜機會已到於是日夜在翁同龢的私宅商量變法的大計翁同龢又乘間入見皇上原來光緒帝因甲午戰敗受著慈禧的揉挫那日頤和園一口唾沫雖屬瀆面自乾回宮時已急

得吐口鮮血。當由珍妃宛。勸說終是氣忿。不過而況。季蓮英倚著慈禧。氣餒。種種。凌虐。每到頤和園。皇上便繃著眉頭。要見慈禧。不是回說。未起便是回說。解手。必須孝敬。蓮英若才得帶領引見。既見著面。慈禧又不時冷言冷語。這種罪都。受够了。氣都作飽了。便是軍機用人。京裏京外用人。是由慈禧做主的。才沒有話。說如不是慈禧做主的。類如康有為。這班人物。儘管言聽計從。終是不敢大用。這。日由翁同龢。陳述些新政。皇上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當說明日在上書房。師傳。可同姓康的。兩人前來。容朕當面叨教。不消說得。次日朝後。翁康兩位。即趕進上。書房。光緒帝早笑。嘻嘻的對康有為說。天生先生。以賜寡人。今日改行新政。宜從。那方面著手。康有為奏說。第一廢科舉。興學校。其次汰冗員。開言路。廢祀典。不載。之。寺廟。以除迷信。裁老弱。無用之額兵。以節糜費。由朝廷一件一件的行來。凡奉。行新政者。不次升遷。不行新政者。立即褫職。還要我皇上奮起天威。獨行獨斷。不。令太后干涉。皇上聽到這裏。不覺連連。嚔嘴。說這事大難大難。康有為欲有所言。

熊著旁邊有個太監頓口無語皇上笑說這是我的心腹寇運材有話但講不妨康有爲因說天下者列祖列宗授之陛下太后失德天下皆知廬陵復辟武后幽居以子制母天下未有議其非者（引證唐史却好關合金輪則天）翁同龢在旁揮言說所慮目前無張柬之其人耳有爲沈吟一會說臣却物色一人光緒帝忙問爲誰有爲說便是現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這人有膽有識他在朝鮮扶助韓王李熙結合閔黨拘捕大院君那大院君作威作福不是慈禧太后的影子嗎李熙力圖整頓親信閔黨閔黨實殷拳効忠不是我皇上厲行新政的影子嗎（却將第二十四回書翻來做個證據文筆敏活文心玲瓏一何至此）別人家的事姓袁的尙辦得如此帖服難道自家的主子用著出點忠悃他還有不爲國効力的嗎我們不日先下道上諭特恩賞給他個兵部侍郎叫他知所感激圖報這到是最要的一著（豈知壞事便在這一著康先生的棋路差了）光緒帝連連點首說不錯：從本年四月二十三日朝廷變法的上諭便一道一道的下來無

如。這。上。諭。下。的。太。勤。各。省。府。廳。州。縣。是。趕。辦。不。及。才。講。是。廢。科。舉。又。說。是。興。辦。學。堂。才。講。是。汰。冗。員。又。說。是。大。開。言。路。才。講。是。廢。除。庵。觀。寺。院。又。說。是。裁。汰。綠。營。兵。防。不。問。一。等。一。的。幹。員。跟。著。龍。燈。尾。巴。也。舞。掉。不。及。惟。有。各。地。方。借。著。保。皇。黨。的。聲。勢。結。會。的。結。會。簽。名。的。簽。名。俗。語。書。獃。子。造。反。之。乎。也。者。鬧。得。不。成。日。月。京。外。的。掀。天。揭。地。攪。海。翻。江。我。且。不。管。他。單。講。京。內。楊。深。秀。宋。伯。魯。兩。個。御。史。興。風。作。浪。又。嚴。參。禮。部。尚。書。許。應。騏。這。姓。許。的。也。是。后。黨。老。母。班。皇。上。瞧。這。起。摺。子。說。他。阻。撓。新。政。叫。許。應。騏。明。白。答。復。應。騏。仗。著。慈。禧。靠。背。也。就。嚴。參。康。有。為。當。時。禮。王。剛。毅。等。便。向。頤。和。園。告。密。慈。禧。付。之。一。笑。一。面。派。裕。祿。又。入。軍。機。一。面。派。懷。塔。布。幫。辦。軍。務。厚。結。那。老。母。班。的。勢。力。光。緒。帝。這。裏。又。添。用。個。梁。起。超。起。超。又。勸。皇。上。在。京。創。辦。水。師。學。堂。設。立。鑛。路。局。礦。務。局。譯。書。局。皇。上。因。派。梁。起。超。做。繹。書。局。的。主。任。暫。住。上。海。月。給。千。金。還。有。一。篇。離。奇。文。章。有。個。給。事。中。王。照。上。個。摺。子。竟。請。太。后。同。皇。上。出。洋。參。攷。新。政。諸。位。想。想。如。果。兩。宮。真。個。出。洋。這。滿。清。的。一。統。河。山。

又。交。給。誰。人。主。管。這。豈。不。是。個。笑。話。嗎。總。之。光。緒。帝。竭。力。求。新。那。些。不。經。之。談。駭。人。之。論。便。層。出。不。窮。有。個。御。史。文。悌。上。了。一。道。奏。摺。便。指。出。新。政。許。多。漏。洞。蝸。蝸。蟻。蟻。的。嚴。參。康。梁。及。一。班。新。黨。人。物。皇。上。大。動。其。氣。登。時。擲。還。奏。摺。即。行。革。職。文。悌。挽。出。剛。毅。裕。祿。懷。塔。布。在。慈。禧。前。訟。冤。慈。禧。仍。是。付。之。一。笑。（左。一。笑。右。一。笑。却。是。成。竹。在。胸。不。懷。好。意。）這。時。袁。世。凱。已。賞。做。兵。部。侍。郎。由。皇。上。召。見。過。兩。次。談。到。新。政。袁。世。凱。是。眉。飛。色。舞。說。甚。麼。中。國。不。圖。自。強。則。已。如。圖。自。強。非。厲。行。新。政。不。可。皇。上。聽。了。非。常。得。意。當。說。康。有。為。保。薦。不。虛。朕。內。裏。用。個。康。有。為。外。面。用。個。袁。世。凱。何。愁。不。行。其。志。（夢。話。）一。日。又。召。見。世。凱。光。緒。帝。便。屏。退。左。右。說。朕。今。破。格。用。你。遇。有。辦。不。了。的。大。事。你。可。替。朕。効。勞。嗎。世。凱。除。去。帽。子。只。是。碰。頭。說。臣。非。草。木。豈。不。知。恩。如。果。用。著。微。臣。有。甚。辦。不。來。的。事。體。敢。不。赴。湯。蹈。火。當。下。光。緒。帝。便。連。連。點。首。說。這。事。現。在。同。康。有。為。正。在。磋。商。早。晚。得。個。辦。法。定。當。借。重。只。是。秘。密。要。緊。世。凱。喏。喏。的。答。應。退。去。但。是。世。凱。退。出。剛。毅。裕。祿。早。迎。著。上。來。說。老。

佛爺正想著你。世凱忙說：「我就去。」於是趕到頤和園。慈禧便在仁壽殿接見。問了皇帝伯伯的動靜。世凱只隱而不露。原來世凱賦性深沈。一者皇上還沒有確定辦法。二者兩邊搬弄。怕惹出是非。只得講了句。臣受榮中堂提拔。凡事不敢忘本。也就罷了。過了兩日。康有爲却教導皇上個主意。請慈禧進城。在西苑居住。以便朝夕請訓。慈禧一笑。又是一笑。知道皇上另有用意。何妨將機就計。便允刻日離園。慈禧在這未曾進京之前。却將榮祿找來說。你部下些新兵。都還靠得住嗎。榮祿答說。那是狠靠得住的。慈禧又問。那袁世凱不時進宮。召對怕的受了皇上運動。榮祿說。皇上儘管運動。他是不變心的。慈禧又說。既如此。我便移住西苑。照那一班耗子。如何作怪。榮祿又想了一想。說。雖然還須招呼。那虎神營。慈禧又一笑。說。又是一笑。那端王載漪。早已有準備。他是不受皇上運動的。當下會議已定。慈禧便命李蓮英。排齊法駕。就此移居西苑。不消說得。皇上早在西苑叩見。問安。當下又談了一回朝政。講了一回時事。可憐皇帝伯伯。總在老佛爺

籠罩之中。俗說孫悟空七十二個筋斗。翻不出觀音老母的手掌心。光緒帝這時還睡在鼓裏。還以為康有爲算無遺策。這等慈禧移住西苑。便實行那以子制母的政策。記得這年是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一。皇上又在乾清宮召見兵部侍郎袁世凱諸位。這一次要算光緒帝末了的一日。坐朝在八月初一以前。算是乾綱獨斷。厲行新政。滿清還有個獨立自強的希望。一班保皇黨的人物。無不興高采烈。爲所欲爲。到得八月初一以後。那就局敗山倒。又要敲起鑼鼓。接演那金輪則。天皇帝出擡。這一日愁雲四起。日色無光。一座正大光明殿。是黑沈沈的。氣象狠不佳妙。當時皇上遣散朝臣。獨留世凱不走。忙在懷中掏出一支小小紅旗。親手交付世凱。說朕如今是要用著你了。你快趕回小站。將你所訓練的新兵一起調入京城。先把各城門紮住。然後包圍西苑。不讓太后逃走。這便是唐朝張柬之擁戴睿宗幽拘武則天的辦法。你能辦這事。業不但朕感激無既。便是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也要非常快慰。說到這裏。眼圈兒一紅。不由眼淚奪眶而出。沈痛之

至○世凱只是跪地碰頭說○臣願効死力○當由皇上離座將御袖一拂○就此退朝○不談光緒帝退朝○另找康有爲講話○單講袁世凱○一路出京○那保定是必由之路○心中暗想○論那榮祿原是我的感恩知己○不得他提拔焉有今日○但是這皇帝伯○伯英年圖治○雖說是一班保皇黨從旁慫恿○瞧他這毅然決然○要算得個一代英○主○唉○我能够脫離老母班的關係○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在歷史上放些奇○光○異○采○那才稱得起個袁世凱呢○未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

評曰○作者加倍寫黑旗隊○劉永福○非徒以其能戰○以其熱心愛國也○中國沿海○沿江要地○割棄何限○不聞有一人出爲力爭○獨劉永福於已棄臺灣血戰三月○餉盡始退臺地○紳民勸進○總統而不受○始終用防臺名義○堅持到底○日人願賠○兵費三百萬○又毅然却之○而不取光明磊落○寫此以媿中國一般官吏也○

慈禧勝算在首用榮祿爲直隸總督○扼據要津○執掌兵權○這一著○已是先發○制人○一任保皇黨種種專國厲行新政○譬之奕棋○雖布子滿盤○總沒個要著○國

手庸手之分別在此。

恭親王係一部書中要人。假如當日不死，便是戊戌變法也得個步驟。奈何天促其算致內魔外魔一時暴發，此中作用天實爲之。袁世凱係榮祿引進，自是后黨私人，奈何光緒帝引爲己用，幾見有爲虎謀皮而虎不反噬者。光緒帝知人不明，宜其全局失敗。

第二十七回

以母制子三次訓政

借題翻案會議建儲

那世凱受了皇上密詔，一時天良發現，頗欲反背榮祿，脫離后黨的關係。火車經過保定，早有榮祿兩個心腹迎上前來，說袁大人你忙得狠，到了這裏，你還不見見老師，老師頗惦念著你。世凱被這句話一提，不由正中一顆心，微微搬家，嘴裏忙說：「我正稟見老師，於是下了火車，趕至督署，榮祿由內出來，第一句便問皇上的計議如何。」世凱知瞞不過，忙一齊進了密室，便將早間召見的情節，一五一十說了個大槩。隨又在懷裏掏出那支小小紅旗，展開一瞧，還夾著一道硃諭。

上邊寫明此次領兵進京務須購定榮祿如榮祿知覺即先除去此人然後再圍西苑至要。榮祿瞧過說嗜這性命懸於足下之手你可就此辦了。世凱連稱不敢不敢榮祿笑著說諒你也沒有這膽子你且把這緊要物事交我你回你的小站按兵不動。世凱說這事聽憑老帥辦理但須計畫萬全第一莫放走康有爲榮祿笑說嗜自有理會說罷便送世凱出署趕忙搭坐夜車就此進京不談榮祿進京單講光緒帝在正大光明殿御朝之後早有李蓮英密派的心腹太監將皇上對於袁世凱一番計畫飛報到西苑慈禧一笑（又是一笑）說這些耗子竟會如此作怪忙傳諭光緒帝火速進見其時光緒帝正同康有爲在上書房秘密會議還有康廣仁楊深秀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一干人物一個未走得了西苑召見皇上消息大家早捏著一把汗彼此面面相覷光緒帝說好歹見著面看有甚麼話講你們且退明日再在此地斟酌辦法不表六君子隨著康有爲出去單講光緒帝招呼寇連材過來預備軟轎趕過西苑好個寇連材趁勢跪地碰頭說

奴才瞧著主子厲行新政。日夜焦勞。龍顏消瘦。已達極點。但辦事須得個步驟。須有個起落。就這保皇會的名義。已屬不安。一方面保皇。必然一方面抵制。太后主子想想。太后兩次訓政。二三十年。無論京內京外的滿人漢人。文官武職。誰不受著太后的恩典。單就這次厲行新政。儘管得這康梁的計畫。試問康梁以外。除却一班少年新進。隨聲附和。那些六部九卿。外而督撫提鎮。奉行新政者。才有幾人。以奴才眼光看來。西苑那邊。已密布心腹。做全手腳。宮內近侍。何處沒有太后的耳目。奴才恐這一次西苑召見。便有些水落石出。主子到要對答。留神光緒帝聽到這裏。不免又是眼圈一紅。說是你的忠言。我已理會。我且去見太后。看事行事。詭罷。便坐轎趕到西苑。叩見慈禧。慈禧板黃著面皮說。我的皇上來了。皇上只不開口。慈禧冷笑著說。你那寵臣康有為。現在那裏。他膽子便有多大。他的保皇會自然保護著你。把我這寡婦要欺蔑到甚麼地步。我究竟同你算母子。不算母子。你替我直講。可憐光緒帝這不開口。此時慈禧忽放聲大哭。說好了。好了。蛟龍得。

志便不認娘親了。嗜好命苦。這時光緒帝只得領訓跪地不起。轉是李蓮英從旁
揮言說。太后且請息怒。宮禁傳聞還怕不實在。如果袁世凱真個帶兵前來。顧不
得只好聽憑皇上發落。說到這裏。慈禧便將袖子一拂。退入後宮。光緒帝見慈禧
退了。這纔由內監扶起。趕著乘輦回宮。一眼瞧見寇連材歎了口氣。說應了你的
話。了一面。寫道。硃諭。趕著叫康有爲火速出京。不必刻延。一面忙找珍妃出來。從
長計議。這一夜七顛八倒。坐臥不寧。不在話下。單講次日。榮祿已趕到京城。不及
轉身。徑奔西苑。却好剛毅裕祿懷塔布許應駮徐桐端王莊王都已到了。照例諸
臣入宮。必須由內監通報。此時榮祿竟不及率領諸要人。一起闖入西苑。西苑
也有個仁壽殿。同頤和園規模彷彿。慈禧趕著升殿。一衆要人跪地哭訴。說要求
老佛爺救命。慈禧又是一笑。說（笑不一笑。可以少止）這裏內禁何至遇著匪
徒榮祿痛哭流涕。便將遇見袁世凱一層一折。說個淋漓盡致。慈禧說。這事我已
有所聞。但不如你講的親切。你說甚麼。小紅旗子可曾帶來。榮祿忙忙在身邊掏

出。呈。上。慈。禧。接。過。一。瞧。認。得。皇。上。御。筆。硃。書。忙。說。這。是。真。憑。實。據。不。得。抵。賴。了。他。既。要。以。子。制。母。我。不。能。不。以。母。制。子。只。有。剝。奪。他。君。權。降。封。個。王。位。或。公。位。徐。桐。便。奏。說。如。此。大。逆。不。道。昏。憤。糊。塗。可。降。封。做。昏。德。公。端。王。又。趁。勢。進。言。說。他。那。黨。羽。儘。多。非。實。行。圈。禁。不。可。慈。禧。連。連。點。首。忙。招。呼。榮。祿。你。可。趕。快。將。康。有。爲。并。一。起。保。皇。黨。捉。住。不。容。一。個。走。脫。又。叫。端。王。載。漪。可。帶。領。虎。神。營。協。同。榮。祿。嚴。密。緝。捕。要。緊。：。不。消。說。得。兩。人。便。領。著。懿。旨。前。去。辦。理。一。面。又。招。呼。二。三。十。名。得。力。官。監。由。李。蓮。英。帶。著。手。諭。趕。召。光。緒。帝。面。見。不。到。一。刻。工。夫。光。緒。帝。已。隨。著。蓮。英。進。來。慈。禧。早。嚴。聲。厲。色。的。當。中。坐。下。光。緒。帝。匍。匐。在。地。上。面。紅。繞。繞。的。早。擲。下。一。支。小。旗。光。緒。帝。不。看。猶。可。一。看。早。是。急。火。攻。心。真。魂。出。竅。此。旗。不。是。別。的。正。是。昨。日。親。手。給。與。袁。世。凱。這。袁。世。凱。個。賊。子。真。正。誤。我。不。獨。袁。世。凱。誤。我。便。是。康。有。爲。薦。人。不。當。也。誤。我。大。事。（大。夢。方。醒）算。了。：。我。抵。備。繩。捆。索。綁。受。這。老。魔。降。伏。了。當。下。眼。睛。一。閉。牙。關。一。咬。任。憑。慈。禧。潑。聲。指。罵。這。做。不。聽。見。不。知。道。的。慈。禧。怒。極。

便呼叱幾名內監先把皇上龍冠去了。龍袍剝了。簡直要學太平天國的楊秀清。假託天父的命令。拖翻洪秀全。實打四十屁股。匪夷所思。竟會照應到第七回書目筆端有鬼。這個當兒。剛毅裕祿懷塔布等一班全無心肝的。無不揚揚得意。便是徐桐許應駘。雖然讀過幾句書。曉得刑答不上大夫。何況天子。然而當這太后盛怒之下。也沒有個敢諫一言。照這樣看來。光緒帝是要伏地受笞的了。那知危急之時。偏偏來個救星。你道這救星是誰。便是那昌壽公主。這公主何以早不到。遲不到。趕著此會到來。其中也有個原故。因李蓮英奉著慈禧諭旨。兇兇的帶領二三十名內監。闖入內宮。珍妃正陪伴著皇上。經過一夜焦愁。想不出個善策。今早見李蓮英狼虎似的跑來。知道不妙。皇上走後。隨即趕派寇蓮材到恭邸。告變。昌壽公主得著消息。不敢怠慢。所以趕著進了西苑。昌壽公主到了。那寇蓮材回宮扶著珍妃也慌慌的過來。此時瞧著光緒帝按翻在地。慈禧彷彿兇虎一般。拍著御案。只喝叫打昌壽公主。見了皇上。這種狼狽。早一陣心酸。眼淚奪眶而

出忙搶步上前哭抱著慈禧說娘親息怒皇上雖係失德究竟君臨天下已及十年還該賞給個面子這時慈禧才有點轉動因對昌壽數長道短排指皇上一大篇說他既不能容我更不能容他我立之我廢之除得圈禁沒有別法珍妃聽說要圈禁皇上忙跪地碰頭說要請太后開恩從古至今沒有皇上做著罪囚的辦法那慈禧柳眉一豎眼睛一楞罵說總是你們這起下賤的胚子同這不肖一路神氣你還了得忙離開寶座伸出皓腕左右開弓給珍妃兩個嘴巴子可憐一副粉頰登時泛起紅潮昌壽公主又跪地解勸總是騎虎之勢無可挽回光緒帝這時才哭著說兒臣知罪從今日起惟有叩求太后訓政於是徐桐許應騷剛毅裕祿懷塔布莊王等也順著皇上這句話請求慈禧再行垂簾訓政諸位要曉得訓政的計畫是慈禧惟一的主旨現在機會已到那有再作推讓的道理一會工夫榮祿同端王已將事體辦清回到西苑復命慈禧見著榮祿忙問那康有爲現在那裏榮祿說姓康的已於昨晚溜走據說前往上海由奴才已派急足嚴追現

在拳到的是康廣仁、楊深秀、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一起六人。慈禧說：「既如此，你卽帶去嚴刑鞫問。」一面派端王載漪領著虎神營將光緒帝押往瀛臺，軟軟拘禁。一面要處死珍妃，仍虧昌壽公主涕泣哀求，得個活命。將他打入冷宮，只有太監寇連材平日同李蓮英狠爲做對，嘗由李蓮英派幾個內監要抓去刑訊。好個寇連材，嚷說：「主辱臣死，主子固然不是，難道皇太后濁亂宮帷，演出許多穢史，偷綱嫖養私僕，那還算得一朝國母嗎？」（曲終奏雅，痛快淋漓。）慈禧聽了，只是氣得活抖。寇連材還待再說，早被李蓮英奪過鑾儀衛的金爪撻頭，一下已打得腦漿迸裂，嗚呼哀哉。寇連材雖然目前丟命，到做得轟轟烈烈，替主爭光，閑話少表。早由到場的一班王公大臣議定太后親政日期，并頒布中外的手續，當用光緒帝的名義發出一道上諭。

諭曰：「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幾，兢業之餘，時虞繫脛。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兩次垂簾。」

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爲重。再三籲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一切應行禮儀。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

這一道上諭一出。京裏京外。早忙著太后訓政的典禮。（是第三次了。）那那拉氏。舊夢重尋。那光緒帝大權旁落。一個是失水蛟龍。重張鱗爪。一個是在天鸞鳳。忽繳羽毛。我有一比比如猴戲。光緒帝是個猴子。慈禧太后是個頑猴子的。一條。索緊拴住。那猴頭要東就東。要西就西。每日臨朝。慈禧居中坐了。光緒帝也在旁。設個坐席。不過一言不發罷了。退朝時。仍拘入瀛臺。這瀛臺在頤和園裏。面比如要到瀛臺。必經頤和園。出入諸位。想想一座瀛臺。不過是個高級牢獄。你瞧。慈禧手段。毒是不毒。辣是不辣。幸虧光緒帝喫過那周道士的藥水。已成天閻。對於皇后妃嬪。不過算做名目上的妻妾。從此隔絕也。無甚關係。這時寇連材死了。珍妃又幽居別宮。眼見一了百清。沒有話說。單講榮祿將康廣仁等一千國事犯。帶

至刑部研訊。狠得些真憑實據。又在楊銳那邊抄出許多皇上手札。其中有一小冊子。專記宮闈穢濁所戰事實。有爲我這部小說已經探入的。還有未經探入的。太監崔長禮。劉承恩。安得海。李蓮英。皆有那秘密手術。無庸交代。至於戲子除金俊生。譚鑫培。余三勝以外。還結識個汪桂芬。楊月樓。姓汪的頭大。姓楊的面目姣好。格外獻勤。據說慈禧在五十七以外。便抽吸鴉片。這鴉片烟是專爲提神。以備雲酣雨暢之用。記事中还夾敘榮祿混濁宮闈。除得那昌壽公主。簡直沒有一個妃嬪。宮女能够豎得貞節牌坊。借此又補敘一番複述一徧。榮祿賤了一徧。因關係慈禧的穢史。自家的醜聲。笑了一笑。忙點火燒了。當下訊明的係康黨的。係保皇會。入宮奏明。便將六君子一起正法。不在話下。這時慈禧復行訓政。所有軍機要人。斥退了翁同龢。并革去宮傳及大學士官職。發回原籍。交常熟縣看管。另下一道旨意。升任榮祿做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將那裕祿補授直隸總督。又以毓賢前在山東辦匪有功。升任做山東巡撫。原有巡撫李秉衡。著開缺。另用這一

更動不打緊。那知拳匪肇禍，卽根據於此。爲著甚麼？前回講到剛毅會見李秉衡，提起大刀會的李來中。宗旨在扶清滅洋，他便歡喜不過。當允入了軍機，便來提倡大刀會，重用李來中。這時李來中在山東結會，傳徒聲名極大，不知如何戕殺了德國教士德人，便嚴重交涉，一定要去山東巡撫李秉衡朝廷，沒法只好另議。晉人當由剛毅力薦毓賢，用了個換湯不換藥的方法，以持制外人。從此直督裕祿、魯撫毓賢，便極力提倡大刀會。剛毅又將李來中的姓名徑達慈禧，慈禧因這新學潮流，不但痛惡康黨，而且牽及洋人，常說嚼們這大清國的江山就被這東西洋一般鬼子鬧得六路不安，難得有人扶清滅洋。這是最好不過的。剛毅得了老佛口頭嘉獎，於是同裕祿、毓賢極力的鼓勵，拳匪并美其名爲義和團。但山東的義和團尙在醞釀，那南海的保皇黨已火燄出頭，慈禧訓政的明年，康有爲梁起超早結合一起革命，大家轟轟烈烈在湖南北大做一場，諸位敘事的必然要有個起落。那康有爲得著光緒帝手諭出京，正是榮祿進京的時會，榮祿一面捉

拏六君子。一面便派人赶往天津。先後一脚康有爲已搭著海輪去了。其時津漢津浦鐵路。通未接頭。當下赶派個飛鷹快輪。追將前去。那知到了上海。康有爲已同梁起超。混合一起。起超說此地不可停頓。連夜的師徒兩個。搭著海輪。赶往廣東。來滬捉拏的人。撲了個空。只好飛電進京。由政府出了賞格。如有拏獲在逃首犯康有爲者。賞銀十萬兩。獲住梁起超者。賞銀五萬兩。中國照這樣賞格。叫做海捕文書。不值大雅一笑。那康梁到得廣東。早有前起的哥老會。三合會。與中會一班肇亂未成的人物。甚麼孫文呀。畢松琥呀。楊飛鴻呀。陳白呀。師中召呀。都赶著出面歡迎。邀康入黨。畢竟宗旨仍是不合。孫文拏定了種族主義。康梁拏定了政治主義。彼此不能強同。這個當兒。保皇會的勢力。非常澎脹。你道甚麼緣故。那光緒帝親政十年。後因重用康梁。毅然決然變法。這變法的事體。一班腐敗學究所厭聞。在這維新少年。才灌輸些歐風墨雨。躍躍的急於一試。難得個光緒帝在上提倡。總以爲中國文明。指日可待。而況康有爲稱做南海的聖人。豈有聖人講的

話。做。的。事。那。四。配。十。哲。兩。廡。上。先。賢。先。儒。不。奉。做。金。科。玉。律。的。康。有。爲。在。京。結。合。了。六。君。子。以。外。如。宋。伯。魯。的。身。分。却。不。一。而。足。梁。超。在。上。海。設。著。保。皇。協。會。就。有。湖。南。一。位。志。士。名。叫。唐。才。常。廣。散。了。許。多。富。有。票。這。票。子。是。一。方。白。布。上。寫。會。員。姓。名。加。蓋。會。中。印。章。質。言。之。叫。做。票。布。文。言。之。叫。做。委。任。狀。如。今。談。到。委。任。狀。是。在。會。會。員。大。小。都。有。一。定。名。目。一。定。職。務。的。當。時。職。務。總。由。保。皇。會。公。舉。有。個。容。閱。就。任。了。外。交。有。個。沈。克。緘。就。任。了。內。政。有。個。狄。平。就。任。了。財。政。三。個。人。學。術。經。濟。算。得。數。一。數。二。却。受。那。唐。才。常。的。指。揮。姓。唐。的。又。受。康。梁。指。揮。康。梁。逃。到。廣。東。早。派。會。中。得。力。人。員。前。來。與。才。常。接。洽。當。下。議。定。辦。法。遂。以。湖。南。湖。北。爲。保。皇。會。一。座。地。盤。由。才。常。分。地。設。官。駐。紮。漢。口。的。叫。做。賓。賢。公。駐。紮。襄。陽。的。叫。做。慶。賢。公。駐。紮。沙。市。的。叫。做。制。賢。公。駐。紮。荊。州。的。叫。做。集。賢。公。駐。紮。岳。州。的。叫。做。益。賢。公。駐。紮。長。沙。的。叫。做。招。賢。公。六。公。皆。會。內。要。人。除。分。散。票。布。外。并。運。動。各。地。方。的。軍。隊。勾。結。各。地。方。的。人。才。甚。麼。李。和。生。呀。馬。福。益。呀。徐。寶。山。呀。每。人。部。下。總。有。成。千。

上萬的黨羽那香港的李雲彪楊鴻鈞又奉著康梁的密札暗暗夾帶些軍餉子彈過來這時保皇會的聲勢非常浩大記得這個當兒是光緒二十五年的七月由唐才常將全部著三軍以駐紮湖北的爲中軍駐紮安徽的爲前軍駐紮湖南的爲後軍當日顧祖禹講得是爭天下必於武漢因這武昌漢口據天下之中腹記得太平天國的兵是從廣西殺到湖南後據武昌漢口如是蔓延十數省假如在前聽了錢江計畫在後聽了王曉計畫還未知鹿死誰手（又回顧洪楊之亂總算是照應周到）如今唐才常這種布實他的心理是要橫截長江的不過比較洪楊一是野蠻手段一是文明辦法那洪楊根據金田鵬化山招兵買馬多年算是有實在地盤的這唐才常散給富有票私結保皇會所有的兵隊糧餉不過是秘密運動要算得因人成事而況李和生馬福益徐寶山總算是些滑頭碼子儘管接收姓唐的富有票儘管暗中承認助力一到風聲不對總會臨時變卦的事在人爲一張紙包不住火先是由湖北新隄安徽大通起兵却被兩處

官兵先後撲滅。因此武漢的防範格外喫緊。兩湖總督是個張之洞。湖南巡撫是個俞廉三。兩位先生雖係科甲出身。到還沈著任事。到處密派偵探。這張之洞標下有位總兵。叫做張標。這張標人稱他做丫姑爺。爲著甚麼。因爲張之洞瞧他幹辦有才。將個上房丫頭嫁給他爲妻。那丫頭生得狠有幾分姿色。張標得了這個活寶。如何不急圖報効。肝腦塗地。在這唐才常肇事的當兒。姓張的早日夜提防。偏偏的破獲一處機關。這機關就在漢口。原駐漢口的。便是賓賢公。唐才常方躲在裏面。部署一切。約定各路於七月二十九日。同日起事。超前兩日。張標部下有個得力偵探。名叫吳新。在個鑊匠鋪裏。瞧出些破綻。當找出一個夥計。秘密盤問。居然得些踪跡。更不怠慢。隨即密告漢口營防。這營長萬士誠。也是張標得用的人員。隨時帶領兵隊前往。封門撲捉。一個不會脫逃。當搜出許多票布密函。軍械子彈。不消說得。一共有二十多人。通同背縛過江。押至督署。總督張之洞。隨即坐堂。嚴訊好個唐才常。當面要了一張白紙。提起筆來。風馳雨驟的寫了一大篇供。

招。自。認。保。皇。黨。的。首。領。不。諱。之。洞。瞧。了。一。瞧。笑。著。說。稱。得。起。個。英。雄。算。得。起。個。好。漢。你。知。太。后。垂。簾。訓。政。出。於。皇。上。的。自。願。照。你。們。這。種。辦。法。明。爲。保。皇。實。則。陷。皇。上。於。不。孝。實。皇。上。於。死。地。了。才。常。登。時。把。眉。毛。一。豎。眼。睛。一。翻。說。你。好。糊。塗。那。老。婆。子。抱。著。金。輪。則。天。主。義。不。至。潛。移。大。寶。不。止。虧。你。顏。承。順。牝。朝。做。裙。帶。子。的。官。喫。裙。帶。子。的。飯。算。了。：。你。不。必。同。我。講。了。我。們。這。起。革。命。一。次。不。成。還。有。二。次。二。次。不。成。還。有。三。次。四。次。五。次。十。次。數。十。次。却。不。把。政。府。推。翻。算。不。得。個。結。局。之。洞。不。好。再。問。已。經。得。了。口。供。權。且。將。一。千。人。犯。釘。鐐。收。禁。同。時。湖。南。巡。撫。俞。廉。三。又。在。瀏。陽。捉。獲。才。常。的。胞。弟。唐。才。中。算。是。保。皇。黨。一。番。掀。天。揭。地。的。舉。動。不。上。多。日。已。是。烏。燈。息。火。接。著。朝。旨。到。了。可。憐。唐。才。常。才。中。弟。兄。及。一。班。志。士。已。鼻。首。正。法。張。之。洞。俞。廉。三。均。傳。旨。嘉。獎。不。在。話。下。（結。束。保。皇。會）單。講。慈。禧。由。上。年。訓。政。以。來。將。光。緒。帝。百。日。內。變。法。詔。旨。一。槩。打。消。只。要。朝。臣。提。著。個。新。字。便。指。是。康。黨。說。係。保。皇。會。的。支。派。甚。麼。御。史。宋。伯。魯。不。因。爲。查。無。同。謀。實。據。早。已。丟。去。腦。袋。

王照是革職永不敘用，那阻撓新法的許應騫、文悌，自然是不次超遷。這時剛毅、裕祿、懷塔布及端王載漪、莊王載勳、禮王世鐸，一個個當時當道，拏出些頑固手段，守舊的辦法却好。李鴻章已出使各國歸來，因慈禧厭惡新政，不提外國致富致強的政策，單就那民主共和的辦法，却非中國所宜用。我中國詩禮之邦，文物之藪，文功武烈，自係特過外洋。如今是要保存國粹，固結人心，那些新政皮毛儘可抹煞。慈禧點首稱是。當因保皇黨聲勢浩大，恰恰唐才常又在湖南北撤天揭地大鬧起來，雖說一時平靖，然而康有為梁超尚在廣東，那兩廣總督非得個威望重臣前去坐鎮不可。想來想去，祇有派著李鴻章趕去接任，不提姓李的前赴廣東講這慈禧因保皇黨鬧得利害，暗想康梁不除終久是個大患。但康梁又借著保皇為名，這皇上終是個禍胎。如今要去這禍胎，是必由廢立著手。但公然廢立這題目又不正當，記得光緒初年有一位侍御吳可讀，因為力爭皇嗣白白送掉一條性命（緊跟第十九回書來）我今日把吳可讀的遺摺做個翻案。

拏定主張。次日便召集王公大臣在寧壽宮會議。剛毅裕祿懷塔布聽講是廢立問題。無不迎合慈禧的意旨。說這種問題。斷自慈衷。太后瞧準那個。便立那個。慈禧故意的發問。現在咱們近支莫過恭王醇王。那醇王的兒子載灃。尙未婚娶。恭王的孫子溥濬。如何。剛毅首先搖頭說不行。他那叔子載澂。也是維新黨父親。載澂早經過世。本意廢昏立明於事實。求個妥善。這事如何能行。原來載澂同光緒帝感情。狠好。在那厲行新政期間。載澂狠出些風頭。此時已革去世襲。圈禁在家。補敘載澂。却不可少。於第十七回。亦有關係。慈禧明知恭王一支無可選擇。不過要做文字的波折。當下笑了一笑。便將眼睛瞧著端王載漪。這時承恩公桂祥會意。當說。瞧那載漪的兒子溥儀。倒很老實的。諸位這桂祥久不出櫃。還是在第一二回書上。敘著他些言談舉動。我知讀我小說的。早已忘却其人。但他一生享受些庸福也無事實可紀。中日之戰。算在奉天觀場。在下一枝筆也敘不到他。如今因廢立問題。他是一位國舅。又兼著國丈年紀將近七十。書有找抹。

不。得。不。請。他。出。來。如。今。桂。祥。提。出。溥。儀。一。班。王。公。大。臣。無。不。一。致。贊。成。慈。禧。笑。說。既。是。諸。人。同。意。就。權。以。溥。儀。做。大。阿。哥。端。王。聽。了。趕。除。去。帽。子。碰。頭。謝。恩。慈。禧。問。說。那。溥。儀。今。年。多。大。了。端。王。奏。說。一。十。四。歲。慈。禧。說。論。十。四。歲。的。孩。子。非。用。心。讀。書。不。可。當。下。便。派。大。學。士。徐。桐。做。阿。哥。的。師。傅。議。定。退。朝。這。時。端。王。戰。戰。心。花。怒。發。早。盪。過。剛。毅。裕。祿。懷。搭。布。三。人。上。前。替。他。道。賀。戰。戰。便。邀。至。端。邸。說。事。雖。如。此。嗜。們。還。要。放。緊。一。著。能。趕。著。明。年。讓。溥。儀。登。了。大。寶。嗜。們。好。實。行。那。扶。清。滅。洋。的。主。張。三。人。忙。滿。拍。胸。脯。說。這。事。都。在。嗜。們。說。到。這。裏。那。簇。簇。新。鮮。的。大。阿。哥。溥。儀。早。跳。跑。過。來。身。段。長。得。粗。肥。面。目。帶。些。兇。暴。穿。一。件。織。金。黑。袍。套。上。個。大。紅。馬。褂。子。嘴。裏。說。嗜。們。做。了。皇。帝。一。定。要。殺。盡。洋。鬼。子。替。爹。爹。爭。氣。戰。戰。只。是。嘻。嘻。的。笑。剛。毅。裕。祿。懷。搭。布。齊。說。照。呀。：。當。下。無。話。隔。了。幾。日。三。個。人。便。在。慈。禧。跟。前。竭。力。運。動。慈。禧。也。就。拏。定。主。意。除。面。諭。在。京。臣。工。外。又。分。電。各。省。督。撫。定。於。明。年。改。元。册。立。大。阿。哥。即。皇。帝。位。未。知。後。話。且。聽。下。文。

評曰。機事不密則害成。光緒帝同些少年。新進圖謀。簡直是大張旗鼓。如何有濟。慈禧却不動聲色。幕裏點兵。調將何等完密。當時即無袁世凱告發。恐怕兵圍西苑。此事亦難辦到。狡哉世凱。知功必不成。轉求脫禍。爲個人生命計。遑卹其他。

眞正効忠皇上者。祇有珍妃。寇連材。觀連材。事前苦諫。事後廷爭。觀珍妃極力斡旋。陳述大義。有令人酸鼻涕零。無任太息。

唐才常。湘鄂起義。事雖無成。比之溥浪沙。尤爲痛快。從此南方革命接踵。起要做便做。不當以成敗論英雄也。

慈禧一生。祇是作威作福。始終抱定金輪則天主。義立儲事體。何等重大。乃同治帝死。利戰。惟幼小而立之光緒帝。尚在。又利溥儀。蠢頑而立之。謂其保全宗社。福國利民。則又誰欺。

第二十八回 立阿哥拳民起事 殺公使各國興兵

講到京內京外得著明年改元。大阿哥卽位消息。內部是孫家鼐不肯承認。家鼐也算是光緒帝的師傅。不過翁同龢的職分。在當時比姓孫的較高。所以這位師傅無聲無臭。不會出著風頭。此時也巴結到個尙書。當這要緊的關頭。狠廷爭了兩三次。補筆却不可少。外部是李鴻章劉坤一。姓李的密摺。却提到康梁黨羽尙多。革命黨的孫文。飄忽無定。認真借題發揮。恐事體狠爲纏手。姓劉的則切切實實。痛快淋漓。上了一封奏章。要請太后收回成命。一改元。易主。必致國本動搖。千鈞一髮。關係極大。在這李劉兩起奏摺。未曾到京之先。上海電報局幹事的。叫做經元善。這姓經的。翻出廷寄的密碼。嗅驚不小。當卽自擬個電稿。捏用一二百個人姓名。急忙發了個公電。電文裏面是說。著改元立嗣。中外聞之。無不駭怪。如果實行。不但中國全省人民大動公憤。便是外洋各國。亦無不出頭干涉。此舉關係國家命脈。爲存爲亡。只爭呼吸諸位。這經元善。敢於出頭。也不過一腔憤激。所致。然而這個雷聲。非常炸裂。電到軍機。依剛毅的意思。不呈送。慈禧。過目。轉是。

榮祿說這却不能此種公電發自上海那上海爲人物淵藪經元善既敢於發電此人到未可厚非剛毅知攔截不住只好遞給慈禧過目慈禧瞧了一眼暗想這經元善莫非仍是個保皇黨同康梁一派嗎然而既講到外人干預到不可不切實調查正在預備調查期間剛李鴻章劉坤一兩起奏摺已先後到京摺內云云好似同經元善一鼻孔出氣當即召一班軍機入宮會議這時軍機大臣又加入個趙舒翹與剛毅再密切不過當下趙舒翹進言說改元立君是我們中國的內政外人何能干涉這些恫嚇之詞朝廷儘可不理剛毅接著開口說瞧這經元善分明是個保皇黨怕同康梁唐才常等一氣慈禧說暗亦疑惑到此但是李鴻章劉坤一也具摺阻撓這兩人係國家重臣他們的言論到未可一槩抹煞這時榮祿瞧出慈禧意思活動因婉婉欺欺說這主座的問題關係很重與其一誤再誤生出後悔到不如寬以時日俟大阿哥年齡稍長再解決這事好歹名分已定何爭乎三年兩載諸位想想會說話的一句引人笑起來不會說話的一句引人

跳起。來。榮祿。只。用。個。緩。兵。之。計。說。得。慈。禧。只。是。點。首。剛。毅。趙。舒。翹。也。不。能。過。於。爭。執。當。由。慈。禧。授。意。李。劉。兩。起。摺。子。是。留。中。不。發。却。給。經。元。善。一。場。痛。罵。并。有。電。滬。拏。辦。字。樣。姓。經。的。在。滬。站。不。住。脚。也。就。溜。往。香。港。去。了。這。一。幕。改。元。繼。統。的。戲。文。就。算。是。如。此。結。局。但。慈。禧。對。於。新。學。總。疑。是。康。梁。一。派。對。於。外。人。總。痛。恨。他。干。涉。中。國。主。權。人。以。爲。中。日。一。戰。我。們。中。國。可。因。此。受。點。激。刺。得。些。進。化。那。知。文。明。種。子。反。自。此。剷。除。頑。固。腦。筋。反。得。著。信。用。這。時。端。王。載。漪。因。兒。子。不。能。即。登。大。寶。狠。不。滿。意。榮。祿。於。是。同。禮。王。莊。王。剛。毅。趙。舒。翹。徐。桐。啟。秀。一。班。腐。敗。守。舊。的。人。物。日。夜。密。謀。剛。毅。說。嗜。們。放。著。一。條。明。路。不。走。在。這。裏。瞎。想。心。思。端。王。忙。問。是。甚。明。路。剛。毅。說。那。扶。清。滅。洋。不。是。嗜。們。的。大。大。明。路。嗎。(隨。手。提。起)端。王。於。是。昂。著。頭。子。說。照。呀。：。嗜。們。心。思。都。想。昏。了。從。明。日。起。嗜。們。便。提。倡。義。和。團。大。刀。會。剛。毅。說。這。提。倡。方。法。不。但。在。北。路。山。東。直。隸。一。帶。那。南。方。也。要。佔。點。勢。力。趙。舒。翹。說。現。浙。閩。總。督。缺。出。我。們。何。不。呈。請。太。后。就。放。許。應。駱。去。山。西。巡。撫。就。調。用。毓。賢。山。東。巡。

撫。或是用著文年。或是懷塔布。以後遇有督撫缺出。儘著咱們局內的人。一個一個的放他出去。豈不是好嗎。當下計議已定。次日便由剛毅趙舒翹徐桐題奏。慈禧瞧了。瞧奏片當即特放許應駭爲浙閩總督。調任毓賢爲山西巡撫。獨毓賢遺缺。不是補的文年。也不是補的懷塔布。獨簡任兵部侍郎袁世凱。這慈禧何以注意袁世凱。因上年勞績未酬。故不得不趕給他個位。實但袁世凱是榮祿的人。前經駐韓通商是個時髦人物。不是個腐敗官場。因這姓袁的時髦。所以榮祿也帶著時髦那扶清滅的義和團。在榮祿袁世凱的心裏。都是不以爲然的。然而端王莊王剛毅趙舒翹主持於內。直督裕祿晉撫毓賢。浙閩總督許應駭。又提倡於外。其時南邊尙無影響。這燕魯一帶。幾於家家戶戶。盡習拳術。原講李來中是個大刀會的主腦。記得同治三年。來中從南京逃出。其時年才十八。後在四川一混。十來年。到得山東臨清州。年已三十左右。在張家寨娶了張鸞。同兩個舅子張彪張毓。終年練習武。一二十年的工夫。把個山東省。變做個花拳繡腿的世界。滿嘴

講的扶清說的滅洋。其實來中的宗旨是要替太平天國復仇（章法一綫）前
任山東巡撫李秉衡後任毓賢總被來中騙得如火如荼天花亂墜他知道時機
已到要實行那攪亂太平的政策又結合兩個人物一叫張德誠一叫韓以禮這
二位家住曹州單縣十八村大大的有些妖言邪說彼此計議辦法從那天父天
兄天妹裏變相是在會的總叫做師弟其頭腦叫做師兄大頭腦叫做大師兄主
師便是玉皇大帝所用的旗幟總大書扶清滅洋一人一口鋼刀一人一道神符
那神符是用黃紙一張硃筆畫個人形非神非鬼非仙非妖有頭無足其面尖削
畧畧的具個眉眼瑣上加添四圈算做四道圓光心前有秘字一行其意若曰我
爲冷雲之佛火神在我之前太上老君在我之後此外又有菩薩龍虎等字左書
請天兵天將右書請瘟疫之神日間出現每人一條紅布約三尺來長夜間出現
每人一碗紅燈照耀得紅光徧地張鬘這時已四十來歲本來生得妖嬈再穿紮
些紅衣紅褲只差花花轎子簡直如新娘一般可惜那時諸位不會到得山東如

果親去一趟。這離奇妖豔的文章，瞧著了，必然要笑得前仰後合。閑話少說，在這熱鬧場中，又來了個禿頭和尚，你曉得禿頭是誰？便是那喇嘛僧道行。這道行不是李蓮英的師父嗎？（突如其來，接得有趣）何以他也混入義和團？便是李蓮英叫他前來攷察內容的。這時義和團的聲名已被端王、莊王、剛毅、趙舒翹等擡高到三十三天，宮禁裏面無人不知道，義和團是扶清滅洋，無人不曉得。大師兄法術高深，一班團民能以肉身抵擋槍礮，慈禧雖係英明，究竟是個婦人，平日迷信神道，加以一班王公大臣穿靴戴帽的，跟著裏面胡鬧，又是講得的真的確。老佛爺便高興起來，倚著義和團為長城之靠。李蓮英乘勢找出喇嘛道行，叫他去會李來中原講道行也。會書符念咒，狠有些邪術飛兵俗說以水濟水，以塗附塗。見著李來中、張德誠、韓以禮等各將看家虎些繞門經，傾筐倒篋講個刺刺不休。論這白蓮教是仙佛同源道行的話，李來中等是極口贊成的。李來中等講的話，道行是沒有批駁的。當下沆瀣一氣，李來中等便推尊喇嘛道行為護國法師。

道行便京裏跑到京外京外跑到京裏其時山東直隸黏連一片義和團的氣餒是遮天蓋地起初專劫洋教的教民燒毀洋人教堂後來因親及故劫擄得一揚糊塗駐京各國公使向直督裕祿交涉裕祿不但置之不理并謂此係出於人民公憤公使無法又赶往總理衙門那個文年尤爲糊塗說貴公使等如嫌擾害何不趕緊回國此種義民滿嘴是扶清洋滅國家如何干涉當下德國的公使克林德便將桌檯一拍說然則這些牛鬼蛇神就是貴政府縱容他們魚肉各國的嗎貴國既不顧邦交不遵條約那就莫怪文年冷冷笑笑著說不過是又動干戈罷了各國公使見文年話頭強硬在直魯兩省的教堂教士及喫洋教的教民被拳匪焚燒劫殺的不少只得各回使館紛紛的電致各國各國早派些兵艦駐紮在沿江沿海以備開戰暫且不表單講文年於各國公使去後即將強硬交涉情形報告軍機這時軍機首領是禮王世鐸實權還在剛毅趙舒翹那榮祿雖係慈禧親信的私人但因不贊成義和團從李蓮英起便不狠悅意剛毅趙舒翹自然是

在太后面前不時挑剔。甚至說榮祿喫了洋教。唉。論慈禧復行訓政。要算榮祿首功。同是后黨。同是老母班。同算靠著慈禧作威作福。不過學識程度上。高下不齊。甚麼禮王。端王。莊王。剛毅。趙舒翹。徐桐。那桐。啟秀。文年。懷塔布。裕祿。毓賢。許應騏。一干腐敗王公大臣。腦筋太舊。被這義和團扶清滅洋四個字。牢牢縛住。認是爲非。認黑爲白。真叫做坐井觀天。所見不大了。至於榮祿。袁世凱。也不能算得文明。但比較一班老頑固心裏。稍稍明白。這時瞧著義和團烏烟瘴氣。秩序全無。知道必不能倚靠。知道同洋人開仗。必至失敗。所以袁世凱放了山東巡撫。臨出京的時。會便同榮祿斟酌辦法。榮祿說了聲。各行各是。各具各的眼光。各拏各的手。段總以救護國家爲前提。世凱得了這個授意。到山東接任以後。便大反李秉衡。毓賢所爲。遇著燒教堂。殺教士。及擄劫搶掠的案件。無不按律懲辦。那李來中。張德誠。韓以禮。幾次派人入京報告。端王。莊王。剛毅等嚴函切責。世凱世凱只是不理。一者仗著慈禧榮祿大大的靠背。二者深知禍在眉睫。外國如開兵。費還留個。

轉。圍。地。步。李。來。中。等。知。山。東。立。脚。不。住。俗。說。白。鴿。子。望。興。處。飛。領。著。些。師。兄。師。弟。盡。往。直。隸。裕。祿。對。於。大。師。兄。非。常。敬。禮。要。一。奉。十。這。時。義。和。團。徧。布。直。省。徧。徧。慈。禧。信。著。剛。毅。趙。舒。翹。的。慇。懃。將。李。來。中。張。德。誠。韓。以。禮。三。位。大。師。兄。召。進。頤。和。園。用。道。行。護。國。法。師。做。個。招。待。端。王。莊。王。再。高。興。不。過。將。義。和。團。的。法。術。講。得。如。何。高。明。慈。禧。笑。說。既。是。這。樣。嗜。們。且。當。面。試。他。一。試。〔應。有。之。筆〕。三。位。大。師。兄。忙。呼。十。來。個。拳。童。將。紅。衣。脫。了。嘴。裏。念。念。有。詞。早。由。喇。嘛。道。行。索。取。槍。枝。諸。位。想。想。這。頤。和。園。森。嚴。禁。地。如。何。會。有。兵。隊。進。來。既。沒。有。兵。隊。從。誰。索。取。槍。枝。〔賴。有。此。耳〕。當。下。慈。禧。瞧。這。情。真。景。實。忙。問。端。王。莊。王。說。你。們。可。試。驗。過。麼。端。王。莊。王。齊。說。這。是。當。面。見。教。如。何。不。會。試。驗。慈。禧。笑。說。既。是。你。們。已。經。試。驗。該。不。錯。的。當。叫。內。監。拏。出。百。來。錠。銀。鏤。子。賞。給。一。班。拳。童。并。加。獎。三。位。大。師。兄。及。護。國。法。師。就。此。遣。散。不。提。單。講。光。緒。帝。從。前。年。退。政。以。後。困。居。瀛。臺。這。瀛。臺。也。有。二。三。十。間。屋。子。當。派。二。三。十。名。小。太。監。在。內。伏。伺。名。爲。伏。伺。實。則。皇。上。說。一。句。話。動。一。步。脚。總。

有秘密偵探新書舊書概不許讀。一日皇上瞧見水中有兩只翠鳥，因向一個小監索取彈弓。那小監忙著遞給過來。皇上要了一會，就有人報知慈禧。慈禧趕過來，把個小監活活打死。諸位想想，這皇上還能行動自由嗎？又一日天氣嚴寒，慈禧著個內監送來一件狐裘，皇上穿了來的內監，只是嚕嚕嚕問說：「好是不好？」皇上發作幾句，便由慈禧召去痛罵一頓，還賞給幾口唾沫。上年新春，皇上入宮叩賀慈禧，賞與湯團六枚。當問好是不好，皇上只得說好。接著又賜六枚，皇上勉強喫完。那知六枚之後，左個六枚，右個六枚，六六三十六枚。皇上那裏喫得下去，只得瞧著慈禧不介意時，一枚一枚的吐入袖籠。你道好笑是不好笑嗎？後來皇上氣悶成病，時寒時熱。慈禧要借口，皇上有病，因而從速立儲，宣召各省薦醫。江浙來的名醫叫做陳蓮舫，無如本領雖高，有慈禧從旁干預，只好依樣葫蘆，開個藥方。就此處下。如今大阿哥是立了，因著經元善、李鴻章、劉坤一、臨時阻撓，把個改元繼續的問題撻起，接著鬧這扶清滅洋岔枝。此種岔枝，是端王同著剛毅等

從中主動顯見的。要借外竈勢力降伏內竈。這個亂子越鬧越大。頤和園的大小太監。儘有私習神拳的。光緒帝見了。不勝詫異。然知道是慈禧允許的。又不便阻止。只好暗暗叫苦。這日慈禧召見過護國法師。并三位大師兄。退後興高采烈。忙招呼光緒帝過來。說記得你在甲午那年。要同日本開仗。其時海軍損失若干。陸軍又損失若干。終歸是一敗塗地。如今端王等招集這班義和團。個個是精神抖擻。能够以血肉身軀抵擋槍礮。可見天下事討好不費力。費力不討好。試問康有爲。梁超。超日夜的研究新學。他們可有點屁用。諸位光緒帝。困居瀛臺。到今兩年。每見太后一言不發。簡直如癡子一般。不知今日如何發起性來。聽著慈禧一問。他便冷笑一聲。說臣兒恐怕這起義和團。鬧得掀天揭地。非是國家之福啊。（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說到這裏。慈禧不由得大動其氣。原想招呼皇上過來。給他一頓奚落。不料到被皇上揜白起來。當即啐了一口。說你休做夢。依著你不相信義和團。獨相信保皇黨。皇上忙說保皇黨也靠不住。不過他們說理尚長。至於義

和團使拳弄刀書符念呪簡直毫無道理母親可不必相信慈禧正待發話早是昌壽公主趕過來說皇上到底有點書癡母親不必理他當又同皇上使個眼色光緒帝也就緩緩的退出這裏昌壽公主同慈禧剪斷話頭講些閑文也就罷了記得這個當兒已是光緒二十六年的五月京城內外的拳民是如潮如海只要見著個洋人不分皂白便是一刀所有新式洋樓放火燒了接著又燒各國使館所有各國駐京使臣有的得信溜走獨有德使克林德得信較遲坐著一頂轎子正欲出京偏偏被個拳民安海撞見拖著下轎一刀砍了諸位要曉得一國的公使是代表君權殺了公使不啻是凌辱外國皇帝這個亂子真正鬧得無大不大在端王莊王的心裏還以為個把公使殺了不足為奇榮祿急著入宮見了慈禧忙說不好：這次殺了德使一定是有問罪之師咱們不可不早預備其時慈禧亦甚著緊忙顧端王莊王及剛毅趙舒翹一班軍機說此事如何辦理端王莊王齊說有這徧地的義和團不怕槍彈火礮任是多少洋兵給他來一個殺一個

榮祿不等這起野話說完早跪地碰頭說奴才愚見還請太后以國家宗社爲重義和團雖屬忠勇究非節制之師此外還要調動些兵隊比如開仗用著拳民做個先鋒大兵在後方有把握慈禧連說不錯不錯於是就調甘軍董福祥陝軍馬玉崑川軍李秉衡直隸提督原是聶士成先行帶齊兵隊駐紮天津扼守礮臺計畫已定慈禧又對端王莊王剛毅趙舒翹說這次同洋人開仗全係你們的主張現在弄得勢成騎虎第一你們要替我裹嘴替我爭氣莫被旁人笑話四人聽了齊說太后只管放心這班義和團一定是靠得住的慈禧點了點頭就此退朝不提朝臣散後各辦各事單講慈禧退入後宮早瞧見大阿哥薄儂頭上紮著紅布身上短衣找紮胸口還佩上神符帶領些小監一色是些拳童裝束這種奇形怪狀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在下趁此交代這大阿哥的性質不消說得他父親載漪是兩眼漆黑他自然是一肚草包了從小見著書字便是頭疼聽說那裏打起鑼鼓開臺演戲再是高興不過滿嘴的哼歌舞唱一肚子鬧笑皮頑人小心

不小。自從上年立做大阿哥，他時常偷坐寶殿，叫些小監們三呼萬歲，瞧見光緒帝的影子，便指說這是嗜們中國的漢奸，這是洋鬼子徒弟，他的師傅本派的徐桐，這徐桐却管束他不住。有一日指罵皇上漢奸，恰恰被慈禧聽見，慈禧雖不以光緒帝爲然，然而以小犯上，其情可惡，當將大阿哥拖翻在地，叫內監抽打了二十皮鞭，并立傳徐桐過來當面狠申斥了兩句，後又加派侍郎崇綺做了師傅。這崇綺便是孝哲皇后的父親，到是狀元出身，例封承恩公，慈禧瞧這崇綺，狠爲純謹。當日孝哲后殉節而死，崇綺在人前人後從無一句怨言。（補敘崇綺并照應前書）慈禧狠瞧得起他，而況大阿哥是過繼同治帝，論名義上崇綺算是大阿哥的。外祖大阿哥算是崇綺的外孫，以外祖訓導外孫，再沒有個不用心的。無如溥儀是天生頑皮，莫說徐桐外加添個崇綺，便請一百二十個先生，那先生個個通品也不能灌輸些墨水到他的肚子裏去。溥儀終日只生是生非，找著人淘氣。這時慈禧回宮，他却領著一班小監，在這裏裝神扮鬼，慈禧實係看下去不免。

嚷說我瞧你心頑野了。終日不肯讀書。溥儻冷笑說外面到殺得來了。咱們還沒命不讀書的。到反有命。慈禧聽著這般胡言亂語。不由得動了真氣。一聲說。抓左右。早起。趕上前去。溥儻不顧高低。還要回手。那些小監。早是尿滾屁流。唬得跪了。溥儻一條辮子。早被個內監。找住。便有人取出繩子。將他捆了。慈禧這嚷著。叫打。登時把大阿哥。捺翻在地。一五一十的皮鞭。抽得皮開肉綻。尙不歇手。這時金支玉葉。變做個落湯的餛飩。仍是昌壽公主。趕跑過來。講情。只才住打。打是打過了。慈禧怒猶未息。還趕傳端王入內。痛斥他。教子不嚴。端王是眼水淋漓的將兒子。攙回。將養心中。狠是懷恨。且不管他。這個當兒。風聲一日緊似一日。英俄德法美日意奧。共是八國聯軍。帶領大小戰艦。不下三四十艘。當推德將瓦德西做個統帥。何以要推瓦德西一者。中國戕殺的是德使克林德。由德軍出來。與兵問罪。題目正大。二者。德國的軍威。公認爲世界第一。所以這一次總攻擊。全由瓦德西指。

揮諸位。想想甲午之戰。以中國海陸軍的全力。僅僅敵了個日本。尙然大敗。虧輸不能取勝。此次八國連軍外人揚威耀武而來。彷彿是獅子搏球。用著全力。我們中國兵力本單。聶士成馬玉崑董福祥李秉衡四路主帥。又不相統屬。加之一班義和團。不過是些牛鬼邪神。行兇霸道。當真的能以血肉身軀。抵擋槍彈礮子嗎。起初交鋒。三位大師兄。并一位紅燈照。尙帶領些師兄弟。一班拳童。先對敵。嘴裏念動真言。手裏沙郎郎刀環。只是亂響。無如呼神不應。叫鬼不靈。洋人的一排槍子打來。這些團民早已橫七豎八。及至再接再厲。無不血肉橫飛。照這般講。那大刀會。全是紙糊的老虎。不能嚇鬼了。我有一句交代。論這白蓮教。原有點小。小法術甚麼。驅役五鬼。遣使六丁。却也是有的。不過鍊氣鍊神。鍊心。必須有真正。仙佛工夫。才能刀兵水火。當前無懼。試問一班頑童。一班惡少。六根不淨。六塵易染。肉體凡胎。如何會金剛不壞。萬劫不磨。不抹煞仙佛言。有至理。饒到三位大師兄。對於教內法門。祖師秘訣。亦狠有研究。叵耐他們煩惱不淨。無明易生在。

這惡濁世界之中。又爲酒色財氣所沾染。根器墮落。祇憑幾句神呪。幾筆靈符。莫說無鬼無神。便真個有鬼有神。他也不肯左右聽命的。閑話少敘。這裏義和團民。被槍擊礮轟死亡的。已不計其數。三位大師兄。見勢頭不對。只好桃之夭夭。各顧性命。紅燈照捨著馬鬃。也就趁勢逃跑。一班牛鬼邪神。弄得拋尸棄骨。然後聶士成。馬玉崑。董福祥。李秉衡。四路兵隊。才接續上來。瞧這四路兵隊。雖不甚雄壯。然而比較義和團。到底是個節制之師。聶士成。馬玉崑。死守津沽礮臺。血戰了一二十日。到得子彈不繼。姓聶的陣亡。姓馬的敗走。那董福祥的回兵。又殺將過來。記得陝甘回匪作亂。那時姓董的夥結。藍大順。藍二順。東衝。西突。著實有點膽量。不是張曜。招降過來。恐怕新疆的回匪。尙未易平定。又將第十八回書。隨手照應。後來因隨左宗棠征勦有功。便敘升到甘肅提督。此次由榮祿請調外兵。故福祥趕著過來。陛見以後。端王莊王。因福祥賦性粗鹵。同著自家脾味。暗合彼此。狠極力要好。福祥也相信義和團。這時瞧著三位大師兄敗了。狠不服氣。趕快督率。

甘軍蜂擁而上。那些翻眼睛回子，要算得潑天大膽。同洋人接了幾仗，狠能取勝。無如八國聯軍是分頭攻取。福祥雖屬驍勇，不會有分身的方法。這裏在石碑店戰著，那裏已抄過瑠璃河。李秉衡正待接戰，部下兵隊已是譁變。秉衡遣兵不赴。調將不前。洋人已大隊包抄，只落得服毒自盡。裕祿原是箇北洋大臣，直隸總督。他見義和團全軍覆沒，四路的兵隊不能支持。連夜的帶印逃跑。遇著一起拳民，還拉著他。索銀索餉。正在沒法。那護國法師道行，却帶了些人衆過來，分開拳民。握著裕祿的手，說裕帥不必驚慌。快同我一起進京。既到京城，已是鴉飛鵲亂。不知董福祥從何處逃回。同端王、莊王帶領些虎神營分頭布實。京裏些義和團還跳跳跑跑的七衝八撞。端王一見裕祿說你來了麼？老佛爺剛才還提到你說你調度乖方，恇怯無能，還是不去碰釘子的好。可憐裕祿被這句話一唬，登時趕著出京。再打聽督署已被義和團焚燒得乾乾淨淨，只好尋個自盡罷了。那喇嘛道行本擬去找他徒弟李蓮英，因著風聲不好，只得趕到白雲觀去尋道士周鶴年。

周道士說這裏京城不能住了。我們且逍遙世外。避一避風頭。（似乎道士勝於和尚。然亦罪孽深重。）道行更不怠慢。便同鶴年結伴。他往後書自有交代。此時京城內外烽火連天。慈禧接二連三得些敗亡消息。知道京城不保。於是在寧壽宮開了緊急會議。第一句便對端王莊王剛毅趙舒翹說。這事都是你們一起忘八崽子。主張早依立山許景澄袁昶徐用儀聯沅的計畫。也不致兵聯禍結。至此（先提出一起人名。然後補敘事實。亦是一法。）我是誤殺好人。輕信你們這班壞蛋。說著說著便大放悲聲。諸位慈禧這誤殺好人一句話。究竟是種甚麼情節。在下此時已補敘不及。留待下回。

評曰。改元繼統一事。由李鴻章劉坤一力爭。却是應有文字。至經元善首先發。電則出人意。外何以言之。李劉受國厚恩。不得不爾。經則一介公民。乃能不顧忌諱。注重國是。是爲奇情奇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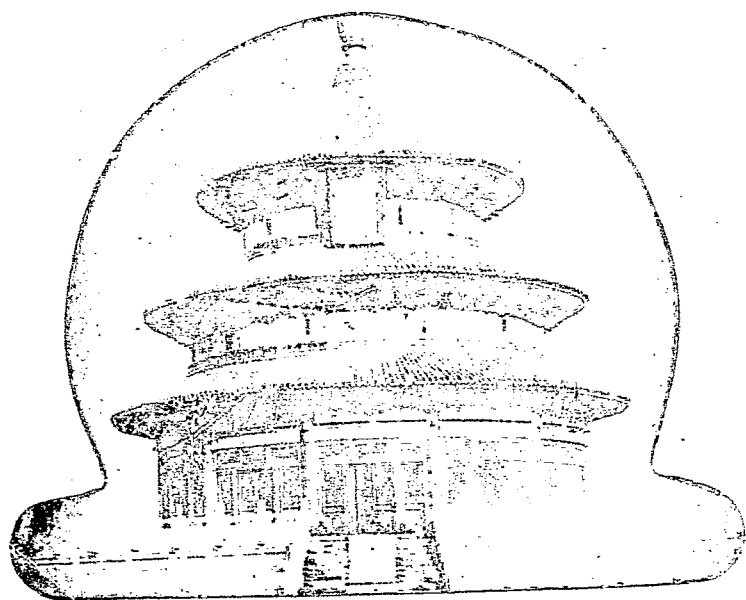
榮祿雖屬后黨。於國家大計。尚能心地了然。庚子之禍。滿清不卽滅亡。恃有榮

祿使榮祿一如剛毅趙舒翹文年啟秀輕信拳匪不結外援吾知兩宮早埋骨京師雖欲西幸而不可得論戊戌之變陷帝危亡則榮固罪之魁庚子之亂使國再造則榮又功之首也

拳匪之亂原因複雜信用拳匪一方面反對拳匪一方面拳匪起事肇禍一方面外人興師問罪一方面諸鎮應調一方面聯軍會攻一方面慈禧有慈禧方面光緒帝大阿哥又各有方面看他面面寫來有直紋有補紋六轡在手一塵不驚

說小史歷

義演史秘后太西



版出社說小史國



3 0528 0280 2

小歷地 西太后秘史演義

第二十九回 老佛爺溜出厚載門 小朝廷寄頓西安省

原來當時反對義和團因而丟去腦袋的却有五人在那剛毅趙舒翹提倡拳匪個當兒却是立山許景澄袁昶三位首先抗議由慈禧大大的申斥後來拳匪戕殺德使克林德闖出潑天大禍還不算數端王莊王還要求太后電諭各省凡是有教堂的所在有洋人的踪跡一律驅逐軍機章京徐用儀聯沅知朝廷一律持蠻不可理諭寧犧牲個人身命不能破壞大局當與袁昶許景澄密議遂將電碼驅逐字樣改為保護字樣雖由膽大實具苦心當時內地洋人能够保全生命財產後來同洋人議和能够有轉圜地步其原因還根據於此立山在這拳匪肆行劫殺的當兒又暗保洋人出京接濟洋人食物種種舉動無非顧全邦交維持大局那知這些事迹總被端王莊王剛毅趙舒翹查察出來不由分說一面派虎神

西太后秘史演義

三

857.48
293

07510

營將立山聯沅袁昶許景澄徐用儀立即捉拏一面奏明慈禧說這五個人擅改詔旨私通外國的係漢奸慈禧却也大動其氣當發交刑部嚴訊榮祿得著這個消息趕見太后跪地碰頭替五人懇情慈禧大爲感動傳諭刑部暫且拘禁不到半日端王莊王剛毅趙舒翹又暴躁進官要求慈禧火速正法現在京內漢奸儘多如不砍去這五人腦袋萬一拳民解體大家不負責任慈禧被這起強硬言詞封住論他平日的剛明果斷沒有一事受人挾制無如這回是心亂如麻說了聲你們定要如此就是如此只這一句可憐五顆頭顱已不能接續及至八國聯軍興師問罪一班義和團被打得花瓜胡茄接著四路兵隊又是大敗虧輸慈禧一肚子懊悔一腔子煩惱無可發洩這日聽得洋兵去京不遠趕緊開了緊急會議先將端王莊王剛毅趙舒翹痛罵一頓然後提起立山聯沅袁昶許景澄徐用儀主見不錯只恨啣一時糊塗將黑白誤是爲非（悔恨遲了）這時四個壞蛋不敢搶辨轉是那桐徐桐請太后皇上衍照威豐帝（故事仍避熱河慈禧未及

答話轉是榮祿說外人舉動是狠文明的兩宮不必離京趕召各省督撫勤王的勤王入衛的入衛然後派一二位有威望的重臣出面議和慈禧說勤王入衛的召旨前已飛電各省此時是遠水救不著近火議和一事恐無把握我的意思是同皇上暫避西路這京城裏是紛如亂絲我瞧你狠有膽有識你既相信洋人文明應該怎樣辦理就怎樣辦理載漪載勳兩人學識狠差程度不够但虎神營尙歸他倆統帶那一班神頭鬼臉的拳民非得他倆彈壓還恐有別的岔枝說罷將兩眼瞧著剛毅趙舒翹說你們兩個還是離京還是在京兩個碰頭齊說自然保護兩宮當下議定各散到得夜靜慈禧便招呼李蓮英攆撥一切揀那最緊要最貴重的大箱小籠就此捆紮一面趕傳光緒帝過來一面又傳齊隆裕后及妃嬪宮女通同換上粗舊衣裳慈禧梳個漢人鬢髻穿著老藍布的衣裙脚下換了大脚鞋子簡直同鄉間老嫗一般皇上又換了一件藍布大衫此時是七月中旬天氣初涼一夜忙個不停到得四更將盡黑魃魃的天泛出魚肚白色從仁壽殿發

脚偏生在這個當兒。珍妃從冷宮得信出來（來得突兀）忙雙手抱著皇上說請御駕不能出京。要以宗社國家爲重。兩宮一走。京師根本動搖。列祖列宗的天下不能輕輕的讓給外人（一篇驚神泣鬼的文章滿朝王公大臣沒個人敢言獨珍妃侃侃言之。此爲石破天驚。媿死鬚眉不少）珍妃這一席話還沒講完。早是慈禧嚷罵著賤婦。這時有你講的話嗎。忙掉過頭來向李蓮英說。快快替我結果他。可恨殺才個蓬萊。彷彿兇虎一般。趕過來揪著這珍妃頭髮。光緒帝瞧了。拖救不得。只得跪在慈禧面前。碰頭求饒。慈禧伸手把皇上一捺說。這種敗國亡家的潑婦。結果了。給大家做個榜樣。話沒講完。那李蓮英已將珍妃推入殿前一座大井。又叫幾個內監搬些石塊。磕下（狗肺狼心毒辣不過）這裏結果珍妃。正欲發行那剛毅趙舒翹。還帶上個王文韶。已氣喘吁吁。趕來慈禧瞧著王文韶。忙歎說。你這一把。偌大年紀。還要趕來做甚。文韶忙跪地碰頭說。老臣受兩宮厚恩。不得不願效犬馬。慈禧說。你跟去也好。但是。嚙們前往山西。一路坐的車。爾你可

趕緊換匹馬沿路趕來。文韶答應幾聲是。隨即退出不提。單講慈禧帶領皇帝皇后及一衆妃嬪。還有個大阿哥。忙忙出了厚載門。早有三四十輛大車。在門前伺候。慈禧坐了一挂。叫李蓮英挂沿。光緒帝坐了一挂。叫大阿哥挂沿。其餘車輛。總是三人或四人共坐。諸位想想一班龍章鳳姿金裝玉裹的皇族。登時做了逃荒落難的平民。那燕亭麥飯。滹沱豆粥。是從盛旺處走。此却從衰敗處走。古今境遇。又各自不同了。不提兩宮西行。且講京裏聽說慈禧帶著皇上逃走。這一亂非同小可。還虧榮祿遇事鎮靜。抵備洋人入京。辦理議和的手續。剛毅趙舒翹又走了。弄得端王載漪。莊王載勛。摸著辮子。只是撓癢。甚麼禮王呀。懷塔布呀。文年呀。啟秀呀。那桐呀。彷彿熱鍋竈上螞蟻團團亂轉。到是徐桐崇綺兩個老學究。拏定主意。抵備一死報國。這時一班牛鬼蛇神的師兄弟。還帶領些拳童。亂亂轟轟的圍繞著端邸。莊邸。需索銀錢。端王。莊王。只是打躬作揖。沒有法想。師兄弟們。耍著鋼刀。領著拳童。一路呼哨出城。說我們且殺洋鬼子去。恰恰碰著張德誠。韓

以禮兩個大師兄彼此商定主意一路廝鬧到山西原來李來中張鸞由前敵打敗早同兩個活舅子張彪張競一起趕往山西去找毓賢打從太行山腳下經過有一處山勢險惡樹木叢雜彷彿像個獅形趕到山下一望裏面是黑魃魃不知怎樣的深淺正在躊躇却好樹林子裏有兩個樵夫持斧斫柴李來中忙招呼張彪捉他倆過來問了一問才知到這山叫做黑風山來中猛然的觸起機來暗想我當初到川尋訪師父石達開第一個偈語說著紅燈照如今我的渾家就叫紅燈照那是應驗的了第二個偈語講甚麼黑風山下有一洞能容十萬八千衆正不知黑風山在甚麼地方如今天假之緣竟會趕到這裏竟會找到個黑風山我們是不必走了就在這山裏屯聚人馬靜候時機（回應第二十三回處處還他個著落）當下招呼一班拳徒就此駐紮不上幾日張德誠韓以禮又帶領人衆遠遠的從山外經過被張競瞧見趕著飛馬過去把兩個大師兄招呼過來兩起拳民聚在一起諸位這座黑風山雖係險惡究竟有來路并無出路照孫吳的兵

法講來叫做死地。又叫做絕地。後來和議已成。到處搜尋拳匪。早被馮國璋、段祺瑞得了消息。出其不意。掩其無備。用開花大礮轟山。把這李來中、張鸞、張彪、張毓、張德、誠、韓以禮、總算是一鼓聚殲。太平天國的種子義和團的餘孽。這才剗絕根株。做書的不再費第二起筆墨。就此交代了。結一重公案。快刀快馬。找抹乾淨。

(一)單講八國聯軍由瓦德西總帥指揮。節節進攻。勢如破竹。看看包圍京城。沒有一兵一卒抵擋。這是甚麼緣故。須知當日大局是個北戰南和。北邊全靠著一班拳民及四路的兵隊。此時已打得落花流水。南邊雖奉到朝廷勤王入衛的急電。祇有江蘇巡撫鹿傳霖帶領著二千綠營兵隊進京。尙在中途逗遛。其餘如兩湖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山東巡撫袁世凱。早瞧準了北京必致破亡。義和團必靠不住。於是往來電商。各保疆土。只是一兵不發。以待和議之成。袁世凱尤利害。不過當下懸出賞格。如有人捉住拳匪一名。賞錢二百串。所以直省拳匪預備南下。通被袁世凱派兵在黃河口截住。比如京師首善之區。此時倒視同化外。

便宜了八國聯軍前無阻擋後無襲擊輕輕的得了一座北京但是日本人再刁尖不過再促狹不過他一起兵隊不忙別處首先佔據頤和園諸位想想這頤和園是個甚麼地方天下的精華聚積在京師而京師的精華又聚積在頤和園甚麼奇珍異寶黃金白銀洋鈔票不可計數軍這一抄擄可憐將慈禧一輩子經營總弄得一掃精光帶上李蓮英也有若干積蓄總被東方小鬼搜括無遺據說儘其所有分著三等上等的提歸國有中等的由軍官受用下等的分給兵士不講別的單是那馬蹄金大大小小的裝載著三十三船這一次聯軍入京算是日本人發了一筆大大財香後由各國交涉僅僅掣出一百萬銀子大家攤派此是後話當下瓦德西帶領大隊入京駐紮大內他的辦事處却在鸞儀殿先行延見在京的王公大臣那禮王端王莊王慶王壞塔布早已趕著出京借保護兩宮爲名甚麼虎神營也跟著去了文年啟秀那桐是躲避不面徐桐是仰藥而死崇綺是懸樑自盡而死兩位係大阿哥師傅雖說是腦筋太蒼到還明白那以身殉

國之義。在一般滿漢大臣中。要算是鏡中。鉢中。磨中。佼佼的了。應該下兩句贊語。惟有榮祿這時方寸不亂。以一人周旋聯軍之間。對於瓦德西尤爲聯絡感情。處處以邦交爲前提。以議和爲目標。這時瓦德西到發生出兩種趣史。第一件是要收羅人才。他想要在中國行個考試典禮。當由一班無聊的京官紛紛建議。有的請他開科取士。有的請他廷試點元。諸位不記得天王洪秀全攻破南京。便依丞相林鳳祥。何震川的計畫。先行開科取士。廷試點元嗎。忽將第六回書一。提真能靈心四映。大凡人生得志。無不是爲所欲爲。在洪秀全的心裏。以爲不開科取士不成。個新造的國。都在瓦德西的主張。以爲不考試。掄才不足。顯外國的威風。跌中國的架子。照這樣看來。那一班文人墨客。稍有天良的。是不來投名報考了。無如在京的翰林。舉貢。一時窮得要死。好在瓦德西并非開科取士。他同一位部曹。丁衡甫商量。用金臺書院。採取課士名目。分超等。特等。壹等。等。拏出五萬洋錢。交姓丁的辦理。姓丁的到賺了三萬。到了考試這日。瓦德西升堂點名。散卷好。

熱鬧啊。考先兒人山人海擁擠不開。記得文題是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指義和團）詩題是飛旆入秦中（指兩宮西行）諸位考先兒這知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不顧跌辱國體喪心病狂一個個字斟酌工楷。騰清交卷由丁衡甫評定甲乙分別等次送交瓦德西。這瓦德西如何懂得中國入股文試帖詩不過拏著書獃子開味罷了。（算得一種趣史）第二件是結識一個姘婦說來奇怪。在前中國出使德意志的名叫洪鎔是蘇州人氏。他有個愛妾叫做傅彩雲。原是青樓中人。又叫做賽金花。這賽金花原從洪鎔出使。偏偏在使館後樓。瞧著瓦德西從樓下經過。彼此媚眼傳情。由家人金福牽引。遂結不解之緣。後來洪鎔回到中國。賽金花自然是跟著進京。洪鎔去世。賽金花不安於室。仍幹那風月生涯。如今瓦德西做著聯軍統帥。耀武揚威入京。賽金花打聽實在是自家的恩客。忙著改換男裝。騎匹馬趕至大內。見著護衛的洋兵。便下馬遞過一張卡片。上寫前駐德公使夫人洪狀元諸位須知。這洪狀元三字却含有兩種解法。一者他的故夫。

洪。鎔。原。是。個。一。甲。一。名。狀。元。二。者。他。本。人。迭。經。上。海。北。京。兩。處。嫖。界。選。舉。也。是。個。花。榜。狀。元。論。這。賽。金。花。要。算。得。個。雙。料。狀。元。這。洪。狀。元。的。卡。片。既。投。進。去。瓦。德。西。是。夢。想。不。到。一。迭。連。聲。請。見。彼。此。既。見。了。面。先。行。握。手。禮。後。行。接。吻。禮。後。行。抱。腰。禮。原。來。賽。金。花。也。會。操。德。語。會。寫。德。文。一。個。是。久。曠。鱖。魚。一。個。是。戀。羣。鴛。鳥。當。下。瓦。德。西。便。不。放。賽。金。花。回。去。巫。山。雲。雨。重。理。舊。歡。密。室。鸞。膠。再。圓。好。夢。京。城。裏。一。班。滿。漢。官。僚。知。道。賽。金。花。有。這。種。門。路。無。不。蠅。營。狗。苟。竭。力。拉。攏。這。時。賽。金。花。擡。高。到。二。十。三。天。便。是。當。時。當。道。的。榮。祿。也。不。免。同。他。接。近。以。爲。將。來。議。和。的。作。用。
(這。段。趣。史。較。前。尤。爲。鮮。豔) 但。有。一。層。瓦。德。西。駐。紮。京。城。却。不。止。一。年。半。載。在。下。且。摺。過。一。邊。如。今。要。講。慈。禧。同。光。緒。帝。出。京。以。後。趕。到。山。西。那。巡。撫。毓。賢。已。被。一。般。義。和。團。糾。擾。得。不。成。日。月。這。時。山。西。是。種。甚。麼。情。景。一。座。英。國。大。教。堂。是。起。火。燒。了。所。有。傳。教。的。洋。人。不。男。不。女。無。老。無。幼。的。殺。了。店。鋪。子。裏。只。要。有。一。件。洋。貨。人。穿。的。衣。裳。只。要。有。一。件。是。洋。布。無。不。焚。燒。的。焚。燒。毀。壞。的。毀。壞。到。處。皆。是。拳。民。

不得錢用。同毓賢要錢，不得飯喫。同毓賢要飯，毓賢所有點宦囊，總被拳民掏空了。拳民一日多是一日，每日三番五起，同毓賢噪聒不休，到得京城已破，山西這邊拳民也立腳不住。大家便改變了強盜行爲，明目張膽的殺人放火，却好兩宮的車駕已趕到山西，無千上萬的拳民，便圍繞過來。此時禮王、慶王、端王、莊王、懷塔布，已帶領些虎神營，趕來保衛，甚麼董福祥、馬玉崑，也率領敗殘兵隊到了。接著是大學士王文韶、江蘇巡撫鹿傳霖，追蹤而至。毓賢忙著供應，一面攔阻拳民，不准向行在廝鬧。忙在署內，取出二三十只衣箱，所有單裕皮棉，聽其分取。一面入見慈禧，這時慈禧對於毓賢，真是哭笑不得。將噴責他，提倡義和團，那扶清滅洋，是多數人贊成一個，却怪不得一個。將獎借他辦事，忠勇無如大局，已是糜爛京城，已破斷不能忍心害理的。把罪魁認做功首，想了一會，方說你的官聲，狠好你的辦事實，在不錯，但是現在八國聯軍打破京城榮祿，日前有密奏前來，將來國際交涉，懲辦禍首，你是數一數二，不能幸免的。噫，現在想個善處的方法，諸如

載。漪。載。勦。剛。毅。趙。舒。翹。以。及。你。一。個。總。是。要。暫。行。免。職。的。你。們。一。千。人。忠。心。報。國。
叫。個。事。到。其。間。不。得。不。然。只。要。過。了。這。個。榜。兒。那。用。人。行。政。權。在。朝。廷。我。所。信。用。
的。人。還。是。要。信。用。的。大。家。且。忍。著。這。口。氣。再。說。毓。賢。聽。了。只。是。跪。地。碰。頭。當。下。慈。
禧。又。兜。兜。搭。搭。的。問。些。山。西。狀。況。毓。賢。是。開。動。話。箱。把。自。己。如。何。督。飭。拳。民。如。何。
効。忠。教。堂。如。何。燒。得。乾。乾。淨。淨。洋。人。如。何。殺。得。一。個。不。留。連。洋。狗。洋。貓。總。是。剝。皮。
抽。筋。(慘。毒。之。至)其。時。大。阿。哥。在。旁。聽。了。手。舞。足。蹈。不。由。得。解。下。所。佩。鋼。刀。沙。
耶。耶。搖。動。起。來。嘴。裏。還。嚷。著。說。這。一。柄。快。刀。不。是。你。打。給。我。的。嗎。原。來。毓。賢。由。山。
東。調。京。的。時。會。因。大。阿。哥。喜。習。拳。要。刀。特。送。給。一。柄。純。鋼。快。刀。過。來。大。阿。哥。是。富。
貴。不。離。其。身。這。時。聽。毓。賢。講。了。許。多。不。覺。發。起。狂。熱。也。不。顧。慈。禧。尙。在。面。前。登。時。
就。要。起。刀。來。慈。禧。忙。著。大。喝。說。我。膽。你。又。要。鬆。皮。大。阿。哥。一。唬。不。由。得。隨。手。落。肩。
慈。禧。忙。說。你。要。這。刀。帶。著。無。用。不。如。還。交。給。毓。賢。他。到。了。實。逼。處。此。的。地。步。他。還。
有。個。結。果。諸。位。想。慈。禧。這。句。結。果。的。話。分。明。授。意。毓。賢。是。叫。他。趁。這。個。當。兒。不。

必貪戀甚麼。早早尋條死路。那知毓賢不能會意。他以為慈禧開頭。方溫言慰藉。那有一霎時。便紅黑變臉。當由大阿哥將一柄刀遞過。毓賢只好收回。慈禧也沒有的吩咐。就此退出。那一班義和拳民。方找尋端王。莊王鬧著要銀。要米。端王。莊王忙出面說。兄弟們趁早散罷。現在老佛爺厭煩咱們。咱們早晚都做著革職人員。你們再鬧。老佛爺是一定翻了。沿路扈從的。還有許多兵隊。當真格殺起來。把你們扶清滅洋。一片好心。反埋沒掉了。快走快走。當下拳民見沒有著項。由幾位無名的師兄。把大刀一起登時一閃而散。（算是拳匪尾聲）不提拳民解散。單講兩宮在山西住了一個星期。早已耐煩不得。趕向陝西。出了偏頭關。行不百里。早是陝西巡撫岑春煊。帶領大隊人馬。出境迎駕。這岑春煊便是在前雲貴總督岑毓英的三兒子。前次隨著父親。征勦滇回。杜文秀春煊狠有點勞績。（回照第十八回書目）這時年紀已四十開外。為人很是精明強幹。當下見著慈禧光緒帝。便請兩宮駐蹕西安。一面召集各路勤王。一面請趕派重臣議和。一誤不可

再誤好在秦中爲歷代建都之所。天險重地。不怕洋人挿翅。也不能飛來。太后同皇上。點一點首。不免慰勞一番。當卽按站趕到西安。不消說得。自然由岑春煊讓出撫署。做了行宮。好在西安的城池極大。房屋極多。一時重新布置。該修葺的修葺。該建築的建築。此時原扈從的是剛毅。趙舒翹。中路趕到的是禮王。慶王。端王。莊王。懷塔布。及馬玉崑。董福祥。鹿傳齡。王文韶。還有宋慶。那桐。其餘在京的尙書侍郎。正卿少卿。也就陸續的趕到。把個西安府簡直做了小朝廷。但是剛毅因此次京城失陷。義和團不能得力。在寧壽宮會議的那天。又被慈禧破口罵。句忘八。蕙子。心裏非常嘔氣。沿路又喫些辛苦。末了還給他個革職。在著山西。已是大寒。大熱發了背疽。起初是紅腫。以後是潰爛。不曾趕到西安。早已嗚呼送命。慈禧聽說剛毅死了。不免傷感。然禍首中又死去一人。將來議和。又省句口舌。到也罷了。這個當兒。各省的督撫提鎮。無不飛摺到陝。紛紛陳述意見。有的請從速議和。有的請建都西安。然後著手恢復北京。有的請兩宮奮起天威。先斬一班肇禍。

之人以謝罪。洋人的還有請下詔罪己的。獨有兩湖總督張之洞請改都湖北。陽縣一者取地方適中二者取天子當陽重新日月從此便萬子萬孫基業不斲。
(大夢未醒) 慈禧瞧著這些奏摺當下便招呼光緒帝過來問問他的主見。好個光緒帝此時以國家存亡爲前提不以個人恩仇爲介意思了一想因對慈禧說這事還電召榮祿前來商議。臣兒瞧這班朝臣中還算是榮祿心地明白。慈禧一笑說你也道榮祿是個明白人你的心地也就狠明白了。(光緒帝一生難得得了慈禧一次獎語) 當下更不怠慢便招呼李蓮英趕發了個急電不消多日榮祿奉詔趕到西安登時兩宮召見由榮祿先敘述些京城破後狀況慈禧知道那頤和園被日軍佔據所有數十年的積蓄一輩子的私產通共便宜東方小鬼心裏著實懊惱恨不借義和團的一柄一柄的鋼刀將那日本人的頭一顆一顆的切了這才稱心然而事已如此沒有法想只好強打精神計畫那將來辦法榮祿說這西安是不可久住的現在東西洋各國都城沒有不占據重要海灣海峽

由朝廷另派兩位有體面的重臣方覺妥當。慈禧點一點首說：有了有了。一個仍派李鴻章。這人算是辦外交的老手。一個就派慶王奕劻。這奕劻在提倡義和團的當兒。他到是深穩不露。叫他前去。必然於事有濟。榮祿忙著碰頭說：朝廷如派這兩個人議和。付以全權。那是再妥當沒有了。計議已定。榮祿仍趕著回京。這裏二道上諭先宣示七個人的罪狀。除李秉衡剛毅已死不論外。那毓賢趙舒翹立賜自盡。董福祥革職永不敘用。端王莊王革去王爵。永遠圈禁。又一道上諭立派慶王奕劻兩廣督臣李鴻章前充議和大臣。務期切實磋商。俾早就緒。欽此。這兩道旨意一下。自然是辦罪的。辦罪革職的。革職圈禁的。圈禁奉命議和的。又趕著到京議和。但是慈禧非戲不樂。琴春爐是迎合懿旨。又招集些名角。在行宮裏日夜演唱戲。文宮裏既鑼鼓喧天。宮外亦復絲竹嘈雜。漸漸的小叫天十三旦靈芝草一班內廷供奉人員也趕著到了西安。把個枯寂的省城。又變做山川吐采。草木生輝。李蓮英放出那賣差賣缺的手段。趁著渾濁濁的水。好伸手摸魚。從光緒

二十六年八月直關到二十七年的十一月。京城的和議已大畧就緒。各省督撫由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領銜，合詞恭請兩宮回鑾。所議的條款共有十二項。甚麼親派王公大臣到各國謝罪賠償兵費四百五十兆，毀大沽礮臺及天津城。許各國駐兵在京城保護使館，通歸結在這一議案。但原充議和全權大臣一位是慶王奕劻，一位是傅相李鴻章。在這和議將成未成的時候，李鴻章却生了變故。朝廷又改派了王文韶諸位。欲知李鴻章的變故，下回書中再細細說明。

評曰：立山聯沅袁昶許景澄徐用儀五人在這蝸蟾羹沸之中，獨能不顧忌諱力挽狂瀾，頭可斷志不可屈，此謂英雄。此謂志士。

急急如喪家之狗，忙忙似漏網之魚。觀這慈禧出亡，狼狽已極。然於將行未行之時，尚惡狠狠處死珍妃、珍妃。所言不是尚須寬宥，況乎所言乃天經地義之常。不即採用反立行處死，獨何心歟。

李來中躲至黑風山，却不必實有其事。然編書要應繳前文，結束現事，故不得

不爾。本書顛倒年月捕風捉影。却不止這一事。但爲前後呼應。故紙生色。起見。又何妨。以楮蕪亂真。

瓦德西兩段趣史。寫來栩栩欲活。筆墨可人。

此書敍兩宮西幸。却是正文。然必找清手脚方一路曲折。寫經過山西及駐蹕陝西景况一切瑣屑。又摻而不取。獨取大阿哥快意。毓賢槍白榮祿。非是閑筆。爲下回廢去阿哥。張本。故不得不題前蓄勢。

第二十回 趕回鑾派醇邸出洋 恁誤國由慶王專政

却說李鴻章奉旨充著議和大臣。卽開去兩廣總督原缺。趕到北京。却好慶王奕劻已由西安到來。彼此先接過頭。便將榮祿請到。問了在京接洽的狀況。榮祿便說瓦德西對於南和北戰的界綫。狠分得清清楚楚。對於京外的督撫。除了山西毓賢。浙閩許應騤。其餘都無惡感。尤佩服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的高見卓識。二公前來。這和議定有把握。而且他新結歡了傅彩雲。最是言聽計從。李鴻章尙未

開口。早是慶王掬著嘴笑說。那傳彩雲不。就是養金花嗎。不。就是洪文卿的愛妾。嗎。啐。還不知道這小妮子同瓦德西舊有交情。咱們明日把他叫過來同他扳談。……榮祿笑說。怕你老叫他。不來。他現在架子大了。如今儼然是德國統帥的夫人。了。慶王一疊連呵哨。哨叫了兩聲。說著門縫子裏。何能瞧人。鴻章笑說。這事還由。仲華穿插你瞧他。老雖老。臉蛋子還白淨呢。慶王把榮祿瞅著一眼。說你儘管辦。著。正經不要割人家韉子。當下取笑。一會從這日起。便由養金花做個內綫。甚。麼和議十二款。都由養金花從中磋商。一回掀天揭地的風潮。不料經行雲行雨。的神女倒來弄得裏外落平。正在簽名畫押的當兒。偏偏李傅相又一病不起。慶王榮祿去電西安。慈禧便派大學士王文韶做李鴻章的替手。文韶到京。鴻章業已去世。講這姓李的歷事三朝。出將入相。他的聲名比曾文正。李文襄還大。曾左。替愛新覺羅做了一輩子的傀儡。到算是完名全節。他先生是功不揜過。瑜不掩瑕。看著人家起屋看著人家衰敗。凡是畫十字。拏中用。都有李二先生一份人可。

惜○會○左○死○早○了○我○又○可○惜○姓○李○的○死○遲○了○那○年○中○日○之○戰○總○算○李○鴻○章○的○大○大○敗○筆○（槩○論○文○忠○生○平○却○有○無○限○感○慨○）○如○今○長○話○短○話○不○談○慈○禧○得○著○鴻○章○死○信○非○常○哀○悼○輟○朝○賜○祭○予○諡○文○忠○一○番○官○樣○文○章○不○必○交○代○那○王○文○韶○做○了○鴻○章○替○手○好○在○事○已○就○緒○赶○著○畫○押○簽○字○算○是○和○議○告○成○京○外○各○督○撫○得○了○這○個○消○息○不○約○而○同○便○由○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領○銜○公○摺○懇○請○兩○宮○回○鑾○慈○禧○在○西○安○悶○坐○一○年○有○餘○一○心○惦○念○著○頤○和○園○刻○日○由○陝○起○程○諸○位○須○曉○得○來○京○的○時○節○不○比○那○去○京○的○時○節○去○時○景○况○俗○說○是○急○急○如○喪○家○之○狗○忙○忙○似○漏○網○之○魚○瞧○這○來○時○氣○餓○好○不○威○武○呀○除○董○福○祥○革○職○所○統○帶○的○甘○軍○已○經○解○散○外○那○宋○慶○的○兵○隊○是○一○起○馬○玉○崑○的○兵○隊○是○一○起○鹿○傳○齡○的○兵○隊○又○是○一○起○兩○宮○的○鑾○儀○甲○仗○簇○簇○新○鮮○鳳○幟○龍○旗○隨○風○飄○舞○岑○煊○押○隊○在○後○一○路○陸○行○乘○輦○水○行○乘○舟○到○得○山○西○新○任○巡○撫○叫○做○恩○銘○辦○理○皇○差○非○常○嚴○整○由○大○同○府○換○坐○火○車○老○佛○爺○非○常○高○興○這○火○車○計○三○四○十○套○特○別○御○坐○的○車○子○全○用○繡○龍○黃○幟○頭○等○是○王○公○大○臣○乘○坐○二○等○是

內監侍衛乘坐三等全裝的箱籠什物行李一到北京車站在京的滿漢文武官僚及駐京的外國公使及公使夫人無不到站迎接第一個是李蓮英下車先將兩宮御用的物件照單查點然後內監扶著慈禧及光緒帝出來所有滿漢官僚無不跪地碰頭外國洋人只是舉手脫帽老佛爺對於跪地碰頭的畧不顧盼對於舉手脫帽的却欠身還禮有幾位公使夫人還殷殷勤勤行了握手禮然後坐轎回宮隨後皇上皇后及一班妃嬪也就坐轎坐轎的各歸大內所幸舊有宮殿全未損壞不消說得自然是龍歸舊窩無庸交代次日在勤政殿朝見先將袁世凱補授直隸總督鹿傳齡孫家鼐補入軍機這姓孫的是皇上師傅前因議立大阿哥家鼐非常反對算是孩兒班的帝黨這時慈禧何以錄用帝黨一者是收拾人心故示大公無我二者老佛爺經這番創劇痛深知道往日親信舊人一個個狠靠不住不但已懲辦的七人提著姓名便是惱怒就連愛若珍寶寵比張六郎的李蓮英有時還大加呼叱這是甚麼緣故凡人到國破家亡沒有不推原禍首

一個風流旖旎的唐明皇對於最寵愛的楊貴妃不免在馬嵬坡賜個自盡。這李蓮英便算慈禧活寶。假如瓦德西一定同他大過不去，要索他這一條狗命，不怕你慈禧將蓮英撲在懷中，抱在床，上，哼，哼，那也四不六，這其間倒虧了榮祿，虧了養金花，向瓦德西竭力疏通，將原開禍魁首姓名暗暗取銷了。李蓮英然後蓮英才幸逃法網，存活一條狗命。（此種補敘萬不可少）至於禮王世鐸及文年啟秀，懷塔布是一班提倡義和團的，無不革職的。革職鞏問的，鞏問一時慈禧幡然變計，重用榮祿、袁世凱、鹿傳霖、孫家鼐及慶王奕劻，甚麼立山、聯沅、袁昶、許景澄、徐用儀都死後，開復原官，准入京師，賢良祠又惦念著珍妃於臨行時犯顏切諫，死得苦楚，當命在那仁壽殿前大井裏將尸身撈起，用貴妃禮制改葬。這一番舉動總算是老佛爺急於悔過，天良發現，所惜日暮途窮，江河日下，能於早在十年前覺悟那內魔便可以割絕根株外魔也可以不生枝葉。這愛新覺羅的江山也不致在女主人手裏葬送，且有一層慈禧如果是真悔過，真覺悟的，何不於回

鑾以後仍叫光緒帝親政自家仍退居頤和園一事不相干涉豈不是六根清淨省去多少煩惱嗎無如權利思想威福作用終久固結腦海一方面鈞譽沾名牢籠些時髦人物一方面又掣出金輪則天的手段南面稱孤不使大權旁落不日移住頤和園宮庭猶是風景全非只懊恨那數十年的私產一輩子的積蓄消歸無有傷心了幾回墮淚了幾回偏偏的榮祿見著慈禧於此次和議告成又提及女狀元的賽金花慈禧在這寂寥寡歡的當兒正沒個人來消遣這時繆太太早已過世昌壽公主雖不時過來所講論的總是一些經史掌故於風花雪月絕口不談李蓮英的笑話子翻來覆去聽慣了也味同嚼蠟難得有個賽金花一時豔服一時還改扮男裝見著面眉花眼笑慈禧是得意不過又曉得賽金花會操德語會寫洋文格外的同他親熱同他叨教俗說八十歲的老頭子學吹鼓手這老佛爺也就滿嘴的愛皮西底鬧個不清甚麼倒格呀屋克斯呀對於宮內太監這管以此醒脾賽金花又介紹個女士德琳這德琳是駐莫公使裕祥的女公子并且

是。個。滿。人。同。慈。禧。還。沾。著。姻。親。有。他。進。宮。不。但。慈。禧。學。些。英。文。皮。毛。便。是。光。緒。帝。也。高。高。興。興。的。研。究。外。國。語。文。皇。上。尤。喜。歡。外。國。一。種。鋼。琴。到。得。悶。坐。無。聊。便。按。捺。消。遣。這。些。舉。動。都。算。是。歐。化。輸。入。的。影。響。但。就。德。琳。同。賽。金。花。兩。人。比。較。一。位。是。多。年。妖。狐。借。著。在。宮。闈。走。動。賽。金。花。便。作。福。作。威。甚。麼。朝。臣。親。貴。總。不。放。在。眼。睛。角。裏。他。又。在。外。結。姘。頭。養。嫖。大。吹。牛。皮。大。敲。竹。槓。這。個。風。聲。吹。入。宮。裏。從。李。蓮。英。就。懷。著。嫉。妬。俗。說。妬。業。爭。行。有。人。走。著。賽。金。花。的。門。路。不。免。抹。煞。李。蓮。英。這。蓮。英。如。何。能。容。便。日。夜。在。慈。禧。面。前。數。說。賽。金。花。不。正。行。爲。慈。禧。聽。了。便。待。遇。冷。淡。漸。漸。的。不。准。入。宮。到。後。來。賽。金。花。因。虐。斃。婢。女。由。一。位。都。老。爺。告。發。大。理。寺。便。依。律。治。罪。從。輕。解。回。原。籍。仍。當。他。的。皮。肉。生。涯。此。是。後。話。至。於。這。位。德。琳。倒。是。位。端。莊。貴。女。一。動。一。靜。遵。著。禮。法。不。但。老。佛。爺。優。待。便。是。皇。上。也。同。他。親。近。時。與。他。討。論。歐。美。政。治。而。况。那。昌。壽。公。主。青。年。守。節。舉。止。大。方。彼。此。扳。談。尤。爲。投。合。公。主。也。趁。便。學。習。些。英。文。英。話。勸。慈。禧。化。除。腐。舊。從。事。維。新。恰。恰。這。個。當。兒。醇。親。王。載。

禮新從德國回來。諸位必有一句疑問：這載禮何以前往德國？要曉得和議第一條便是親派王公大臣到各國謝罪。這醇親王載禮是皇上的胞弟，因中國戕殺德使克林德闖的禍亂較大，所以特派皇上的胞弟謝罪。同去的便是蔭昌。兩個人由德國回來，趕緊見了慈禧。慈禧便問問在德國的情形。載禮一一奏對。當提議中國今日非注意新政不可。蔭昌也就從旁慫恿。慈禧笑說：「啫，同皇上的主張相同，不過改行新政也要有個步驟。前回皇上變法，信用康梁，鬧得一塌糊塗，甚麼保國會呀，甚麼革命黨呀，不是我說句老頑固的話，簡直是無父無君了。如今有的辦法，啫們要一步一步的進行，非從派員調查各國政治入手，不可。你們想想對是不對？」載禮蔭昌只是跪地碰頭說：「聖見高明。」慈禧這時心底愉快，忙掣眼瞧著載禮說：「你是個新婚宴爾小夫婦，還相得嗎？原來榮祿兩個女兒，大女兒給與禮王世鐸的兒子爲妻，二女兒便給與載禮爲妻。當初由老佛爺主婚，在這載禮未經出洋以前，早已趕著行過婚禮。但這榮小姐活脫慈禧太后一個模子也。」

是。生。得。千。嬌。百。媚。他。的。性。情。也。是。端。莊。雜。流。剛。健。含。婀娜。在。那。未。出。閣。以。前。一。種。妖。豔。裝。束。風。騷。歷。史。比。慈。禧。做。閨。女。時。還。要。慚。恥。到。二。十。四。分。甚。麼。戲。子。甚。麼。馬。夫。只。要。臉。蛋。子。生。得。俊。俏。沒。有。不。就。蒙。青。睞。的。記。得。慈。禧。賞。識。的。戲。子。叫。楊。月。樓。這。小。醇。妃。賞。識。的。戲。子。叫。小。楊。月。樓。又。叫。做。楊。小。樓。楊。氏。父。子。何。幸。如。之。然。而。旗。族。婦。女。本。不。講。究。甚。麼。貞。靜。幽。嫻。就。是。以。輩。分。論。榮。祿。同。載。澧。還。算。平。親。不。知。如。何。公。然。便。做。起。丈。人。翁。來。這。一。本。混。蠻。的。帳。在。下。也。不。替。他。細。算。這。時。慈。禧。問。及。載。澧。的。閨。房。相。得。載。澧。早。碰。頭。說。太。后。的。恩。典。臣。姪。的。造。化。（目。今。戴。綠。帽。子。的。誰。個。不。是。造。化。）慈。禧。當。下。一。笑。說。你。這。趟。辛。苦。極。了。還。是。回。去。敍。敍。鼓。鐘。之。樂。琴。瑟。之。歡。載。澧。這。才。謝。恩。退。朝。蔭。昌。也。跟。著。走。出。次。日。慈。禧。召。見。軍。機。同。榮。祿。等。商。議。些。新。政。辦。法。甚。麼。特。設。政。務。處。呀。特。開。經。濟。科。呀。刪。減。例。文。呀。裁。汰。書。吏。呀。停。止。捐。納。呀。改。徵。折。色。呀。滿。漢。通。婚。呀。裁。撤。東。河。總。督。呀。歸。併。翰。林。院。詹。事。府。呀。開。館。編。纂。新。律。呀。重。訂。商。律。設。立。商。部。呀。裁。撤。粵。海。淮。海。關。監。督。呀。裁。撤。雲。

南湖北巡撫呀。一件件舉辦起來。倒也算是切實整頓。這裏中國正在整頓。那裏日本已同俄國交涉起來。這是甚麼緣故。一者中日之戰。日人已佔定中國奉天。由俄國出而干涉。叫中國加添賠款一百兆。叫日本讓出遼東。俄人便輕輕巧巧的。由西伯利亞。接了南滿路綫。你道日人願意不願意。二者拳匪之亂。八國聯軍入京。當時俄人派兵駐紮東三省。及至和議告成。各國如約撤兵。獨東三省的俄兵。逗留不去。俄國何以不肯退兵。因前次李鴻章出使各國。已與俄皇訂了密約。請問甚麼密約。就是中俄聯盟一致。拒日。既有這種條件。這時俄人駐兵東三省。方借口替中國防日。諸位想想。這時李鴻章已經物故。如若姓李的。遲死二三年。這次交涉。豈不把堂堂的傅相。打入夾攻嗎。中俄秘密聯盟。自是李鴻章大大失著。幸而傅相已死。中國對日。却有話推託。然而日人於俄。何能任其強橫。三者朝鮮自主。原由日俄雙方維持。日固欲肆其鯨吞。俄亦欲恣其蠶食。俗語喫生米的。遇見剝稻殼。俄在朝鮮。大施運動。偏偏韓人又多半親俄。遠日。日人恐其勢

力不敵。與俄嚴重交涉。畫清界綫。那知日人才退。俄軍忽占據朝鮮之龍岩浦。以此種種緣因。日人遂爲先發制人之計。乘俄猝不及防。調動十來艘鐵甲兵輪。就在仁川軍港。遇著俄國巡洋艦。猛然的轟起礮來。諸位可記得甲午中日之戰。開始的攻擊。不也在這仁川軍港嗎。這次日俄之戰。亦由仁川起點。俄國連忙調動艦隊。那日本的兵輪。也就日增月盛。這一場好殺啊。起初遼海之戰。日人攻奪了俄領旅順。接著海參崴之戰。日艦出其死力。同俄艦拚命。論俄國軍力。原不弱於日本。無如東方小鬼。個個精悍。槍礮準。非常得力。俄人粗獷。有餘尖巧。不足。且軍械多係舊式。所以俄人海參崴之戰。彷彿我們大東溝失利情形。也是研敗。決裂不可收拾。從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起。至光緒三十一年八月止。整日整夜的槍林彈雨。不休不息。到了後來。結果是日人全勝。俄人全敗。我們中國雖說是嚴守中立。暗中已大大喫虧。這是甚麼緣故。因爲毯子不揭。大家還有點顧忌。俄國畏日日亦畏俄。我們於無形之中。尙叨些福庇。現在日既勝。俄對於侵畧東

三省的政策。沒有一些顧忌。放開膽量。拏出手段。豈不是日俄的戰事才終。我們中日的交涉。又起嗎（轉振自如。毫不費事）但是日俄激戰的當兒。我們東三省的總督。已換過兩位。第一位是個趙爾巽。他是恩蔭出身。倒是理財的好手。第二位是個徐世昌。這姓徐的。由翰林發籍。是北洋軍隊的總參謀。係榮祿的心腹。袁世凱的老友。在這光緒二十九年。榮祿去世。袁世凱就升入軍機。人說世凱是包藏禍心。久已蓄有異志。却不盡然。但是姓袁的大權在握。一意提拔那北洋軍閥。甚麼段祺瑞呀。馮國璋呀。王世珍呀。當時陸軍三傑。總由道員補升副都統。這副都統。同侍郎對品。一轉便放。巡撫及實缺。提督不在話下。徐世昌既爲北洋軍隊的總參謀。由世凱薦任。就特放東三省的總督。這時東三省已在日本範圍以內。可惜中國堂堂的總督。不過徒擁虛名。事事同日交涉。總不能夠占一回勝利。我且把徐世昌摺在這裏（敘過一邊）單講朝中政局。已是由舊翻新。慈禧的主張。原是要從派員調查各國政法入手。當由軍機會議。就公推了五位大臣。一叫

載澤一叫戴鴻慈一叫端方一叫紹英其一又派了東三省的總督徐世昌但世昌離任不開紹英又身任重職不得已又改派李盛鐸尙其亨五位大臣擇日出洋已陸續到了車站偏生又發生炸彈事件那拋擲炸彈的叫做吳樾有人疑是康梁一派有人疑是孫文一派我也不知他屬於保皇會屬於興中三合哥老會抑係大刀會義租團的餘孽但把他捕捉過來由法庭嚴訊這吳樾只承認是個革命黨既須改革政治又須改革種族法官問他黨羽幾何那吳樾供說此沿江沿海以及海外各國總安插我們的黨羽我們預備的炸彈是不計其數總要將一班滿奴一班貪官污吏炸得他尸骨全無這是我們黨裏的宗旨（敘革命黨却借吳樾做個導綫以下便接二連三的出臺此是真正外覓）法官還要再問姓吳的已絕口不言只好按照兇徒定罪正法但吳樾這一顆炸彈一篇供詞不但五大臣唬得屁滾尿流便是慈禧及一班軍機要人也無不心驚膽戰只好將出洋考察個事體權爲擱起明年再說記得光緒三十年是慈禧七旬萬壽章

草光陰都成逝水。匆匆富貴已及殘年。那在京祝嘏的慶典。我也不必補敘。這時慈禧最信任。最寵用。不過的。却有兩人。一是袁世凱。一是慶王奕劻。但兩人宗旨不同。（挈領提綱。別開生面）袁世凱的宗旨不在富貴。而在功名。他這功名。非是等閑的功名。他在未得意時。便抱有帝王思想。他嘗議論會國藩。膽子太怯。當咸同時代。擒匪毛賊。已把滿清的江山。鬧得一揚糊塗。他既有胡左彭楊。并會九李鴻章一班人才。又有鮑超程學啟等百戰百勝的驍將。趁那舉棋不定的當兒。何不掉轉面皮。便是取了江山。也沒個人敢來非議。這天下是從毛賊擒匪手裏搶回的。并不是起兵創義。同些滿人廝打的。放著李世民趙匡胤。不做偏偏要拘守臣節。豈不是古今第一個獸人嗎。（一篇驚人出色的議論。暗寫袁項城的心迹。却明明關照前書思路。透闢議論。不凡此爲虛實兼到）可惜我袁世凱沒有這個機遇。我如有這種機遇。不等黃袍加身。我是要早早授意的。所以從小站練兵以後。他便注意將帥的人才。於舊有的老軍務。須加以軍事學識。後在山東巡

撫任上直隸總督任上一心一意總是擴張那軍事範圍及榮祿去世升入軍機他知道慶王是個惟利是趨貪得無厭兩個貝勒載振載瀅尤其子弄父權同李蓮英是哥哥姐姐認定這個門子與慶邸父子三人極意聯絡慶邸是倚世凱爲手足世凱也仗慶邸爲腹心單這慶邸月費每月須用十萬元總由世凱一力擔任所以昏愩糊塗的老慶王都被世凱用化了世凱說東即東說西即西甚麼徐世昌特放東三省總督王士珍放江北提台段祺瑞放察哈爾都統馮國璋放軍諮副使總是世凱一手拉攏慶邸從旁爲力此外朱家寶程德全所有外放的巡撫都算世凱的羽翼原有的督撫也被他聯結不少帶誑說中國二十一行省倒有大半仰著姓袁的鼻息姓袁的如此施爲不怪人講他包藏禍心謀爲不軌了然而機遇未到一時黃袍不能加身我且撻過一邊（敘清袁氏）再講慶王奕劻的宗旨是不在功名而在富貴貴如親王榮顯已達於極點他的意思要做個活財神要想把天下的金銀裝在自家的黃封寶庫記得慶邸有兩只哈巴狗

子給他點心還不甚高興給他洋錢他能够將嘴銜了搖頭擺尾的送給老慶你道奇是不奇怪是不怪老慶那時當道是慈禧第一個紅人連那赫赫威嚴的袁世凱尙且加一五的巴結何況其他所以他的乾兒義子不計其數我且講一兩位與大家聽聽一個叫做陳夔龍娶妻許氏是許應驥的姪女從小便在慶邸走動慶王歡喜他不過認做乾女兒乳名叫做銀花這銀花千姣百媚却含有一種妬性及至長成就嫁給陳夔龍爲妻夔龍却也是個翰林不過窮酸一點由京官外放轉任湖北藩司又升任巡撫從前不無得著許應驥的照應庚子拳匪亂後許應驥因與剛毅趙舒翹一黨在浙閩總督任上不無主張扶清滅洋慈禧回鑾懲治剛趙黨羽也便將應驥革職（許應驥革職却在此處補敘真個涓滴不漏文心靜細之至）夔龍失去那叔岳靠背方在傍徨却好慶王已入軍機富由銀花夫人趕著進京在慶邸住了一年服事這乾爹幾於無微不至慶王抽煙便躺在匠床替燒鴉片慶王小解便親手提著尿壺冬日嚴寒慶王入朝銀花還把一

挂朝珠在胸口窩熱了替乾爹挂上當時有個輕薄文人做了兩句豔詩說是百八牟尼親手挂朝回猶帶乳花香（好句）諸位想想乾女兒恭維乾爹到這步地位做乾爹的豈有不提携乾女婿嗎不上多時榮祿病故袁世凱升入軍機所有直隸總督遺缺由慶王就請補了陳夔龍夔龍到任以後又拜在慶王名下做個義子算是婿兼子職格外親熱但有一層陳夔龍年近五十尙未生子祇有一個女兒未及擇婿又是病故慶王憐愛夔龍身邊有個美婢名叫銀枝意在贈給夔龍爲妾才有這個意思陳夫人早是涕泣漣洳同乾爹撒嬌撒潑慶王忙用好言安慰只索罷休總之陳夔龍庸懦無能性又貪鄙這些齷齪事迹載在口碑當時被個御史江春霖探訪實在便切切實實的嚴參一本那知慈禧是寵任慶王由慶王從中運動除不懲治陳夔龍反將江春霖的御史革職你想是非顛倒黑白不分這光緒末造的官吏還能做嗎第二個慶王義子叫做陳璧原係福建人官職不大不過是個候補道被尋得娶死猛然想起個表兄邵子才在北京開個

金店。又聽說京城裏金店木廠總同官蔡通些綏索。拏定主張。便趕來找著邵子。才子才說我同慶邸倒狠有點路徑。但是人力運動不抵金錢。金錢少了。又拏不出手。陳璧慌忙跪地叩頭說。這是總要求哥哥設法。難得有這條路。千萬不能錯過。子才一笑。忙把陳璧拉起。說有了有了。且瞧你造化。不知那來找出個東珠的鼻烟瓶。價值在數萬金。子才揣在懷裏。急忙奔入慶邸。剛剛慶王坐在內書房。這邵子才是門徑混熟了的。一直入內。慶王瞧是姓邵的。忙笑問說。你來又得了甚麼寶貨。子才一笑。忙掏出那個東珠鼻烟瓶來。遞與慶王。慶王瞧著。說這件倒是個好東西。比皇上那個帽頂子還大。光采尤足。子才笑著說。既是你老賞識這個。就送給你老。慶王捫著嘴。抹著鬍子。笑說。這一份禮物過重了。還是你自家的。還是別人的。子才趁勢便說。這是舍表弟陳璧帶在身邊。覺得不配。特地叫我拏來孝敬你老的。慶王忙說。啗與舍表弟素昧生平。如何收得。子才說。這不過舍表弟一點敬意。你老能賞個面子。見他一見。那就造化不淺了。這邵子才原是平

日買賣經手的人物。老慶如何不受。當說明日你就領他來見。不消說得。次日午後。陳璧即隨著邵子才來到慶邸。見著慶王。又遞上一個紅封套。籤條上楷書贊敬兩字。老慶拆開一看。又是銀票五萬兩。當即眉花眼笑說。這樣花費。倒難爲你了。陳璧連稱不敢。隨即施展出拍馬手段。便認老慶做了乾爹。慶王得了這個乾兒子。好生歡喜。面日出衆。言語驚人。應酬周到。俗說錢能通神。不兩月就提升到郵傳部侍郎。時來運來。不兩月尙書缺出。又升任做郵傳部尙書。那邵子才輕輕巧巧的弄到個鑲路局長。這一班卑鄙齷齪的人物。蠅營狗苟。盤踞要津。論慶王乾兒。義子。不計其數。不過做書的。絨出兩個代表。要曉得。載振。載。還收些。乾孫子。躲在旁邊下卷書中。索性講他個痛快。

評曰。庚子議和論者謂李鴻章王文韶勞績爲多。然而趁勢發迹。只在慶邸一人。以閑散親王。擢入軍機。此後竊權弄柄。遂使滿清政府一敗塗地。慈禧知慶邸庸才不及榮祿。榮祿死。竟將一切重權歸之慶邸。國家未造誤於庸流。則謂

慶邸爲內魔之結果可耳。

敘博彩雲德琳入宮爲促行新政之導綫。但所行新政。又不過如此。五大臣出洋考察。全屬官樣文章。何物吳樾就這一顆炸彈。已唬殺官僚不少。可惜當頭棒喝。終不能臨濟參禪。豈非鈍根。

庚子以後。朝政昏悶。作者於不疼不癢之中。獨能尋出病根。敘一袁世凱。爲後來潛移清祚。伏綫敘一慶王。又爲當日斷送清室。張本。

清室末造。一切國是。皆誤於慶邸。其所以誤國。不過在無錢不要而已。陳夔龍進身仗著個結髮妻子。陳璧進身仗著個金店老板。乾兒義子。出其門。天下知慶邸不知皇室。雖慈禧亦等於贅疣。

第三十一回 行新政換湯不換藥 得噩夢疑死復疑生

前回書敘述慶王的乾兒義子。蘭玉成行。那陳夔龍陳璧。要算得兩個領班。還有巴結不上。不能在老慶膝下承歡。只好降格以求。做老慶的乾孫子。做載振載摯。

的乾兒子。但這戰振戰攫又有個比較戰攫是個老弟所收的乾兒子。無非一班流氓棍徒也。沒有甚麼出色人員。倒是戰振的乾兒子。狠有些漂亮腳色。這是甚麼道理。因振貝勒曾經出使英國。賀過英皇加冕。由外洋回來。大吹牛皮。當時有太原公子之目。臉蛋兒。既生得白淨。言語又來得爽快。所以在京的一班滿漢官僚。誰不恭維這簇新人物。北洋派裏有個段芝貴。同段祺瑞要算得親房近族。也是袁世凱部下。個私人。但世凱喜他粗豪。又嫌他不學無術。勉強強保舉他。到記名總兵。再向上爬。狠有點費事。論他年齡。已經三十開外。做老慶的乾兒子。倒也相宜。偏偏是急不暇擇。同振貝勒拉攏起來。起初還晚生眷弟。信口胡謔。一日。振貝勒酒喫醉了。芝貴胡亂歪纏。振貝勒躺在匠上。也細著眼笑說我的乖兒子。你同老子戲耍。謹防送你忤逆。芝貴聽到這裏。趁勢磕下頭去。親親熱熱叫聲爸爸。振貝勒再輸服不過。再快活不過。連忙攪身。挽著芝貴的手說我兒起來。從此便父子相稱。人前人後也不怕丟醜。這振貝勒年才二十六。芝貴是三

十開外父小於子豈不是千古奇談嗎當時御史江春霖譏了兩句俏皮詩說有子弄璋爹弄瓦寄生草對寄生花弄瓦一事是指老慶收陳夔龍的妾子做了乾女（回映前文）弄璋一事便是指振貝勒收段芝貴做了乾兒那知這乾兒子狠不安分夥著乾老子宿妓嫖娼其時京城裏有一班髮兒戲有一個南北馳名的文武花旦名叫楊翠喜這楊翠喜據說是楊月樓的女兒楊小樓的妹子如果合起家來這皇族的姻親不知誰姑誰媳誰舅（滑稽無匹匪夷所思）振貝勒一見消魂一看中意早由段芝貴出二萬銀子找鹽商王竹林出面買來送給載振做個外室載振無以謝媒就在慶王跟前竭力運動替乾兒子忙了個吉林巡撫朝旨已下偏生惹起一班都老爺揭開袱子媽媽奶奶奏上一本慈禧瞧了這本奏摺說得真憑確據特派郵傳部尙書陳璧據案查辦那陳璧一方面向乾爹討好一方面又詐取段芝貴幾多銀子（應有的手段）把這起情節都推卸在鹽商王竹林身上事情雖係過去然而慈禧在宮中也耳有所聞（怕的是

李蓮英爭行妬業。不免招呼老慶過來。大大的教訓一頓。段芝貴既不得到任。振貝勒亦開去。尙書位實反是。王竹林不鳴一錢。倒得個標標繳繳。小老婆不在話下。(敘清慶邸)却說滿清到了光緒末造。還有兩種害人的物事。一種是抽吸鴉片。這鴉片之禍。由來已久。從林則徐與英國開釁。鬧到五口通商。十口通商。甚至沿江沿海的要埠。租給外人。四國聯軍入京呀。八國聯軍入京呀。中法之戰。呀。中日之戰。呀。推原禍始。總由於鴉片流毒中華。我們中國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無男無女。無老無少。沒有人不同鴉片結不解之緣。在這光緒三十一年。中國忽提議禁烟。如果實行禁止。倒也是個新政要務。無如表面禁得兇。骨裏格外吸得利害。從慈禧太后起。每日竟非一兩烟膏不可。記得那年老佛爺從西安入京。有人瞧著慈禧面龐。雖是年紀望七。還嬌嫩得如四十許的婦人。如今過了三五年。已是面色蒼白。咳嗽痰多。李蓮英的烟癮亦大。他倆是鴉片盤桓。晝作夜把。那金輪則天事業已銷沈。在濃烟黑霧之中。袁氏有袁氏的深心。慶邸有慶邸的

用○意○一○個○是○西○山○日○薄○一○個○是○東○海○雲○蒸○一○个○是○半○截○埋○土○一○个○是○天○外○昂○頭○昏
庸○的○昏○庸○桀○驁○的○桀○驁○一○朝○爆○發○不○可○收○拾○我○且○恁○憑○武○則○天○廝○守○着○張○六○郎○夢
悠○悠○睡○在○鼓○裏○不○向○他○們○驚○覺○(此係鴉片之亡國)一○種○是○撲○索○雀○牌○自○甲○午○戰
事○罷○後○京○師○牌○風○漸○盛○庚○子○辛○丑○回○鑾○以○後○甚○麼○叫○做○攷○察○外○洋○政○治○改○行○新○法
不○過○擊○操○練○雀○牌○爲○一○切○軍○政○民○政○的○代○表○罷○了○無○論○官○場○無○論○紳○士○平○民○無○論
開○張○店○鋪○有○了○四○位○尊○神○便○圍○坐○一○桌○大○有○大○賭○小○有○小○賭○俗○語○說○得○好○家○有○三
場○賭○強○如○做○知○府○可○想○一○個○黃○堂○太○守○不○願○去○到○任○願○在○家○裏○幹○這○又○麻○雀○的○營
生○中○國○賭○風○可○算○是○達○於○極○點○那○老○佛○爺○尤○樂○此○不○疲○所○有○陪○堂○的○人○物○不○是○親
王○的○福○晉○呀○便○是○額○駙○的○格○格○呀○慶○王○的○老○福○晉○非○常○豪○賭○每○到○一○次○頤○和○園○總
要○預○備○成○千○上○萬○的○銀○子○効○納○老○佛○爺○是○喫○贏○不○喫○輸○不○過○輸○了○錢○總○有○處○撈○摸
你○瞧○那○一○處○大○小○衙○門○大○小○局○所○不○是○這○樣○辦○法○要○想○得○差○得○缺○得○個○大○小○拉○攏
非○要○預○備○些○賭○資○斷○斷○不○能○得○法○但○慈○禧○的○賭○局○尙○限○於○宮○闈○禁○地○除○却○福○晉○們

格格們是巴結不上。當時京城第一賭窟。要算慶邸。慶王兩個兒子。是借著聚賭賣差賣缺。載振的辦法。是在東車站附近。賃了個大大宅第。局面很大。非有一二萬金不能入局。能輸銀至三萬以上者。暗暗在賭客名單上加著一圍。六萬以上加兩圍。九萬以上。加三圍。有了他的圈子。便有個相當的酬報。當下一般官場。是。想在京趁差趁缺的。沒有個不拚命大賭。有的由此起家發籍。有的由此破產亡身。賭風越過越狂。賭局越過越大。因此奸盜邪姪。生出許多岔枝。却被那民政部。尙書善耆知道。這善耆倒是個不怕禍的。他想鞏轂之下。何容有這般賭窟。於是偵探實在。便帶著十來個高級警士。闖入東車站旁那所大大的宅第。到得二門。見有兩個門役。上前攔止。說這是洋人的住所。善耆也不理他。早大踏步進去。見大廳廂屋裏。坐著兩個洋人。善耆畧一點頭。那兩個洋人早趕跑過來。操著華語說。你是找誰。善耆說。我是前來提賭。洋人說。此地挂著洋旗。不受官廳干涉的。善耆把臉色一沈。說。我偏要干涉。此時兩個洋人擎著指揮棍。居然動起手來。不料

善者狠有點武藝。提起一脚。早刷倒一洋人。那一個直奔過來。善者又是一衝拳。打得洋人活跳。兩個鬼子兒勢頭不對。忙軟服下來。陪著笑臉。善者掉轉頭來。招呼兩個警士。先將洋人拘住。然後轉入廳後。原來是一座大大院落。內有幾座玻璃亮牕的楠木廳。柏木廳。蝴蝶廳。一處一處竹聲琤琤。有男客。有女客。善者又招呼幾個警士。把守廳後總門。自家先趕過女客廳。廳來不瞧。猶可一瞧。都是些福晉。格格。還有幾位漢裝命婦。不是親戚。便是同寅的官眷。善者嚷說。你們在家不會賭。何必要趕到這裏。豈有此理。說著說著。又趕過男客的賭局。一看。十個就有九個。是朝夕會面的大家面面相覷。這時振貝勒才由一間秘密室裏笑嘻嘻跑了出來。說你老人家不必開了。咱們就此收兵。從明日起。你可黏貼上官廳封條。算了。善者一想。也沒有第二種辦法。就此退了。這裏一班賭客。自然是紛紛的各自獸散。不在話下。那搜二爺的賭窟。又與大爺的辦法迥不相同。他却用兩個小老婆做著幌子。一個叫做紅寶寶。一個叫做蘇寶寶。搜二爺在家。是搜二爺應酬。

獲二爺不在家。就是二位寶寶招待賭客。其中曖昧。在下却不得而知。但是所來的賭客。近於流氓大小。官場滑頭。也沒有整千上萬的銀子過來開張了。兩個月除賠貼兩位小老婆。同人圈覺還虧折本銀若干。諸位想想。世界上開賭錢盤的。沒有不軟。嗅。混。碰。俗。說。勾。嫖。騙。賭。這光緒末造的世界。便變成狂嫖惡賭的世界。不但舊人物溺於嫖賭。便是新人物也沾染這些嗜好。當時科舉已廢。學堂成立。甚麼叫做學堂。不過是個科舉變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位大臣。已由各國回來。一班出洋留學的。或是一年速成。或是三五月速成。倘有不出國門。登在家裏。那東洋早稻田大學。宏文學堂。經緯學堂。紛紛畢業的文憑。早從海外飛來。還有法政講習所。警官養成所。能够得幾張講義。便一個個大吹牛皮。在中國各省鬧著做事。兩湖總督的張之洞。第一個提倡新學。築馬路。建洋房。從表面看來。這兩湖竟得風氣之先。兩江總督原是劉坤一。此時早已過世。早換了個端方。這端方是同載澤。戴鴻慈。李盛鐸。尙其亨。一起出洋考察的。那四人留著內用。獨端

方放了兩江總督到任以後極力的提倡新政。但是他的新政要思想。舊言語新服裝。新大凡文明進化全靠著思想上日新月異。才算個維新人物。如今中國只要操幾句不完全的英語。日語。穿一套鼻烟呢的服裝。戴一副鍍金銅的眼鏡。便算是一等一的時髦。在下有句尖促話。滿清不是這班時髦國家。還可不亡。自有這班時髦反鬧得非新非舊一撮糊塗。這是甚麼緣故。因為這班時髦別的不會學。會會的是吹牛皮拍馬屁。敲竹槓打釘錘。這時中國政治。比如是五癆七傷。再添這時邪外感。紙糊的燈籠。那裏經得起風吹嗎。一切切實痛快淋漓。滴於雀牌亡國之外。又絞出如許的真病。然而真正的新學。却不受滿清政府的牢籠。他們惟一的主旨。是要推翻專制建設共和。不但這一班毫無學識的時髦。不學正法。眼藏瞧他。便是那昌言新學的康。有為梁啟超。還嫌著保皇會名義不正。所以這個當兒。保皇會的勢力範圍也日漸縮小。日漸墮落。那康有為。早游歷歐洲。梁啟超。同徐勤。早游歷美洲。已存了個退化主義。只有孫文一班革命。東洋跑到西。

洋。西。洋。跑。到。東。洋。在。各。國。的。華。僑。受。了。革。命。黨。的。運。動。那。些。白。花。銀。子。洋。錢。被。孫。文。賺。取。的。不。少。東。裏。放。一。顆。炸。彈。西。裏。放。幾。下。手。槍。各。省。是。驚。驚。慌。慌。風。聲。鶴。唳。前。回。五。大。臣。出。洋。在。那。火。車。站。施。放。炸。彈。的。吳。樾。據。說。便。是。孫。文。叫。他。過。來。的。由。他。擲。了。一。個。炸。彈。接。續。的。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蘇。安。徽。大。凡。有。滿。人。做。官。的。所。在。那。炸。彈。便。尾。追。而。來。據。說。內。地。放。一。起。炸。彈。那。歐。美。的。僑。民。都。要。捐。銀。若。干。但。有。一。層。革。命。黨。越。同。滿。人。做。對。政。府。越。放。些。滿。人。出。來。外。官。固。然。是。多。數。滿。人。當。道。內。官。亦。復。重。用。八。旗。種。族。盤。踞。要。津。即。如。第。一。次。改。定。官。制。共。計。十。一。部。甚。麼。那。桐。溥。頤。溥。良。鐵。良。壽。耆。榮。慶。載。振。倒。有。七。部。是。滿。人。第。二。次。改。定。官。制。以。奕。劻。爲。總。理。大。臣。那。桐。爲。協。理。大。臣。其。他。國。務。大。臣。又。用。的。是。善。耆。載。澤。蔭。昌。載。洵。紹。昌。溥。倫。壽。耆。另。外。軍。諮。大。臣。又。用。的。載。灃。毓。朗。當。時。的。一。班。新。學。都。以。爲。皇。族。組。織。內。國。不。合。君。主。立。憲。的。公。例。由。諮。議。局。議。員。提。議。託。都。察。院。代。奏。請。按。照。各。國。公。例。重。行。改。組。慈。禧。得。了。這。件。奏。摺。忿。怒。非。常。當。招。呼。奕。劻。過。來。說。嗒。們。朝。廷。

用人。可任憑諮議局那班議員干預嗎。碰嗒們高興。搭配幾個漢人。他們實在罷
狠了。京裏京外的官員。嗒們是一個漢人不用。好歹那些革命黨會放炸彈。除非
把亞東大陸炸沈了。把嗒們一座錦繡江山炸裂了。那時一班漢人。方得出頭。其
時光緒帝在旁冷笑。說這亞東大陸錦繡江山。眼見得一塌糊塗。離破敗決裂不
遠了。嗒們一班滿族。儘管執著要政。儘管據著要津。儘管富有賞財。嫖是嫖。昏了
賭是賭。够了。鴉片烟。儘量的抽。心孔是抽黑了。燕雀處。危如朝露。萬一方有
警。怕嗒們這班八旗種族。是一個靠不住的。慈禧聽著皇上講了一大篇。不由得
把臉色一沈。說依你的意思。便全用漢人。最好把嗒們滿人圈禁一處。好是不好。
光緒帝還待再辯。驀然一陣頭昏。說聲不好。竟吐出一口鮮紅。原來皇上由甲午
戰後。已得了怔忡病症。戊戌之變。經慈禧一番教訓。那病勢格外成眞。雖經名醫
陳蓮舫診視過一兩次。無如投劑并不喫藥。只索罷休。後立大阿哥。慈禧迫促皇
上草詔。登時吐血升許。如今大阿哥雖廢。朝局日非。內部是老慶擅權。弄得賣官

響。爵。一。揚。糊。塗。外。部。是。袁。世。凱。滿。布。爪。牙。看。看。滿。清。江。山。要。偷。天。換。日。逐。年。逐。月。的。焦。勞。憂。思。時。寒。時。熱。今。日。同。慈。禧。這。場。搶。白。不。免。肝。旺。火。旺。神。經。一。亂。心。血。潮。湧。存。身。不。住。當。由。內。監。扶。進。內。宮。從。此。便。臥。病。不。起。這。裏。老。慶。慌。忙。退。出。幹。他的。正。經。（即指批駁諮議局議案）慈禧搭越著回到寢宮，長吁短歎的臥倒烟床。當由李蓮英對躺下來，燒好烟泡，遞過烟槍，慈禧鼓著嘴，狠命的抽吸了幾口，一陣惛糊，忽然那金光閃閃的大蛇，又帶領無數小蛇飛來，慈禧一唬，暗想：今番我命休矣，正在魂不附體，閉著眼睛，由那大小金蛇纏擾，似乎有個人搖他一搖，還叫著他的小名，說：「怕莫怕，慈禧，想一想，我這小名，誰人敢喚？」將雙眼睜開一看，原來不是別人，就是五六十年前的管家杜福。（大奇大奇）慈禧一笑，說：「你從那裏來的？」杜福說：「你爹你媽著我來請你談談，這時慈禧身不由己，便跟著杜福出門，雲裏霧裏，便到了一座酒樓，招牌是上林春三字，慈禧問杜福說：「這不是香齋的上林春嗎？」杜福也不開口，便領著上了第三層樓，那裏有承恩公夫婦回頭。

杜福已不見了。正在驚疑，驀然跑出一個無頭鬼，一個吊死鬼，來那吊死鬼忽然把頸項頸子套巾一除，無頭鬼忽然把手裏拾的頭向腔子上一頓，兩人原是衣冠齊楚，一是端華，一是肅順，那肅順是同他素命端華嬉皮涎臉的，是伸手替他寬解衣服，不知怎的身上衣服一件全無，慈禧欲待狂喊喉嚨，只不得出聲。（活畫夢魘）正在急得沒法，早是承恩公夫婦跑來，還有那哥哥子桂祥，妹子蓉兒，姪兒榮福，榮祿，慈禧，廕這一起救命星來了，然後驚魂才定，喘息才平，再看端華，肅順早已形影全無，身上又穿好了衣服，這裏竟不是香廠的上林春，竟是府學胡同的私宅一家的骨肉團聚，有談有笑，這個當兒不知醇王奕譞又氣衝衝的從何處趕來，見著慈禧也不行甚麼君臣禮，便指手畫腳說你好，你好，咱們養的好好兒子，你要抱過去，滿擬龍飛九五，南面稱尊，那知你借著我兒子做個幌子，讓你好作威作福，你作你的威福罷了，爲何暗給我兒苦喫，把周道士的藥水擎來，忍心害理，把個皇上弄成棉花客人，叫他不能傳宗接代，我今日是同你拚了，說

著○除○掉○帽○子○便○一○頭○拳○向○慈○禧○心○口○撞○來○慈○禧○躲○閃○不○及○不○知○從○那○裏○又○跑○了○個○人○來○將○醇○王○奕○讓○抱○住○說○他○這○個○萬○惡○刁○姪○不○賢○不○惠○罪○孽○儘○多○你○瞧○你○瞧○後○面○同○他○討○命○的○已○是○到○了○慈○禧○凝○一○凝○神○這○從○旁○拉○解○的○便○是○恭○王○奕○訢○跟○著○上○前○討○命○的○却○珠○冠○絡○索○上○穿○日○月○龍○鳳○襖○下○繫○山○河○地○理○裙○纈○著○不○是○別○人○一○位○是○慈○安○孝○貞○太○后○一○位○是○孝○哲○皇○后○冤○家○路○窄○狹○巷○相○逢○慈○禧○知○道○不○妙○不○由○得○跪○了○下○去○但○是○他○這○一○跪○把○一○處○府○學○胡○同○私○宅○又○化○作○一○座○坤○寧○宮○左○右○一○瞧○方○才○的○承○恩○公○夫○婦○及○一○班○哥○子○妹○子○姪○男○等○等○已○倏○忽○不○見○這○見○兩○旁○排○列○儀○衛○金○瓜○月○斧○御○仗○森○嚴○再○擡○頭○往○上○一○看○黃○幔○低○垂○香○烟○縹○緲○正○中○九○龍○寶○座○坐○著○慈○安○太○后○旁○廂○坐○著○孝○哲○皇○后○慈○禧○此○時○忽○然○明○白○過○來○暗○想○階○的○位○分○同○他○敵○體○如○何○輕○輕○的○便○跪○在○他○面○前○這○是○不○對○不○對○隨○即○站○起○身○來○硬○著○膽○子○親○親○熱○熱○的○叫○聲○姐○姐○慈○安○登○時○把○臉○色○一○洗○說○誰○是○你○的○姐○姐○先○皇○帝○臨○終○本○有○親○筆○手○詔○叫○我○處○死○你○這○賤○人○說○著○將○咸○豐○帝○的○遺○詔○擲○下○慈○禧○這○時○唬○得○面○如○土○色

接過詔紙。瞧了一瞧的。係咸豐帝的親筆。知道不能倖免。忙又跪地哀求。說這個
要。求。姐。姐。開。恩。慈。安。還。未。發。言。轉。是。孝。哲。后。離。開。座。位。指。著。慈。禧。罵。說。你。這。濁。亂
宮。闈。污。穢。禁。地。東。太。后。一。再。寬。容。你。不。知。感。恩。反。行。結。仇。你。想。想。那。年。三。月。初。三。
茶。點。裏。放。些。甚。麼。論。理。我。算。是。你。個。媳。婦。但。你。是。無。父。無。君。天。倫。絕。滅。這。種。弑。逆。
的。大。罪。皇。天。后。土。實。不。能。容。說。著。便。請。慈。安。太。后。不。必。徇。情。按。照。先。帝。遺。旨。凌。遲。
處。決。慈。禧。這。個。當。兒。魂。飛。天。外。然。猶。曉。辨。不。已。慈。安。拍。著。御。案。說。今。日。治。他。死。罪。
要。叫。他。死。得。明。白。死。得。心。服。左。右。快。將。一。干。人。証。牽。來。不。一。會。工。夫。殿。下。鑊。索。環。
璫。一。個。安。得。海。是。披。頭。散。髮。荷。了。鑊。葉。銅。枷。後。面。還。隨。著。一。僧。一。道。也。上。著。刑。具。
那。道。士。不。是。別。人。就。是。白。雲。觀。的。周。鶴。年。和。尙。不。是。別。人。就。是。喇。嘛。道。行。諸。位。這。
一。僧。一。道。不。是。在。八。國。聯。軍。入。京。的。當。兒。其。時。一。同。逃。走。的。嗎。他。倆。到。底。邪。心。不。
改。道。士。是。煉。火。走。丹。惹。著。一。股。邪。猥。五。臟。焚。燒。喇。嘛。是。摩。臍。度。氣。遇。著。女。中。健。將。
將。他。元。精。吸。收。以。斃。引。斃。總。在。這。一。兩。年。間。身。故。於。一。場。大。夢。中。忽。補。敘。一。僧。

一道的結果。以魔引魔。不脫爲衆生說法的宗旨。文筆何等警敏。如今兩個人。的真魂孽魄。被這裏勾攝過來。慈禧一眼瞧著。覺得生平造孽無可抵賴。安得海是嘖嘖的鬼叫。一僧一道。是喃喃有詞。慈安坐在正中。將御案一拍。嘴裏嚷說。業障。早走過。金瓜武士輪起那碗口粗細的銅骨朶子。兜頭痛擊。把三個業障。打得腦漿迸裂。慈禧這時辨白不得。脫逃不能。一班武士早虎狼般兇擁上來。提著鏡索絨繩。將慈禧的身子拴捆起來。簡直如死豬一般。正待行刑。忽亂亂轟轟的傳說。駕到。一時寂靜無聲。慈禧覺得自家身上的繩索。忽然鬆動。才把雙眼睜開。瞧著殿上。換坐了兩人。不是別個。正中的就是威豐帝。旁坐的就是同治帝。父子兩個。倒是冠冕堂皇。精神煥發。兩位皇帝。伯伯總沒有鬚鬢。總現出風流態度。此時慈禧是悲喜交集。忙上前叩頭。謁見威豐帝。微微冷笑。說你這三二十年。福是享够了。孽是造深了。列祖列宗。傳遺下山。算在你手裏。葬送了你。還有何顏見我。又有何顏見你的親生兒子。威豐帝話沒講完。只聽同治帝氣吁吁長歎一聲。

接續著說。只要有李蓮英。安得海那班孝順兒子。還要真兒真媳。做甚麼。慈禧這
時聽了這句話。真如萬箭攢心。再瞧同治帝背後。又閃過孝哲。後來在那裏。撿面
痛哭。威豐帝背後。又閃出慈安。後來在那裏。哈哈冷笑。諸位想想。爲人不做虧心
事。半夜敲門不喫驚。當日慈安。孝哲。姑媳兩條命。活生生的斷送在慈禧手裏。這
時丈夫同兒子。總在面前。任是慈禧面皮再老。心地再毒。手段再辣。言語再強。總
覺是惶恐萬分。置身無地。現在冤家對面。只好避過風頭。思量掉轉頭去。那知不
掉過頭來。尙沒有甚惡相。一將頸項。頸子掉轉偏生。又是兩個男女。血污淋漓的
站在面前。欲待不望自家。又不曉得是甚麼仇人。不由的畧畧偷瞧一個。便是珍
妃。一個便是寇連材。嘴裏這嚷著無恥。虔婆。妖嬈。潑婦。你平日作威作福。今日也
有個無常到了。慈禧這個當兒。只有咬定牙關。將雙眼閉得死緊的。比如法庭上
宣告死刑。背後的標子。插了劊子手的鋼刀。擎了預備那涼風過頸。滾油煎心。
裏七橫八豎的亂想我罪孽再大。罪名再多些。橫豎只有一顆頭。任是慈安。后呀。

孝○哲○后○呀○珍○妃○呀○寇○連○材○呀○我○沒○有○第○二○條○命○賠○償○他○們○聽○殺○聽○剮○聽○斷○說○
不○得○只○是○一○死○正○在○這○束○手○待○斃○的○當○兒○忽○然○天○崩○地○塌○的○一○聲○響○四○面○又○是○鼓○
號○聲○馬○蹄○聲○軍○士○吶○喊○聲○槍○彈○火○礮○聲○可○憐○一○個○老○佛○爺○不○知○怎○樣○一○交○跌○倒○睜○
眼○一○看○也○不○是○上○林○春○也○不○是○承○恩○公○私○宅○也○不○是○坤○寧○宮○甚○麼○鑾○儀○御○仗○變○做○
了○萬○馬○千○軍○深○宮○內○禁○變○做○了○荒○郊○散○野○靠○攏○的○人○一○派○是○紅○絹○紮○額○明○晃○晃○的○
刀○槍○當○前○來○了○一○駕○反○王○嚷○說○你○是○廣○州○都○統○惠○徵○的○女○兒○嗎○孤○家○想○殺○你○了○你○
且○同○我○到○天○國○去○享○那○天○福○說○著○便○招○呼○幾○個○毛○賊○將○他○背○了○跨○上○馬○便○走○正○在○
風○馳○電○掣○忽○有○一○起○人○馬○攔○著○去○路○一○個○個○燒○著○二○三○尺○長○的○油○紙○捻○子○將○慈○禧○
從○馬○上○搶○去○說○我○們○雉○水○鎮○差○個○壓○寨○夫○人○彼○此○揪○扭○不○開○忽○跑○過○一○個○翻○眼○睛○
回○子○白○布○纏○頭○騎○著○胖○都○都○的○大○馬○嚷○說○你○們○不○用○強○占○我○那○回○王○現○在○要○娶○個○
回○妃○奇○哉○怪○哉○我○也○不○知○是○陝○甘○的○回○子○還○是○雲○南○的○回○子○那○回○子○力○大○無○窮○把○
甚○麼○毛○賊○捻○匪○一○起○打○散○動○手○來○剝○脫○衣○袴○這○時○老○佛○爺○悠○悠○一○息○聽○其○自○由○猛○

然。回。子。背。後。一。片。的。紅。燈。有。一。夥。團。民。掄。著。大。刀。把。回。子。的。一。顆。肥。頭。砍。掉。腔。子。
裏。衝。出。一。道。白。光。（愈。出。愈。奇。全。是。夢。話。）回。子。殺。了。滿。耳。鼓。震。天。聲。響。不。是。你。
喊。我。師。兄。就。是。我。喊。你。師。弟。好。了。好。了。這。時。老。佛。爺。得。著。幾。個。救。命。星。了。甚。麼。剛。
殺。呀。趙。舒。翹。呀。李。秉。衡。呀。毓。賢。呀。裕。祿。呀。一。個。個。翎。頂。輝。煌。趕。來。救。駕。叩。頭。的。叩。
頭。問。安。的。問。安。老。佛。爺。此。時。驚。魂。畧。定。因。說。這。裏。非。久。居。之。所。瞻。們。還。到。頤。和。園。
休。歇。休。歇。一。心。想。到。頤。和。園。那。知。眼。前。便。是。頤。和。園。許。多。內。監。宮。女。都。合。攏。著。前。
來。偏。偏。懿。妃。又。花。枝。招。展。的。問。安。問。好。繆。素。筠。又。過。來。說。如。今。外。國。洋。鬼。子。是。和。
平。無。事。了。他。們。的。欲。望。在。吸。收。中。國。金。錢。侵。占。中。國。地。土。若。論。實。行。瓜。分。爲。期。尙。
遠。這。倒。可。以。無。慮。（的。係。婦。人。之。見）只。有。現。在。那。革。命。黨。到。處。蜂。起。眼。見。大。清。
國。的。江。山。要。斷。送。在。這。起。新。學。派。新。時。髦。手。裏。才。講。到。這。句。話。不。知。那。裏。來。個。炸。
彈。霹。靂。一。聲。正。打。中。老。佛。爺。的。頭。頂。老。佛。爺。一。唬。沒。命。的。抱。著。一。個。人。的。大。髀。一。
夢。醒。了。

評曰。老慶當國。無孽不作。無錢不要。一部書的內。斃算是以奕劻爲結果。載振載瀾所作所爲。不外嫖賭抽烟。記得第一回書講到。少不入廣。便以三項爲斃力作用。此回正與首回相應。

重用滿人。是前清惟一宗旨。咸同之際。由曾胡左李。以漢人勦平內亂。滿人始稍稍讓步。然李鴻章爲后黨出入。將相二三十年。總不能擢入軍機。授以重柄。滿漢意見之深。於此可想。

新政組織。全用滿人。豈不以滿人不談革命。漢人好談革命乎。詎知愈防革命。而革命愈多。幾個沒用的滿人。又何足濟事。

光緒帝有病。慈禧漠不關心。詎知慈禧入宮而病。斃隨之一篇夢話。本是無中生有。匪夷所思。然而逆捲上去。將一部書大關大節。通由慈禧后一綫穿成。嚼墨噴雲。不留一些渣滓。

第三十二回 兩宮逝世攝政行權 革黨起兵幼帝遜國

慈禧這場大夢彷彿經過六道輪迴徧游過十八層阿鼻地獄末了一顆炸彈震裂頂門一聲呵啗如魔鬼附著身體死命的抱著一人大骸這人不是別人就是躺在匠上的李蓮英原來李蓮英因燒著鴉片也就似夢非夢的不大自在這時見老佛爺猛然間抱著自家的大骸連叫我娘我娘這時怎樣慈禧是眼光定了。臊子裏痰呼呼的只說不出話來蓮英雖屬刁狡當下也唬慌了忙招呼兩個小監抹胸的抹胸捶背的捶背好容易過了一會慈禧才漫騰騰轉過口氣來眼淚是潑梭梭直淌嗚咽著說聲。咱們娘兒要分手了蓮英急著說娘因何出此不祥的話語慈禧說你摸摸嘴的前後心怎樣蓮英隨即伸手試探肌膚果然如火炭一般的熱額上汗珠是點滴成雨當即招呼御醫過來切脈開方御醫只是啞嘴說老佛爺脈滑氣浮來勢不輕此時隆裕后及昌壽公主早趕著過來問長問短慈禧這時氣促神虛非常煩躁次日慶王奕劻趕進宮門問疾慈禧恰恰神智稍清忙傳至御榻跟前說。這。次。得。病。怕。的。不。起。現。在。外。面。大。局。鬧。得。如。何。那。些。革。

命黨究有多少。昨晚還在這裏拋個炸彈，突動喫了一唬。暗想京城裏鴉雀無聲，如何宮禁會放起炸彈，便說這賊從那裏來的。其時不獨隆裕后、昌壽公主詫異，就連李蓮英也是詫異。大家懂了一怔，彼此面面相覷。慈禧知自己說出岔話，方凝一凝神，說不錯不錯。是在睡夢中被一個炸彈炸醒。我今日便是害那炸彈的病，恐怕我眼閉脚直。那大清江山要被革命黨炸得稀糊揚爛，你是個總理大臣，那桐是個協理大臣，袁世凱是全軍在握，各部大臣算是八旗種族居多。然而由我看來，只怕沒個人能靠得住呢。老慶聽了慈禧這番說話，無言可答，只好說聲請太后調護貴體。在病中不必煩心。慈禧嘆說：我的病勢不好，從今日起，你須早晚進宮，怕有要事商量，因掉頭向隆裕后說：皇上的病勢現在如何。隆裕后揩著淚眼說：主子是寒熱不清，咳嗽不定，日夜的長吁短嘆。昌壽公主揮言說：還是瑾妃在宮服事嗎。隆裕后點一點首，慈禧說：我這裏有病，他知道嗎。隆裕后說：主子聽說母后有病，狠焦急的，這恨爬身不起，不能過來敬問起居。慈禧嘆了一口

氣又覺得勞動怕煩倒身困了。從此日重一日。忙得那幾位御醫。想盡方法。一邊要診視太后。一邊要瞧着皇上。老慶也日在兩宮走動。這個當兒。還有一位重要人物。焦急萬分。你道是誰。就是軍機大臣的袁世凱。想起來。這回關係很大。他是慈禧的心腹。是光緒帝的仇讐。比如光緒帝在前崩駕。有著慈禧做個靠背。自然是富貴榮華。終身不失。萬一慈禧先行賓天。哼。哼。光緒帝便大權在握。豈不是立時飛禍。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嗎。終日唉聲歎氣。兒子袁克定。知道老父心事。便要勾結一班北洋軍閥。幹那偷天換日的事。業世凱說。這事不能輕舉妄動。我有我的主張。好在老慶父子同我們一氣。他能宮禁四路。串通這時比我更急些。莫過李蓮英。我是皇上的仇人。姓李的。尤其是皇上的仇人。這一幕戲。好歹讓李蓮英顯出那通天神手。只須如此。如此。事成。姓李的保全首領。我們亦不落罵名。諸位。這一段疑案。在下不過得之傳聞。但從事實上而言。慈禧的病。是風寒夾邪。年。老。氣衰。經不住久拖。不會不死。光緒帝是鬱悶傷肝。虛弱成癆。病雖纏手。不會就死。即

使病皆不起。必然總分個先後爲何遲早。只爭一日。其中定有隱情（猜得不錯）。從心理上而言。當初慈安的寶天是喫著齋點。粹變周道士的稀奇古怪丹丸藥水。李蓮英處收藏必多。當日能暗給慈安苦喫。今日獨不能給皇上苦喫。而且湯藥之中。尤易施放這些秘密毒謀。能瞞過一般糊塗人。却不能瞞過我輩（更猜得不錯。越說越爲確鑿）。袁世凱不動聲色。李蓮英費盡心機。在這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中旬。慈禧病勢猝然變卦。忙招呼慶王奕訢過來。由李蓮英代傳懿旨。屬以後事。慶王又同蓮英咬個耳朵。蓮英只是點頭會意。說這事沒有疑慮。你且把醇王載灃找來。陪們上燈時。在皇上寢宮會齊兩邊手脚做完了（包羅不盡）。恰好載灃隨著奕訢進宮。早由太監小德張迎上前來說。皇上有旨。快去快去。奕訢載灃兩人趕入寢宮。可憐光緒帝已是奄奄一息。早由隆裕后哭著出來。說皇。上日間精神尚好。下午喫盞參湯（著眼在此）。不知如何竟煩躁起來。連召御醫。醫科已是不濟。載灃不待說完。早是放聲大哭。諸位小醇王載灃同光緒帝是。

同胞弟兄此時手足天倫如何不痛不苦正在合宮悲號同時發生出兩句緊要話來一是瑾妃哭向著載灃說你是皇上的胞弟皇上原是抱病不起但今日也變得太快一時心裏絞痛（著眼）牙根一咬嘴裏提著兩個仇人一是李蓮英一是袁世凱要叫你替他……瑾妃這一句緊要話還沒講完接著第二句又到只聽有人叫聲呌太后有旨傳醇王載灃趕快去受遺詔俗說才講曹操曹操已到載灃擡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總管李蓮英此時載灃不及轉致急急趕過寧壽宮去見慈禧慈禧已是不能言語當由李蓮英取出手書遺旨寫明兩宮病危卽召醇王載灃入臨所有皇上嗣統已擇定載灃子溥儀無有更易載灃得了這紙手詔正欲出宮却好一班王公大臣及軍機要人都已趕到彼此聚在一起當由袁世凱首先發言說現在國家不幸兩宮同日龍馭上升這儲位問題已是遵奉遺詔一成不變但政治問題大家要從速決議以我愚見那垂簾訓政的體裁不合各國公例且主少國疑這個時機是千鈞一髮我想開國先例世祖章

皇帝即位是由睿親王代攝國政。如今辦法正當。查照先例。請醇親王攝政。以此宣布中外。名正言順。當時自老慶以下。無不極意贊成。便是載灃亦暗自歡喜。著眼在此。諸位想想。袁世凱再聰明。不過再油滑。不過他知道兩宮賓天遺詔。是册立溥儀。這溥儀是載灃的兒子。豈有兒子登了大寶。老父不干預國政的。與其暗中干預。受他的挫折。倒不如做個好好先生。提出這光明正大的議論。一者打消母后臨朝的弊政。二者結好載灃。叫他一時不能反面無情。（心計不錯）慶親王早已會意。當說嗜們進行的手續。須得一。位有物望的重臣。辦理。那桐又插言說。現在文字大家。莫過兩湖總督張之洞。其時載灃連連點頭說。嗜們就急電召老張來京。那兩湖總督替人。最好叫瑞澂去。當下議定。便發電到鄂。不消說得。張之洞自然是星夜趕著快車入京。這時載灃趕著回邸。諸軍機王公大臣也。就權且退出。單講載灃回去。見著福晉。忙將上項事情說了一遍。福晉說。嗜的兒子做了皇帝。嗜是要垂簾訓政的。不是同你取笑。兒子還小。嗜不擁抱著他。怕有

人又給他苦喫你的老兄不是榜樣嗎（匪夷所思却是照應前文活脫婦女聲口）載灃一笑說今非昔比當初的辦法是由太后垂簾訓政現在的辦法是由我攝政監國福晉也就笑著說這倒是新花樣誰的主張載灃說是袁世凱主張嗜隲他是拍我的馬屁其實他是皇上的仇人皇上臨咽氣時還恨恨的惦念著兩個人一是李蓮英那一個便是袁世凱福晉聽到這裏把臉色一沈說依你怎樣載灃說依我要替皇上報仇殺這兩個狗才福晉早哼哼的笑了兩聲說你不要做夢依著皇上重用康有爲勾結革命黨拘囚老佛爺他們滿清的天下早已亡了從皇上那方面看姓袁的是個罪人從老佛爺這方面看姓袁的却是錯却是我們滿人的大大功臣你可不要把送殯的埋下土諸位這福晉何以要替世凱開脫罪名因世凱是榮祿的私人榮祿是福晉的親父親父信用的人豈有做女兒不庇護的何況載灃狠有些懼內平日福晉講的話沒有一句不依這時載灃瞧見福晉發急當說我斷不難爲他我要小小的給他一場驚唬替哥子稍

稍出氣。福晉這才沒有話說。當將兒子溥儀裝扮起來。夫妻兩個一同進宮。這回兩宮喪事。內部全由昌壽公主。按照典禮處分一切。次日張之洞已由湖北趕來。一切哀詔喜詔種種制誥文章。都是南皮相國手筆。在這舉哀哭靈的當兒。一班王公大臣。及軍機要人。無不穿孝挂白。好個攝政王。載灃瞧著袁世凱說。現在奉安梓宮。非得個重臣留中。不可。慰庭先生不必離。開。階。們。還有許多國喪禮儀。要日夕叨教。諸位姓袁的可算是老謀深算。第一等的狡猾。在這個當兒。不由得面如土色。這是甚麼緣故。因這皇宮國制。必須二十七日期滿。內外門路。隔絕。消息不通。不講別的就是不給他飲食。也就活活餓死。此時袁世凱彷彿在法庭宣告死刑。心如刀割。入地無路。揮翅難飛。（不圖也有今日）痴立了一個鐘頭。別人禮畢。退出。獨他不敢移步。慶王奕劻同張之洞知事不妙。忙躡過攝政王面前。替世凱懇切求情。攝政王原有福晉先入之言。不免故意留難。并哭說。大行皇帝臨終遺言。要除袁世凱。并李蓮英兩人。這事總要辦到的。慶王說。今日兩宮未殯。主

少國疑。遽有殺戮。恐生變故。這事還請三思。攝政王哼哼冷笑說。既是二位懇情。今日且放他回去。慶王張之洞討了這個口氣。趕叫世凱急速出宮。可憐世凱經這一唬。手脚癱軟。抬步不起。因招呼兩個內監扶掖回家。更不停留。由兒子袁克定護送出京。仍退居項城。不在話下。這個當兒。國內却起了大大的風潮。就是哀詔頒行。全國皆知。道兩宮先後賓天。皆知道醇王載灃之子溥儀入繼大統。從明年起。改元宣統元年。諸位都知道光緒末造。革命黨到處蜂起。從遠因論。那孫文的三合會。興中會。哥老會。算是開山始祖。康有爲的保皇會。算是再接再厲。從近因論。吳懋在五大臣出洋時。在北京放個炸彈。後來徐錫麟在安徽槍斃恩銘。記得恩銘曾替毓賢的手。做過山西巡撫（又是回應前書）。不兩年調至安徽。那徐錫麟因著種族革命。便犧牲個人。將恩銘辦掉。禍尙未了。適值本年皖鄂會辦秋操。地點指定在安徽太湖縣。閱操大臣派的是陸軍三傑中一位馮國璋。那姓馮的趕到太湖。駐皖一師的師長叫做俞大鴻。帶領五成兵隊。前往會操。不料在

這個富兒。兩宮升遐的哀詔。到了安徽。引出兩位種族革命的黨人。一叫熊承基。一叫洪承點。兩人趁這國喪布告的時會。師長俞大鴻。又不在安徽。於是轟轟烈烈。據著安慶省城。大鬧起來。其實他們這一鬧。不過兵兵兵。打了三日三夜。因四路沒有接濟。也就散了。但是排滿思潮。影響及於全國。接著是溫生才在廣州刺殺孚琦。還有一位革命鉅子。名叫黃興。這黃興結了個同盟會。會中黨羽。不計其數。起初由越南起兵。進攻廣西的鎮南關。一時軍火不繼。不能得手。後又同孫文聯合。一氣帶領黨衆。進攻雲南河口。并占踞南溪一帶地方。總是兵力單薄。礮火不齊。一遇大隊官兵。終屬不能抵敵。然而這些革黨。是旋散旋聚。旋離旋合。據聞海外華僑。由孫文舉松璜。楊鴻。陳白等往來運動。再提前書人物。綫索分明。暗暗的幫助餉銀。不然一蹶不振。誰與圖成。到了宣統二年。黃興又勾結福建的林文。江蘇的趙聲。安徽的宋玉琳。在廣東拚命的大鬧。其時粵督叫做張鳴岐。提督軍門叫做李準。那李準是行伍出身。久經戰陣。軍軍以林文當作前敵。這

林文是少年銳進，得個小勝，便奮力猛攻。那知陷入重圍，被官兵槍礮齊施，就此送命。林文死了，趙聲、宋玉琳不甘退後，趕著接應，也就同時盡難。獨有黃興竄入浙江，碰著洪承點。這姓洪的，便是前從安徽打散下來的。這時革命黨各省通有機關，沿江沿海，嚴密查拏，無如獲破一處，又是一處。是我們漢族握著政權所在，鬧得有限。只要這地方有了滿人，或滿人做了督撫，那開花炸彈，簡直如流星趕月一般，好不利害呀。要論革命的兩個大頭腦，一是黃興，一是孫文。那孫文是專在海外運動華僑，忙著接濟餉銀。黃興是專在內地運動軍隊，忙著六路勾通。看來東南大半邊的天下，總在革命軍的勢力範圍。獨有東北部分，尙少革黨蹤迹。好個熊承基，由安徽起事不成，便同洪承點帶些殘兵逃跑，沿路餉銀缺乏，喫著俱無。所有逃兵，也就漸漸散去。熊承基、洪承點兩位換了服裝，當下溜到上海。竟投報館主筆的陳其美，姓陳的也是昌言革命，提倡排滿。一住半年，分送二位川資。當時計畫辦法，洪承點是前往南路，恰恰在浙江遇見黃興，夥合一氣。下文自

有交代。那熊承基前往北路預備勾結朝鮮。在東三省幹些事業。諸位。這時朝鮮已完全被日本佔領。姓熊的前去運動黨人。豈不是自投羅網嗎。但是革命宗旨。只要犧牲個人有利國家。憑是刀山劍嶺。他也去親走一趟。何況朝鮮因受日本壓迫。從中也有激烈分子。也有革命黨。記得朝鮮革命的黨魁。叫做安重根。部下黨羽著實不少。熊承基找著這條門徑。便各述各的政見。各談各的宗旨。安重根要留熊承基在朝鮮做個帮手。熊承基又要引安重根東渡內地。在奉天吉林。占個地盤。畢竟姓熊的沒甚實力。姓安的羽翼已成。恰恰在這個當兒。日相伊藤博文來到朝鮮。規畫這亡國改編制度。好個安重根。探明伊藤踪跡。趕過去攔了一個炸彈。登時炸碎頭顱。諸位。這伊藤博文不是日本國第一個要人嗎。從明治天皇維新以後。甚麼戰勝中國南畧臺灣琉球。北據朝鮮。便是同強俄廝殺大獲勝利。那一件不是他個主謀。(照應前書滲滴不漏)這時獨一無二的人物。居然一條性命斷送。在安重根手裏。你道奇是不奇。怪是不怪。可惜伊藤炸死。姓安的

也不會溜走得去。一班安黨各鳥獸散。熊承基自然是立脚不住。由朝鮮東渡。經過南滿鐵路。却在火車站上。被個中國偵探獲住。解往北京。經法庭訊問。承基并不抵賴。自稱革命黨魁首。排滿嫡派。不消說得。自然梟首正法。原來滿清政府聽說捉住熊承基。一班旗大爺。無不人人額手。個個稱慶。總以為革黨首領。既已伏誅。其餘就鬧不起事來。這豈不是活做大夢嗎。在下在這個當兒。要補敘一敘朝政。由攝政王當國。自然是重用滿人。本擬除去袁世凱。還要嚴辦李蓮英。這李蓮英再調皮不過。在那日醇王福晉送著宣統帝進宮的當兒。他便把慈禧體己的積蓄。錄一個小簿子。送交過來。便託人在福晉面前。竭力疏通。福晉對來人說。叫他只管放心。他同袁世凱罪名不同。袁世凱得罪大行皇上。舉國皆知。他不過倚仗老佛爺勢力。欺負皇上。如今皇上已過世了。何必打這個冤結。此事包管在我。叫他不必煩心。果不其然。次日便對攝政王講了。攝政王一想。一個大大仇人。袁世凱。已經放鬆過去。同這班小人。何必為難。好在他圈禁在宮裏。也不會兩勝生。

翹樂得對渾家做個人情。閑言少敘。現在朝廷重要人物一位仍是慶親王。那兩個貝勒。載振。載瀾。原同攝政王有密切感情。便是從前開設賭局。攝政王也不時光顧。甚麼楊翠喜。蘇寶寶。紅寶寶。在攝政王總是瞻仰過風采的。這時雖屬雲泥分隔。然而在政府會議。攝政王却代表君權。除得那官樣文章。彼此是有笑有談。哥哥弟弟。攝政王因福晉驕妬性成。不無饜飽珍羞。反想尋些野味。兩貝勒迎合上意。早五花八門的替他物色妖嬈。除在京窰。姐不算外。還另找到個東洋婆子。這東洋婆子名野田娟。素生得異常美麗。攝政王愛如活寶。聽政餘閒。卽盤桓嬌寵。福晉也得些消息。只當不知。你有你的尋歡。我有我的取樂。我如干涉。你必拈起酸風。你如干涉。我不怪我。喫些醋意。彼此睜眼閉眼。兩不相妨。倒也安靜。但是攝政王以有用精神。銷磨於綠鬢朱顏之內。這慶邸父子。導王不善。豈不是個禍首罪魁嗎。(結過慶王)一位便是張之洞。這張之洞算是文章鉅伯。在前原係清流黨。由京官外放。洊升到兩湖總督。戊戌之變。始而贊成康梁。繼而依附后

黨庚子之亂。却一意反對拳匪。在兩湖督軍有年。對於新政。狠能極力提倡。恰當兩宮升遐。以大學士奉召入京。一切制誥手續。都由南皮辦理。其時年已七十開外。文字雖豪。精力不濟。不上兩年。已是一病嗚呼。去見閻羅天子。照例卹銀賜祭。予諡文襄。（結過張之洞）諸位。這張文襄。在滿清政府。原無關係。但他是位漢人不無還有點聲望。如今這個漢人。一去簡直京城裏。八旗人種聚族而居。燕雀處。堂雞鶩爭食。蛇神牛鬼。政出多門。這時是個甚麼狀況。家家雀戲。戶戶烏煙。八大胡同裏。是馬龍車。水胡蝶。穿花幾處。舞臺日夜。是鑼鼓喧天。演唱不息。大名鼎鼎。譚鑫培。尤爲轟動。一時然而後起之秀。除得楊小樓。更沒有個出色。藝員。但這楊小樓。不是醇邸福晉的活寶嗎。這日有了楊小樓演戲。必有個福晉在座。服裝妖豔。京城裏稱他爲第一貴人。這第一貴人。同楊小樓。是形影不離。在京頑厭了。忽然活動起來。耍游歷。長江一帶。這日一對野鴛鴦。乘坐了特別專車。由京津鐵路。轉津漢鐵路。趕到武昌。賃了寬大宅第。公然說是醇邸行臺。湖北一班文武官。

更。唬。慌。了。若。疑。惑。是。真。的。現。在。攝。政。當。國。不。能。胡。亂。出。游。既。無。軍。國。重。事。又。無。外。人。交。涉。不。時。不。節。的。到。此。何。幹。若。疑。惑。是。假。的。在。這。通。商。要。地。衆。目。昭。彰。而。且。護。衛。的。兵。隊。出。入。的。官。監。一。口。純。粹。的。京。話。斷。不。是。冒。充。得。來。的。既。有。所。聞。不。得。不。趕。到。督。署。來。見。瑞。澂。一。起。一。起。的。會。過。瑞。澂。瑞。澂。說。這。事。不。難。解。決。一。定。裏。面。含。有。文。章。一。面。招。呼。衛。隊。一。面。坐。著。八。人。大。轎。徑。往。行。臺。原。來。醇。王。醇。妃。瑞。澂。見。過。不。止。一。次。他。此。時。拏。定。主。張。如。真。是。趕。辦。供。給。如。假。便。當。場。緝。獲。不。消。片。刻。已。到。醇。邸。行。臺。由。守。門。兵。隊。招。呼。了。官。監。出。來。知。是。兩。湖。總。督。忙。帶。領。引。見。第。一。貴。人。立。在。廳。口。瑞。澂。一。看。覺。得。路。徑。不。錯。忙。屈。膝。叩。安。福。晉。畧。問。了。兩。句。也。就。退。後。瑞。澂。忙。找。著。一。個。官。監。說。此。次。還。是。福。晉。一。人。南。下。的。還。同。著。醇。王。齊。來。的。剛。剛。瑞。澂。問。話。那。楊。小。樓。從。廳。後。出。來。瞅。了。瑞。澂。一。眼。復。又。進。去。內。監。等。他。進。去。便。低。聲。說。這。便。是。嚮。們。主。子。瑞。澂。聽。了。更。不。打。話。出。得。行。臺。招。呼。兩。個。軍。官。并。三。五。十。名。衛。隊。在。這。裏。附。近。伺。候。遇。著。體。面。官。客。出。門。便。替。我。捆。縛。送。轅。軍。官。答。應。這。裏。瑞。

激才回。那裏楊小樓已華服出門。軍官是奉著命令的。自然率領兵隊一擁上前。把個楊小樓捉了。其時捆送督轅。由瑞澂詰問兩句。便交高等警廳看管。那知第一貴人聽見這個消息。居然發電進京。叫攝政王同瑞澂要人。載灃才接到福晉電文。誰曉得瑞澂的密電也趕到了。載灃無法只好含糊其詞。復電瑞澂叫他派員妥送福晉來京。那楊小樓却姑置不理。瑞澂得電自然是遵照辦理。恭請福晉回京。福晉一定要楊小樓同行。瑞澂沒法只好又電京請示攝政王。以國體攸關。又復電瑞澂著其立即釋放楊伶。解京候辦。諸位想想這解京候辦四字。不過借此下檯而已。當下楊小樓由警廳放回。仍與第一貴人坐臥不離一路由鄂到京。攝政王既見了福晉。屁都不曾放著一個。所謂抱定兩不干涉的主義罷了。一場笑話。聞所未聞。諸位滿清的尷尬歷史已污糟到二十四分。再不革命是無天理。再不革命是無國法。再不革命是無人情。再不革命這閻浮提的世界要變。阿做鼻地獄孽因種得疊疊層層孽海造得汪汪濊濊有萬重黑幕無一綫光明。

這宣統即位三年胡攪到這般日月能不歸罪那金輪則天帝嗎沒有他做個榜樣如何第一貴人妖冶到這個地步沒有他廢長立幼擢殘皇族如何會國虛無人挨到個攝政王代表君權沒有他信用旗人如何會惹起排滿思潮沒有他頑固守舊如何會促進共和政體有內魔才有外魔有過去的魔還有現在的外魔還有未來的魔魔中生魔對內的魔便是外魔對外的魔又便是內魔弄到末了魔與魔比力應該有個大力神王廓清魔界我們編小說的不過是個理想之談這時是魔退魔生那長江一帶先換了五色國旗甚麼黎元洪由武昌起義了甚麼瑞澂溜走了甚麼蔭昌帶兵南下了甚麼各省光復了甚麼州縣響應了甚麼孫文黃興佔領要地了甚麼攝政王沒法轉請袁世凱出山了甚麼馮國璋礮轟武昌了甚麼唐紹儀赴滬言和了甚麼孫中山讓步袁項城正位總統了甚麼隆裕后趕緊下詔抱著宣統帝退位了甚麼南北統一了我這書以慈禧垂簾做個標題其實敘到兩宮升遐可戡然而止但清室之亡曾不轉瞬光朝

毒猶有餘波。文人積習好弄虛鋒。我還有八首小詩寫出給大家看看。如何。斃力顯波旬十萬。修羅戰濁塵。顰卵母雞翻報曉。一般皇帝號金輪。入宮狐媚寵專房。玉璽弔戈竊上方。不是明星添少海。天教翟荻替當陽。水火刀兵歷劫深。河山大錯鑄黃金。漢官拜倒宮裙下。猶是胡兒報國心。不愛真兒況假兒。官幃穢濁幾人知。野狐鎮日參歡喜。峽雨巫雲不算奇。貂璫騙馬太強梁。如火如荼夢一場。山積金錢歸鬼國。看人渡海壓船艙。盡推陳腐出新奇。瀛海歸來要入時。龍會騰空雲會散。不圖五色換旌旗。前王監國後王同。飛燕輕狂冠六宮。一部風流新豔史。綠巾偷給主人翁。斷送河山一婦人。內斃外障豈無因。偷閑學說如來法。要住諸天不退輪。評曰。兩宮同時升遐。却是一件疑案。編者明明白白指出兩遺破綻。語有斤兩。字挾風霜。所謂溫嶠然犀。照見水族。

袁世凱者。德宗之仇也。即使德宗臨死無一字遺屬。爲之弟者。猶當手刃此儉。

一。雪。兄。恨。而。況。言。猶。在。耳。心。血。未。乾。遽。聽。妻。言。意。爲。轉。動。彼。老。慶。張。之。洞。之。緩。頰。蓋。不。過。迎。機。而。導。耳。世。凱。既。可。寬。容。宜。李。蓮。英。之。逍。遙。法。外。矣。委。靡。不。振。當。斷。不。斷。何。足。以。圖。長。治。久。安。

因熊承基洪承點起義。卽趁勢接敘革命黨。妙在於安重根擊殺伊藤博文後。仍歸結到熊氏逮捕。轉入京訊。有起有落。關合自然。

敘宣統時弊政。仍歸結到嫖賭鴉片三項。由重用滿人以激動排滿風潮。中間挿敘張文襄不過爲文字的度綫。

寫第一貴人是爲慈禧的後影。趁勢收拾殘場。談空說法。與開篇立論相應。使全書三十二回。直是一回結構。何等精密。

開卷有小詩八首。結局亦有小詩八首。設以前八首移置在後。後八首移置在前。便覺冠履倒置。此中意味。非個中人不足道。甘苦也。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六版

西太后秘史演義

【洋裝八册——定價二元二角】

編纂者 李伯通

校閱者 國史小說社

印行者 上海國史小說社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
各省廣益書局

